



心不留亦影不留

——  
《坛经》掠影

无行沙门大虚敬述

极乐嘉宾  
[jilejiabin.com](http://jilejiabin.com)

# 目录

## 开场序幕

缘起 约法三章  
佛教史上的异数  
拈花和微笑  
历史的疑案  
真真和假假  
祖师西来意  
少林面壁僧  
立雪断臂  
一言安心  
隐藏的奥秘  
超光速忏悔  
千载禅法一脉传  
大时代的背景  
一枝一花独盛放

## 自序品第一

开门见山 禅宗直指  
我自调心本来空  
六祖的身世  
假文盲 真文盲  
小孝和大孝  
梦想大 口气大  
佛性的问题  
真正的福田  
人心人性世间法  
轮刀上阵呈心偈  
纠结的首座  
他心通的疑问  
抛砖引玉第一偈  
菜鸟难调 上根下根  
门内和门外  
下下人有上上智  
禅宗第一名偈

[六祖没见性](#)  
[《西游记》的抄袭](#)  
[真正的大悟](#)  
[心的宝库和大能](#)  
[禅宗的三关](#)  
[自欺欺人大妄语](#)  
[五祖的印可](#)  
[五祖的叮嘱](#)  
[以心传心妙难思](#)  
[五祖的预言](#)  
[师度和自度](#)  
[不思善恶见本来](#)  
[密在汝边现法身](#)  
[一言“心动”惊天下](#)  
[见性和禅定解脱](#)  
[不二法幢 正式出家](#)  
[一个妄人 一个笑话](#)

## [般若品第二](#)

[最初就是最后](#)  
[自性般若本来空](#)  
[真心比天大](#)  
[妙性不可得](#)  
[著空的邪见](#)  
[般若智慧哪来的](#)  
[念念之中般若藏](#)  
[老太婆的点心](#)  
[回归经典和祖师](#)  
[反掌即是波罗蜜](#)  
[熏臭或熏香](#)  
[差别只在一念间](#)  
[无念的真义](#)  
[愿持金刚无上道](#)  
[小根的障碍](#)  
[一口吞尽西江水](#)  
[无字天书和善知识](#)  
[心不染著何其难](#)  
[恰恰用心时](#)

断佛种性的愚人  
说通及心通  
出世破邪宗  
生活就是道场  
被错解的“不见世间过”  
佛法不离世间觉

#### 决疑品第三

从古到今都有疑  
玄妙平常话“功德”  
禅宗和净土  
在家修行 自性西方

#### 定慧品第四

定慧一体 内外一如  
无上修行的模式  
谄曲和直心  
六祖的“三无产品”  
无念善分别 第一义不动

#### 妙行品第五

与众不同话坐禅  
自性不动 动也如如  
坐禅和成佛

#### 忏悔品第六

修行靠自己  
自性的“高香”  
生生世世大忏悔  
见瑞相 得清净  
自心自性 菩提誓愿  
梦里众生唯心造  
自己度自己  
谁先谁后入轮回  
离迷离觉 除真除妄  
最基础和最究竟  
导归自性真忏悔  
三身的真实义  
万法由心 不从外得  
如何证悟法身佛  
三身都在念头里

福慧双修 见性忏悔  
机缘品第七  
非关文字 不离文字  
船子和夹山  
神通干嘛不用  
“无我”的神通  
即心即佛 定慧等持  
我慢的法达  
佛的知见  
外迷和内迷  
没有别的佛  
我们都是大傻瓜  
心迷和心悟  
五千人退席  
火宅内的法王  
三身四智义如何  
一修就是错 有所住即迷  
茫然趣两头  
四乘佛法本无差  
舍命求半偈  
邪见和颠倒  
大乘了义 中道正见  
禅宗的味道 不落阶级  
破法执的境界  
说似一物即不中  
无师自悟 天然外道  
永嘉一宿觉  
隍禅师入定  
体用如如 自性大定  
隍禅师得道  
知解宗徒的贡献  
六祖不会佛法  
六祖的塑像  
卧轮禅师的伎俩  
顿渐品第八  
南能北秀论短长  
盗法的人

[文殊普贤最疯癫](#)  
[伪装的戒定慧](#)  
[最上乘的自性戒](#)  
[趣向真如亦是邪](#)  
[自性自悟大自在](#)  
[杀手悔过 六祖神通](#)  
[常与无常 一味涅槃](#)  
[两个思考题](#)

#### [护法品第九](#)

[女皇的诏请](#)  
[大乘的见解](#)  
[入道的心要](#)

#### [付嘱品第十](#)

[思维的极致 说法的善巧](#)  
[自性的起用](#)  
[对法的韵味和中道义](#)  
[禅宗的宗旨](#)  
[生死之中得自在](#)  
[真假动静偈](#)  
[毕竟衣法付何人](#)  
[法脉的传承](#)  
[谁要偷六祖的头](#)  
[最后的教言](#)  
[心不留亦影不留](#)

#### [制作信息](#)

# 心不留亦影不留

——《坛经》掠影  
无行沙门 大虚敬述

# 开场序幕



## 缘起 约法三章

好，请大家合掌。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禅宗历代祖师菩萨摩訶萨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阿弥陀佛，大家久违了。首先，要感谢太阳山的朱老师，是他们提供了这么经典、这么富有文化气息的庄严场地；此外还要感谢所有发心成就本次讲经的护法菩萨，现前当来，所有因此而受益的众生都要感谢你们！其次，我要对能够安排时间前来听讲的诸位法师大德，还有诸位善男子、善女人表示欢迎，欢迎你们能够为法而来，欢迎大家为了学习佛法，为了探求真理而来。相信所有前来听讲的，都是我们在佛法修持上的有缘人和同路人，希望我们能够彼此珍惜，彼此珍重，大家要一起好好地善用这段时光，以促进相互的了解，增益彼此的修行。

这一次讲经的缘起有点特殊，可能了解我的居士就知道，师父这几年本来是不打算讲什么经的，但是因为早前大愿法师和大护法陈洪

强的邀请，他们邀请我到泰国著名的朱拉隆功佛教大学，给泰国的佛弟子、还有大学生们讲解《六祖坛经》，顺便介绍一下具有我们中国特色的禅宗一法。这个艰巨的任务本来是好事儿，但是由于翻译和政治上的种种因缘暂时还不具足，所以这个事情就往后推迟了。以后等时机成熟了，我们会再另做安排。不过不管怎样，这个经总是要讲的，这段时间师父在深圳的工作不能白费了，因为《坛经》的准备已经酝酿得七七八八，所以师父打算是“西边不亮东边亮”，“曼谷不亮深圳亮”，咱泰国一时半会儿去不了，那就在深圳找个地方给大家正儿八经地介绍一下这部经典。虽然我本人一直以来，主要修学和弘扬的都是净土法门，但是我毕竟还是出身于禅宗门下的，这个根子你改不了，这个颜色你也洗刷不掉，所以现在给大家开讲这部经典，勉勉强强，也算是对宗门、对历代祖师的一个小小交待，算是对他们无上恩德的一点小小回报。

那么，作为大家在法上的老师，虽然只是暂时的，就这么一段时间，但是有几点我觉得很有必要事先说明，那就是：第一，作为法师，我本人本身，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德行，更没有什么高深的禅定和智慧，这点必须要交代清楚，不能给你们大家任何夸大和扭曲的刻意误导——完全是因为佛陀和历代祖师的加持，完全是因为这个缘故，我才有可能来到这里，才能厚着脸皮冒充善知识给大家讲经。这个话不是什么谦虚，更不是妄语，因为师父是打从心底里希望大家好，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尽可能地照顾，希望能为大家的法身慧命尽量负责，所以我不敢也不会在“法”上胡说八道、胡言乱语，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可能很有必要给第一次见面的菩萨们简单介绍一下，老衲、阿拉、我——这个所谓的大虚法师，只是一个很普通的出家人。我出身于我们中国禅宗的云居山门下——这是一个成就了很多高僧大德的非常伟大的祖师道场，我属于其中一个很伟大的法脉的传人，这

个法脉叫做法眼宗（当然，师父的这个”法眼“还没有开，我就连这个肉眼也都是近视的，老花加散光，不太好使）。我想要说明的是，虽然师父有着这样那样非常殊胜的、非常深厚的因缘，但是对于这个玄奥无比、深不可测的禅宗一法，严格来讲，我这么多年忽忽悠悠地摸索下来，也只能算是摸着了一点点皮毛，不敢说自己已经完全搞明白了，这种大话不敢讲。敢说自己已经完全搞明白的人，如果不是证悟者，那就一定是胆大妄为者，而师父这两者都不是！

我和在座的很多人一样，我们都是走在半道上的修行者，我们正走在学习佛法的道路上，有很多东西都还懵懵懂懂的搞不清楚，还需要不断地去实践和学习。你们中间的某些人、某些菩萨，可能仅仅就修行而言，早就已经远远超越我了，足以做我的老师。因此，由于我个人的水平是这样的有限，是这样的不足，所以在讲经的过程中，如果有什么讲得不对或者讲得不好的地方，那就要请大家要多多包涵、多多谅解、多多指正了。如果有问题，那就一定都是我的不是，过错在我，绝对不会是《坛经》，不会是这部经典出了问题，这个基本点请大家一定要牢记。

那么第三点，我想借用我非常尊敬的、一直以来我很尊敬的一位密宗上师——宗萨仁波切的话，来给大家做一个提醒，或者说是参考，仅供参考。这位全世界都非常知名的金刚上师，曾经在他的一篇文章里这么说到：“每当我走在街头，看到那些穿着红色、黄色、或者灰色僧衣的出家人，我们都会相对合掌，在相互微笑的同时，我的心里总会涌过一股暖流，一种很温暖的感觉……尽管我们属于不同的教派，有着不同的教法传承，但是一直上溯到佛陀时代，我们共同的导师都是释迦牟尼佛。即使我们住在不同的地方，有着不同的生活经历，相隔千山万水，但是当我们相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像是久别重逢的兄弟。我们甚至可以不用懂得彼此的语言，那也不会障碍我们在心底的交流。透过这样的形象，这样亲切的微笑，我感受到的是一

种来自于佛陀的清静加持力，一如佛陀当年所受到的启悟。走在街头，我无法判定哪一个行走着的出家人是持戒还是破戒，是有修行还是没修行，但是当他们汇入历史，汇入那不断的传承中，我知道，那就是我永恒不变的背景。”

这是宗萨仁波切讲的，你们明白我的意思了吗？我希望大家都能带着一颗更为广大、更为谦卑的心，前来听讲，我们要求大同存小异，只要根本知见和核心精神不变，那么我们就可以尝试着去了解其它的修行方式，去了解佛法解脱的其它可能性，这样你们才不会在这段闻思的时间里白白浪费了精力，甚至产生错误的见地，错误的心行。我希望通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后，大家都能非常肯定地、非常正确地认识禅宗，认识到这个修行体系的不共和殊胜之处。不管你们原来修学的是什么法门，是净土？是摩诃止观？是四念处？或者是密宗的大圆满……你们都可以通过对禅宗心法的正确了解，回过头来，进一步加深你對自己、对你所修法门的信解和认知，你会更加了解什么叫做“法法圆融，不一不异”，什么叫做“是法平等，无有高下”。简而言之，师父希望大家在这次闻法学习的过程中，都能树立起一个比较坚固的、圆通无碍的正见，把大小乘佛法，乃至把禅净律密都联接、圆融起来。

希望大家明白一点，在我们这个时代，身为佛子，想要荷担如来家业，那可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情。在科学昌明、网络发达、技术先进的今天，在人欲横流、自我张扬的今天，要想在这样的时代中振兴佛法，利益有情，如果我们没有高于时代的眼光和胸襟，没有真正的见地和力量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师父非常衷心地希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每一位佛弟子，希望我们都能超越国家、民族和文化的分别心，拥有虚空一般的智慧和心量，守护众生，守护正法，为三宝的长久住世贡献自己的力量！即使这个力量只有一点，即使这个力量只有一滴，即使这个力量从我们个体的角度来看，是那么的微不足道，

是那么的渺小，但是点点滴滴，就可以汇聚成万里绵长的江河，点点滴滴，就可以汇聚成浩瀚无边的大海——如果真能这样，那我们这次讲经的目的就算是达到了，大家这次才算是没有白来。

那么，现在先让我们回到《坛经》的本身，先给大家简单地介绍一下《坛经》和禅宗的相关资料，先介绍一些历史的概况。

## 佛教史上的异数

大家可以看看你们手上拿的经典。《坛经》的全名叫做《六祖大师法宝坛经》，《坛经》是通俗的叫法、简称。这个“坛”字有法坛、讲坛的意思，意指六祖大师开坛、升座、讲法，为大家开显禅宗的法要。这部禅宗宝典是由六祖大师的门人弟子，一个叫做法海的禅师汇集、整理的，然后由另外一个师父德清禅师负责校对，一般外面广为流通的、我们经常看到的就是这个版本。而《坛经》还有一个敦煌的版本，据说经题的名字很长，好像有三十多个字。不过现在我们不是在做什么学术考据，不是做学者，所以这个名字我们就不介绍了，我怕说出来也不好翻译，更不好理解，诸位大德压根儿也记不住，你们如果有谁感兴趣的，可以自己去查一下资料。在历史上，《坛经》留下来的各类版本大概、总共有那么十几个，出奇的多，可见此经的流传和影响之广之大。这些版本的内容基本上都大同小异差不多，我们现在一般普遍采用、使用的就叫做流通本，本次讲经依据的也是这个版本，特此说明。

那么，关于《坛经》，大家首先要了解一点，《坛经》是属于禅宗的，专属于禅宗，它是指导禅宗修行的无上宝典，但是它在我们中国的佛教史和禅宗史上，其实都应该算是一个“异数”，一个很特别的“异数”，为什么这么说呢？相信很多佛弟子都知道，在我们佛法里面有“经律论”三藏，其中的“经藏”、经典，严格来讲是指由佛陀亲口宣说或者由佛陀亲自印证过的大小乘解脱法义，里面就包含了深广无涯的“戒定慧”三无漏学，这是阿难尊者当年凭借他老人家超人的记忆力复述、记录下来的，曾经得到过诸大阿罗汉和诸大菩萨的公认，所以这些经藏在我们佛弟子的心目中，可以说那是具有无上庄严性和无比权威性的，不容亵渎，更不能随意篡改和扭曲，是为“圣

言量”！不过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师父在这里讲的这个“经”，如果按照一种比较严谨的观点，如果比较较真的话，那么应该并不包括那些疑伪部的法本，那些似是而非、容易产生误导的东西，建议大家最好碰都不要去碰，尤其是初学者，最好碰都不要去碰。

假如我们仅仅是从佛教的角度，从佛教的范畴来谈这个“经”，不去谈其它宗教学派对“经”的定义，那么很显然，自从佛陀涅槃以后，那基本上就没有谁的东西可以被称之为“经”了，因为没有那个资格。一般的高僧大德、大成就者，就算你见与佛齐，你的知见和佛一样，已经是一个水平了，但是你说出来、写出来的东西，还是只能称之为“论”，归属于“经律论”三藏中的“论藏”，不能说是“经”。这个相信大家作为佛弟子，应该都能明白、都会认可，对吧？

所以，六祖大师一生说法的辑录，能被后人尊称为“经”，这在我们汉传佛教的历史上的确是一个“异数”，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例子。这个在六祖之前是没有的，在之后也一样。历史上有那么多伟大的、光芒万丈的祖师大德，但是他们的著作都没有被冠以“经”的名称，比如说什么《俱舍论》、《大智度论》、《中论》、《成唯识论》、《瑜伽师地论》等等，这些著作都非常了不起，作者也非常了不起，但似乎只有六祖大师的《坛经》才获得了这个殊荣，能够被称之为“经”，而且还得到了后世几乎所有宗派、所有修行者的承认，这里面其实是有着深刻原因的。

每一个看过《坛经》的人，不管他看懂没看懂，他都必须要承认，这是一部里程碑似的、直指人心、充满了大智慧的法宝要典，它和佛陀的说法一样究竟、伟大，完全符合三法印，符合佛教修行解脱的根本要旨，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仔细研究。围绕这部经典，围绕六祖，我们禅宗的顿教法门才得以真正展开，真正在我们中国开始站稳

脚跟，并且得到了茁壮的发展，最终形成了具有无限魅力、深具中国文化特色的“祖师禅”。不过，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所谓的《六祖坛经》，这是六祖大师的弟子们在他过世以后才整理出来的，之所以名之为“经”，这仅仅是代表了弟子们对大师的无限崇敬和缅怀，并不是出自于六祖本人的授意，更不是出自于什么“大我慢”和“增上慢”，这点希望大家了解。

真正值得我们去关注和研究的，其实永远都是“法”，是其中的法义，而非其它，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那么，讲到这里，我们最好先来简单地回顾一下，看看禅宗的源流和发展历史，以及《坛经》诞生的时代背景，先给大家提供一个比较完整的、全面的视野，然后我们再正式进入《坛经》。



# 拈花和微笑

禅宗，这个名词大家都耳熟能详，但是禅宗是怎么来的？大家了解吗？这里首先要说明一点，这个禅宗的“禅”并不是什么“禅定”、“禅那”的意思，虽然发音相同，但是它们的意思和内涵完全不同。这点建议大家初步接触禅宗的时候，最好先不要有成见，不要先入为主，不要一开始就有错解。

据说，禅宗的肇始是来源于一个传说，这个传说记载于《大梵天王问佛决疑经》。这部经典在历史上，一直被很多人所质疑，这个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有很多学者，甚至是学佛者，甚至是现了僧相的某些出家人，他们在根本没有任何实修经验，在没有任何实证体验的前提下，就敢很肯定、同时也很轻率地做出结论说：这是一部伪经，所以整个禅宗都是假的！呵呵，这个结论下得也未免太快了，绝对有待商榷。那么，关于这个疑伪的问题我们先暂且放到一边，等会儿再来详谈，现在我们先来看看《大梵天王问佛决疑经》，先来看看这部经典的相关记载。

在这部经的第二品“拈华品”里，主宰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大梵天王“方广”——方广梵王（这个名字很有韵味），他在法会上就向佛陀进献了一朵很有意思的花，叫做“三千大千世界成就之根，妙法莲金光明大婆罗华”，这朵花的名字里就隐藏有很深的玄机。那么大梵天王献完花后，他就向佛陀请教说，您是否还有从来没有对我们宣讲过的“最上大法”呢？佛陀当时虽然接受了这朵花，他还坐在了梵王凭空幻化出来的宝座上，但是他当着灵鹫山那么多人天大众的面，却没有说出一句话，“无说无言”，沉默不语；然后佛陀拈花，在法会当中，把梵王供养的这朵花拿起来就向大众展示了一遍。

据说当时身在现场的八万四千人天大众，没有一个知道佛陀的举动是嘛意思，所以大家彼此之间相互看看，个个都觉得非常莫名其妙，摸不着头脑，不敢乱说话，所以只好统统向佛陀学习，沉默是金。那么在这个时候，也只有摩诃迦叶尊者，也就是“头陀第一”、“苦行第一”的大迦叶尊者，这位老人家他看到这一幕，忍不住“廓然心开”（这是经典的原话），破颜微笑，那个心里的了悟，那种豁然喜悦就直接表露在脸上了。大家伙儿还傻乎乎地不知道怎么回事呢，这个“以心传心”、“心心相印”的交接工作就顺利完成了。佛陀当下，立刻就给迦叶尊者印证说：“是也。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总持任持，凡夫成佛第一义谛。今方付嘱摩诃迦叶。”

这一段话翻译过来，大意就是说——这好像也是佛陀对禅宗、对这个法门的殊胜独特性，所做的唯一一次比较精要的总结——佛陀说：是的！Yes！这就是我所拥有的“无上最上的大法”！这是如来所有正法之中犹如眼目一样关键、核心、最最珍贵难得的秘密法藏；这是诸佛涅槃寂灭的圆满微妙之心；这是直指诸法实相、无相无不相的最精微奥妙的不二法门；这是超越所有语言文字，不能用文字概念来表达的，不同于一般经典教法的最特异殊胜的传承；这是总持一切佛法，能够任运无碍成就一切行持，能令一切凡夫顿悟顿超、究竟成佛的无上了义第一义谛。现在我当着大家的面，把这个心法交付、叮嘱、传承给了摩诃迦叶。

嗯，大家听清楚了吗？这个意思能了解吗？就这样，光耀千古的禅宗心法，从此出现世间；大迦叶尊者也从此成为了西天禅宗，也就是印度禅宗的第一代初祖，他可以说是我们禅宗的“老老老老老……祖师爷”了。

## 历史的疑案

我们现在回过头来再看看这个故事，这个拈花微笑的传说，它的确带有一种——怎么说呢？的确带有一种非常浓厚的禅宗的气息，禅宗的特色。比如说，这个大梵天王的名字和那朵花的名字，那都是很有深意的一种表法的暗喻；而佛陀拈花不语，他到底是什么意思？迦叶尊者破颜微笑，他又到底明白了什么？为什么他们一句话都不说，佛陀却给迦叶尊者作了印证，说他得法了？那尊者得的到底是个什么法？这个法的奥秘是什么？等等等等……每一个看过这个故事的人，脑袋里都会情不自禁地冒出很多问号，或者是一连串的感叹号。

这就是禅宗最最让人疑惑、最最让人抓狂，同时也最最让人着迷的地方！它根本就不给你一个具体的可以把捉的模式、工具或者方法，它从来就不提供答案，也从来不被定义，换句话说，它不但不给你拐杖，它还要把你原来的拐杖也夺走！这就是禅宗，灵动无方、难以形容的禅宗，充满了不可思议的魅力和谜语。在后世的“祖师禅”里，那种天马行空的洒脱，纵横自在的风貌，我们在这个故事里已经可以初见端倪。

所以，如果我们仅仅是从这个故事里，那种不可捉摸的、以“无门为法门”的烙印、那种气息来看，这个“拈花微笑”的经文还真不像是伪造的。如果这都是伪造的，那这个造假的人，他的佛学水平得有多高啊？佛学水平这么高的修行者，一般是不会、也不屑于作伪的，因为他绝对不会在这种事情上错大因果，绝对不会伤害自己和他人的法身慧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就这个故事本身而言，它还是很符合佛教义理，还是很值得我们学习和参考的。按照佛陀的教诲，凡是符合“三法印”、符合缘起性空法义的经文，那都是可以借鉴、可以参学的，应该和佛法不相违背；但是如果不符合“三法

印”、不符合缘起性空的道理，那这样的经典我们就要仔细小心了，就要看清楚，别一不留神给蒙了。

其实在历史上，关于这个“拈花微笑”的公案，在唐宋以前一直都有流传，只不过在那个时候，在浩如烟海的大藏经里并没有找到什么相关的记载。六祖以后的禅宗，那么多的门下弟子也都没有谁看到过这部经典，大家都以为这个故事只是来自于祖师的开示。从目前已知的各种禅宗灯录来看，的确，并没有哪位大德提到过这个故事的出处，似乎个个都是“听说的”，这就叫做“事出有因，查无实据”。所以我们基本可以肯定，在那个时代的修行者，他们并不知道还有这么一部《大梵天王问佛决疑经》。

一直到后来，据说是北宋的大宰相，同时也是大居士、大护法的王安石，这位老人家他在朝廷的翰林院里翻看藏书，有一次他就无意中发现了这部经典，看到了里面的内容。根据《宗门杂录》的记载，这个经过是这样的：

王荆公（也就是王安石），他曾向佛慧泉禅师询问说：“禅宗所谓世尊拈花，出在何典？”（禅宗里所讲的这个佛陀拈花的公案，不知道是出自哪部经典呢？）

佛慧泉禅师就回答说：“藏经亦不载。”（在大藏经里也没有看到具体的记载。）

王安石就对禅师说了：“我曾经在翰林院，偶然看到一部《大梵天王问佛决疑经》，因此我就翻阅了，发现里面对这个公案记载得很详细……因为此经有很多地方谈论了帝王对佛陀供养侍奉、请教疑问的事情，所以皇帝就把它给秘密收藏了起来，以致于世间再也没有人能知道它。”这是王安石说的。

所以，从这段问答的记载中，我们就大概可以推知：这部《大梵天王问佛决疑经》应该是早在北宋之前就已经有了，只不过是皇帝出于某种原因给收藏了起来，不许在这个世间流通；另外，这个“拈花微笑”的公案应该是具有很高可信度的，它应该不是出自于禅宗后人的编造，因为这个故事早在唐朝时期就已经有大德在讲述了，那时还没宋朝什么事呢。

不过，这部经典也的确存在着很多很明显的疑点，比如说，该经在我们中国早已失传，只留有王安石所讲的一个名字，但是当它在近代，在日本又被发现的时候，它的名字是叫做《问佛决疑经》，少了好几个字，而且它还有什么二卷本和一卷本两种版本，内容略有差异；但是不管是哪个版本，它都没有翻译者，没有请回日本的祖师的名字，没有翻译的年代，在大藏经里也完全没有它的任何记录；另外，这部经典的文字翻译，遣词造句，有很多地方显得极不通顺，用词很粗鄙，那个文字般若的水平说实话很一般，不像是佛陀一贯的风格；而且，在有的经文里居然还有什么“阴阳、五行、三才”，“火德、土德、性德”之类的东东。这个“阴阳、五行、三才”那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专利，在古印度是没有这一套的，而什么“火德、土德、性德”，那更是外道常用的词汇……所以，这部经典被质疑为伪经，我觉得这个说法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 真真和假假

那么，针对上述这几大疑点，我现在有一些个人的观察和思考——呵呵，“法师一思考，佛陀就发笑”，所以我说的也不是什么定论、结论，也不见得对，仅仅是给大家提供另外一个角度的参考，提供另外一种思路。我个人认为，这部《大梵天王问佛决疑经》，它本来应该是真的，它里面的某些内容应该是真实的，是佛说的正法，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这部经典就被不知道是什么人给掺杂、夹杂了很多似是而非的外道的东西，搞得是面目全非、乌烟瘴气，它是被那些别有用心的人给活生生毁掉的！这是我目前对这部经典的一个初步判断。

类似的事情在历史上也发生过很多次，邪魔外道想要利用佛教、破坏佛教，误导众生，所以他们就会不择手段地造假、掺假，无所不用其极。像前段时间，我因为一位居士的提问，无意中重新细读了一遍《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也就是那部讲述“大悲咒”的来历和威神功德的经典。在我们中国，在整个大乘佛教弘传的地区，这部经典、这个大悲咒可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绝大多数佛弟子都相当熟悉它。但就是这样一部如此伟大、如此重要的经典，它里面也有好几段文字似乎不大对劲，令人费解和质疑。

比如说“若欲使鬼者，取野髑髅净洗，于千眼像前设坛场……”这一段，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如果有人想要驱使鬼神，那么他就要去野外找一个无主的、已经死了不知道多久的野骷髅头骨，把它给洗干净了，然后再在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的圣像前摆设一个坛场，开始作法……呵呵，你们觉得这个像是佛说的吗？观世音菩萨是何等境界啊，他老人家需要这样做吗？

还有，下面还有很多段，从“若有猫儿所著者，取死猫头骨烧作灰，和净土泥，捻作猫儿形，于千眼像前……”，一直到“若有被虫食田苗及五果子者，取净灰净沙或净水，咒三七遍，散田苗四边，虫即退散也；果树兼咒水洒者，树上虫不敢食果也”，总共有二十二段文字。里面都是些很奇怪、很具体的内容，比如教人用死猫的头骨作法，用虎豹豺狼和狮子的皮作法，耳聋、难产的时候该如何作法，破开绑人的枷锁要用白鸽的粪便作法，夫妻关系不和要取鸳鸯鸟的尾巴来作法，如何驱赶虫蚁不让它们吃果子，等等等等——你们觉得，无上慈悲、大觉圆满的佛陀有可能会说这样的“法”，有可能会这样讲话吗？佛陀又不是巫师，更不是神棍！这些东西和大悲咒，和佛陀一直以来、一贯以来宣讲的解脱正道有什么关系？有“毛”关系，对不对？

说实话，当初我一看之下，直觉上就告诉我，这些文字内容不可能是佛陀说的，这个可能性极小极小！应该说是完全不可能！这些文字里面透露出来的气息，跟整部经典的风格完全不搭调，内容更是衔接不上，反而是把这些文字拿掉、删除之后，一看——咦？奇怪了！整部经典的文气和内容就变得很协调、很和顺了，在法义上也很流畅，没有什么突兀不对的地方。所以我现在基本可以肯定，这些段落文字八成都是假冒的，是属于那种很不靠谱的伪劣产品！估计是不知道哪个胆大妄为的混蛋在后来添加上去的，这种人真的是罪该万死，罪在不赦！这样子去破坏佛法，误导众生，那铁定是“下地狱如箭射”的结果！

像这样被一些似是而非的毒素给染污了的佛教经典，应该还有不少，所以以后我们万一再碰到类似的经典，那在学习的时候那就要注意了，一定要谨慎严谨，一定要提起一千一万个小心！我们既要依法去仔细地甄别，要把假的东西挑出来、剔出去，以免上当；同时我们又要把真正的经文内容给保护好，不能简单粗暴地全盘否定，否则就

又犯了偏激的毛病。我们一定要尽量冷静，要尽量拥有一个比较全面、比较中道的观察和思考，这样才有可能推导出比较贴切的答案。

对这部《大梵天王问佛决疑经》的思考也是如此，我个人认为，这个“拈花微笑”的公案应该是可信的，是真实的，这个靠谱的可能性极大！但是其它的经文就不好说了，因为其中真的假的内容夹杂得比较厉害，也就是说它被破坏得比较厉害。你们谁有兴趣、有时间的可以自己去研究一下，没兴趣那就算了，没必要浪费太多精力。那么，这个问题就讲到这里，相信大家已经搞明白了吧？

下面我们继续回顾。我们一起来简单地回顾一下，在禅宗历史上，那些充满了精彩和启迪的伟大瞬间。



## 祖师西来意

之前我们讲过的，大迦叶尊者在一笑之下，得佛心印，他老人家秉承了佛陀的遗教和衣钵，成为了我们禅宗的初祖，后来他又将衣钵传给了二祖阿难，阿难又传给了三祖……就这样禅宗的法脉一直单传，在传到第二十八祖菩提达摩的时候，达摩祖师观察我们中国，说“东土有大乘气象”，言下之意，是说印度的佛法已经日渐衰败了，那就必须要另外找一个文化比较包容、心量比较广大的地方，才有可能把禅宗的火种继续保持、传承下去，继续利益众生。于是他老人家就漂洋过海，不远万里地来到了我们中国。当时大概是西元的527年左右，祖师是在广州附近上的岸，现在广州的华林街内还保留有一块石碑，上面刻写着“达摩祖师西来登岸处”，这么几个字；旁边还建有一座千年古刹“华林寺”，这个寺院的最初名字就叫做“西来庵”，相传是达摩祖师建的，这个估摸着也就是传说罢了。

那么，由于身份的尊贵和特殊，祖师到来后，就得到了广州市委市政府方面非常礼貌的接待，并且没过多久，他就被当时的中国皇帝，南朝的梁武帝派遣使者给迎请到了都城金陵，也就是现在的南京。这个时候，祖师和皇帝老儿的会面，“火星撞地球”，一件在禅宗史上被很多人所津津乐道的、很好玩的事情就发生了。

根据禅宗灯录的记载，那个时间很具体，祖师是在当年的十月一日到的金陵。估计梁武帝听说有印度的高僧到来，他也很兴奋，所以他立刻就下旨说，要设宴招待达摩祖师，请祖师吃饭。嗯，这个梁武帝大家听说过吗？应该听说过。他是我们中国历史上很有名的一位推崇佛教的皇帝，不过很可惜，他一般都是作为反面教材出现的。因为这位皇帝他虽然善根很好，福报很大，很信佛，但是他更多的是一种迷信，不是正信，他也谈不上有什么深刻正确的见地和修持，佛法的

概念和名相他倒是知道不少，谈玄说妙，夸夸其谈还可以（这点倒是和俺差不多），但是要说到真正的闻思基础和扎实的实证修行，那这位就差得太远了。不过很麻烦的一点是，他是皇帝，所以他毛病再多也没几个人敢讲，就算讲了，他也不见得能听进去，当老板的人、自以为是的人一般都这样。这一点其实是很致命的，从梁武帝和达摩祖师的对话中，我们就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他这个缺点。

当时，梁武帝似乎有点沾沾自喜，他就问祖师，可能祖师刚坐下，屁股还没坐热他就问了，他说：朕即位已來，造寺、写经、度僧不可胜纪，有何功德？意思是说，我自登基做皇帝以来，发心修建了那么多庄严的寺院，抄写流通了那么多的佛经，还度化许可了那么多的人出家为僧，你说我这样做有什么功德啊？这样的功德大不大？从梁武帝的这段话里，我们似乎可以看出他的一个心理，那就是他好像很希望得到别人的赞叹和认可，他的“自我”从这里面能够得到很大的满足，这其实是一种很不成熟、很幼稚的心理。

从佛法的角度来讲，这其实也是一种和解脱之道完全相违的状态，这就是业障，不是好事！大家要听清楚我下面讲的话，佛法的修持，最强调的就是破除我执，破除我们对这个身心“小我”、“假我”的错误认同，不管是修福还是修慧，它的核心根本都没有离开过这个。但是梁武帝在修福的过程中，他不但没有仔细地去反观、去破除那个虚妄的“自我”，他反而一直是在巩固它，巩固“自我”，坚固“我执”，这当然就和佛法、和解脱背道而驰了。这样的人，充其量只能算是一个“相似佛教徒”。尽管表面上看来，他说佛话，做佛事，甚至穿佛衣，看上去比谁都精进，比谁都修行，但是，如果他始终没有触及到“粉碎自我”，没有触及到这个点的话，那么他的一切修行就都是有问题的，甚至都是假的，只能说他修的是空中楼阁，盲修瞎练，浪费时间。大家可以自己好好地反思反省一下，我们有没有和梁武帝相类似的、甚至完全相同的毛病？很有可能，当我们沾沾自

喜，自以为是在学佛，自以为是个佛弟子的时候，其实我们早就背离佛法有八万四千里远而不自知了，所以要小心，梁武帝的这个案例对我们来说是一面很好的镜子，一个很好的借鉴。

那么，皇帝这么问，达摩祖师是何许人也？他一听就知道皇帝的问题所在了，所以祖师只是淡淡地来了一句：并无功德。并没有什么功德！这是大实话，但是毫不客气，一点都不委婉，没有给皇帝留什么面子，没有给他满足“自我”的机会。梁武帝一听，这个回答新鲜啊，但是他没有听懂，所以他紧接着又问了：何以无功德？为什么没有功德啊？

达摩祖师就说了：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随形，虽有非实。这几句话的意思，是说这些带着“自我”烙印的建寺写经等等行为，只能感得往生人天善道去享乐享福的果报，但是这个“果”还只是小果，因为它仍然带着“自我”，带着迷执，带着种种烦恼分别的有漏种子，还是会制造生死轮回的因缘，所以不究竟，不是真正的功德和圣果；这样的修行和果报，就像是我們身体旁边经常跟随的影子，好像是有，但实际上并不是真有，它只是虚妄的假有，我们以为是实有的、以为能有所得的那一切，其实恰恰是一场大梦一场空！达摩祖师的这句话里是埋藏有潜台词的，他老人家其实是太慈悲了，他是在用这种得罪人的、直言不讳的方式来提醒梁武帝，你这样的修行和果报，并不值得追求，更不值得夸耀，要觉醒啊！

唉，祖师的这种慈悲真是到极点了，这种慈悲才是真慈悲，他把自己的心髓肝胆都袒露出来了！但是很显然，梁武帝并没有理解祖师的苦心，他不仅没听明白，相反可能还有点生气了，所以他马上就接着追问了一句：如何是真功德？那要怎样做才是真正的功德呢？祖师就回答说：净智妙圆，体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诸佛清静无染的无上解脱智，微妙圆满，不可思议，它的体

性是本来寂灭的空性，法尔如是，要实证到这个才是真正的功德；但是这个无为的功德却不是依靠世间的那些有为善法、有为修行能达成的！所谓“不以世求”，就是不能以有为求无为，不能以世间自我的、生灭无常的、虚妄的心行，来求得出世间无我的、不生不灭的、真实涅槃的佛果——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修法原则，一个非常要命的提醒。

但是梁武帝和我们一样，可能都听得似懂非懂的，所以他紧接着就又问了一句：如何是圣谛第一义？言下之意，是说这么玄妙的境界是否就是佛说的超凡入圣的第一义谛啊？祖师马上就拦住他了，就说：廓然无圣！这个答案很是斩钉截铁，干脆利落，但是不免有点太言简意赅了，我们反而很难解释清楚，大家就“如人饮水，冷暖自知”，自己去意会就好。那么，按照我个人的粗浅理解，达摩祖师其实是想告诉梁武帝，在那个彻底觉悟觉醒的实相世界里，廓然明了，清清楚楚，是没有什么圣凡高下的分别的，实相不二圆满，无圣亦无凡！所以佛陀才会说“心佛众生，三无差别”，这两个在见地上是完全一致，完全吻合的。

梁武帝一听，他其实也挺聪明的，反应也很快，所以他马上就又丢了一句话给祖师，也算是一种机锋吧，他就问道：对联者谁？现在面对我的人是谁啊？潜台词是，既然无圣，谁是祖师？既然“无”了，那你是谁？达摩祖师祖非常轻描淡写地只回答了他两个字：不识！不认识，不知道，木晓得，就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注意，这其实又是一句大实话，这是实证到“无我”的人才能说出来的话。但是梁武帝不明白，他还是没有领悟（不过说实话这个的确挺难领悟的，换了我们估计也不行）。就这样，皇帝和祖师的碰撞就结束了，以皇帝的兴奋表功开始，然后以皇帝的郁闷糊涂结束。祖师的心里这时候已经很清楚，他已经知道了皇帝的根性，不过才几句话，就已经摸清了皇帝的老底，知道他不是这块料，不是禅宗的根器。既然如此，

因缘不能相应，那咱就走吧，凡事不可强求，所以祖师也就没有再多说什么，反而是洒然挥袖，淡然转身，很快就离开了。

## 少林面壁僧

离开皇宫后，达摩祖师没有几天就“一苇渡江”，示现了一把不知道是神通还是轻功的奇迹——传说他站在一根小小的芦苇杆上，很轻松、很潇洒地就这样横渡长江，就这样飘了过去。然后祖师一路向北，长途跋涉，经过安徽的地界，还有河南的洛阳等等地方，最后来到了中岳嵩山的少林寺。

少林寺大家应该知道吧？现在全世界都知道，外星人也知道！那个武功嘛，少林功夫，很出名！但是嵩山——我们中国的嵩山，大家都知道吗？嵩山是我们中国的五岳之一，在东南西北中五个方向，各有一座代表性的大山脉，叫做五岳。东岳是泰山，在山东省；西岳是华山，在陕西省；南岳是衡山，在湖南省；北岳是恒山（也叫Heng山，不过是永恒的恒），在山西省；最后是中岳，镇守我国中原腹地的大山脉，就叫做嵩山，就在河南。这五座大山自古以来，就是佛道两家的修行圣地，洞天福地，因为灵气很足，环境很棒，所以历史上有很多寺庙和道观都选择了建在山上，甚至山顶上，各自圈了一块风水宝地。随着佛教传入我们中国以后，名山大川那更是到处建寺，随便现在到哪座稍微有名点气的山上，你基本上都可以看见寺庙，所以古人才会说“自古名山僧占多”，这句话一点都不假。

那么，当时的嵩山虽然很有名，但是少林寺却还不怎么出名。当达摩祖师到达少林寺后，根据历史记载，他似乎并没有在寺庙里挂单多住几天，传说他一个人就跑到了少林寺的后山，在半山腰找了一个山洞，然后就开始打坐，入定了。记载上说祖师“面壁而坐，终日默然，人莫之测”，一天到晚就是面朝着山壁打坐，一言不发，也一动不动。大家都觉得这个老外高深莫测，不是凡人，看起来不像是普通人，于是各种各样的说法就开始流传了，越传就越神奇。

最神奇的说法就是，达摩祖师在后山足足面壁、入定了有九年，不吃不喝——这个从禅定、从入定的角度来讲，倒是很好理解的，类似的现象在历史上、在今天也都有记载。比如前些年很轰动的，在尼泊尔，有一个尼泊尔的灵修少年，大家听说过他吗？想了解的人可以去网上搜搜看。这位少年好像是个密教的出家人，他在一棵大树下静坐禅修，整整静坐了有十个月，也是不吃不喝的。后来被人无意中发现，这下子可不得了啦，成千上万的朝圣者蜂涌而至，大家都希望能得到他的加持和祝福，因为大家都把他当成了圣人，当成了神佛菩萨——在我们这个苦难深重的娑婆世界，我们人类实在是太需要有些精神上的依靠了。所以最后搞得这位修行者烦不胜烦，不得不偷偷地离开，偷溜了！他必须要另外去找个地方，以完成他的隐修。那么这位少年的经历，他的一些简短开示，那真是相当的直接和精彩，曾经感动和唤醒了无数的人。所以，相比之下，达摩祖师这个入定九年的传说一点也不稀奇，明白道理以后就更不稀奇了。

当然，祖师到底入定了有多久，这件事情我们现在已经无法考证了。他为什么要入定，为什么不大张旗鼓地去宣传禅宗一法？这个问题我们也搞不清楚。不过据后来的禅宗某些大德说，达摩祖师之所以选择了沉默地入定，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缘还不到，弘法的因缘还不成熟，他在定中，其实是为了等待冥冥中安排的那个人，等待那个能够传承心法的人出现！只是没有想到，这一等就等了很多年……

有时候仔细想想，古时候的这些高僧大德，他们的那种心境和修为，那种坚韧和坚持，那真不是一般人能够去效法模仿的。在漫漫长夜里，每当想起他们，我都免不了会生起一种很莫名的感慨，“每每思之，倍感动容”，这种心情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理解？

## 立雪断臂

那么，在当时的河南洛阳地区，有一位叫做神光的出家人，他的性格天生就是非常的旷达豪迈，志气不凡。他从小就对儒家和道家的玄理研究涉猎很深，以前其实只要是古大德，那几乎每个人都会通达诸子百家的某种学问，像神光大师他在去拜访达摩前，就已经非常精通儒家和三玄——也就是老子、庄子和易经的学问了，但是他总感觉少了些什么东西，有什么地方不究竟。直到后来他又接触到佛法，才发现这个才是讲得最清楚、最明白、最透彻的，于是他就发心出家了。出家以后的神光修学非常认真，他曾经深入经藏，几乎遍学了大小乘的所有法义，在闻思上、在教理上先树立了正见和正思维，然后他才开始身体力行，实践修证，获得了很高的定慧的境界。他曾经在香山宴坐，修习禅定八年，感得神人的加持，帮他脱胎换骨；又曾经在道场为大众讲经说法，演说无上妙理，显示了很高明的辩才。这样一位大德，他可不是那些自以为是、无知又无畏的初学者，他是真正的专业人士，所以神光大师在当时，在达摩祖师到来中国的时候，他就已经是拥有相当知名度的高僧了，不是普通人。

但是他觉得自己还不行，自己的事情，自己心里最清楚。越是有内观功夫，越是有修行的人，就越会有自知之明。他知道自己在佛法上还没有真正地完全通达，在心灵上仍然还有滞碍，所以他一直很渴望能够找到一个可以指导他的好老师、善知识。因此，当他听说有一位叫做达摩的大修行人、大成就者，就住在少林寺，他就动心了，他就想：我一定要去亲近，要去求法，我要早晚侍奉祖师，以表达自己对佛法的虔诚。所以大家看看，古人的这种心态，这种尊师、求法、重道的心，相比之下，我们真的是很惭愧！



那么，神光大师到达少林寺后，却意外地发现，祖师根本就不搭理他。达摩祖师一直面壁端坐着，谁来都不理，一言不发。你在旁边再怎么恭敬、礼拜、恳求、说话，达摩祖师就像是聋了一样的，统统不理——“任尔千般伎俩，我有一法不理”！说起来，神光法师的根器还真的是非常好，他一看祖师的这种状态，反而生起了无比的信心，他不但没有一点负面的想法，没有一点埋怨，他反而还反躬自省说：古时候的人求道，为了追求真理，有的要敲骨取髓，有的要布发掩泥，有的要投崖饲虎（反正是怎么折腾怎么来），古人尚且如此，我吃这一点苦、受这一点委屈又算什么呢？！

所以他就在那一年的寒冬腊月，十二月九日的夜晚，当时天上下着很大的雨加雪，神光站在祖师打坐的山洞外，双手合什，挺立不动，以表达自己恭敬求法的决心。到第二天凌晨的时候，积雪就已经掩埋过膝盖了（幸好他有功夫，否则一般人的话，这双腿差不多也就废了）。这一回，祖师好像有点怜悯他了，所以终于转过身来，从定中出来，问他说：汝久立雪中，当求何事？你站在雪中这么久，是想求什么呀？神光大师忍不住就流泪了，忍不住悲泣泪下，他就说：惟愿和尚慈悲，开甘露门，广度群品。意思是说，我不求什么，只求您老人家慈悲开示佛法，广度众生！达摩祖师一听，就回答说：诸佛无上的微妙大道，那是他们旷劫精勤，难行能行，非忍而忍得来的，你岂能以凡夫的小德小智，轻心慢心，就想要得到这个伟大真实的传承？那不过是一场徒劳，白白辛苦罢了。

注意听祖师说的话，大家要注意这里，祖师其实并不是在刁难神光，祖师没那么无聊。虽然祖师设下的考验的确很严峻，甚至可以说是非人的严厉，但当时的情况，不如此不足以勘验信心！不如此不足以断其妄想！不如此不足以成就大道！祖师自有祖师的深远考虑、深远考量，你受得了就是法器，受不了那就趁早离远一点，不要浪费彼此的时间。

幸好，神光大师很明显的就是禅宗所需要、所渴求的那种上上根器，上根利器，他就是祖师一直在等待的那个人。因为他在听闻祖师的这番话后，马上就干了一件非常惊世骇俗的事情，至今令人思之胆寒，闻之心惊！他干了什么？他轻轻地拔出自己身上佩戴的那把戒刀，很锋利的一把刀，当场就把自己的一条手臂，“唰”，给砍了下来，放在了祖师的面前。这其实是在表示说，我求道的决心不下于诸佛，我已经破除了对这个身体的执著，不再贪恋这个臭皮囊了！啊，这真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人、一件事！我扪心自问绝对做不到，你们做得到吗？恐怕没几个人能做到吧？我们都没有那么狠，我们对别人可能都挺狠的，但是对自己、对“自我”从来就不够狠，所以我们永远也成不了祖师就是这样。

那么，神光大师的这个状态、这个表态一出来，我估计就连祖师都震惊了，因为祖师绝对没有想过要他的一条手臂。这么一来，祖师就知道他是那种很猛利的根器了，可以承接无上的妙法，于是祖师就很感慨、赞叹地说：诸佛最初求道的时候，也是像你这样为法忘形，为法忘躯！你如今断臂就在我的眼前，你有这样的决心和道心，那么你求什么都是可以成就的，决定成就，你现在可以有资格求法了——这个资格来得有多不容易啊！祖师当下就给神光赐了一个法名，帮他把神光改成了慧可，这就是后来的禅宗二祖慧可大师。

# 一言安心

当时慧可大师是忍着剧痛，忍着难过在坚持着，但是他没有管自己的伤口，他反而马上向祖师顶礼说：诸佛法印，可得闻乎？诸佛的无上心法，甘露大道，您现在可以告诉我了吧？所以你们看看，真正的求法求道者啊，他关心的不会是别的，绝不会是别的，他关心的只有佛法，唯有佛法！没有这种看起来好像是一根筋的直心、专心和勇猛精进的心，是绝不可能成就无上解脱，成就究竟佛果的。这时达摩祖师就回答他说：诸佛法印，匪从人得。诸佛的无上心法，甘露大道，不是从外在、从别人那里得到的！注意，这里祖师已经是在给慧可指明修行方向，暗示心法窍诀了。

但是慧可听了，却还不敢十分地肯定，于是他就向祖师祈求说：我心未宁，乞师与安。我的心还没有得到真正的安宁，恳请师父您帮我安心！这是我们中国禅宗史上最有名、也最有意思的一段对话，慧可说：我心不安，麻烦您帮我安一安。这个“安心”的问题值得一条手臂吗？他这么有修行、这么有定力的人，他想安的到底是哪个心？外人、外物能够帮助安心吗？这些问题，大家没事的时候都可以好好地仔细想一想。

那么，达摩祖师的回答也很干脆，他老人家超有智慧地来了一句：将心來，与汝安！你把心拿出来，我就帮你安！

慧可一听就傻啦，他反反复复地反思和反观了良久，很全面很深入地去观照自己的身心，最后他只能很无奈地说：觅心了不可得！我寻觅寻找了半天，却发现根本就找不到这颗心，根本就没有“我”这颗心，这个没有的东西、了不可得的东西，我拿不出来。

就在这个时候，就在这个最关键的时刻，达摩祖师的金刚王宝剑就拿出来了，祖师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话，一句非常直指、非常充满禅宗风格的话：我与汝安心竟！我已经帮你把这颗心给安好了！这句话一出口，一剑劈下，慧可顿时，于言下大悟！弹指之间就开悟了，纠缠纠结了他很久的“心”的问题就这样解决了。

慧可大师就因为祖师的这么一句话，这么一句咋一听很普通的话，他居然就能豁然开朗，就顿悟了！那么，他到底顿悟了什么？祖师的这句话我们现在也穿越时空听到了，我们中间有人顿悟了吗？不能不说，禅宗需要的根器真的就是“上上根器”，它需要那种“一闻千悟”、“一通百通”的很灵性的人，同时还需要很坚韧，这种人在我们这里估计找不出几个。你们大家基本上都是善于活埋自己，同时活埋师父的人，（众笑）这辈子能不被烦恼业障给“缠”死堕落就不错了，想要谈“禅”，恐怕也就只能谈谈“口头禅”，种个善根罢了。

## 隐藏的奥秘

在我们中国佛教界，基本上，只要是学佛的人，不管是出家人还是在家人，几乎每一个人都看过、都知道慧可大师这个“立雪断臂，一言安心”的故事。因为这个故事实在是太经典、太有意思了，含义深广，回味无穷。而且这也是禅宗从印度西来，正式在中国找到传人，正式在中国落地生根的开始。应该说，从这一天开始，达摩祖师就正式成为了我们中国禅宗的初祖，慧可大师则是在不久之后，接过了祖师传下的衣钵，成为了禅宗的二祖。

时光荏苒，千年一瞬，禅宗的接力棒从二祖开始，流传演变到今天，禅宗的法脉、禅宗的修行者，可以说是已经冲出了亚洲，走向了世界，禅宗的精神应该说已经在全世界遍地开花。但是达摩祖师则被巧妙地商业化，变成了一副招牌，一面旗帜——河南嵩山少林寺的旅游招牌，商业旗帜。不过很可惜的是，少林寺现在是以武术武功出名，而不是以禅宗的修行道场出名，所以后世的禅宗弟子，虽然也还把少林寺当做祖庭，但是去那里学习武功的人就有很多，去学禅的那就没几个了。

不过对一般的老百姓来说，那个被民间传说扭曲为武林高手的达摩神掌，要比那个什么深不可测的禅宗祖师要亲切有趣多了。禅宗他们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但是武功架势谁都可以比划两手，再加上现代电视媒体的推波助澜，那个已经被戏剧化的、满脸大胡子的祖师形象，在我们中国可谓是深入人心，家喻户晓，很多人只要一看到大胡子，就会很自然地联想到达摩。

呵呵，这个话题暂且打住，我们还是回归正题，是不是瞎聊比听经好玩一些？其实从隋唐开始，一千多年来，真正吸引无数后世修行

者的，最让人着迷、最让人津津乐道的，其实还是禅宗这一法本身那种让人无法捉摸的魅力。比如二祖和达摩祖师的对话里，那个话里行间所透露出来的、隐藏的奥秘，那个和我们的心灵真相、和生死解脱有关的奥秘。但是这个奥秘的表达又不是很直白的那种，语言也根本无法描述，“一说就是错”，所以它需要的是一种“悟”，一种很灵动的、豁然有省的“悟”，顿然契入，刹那间灵光一闪，你明白就是明白了，不明白就是不明白，说得再多也没有用，禅宗一法的魅力就在于此！

那就像在这个公案里，虽然才简单几句话，寥寥无片言，但是里面包含的问题就很多了，每个问题都值得我们去仔细地琢磨，去仔细地和佛经相印证。比如说，达摩祖师讲的“诸佛法印，匪从人得”——“诸佛的心法不是从外在、从别人那里得到的”，这句话言简意赅，含义深刻，我记得在佛经里也有类似的、但不同文字风格的表达，所以禅宗祖师讲的东西都是可以和佛经相互对照、相互印证的，不是乱来。

而慧可请求说：“我心不安，请您帮我安心！”在正常情况下，一般来说，我们佛教里早就已经具足和开发出了很多降伏烦恼、破除“自我”、破除这颗妄心的修法，慧可大师出家这么多年，修习戒定慧这么多年，精进闻思这么多年，那些经典上记载的方法他肯定基本都知道，那么，是这些方法还不够用，还不能帮助他安心吗？还是他的信心不够？修行不到？或者是知见不清？他的问题到底是出在哪里？他想安的是我们所理解的这颗心吗？——啊，有很多问题。

然后达摩祖师叫他把想安的心给找出来，他找了半天，结果是“觅心了不可得”，什么都没找着，这个事情就很滑稽了！然后达摩祖师又轻飘飘地丢了一句话给他，“与汝安心竟”，就把他给打发了。“你的心我已经安好了”，这好像是很不负责任的一句话，对不

对？但是在我比较粗犷的理解里，达摩祖师的这句话实际上是有潜台词的，他实际上是在高声地大吼说：“既然无心，你安个什么？本来无事，你安个鬼啊！”——当然，这句话，这句没有水平的话是我加的，（众笑）大家别当真！但是达摩祖师的原话慧可大师肯定是听懂了，他内心纠结的那个“点”一下打开，豁然贯通，从此再也不去没事找事，再也不去自寻烦恼了。

那么，慧可大师他明白的、顿悟的这个到底是什么？他顿悟的境界和经典上开示的“无我”、“性空”、“缘起”、“虚妄”……和这些实相的词汇、实相的开示有区别吗？平常我们从经典上看到的都是文字、概念，脑子里想的也都是自以为是的理解，但是慧可大师很显然，他悟到的并不是什么知识和理论，不是什么干巴巴的东西，而是一种活生生的、非常亲切直接的，和生命、和心灵真相有关的体验，绝不是什么死气沉沉的逻辑思维。

嗯，今天的时间好像到了，那么不好意思，“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我们下周再见。（众鼓掌）

# 超光速忏罪

书接上回，上一节课我们讲到了禅宗的二祖慧可大师的悟道公案，很巧合的，与此相类似的案例，在二祖慧可大师身上还发生过一次，不过这次被棒喝的人就换成了禅宗的三祖僧璨大师。话说三祖还不是三祖，而只是一个普通的在家居士的时候，那一年据说他已经超过四十岁，中年人了，有一次他就很突然地心血来潮，自己想想就跑去拜会二祖大师了。他当时并没有按照规矩先通名报姓，而是在很简单地施了一礼后，就向二祖开问了。他说：弟子身缠风恙，请和尚忏罪。意思是说，弟子的这个身体已经被疾病纠缠折磨很久了，今天特地来礼拜您，请和尚您帮我忏除罪业，清净过往的业障。他是这个意思。

那二祖一听就说了：将罪来，与汝忏！你先把你的那些罪业拿出来，我马上就帮你忏悔，帮你消除。这句话——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这句话和达摩祖师之前对二祖大师讲的“将心来，与汝安”，你先把心拿出来，我就帮你安——这两者的风格如出一辙。那么三祖的反应和二祖当时估计也是差不多的，他也同样很是无语的纠结了一番，在内心反思和反观了良久，最后只能很无奈地说：觅罪不可得。我很仔细地去检查和寻找这个罪业，但是在身心的内外，一切的地方都找不着它，了不可得。大家注意，这句话和二祖大师当初的回答基本一样，非常相似。

然后二祖就回答说：与汝忏罪竟！我已经帮你把罪业给忏悔清除完毕了！呵呵，这个速度够快吧？一句话的功夫，可以说是超光速！二祖的这种回答，简直就是翻版，或者说是山寨版、盗版！其语言表达方式，语言风格，和二祖与达摩的对话基本一样。但是三祖听完这个话后就开悟了，当下就开悟了，这点和二祖也一样，然后三祖就很



感慨地说：今日始知罪性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如其心然，佛法无二也。意思是说，我今天才知道这个业障、罪障的本质是无我性空，了不可得的，它们既不在内，也不在外，更不在中间，无在无不在；就像这颗心的本质一样，佛和法的本质也是同样的，它们都是不二的空性。二祖大师一听，这还了得，这是上根利器啊！和我们在座的某些居士一样，都是上根利器。于是老人家就对三祖非常的认可并且非常的器重，然后很快就帮三祖把头发给剃了，剃度出家，还给他取了一个法名，叫做僧璨——这就是后来的禅宗三祖，我们的僧璨大师。

僧璨大师也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大德祖师，他在我们中国禅宗史上最著名的、最值得大书特书的事情，就是他留下了一篇叫做《信心铭》的千古华章！这是他一辈子修持禅宗心法所得的心要总结，也可以说是修持一切佛法的总纲——这句话一点不夸张，里面就凝聚了大师超凡入圣的无上智慧。就我个人的观点来看，我觉得这个《信心铭》的价值和意义，不论是文学的价值和意义，还是在佛法修行上的价值和意义，它都不下于这部《坛经》，我甚至觉得它的重要性也不亚于任何佛经！所以我建议大家，有兴趣的，你们可以在课后去把这篇由祖师的心血凝结而成的《信心铭》找来，仔细地去研究一下，仔细地好好地去看一下。当然，前提条件是你们的中文、古文的造诣要过关。

今天很可惜，关于这个《信心铭》，这一次我们是没有什么时间来给大家作详细讲解了，还是留待未来，看因缘再说。不过师父倒是可以给你们推荐一下，你们中间如果有谁的中文程度可以的，那我推荐你们去看一本书，那是我们中国四川一位叫做冯学成的老居士讲解的《信心铭》，他是我们禅宗现代的在家修行者，曾经师承多位禅宗大德，对禅宗一法有着很深刻独到的见地，所以由他讲解的《信心铭》非常精彩，很有味道，你们谁有兴趣的可以去找来看看，不会浪

费时间的，了解吗？记得要“依法不依人”地去看，应该会对你们的修持、对你们进一步了解禅宗有很大帮助。

# 千载禅法一脉传

那么现在我们还是回过头来，继续我们的《坛经》之旅。

话说三祖僧璨大师他在接了禅宗衣钵之后，他就老实地找地方隐居潜修了十几年，没有人知道他是谁，然后好不容易才碰到一个前来求法的小沙弥，一个才十四岁的小沙弥，叫做道信——这个合适的徒弟只要碰到合适的师父啊，那也就是三言两语的功夫，这个道信就被三祖给启迪开悟了。那么三祖找到这个传人之后，又足足锤炼了他十来年，这才放心地把禅宗衣钵给传了下去，这就是我们后来的禅宗四祖道信大师。然后三祖因为自己的心事已了，历史责任已了，所以他就拔起腿来跑到南方云游来了，也不晓得有没有来我们深圳？几年之后逛了一圈回来，三祖他老人家就举办了一场大法会，三祖在法会期间给大众讲解了很多修行的心法要点，讲完之后就在一颗大树下合掌站立着，很潇洒地就这样入涅槃了——他是站着走的，知道吧？

那么现在到了四祖，四祖自从依止了三祖大师之后，就一直非常精进地用功修持。据历史的记载，他习惯于一种叫做“不倒单”的修法（不知道上座部原始佛教有没有这样的修法？听说是有不少这样的、类似的修行者），所谓“摄心无寐，胁不至席”，也就是说他一直不合眼、不睡觉，累了也只是盘盘腿、打打坐而已，从来不躺下休息，这样子足足有六十年——这是什么概念？！这个真的就不是一般人所能为的，至少像我这样的懒人和凡人，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三天不睡觉就要抓狂了。

那么，四祖在把禅宗衣钵传给五祖弘忍大师的同时，他还点化了牛头山的法融禅师，他把禅宗顿教的心法也传给了法融，这一系后来

也出了很多了不起的大成就者。他们之间的故事，往来的应答，那种大智慧、大手眼的相互激扬，那真的是可以让人看得目瞪口呆兼心旷神怡的，你在眼花缭乱的同时，还会觉得精彩纷呈，说不出的过瘾！但是很可惜，我们现在是没有办法，也没有时间把他们的每一个故事都详细介绍给大家了，那花三年的时间也介绍不完。所以，这里只能祝愿大家以后能够有条件、有因缘自己去看去了解，祝愿大家以后都能把我们中国的文字、把文言文都学好，自己能去看懂那就最妙不过！相信你们看完之后，那就绝对会理解师父的感受，绝对会赞同我的说法，绝对会知道师父没有丝毫的夸张。

这里面有一点是需要注意的，千百年来，这么漫长的时间，我们看记载就知道，似乎禅宗的法脉一直都是单传的，每一代都是只有一个祖师，只有一个人能得到印证印可。这样做虽然能够保证禅宗这个法源的纯净性，树立禅宗祖师的权威性，但同时也有那么一点人丁不旺、命悬一线的危险感觉，貌似一不留神就有可能断绝了。这其实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禅宗这一法修持领悟的难度，说明了能够有资格修持这一法的合适的人、合适的根器还真不多！

但是这个情况从四祖这里就开始有所改变了，虽然祖师的位子、衣钵信物还是只能传给一个人，但是能够得到祖师心印和心髓的就不见得只有一个了。等后来到了五祖碰见六祖，把心法和衣钵都传给六祖之后，这个一脉单传的孤绝情况就彻底改变了！禅宗一法在六祖手里，承上启下，开始大放异彩，开始风格转型，开始成为了代表中国佛教，并且深刻影响中国文化一千多年的最重要的一支力量！这个力量既是佛法真谛的力量，也是文化魅力的力量，这个力量至今仍然余响不绝，可谓是流芳百世，万古常新。

在我们中国的朝野上下，不论是在文化的哪个层面，不论是高雅怡情的诗词歌赋、琴棋书画，还是已经普及到下里巴人的茶酒酱醋、

曲艺歌舞，几乎没有一个地方不留有禅法风流的烙印。所以，想要了解中国文化特色的人，你们必须要去了解禅宗；反过来，换言之，你们只要了解了我们中国的禅宗，那么你们对中国的文化底蕴也就大致能有一个相当的了解了。在我们中国四川，在近代，曾经有一位在家大德，他说，禅宗在我们中国的文化史上是一个很丰富的专题，你不了解禅宗，那就没有资格说了解中国文化。而不了解《坛经》，不学习《坛经》，你说你能了解禅宗，那简直就是不可能的事！

所谓“法不孤起，仗缘方生”，禅宗之所以能够这样独树一帜、兴盛崛起，这一切其实也都是因缘使然，是因缘和合造成的——禅宗的历代祖师累积了那么多年的福德和智慧，当时的大唐王朝那种海纳百川的胸襟，大乘法运的气象，再加上众生的福德因缘的感召——所有这一切，一直要积攒到六祖这里，才终于可以开花结果，可以放光动地，可以震古烁今了——这里面的因缘条件缺一不可！所以禅宗的兴起可谓是必然，这个其实也是很自然、很符合因果法则的一件事。

# 大时代的背景

我们简单地研究一下这个中国的佛教发展史就能知道，佛教在我们中国的传播，历史上大概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是吸收吸取的阶段，从东汉到魏晋南北朝，再到隋唐，在这么七八百年的时间里，我们中国的佛教基本上都是处于一种萌芽和成长状态，一直都在吸取从印度传来的精神食粮，绝大多数的佛经法宝，就是在这一个时期翻译过来的。那么在第二个阶段——我们把它叫做“佛教中国化”的阶段——这个阶段是从隋唐开始的，随着天台、华严还有净土诸宗的建立，特别是禅宗的蓬勃发展，这一切迹象都在向世界表明，佛教在我们中国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并且逐渐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从此以后，佛教文化就成为了与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并列比肩的“鼎之三足”，成为了我们中华民族“大文化”概念的一个非常重要组成部分。

隋唐时代是这个历史阶段，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尤其是在大唐的贞观年间，自从玄奘大师历经千辛万苦，从印度千里迢迢地取经、留学归来以后，我们中国当时的佛教水平就整整地向上拔高了一大截，甚至在某些方面还有所超越，在某些领域已经不是印度的佛学传统所能局限和概括的。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标志，说明我们中国向印度学习佛教智慧的这种漫长历史已经结束，一个全新的、充满生命力的、具有无限可能性的新时代正在展开。伴随着这股不可阻挡的历史大势和思想大潮，佛教界顺利地完成了它在隋唐时期最大的贡献、最大的成就和最大的历史使命，那就是承先启后、整合自身，并且成功地融入了我们中华民族当时的文化体系——那个非常复杂的文化体系，还由此分门别类，形成了相当成熟的所谓“两小宗”和“八大派”。这个两小宗就是属于原始佛教小乘体系的成实宗和俱舍宗，

而八大派就是所谓大乘体系的八大宗派，分别是天台宗、三论宗、唯识宗、华严宗、禅宗、律宗、净土宗和密宗。

在古时候，我们中国从汉到唐到宋，一直都是世界性的大国（当然现在也是），以道家文化和儒家文化为核心的民族文化，造就了我们中华民族求同存异、兼容并蓄的一种广阔胸怀，尤其是在所谓的“大唐”——从唐太宗到唐玄宗，从“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我们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领域，在各个方面都迎来了历史上少有的辉煌和鼎盛。在整个大唐的朝野上下，那种风气的开放和自信，那种风流和倜傥，在中国五千年历史上都是非常罕见的。所以有很多印度高僧，他们在观察中国后就都不约而同地赞叹说：这个国家有“大乘气象”——有一种很广大的胸襟和气度，有一种大智慧的积累和底蕴，能够跟大乘的教法相适应。的确，这句话说得一点都没错，的确是如此！在我们中国，绝大多数修学佛法的人，他们都比较偏好于大乘，不太喜欢原始佛教——也就是所谓小乘的状态，这个也是因缘使然，是因缘的感召，非人力所能造作，不可勉强。

那么，就中国佛教的八大宗派而言，什么三论宗、唯识宗、律宗和密宗，这几个宗派看上去，印度本土的文化气息要相对显得浓厚一些，也比较原汁原味一些，而天台宗、华严宗、禅宗和净土宗，这几个宗派的中国文化气息，那就要显得明显强烈多了——在印度的本土，估计要找到类似于这几个宗派的文化感觉，那可能还真有点难。

当然，有些人可能会对“佛教的中国化”和“中国化的佛教”——对这个说法不以为然，认为既然是佛教，那就应该以印度传来的原始佛教为标准。但是我个人以为，讲学术、讲文化、讲宗教，都不应该抹杀时代、地域和民族的特色，不应该忽略这些现实的差别。我们佛教讲缘起，那么这些特色和差别毫无疑问就是缘起的一部分。因此我们才会说，禅宗、天台，还有华严和净土，它们都是中国文化发

展成熟后的产物，带着鲜明的“中国”烙印，已经和印度的原始佛教有所不同，但又一脉相承。这其实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和光荣，这是中华民族消化和吸收印度文化后所绽放出来的伟大光芒。如果你不懂得禅宗，乃至不懂得天台、华严和净土，那么从隋唐到宋元之间的中国文化，你就深入不了，就会很难理解。

比如像什么宋明理学，它表面上看起来是儒家，但是骨子里的精髓却是禅宗的东西，它的形成和发展，有意无意之间都受到了禅宗绝大的影响。如果在宋明理学中我们抽去禅宗的部分，那么宋明理学立刻就会黯然失色，立刻就会干瘪了，这样我们中国的思想史和哲学史也就讲不下去了。另外，在唐末乃至五代以后，禅宗在事实上就已经成为了我们中国佛教的主流和核心，在那段时期的中国，禅宗就代表着佛教——几乎可以这么说。

在当时，在佛教的各大教派之间，可谓是“百家争鸣”，大家在教理上互相辩驳争论，分析名相，探讨法义，所依凭的论据都是来自于经书法典——以圣言量为依止，这个本来是无可厚非的，没有错！但是这个人的习气毛病就是这样的，很多人互相辩论，辩着辩着，慢慢地就把佛法演变成了一种学术、一种理论，变成了文字上的功夫，开始脱离生命的实证和生活的实际，古今依然。很多人迷失在这种文辞义理的海洋里，寻章摘句，把本来很灵活圆融的佛法，把本来很生动活泼的真谛，有意无意中就搞成了死板僵化的教条，搞成了一种很枯燥的东西，那自然就会让老百姓敬而远之了，佛法的普及也就不免受到了很大影响，就有局限性了。

本来，我们佛弟子以经典为“法”的源头，依此修学是没有错的，但是很多人在文字义理上下功夫的同时，却忘了汇归于心，忽略了经典的源头、忽略了“法”的真正源头是来自于“心”！经典就像是指月的手指，修行者通过学习经典，最终要回归、要实证的，其实



是自己的“心”——忘记了这个根本点，以为背诵、理解经典的文字就是在学佛，就是在修行，错把佛法当成了世间的学问，甚至当成了“坚固我执”的工具，那这种本末倒置的做法就错得有点远了！

所以在我们佛法佛教里，其实是没有什么“学位”的，没有什么硕士、博士和教授，那只是顺应世间的方便。说得好听点叫方便、叫随缘，说得不好听那就是花招了，是很有迷惑性的花招！在我们佛教里，究竟来讲，只有“果位”，没有“学位”！听明白了吗？果位从阿罗汉的初果到四果，从菩萨的初地到十地，最后到圆满佛果，那都是必须要用自己的身心性命去实证，才能最终达成的无上不共的解脱成就！你就算背书背得滚瓜烂熟，考试考得门门一百，硕士博士的头衔一堆，但是如果你连一个初果的果位都还没有真实证到，甚至连正信正见都还不具备，那么你的学位、学问在生死面前又有什么用啊？掌管轮回的阎罗死神，可不会因为你的博士头衔比较牛，学问比较大就放过你，就会对你网开一面，没有这种事的。

那么，在佛教各大宗派都普遍有所迷失的情况下，在这个时候，唯有禅宗单刀直入，高举“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大旗，独树“不立文字，教外别传”道风，提倡“明心见性”，把佛教深奥无比的妙法义理全部融汇于心，纵横无忌，摆脱了一切文字教条的束缚，和日常生活打成一片，强调从平常日用中去体验身心性命和宇宙人生的真相。而在传法和弘法方面，也就是在师父教授徒弟这一块儿，除了延续承袭传统的方法，禅宗更是别具一格，不落窠臼。我们看禅宗的《灯录》，看公案的记载就知道，禅宗祖师的那种大手眼、大智慧，那真是不可思议的！为了帮助弟子成为彻底解脱的“出格丈夫”，祖师们可以“抡刀上阵”，呕心沥血，无所不用其极，经常是要人“大死一番”之后才得“大活”，乃至“大死大活”几番之后才能“顿悟”心髓，得到印证。所谓的嬉笑怒骂、棒喝钳锤，这些在外行人看

来很伤自尊、很严厉，甚至是很残忍的手段，在我们禅宗来讲，那也不过是平常事耳，不值一提。呵呵，有没有被吓坏？

那些能受得了这种非人的磨炼，并且能从中“跳脱出来”、“开悟本来”的弟子，那就是所谓的禅宗“法器”了。这些都是真正的上根大才，这样的人往往会成为影响一个时代的大祖师、大宗师，成为法门龙象，利益无数的众生。所以，后来就有人感叹说：“禅门添衲子，人海失蛟龙。”这个出世间的禅宗门下每多增加一个合格的修行者，那这个纷纷扰扰的人世间，在万丈红尘里就要失去一只可以翻江倒海的蛟龙——这说明人才都跑到佛门，跑到禅门里来了。

的确，在有唐一代，禅宗门下可以说是人才辈出，高僧大德数不胜数。在那个时代，曾经非常密集地涌现出了一大批绝世、绝顶的人物，他们光芒万丈的示现，改变了整个中国佛教的历史和格局。

# 一枝一花独盛放

如果我们稍微再深入地研究一下中国的佛教史，那就可以知道，在晚唐时期，曾经发生过一次很大的“法难”，佛教的劫难，史称“会昌法难”，也就是“唐武宗灭佛”。在当时，天下寺院的经济都被强行剥夺，僧尼都被迫还俗乃至被杀害，塔寺被毁，经典被烧，佛像被砸……等等等等，其情其景，真是惨不忍睹！可以说，如果当时没有禅宗的话，如果没有灵活圆融、没有契合时代因缘的禅宗，我们中国佛教恐怕早就被整得全军覆没，寸草不留了。在那次遍及全国的灭法运动中，除了禅宗之外的所有佛教宗派，几乎都遭到了灭顶之灾，都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很多宗派一夜之间就失去了寺院，失去了寺院经济和经典文化的支撑，所以它们也就失去了继续生存和发展的力量（据说在印度，后期的佛教也是如此，一旦遭到破坏，往往就很难恢复了）。

事实上，原先红红火火的佛教八大宗派，像什么唯识宗、三论宗、天台宗、华严宗、律宗、净土宗和密宗，在经过这次“法难”的打击之后就开始变得一蹶不振，有的甚至就永远消失了（净土宗还稍微好一些）。原来八宗鼎盛的局面，几乎就变成了一枝独秀——唯有禅宗，唯留禅宗，尤其是经过六祖大师和历代禅宗祖师发扬光大的禅宗，不仅安然度过了劫难，而且还像雨后春笋一样地迅速发展起来，在灭法运动结束后的几十年间就遍布全国，取得了我们中国佛教的主导地位。所以，如果没有禅宗，佛教在中国的命运究竟会怎样？如果没有禅宗，佛教在中国是否还能继续、延续至今？它是否还能成为我们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问题都很值得思索。

其实历史的本身早就已经把答案告诉我们了，答案不言自明。自从唐武宗灭法运动之后，这一千多年来，我们中国汉传佛教的发展，

其实最主要的就是禅宗的发展，这是不可否认的。正是因为禅宗结合了中国文化和社会现实的实际，所以它才可以呈现出如此绵长的法运，如此辉煌的成果。乃至时代发展到今天，禅宗虽然后继乏人，盛况不再，但是很奇妙的是，它仍然拥有一种无法阻挡的魅力，以及播及欧美和全世界的宏大影响力，这是谁都可以看得见的。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法相唯识宗”这个名字？听说过吗？这应该算是最难搞懂的一个佛教宗派了，其名辞义理艰深晦涩，谁看了谁都会害怕。这个宗派其实是唐朝的时候玄奘大师从印度那边引进来的，可以说，这是一个非常伟大、非常了义的宗派。当年玄奘大师西去印度，到那烂陀寺求学——这是印度当时规模最庞大、声望最高的佛教大学，有点类似于现在的斯里兰卡佛教大学和泰国的朱拉隆功佛教大学——那么在留学期间，玄奘大师几乎学遍、学尽了印度的佛教知识，并且成就超过了他的老师，成为全印度当时最优秀、最权威的高僧大德。所以玄奘大师的地位在印度是极高的，他受到了全印度人民的普遍尊敬，直到今天也还是这样。我们在印度看到的，印度至今仍然保留着玄奘大师的纪念馆。在历史上，像玄奘大师这样的留学生我估计是找不到第二个的，这是没有办法可以比拟的。当时在印度有两个部落，曾经为了争取玄奘大师去讲经而大动干戈，打起来了——这个有点像鸠摩罗什大师当年的事情。

那么，等玄奘大师载誉归国后，他翻译经典的成就也是非常辉煌的，其译典之严密、庞博和系统，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对中国佛教界和文化界造成的轰动与影响，那就不是“深远”两个字所能形容的了。像唐太宗就对大师极为尊崇，他还曾经特意收集了王羲之的书法真迹，专门为玄奘大师作了一篇文章，叫做《三藏圣教序》，这是历史上很有名的一段佳话。

但就是这样一位了不起的大德，他所引进的、所主要弘扬的法，也就是法相唯识宗，在我们中国仅仅只传了四代，然后就传不下去了。这么好的法，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传不下去？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个法门实在是太繁琐、太艰深了，我们中国人一向都比较喜欢那种简洁明快，对那些麻烦晦涩的东西向来不太感冒。今天的修行者或者学者，如果你们有谁愿意去研究法相唯识宗的话，那么你们可能就会感受到同样的头疼和不耐烦了。所以除了极少数的人之外，绝大多数出家人和在家人，他们在面对唯识经论的时候是钻不进去的，这样的宗派自然就很难普及了，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社会影响力，所以唯识宗只传了四代就差不多销声匿迹，基本断代了。像三论宗、华严宗和密宗也差不多都是这个情况，当然还有上面提到的唐武宗灭法这个因素。

那么，就禅宗本身而言，为什么在诸宗消沉的时候，它却能够“一花独放”，历久不衰？这里面的道理很值得研究。我们在前面讲过的，禅宗的核心宗旨是“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所以禅宗的修行者——真正的禅宗修行者从来都是不拘泥形式，不受制于教条的，他们从来不依赖外在的环境和书本，也没有寺院经济和经典文献的束缚，或者说是包袱——没有这样的束缚和包袱，因此唐武宗灭佛的行动几乎毁掉了全国所有的寺产和典籍，但是却并没有伤到禅宗的真正根柢。

与此同时，禅宗的修持和心法最讲究的，就是于日常生活中，于举手投足间“顿悟顿超”，这种简明快速、直截了当的风格，很符合我们中国人的习性，也很容易被知识分子和普通老百姓所接受，那自然也就很容易普及了。另外，禅宗的独特魅力——它本身所具有的那种不可捉摸、平实平常、却又深奥玄妙的魅力，还有它心法中所含藏的佛教大般若智慧的全部精华，这个才是最最吸引人的！所以这样一个宗派、法门，它怎么可能会没有生命力？它怎么可能会没有蓬勃的

发展？一个禅者，他就像是一粒坚韧而富有弹性的种子，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下他都可以扎根、生存、开花、结果——相较于禅宗的这些特质，其它宗派就显得很没有优势，很没有韧劲了，所以禅宗才会在这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大浪淘沙，逐渐成为了我们中国佛教的代表和主流。

可以说，禅宗虽然肇始于佛陀，根柢在印度，但它开出的花朵和结出的果实却是在我们中国，尤其是在中国的唐朝。禅宗历史的转折点，它辉煌灿烂的转折点，就是从唐朝、从六祖开始的；而六祖一生的事迹，无尽的禅意风流，就全部集中在这一本小小的《坛经》里。所以，大家可千万别小看了这本经书，本经虽然有点轻薄，但是在禅宗的历史上，在禅宗修行者的心目中，它却是重逾泰山——它的“重量”，要远远超越巍峨的高山！从《坛经》诞生至今，在千百年的这么漫长时间里，它已经摄受和启发了无数的修行者，感动和感召了无数的众生，我们今天还能看到这部经典，还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学习它，那是要有非常大福报的，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珍惜！珍惜！珍惜！一定要非常的珍重。

那么，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正式进入六祖惠能大师的法海禅心，进入《坛经》的神圣世界，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当年那段伟大的历史，祖师曾经走过的足迹，在《坛经》里是怎样被描述和记载的。

# 自序品第一

# 开门见山 禅宗直指

大家把经文翻开，首先我们来看第一品：自序品。顾名思义，这一品是由六祖大师自己讲述的，讲述自己的身世、来历，包含得法、开悟、修行的经过，把这个作为本经的开端，是为第一品。

时，大师至宝林。韶州韦刺史与官僚，入山请师。出于城中大梵寺讲堂，为众开缘说法。师升座次，刺史官僚三十余人、儒宗学士二十余人、僧尼道俗一千余人，同时作礼，愿闻法要。大家注意到没有？这部《坛经》的体裁格式，后人在编排的时候基本上是按照佛经的格式来的，虽有模仿，但也没有完全照搬。为了表示对佛典的尊重，禅师们还是做了一些避讳性的调整，比如说“如是我闻”这个佛经专属专用的开头，《坛经》里就没有擅用，“一时”也简化改成了“时”，这说明禅宗弟子对佛陀经法的基本和根本尊重还是很明确的，这方面的知见和分寸没有错乱。

在当时，六祖大师是在宝林寺——也就是现在的广东韶关南华寺，我们禅宗的祖庭，当时是叫宝林寺，宋朝以后才改的名——六祖就在这个寺院里主持法务，弘化一方。唐朝的时候，韶关还叫做韶州，这个地方的最高领导人是刺史，姓韦，他算是一个大护法。刺史本来是我们中国汉代才出现的官名，唐朝就继续沿用了这个称呼，相当于现在地市一级的最高长官。这位刺史护法是很虔诚的佛弟子，他率领当地的一些官员下属、士绅名流，就一起前往宝林寺礼请六祖出山，然后就来到了城里的另外一座寺院——大梵寺的讲堂，为大众开启法缘，准备演说禅宗的心法。

那么等六祖大师升座、安住以后，韦刺史就领头，他带着官僚三十多人，居然还有儒家的学子二十多人，以及佛教的出家 and 在家信



众，男男女女一千多号人，大家就同时向祖师致敬作礼，请求开示，愿意听闻无上的法要。

大师告众曰：善知识！菩提自性，本来清静。但用此心，直了成佛。哇，这两句话实在是太重要了！没想到六祖大师的性格是这样的干脆利落，直接了当，毫不敷衍，他老人家的第一句话就是开门见山的直指——直指心髓！我们这部《坛经》，乃至整个禅宗的奥义，就全部含摄在了六祖的这两句开示里。

根据《景德传灯录》的记载，达摩祖师在传法给二祖以后，他曾经非常郑重其事地给二祖留了一部四卷本的《楞伽经》，并且叮嘱他说，要以此经作为后世禅宗弟子的修行参考，作为他们藉教悟宗的法宝。换言之，这部经典是专门用来印心的，也就是你要拿自己的修行所得来对照佛说的圣言量，看看你自己修的、悟的到底对不对，必须要经过这个验证。这也是祖师为了保险起见，为了慎重，才特意做出的安排，这也是对佛法、对后人负责任的一种态度。《楞伽经》在我们佛教里，是属于法相唯识宗的一部重要经典，它被誉为“六经十论之纲宗”，也就是“六经十论”的重心，那个地位和《楞严经》是一样一样的。这部经典里面有一句话，叫做“佛语心为宗，无门为法门”——我个人觉得，这句话真的就是对禅宗最好、最恰当的描述，这句话简直就是用来专门形容禅宗的，怪不得达摩祖师会选择这部经典呢，原来缘由在此。

我们禅宗向来都是非常高调的，它高举“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大旗，号称是“传佛心印”，所以禅宗有时候又被叫做“心宗”，它的修行方法就是典型的“无门为法门”，没有什么固定的模式和方法。正因为没有专属的法门上的局限，所以一切法都可以被禅宗所用——天地万物，宇宙洪荒，清风明月，屎尿茅坑——一切法都可以成为禅宗悟道顿超的手段，一切人事物都可以成为禅宗破除执著的方法。

便，所以修行者也都有可能随时随地，当下顿悟，当下契入禅宗不可思、不可议的伟大道境。这种难以方物的灵活性，对上上根器的人来说固然是好事，但是对我们这些脑子不够用、甚至脑子有点进水的业障众生来说，这种灵活到了极点的修法，往往到最后，就会演变成一种“找不着北”的茫然了，在座迷茫的眼神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有很多人，他们在面对禅宗的时候，要不就是找不到下手处，“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要不就是把禅宗搞成了别的法门，这是很普遍的一个现象。像有的人把禅宗的“禅”，理解成了“禅那”，虽然“禅”的发音和“禅那”差不多，但是它们的意思完全不是一回事儿。“禅那”这个词的源头是来自于古印度的梵语，它的意思是指“思维修”或者“静虑”，这是一种定慧的功夫境界，有次第、有高下，有可以把握的方法，有千锤百炼的模式，非常成熟的模式。而在巴利语里，“禅那”一般是指从初禅到四禅，乃至到无色界四空定的几十种微妙专注的不同心灵状态，这里是佛法和外道法相通的地方，是为“共法”。我们似乎可以这么说，禅那和奢摩他、三摩钵提等等佛教名词一样，它们都是有着很明确定义的，代表着某种很具体的修行方法，但是“禅”没有！

禅宗没有定义！没有方法！“禅”是无法被定义的，无形无相、不可捉摸的“心”，“无门为法门”的东西，那个超越时空、超越生死、超越语言文字概念的实相，你怎么去定义啊？万事万物，似乎一切都可以视之为“禅”，但如果你要去把捉、去定义的话，那就一切都不是了。所以不得已，只能用“禅”这个很模糊、同时又很有弹性的词语来表达它——禅是只能靠“悟”的，靠玄之又玄的“悟”，而不能用语言文字来形容，这就是“禅”！

幸好，禅宗虽然不可定义、不可把捉，但是万法毕竟不离自心，不离我们当下的这一念心性，所以禅宗的“禅”还是可以靠“心”来

了悟的——这就是万法归宗的地方！千经万论，千修万修，这就是万法归宗的地方！我们佛教所有的修法，号称是八万四千，但不管是大乘还是小乘，不管是天台还是净土，不管是修福还是修慧，它们最后全部都要汇归到“心”这个地方。其实，如果修行者能够了悟自心、了悟自性，那也就是了悟“禅”了，也就是了悟了佛的“心印”，所以六祖大师才会在开示中，毫不含糊地对大家说：“但用此心，直了成佛！”

六祖大师先是很客气地称呼大家为“善知识”，善知识简单讲就是“好老师”的意思，在我们佛教里，那些善于了知、认识生命的真谛，并能够正确地引导众生去了知、认识生命的真谛，引导我们趋向涅槃，获得究竟解脱的人，才有资格被称之为“善知识”！所以严格来讲，六祖座下听法的那么多人，其根性、层次参差不齐，其中能够符合“善知识”标准的，估计没几个。但是从究竟的意义上来讲，每个人不管是善是恶，是贤是愚，还是美丑好坏，他们也的确都是我们在修行道路上的“善知识”，只要我们能够善加利用，转为道用，那么每个人就都可以成为我们解脱生死、超越无明的“增上缘”，或者“逆增上缘”，所以对高境界的修行者来讲，没有“恶知识”，只有“善知识”！对佛菩萨来讲，那更是了无分别，没有什么所谓的“善恶”。

此外，“善知识”还有另外一个含义，或者说是密义：六祖大师在这里称呼大家为“善知识”，实际上结合下文，他是在告诉大家，真正的“善知识”不在外边，并不用外求，“善知识”其实就是你自己，“善知识”其实就在我们每个人的心性、自性里，每个人的菩提自性就是最大、最根本的“善知识”！

那么，这个最大、最根本的“善知识”——菩提自性，它的本来面目、真实状态是怎样的呢？它从无始以来，就是觉悟、觉醒、觉照

的，所以叫“菩提”——我们的自性、本性从来都是“觉”的状态，没有无明颠倒，而且它从来就是清净的、无染的，从来没有被六道轮回的幻垢所染污和影响过，因此六祖大师才会说“菩提自性，本来清净”！换句话说，我们、包括一切众生，从本以来就是解脱的、涅槃的，就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的——本无烦恼及众生！了解这个意思吗？这里的“清净”，六祖大师讲的“清净”，并不是一个和“染污”相对立的二元概念，并不是离开染污之外还有另一个“清净”，它是指的“不垢不净”，这其实是来自于中道的一个非常深刻地观照和洞察，同时也是对生命实相最准确的一个描述。

## 我自调心本来空

大家要记住，我们大乘了义佛法的一切修持，什么破我执，断烦恼，乃至破除一切无明法执，所有自觉觉他、自利利他的修法，它们的根柢无一例外的，都是建立在“自性本净”、“烦恼本无”、“业障本空”这个知见基础上的。只有“自性本净”、“烦恼本无”、“业障本空”，禅宗、密宗和净土，乃至一切了义修法，它们的圆顿成就和横超生死才会成为可能，否则那就是妄语空谈，就是颠倒妄想了！

讲到这里想起一个故事，那是我们之前讲的禅宗二祖，跟他有关的一个故事。据记载，二祖晚年的时候，他曾经有一段时间，故意改变自己的威仪和清净僧相，让大家都不认识他，然后他就混迹于红尘市井，经常去光顾那什么饮酒作乐的店铺，什么KTV、夜总会之类的，（众笑）还有杀生卖肉的地方——菜市场，要不就是和人在大街上散乱闲聊，甚至有的时候还跟随别人去做一些只有卑下的佣人才会去做的杂事。那有些人看了就觉得很奇怪，就问二祖说：“师是道人，何故如是？”师父您是已经出家修道的人，什么还要这样做呢？您为什么还要去做这些不务正业、看上去非常恶搞、甚至是破戒的事呢？这个问题问得很对。二祖就回答说：“我自调心，何关汝事？！”我正在自己调伏自己的心，关你什么事啊？和你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这个回答很不客气，但是也很有意思。大家可以想想看，假如我们的自心自性是“本来清净”的，那么祖师他调的是哪个心啊？禅宗的话头、禅宗的问题就来了！这个“本来清净”的心还需要调吗？达到祖师这种开悟解脱境界的人，他为什么还要调心啊？像这些问题，大家可以在吃饱饭没事干的时候，拿出来参一参。

后来，二祖这样调心调了一阵子后，他又回归正行，不干兼职了，他老人家又开始为大众正儿八经地宣说禅宗心法，开演无上道。但是这样一来，因为祖师的摄受力太大，喜欢听他讲法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听者云集，这就引起别的一些修行不够的师父产生嫉恨了，他们就去官府诬告诽谤二祖，说二祖是怎样怎样的坏——具体说什么就不知道了——但是官府还真的就是偏听偏信，也没有调查清楚，就很粗暴地把祖师给抓起来，法办、伤害了——你们看看这里面的因缘，要留意。据说当时二祖在面对这些冤屈的时候，他的容色非常的“怡然”，一副很平和甚至带点喜悦的样子，他根本就没有进行过任何的抗拒和争辩。那有明白道理的人就说了，二祖这是在用这种方式来偿还业债，来了却因果。

那么，问题就来了。时间往后推个百把年，到了唐朝六祖之后，在六祖的不知道第几代徒孙里，出了一位很了不起的大德，叫做长沙景岑和尚，他也是公认的开悟的高僧，就住在湖南。当时有一个在朝廷做供奉的官员，也很信佛，他就向长沙景岑大和尚请教说：古德云，“了却业障本来空，未了应须偿宿债”，只如师子尊者、二祖大师，为什么得偿债去？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像师子尊者和二祖大师，他们早就是已经解脱的圣人了，为什么他们还必须要去偿还什么宿债呢？他们是不是还没有真正地了断啊？

这里讲的师子尊者是古印度人，他是我们禅宗的西天第二十四祖，比达摩祖师还早。他和二祖大师一样，也是坦然面对伤害和死亡，把债缘给了了。据记载中说，当尊者被国王“咔嚓”砍头的时候，他脖子里面涌出来的血不是红色的，而是像牛乳一样白色的东西，这说明尊者的修为已经把五蕴身心都给转了。而当时国王的报应也非常快、非常不好，他的右臂突然就自己断裂，就这么莫名其妙地掉了，然后他七天之后也就死翘翘了。这在历史上是有真实记录的一件事，很有点神秘神奇的味道，不可思议。

那么，长沙景岑大和尚对这位供奉的问题，他的回答很简单，他说：大德不识本来空。（是你自己还没有真正的搞明白什么叫做“本来空”！）

这时供奉就问了：如何是本来空？（那什么是本来空呢？）

长沙景岑这次的回答更干脆，只有三个字：业障是！（那些所谓的业障就是，当下就是本来空！）

供奉紧接着又问了，逼问：如何是业障？（那什么是业障呢？）

长沙景岑就回答他说：本来空是。这个回答超级的精彩，空有圆融，直指不二！你问什么是本来空，他就说“业障是”；你问什么是“业障”，他就说“本来空是”——这里面的奥义让人回味无穷，祖师的智慧真的是太妙了！

那位供奉当时一听就无语了，他接不上话，也找不到破绽。于是长沙景岑就写了一首偈子，进一步启发他说：

假有元非有，假灭亦非无；  
涅槃偿债义，一性更无殊。

你们了解这意思吗？呵呵，早叫你们学好古文了嘛。这是非常了义的开示！如果你们能把这首偈子搞明白的话，那么“推一”就可以“知十”，所有大小乘佛法的名相概念，什么“缘起性空”、“诸法无我”、“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乃至什么“自性本净”、“中道”、“中观”、“三界唯心，万法唯识”、“轮涅不二”、“凡圣一如”……等等等等，这些所有的概念，这些表面看起来十分零散的“珠子”就可以全部串在一起，全部了解了。正是这些“珠子”，正是它们，共同形成了一个非常完美、非常完整、环环相扣、严密精确的宏大体系——那就是佛法！

如果你们能了解这些，那么对六祖所言的“菩提自性，本来清净”这句话，就会比较容易整明白了。不过问题是，下一句“但用此心，直了成佛”，这是什么意思？这颗心要怎样用，才能直下见性，了断烦恼，成就无上解脱的佛道？我们天天都在用心，每时每刻、每分每秒都在用心，但我们不要说“成佛”了，我们没有“成鬼”就已经很不错了。（众笑）所以我们绝大多数众生是不懂得怎样“用心”，是不懂得“善用其心”这个道理的，否则我们的生命和生活状态不会这么糟糕，我们的烦恼业障不会这么炽盛。

那么，这颗心具体要怎样用才是“善用”，才能“直下了断”，获得解脱呢？六祖大师在这里并没有马上开示，他老人家只是抛出了一个修行的心法总纲，然后他话题一转，却和大伙儿聊起了自己的故事。



## 六祖的身世

善知识！且听惠能行由得法事宜。“行由”就是经历的意思。这句话，是说诸位善知识啊，你们先暂且安坐，别着急，还是先听听我的经历、来历，先听听我得法的故事再说吧。

惠能严父，本贯范阳，左降流于岭南，作新州百姓。此身不幸，父又早亡，老母孤遗，移来南海。艰辛贫乏，于市卖柴。这是说，在六祖父亲那一辈，他的祖籍是在河北的范阳，他父亲曾经也当过官，但是后来可能是犯了什么错误，或者是得罪了什么权贵，所以就被罢官“左降”，给流放到了岭南广东一代。

现在的广东，二十一世纪的广东很繁华，人文荟萃，但是在唐朝时候的广东，在世人的眼里，那还是一块属于“南蛮”的落后地区，文化不发达，又地处偏僻，远离中央枢纽，当官的只要被发配到那里，那这辈子基本上就完蛋了，很难再有出头之日。所以六祖在当时，他所显现出来的福德因缘并不太好，应该说是极差，而且他的父亲受此打击，很早就去世了，丢下他和母亲两个相依为命。他们为了生存，曾经多次搬迁，最后是迁到了广州附近的南海地区，才算是稍微安定了一些，但日子也还是过得苦哈哈的，每天只能靠六祖一个人出去打柴卖柴为生，勉强糊口而已。

像这样“艰辛贫乏”的生活条件，理所当然，六祖是既读不成书，也上不了学的。他每天都要操心劳累，奔波生计，可能连吃饭的时间都不够，钱也没有，又哪里有什么机会去读书识字呢？所以这时的六祖，他还真的就是一个文盲，一个全然的、不折不扣的文盲！不知道算不算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文盲？

讲到这里，我觉得很有必要提醒大家一下，虽然在后世，有无数的修行者和无数的祖师大德都一致公认，说六祖大师是菩萨再来的，是菩萨的化现，但是我们在这部《坛经》里，在六祖大师亲口的描述里，我们却看不到这样的痕迹。六祖当年出生的时候，似乎平平常常，没有什么瑞相，也没有什么吉兆，没有电闪雷鸣，没有彩霞满天，更没有山洪暴发——他甚至连恶兆都没有！不像现在的很多人，很多所谓的“活佛”、“上师”、“法王”，个个一出生就搞得惊天动地的，没有的都要给你折腾出有来，似乎动静不大就不是菩萨。的确，像六祖这么大的菩萨，如果他真是菩萨的话，他转世再来的时候却没有显露出一一点神奇卓异的地方，这也太不够范儿，太不给力了，不够酷对吧？（众笑）

但是六祖就是这么很朴实、很平淡地对自己做了一个简单的描述，既没有刻意的渲染，也没有夸张的造神！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他就是一个普通人，一个和千千万万的普通人一样，甚至还不如我们普通人的这么一个老百姓，一个挣扎在社会最底层的老百姓——大家要留意这里面传达和隐藏的信息。而六祖的父母呢，他们自身的福报其实是很要命的，用一个字来形容那就是“苦”啊，而且老两口的文化水平估计也就一般，不会太出众，所以如果谁要说六祖的这个上根悟性是传承、来自于父母的优良基因……嗯，这个说法你们相信吗？你们信了我都不会相信！

既然六祖的家庭背景和生长环境是这样的乏善可陈，那么他自身的条件又如何呢？我们只要去看看现如今在南华寺供奉的六祖肉身像就知道了，六祖的相貌看上去——呵呵，不算诽谤祖师——六祖的相貌看上去，说实话我觉得很普通，甚至还有点苦兮兮的，老人家长得一点都不“帅锅”，（众笑）绝对没有我们图布丹喇嘛和小喇嘛帅——他既不玉树临风，也不高大威猛，“高富帅”这三个字跟他完全不沾边，而且他还大字不识一个，没有文凭，连幼儿园都没有上过

——这样的人要是搁到现在，那是要被广大草民们严重鄙视，鄙视至死的！（众笑）

按照常理，像六祖这样一个外在极其贫乏，内在也貌似很不理想的人，如果不自卑的话，那也不会太自信；如果不愚痴的话，那也不会太聪明！对不对？这是常理。但是六祖偏偏就打破了这个对一般人来说非常适用的心理学陷阱，我们看后面的经文就知道，六祖大师的表现，他所反映出来的那种内心的自在和强大，那是一种已经远远超越了常人，超越了凡夫自信和聪明层面的大智慧、大觉悟！这种智慧和觉悟的非凡高度，跟他的出身背景和自身条件，形成了巨大的、强烈的反差，所以格外地让人动容，格外地让人心悦诚服！

我觉得这里面，似乎就隐藏了六祖大师想要传达给我们的一些讯息。什么讯息？六祖大师是菩萨再来没错，但是六祖大师再来的时候，他所呈现出来的状态就是一个业障凡夫，这也没错！然后这个凡夫在因缘具足的时候，他就很干脆地悟道明心，见性成佛了——也许，六祖大师想要告诉我们的是：即使是像他一样的业障凡夫，也是能够开悟解脱的；即使是像他一样的普通人，也是拥有不二佛性的；即使是像他一样的穷人加文盲，也是可以具足内在宝藏，具足无限可能性的……我想，这个也许就是六祖大师想要传达给我们的特别讯息。通过他老人家特别又平凡的示现，告诉了我们一个平常又伟大的真理！呵呵，对我们这些业障鬼子来说，这应该是个好消息，希望大家留意。

## 假文盲 真文盲

下面回到经文，一场宿命中的相遇，似乎是注定的因缘出现了。

时，有一客买柴，使令送至客店。客收去，惠能得钱，却出门外，见一客诵经。惠能一闻经语，心即开悟，遂问：客诵何经？客曰：《金刚经》。六祖大师就继续说，在后来的某个时候某一天，因为有一位客人要向他买柴，就叫他送到客店里去，那么等这位客人把柴收去，惠能拿到钱后，他就开始向门外走啊。这时正好有一个住店的客人正在大声地读诵佛经，读的人没有想到，听的人也没有想到，这个无意中一读一听，六祖大师居然就当下豁然：他开悟了！当时不知道客人读的是哪一句，惠能听的是哪一句，他自己悟的又是个什么道理？这些六祖大师都没有交待，反正他心里是一下子就被触动、被点着了，仿佛拨云见日，他立刻就被经文里的圣言量，被佛陀那种智慧的、加持的力量给击中，打通了。当然，六祖大师这个时候的“悟”，据一些大德所讲还不算是彻悟，但是他心里的智慧之火已经被点亮，自性的宝藏——那扇大门已经被打开，这点是可以肯定的！

这时的六祖，虽然样貌还没有改变，但是他的心灵状态已经完全不同了！已经睁开眼睛的人，和还在做梦的人，那当然是不同的。于是六祖大师就向那位客人请教说，请问您诵的是什么经啊？客人就回答说，我诵的是《金刚经》！

复问：从何所来，持此经典？六祖大师就又问了，请问您是从哪里来？是什么原因才诵持这部经典的？

客云：我从蕲[qí]州黄梅县东禅寺来。其寺是五祖忍大师在彼主化，门人一千有余。我到彼中礼拜，听受此经。大师常劝僧俗，

但持《金刚经》，即自见性，直了成佛。这位客人，惠能命中的善知识、命中的“贵人”就说了，我是从湖北蕪州的黄梅县东边，从那儿的一座禅寺来的。这座寺院是禅宗的五祖弘忍大师，是他老人家所主持弘化的道场，追随他修学的门下弟子共有一千多人；我到这个地方去礼拜的时候，就听闻和受持了这部《金刚经》。五祖弘忍大师经常劝导僧俗弟子们，只要你们好好地去看持读诵这部大乘的了义经典，那么当下就可以见到自我的本性，明白生命的实相，了断烦恼，顿悟成佛！这是那位客人说的。

惠能闻说，宿习有缘。乃蒙一客，取银十两与惠能，令充老母衣粮，教便往黄梅参礼五祖。这是说，六祖大师听客人这么一说，他就觉得非常地向往，这应该是他在过去生中曾经结过很深的法缘和善缘的缘故，所以六祖大师当时就得到了另外一位客人的帮助，赠送了他十两银子，让他拿回家去奉养老母，安置好母亲的衣食问题，然后才指引他前往湖北的黄梅县去参拜五祖，去向五祖大师请教佛法。

这个实在是六祖大师的善根福德因缘成熟了，才会有这样事情。那几位指引他和帮助他的客人，我估计不是菩萨，就是护法神化现的，也不知道是也不是？请诸位允许阿拉保有一点浪漫的、神秘的幻想……（众笑）

在上面这一段经文里，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六祖大师“一闻经语，心即开悟”这个事情，这是六祖大师悟道、得法的前奏。要注意这一段在整部《坛经》中的地位，从六祖大师“一闻经语，心即开悟”，到后来在五祖大师那里“言下大悟”，这是一个有过程的整体。没有这个时候的“心即开悟”，也就不会有后来的“言下大悟”。对这个过程，我们在这一品中应该留心参究。

我们前面讲过的，不管是按照古代还是现代的标准，六祖大师都是一个实打实的文盲！还记得吧？但就是这位大字不识一个的文盲，

他无意中的一听——听别人读诵《金刚经》，还不知道是读到了哪一句——这位文盲就开悟了！相比之下，我们这些“非文盲”，在座的大德里面，应该有很多是高职称、高学历的吧？甚至有很多都是高智商的老板、政客、政府官员，乃至骚人墨客，那个才华都是往横了溢的……你们作为佛弟子，有没有读过《金刚经》啊？估计没读过的很少，不知道《金刚经》的更少，有的人可能还经常读诵，读了几年、十几年的都有。在我们中国，喜欢这部《金刚经》，受持《金刚经》，供养《金刚经》的佛弟子，可以说是其数无量，都不晓得到底有多少人，但是在那么多人里面，在那么多“非文盲”里面，有几个是读经读开悟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六祖这个文盲其实是“假文盲”，我们这些高级知识分子才是真正的“大文盲”！诸位文盲共聚一堂，前来听文盲师父讲经说法，（众笑）这个事情仔细想想非常的滑稽好笑。听清楚，不了解生命的真相，不能觉悟自我和世界的虚妄，颠倒造业，轮回生死——像我们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文盲”！我们已经“盲”了千生万劫，“盲”了不知道有多久了，所以我们还是“老文盲”！呵呵，诸位“老文盲”天天大老远地跑来听我这个“大文盲”忽悠，说明你们可真是够“盲”的！现在师父是在“一盲引众盲，牵手入佛道”，只要大家能够保持基本的理智，“依法不依人”地前来听讲，那就不用担心会被师父给带歪，甚至带到地狱里去了。

那么，讲到《金刚经》，讲到这部广大佛弟子都耳熟能详的经典，它怎么就能让六祖大师一听之下就开悟了呢？这是一部什么样的经典？这是我们大乘佛法里面非常重要的一部了义经典，它对般若空性、对无相奥义的发挥，简捷明快，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但是，我们今天暂且不去谈它，我们要等到下面五祖正式传法，六祖大师完全彻悟、证悟的时候，再来详细聊聊。

## 小孝和大孝

那么，我们先继续看经文。

惠能安置母毕，即便辞违。不经三十余日，便至黄梅，礼拜五祖。这是讲，六祖把母亲安置好后，就向母亲告辞离开了。他经过三十多天的长途跋涉，就来到了湖北的黄梅县，进到寺院里依礼拜见了禅宗的五祖弘忍大师。

这里面要注意一个细节，六祖当年语焉不详，没有讲太多的一个地方，那就是他的母亲。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六祖从小就没了父亲，他是被母亲辛辛苦苦拉扯大的，他们孤儿寡母相依为命几十年，如今六祖突然开启了灵智，马上就要远行离开了，就要踏上未知的旅途——这对一个母亲来说，无论如何，那恐怕都是难以接受的。我们可以将心比心地想一想，就会明白六祖大师的母亲所承受的，那会是一种怎样的痛苦，一种怎样的煎熬！我们相信六祖大师也一定是曾经挣扎过的，他也一定非常的不舍，但是为了追寻内心深处那抹永恒的灵光，为了追寻无上的解脱之道，他还是毅然决然地辞亲割爱，踏上了前途莫测的旅程。而他的母亲也很了不起，她居然能够难舍能舍，难忍能忍，她并没有寻死觅活地去阻碍六祖，反而是该放手时就放手，老人家就这么让六祖一个人孤身上路了。

所以师父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要注意：原来在六祖大师光辉伟岸的背后，曾经有过这么一位默默无闻的伟大的母亲！她做到了很多父母都难以做到，甚至根本做不到的事！虽然我们看经里的描述，六祖的母亲好像并没有什么过激的反应，而六祖每次提到母亲的时候，那个口气似乎也都是淡淡的，一语带过，但就是在这种平淡、平易和平常里，我感觉到了六祖大师对母亲的深刻忆念！像这种出世间

的圣者，他们对父母亲的感情状态和我们一般业障凡夫是不太一样的。

大家要知道，在我们中国，几千年来都是以儒家文化为主要背景的社会，儒家文化强调的是“以孝治天下”，讲究的是什么“父母在，不远游”，所谓“百善孝为先”，“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等。在古时候，曾经有一个做官的人，他因为在外边工作了十几年都没有回家看过父母，所以就被当时的人认为是大不孝、不正常，做人有问题，那么他当官的资格也就受到了质疑——很难想象，一个不孝、不爱父母的人，怎么可能会去爱国家、爱百姓？这样的人还有资格做我们老百姓的“父母官”吗？所以他在被人弹劾之后，这个头上的乌纱帽很快就被皇帝给撸了下来。在我们中国，这个小小的“孝”字，不但是关系到官位升迁和考评的大事，很严重，它还更是一个人“做人、立身”的基本良知和道德，不是小问题。

那么在佛教呢？佛教其实也非常强调对父母的孝顺，佛陀曾经说过一部经，叫做《父母恩难报经》，这是后汉的安世高大师翻译的，这个是真经；那部我们现代比较流行的《佛说父母恩重难报经》，那个是伪经，是不知道什么人伪造仿造的，经题比真经多了一个“重”字。这里顺便提醒大家一句，你们千万不要好心办了坏事，不要再傻乎乎地去助印这些伪经了，更加不要去助印那些附佛外道的邪书，要留个心眼，要懂得依法去辨别，明白吗？否则你们助印错了，那是只有罪过，没有福报的，因为你无意之中充当了混乱佛法、误导众生的帮凶，那这个因果就重了，干过这种傻事的人以后要多多念佛，要多多忏悔！

在我们佛教里，普遍认为父母对儿女有养育之恩，所以儿女孝顺父母那是天经地义，是理所当然的，但就算做儿女的天天都把父母背在背上，天天都承欢膝下，那也还只是世间的“小孝”，不彻底，不



究竟，更不可能长久——在这个无常苦难的世间，我们凡夫所执著、所珍惜的一切都不会太长久。有很多孝子贤孙，他们在面对父母的这种“老病死”问题，在面对这些切身痛苦的时候，他们的“孝”在实质上又能起什么作用？能解决什么问题？他们和广大凡夫一样，更多的是感到无奈，无奈久了就变成麻木，他们以为“老病死”是没有办法解决的，以为人人都如此，只能去承受，所以这种“孝”在佛陀看来，那是有点浅薄和短视的，大家了解吗？按照佛陀的观点，真正的“孝”是自度度他和自觉觉他，我们必须要把自己给修成就、修解脱了，然后再想方设法去帮助父母，慢慢地引导他们步入佛道，最终让他们都得到同样的解脱，超越无尽的生死轮回——必须要做到这样，必须要这样才算是真正的“孝”，这才是对父母恩德的彻底报答！

而且这还没完，由于无始劫以来，我们和一切众生都互为父母眷属，所以如果仅仅是报答这一世的父母那是不够的，远远不够。因此修行者还必须要发大愿，发菩提心，他要立誓救护一切众生，度化一切如母有情，生生世世，无怨无悔——必须要这样，也只有这样，这个“孝”的行持才算是圆满了。这就是我们大乘佛法提倡的“孝”，世出世间最究竟、最彻底的“孝”，是为“大孝”。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很容易产生矛盾、很难两全的问题，那就是：在你圆满你的“大孝”，达成你的“大孝”之前，在某个阶段，你很可能要暂时选择“不孝”，要暂时违背人伦的“小孝”——就像六祖那样的，不得已而为之，忍痛割爱，佛陀当年也是如此。所谓的“世间安得双全法，不负如来不负亲”（这里的“亲”是指“亲人”的“亲”，不是那个“卿卿我我”的“卿”），像这种两全其美的好事一般人是碰不到的，佛菩萨也很难做到。所以，在我们这个“娑婆”、“缺憾”的世界里（娑婆就是有堪忍、缺憾、不圆满的意思），在小孝和大孝之间，实在是有着一种难以言传的大悲伤和大欢喜，此事古难全……没办法。

那么，由于六祖有这样的一位母亲，由于有母亲的默默支持，所以他才能够心无挂碍地，“潇洒走一回”，最终达成了自己证悟解脱的目的。我想，成道后的六祖，他绝对会在某个因缘成熟的时刻，他绝对会用最好、最合适的方法去回报和帮助他的母亲，包括他早已过世的父亲——这是一定的！因为六祖在那个时候已经成为“六祖”，他已经开显了和佛菩萨一样伟大的智慧和慈悲，已经具足了无尽的威神和德能，所以他自然就能随心所欲地去圆满他的孝心，去普利一切有情，这是很显然的。那么建议大家，凡是想要尽孝、报恩的同志，你们理所当然地就应该借鉴参考六祖，参考他的行持，要想清楚了。

不好意思，今天的时间到了，还是那句老话，“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下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我们再会。

## 梦想大 口气大

今天是《坛经》的第三讲，上节课我们讲到了六祖忍痛辞别他的母亲，一个人开始孤身上路，孤身踏上了追寻心灵觉悟的求道之旅。六祖背着很简单的行囊，他两眼一抹黑，谁都不认识，但他就这样来到了湖北的黄梅，问道求学——这个说实话是需要相当大勇气的，一般人可能还真做不出来。下面我们大家继续看经文，在这里，未来的六祖就正式拜见了五祖，那么在他们之间，就出现了我们禅宗史上非常有名、也非常重要的一段对白。

祖问曰：汝何方人？欲求何物？惠能对曰：弟子是岭南新州百姓，远来礼师，惟求作佛，不求余物。这是说，五祖弘忍大师一看到风尘仆仆的六祖就发问了，你是哪里人啊？你到这里来是想求什么？六祖当时就回答说，弟子是岭南新州的一个普通老百姓，我千里迢迢，大老远地跑来礼拜师父，不为别的，唯求作佛，只求作佛，不求其它！

呵呵，这是何等自信和自肯的一种心灵状态啊，想学禅宗，那就必须要有这样的气概，必须要有这样的气势！这句话换了我们一般人那是绝对讲不出来的，一般人像我们，不是自大，就是自卑；不是自恋，就是自怜！这个话如果是由我们的口说出来，那往往就什么都不是了，往往就不是什么自信了，而是轻狂傲慢，是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不知天高地厚！但是这句话经由六祖说出来，却显得是那么的单纯、自然，真诚无比，它很直接地就反映出了六祖当时的一种心胸气魄，一种“有悟于心”的“自明”的状态——他已经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了，他已经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了，他已经知道自己需要的是什么，目的是什么，这点大家要留意。

有时候，师父也会吃饱了没事干的打妄想，我经常会突发奇想，比如六祖大师说的这句话，“惟求作佛”——在人类所有的梦想里面，这个“不求余物”的梦想不知道算不算是最高的？在人类所有的欲求里面，如果这是一种欲求的话，那么这个欲求算不算是最大的？再往深里想一点，这个所谓的“惟求作佛”，那其实恰恰是要我们把所有的梦想都统统放下，要把所有的欲求都统统破除：你必须要放下五欲六尘，放下身心执著；你必须要破除见惑思惑、尘沙无明；你必须要破轮回中最难舍弃的“自我”，把这个“灵魂”——要把这个幻觉打破，要把这个幻执放下；你必须要远离一切诸相，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你甚至必须要“无智亦无得”，要把这个成佛的梦想也最终要放弃！

所以，关于成佛，这其实是一个破除一切梦想、最不是梦想的“梦想”——听得懂这么拗口的话吗？这其实是破除一切欲求、最不是欲求的“欲求”。你们、或者说我们，我们有谁为此做好准备了吗？你们有谁，确定自己能够像六祖一样做好准备了吗？如果你们的回答都还是“NO”，如果你们连这些最基本的“点”都还没有真正想清楚、没有真正搞明白的话，那无怪乎你们不是六祖，也无怪乎你们说不出六祖那样的话了。其实就算是说出来，那也不过是空谈妄想，妄语空谈，一场模仿秀罢了，不值一晒！

下面，我们继续看经文。

祖言：汝是岭南人，又是獠獠，若为堪作佛？听到六祖那么大气的回答，五祖就说了，你是来自岭南那么偏远的地区，那个南蛮之地的人，不过是一个乡巴佬，你凭什么认为自己能做佛啊？潜台词是，你这个人看上去不咋地，但是口气还真不小啊！这个的确是很大的口气，上来就说要做佛，其它的还看不上，不干！

这里出现了一个在我们现代很少见到的词：“獠獠”。这是古时候所谓的文化人对南方人，尤其是对少数民族一种带有贬义的称呼，它的含义有点类似于我们现代经常说的“乡巴佬”或者“野蛮人”，大概有这个意思。不过大家可千万不要误会，以为五祖心有不平，“佛眼看人低”，不要想错了！我们的禅宗五祖是何等人物啊？他是我们禅宗开悟的大祖师，心行平等，慈悲普济，所以他老人家绝对不会像一般凡夫那样浅薄无聊的，他根本就没有看不起人的心思，他这么说只是一种禅宗的语言风格，一种凛冽的“机锋”，一种考验，了解这意思吧？他故意说一些尖锐刺激的话，目的就是要看看你是怎么回答、怎么反应的，借此来了解你的根机和气量。

不过我们在这里大概也可以稍微的YY一下，想象一下，虽然五祖他老人家不会看不起人，但是他身边的弟子就不见得了一一五祖身边一千多常随众，一千多弟子，这里面就不见得了。我们之前介绍过，六祖打小就没有读过什么书，没有上过学，他就是一单纯的文盲，穷人家的苦孩子，所以你要指望他身上能散发出什么超人的魅力，或者玉树临风一样的气质，那就想都不要想了；而且当时一一我们估计，可以估计得出来的——六祖身上当时穿的衣服肯定是非常普通的，甚至还有点脏有点旧，可能还有补丁，要知道六祖大老远地从几千里外跑来，爬山涉水，他一门心思地就是想要问道成佛，在这种状态下，我估计他在拜见五祖之前，八成是不会想到要去换一套什么干净衣服，把自己弄庄严一点的，什么香汤沐浴、净手焚香之类的，他更是顾都顾不上，也没有那条件。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的，这样一副形象的六祖，土了吧叽、土得掉渣的六祖，第一印象给人的感觉的确不太好，的确不咋地，很不招人疼，他能招来的估计也只有白眼。在六祖身上，我们丝毫没有看到现在电视电影上那种“男主角”的帅气和风采，就像现在网络小说、某些YY小说里描写的，男主角甫一出场，就“虎躯一震”，王霸之气

四溢，然后众人纷纷臣服——这样的六祖从来就没有存在过！大家了解这个意思吗？这样被神话的、造作的六祖从来就没有存在过。历史上真实的六祖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普通平凡的人，他唯一超凡殊特、有别于庸常的，就是他那份内在的悟性和勇气，但是像这种隐藏的伟大、内敛的光芒，一般人是很难去发现，也很难去了解的。

所以我们就完全可以想象得到了，那些围绕在五祖身边，还没有入道、还是凡夫状态的弟子，他们对这个初来乍到的六祖会是怎样的一种想法或者说看法？我们可以设身处地的，换了我们站在那个弟子的位置，我们去想一想，我们平常看到一个很普通、很庸常、甚至在我们眼里觉得很差劲的人，我们会是怎样一种心态，怎样一种看法？这是完全可以估摸得到的。站在凡夫分别心的角度，这些弟子他们理所当然地就会对六祖产生一种轻慢，一种不屑的优越感。但是随着事态的发展，他们发现这个被他们严重鄙视的人，居然、突然就承接了五祖的衣钵，得到了禅宗的心髓，哦，那种落差、那种意外，那真的就是接受不了一——那种巨大的心理落差，可以想象得到的，真的是让人很难接受，无法想通！

所以在当时，有很多人就因为这个怪上了五祖，对祖师产生了一种相当强烈的怨恨之心，不满、不解、不服！有些人甚至还因此产生了更为严重、更为可怕的一种嗔恨心和杀心，他们倒是不敢杀害五祖，但是他们敢杀六祖啊，杀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六祖他们敢！有些出家人就是因为这个一念之差，“一念嗔心起，百万障门开”，他们千里迢迢地去追杀六祖，长途跋涉，四处搜寻，就是为了那点虚名浮利，却不晓得自己已经造下了无边的罪业，实在是非常的可怜加可惜！这就是修行不到，缺乏对自心的观照和觉察，没有“降伏其心”的结果，我们都要引以为诫。

## 佛性的问题

下面，惠能曰：人虽有南北，佛性本无南北；獼猴身与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别？六祖就回答说，人虽然有南北的差异，但是这个佛性是没有区别的，本来如是；我这个“獼猴”南蛮的身形样貌虽然和大师您的庄严有很大不同，但是在佛性上我们有什么差别？注意，这是一个不卑不亢、充满了深刻见地的话，这个话可不是从什么书本上看来、抄袭得来的，这是六祖大师自己悟到的——“佛性本无南北”，“佛性本无差别”，这里面句句都是见性的话，句句都包含了精妙的道理，大家可不要等闲放过了。

这里提到了“佛性”这个专有的佛教的名词，这是我们大乘佛法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名相概念，师父觉得很有必要给大家简明扼要地介绍一下。大乘佛法认为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也就是说，一切众生都具有圆满觉悟、究竟成佛的可能，因为一切众生在体性上、在本质上“本来”就是“佛”，只不过无始劫来被什么“贪嗔痴慢疑”——被五毒，被这些烦恼妄想，还有颠倒执著给重重遮挡掩盖住了，所以这个“佛的体性”和无量无边的“妙用”、“德相”都显现不出来，众生因此而迷惑造业，轮回受苦，在自己创造的生死大梦中漂泊流浪，感受着三界虚妄、无穷的业缘果报，不得解脱。所以我们佛教的修行，号称八万四千法门，不管是大乘还是密乘，不管是禅宗还是净土，它们最终导向的都是这个——帮助自他开显佛性，开显我们本有的自在和解脱。而在禅宗，禅宗高举“明心见性”的大旗，那个所谓的“见性成佛”，这个口号已经喊了有两千多年了，他们对佛性、对自性的研究更是有着非常直接而深入地探索，所以他们很有发言权。

在禅宗祖师那里，这个佛性有时候又被叫做“本来面目”——“父母未生前的本来面目”，参禅要参的就是这个东西，悟道要悟的

也是这个东西。其实真要说起来，和佛性意思差不多的“近义词”或者说“同义词”，那真的就是太多了，可以说是令人眼花缭乱。在很多大乘经典里，佛性和自性、空性、觉性、法性、真如、法身、实际、实相、如来藏、第一义谛等等等等这些概念，还有般若、菩提、涅槃、一乘、净土、自性弥陀、首楞严三昧、师子吼三昧等等……佛性和这些名词概念基本上都是同一个意思，它们指向的都是同一个境界，只不过是名称和表达的方式不同而已。所谓“一法千名，应缘立号”，实际上的“法”只有一个，但是观察和描述这个“法”的角度、侧重点各有不同，所以给它起的名字可能就会超过一千个——现在佛性的情况就是这样。

但是在原始佛教、上座部佛教，也就是俗称的“小乘”佛教，在现在的泰国、斯里兰卡、缅甸、还有西双版纳等等国家和地区，那儿的出家师父一般是不说、也不承认“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他们不认可这个知见。当然他们内部也分好几个派别，对这个佛性的问题也有不同的争议。但是一般来讲，原始佛教普遍都认为，这个能成佛的人仅仅就局限于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一个，其他人是不具备佛性，也不可能成佛的，最多只能成就四果阿罗汉果或者缘觉辟支佛，他们是这个概念。那像唐朝的法藏大师，他在他的一部著作《华严五教章》中就说：“若小乘中，但佛一人有佛性，余一切人皆不说有。”什么意思？说明那个时候的大乘佛弟子就已经非常了解上座部小乘佛教的观点了，知道他们不承认这个佛性的概念。

当然，今天我们并不是来谈什么大乘和小乘之间的不同，更不是来说哪个对哪个不对的。其实以师父个人的角度，在我个人来看，这场延续了上千年的大小乘佛法之争，你说我小气，我说你荒谬，这两者之间似乎都有对彼此产生误解甚至是错解的地方——我这样说，不晓得会不会两边都得罪？不过像这种学术味道比较浓的问题，我们还是留给那些喜欢考据的学者去玩好了，我们也不掺乎太多。现在此



刻，我们既然给大家介绍的是大乘佛法，学习的是大乘禅宗的经典，那么我们自然就要着重、偏向于多介绍一些大乘的观念，这点大家应该可以理解吧？大家在这个过程中，建议不妨先把自己的知见暂且放一下，等觉得有把握，已经全盘都搞清楚了再来做结论，再来说话。

那么有一种观点就认为，佛性这个概念的萌芽其实早就已经隐含在原始佛教里了，特别是那些开示心性问题的经典，但是一直要到大乘佛教里面，我们才能比较经常性地看到围绕“佛性”这个概念而深刻展开的内容。大乘佛教对“佛”的看法和上座部佛教是有很明显区别的，像大乘佛教就认为，在这个宇宙、在这个法界里，十方三世都有着无量无边的诸佛，不仅仅是释迦牟尼能够成佛，任何人乃至一切众生，只要他们依法正确地去修持，那就统统都能成佛——这个众生成佛的依据，就是“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在大乘的经典里，或多或少，都有关于佛性问题的直接阐述，比如《胜鬘夫人经》、《大般涅槃经》、《圆觉经》、《解深密经》、《楞伽经》，还有《楞严经》等等。

在《胜鬘夫人经》中，佛陀最主要开示的问题就是“如来藏”。“如来藏”这个词语的梵文发音很复杂，我不太懂读，但是古德对它的意思就有过解释，大概就是说，在我们众生这个烦恼业报的身心复合体中，一直隐藏着一个本来清净、本来寂灭的如来法身，这个就叫做“如来藏”。这个“藏”是胎藏的意思；如来藏，那就是比喻如来的法身在我们众生这里，就像是隐藏在母胎中的宝藏，像应该胎儿，还没有被发现。这个词其实也是佛性的一个别名，是为一切众生成佛之因。那么，这个法身、佛性、如来藏，虽然它遍布在一切众生之中，和烦恼杂处，但是它本身的体性却是清净无染的，不垢不净，超越所有二元的对立，不受生死幻法的影响，因此它也被称为“如来藏自性清净心”。

而在《大般涅槃经》里，佛陀则为我们重点揭示了一个真相，那就是“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皆可成佛”！像本经强调“佛性常恒，无有变易”，又说“如来之性，金刚无坏，非烦恼身、无常之身”，并开示说佛性具有“常乐我净”的涅槃四德，实际上是暗示了佛性的实相是超越时空、超越轮回、超越生死幻垢的。这个佛性，不仅仅是佛的体性，同时也是我们一切众生成佛的内在根源和宇宙万法的本质。因此，所谓的法性、空性、真如、实际……这些概念也就和如来藏一样，成为了佛性的异名。

所以，关于这个佛性，如果我们要引经据典的话，那还可以在无数的经典里找到无数的论述，这些论述都在表明了六祖大师对佛性的理解是正确的，那就是六祖大师说的：人虽有南北，佛性无差别！但是问题来了，六祖大师是怎么知道“佛性”这个词的，他是从哪里知道这个词的？我们看经典，没有这方面的描述，没有这方面的记录，六祖大师充其量只听过《金刚经》里面的几句话。最重要的是，他是怎么搞明白这个词的深奥含义的？六祖大师按道理只接触过《金刚经》这么一部经典，那还是别人念给他听的，他看都没看过，也看不懂，他不识字，而且《金刚经》里也没有提到过“佛性”，没有提到这个词啊？所以这真是一件很奇怪的事。

对此，我们只能大概地做一个合理推测。首先，六祖打妄语、编造这场对话的可能性，那是要绝对排除的！对真正的祖师、对佛菩萨起疑谤的念头，我们最好想都不要想！这样一来，合理的可能性就只剩下两个了，一个是六祖开悟之后，他宿世修行的智慧突然显发，所以他就这么突然明白了佛性的道理；还有一个，结合本经后面“六祖在初闻《涅槃经》的时候，就能够通达经文奥义”这件事，我们推测——仅仅是推测——六祖可能是在去黄梅的路上，在别的寺院或人家那里，或许又是无意中听到别人的诵经，听到了佛性这个词，所以他才有所领悟的。也只有这两种可能性，但不管是哪种情况，六祖宣说

的法义都是可以和大乘经典相互印证、相互激扬的，不是乱来，更不是胡说——这点才是最重要的！至于其它那些与法无关的问题，我们就没有必要去刨根问底了，六祖他老人家既然懒得多说，那我们也就没有必要去浪费时间了。

## 真正的福田

下面，五祖更欲与语，且见徒众总在左右，乃令随众作务。惠能曰：惠能启和尚，弟子自心，常生智慧。不离自性，即是福田。未审和尚教作何务？这是讲，五祖听到六祖关于“佛性无别”的这个回答后，老人家估计只觉得眼前一亮，他心想，终于碰到一个好苗子了！所以他本来是想和六祖多说几句话的，但是他看看周边围绕的那些弟子，作为一个洞察人性、明白人心、了解凡夫业障的大祖师，他稍微想了一下就又把话给咽了回去。五祖只是在表面上点了点头，然后淡淡地吩咐了一句，要六祖平常和大家一起在寺院里帮忙做事，大家做什么他也做什么就对了。很多时候我们也是这样的，看到一个新来道场的居士，我们通常都会告诉他，你就先发心和大家一起做做义工就好了，先培培福报、消消业障再说吧。

但是这个时候六祖就说话了——这时的六祖，似乎还有点锋芒毕露——他说，启禀和尚，在弟子的内心深处，常常生起真实无伪的智慧，我已经明白不离自性，才是真正的福田（这句话的言下之意，是说真正的福田不在外边，也不在别人那里，只在自己心性的方寸之间）。既然如此，不晓得大和尚您还要我去做什么呢？

大家要仔细地去观察和思考六祖的话，他的话句句都体现了禅宗的特点，那就是“回归自性”、“直指人心”，他一下子就把万法的根源、把我们的思维引导到了最究竟的地方，逼我们向内自省，猛然有悟——这其实是非常难得的大善知识的大手笔，是一种心性开阔、通明的自然流露，绝非刻意而为之。

那么在这里，六祖又提到了一个和“佛性”一样，属于他无师自通的概念，那就是“福田”。按照通途的教法，这个所谓的“福

田”，大概包含有三个方面的内容，分别是：敬田、恩田和悲田。所谓“敬田”，是尊敬的“敬”，又叫做“功德福田”，是指出世间的“佛法僧”三宝，他们是值得我们一切众生恭敬、供养的对象。众生只要在“三宝”这块田地上播种下好的种子，那就能今生来世成就世出世间的无上功德，获得无量的福佑。

而所谓的“恩田”呢，这个“恩”是恩德的意思，又叫做“报恩福田”，一般是指“父母”和“师长”，指这两类人。父母对我们有养育之恩，师长对我们有教诲之德，所以对他们的恭敬和供养，自然就能获得福报。

那么最后一个是“悲田”，慈悲的“悲”，又叫做“贫穷福田”，顾名思义，那当然就是指那些无量无边的苦难众生了。对这些贫苦众生的慈悲周济，力所能及地去帮助他们，虽然不求回报，但是自然就能获得很好的福报。

以上这三种福田，遵循的都是因果的道理，如是因就有如是果，这是天地的法则，自然的规律。我们的身口意六根，平时如果以这三种福田作为对境来修持的话，那么毫无疑问就能得到很大的人天福报，这是根本不用怀疑、不用担心的！但是，如果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没有把万法汇归于心，没有在自己的心性上去真实观照，没有看到万法不生不灭的本性，那么我们就极有可能在过程中偏离了佛法的本意，只是在“外部”、在“心外求法”的方向上，“向外”错误地用功，虽然可以得到一点小小的人天福报，但是那个从本质上来看，还是无常的、有漏的，是极不保险、不可靠的东西，不是真正导向究竟解脱的无上“大福”！

所以六祖才在这里提醒我们，广种福田的时候，要“不离自性”，一切都是为了开显“自性”这块真正的福田——自性开显了，一切福德智慧、神通变化，悉自具足！可以说，六祖是一下子就抓住

了问题的根本，抓住了佛法修持的窍诀，抓住了核心的要点，所以师父建议大家要特别注意这一段，要反反复复地研究，仔细地思索，要懂得借鉴吸取。

祖云：这獗獠根性大利，汝更勿言，著槽厂去。惠能退至后院，有一行者，差惠能破柴踏碓[duì]。结果五祖一听，他立刻就拦住了六祖的话头，说：你这个“獗獠”的根性实在是太利了，你赶紧住口，还是不要再说了，你马上就到槽厂报到去吧。于是六祖就施礼退下，来到了后院的槽厂，在那里有一个管事的行者，可能也是出家师父，他就给六祖安排了工作。那么，他安排了什么工作呢？我们的六祖每天都在做些什么呢？呵呵，也没啥，只不过是砍柴舂米、舂米砍柴，尽做这些看上去一点都不浪漫、不好玩，貌似跟学佛修道一点关系都没有的事。

这个所谓的槽厂，在当时应该算是寺院里边负责后勤和杂事的地方，像什么劈柴担水、给稻谷去壳之类的，那活儿又累又多，基本上干的都是体力活，是个苦差事，非常不容易。像我们这种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懒人，在那儿估计呆个没几天，可能就要累趴下了。所以我们未来的堂堂六祖、菩萨大德，他就这样被五祖给压抑着，打发到了这么一个地方，去接受革命的再锻炼。而六祖也很机灵，他没有任何怨言地、高高兴兴地就在槽厂里住了下来，然后尽心尽力地给道场干活，这一干就足足干了有八个多月。

这个所谓的“踏碓[duì]”，不知道你们晓不晓得是什么东西？记得2000年我去求戒的时候，曾经去过湖北的黄梅五祖寺一趟，当时还带着一种很忐忑的、很崇敬的心情，还专门去了六祖当年“踏碓[duì]”的地方，去朝拜了一番。在一个很普通的小房间里，摆放着一个很普通的、甚至有点破破烂烂的木制的“踏碓[duì]”，好像是那种用脚一踩一踩舂米用的，很需要腰力和腿力，具体我也不知道是怎么

用的。这个东西在现代社会早就绝迹了，一般见不着了，而在五祖寺的这个“六祖遗迹”，据说还是来自日本的佛弟子，是他们赞助修建的，想来早就不是原来的样子了，也不知道现在有什么改变没有？这是讲到经文随便一说。

# 人心人性世间法

下面，八月余日，祖一日忽见惠能曰：吾思汝之见可用，恐有恶人害汝，遂不与汝言，汝知之否？那么就在八个月后的某一天，五祖大师忽然一个人就来到了惠能干活的地方，他对六祖说，我觉得你的见地其实是很好的，在修行上有大用，但是我担心会有一些无知的恶人要伤害你，所以才不和你多说话，才没有明确地认可你，这点你能理解吗？

惠能曰：弟子亦知师意，不敢行至堂前，令人不觉。六祖就回答说，弟子其实也很明白师父的用意，所以这几个月才闷头干活，不敢去亲近师父，就是为了不让别人觉察此事。

这里大家要注意，修行求法居然要搞得偷偷摸摸的，这是怎么回事儿？虽然从表面看来，五祖刚开始的时候对六祖并不怎么重视，他先让六祖干了八个月的苦力，这一方面是为了磨练他，一方面也是为了让大家不再关注六祖；其实五祖真正的想法在他再次见到六祖的时候就暴露出来了，他说“吾思汝之见可用”，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他对六祖的见地和智慧还是非常赞叹的，但是五祖在当时却不敢让六祖亲近自己，也不敢对六祖有太明显的称赞，即便六祖大师就是自己已经等待了多年的接班人，他也不敢！这是为什么？“恐人害汝，遂不与言”，因为害怕有人会害你，所以才不敢和你说明白——这个理由很有意思。幸好我们的六祖也非常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师徒两人心心相印，因此他们才很有默契地配合演了这出戏。

很多人读到这里可能都会想，五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担心啊？他担心的那些人，都是已经出家学佛多年的人，他们为什么还会去害六祖啊？其实道理很简单，因为他们都还没有修好、还没有修成就，因



为他们的内在，还是那种凡夫的争名夺利之心，所以他们才会被“禅宗祖师”和“禅宗衣钵”所代表的那种巨大无比的利益所迷惑。迷惑了那自然就会造恶造业，就会不知死活、不择手段的乱来，这是一定的！

大家要知道，达摩祖师留下的衣钵，那可不是什么普通的东西，那是从佛陀那个时代，据说是由佛陀亲手传下来的，一千多年来代代相传，一直都是作为禅宗得法的凭证，可谓是“稀世之珍”、“法门重宝”，那可不是一般的什么“国宝”能比的，而是“世界之宝”，那些什么皇冠玉玺之类的俗物完全无法比拟。凡是得到这个衣钵的人，那就是祖师，就是圣者，就是理所当然的佛门领袖！所以这套衣钵的庄严性和殊胜性，还有权威性和珍贵性，那是普天下的佛弟子都必须承认、不得不承认的。按照一般凡夫的想法，一个人只要有了这套衣钵，那他这辈子估计就什么都不愁、什么都有了——名也有了，利也有了，供养崇拜的人也会多出无数倍，会多得不得了——所以无怪乎凡夫俗子会眼红心热，会食指大动，会控制不住自己的心魔，会为此而拼命地去争抢了。

类似的事情在历史上也发生过很多次，据我所知，几乎每个宗教都出现过这种为名为利互相伤害的事。无一例外。我看资料，比如说在西藏的密宗，就有过很多这样的案例。像达赖喇嘛对班禅大师的压迫，对其它教派的攻击，他们之间的纠缠斗争我们就不说了，单说历代的达赖喇嘛，他本身的故事就很有意思，令人深思。这位赫赫有名的大喇嘛，他号称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但是他在很多时候却根本无法像菩萨那样的解脱自在，他连自身的性命都无法自主，难以保全。

比如说按照规矩，从找到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到灵童长大到18岁，在这段时间内，达赖政府的权力基本上都是交由摄政王来掌管

的（这个摄政王也是一位所谓的大活佛、大仁波切），这就造成了什么？这就造成了等到权力该交还的时候，摄政王却不愿撒手了。这其实是很好理解的，已经品尝到了权力迷人的滋味，已经被巨大的利益所迷，这样的心灵产生什么样的执著都不奇怪，毕竟他们还不是真正的佛菩萨！于是，这位摄政的“活佛上师”，他为了过足自己的权力瘾，为了延长执政时间，那往往就只能采取卑鄙暗杀的手段，把达赖喇嘛给干掉了，这样他的“土皇帝”才能当得更长久一些。呵呵，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这些摄政的大德，他们压根儿就没把达赖当根菜——这是历史的事实，历史的记载——他们更没有把达赖当成是菩萨，否则他们哪敢啊，对不对？因此历代的达赖喇嘛，他们的寿命往往都比较短促，比一般人还不如。

根据史料的记载，这里有一份数据很能说明问题，比如说达赖三世才活了46岁；达赖四世是28岁；达赖六世才26岁；达赖七世、八世也都是40多岁；而达赖九世活得最短，才11岁；达赖十世则是22岁；达赖十一世，活了18岁；达赖十二世，活了20岁……基本上都是短命早夭的！这么多世的达赖喇嘛，他们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在那种争权夺利的漩涡中，经常会身不由己地成为可怜的牺牲品，不得不“匆忙”转世——到底真转了没有还不敢百分百确定——这是何等悲催的命运啊！

所以，就算你顶着“佛菩萨”的名头，当凡夫“贪嗔痴”的业障生起来的时候，那可不会管你是谁，不管三七二十一，只要你阻碍了他们的利益，那就算是佛菩萨他们也敢照样伤害，更何况你还不见得就是真的。所以，明白人心人性的五祖大师，他尽管很想把禅宗的心法和衣钵都尽快地传给六祖，但是在方式方法上他却不得不异常的谨慎，极其的小心，只有懂得了这点，才可以叫做善知识。一个合格的祖师，他不仅要通达出世间法，他还必须要精通世间法，明了人情世故，否则世出世间两不圆融的话，那弘法利生的事业就容易出问题

了。像那些有史可考的祖师大德，历代高僧，他们没有哪一个是不通世间法的，他们只是不粘著、不妄用而已，要不然是不可能成为一代祖师的。所以五祖他如果不明白这些道理的话，他想当然、一根筋地公开传法，他直接把衣钵传给六祖，把位子让给惠能，那最终的结果就只有一个：天下大乱，纷争四起！那就等于是把六祖放在了火山口上，搞不好就把六祖给毁了，我们禅宗的法脉也许就会从此断绝！

所以我们看下边，五祖为了让六祖承接法脉，为了让现前当来的所有人都心服口服，他老人家就特意地绕着弯子，绕了一个大圈，整出了很多事情，但是也整出了一个非常好玩、非常精彩的故事。下面中场休息时间到，等会儿再回来。呵呵，这样子听能听懂吧？不枯燥吧？（众答：好听！）

## 轮刀上阵呈心偈

第三页，祖一日唤诸门人总来：吾向汝说，世人生死事大，汝等终日只求福田，不求出离生死苦海，自性若迷，福何可救？汝等各去自看智慧，取自本心般若之性，各作一偈，来呈吾看。若悟大意，付汝衣法，为第六代祖。火急速去，不得迟滞，思量即不中用，见性之人，言下须见。若如此者，轮刀上阵，亦得见之。这是说，五祖有一天他就把所有的门人弟子全都叫了过来，对他们说：我一向和你们说，在这个世间，对凡人来说，生死的事情是最大的，但是你们一天到晚却都只顾着追求人天福报，不求彻底地出离这个生死苦海，你们如果迷失了本来的自性，那一点点人天福报又怎么能够救得了你们呢？现在你们各自回去，好好地运用智慧去观察一下自己的内心，然后按照你们这个本心中本来就具有的般若解脱之体性，每个人各自写作一首偈子，拿来呈给我看。如果你们有谁悟到了禅宗心法的妙义，那我就会立刻印可他，立刻就会把禅宗的衣钵和法要传给他，此人即为禅宗第六代祖。

你们现在马上就去吧，不要迟疑拖拉，不许费心思量，一旦你们落入思维测度那就不管用，就不对了！真正见性的人，一言一语都是不离自性的，在言谈话语中就能看得出来。你们中间如果真有这样的人，那么现在就算是抡刀上阵，就算是在血肉拼杀的战场上，他也照样可以见到自心的本性，照样可以说出见性的偈子。潜台词是，你们“是骡子是马就拉出来遛遛”吧，修习佛法、修行禅宗到底悟了没有，一看你们写的东西就知道了，根本骗不了明眼人。

五祖大师的这段话，简明扼要，里面包含了很多很丰富的内容，禅宗修行的很多要点就含藏在里面，你们大家真有心话，那就应该抽时间去反复看看，反复琢磨，真看明白了，就会得大利益。

那么，这里讲到了写偈子，什么叫“偈子”？诸位诗人，什么叫“偈子”？“偈子”又叫做“诗偈”，这是一种很像古体诗的东西，这个偈子的体裁风格很明显是受到了我们中国古代诗歌的影响，看上去虽然很像诗，但是却又不完全讲究押韵，一般有四言、五言，还有七言，非常的变化多端。我们看佛经里面，还有很多祖师大德留下的诗偈，那些好的、优秀的诗偈，无论是文采还是意境，那个水平一点也不比什么“李杜王白”差，不比那些大诗人差，在智慧的深度方面我甚至觉得犹有过之。某些脍炙人口的诗偈，那也都是千古传诵、长盛不衰的，它们启发了一代又一代的人。比如《金刚经》里的诗偈，著名的“四句偈”：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  
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比如六祖大师在后面写的那首诗偈：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  
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再比如寒山大师写的诗偈：

吾心似秋月，碧潭清皎洁；  
无物堪比伦，教我如何说。

还有历代祖师写的诗偈……那实在是太多太多了，不胜枚举！像这些，统统都是我们中国佛教和中华文化的瑰宝，是无价的精神财富。

这个禅宗的诗偈和一般的诗词歌赋，它们两者最大的不同，差异最大的地方，就在于它的内容基本上都是关于“佛道修行”，关于“生死解脱”，无关风月，不是拿来给你抒情的。这个诗偈在我们禅

宗内部，它是直指本性、直呈见地的一种方式，有点像考试时要交的那份答卷，从你写的偈子上就可以很直观地看出你的悟性和水平，看出你的文字般若和实相般若的境界，看出你究竟悟到了什么程度。所以禅宗的诗偈，不管是写偈还是呈偈，它都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并不是任何人、任何时候，在任何地方都可以随便乱来的，了解吗？它并不像文人骚客那样，你兴致一来就写首诗那么简单。如果你没有真实悟道的境界，没有透彻圆融的见地，没有开启真正的文字般若，那你想要写出一首好偈子那是绝对不可能的！这个完全做不了假知道吗？智慧做不了假，意境做不了假，你想憋都憋不出来，你再憋充其量也就憋出个“顺口溜”，憋出个“四不像”，不但难登大雅之堂，更难入过来人的法眼，一看就知道。

这个道理其实是很简单的，拿你写的偈子和祖师写的一比较那就知道了，“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那压根儿就不是一个层次的东西。所以古时候一般有点自知之明的人，他们是不敢随便乱写偈子的，你要他写诗可以，但是他不敢乱写偈子，不敢妄充善知识。不过现在这个“不是规矩的规矩”早就被破坏掉啦，现在就连我这样的人，就连阿拉这样的文盲都敢胡写乱写，那些才学了几年佛的人就更不用说了，似乎谁都喜欢胡诌几句，似乎谁都喜欢附庸风雅——建议大家最好不要有这样的习气，没有超拔的心境，就写不出高深的意境，那就不要勉强去写，那些生搬硬套“凑”出来的东西只能算是垃圾——毫不客气地讲！有时候我看现代人写的一些诗偈，我就忍不住会想：真是没想到啊，像我写的那些东西都够恶心人了，但没曾想还有比我更恶心的，这个娑婆世界看来是没法混了。

以前在我们四川有一位在家的禅宗大德，贾题韬贾老，他有一次在成都，拿了一篇文章给好朋友谢无量看，希望他印证一下，因为当时大家都认为谢无量是个开悟的人。但是谢无量看了看文章却说：“我是真的没有开悟，只不过文章写得马马虎虎，还可以罢了。像我

们这类人一辈子就是写文章，要写得像个开悟的东西那还不容易？但是要说真正的开悟，我委实不懂！”大家要知道，这位谢无量谢居士的诗文那都是写得非常好的，他的禅诗、禅文也写得很妙，但是他自己心里明白，知道自己的程度，不敢妄语，所以他很坦然地承认自己是个外行，只有文字功夫，没有开悟。像这种，那就是一个真正的修行人的状态了，实事求是，不自欺、不欺人，很值得大家学习。由此反观一下我们现代的人，很多人不但没有开悟，他们连最基本的文字功夫都木有——有木有？木有！文法都不顺，但是偈子却敢写了一首又一首，哇，写得比祖师还多！有些胆大皮厚心黑的，他们甚至还吹牛说：这是我悟道后写出来的！呵呵，还真的就是蒙了很多傻瓜，蒙了很多没有分辨力的人，把他们当成大德一样地供着，真是令人无语！

那么讲到这里，现在大家就应该知道了，这个所谓的写偈、呈偈，那是要修行人真实地去表达自己的体悟，自己的境界，那可不是一时图好玩乱来的。所以五祖大师一语道破，“思量即不中用”，又说“见性之人，言下须见”——真正见性的人是不假思索的，他一说话就对路，就能听得出来。所以禅宗修行者，尤其是祖师之间的问答，那可不是一件容易、随便的事，你不懂装懂、胡说乱说的话，那是有大因果的，搞不好讲错了就要遭恶报，像那个“野狐禅”的故事就是例子。

现在有一些学者，搞学问的，他们对禅宗的公案、机锋、还有转语很喜欢，但是他们想要通过逻辑的方法，用分析、归纳和推理的手段来加以研究，想要搞清楚里面的奥秘——很可惜，此路不通！如果这样能行的话，那古人早就搞掂了。做学术研究的人往往就会犯这个毛病，他们会高估了自己的聪明，却反过来低估了佛法，低估了禅宗。因为宗门教下的开悟，不管是禅宗的顿悟，还是教下的“大开圆解”，那都是完全超越思维、超越逻辑的，甚至超越时空，超越生

死！那么你用逻辑思维去研究它，那怎么可能？像莲池大师在他的《竹窗随笔》中就说，你们不要以为祖师见面时说的那些话都是随口道来的，他们都是见了性的人，都是在站在本份事上说话，你如果套用那些似是而非的逻辑思维，用分别思量去妄测、猜测他们，那就绝对会“差之毫厘，谬之千里”，你永远也找不着北！

所以五祖大师要大家写偈、呈偈，用最通俗的话来说，那就是要“玩真格”的了，“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东西一写出来就知道了。下面这句话，“若如此者，轮刀上阵亦得见之”，这句话充满了禅宗的特色。所谓“直下见性”，这个“性”就是我们生命真实的本性，这个本性就是“道”——大道！这个大道和我们是片刻不离的，所谓“道不可须臾离也，可离者非道”，所以它是“遍及一切时一切处”的，“尽虚空遍法界”，时时处处都是它，因此我们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开悟，都可以开悟，不一定非要闭目打坐、运气调息，或者说诵经拜佛，不一定非得要按照某个固定的模式来。禅宗对其它的修法，对八万四千法门，对禅定和念佛并不排斥，这些都是佛说的解脱妙法，禅宗只是强调“法无定法”，强调“无门为法门，触目皆菩提”，它不会说修行“非如此不可”，它不会给你一个僵化的、死板的套路，把你给局限住。

所以，不管你是坐着还是站着，不管你是在寺庙还是在商场，哪怕你是上了战场，拿着刀枪——“轮刀上阵”，到了这样的生死关头那也是可以开悟，可以见性的。佛法是圆融的，而禅法是活泼泼的，条条大路通罗马，只要你懂得“善用其心”，那么时时处处都可以开悟，这就是我们禅宗的特色。

其实从五祖大师的这句话里，不知道你们感受到了没有，我感受到了老人家话里含藏着的那种对后辈弟子的殷切希望。他期望在他的弟子中能够出现那种不拘一格的、在任何情况下——比如说在战场



上，也能够明心见性的人！这种人在禅宗的形容里，就叫做“出格丈夫”！言下之意，就是跳出一切框框束缚，不受一切格局限制，纵横自在、事事无碍的大丈夫！

这样的人，在五祖大师的门下，在一千多人里面，到底有没有呢？

# 纠结的首座

下面我们来看经文。

众得处分，退而递相谓曰：我等众人，不须澄心用意作偈，将呈和尚，有何所益？神秀上座，现为教授师，必是他得。我辈设作偈颂，枉用心力。诸人闻语，总皆息心，咸言：我等已后依止秀师，何烦作偈？这是说，这一千多个徒弟，大家听完五祖大师的宣布后，就都退了下來。但是他们很多人在私底下就议论开了，说我们这些人，就不用劳心费力地去做什么偈子了吧，我们把胡乱写出来的东西呈送给老和尚，有什么用啊？我们的首座、上座和尚神秀大师，现在是大家的教授师父，他的水平是公认的，最高！这次肯定就他了，也只有他才能行。我们这些人假如要作什么偈颂的话，那只不过是白白冤枉浪费心力罢了——总而言之，我们大家啊，谁都别作梦啦，那个写偈子的事，就让神秀大师一个人去忙活吧！

很多徒弟听到这个话，大家也都很服气——可见神秀大师的修行和德行有多了不起，能让那么多人都心服口服，这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于是大家就点头认可了这个说法，所有人就统统死心了，还说：反正我们以后也都是要依止神秀大师修行的，我们现在又何必自寻烦恼去作什么偈子呢？所以你们看看，五祖门下的这些弟子，他们绝大多数人都是很明显的——“非吾法器”！不是禅宗的那块料，不是那种敢于自我承担的上根利器。你说他们是自暴自弃也可以，说他们是自卑怯懦也可以，随你怎么理解都行。

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觉得五祖的这些徒弟倒是挺不错的，他们至少还有一点自知之明，他们至少比我们现在的很多人都清醒，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儿！唯一可惜的就是，他们在那个时候可能

还不怎么了解净土法门，可能还没怎么听说过，对净土的往生更是谈不上信愿，这是很可惜的，错过了一个当生解脱的机会！大家要记住，当一条道路你走不通，或者说不适合你走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不懂得去选择另外的路，或者说你不相信有另外的路，那就是一种可惜，一种遗憾！

反观现在，现在的人多有福报啊，这个社会的资讯、通讯已经发达到了泛滥的地步，闻思净土、得到法宝的机会那要比古时候容易多了，但是对自己有正确判断，有自知之明的人却少了许多，这又是一种可惜，一种遗憾。当一条道路太明显、太简单、太容易，很多人却反而不懂得去珍惜、去重视了，不自量力——这就是我们人类的劣根性，也是善根福德因缘的问题，我们做师父的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只能随缘。

下面，神秀思惟：诸人不呈偈者，为我与他为教授师。我须作偈，将呈和尚。若不呈偈，和尚如何知我心中见解深浅？我呈偈意，求法即善，觅祖即恶，却同凡心，夺其圣位奚别？若不呈偈，终不得法。大难大难！呵呵，我们的神秀大师看来有点纠结，内心很挣扎。他心想，大家之所以都不写偈子，那完全是因为我是他们的教授老师，大家都不敢、也不好意思和我争。看来我是有必要写一首偈子呈送给大和尚了，如果我不写的话，和尚他老人家又怎么知道我心中对禅宗一法的理解，到底是深是浅，是对是错呢？

下面这几句话，反映出了神秀大师他对自己内在念头的一个观照，大家要留意这里面的功夫，这也是我们一般人修行的下手处。神秀大师在那儿就继续想，他反观自己：如果我写偈子是为了求法，是为了求得真理，那就是善的、好的、对的；但如果我是为了那个“祖师”的位置，是为了“祖师”的名望，那么写偈子就是恶的、错的、坏的，这样我和一般“贪嗔痴”的凡夫、和五毒俱全的凡夫也就没有

什么不同了！这时我就算能得到祖师的圣位，那实质上也就是凡夫，和凡夫无别，这是绝不可取的！可是，假如我顾虑这些而不呈偈的话，那又终究不能得法，我到底该怎样做才好呢？真是大难大难啊！

呵呵，神秀大师的心理活动。从这段话里，我们可以看出神秀大师的性格，那还真不是一般的纠结！他是那种对自己要求很严格、很细致的人，这个在修行上是没错的！但是他却偏偏缺少了一种干脆利落、了无挂碍的潇洒劲，东想西想，想得太多，这就是他没有觉察到的一个毛病了，这种状态对禅宗来说很显然是不太相应的。

大家要知道，神秀大师他可不是一般人，不是像你我一样的一般人，他在佛法上的修持造诣，那是我们绝大多数人都难以望其项背的，他后来还被武则天拜为了国师，那位绝代女皇见到他都要执弟子礼，恭敬诚服——那得有多大的福报和智慧啊，对不对！神秀大师在当时，在五祖的一千多位弟子中，他追随五祖的时间几乎可以说是最长的，其成就也几乎是最高的，因为他能代替年迈的五祖在东山执教，能得到大众的共同钦佩，这当然不是随随便便什么人就能做到的。五祖曾经对神秀大师有过一句评价，所谓“东山之学，尽在秀矣”——我东山的佛法禅学，尽在神秀一人的身上——哇，这是高得不能再高的评价了！

但是，尽管如此，五祖也并没有感情用事的印可他，没有把衣钵轻易传给他，而是要他和众人一样，写偈呈偈，要过关才行。这种公开竞争的传法方式，给神秀大师带来了很大的震动，让他情不自禁地就患得患失起来。呵呵，这个没办法，不能怪五祖，神秀大师的修行虽然很好，但是他没有开悟，没有见性，那五祖自然就不能把禅宗的衣钵乱传给他，这种严谨是对的，否则就要错大因果了。

## 他心通的疑问

那么下面，我们继续来看神秀大师的心理挣扎。

五祖堂前，有步廊三间，拟请供奉卢珍，画楞伽变相及五祖血脉图，流传供养。神秀作偈成已，数度欲呈，行至堂前，心中恍惚，遍身汗流，拟呈不得；前后经四日，一十三度呈偈不得。秀乃思惟：不如向廊下书著，从他和尚看见。忽若道好，即出礼拜，云是秀作；若道不堪，枉向山中数年，受人礼拜，更修何道？这是说，在寺院里五祖住的丈室堂前，有一条供行人遮雨遮阳的走廊，本来五祖是打算请朝廷的供奉（这是一个官名），也就是高级知识分子卢珍卢大人帮忙画几幅佛经题材的《楞伽变相图》和《五祖血脉图》，以流传后世，供人瞻礼培福，但是现在还没来得及画，神秀大师的偈子就作好了。

他作好偈子之后，几次都想要呈送给五祖，但每次走到屋子跟前的时候，他就“心中恍惚”，心里发慌，拿不定主意，而且紧张得浑身是汗，那个要呈送的手就又收回去了。这样前前后后，神秀大师总共犹豫了四天，来来回回十三次，每次都是半途而废，那个偈子就愣是没递出去！唉，神秀大师这样的性格，跟他的修行好像有点不太般配，对不对？这个状态固然跟禅宗的风格对不上号，但六祖大师又是怎么知道得这么详细的？这有点奇怪。据我分析，在当时，写偈子、选祖师这件事，那一千多位师兄弟其实都是非常关注的，都在暗中盯着呢，所以众目睽睽之下，神秀大师的举动就被这些人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并且在暗地里流传开了。

这个可以理解，但是下面这段内心的独白，包括前面神秀大师的心理想法，六祖大师他是怎么知道的？还知道得这么清楚？这个我就

有点想不通了，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他心通”吗？还是什么？但就算真是靠“他心通”得知的，以六祖的修行和为人，他似乎也不会这么去细说啊？一言带过就可以了嘛！因为这样去细说的话，就会有一些隐隐约约地丑化和贬低神秀大师之嫌，所以这几段文字内容，到底是不是六祖大师当时亲口说的？还是后世弟子为了衬托六祖而故意添加的？呵呵，这个我们暂且存疑，不予评价，也没办法评价。

要不就是我想多了，六祖他老人家的确是以“他心通”或者“天眼通”之类的神通，了解了神秀大师的思维和行动过程，六祖现在只不过直心说法，给大家还原当时的真实情况而已，目的是为了让人清楚，给我们以修行上的借鉴，如此而已。除此之外，以祖师的德行，相信不会有什么其它多余的想法——应该就是这样！所以对此有疑问的同学，某些居士菩萨，你们现在可以把思考的重点转回到“法”上来了。

我们还是接着看经文。这时的神秀大师，他因为没有信心，不敢直接呈偈，所以他就想了一个折中的办法。他心想，我不如把这首偈子就写在走廊的墙壁上，让和尚自然看见，如果和尚说作得好，那我就出来礼拜，说是自己作的；如果和尚说不好，那我也就算了！说明我这些年糊涂冤枉，错用了功夫，白住山了，还受人礼拜，我这修的是什么道啊？！

从这段话里，我们至少可以看出一点，神秀大师对自己的所修所悟他根本就没有信心，对吧？就凭这一点，我们都不用看他写的东西，就知道他一定是不合格的了，不合禅宗的要求！

## 抛砖引玉第一偈

下面，是夜三更，不使人知，自执灯，书偈于南廊壁间，呈心所见。偈曰：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很著名的一首偈子，仅次于六祖的偈子。这是说，当天晚上，神秀大师想到就做，在三更半夜的时候，他静悄悄地不让别人知道，自己拿着油灯照亮，就把那首表达自己内心见地和悟境的偈子写在了走廊的墙壁上。所谓：

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  
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

这首偈子和六祖在后面写的那首一样有名，大意是说：我们的身体就像是承载觉悟的菩提树，心灵就像是一面光明的镜子；我们必须时时刻刻、随时随地地，精进勤奋地去观照和觉察身心，扫除身心上沾染的尘埃和污垢，保持清净，不要让身心本来的光明被染污了——这就是神秀大师的修行见地！他一辈子都是这么修持过来的，修着修着，最后就把自己修成了一国之师——大唐王朝的国师，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大唐的国师，那得要多大的福德和智慧啊？！那真不是开玩笑的，武则天见了他都要礼拜，像这样的国师在历史上能有几个？屈指可数！

所以，这个见地有错吗？你们觉得有错吗？不懂不要乱点头，不要胡说八道，有错的话错在哪里？没错的话，那为什么五祖大师在下面却不认可他，说他还没有入禅宗之门？哇。连入门都没有！大家好好想想。

秀书偈了，便却归房，人总不知。秀复思惟：五祖明日见偈欢喜，即我与法有缘；若言不堪，自是我迷，宿业障重，不合得法。圣意难测，房中思想，坐卧不安，直至五更。神秀大师写完这首偈子后，他就回到自己房间了，没有人看到他做的事。然后他就在房间里开始瞎想了：如果五祖明天看到这首偈子，他欢喜赞叹的话，那就说明我和禅宗一法有缘；如果他说不行，那就说明我还是迷惑糊涂，业障深重，不应该得到禅宗的传承……就这样，神秀大师又开始纠结了，纠结到五更。因为五祖到底是怎么想的，会不会认可他？谁都不知道，“圣意难测”，所以神秀大师在房间里思前想后的，“坐卧不安”，坐着躺着都不舒服，就这样一直自我折磨到了五更天，快天亮了才消停。

祖已知神秀入门未得，不见自性。天明，祖唤卢供奉来，向南廊壁间，绘画图相，忽见其偈。祖言：供奉却不用画，劳尔远来。经云：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但留此偈，与人诵持。依此偈修，免堕恶道。依此偈修，有大利益。令门人炷香礼敬，尽诵此偈，即得见性。门人诵偈，皆叹善哉。这是说，五祖其实早就知道神秀大师并没有入门，知道他还没有真正见性。所以天一亮，五祖就叫人把卢供奉大人给找来了，本来是想请他在走廊上绘画的，但是忽然看见那首偈子，五祖就说了：供奉大人你就先别画了，辛苦你远来白跑一趟。《金刚经》上讲“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那些图不画也罢。就把这首偈子留下，留给他人读诵受持吧。如果有人能够依照此偈所言去修行的话，那决定可以免堕恶道，决定能有很大利益！

五祖于是就下令说，告知所有门下的弟子，让他们到这首偈子前来上香、礼敬；还说如果能好好领会、诵持这首偈子的话，那么你们很快就能开悟，就能见到自己的本性（五祖对那些属于“渐修”根器的众生，这么说是对的，这是一种方便）。那么所有人听五祖这么一



说，就都纷纷涌来了，在看到这首偈子后也都纷纷赞叹说：“善哉善哉！这首偈子作得真是好啊！”

这时大家都还不清楚、不确定这首偈子到底是谁作的，但是五祖很清楚，他老人家心里就像明镜似的，一点都不糊涂。

## 菜鸟难调 上根下根

祖，三更唤秀入堂，问曰：偈是汝作否？秀言：实是秀作，不敢妄求祖位，望和尚慈悲，看弟子有少智慧否？这是说，五祖在晚上三更的时候，就把神秀大师找来了，直接就问他：这首偈子是你作的吧？神秀大师就承认说：的确是我作的，但是我并不敢妄求祖师的圣位，只希望和尚您能慈悲点拨一下，看看弟子是否已经少许领会了一点智慧？

神秀大师的口气和心态都很谦卑，讲到这里，让我想起了一个问题。其实修行达到这种程度的神秀大师，他就算不明白禅宗的精神和心髓是什么，但是他至少能隐隐约约地知道自己的所悟并不符合，这点自知之明的觉察相信他还是有的——隐约知道自己还不行，但是到底哪里不行呢？这点他就不清楚了，所以他才会对自己写的东西没有绝对信心，没有很干脆利落地呈上。

相比之下，我们现在的很多修行人，特别是那些才学佛、才出家没几年的初学者，那些半桶水的“菜鸟”，他们最缺乏的往往就是这种基本的自知之明，基本的自我觉察。明明在很多问题上都还是稀里糊涂的，明明自己的知见和思维都还漏洞百出，闻思的基础都还没有过关，有些人他就开始自以为是，开始骄慢膨胀，听不得前辈师长的指正和批评了。不禁想起界诠法师说过的一句话：“现在的年轻人，不能擅自呵斥，只能随顺、赞叹、恭维，稍有批评，立马走人，谈不上调教了啊！只有听之任之。这就是法灭之相，人才难就，栋梁不出！”

所以现在我每次只要碰到这样的初学者，只要让我看到他们在法上有轻狂骄慢的状态，我就会懒得搭理了——我以前可能还会好心说

两句，甚至骂两句，但是我现在基本上都懒得搭理了！我发现了一个现象，这些自以为是的初学者，只要是稍微心怀骄慢一点的，他们往往都很喜欢禅宗，喜欢参禅，都想顿悟，都以为自己可以在轻松休闲的状态中就超佛越祖。看来“狂人”都比较喜欢“禅”，不知道为什么，难道我们禅宗给人的感觉很狂妄吗？还是学禅可以让人狂妄，可以让人感觉比较“拽”？

这些人同时还有一个共性、一个特点，那就是他们往往都会比较鄙视、贬低和错解净土法门。真的哦，这样的人我十几年来已经遇到过无数个了，在家的出家的都有，每次碰到这些人我都很无语。我经常在想，就凭这样的智商、这样不慎密的思维、这样“屌丝”的状态，还想来参禅？还想来学禅宗？还敢来诋毁佛说的净土法门？我真的是超级佩服某些人，佩服他们强烈的没有自知之明的状态！像这种根器，在我个人看来，根本就不是学禅的料，不是禅宗的菜，明白吗？只要他们去学禅，那保准一学就是错，一学就会糟蹋禅——这是肯定的！除非他们能够把“轻狂骄慢、自以为是”的心去掉，否则学啥都不行，绝对不行！

曾经有居士问我，师父，那个禅宗讲的“上上根器”到底是什么啊？现在的人又有几个是“上上根器”呢？我就回答他说：所谓的“上上根器”，真正的“上上根器”大概有那么两种，一种是像佛陀和六祖那样的，天生不凡，这种我们没有份，绝对没有！

还有一种，就是那些很清楚地知道自己是“下下根器”，但是仍然为自他的解脱而付出不懈努力的人！这样的人，迟早都会成为像六祖那样的“上上根器”，历代祖师大多都是这样的。这种人，在禅宗他就会老实参禅，这是禅宗的“上上根器”；在净土他就会老实念佛，这是净土的“上上根器”；在密宗他就会老实观修，老实持咒，这是密宗的“上上根器”……这种“上上根器”才是我们目前应该学

习和效仿的对象，希望这样的修行者能够越多越好！而那些自以为是“上上根器”、喜欢自作聪明的人，事实证明，他们往往才是“下根”，希望这样的人能够越少越好！

这个道理算是讲得很清楚了吧？但是我这些话才说完没几天，就有居士来挑战了，她对师父的批评很不服气，于是就绵里藏针地说：谁叫我是“下下根器”呢？过了一会儿又说：哎呀，刚才看了师父的开示，原来“下下根”的人就是“上上根”啊，那我就是“上上根”啰！——呵呵，我直接就被打败了！（众笑）

那些光知道自己是“下下根器”，但没有因此好好修行，没有心怀谦卑的觉察，没有为“自他的解脱而付出不懈努力”，那这样的人就永远都是“下根”，永远都会停留在“下根”的层次里，永远也成为不了“上根”！并不是说你晓得自己差，那你就会变好了，不付出行动和坚持的努力，那你“下根”的命运就永远也不会改善！这个道理希望大家能正确理解。

嗯，有点跑题了是吧？扯着扯着就扯远了，现在我们回到经文。不好意思，好像今天的时间到了，那么还是老话，“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门内和门外

今天是《坛经》的第四讲，也是我们在春节前的最后一讲。我们书接上回，请大家看经文，第四页的最后一段。上节课我们讲到五祖大师三更半夜地把神秀大师给叫到了自己屋里，问他那首“身是菩提树”的偈子是你作的吗？讲到这里。神秀大师就承认说：是的，是我作的！

于是五祖就很慈悲地开示他说，祖曰：汝作此偈，未见本性，只到门外，未入门内。如此见解，觅无上菩提，了不可得。无上菩提，须得言下识自本心，见自本性，不生不灭。于一切时中，念念自见，万法无滞。一真一切真，万境自如如。如如之心，即是真实。若如是见，即是无上菩提之自性也。汝且去，一两日思惟，更作一偈，将来吾看。汝偈若入得门，付汝衣法。看经文，不要看师父。五祖他老人家对神秀大师的这段开示可以说很慈悲，但也很直接，毫不客气，直指人心！不晓得你们大家发现了没有，五祖大师的这些话他是关起门来说的，所谓“扬善于公堂，规过于私室”，这个表扬别人的时候一般要在公开场合，但是批评别人的时候最好就要在私底下，这是做人做事的一个准则、一个道理。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五祖对人性的了解，对人心的照顾，这点我们大家要留意、要学习。

那么五祖大师说了什么呢？这段话非常重要，它点出了我们禅宗和一般通途的渐修法门、和它们的根本不同，或者说是共不共之处。五祖说：你作的这首偈子，还没有见到本性，那只是到了禅宗的门外，还没有真正入门。按照你这样的见地去修行的话，要想证得那个无上的菩提，那是不可能的事！这个话说得很绝对。这里大家要注意，表面来看，五祖的这几句话好像是在批评和否定，但实际上它也是一种

肯定。五祖说神秀大师虽然还没有入门，但是神秀大师至少已经看到门了，已经走到了门边，只不过他还没有踏出那一步而已，这个比我们绝大多数人都要强太多太多了！我们绝大多数人连门的影子在哪儿都还没有看到呢（是不是这样？），就别提什么入门了。但糟糕的是，现在的绝大多数修行者却往往以为自己已经入门，已经是内行了，就比如像那个什么大虚法师，他天天自以为是地乱骂人，不知天高地厚，到处冒充善知识——这是最可怕最麻烦的，你们大家千万不要学他！知道不？

那么真正的入门是怎样的？入门的标准是怎什么？这个达标的要求可以说是非常之高，禅宗的达标入门的要求可以说是非常之高！五祖就继续说了：这个无上的菩提，无上的觉悟，它必须要在一言一行、在语默动静中直下反观，要认识到自己的本心，认识到自己的本性就是不生不灭、不增不减的。这个言下之意，就是说要在微细流转的每一个念头、在每一句言语当中，我们修行者都要能够非常清楚地看到自己心性和生命的真相，在那个生灭无常的表象下面，掩盖的其实是不生不灭的无我的真相，性空的真相——要随时随地看到这个真相。而且仅仅是一时看到还不行，修行者必须要在一切时中，也就是分分秒秒、每时每刻，都要能够“念念自见”——五祖的原话——“念念自见”，每个念头、每个刹那都要保持一种洞察真相的觉醒和觉照，每个念头、每个刹那都不迷失，没有无明，这样自然就能够“万法无滞”，在一切人事物上都没有任何滞碍，没有任何不通达的地方。

这个境界看起来、听起来很容易，但实际上很难做到，可以说是很难很难，难到不可思议！不信你们大家可以试一试，要做到每一念都不糊涂，每一念都真空妙有、中道不二，那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你们可以试试看，大家有事没事的时候都可以试试看，平常我们要保持一念的觉照，在刻意有心的情况下，可能还相对比较容易些，但是

要保持念念觉照，在每个念头上都要保持清醒觉察，你们试试看？一天二十四小时，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你能保持多少个念头？很难吧？要“放光动地”可能还容易些。可能弹指之间，我们这个念头就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妄想杂念纷然奔涌，这是我们最平常最自然的状态。大家要注意，这个就是我们的业力习气之流，是心相续散乱颠倒形成的障碍，障碍我们看到生命“自我”的真相！了解这意思吗？但是同时，这个也正是我们用功下手的好地方，不管是小乘大乘还是密乘，虽然在发心和知见上略有不同，但是在这个基础的着力点、关注点上，那差不多都是相同的——都是在念头上用功，都是从心地入手，这个是不可背离的根本点，八万四千法门围绕的核心，它们最后朝向的都是这个。

所以从某个角度来讲，我们佛法其实是最平常、最亲切的，还有什么比我们每时每刻的这个念头更平常、更亲切的？还有吗？在这里没有任何神神鬼鬼、没有任何装神弄鬼的地方，所谓“平常心是道”，这句话大家经常听到的，禅宗祖师经常讲的，只要你能够把这个最平常最亲切的心念搞通达了，只要你能够看清楚这个心念的本质、相状、功能和妙用，“识心达本”（经典上讲的），那么你就能获得最彻底究竟的解脱，成就无上道！

修行者一旦在心性上达到“念念洞察”的这种大觉的境界，他一旦把自己的念头——把能念所念都看破、放下、突破了，“能所双亡”，这些形成“自我妄执”的各种因素一旦解构，那么他立刻就能知道什么叫做“缘起性空”，什么叫做“烦恼即菩提”，什么叫做“生死涅槃犹如昨梦”，什么叫做“轮涅不二”，什么叫做“念念之中，任运解脱”！这里其实是我们禅、净、密三者交融的一个地方，这三者不一也不异，在最高点它们都是一样的，但是又都有各自的特色和不共之处，希望大家能了解。

下面五祖就继续开示说了，他说：那些看到这个生命真相的修行者，他们能够做到“一真一切真，万境自如如”，他们在看到这个自我真相的当下，就能顿然了知万事万物一切法的真相——了知“一切唯心造”、“万法本空”的真相！不管是四大五蕴，还是六根六尘六识，说到底都是归结于心，乃至我们每个人一生的吉凶祸福、美丑善恶，也都是源自于起心动念的造作，能够看破这个根本的真相，并超越所有迷执的修行者，就能不受任何外在或内在境界的迷惑、惑乱、干扰，不受任何境界的捆绑束缚，他自然而然地就能如如不动，动也如如，万事万物，自在解脱（这里这个“如如”有点难以解释，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很难说清楚，你们能懂就懂，不懂那师父也没办法）。

那么，在五祖大师的这句话里，所谓“一真一切真，万境自如如”，这句话他老人家只讲出了一半，另外一半他是想让大家自己去悟的。这里师父多余给大家提供一个参考，参考而已，多嘴补充一句，所谓：

一真一切真，万境自如如；  
一假一切假，无智亦无得。

也许要这样，这句话的意思才大概算是比较圆满了。

下面五祖又继续说，“如如之心，即是真实”，这个如来如去、如生如死、如动如静、如空如有、如好如坏的觉悟之心，就是真实，就是真相，就是不生不灭的本性如如！如果能够“见”到这样的实相，那才是真正的无上菩提，真正的自性。然后五祖就对神秀大师说，你还是先暂且退下吧，你再花个一两天的时间好好想想，好好琢磨琢磨，重新再写一首偈子，然后拿来给我看，这首偈子如果能够入门的话，那我就会把禅宗的衣钵传给你……



于是神秀大师的纠结又再次开始了，大家看经文。

神秀作礼而出。又经数日，作偈不成。心中恍惚，神思不安。犹如梦中，行坐不乐。呵呵，这个像看电视剧一样的，对不对？这是说，五祖给了神秀大师最后一个机会，但是神秀大师不悟就是不悟，那层薄薄的窗户纸啊，他就是突破不了——虽然是老修行，虽然是大德，但就是突破不了。连续几日，神秀大师还是写不出一首满意的偈子，我估计他老人家可能自己都知道自己的见地还不透，所以不敢轻易下笔。他也不知道该写些什么，见地这个东西是最骗不了人的，你不知道，那就说不出来，就算说出来那也是错的，想装都装不了！于是神秀大师一天到晚“心中恍惚，神思不安”，心里只想着这个事儿，那个样子看上去就像是在做梦一样的，行住坐卧都很不安宁，他的那个禅定功夫，传说中神秀大师很高深的禅定功夫都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 下下人有上上智

那么，神秀大师这样一耽搁，我们六祖大师的机缘就到了。

复两日，有一童子于碓坊过，唱诵其偈。惠能一闻，便知此偈未见本性。虽未蒙教授，早识大意。遂问童子曰：诵者何偈？童子曰：尔这獠獠不知，大师言，世人生死事大，欲得传付衣法，令门人作偈来看。若悟大意，即付衣法为第六祖。神秀上座，于南廊壁上，书无相偈。大师令人皆诵，依此偈修，免堕恶道。依此偈修，有大利益。这是说，在神秀大师再次纠结的时候，有一天，有一个小童子、小孩子他正好就从六祖干活的地方经过，然后一边走还一边嘴里叨叨的，唱诵着神秀大师的那首偈子。六祖当时一听，他立刻就知道这首偈子的作者还没有开悟，还没有见到真正的本性！六祖虽然暂时还没有得到五祖大师的亲自点拨和教授，没有得到老人家的亲身教诲，但是他对禅宗的心法大意，他早就已经是有所领悟了。

于是六祖就向那个童子请问说：你诵的是什么偈子啊？这个童子可能也听说过六祖，知道他是从南方来的“獠獠”、南蛮——呵呵，诸位南蛮，听到了吗？所以他就有点半开玩笑地说：你这个南蛮獠獠还不知道啊？五祖大师说了，在我们这个世界上，人的生死解脱是一件最大的事，这个禅宗的衣钵和心法他想要传承交付下去，所以就命令每个门人弟子写一首偈子来。如果这首偈子悟得了禅宗的大意，那么五祖就会马上把禅宗的衣钵和心法交付给他，让他成为六祖。现在我们的神秀大师，上座和尚，他已经在南廊的墙壁上，书写了一首无相法偈，五祖让人人都要多多念诵这首偈子，还说如果能依照这首偈子去修行的话，那就决定能够不堕恶道，决定会有很大的利益！这是简单地依文解义。

惠能曰：上人！我此踏碓，八个余月，未曾行到堂前，望上人引至偈前礼拜。童子引至偈前礼拜，惠能曰：惠能不识字，请上人为读。这是说，六祖就请那个童子带他前去看看，说是想要礼拜一下神秀大师的偈子。于是童子就把六祖带过去了，然后六祖在这时说了一句很意思的话，他说：我不认识字（这个字认识我，但我不认识它），所以这上边写的什么我看不懂，还是麻烦您给我读一读吧。

这是六祖亲口承认的，自己不识字，是文盲，下面听到这句话的——在现场听六祖讲开示的人，听到这句话的有一千多人。这个场景让我想起现在的某些大老板、大企业家，他们本身也没有什么文化，但是他们是老板，他们的福报、努力和心胸格局决定了他们的成就。在他们的手下也许会有很多高学历的人，单看文凭那可能比老板牛多了，但是他们不是老板，他们只是打工的，他们的学历和文凭并不能代表、也不能保证他们一定就会成为老板。

大家要注意，师父并不是在宣传什么“读书无用论”，师父只是想提醒大家，在我们的生命里，有一些东西是要比“死读书”重要得多的——那就是我们心灵本具的悟性，本真的善美，本然的质朴。能找到这个，并发挥其力量的人，小则可以成为老板，大则超凡入圣，成为祖师！在各自的领域，每个善于发挥心灵力量的人，都是传奇，都会成为传奇！了解这个意思吗？

下面，时，有江州别驾，姓张名日用，便高声读。惠能闻已，遂言：亦有一偈，望别驾为书。在当时，在六祖说这句话的时候，旁边有一位来自江州的官员——别驾，挺大的官——这个官员姓张名日用，他听了六祖的话后就开始高声朗读，把神秀大师的偈子念了一遍。六祖听完后，就说：我这里也有一首偈子，希望别驾能帮我写上去，不知可否？

别驾言：汝亦作偈，其事希有！呵呵，就差没有冷笑了！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六祖大师这句话一说出来，那旁边听到的人那个反应会是什么？那估计不是大惊失色，就是觉得不以为然，甚至还有心里觉得鄙夷的。你们信不信？会有心里觉得严重鄙视的！所以张别驾就说了：你也要作偈子？纳闷！那这件事情还真是很稀有啊！

惠能向别驾言：欲学无上菩提，不得轻于初学。下下人有上上智，上上人有没意智。这个时候六祖的棒子立刻就挥起来了，他毫不客气地就向张别驾指出说：想要学得无上菩提、求得无上觉悟的修行者，不可以轻慢于后辈初学，不能看不起任何人（在经典里我们的佛陀也是这么说的）。因为很有可能，那些最低等、最下贱的人却有最上等、最高超的智慧，而那些最上等、最高贵的人，却很可能埋没了本具的光明智慧，他们也经常会有发挥不出来，会有犯傻犯糊涂的时候。我们身边也经常会有犯傻犯糊涂的居士，经常见到，是吧？已经习以为常了。

六祖说的这个事实，在生活中，我们到处都可以观察到这样的现象，有很多利国利民的善举，那往往都是普通人开发出来的，而有很多祸国殃民的蠢事，那都是有福有权的权贵阶层、是那些“上等人”整出来的，到最后不但害苦了老百姓，还把自己也弄得遗臭万年。比如什么转基因的种植，某某著名大坝，著名水利工程等等，类似的事情就多了。在古时候这种事情也一样很多，所以张别驾一听就很认可。他的根器也很好，他马上就对六祖点头说了一番话。

别驾言：汝但诵偈，吾为汝书。汝若得法，先须度吾，勿忘此言。张别驾就说了：你尽管诵出你的偈子，我为你写！如果你以后能够得到禅法真传的话，那么请你一定要来度化我，请你不要忘了今天的话！

张别驾可能已经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了、直觉到了六祖的不凡，这个平凡和非凡之间落差很大，感觉很微妙，所以他就老谋深算地先埋下了一个伏笔，跟六祖大师先结了一个大善因缘。那么下面，六祖大师名垂千古、脍炙人口的悟道偈就要出现了，我们一起来看看。广告之后，精彩继续——呵呵，看电视看多了！

嗯，师父讲那么辛苦，也没点反应的。（众鼓掌）呵呵，以后只要讲到“广告之后，精彩继续”，大家就记得要鼓掌就对了，（众笑）否则太不够意思了对吧？

## 禅宗第一名偈

我们看经文，惠能偈曰：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于是六祖大师就金口轻张，诵出了那首我们现在闻名遐迩的偈子，千古传诵的偈子：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这两句话的大意，是说那个无上的菩提觉悟本来就没有什么具体的形象可得，它既不局限于身体，也不能用树来形容；而那个像明镜一样能观能照的心灵，也是不可捉摸、不可定义的，本来就不是什么台。这个字面的意思大概是这样。

下面两句：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两句话的大意，是说这个身心内外的万法，三界五蕴，六根六尘六识，本来就是什么都没有，空无一物，了不可得的，所以又哪里有什么真实的尘埃可以用来染污心灵，这个本来性空的心灵又怎么可能沾染上尘埃呢？六祖的言下之意，是说万法皆空，我们这个身心的本质从根本上来讲就是虚妄的，无明染污也是虚妄的，所以虚妄的尘埃烦恼是不可能染污虚妄的身心世界的，这在逻辑上根本就说不通！对不对？虚妄怎么染污虚妄呢？就算有这个染污的现象生起，那也是缘起的幻法，是虚假的！所以这个心灵是幻象，染污是幻象，尘埃烦恼也都是幻象，由此而感召的三界生死、三界轮回，乃至涅槃解脱，从究竟意义上来讲也统统都是假的，不存在的——不是真实的存在！听清楚师父用的词。

所以本来就不是真实的、没有的东西，“本来无一物”，又哪里去沾染、染污什么尘埃呢——“何处惹尘埃”！六祖的这首偈子，和《心经》里讲的“无智亦无得”可以相互印证，很明显要比神秀大师的偈子更彻底，更有意境，那种深远了达的智慧，让人听了心里会豁然一动，会若有所悟。

那么，现在我们可以把六祖的这首偈子和神秀大师的偈子摆在一起来看看了，因为这两首偈子可以说是针锋相对的，分别代表了我们佛教里面顿悟和渐修的两种知见观点，两种不同的修行方法，不同的路径。虽然说《金刚经》有云，“是法平等，无有高下”，神秀大师的这个见地和修法对很多人来说还是很有用，也是必经的，不能说不好，更不能说是错，但是它的确不是禅宗的风格，也不是禅宗的见地，这点我们把两首偈子摆在一起对比一下就会很明显、很明白了。

一般学佛的人，几乎都知道神秀大师和六祖的这两首偈子，神秀说“身是菩提树”，这是一个很肯定的语气，很肯定的譬喻，但是六祖却针对性地破斥说“菩提本无树”；神秀又说“心如明镜台”，六祖却破斥说“明镜亦非台”，一点法的痕迹都不留；然后神秀大师说“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这就是神秀大师最要命的地方了，他一辈子都是这么用功的，都是这么过来的。神秀大师认为，我们这颗心就像明镜一样，是本来清净的（这里他还执著有一个清净心可得），心如明镜的话就可以映照万物，但是如果这个镜面上积有灰尘，也就是有什么烦恼染污的话，那么这个心镜就会失去它清晰朗照的功能，就会迷了。所以必须要经常下功夫，要“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要时不时地就去清扫清除一下，以免把心灵给染污了（这里又把烦恼染污当成了真实的东西，以为真有尘埃可除）——这就是神秀大师的见地。

很显然，神秀大师的这首偈子，其中心思想是所谓的“心性本净，但为客尘所染”，比较倾向于止观中“假有”的层面，认为有清净心可得，认为有烦恼可除，这个多少有点把缘起的幻法当真了，所以他强调的是“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每天都必须要重复“扫尘除垢”，重复这个工作，以保持心灵的纯净，换成他的说法就是要“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注意，这几乎是一个永远也无法完成、永远也没有尽头的工作，因为我们内在的尘埃那是永远也打扫不

完的，像我们这样的业障鬼子、这样的业障凡夫，弹指之间就会有八万四千烦恼；而且修行者一不小心就会堕入“把烦恼和心性当成真实之法”的一种很微妙的陷阱，趋入另外一种很微妙的“自我”的歧途。

像这样子去“时时勤拂拭”，不断祛除内心“贪嗔痴”的人，他很有可能会是一个严于律己、善良正直的大好人，按照因果，他绝对会累积起很大的人天福报，得到很多的名闻利养，他甚至会慢慢地趋向解脱，获证圣果——但是这个和禅宗又有什么关系？这个压根儿就不是我们禅宗的风格和宗旨！禅宗如果是这样的见地和修行，那就没有什么不共的特色，也就没有必要从八万四千法门中单独提出来了。

那么，针对神秀大师的这句话，“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六祖大师就非常明确地、非常干脆地提出了“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是非常直接地破斥，一刀劈下，“一切法空”！不但我们这个自我的心性 is 空的，烦恼尘埃是空的，甚至就连菩提道果也都是空的，“烦恼本虚妄，清净不可得”，一切都是了无自性的梦幻空花，本来没事。六祖大师的这个见地，很明显是落在了止观“真空”的层面，相当于这个层面，比神秀大师要更进一步，他看到的是更为深刻的真相，而且他的心胸气度、文字般若也很明显要比神秀大师强一些，他的这首偈子读起来更有一种痛快淋漓的味道，和禅宗比较相应。

但是，六祖的这首偈子妙则妙矣，好则好矣，但是他已经能达到禅宗见性的标准，已经符合五祖的要求了吗？虽然相比较之下，神秀大师偏有，六祖偏空，六祖要显得更通透、更利落一些，但是他已经算是见性、算是开悟了吗？他达到这种程度了吗？严格来讲，还没有！六祖在这时，充其量只是悟到了一半，真正中道不二的彻悟他还没有达到，或者说，他在偈子里并没有表现出来。怪不得后来的永明



延寿大师会说六祖“只具只眼”，只开了一只眼，这个话是有道理的。所以对六祖的这首偈子我们后人学归学，但是就没有必要太过于神话和推崇了，了解吗？虽然它是当之无愧的“禅宗第一名偈”，虽然它一出来就让五祖看到了六祖是更适合禅宗的法器，但是我们也没有必要太过份地赞叹，要“依法不依人”地以平常心来分析和看待问题。

## 六祖没见性

下面，五祖对六祖这首偈子也说出了自己的看法，我们一起来看看经文。

书此偈已，徒众总惊，无不嗟讶。各相谓言：奇哉！不得以貌取人，何得多时，使他肉身菩萨。祖见众人惊怪，恐人损害，遂将鞋擦了偈。曰：亦未见性。众以为然。这是说，六祖的这首偈子一写出来，周围看到的人就全都被震住了，大家都觉得非常的惊讶。有些人就相互嘀咕说：奇哉，太奇怪了！看来不能以貌取人啊，不晓得什么时候就会冒出一尊肉身菩萨！五祖这时也出来了，他看见大家这个惊怪的样子，担心有人会伤害六祖，于是他就拿自己的布鞋底把这首偈子给擦了，然后还半真半假地说：这个也没有见性！否定！大家听了都深以为然，原来有些起伏的心一下子就平衡平静了。群众往往就是这样的，在自己还没有成熟的时候，他们对所谓的“权威”基本上都是处于一种盲信和盲从的状态，你说什么那就是什么，这个其实是很要命的缺陷，也是一种无明。

那么，五祖说六祖的这首偈子“亦未见性”，还没有见性，这个话并不仅仅是为了保护六祖而故意说的假话，并不完全是方便语。如果按照通途教法不了义的标准，六祖的这首偈子其实已经可以算是见性、算是开悟了——因为“见空性即是见佛”，能见到佛性这就已经算是初步见道了，这是我们大小乘经典上都有的一种基本认可——但是如果按照禅宗，或者按照大乘了义经典的标准，六祖的这首偈子那就还不够格，还不行哦，他的确是还没有真正地、彻底地见性。

他见性了吗？见了，但是还没有彻见！他只是见到了我空、心空，内空、外空，一切法空，见到了万事万物“了不可得”的微密境

界，他只是见到了“体”，见到了“体性”的一面，但是还没有完全见到由这个“体”而生起的无边“妙用”，这时候的修行者是很容易“耽空守寂”，很容易执著偏空偏无的，这样修行就会堕入某种误区或者说是陷阱。所以五祖不轻许人，没有轻易认可他，这其实是祖师的慈悲，也是真正过来人的真知灼见，这是对的，不然也就不会有六祖在下面的大彻大悟了。

而且说到保护，五祖也的确是在保护他，有保护他的想法。五祖通过这首偈子，已经很明确地意识到，六祖就是他要找的人，就是他一直在等待的接法传人，就是符合禅宗要求的那种上根利器。但是这个世界的人心非常险恶，当前的局势又微妙莫测，所以五祖当然要很小心很小心地来处理这个事情，因为事关佛法和众生的慧命，也关乎六祖的生死，故不得不慎！这点大家要了解。

那么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六祖彻悟的经历，大家看经文。

## 《西游记》的抄袭

次日，祖潜至碓坊，见能腰石舂[chōng]米，语曰：求道之人，当如是乎。乃问曰：米熟也未？惠能曰：米熟久矣，犹欠筛[shāi]在。这是讲，写完这首偈子的第二天，五祖就悄悄地一个人跑到六祖干活的地方去了，经文里用了一个“潜”字来形容，可见五祖有多么地小心翼翼。那么，六祖当时正在踏碓[duì]舂米，腰间挂着一块石头以增加重量，可能浑身还大汗淋漓的，五祖看见之后就点头说了一句话：求道的人，就应该是这样的！应该哪样啊？就应该是这样平平常常、踏踏实实的，该干嘛干嘛，做任何事都尽心尽力，不装不傲不敷衍。

然后五祖就话里有话、似有所指地问了一句：这个米已经成熟了、好了吗？六祖就很自然地回答说，也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的，那个意思恰好就对上、就衔接上了：这个米已经成熟很久了，但是还差最后一道工序，还没有筛过。这个意思，我们可以理解为还需要进一步“去芜存菁[jīng]”，还需要进一步打磨；也可以理解为还需要师父最后的指点和印证，这两个意思都对。

祖以杖击碓[duì]三下而去。惠能即会祖意，三鼓入室。五祖听六祖这么一讲，“犹欠筛在”，他就明白六祖是啥意思了，于是他老人家一句话没说，拿起拐杖就在六祖干活的这个石碓[duì]上敲击了三下，转身就走了。然后六祖也立刻就明白了祖师的意思，原来是要他半夜三更以后，自己一个人悄悄地到丈室里去。

所以你们看看，这个师徒之间的默契，已经到了这种程度，不用说话，扬眉瞬目，就能明白对方的意思。有时候夫妻之间、朋友之间也能达到这种程度，但是那个往往都是要相处很久以后才可能有，而

五祖和六祖总共也没有见过几次面，说的话也没有超过十句，他们就能有这样的默契，这个不能不让人惊讶和赞叹。据说在那些真正的修道人、修行者之间，他们也会有一种在法上和灵性上的“心心相印”，这个话看来不假，不是假的。

在我们中国，有一部后来举世公认的、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里面有一段描写孙悟空孙猴子拜师菩提老祖，被老祖拿拐杖敲了脑袋三下，然后它就很聪明地半夜跑到菩提老祖的房间里，最后学到了很了不起的大法，具有七十二般神通变化——这段描写我估计应该就是《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吴大大，是他借鉴、抄袭了《六祖坛经》才得来的，因为这个也太明显、太相似了。

下面，祖以袈裟遮围，不令人见，为说《金刚经》。至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惠能言下大悟，一切万法，不离自性。遂启祖言：何期自性，本自清静。何期自性，本不生灭。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无动摇。何期自性，能生万法。这个时候六祖才是真正的彻悟了。五祖见到六祖秘密来访之后，他就用袈裟——这个袈裟我不知道是普通的红祖衣，还是从佛陀那里传下来的那件传说中的“木棉袈裟”，代表我们禅宗的法脉正法眼藏、代表无上的传承资格、代表祖师证悟法位的“衣”和“钵”，其中的“衣”据说就是“木棉袈裟”，现在不知道被丢哪里去了，“钵”也不知道去哪了。历史上经过那么多的动乱，很多宝贝和圣物都消失了。

在现在的韶关南华寺，六祖当年传法和坐化的地方，那里不知道是不是还埋藏有这两宗圣物？不知道在哪个地方？得空大家可以发心去挖掘一下，呵呵。如果有朝一日这两宗圣物——禅宗的“衣”和“钵”——祖师传承的、佛陀亲传的“衣”和“钵”，能够重见天日的话，那绝对会是我们佛教史上，也会是考古史和文化史上最伟大的发现之一，那绝对会是一个值得庆贺的日子！对我们全世界的佛弟子

来说，尤其是对我们禅宗弟子来说，那绝对会是一种无比殊胜和巨大的加持，这跟佛舍利的出世那个意义是一样的！祈愿在我们的有生之年，能够有幸目睹这两宗圣物，能够看到这两个法宝的出现，祈愿佛力的加持！

## 真正的大悟

有点跑题了，不好意思！呵呵，跑远了，现在我们跑回来。经文里面说，五祖用一件袈裟把自己和六祖给遮盖、围挡了起来，那个时候在他们之间应该还有一盏点着的小油灯，五祖这样遮盖是为了挡住灯光不让太亮，否则大半夜的被人无意中看到，起什么怀疑那就不好了，五祖那是一贯的小心。这样遮挡住之后，五祖就开始给六祖传法了，他可能是先给六祖大师讲解了一段《金刚经》，但具体是怎么讲的就知道了，六祖没说。六祖当时只说了一句话，他说五祖讲到《金刚经》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当讲到这一句经文的时候，六祖就于“言下大悟”，刹那之间，彻底开悟了！

他悟到了什么？“一切万法，不离自性”，什么意思？一切万法包括了什么？所谓宇宙虚空，时间空间，天地万物，六道众生，若凡若圣，十方法界，喜怒哀乐，爱恨情仇，贪嗔痴慢，戒定解脱……这一切的一切，事无巨细，无论大小，统统都离不开我们众生当下念念迁流、念念相续的这一刹那心性，换句话说，一切都是我们自性的化现、本心的幻现！

这个不可思议的自性，就是“真空妙有”的不二空性，就是佛陀在很多经典上都曾经反复提及的那个“佛性”。那么，关于这个自性、佛性的状态，它的实相到底是怎么样的？六祖证悟到的境界又是怎样的？下面，六祖就作了一个非常简明扼要，同时又是非常含义深广的描述。他说：何期自性，本自清静——“何期”是“没有想到”的意思，六祖说自己开悟以后，他没有想到这个生命的自性、佛性，它居然本来就是清静的，本来无染，用不着你去刻意地追求清静，自性它本来就是没有染污的，即使颠倒造业、万劫轮回，这个自性、佛性也从来就没有被染污过，一丝一毫都没有。所谓“不垢不净”，是

真清净——超越二元对立的清净才是真清净！六祖的这句话可以和《心经》里的圣言量相对应。

接下来六祖还连着说了几个“何期”：何期自性，本不生灭；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无动摇；何期自性，能生万法。这是非常经典的几句话，六祖的五个“何期”，在禅宗史上赫赫有名，下面我们就来简单地给大家解释一下，师父也只能用语言来大概的、相似的给大家做一个简单说明。这个语言虽然有很大的局限性，但是它也是必须的，特别是对我们这些钝根众生来说，它是指向月亮的手指，是可以善用的工具，我们能否通过这个手指看到月亮，能否从中悟道，能悟到多少，那就要看各人的善根和福德因缘了。

六祖说，“何期自性，本不生灭”——这个“本不生灭”是指“本来就没有生灭”，也是“不生不灭”的意思，这句话和《心经》里的“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也是相对应的，都可以在经典里找到源头，可以和圣言量相应证。大家要了解一点，我们所悟到的东西，如果经不起经典的考验和检测，那么说明我们八成只是“误”了，误会的“误”，不是真正的悟，这点大家要牢记。所谓“离经一字，允为魔说”，这里面的重大因果，事关我们自己和众生的法身慧命，所以不可不慎。

我们现在，像我们这样还稀里糊涂、还颠颠倒倒的业障凡夫，暂时还是很难想象和理解六祖到底是处于一种怎样的彻悟境界，他才可以说出如此大智大慧的开示——很难想象和理解。这个境界是必须要亲身实证才能明白的，靠想是想不出来的，“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师父反复强调这点，啰里吧嗦的，就是希望大家不要停留在语言文字的那种浅薄的层面，不要仅仅停留在理解思考的层面，不要以为能听懂就算是证悟了，那个理解和证悟之间差得实在是太远太远了。



那么，这个“本不生灭”、“不生不灭”的境界，似乎和我们平常对现象界的观察有所不同，不是一回事儿。我们这个世界一切都是无常、不确定的，科学家已经通过仪器观测到，组成物质现象界的一切基本元素，什么分子、原子、中子、粒子和质子，它们统统都是处于一种时刻不停的运动、变化和生灭之中，那么这个“本不生灭”、“不生不灭”的是什么呢？和科学家观测到的现象似乎完全不同。六祖证悟的这个境界到底是什么？难道那是一个和我们截然不同的世界吗？呵呵，很多修行者就是在这个地方搞糊涂的。

这里，师父只能说给大家提供一个思维思考的方向，不能说是答案，绝对不能说是答案，大家要注意听。我们先来讲一个故事，不鼓掌不讲。（众鼓掌）这鼓掌还是像拉稀一样的，（众笑）呵呵，鼓完掌也不讲。话说，从前有一个禅师，这个禅师他有一次去到一个寺庙里，去拜访一个老和尚，这个老和尚据说是开悟的。他见面后就跟老和尚顶礼，结果这个老和尚就很谦卑地说：莫礼老朽！你不要顶礼我这个老朽，我这个色身是会老病死，是会生灭的，你不要顶礼，莫礼老朽。这个时候禅师就回答他说：礼非老朽者！这个禅师也是一位开悟的人，他说我是顶礼那个非老朽、非生灭的。换句话说，表面上我是在顶礼你的色身，但实际上我是在顶礼你的清净本性，我顶礼的是那个不生不灭的非老朽者。

那么，这个不生不灭的非老朽者，和那个有生有灭的老朽者，它们是一还是二？它们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相互对立的境界吗？或者说，我们必须要让这个生灭的现象停止了，或者必须要远离这个生灭的现象，然后我们才能找到或发现那个不生不灭的永恒的真相吗？很二的问题，问很二的大家。作为法师，我觉得师父不应该给大家提供便宜答案，师父应该引导大家自己去寻找答案，你们要自己去参悟这些问题，而不是简单地听听答案就行了。其实那些现成的便宜答案在佛经里都有，佛陀慈悲，尤其是在大乘的了义经典里，佛陀什么问题

都谈到了，难道还有什么奥秘是佛陀没有穷尽、没有说清楚的吗？但就算是佛陀说出来了，也还是有无数的人照样听不明白、搞不拎清，也还是需要自己去亲身探索、去体验、去参究过，然后才有可能得到真正的了悟，从此“不受人惑”，也不受师父惑。

比如佛陀曾经在《大宝积经》里讲（好像是《大宝积经》）：若有于诸法毕竟灭相中求涅槃者，则于是人，佛不出世。在《维摩诘经》里也讲：一切诸法，即解脱相。解脱相也就是涅槃相，也就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的自性实相，佛经里在在处处都在说这个。佛陀在小乘经典里讲，一切法都是“苦、空、无常、无我”的；在大乘经典里却讲，一切法（包括了六道轮回的众生相）“苦、空、无常、无我”的当下，就是涅槃，就是解脱，就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的。因为一切法“生起”的当下，实际上不过是幻生，幻生的本质是无生，根本就没有真正的“生起”过什么；而一切法“灭除”的当下，那不过是幻灭，这个幻灭的本质是无灭，实际上根本就没有真正的“灭除”过什么。这有点像我们在做梦，梦里生起的一切，其实都是幻生，都是无生的，那梦醒之后，梦里的一切统统灭除，但其实那是幻灭，是无灭的，并没有什么真实的东西被灭除了！这个逻辑思维清楚吗？这个真相不难观察得到，对吧？

那么了解这个之后，这个不生不灭的道理了解了，后面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的道理也是一样的。佛法就是建立在对这个事实真相的洞察和实证基础之上的，所有的修法都是为了让我们能清楚明白地自己“看到”这个真相，从此不再无明，不再迷失，不再自己制造无尽的痛苦和烦恼，不再被虚妄的梦境所欺骗。了解了这个，现在回过头来再看看六祖的话，你们就会比较容易搞明白了，什么叫做“本自清净、本不生灭、本无动摇”……这些话指向的境界其实都差不多，都是对自性、对万法实相的不同角度的描述。

那么六祖还说了，“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能生万法”，我觉得这两句话之间是有关系的，应该是可以联系在一起理解的。前面六祖对自性实相的描述，什么“本自清静、本不生灭、本无动摇”，这是强调了自性“真空”、“毕竟空”的一面，这是实相的理体，但如果仅仅是这样，那么六祖的开悟是有问题的，还不够透彻、不够圆满，因为他已经偏了，偏向了“空”的一面；但是加上后面这两句，“本自具足”、“能生万法”，六祖大师的这个开悟就很圆融，很中道了。这说明六祖已经彻悟到了这个自性“真空”中所包含的无边“妙用”和“妙有”，能够由体而起用，他所悟到的“空”就不再是死水一潭，不再是冷漠无情的境界，而是一种充满了灵动生命力的、活泼泼的、具有无限可能性的大道！

# 心的宝库和大能

这两句话，“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能生万法”，我觉得拿《华严经》里的几首偈子来解释它们，那可能是最恰当不过的了。比如《华严经》里说：

心如工画师，能画诸世间；  
五蕴悉从生，无法而不造。

又说：

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  
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

这一首偈子就很有名了。那么这两首偈子它们说的是什么呢？说的就是“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能生万法”的道理。我们的这个自性真心，就像是一个蕴含了无尽藏的宝库，它具足一切的慈悲、智慧、光明、清静、神通、德能，佛的十力四无所畏、无量相好、涅槃解脱它统统具足，最重要的是，它还具足无尽无限、不可思议的伟大创造力！它能够无中生有，就像是一个很灵巧的大画家，它能幻化（画）出三界六道，幻化（画）出宇宙时空，幻化（画）出人我众生，幻化（画）出五蕴身心，幻化（画）出生老病死、生住异灭、喜怒哀乐、爱恨情仇，它还可以幻化（画）出杀盗淫妄、富贵贫穷、着急上火、七情六欲……我们现在拿的手机，这台摄像机、灯光、蒲团、坐垫，追溯根源，也都是这个自心自性所幻化的。你们有没有做过打手机的梦？在梦里面打手机。或者坐汽车、坐飞机的梦？那个梦里如此真实的手机和汽车、飞机是从哪里来的？

这还没完哦，这个自性真心它为了从它自编自导自演的这个幻化大戏中唤醒它自己，它还因此针对性地幻化（画）出了三法印、四圣谛、四念处、四正勤、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正道，乃至大乘的戒定慧、闻思修、六度万行、禅宗、净土、华严、天台、大中观、大手印、大圆满、大威德、中阴救度、中道第一义谛……等等等等。这里面最最关键的是，不管它幻化出的东西是好是坏，是无明还是解脱，是光明还是黑暗，那都完全不影响它自性的本质——那就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的无我性空的真实的本质！这就叫做“能画诸世间”、“无法而不造”，又叫做“一切唯心造”，换成唯识家的说法，那就是“三界唯心，万法唯识”，而六祖的说法是“本自具足”、“能生万法”，其实它们描述的都是同一个境界，同一真谛。

所以宇宙不是死的，生命不会断绝！我们这个世界并不是由冷冰冰的物质构成，死亡也不是绝望的终点——这真是一个非常绝大绝好的、非常令人振奋的消息！你们说对不对？其实《华严经》用“画师”来比喻我们的自性真心，这个比喻我现在觉得有点不是很贴切了，我们的自性真心其实更像是一个导演，一个喜欢自编自导自演的“大导演”，而我们每个人、每个众生就像是“小导演”。我们在一起精诚合作，天衣无缝地自编自导自演了无数的戏剧，有时候是高富帅，有时候是白富美，有时候是犀利哥，有时候是小凤姐……有时候是无缚，有时候是无归……

人生不是悲剧，就是喜剧，但往往绝大多数都是苦乐交煎、迷茫无奈的连续剧——很多时候就像是蹩脚的韩剧，又臭又长，但很多人偏偏还就喜欢，一集一集地追着看，贪恋不舍。这就是无明的现实，许多人根本就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就是自己命运的导演、编剧和演员（三合一），太入戏了，或者说太入梦了，“梦里不知身是客”，

“戏里无明假作真”，面对这种不愿醒、也不想醒来的我们，佛菩萨也只有徒呼奈何。

## 禅宗的三关

扯着扯着就有点扯远了，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继续讲六祖。我们稍微回顾一下，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一件事，六祖当初还没有到黄梅的时候，他听人诵经就已经先有所悟入了，他初见五祖的时候那段对话，就已经表现出了他自己具备的一些见地；然后到堂前请人写偈，表达了他对“一切法空”这个境界的认识，悟境也更明确、更近了一步；最后半夜三更，听五祖为他讲《金刚经》，大悟到“一切万法不离自性”，这个时候才算是最终的大彻大悟了。这表明了六祖的开悟是有层次和阶段的，一次比一次更深入、更圆满，总共有三次。不知道后世的禅宗祖师，他们提出的那个勘验学人是否真正开悟的“三关”，什么初关、重关和末后牢关，不知道是不是受到了六祖的启发，是不是跟这个有关？不敢确定。

我们禅宗的所谓“三关”在唐以前是没有的，在唐朝的时候有机锋转语，祖师经常用这招来提点、勘验学人，这可能算是三关的雏形，但是明确划分三关的次第那是没有的。最早提出三关这个说法的是北宋时期的黄龙慧南禅师，他是我们禅宗临济宗黄龙派的创始人，一代祖师。那据记载，黄龙禅师在提出这个三关的说法后，当时经过他的严厉勘问和检验，能够真正参透这三个关卡，能令他满意的修行人几乎没有几个。所以他的这个三关之说，慢慢地就名传天下，后来在丛林里就成为了我们禅宗衡量悟境高低的一个标准，一个专用名词。

黄龙禅师的这个三关，说白了其实也就是三个问题、三个话头，没有真正开悟的人那是完全回答不上来的，完全找不着北，一说就是错！这三个问题分别是，“人人都有生缘，上座的生缘在什么处”，这是第一个问题；如果你能回答，那么他就会问第二个问题了，“我

手何似佛手”；然后是第三个问题，“我脚何似驴脚”……呵呵，不能翘脚给你们看。听傻了是吧？有谁能够回答吗？乱回答谁都会，但是要不假思索地全部答对，那就不是开玩笑的了，不是真正明心见性的过来人那是不可能的！呵呵，所以你们不用看师父，老衲也不会，就算会也不想告诉你们，你们就死了这条心吧！

那么，在黄龙禅师以后的几百年里，关于这个三关的说法可以说是越来越丰富、也越来越复杂了，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理解，有些跟黄龙禅师讲的意思已经完全不同。比如像有些禅师说，这个所谓的三关根本就是不存在的，原来就没有，禅宗顿悟顿超，“一悟即至佛地”，真正的顿悟弹指就到了，哪里还需要什么次第、什么三关？有次第那就不是禅宗，而是教下；有三关那就不是圆顿，而是渐修。呵呵，听起来很有道理。

那有些禅师则说——他们的说法还很浪漫、很文艺——所谓“见山是山，见水是水”，这是禅宗的初关；而“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这是禅宗的重关；最后“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这就是禅宗的末后牢关。像这个充满了浪漫主义情怀、充满了书画意境的说法，可能是流传最广的一个了，它曾经极大影响了我们中国的很多文人墨客、文人骚客，尤其是在艺术领域。呵呵，到现在影响到了无意、无芬之流，喜欢写诗的诗人骚客。

那么按照教理，佛法的修行大概可以分为见道位、修道位和无学位。有一些大德就说了，这个见道位就相当于是破本参，又叫做“法身边事”，也就是破初关的境界，修行者已经“明心不可得，见性空无我”，初窥法身道境，但是还需要渐除无明习气，还需要保持一种清明的觉照，要念念洞察；而修道位就相当于是破重关了，又叫做“法身正位”，修行者的心已经能够不随境转，一片空明，无我无人，无内无外，这种无明惑业已经基本断尽，但是还有微细法执，佛



见未除；而无学位呢，那就是已经完全证悟的阶段，又叫做“法身向上”——所谓“向上一着，千圣不传”，修行者到此迷执断尽，任运不二，开始趋入无修无证、无智无得、无凡无圣、念念自在的无上解脱，这就是破末后牢关。

如果从小乘角度来看的话，初果入流就相当于是见道位了，破初关；二果三果则是修道位，破重关；四果则是无学位，破末后牢关。当然我们禅宗是大乘圆顿的了义修法，所以用小乘的果位来套多少有点牵强，所以我们还是要从大乘的角度来看问题，这样才比较对路。那像有的大德就说了，大乘的初地菩萨境界可以看成是见道位、破初关，二地到七地是修道位、破重关，八地以上一直到等妙二觉是无学位，要这样一直要到究竟成佛了，那才算是真正的破末后牢关。如果要按照这样一个标准来衡量的话，那破三关就绝对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了，我们基本上就没指望了。但是古来的祖师、还有《楞严经》上都说，“十地顿超无难事”，“不历僧祇获法身”，不用经过三大阿僧祇劫的漫长的修行，就能够证悟法身，顿超生死，这个极为圆顿的修法似乎并不是假的，不是妄想，不是一件绝对不可能的事。

那像清朝的雍正皇帝就很肯定这个三关。雍正据说是一个大彻大悟的皇帝，古来像这样的皇帝应该说是非常稀少的，作为一个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政治人物，他居然还能悟道，那真的是太难得了！几百年来，我们禅宗的祖师大德对他还是比较认可的，似乎也没有谁质疑过他。据说雍正在位的时候，他曾经以开悟者的身份，从见地上对禅宗进行了一番比较大的整顿。他曾经针对这个三关之说，特别提出了要以法相唯识宗来作为注解，他认为“破初关”就是破了第六意识；“破重关”就是破了第七识末那识；而破“末后牢关”，那就是破了第八识阿赖耶识。这就是他的一种说法，一种理解。

那么在近代有一位融熙法师——不是融虚（众笑）——融熙法师，他是虚云老和尚的大弟子，这个人的文学修养很好，还写得一笔好字，老和尚很器重他。这位法师他把《大乘起信论》的“体相用三大”和禅宗的初关、重关、末后牢关相对照，做了一个融合。他说，能够证得真如的“体大”，那就是透了初关，破了本参；能够证得真如的“相大”，那就是破了重关；能够证得真如的“用大”，那就是破了末后牢关。他把体相用和禅宗的三关这样联系起来，应该说是他的心得体会的。在近代还有一位参禅的居士，他把三关做了一个概括，他说，大死一回是初关，彻见本来是重关，洞明法相是末后牢关。应该说这些讲法都是很有见地，都是有一定修行作为基础的，不是乱盖，不是乱来。

所以讲到这里，相信大家已经明明白白地听糊涂了！（众笑）这个三关到底是什么？众说纷纭。禅宗的三关到底有没有一个权威性的、不会再引起争辩和错解的标准答案？答案是：木有！（众笑）

我们看历史就知道，禅宗在唐朝的时候，祖师们的那个“家风”、性情虽然各有不同，但是有一点基调那是完全一样的，那就是简洁明快、直指人心、酣畅淋漓地开显心性的奥义，其中没有任何多余的花招。那时的祖师在修行上是非常活泼的，灵动万化，不可方物，他们没有丝毫的僵化，没有一点固定的模板和套路，什么“三关”、“破本参”的说法在那时是不存在的，有参究、参悟的雏形，但是没有“参禅”、“参话头”的明确修法。那个时代可以说是我们禅宗的“黄金时代”，祖师犀利，天资卓绝的上上根器层出不穷，天才辈出。

但是到了宋、元以后，由于众生的根性根器越来越差，喜欢狂禅、邪禅、口头禅和什么野狐禅的人越来越多，换句话说，轻狂傲慢、自以为是、没有自知之明的人越来越多，所以祖师不得已啊，才

设立了“参禅”、“参话头”的方法，以求破除弊病，防止魔扰，保护禅法和众生的慧命，这个“三关”的说法也就因此应运而生。随着这个方便、这种模式的固定和流行，以及那种集体同修、丛林制度的普及，那么天下各大禅林的风格和味道也就慢慢地有所改变了。

那段时间的出家衲子，禅和僧人，纷纷十方参学，行脚天下，他们为了了却生死大事，经常往来于“江湖”之间——也就是江西和湖南之间，因为那个时候有很多祖师大德都选择在那两个地方显化，留下了很多赫赫有名的祖师道场，所以吸引了无数的修行人前往参学。据说“走江湖”这个词，最早就是从唐宋的出家人那儿流传出来的，也不知真假。那么，这些出家人他们随时随地的，都可以在禅宗的各大丛林里挂褙安居，所谓“十方同聚会，个个学无为”，大家到寺院里就像回家似的。他们可以常住禅堂，只要抱住一个“话头”用功参究——比如最常见的是参什么“念佛是谁”，“狗子还有佛性否”，或者参“父母未生前的本来面目”，甚至只参一个“无”字——那么不管是一年半载，还是三年五载，甚至是十年二十年，以至于一生他们都可以常住下去，参禅到底！为的就是有朝一日，可以羽化成蝶，像历代祖师那样的，彻见本来，顿断生死。

这种修行方式上的调整 and 改变，它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一方面它的确是延续和保护了我们禅宗一脉的法水长流，也的确断断续续地每朝每代都有“破三关”的大德出现，说明此路可行，并非乱来。但是凡事有其利就必有其弊，像这种参禅、参话头的模式，随着它的盛行和普及，几百年下来，“一花独放百花杀”，原来法无定法的禅宗就变成了似乎只有参禅一法，甚至只有“打禅七”一法，这就导致原来原始禅宗的那种真正本质被逐渐掩盖，原来原始禅宗的真正慧命也变得越来越扭曲、越来越模糊起来。演变到如今，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号称是佛法心宗、以般若智慧为核心的“禅”，已经慢慢地转

变成了以打坐修禅定为主的“禅”，它已经开始失去它卓然独立、不共诸宗的特色，这是非常可惜的。

所以师父个人觉得，我们现代禅宗的最大使命，目前的最大使命，就是在完整继承祖师“参话头、破三关”这个修法经验的同时，还要尽量尽力地去恢复原始禅宗的本来面目，让禅宗的生命重新丰富、灵动起来，焕发它应有的光彩！这样或许可以挽救禅宗大德凋零、妖邪辈出的乱相，避免青黄不接、有名无实的现实，乃至避免法脉断绝的危局。

当然，像这么伟大的工作，那肯定不是靠我这种只会吹牛的人就能完成的，那需要广大有志于明心见性、了生脱死的禅和子们不懈的努力，需要出现大量理智、清晰、同时又圆融灵活的禅宗修行者。但是问题来了，就凭我们现在这些恶业众生的福报，我们能感召来这么多优秀的菩萨吗？对此老衲深表怀疑——毫不讳言地说，我深表怀疑。

嗯，好像时间差不多到了，那么“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精彩留待以后（众鼓掌）。

## 自欺欺人大妄语

今天是我们《坛经》在马年的第一讲，也是总的第五讲。要感谢大家能够坚持前来，听师父讲这么枯燥的“法”。我们的讲经可以说是与众不同的，大家除了听经之外，有时候还能听到隔壁的小孩哭、大人闹，还有黄狗黑狗叫……所以大家以后看光碟的时候，再听到什么杂音、狗叫，千万不要觉得奇怪，我们视之为清风流水，把它当做一种加持就好了。说实话，在这种情况下，大家还能不改闻法的热情，师父也能安之若素，坚持讲经，这可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要感谢大家，也要小小地感谢一下自己，请大家掌声鼓励！（众鼓掌）呵呵，大过年的，应该自我加油一下，给自己打打气。

那么，年前的那节课我们讲到了一个问题，大家还记得吗？年前我们讲到，禅宗的振兴需要广大对禅宗有信心、有担当的禅和子，需要他们不懈的努力，需要出现大量理智、清晰、同时又圆融灵活的禅宗修行者，但是就凭我们、就凭我们这些业障众生，就凭我们现在这些恶业众生的福报，就凭大家的福德因缘，我们还能像唐朝的时候那样感召来那么多、那么优秀的禅师吗？还能感召来那么多优秀的菩萨吗？这是一个很值得思考、很值得浪费时间和口水的问题。

虽然经典上经常讲，我们在大乘经典上经常看到的，说菩萨是我们众生的“不请之友”，菩萨很喜欢做我们众生的“不请之友”，就算你我没什么福报，长得也不庄严，菩萨也不嫌弃，也很有可能会硬凑上来帮我们指条明路，助我们度过难关。但问题是我们凡夫业障深重，邪见无知，菩萨认得我们，我们却不认得菩萨啊，所以我们往往会错过在生命中真正的菩萨，错过真正的大善知识。这个还不是最糟糕的，最糟糕的是妖魔鬼怪它们也很爱做众生的不请之友，它们也很喜欢和你套近乎，而且它们往往装得比菩萨还像菩萨——这个我们就

搞不拎清了，我们的肉眼凡胎往往看不出来。因为佛菩萨是善于“对机说法”，而妖魔鬼怪呢，它们却很善于“看人下套”，没辙！所以我们这些凡夫经常会把真正的菩萨推开，把妖魔鬼怪迎进来，把善知识推出去，把妖魔鬼怪当成座上宾……这就叫做愚痴，叫做颠倒！

希望大家明白一点，这个大虚法师，自称“老衲”，出家已经有十几年了，虽然没有什么好好修行，没什么成就，但是至少在法上、在知见上那是不会再被谁忽悠了，最基本的正邪对错那是一听就知道，不会再被人惑。比如就拿这个禅宗来讲，师父可以很肯定地告诉你们，我虽然不知道什么是开悟，不知道开悟的境界是怎么样的，但我至少知道什么不是！师父不知道什么是明心见性，但我至少知道什么不是！你们了解这意思吗？

这十几年来，说实话，我见多了自吹自擂、说自己已经开悟、已经无我、已经明心见性、已经证果……或者说自己是佛菩萨转世再来的妄语邪人，我见得太多了！这些人有很多都是在家人，但也有不少是出家人——因为他们还穿着这个僧衣，现了僧相，所以师父只能说他们是出家人，但实际上他们已经“不入僧数”，不能算是出家人了！在他们妄语欺世、邪见破见的当下，他们就已经失去了出家人乃至佛弟子的资格，他们甚至连三皈依的基本都失去了。在家人如果犯同样的错误，那结果也是一样的。一旦破了三皈依，不得三宝摄受，那么此人的归属往往不是外道，就是魔类，最终不会有什么好的下场，这是因果决定的，是这个天地的、宇宙的自然法则决定的！所以批斥这些妄语邪见之人，不能算是“说四众过”，更不能算是“说僧过”，因为他们连佛弟子都算不上，僧人那就更算不上了，明白吗？很简单的道理。揭露他们恰恰是在维护僧团，维护四众，维护三宝——这是在护法啊童鞋们，这是佛陀在经典和戒律里都十分赞叹和支持的行为，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搞错了，佛陀留下来的佛教可不是一个纵容包庇这些邪见恶人、是非不分的一个宗教，佛陀更不是一个纵容

包庇的滥好人！这个道理应该不算难懂吧，但是有人就偏偏不懂，说得难听点，也不知道是真蠢还是装蠢。

那么有人可能就会问了，如果这个人说他自己已经开悟，那我们怎么知道他是真开悟还是假开悟啊？怎么判定？希望大家明白一点，真正开悟的人，那些真正开悟的大德，我们去看历史就知道，他们在没有得到公认的前辈权威印证之前，他自己是绝对不会到处宣传说“我”已经开悟、“我”已经无我、“我”已经证道了，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听清楚师父用的词：绝对！他更不会引导众生对他进行自我崇拜和偶像崇拜，这是更加不可能的！他只会帮助众生破除执著，而不是增加执著，了解吗？“无我”的人，真正“无我”的人绝对不会干出坚固“自我”的事情，历代祖师莫不如此，谁违反这条，那就肯定有问题！

此外，虽然说禅宗的法义玄奥难测，几千年来一直强调的都是“教外别传，不立文字”，但实际上“不立文字”的同时也就是“不离文字”，“教外别传”的同时也就是“教内真传”。禅宗修行者所证悟的境界，那个伟大的境界，他们所明白的，并没有丝毫的违背佛典，那是完全可以拿来和圣言量相印证的。很难想象，一个真正开悟的人，他会把佛法的基本概念、把根本知见都说错，他会说出和佛陀、和历代祖师相违背的话，他会知见偏激、邪见误导、一点都不圆融，很难想象！所以从前的祖师才会特别指出说“通宗不通教，开口便乱道”，又说“离经一字，允为魔说”——也就是说，如果你说出来的东西和佛陀、和经典说的不一样，那毫无疑问、想都不用想，那肯定是你错了！不会是佛陀和经典错了，不会是祖师错了，你根本就没有开悟！

也许某些人倒是“开误”了，不过是错误的“误”。一个说法漏洞百出、错谬百出的人，你说你已经破了我执、破了法执、破了三关

——那才是在开国际玩笑呢，这个玩笑开大了！你如果不是在自欺，那就一定是在欺人。你可以去忽悠去欺瞒那些外行、初学者，但你想要忽悠我们这些专业的法师，江湖的老鸟，那你不是在自取其辱吗？像这种妄语邪见的性质，说得严重点，那实质上就是在破坏佛法，误导众生，这是魔子魔孙才会干的事。所以我们今后万一再碰到类似的问题，那就要懂得去甄别分辨了，要“依法不依人”地去正思维；而且作为正信正见的佛弟子，我们还要勇敢无畏地站出来，要对这些邪师邪见进行毫不留情地揭露、批判和抵制，如此才能称得上是“上报四重恩”，如此才能称得上是真正地在护法！明白了吗？

讲到这里想起一件事，前段时间，我听在斯里兰卡留学的融虚法师讲，他在该国的时候碰到过这么一件事：一位在斯里兰卡原来还挺有名气的出家人，不知道是吃错了什么药，他突然自己就对外宣布说，我已经证得阿罗汉道，证果了！于是舆论哗然，引起了一片轩然大波，举国上下到处都是反对的声音，居然连一个盲目迷信的都木有。

当时有很多出家师父和在家居士，他们就纷纷自发地组织起来，到那个僧人所在的寺院去示威游行，有很多人还举标语挂横幅抗议。因为大家都认为他没有得到印证就这么说，很明显是违背了佛陀制定的大妄语戒，他是在破坏佛法，误导众生，所以为了护持教法的严肃性，就必须予以反对和揭穿！那个出家人据说原来和总统的关系还挺好的，但是这个事情出来后，总统就再也不见他了，双方的关系降到了冰点以下……

这件事情我一听完，第一个念头就是赞叹，赞叹斯里兰卡真不愧为“狮子佛国”，赞叹他们那里出家的师父、还有护法居士的那种理智与清醒，赞叹他们“依法不依人”、不讲人情、毫不客气就破邪显正的举止——真是太痛快了！对不对？“爽”，就一个字！但是紧接



着我的第二个念头就来了，说实话我觉得非常惊诧，“狠”惊诧！难道斯里兰卡的佛弟子不懂得什么叫做“唯有僧赞僧，佛法才能兴”吗？难道他们不知道“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吗？难道他们不晓得做一个伪善的佛教徒，要比什么佛法和众生的慧命都来得更重要吗？唉，这些原始佛教的同修们，他们也真的是太实在、太不会装了，叫俺说啥好呢？

相比之下，我们所谓大乘佛教的很多师父和居士，很多高举“唯有僧赞僧”的招牌，呐喊“不见世间过”的“狗屁修行人”，你们的糊涂和愚蠢，你们的短视和伪善，你们对邪师邪见的纵容，你们对三宝和众生慧命的破坏，真的就是和魔类同等，令人羞煞！你们和斯里兰卡的佛弟子一比之下就嘛都不是了，根本没法比！你们那个道貌岸然的“高尚”境界，不知道为什么，每次我一听到就觉得很反胃。如果真修行人都是你们这个德性，那老衲还宁可不做“真修行”了，像你们这样不清不楚的“真修行”，俺实在是羞与为伍，不做也罢！

希望大家知道，所谓“不见世间过”和“唯有僧赞僧”，这两句话第一不是佛陀说的，所以不是绝对真理；第二就算它是祖师说的，那也是对机破执的方便，不能“执理而废事”，不能不看情况就乱用！否则面对邪师邪见，面对妄语邪人，你也按照这个道理来乱盖，你也去胡乱地赞叹他，或者任其破坏佛法、伤害众生，那你的思维就不是一般的错乱了。比如面对李洪痔之流、卢台长之流，你也不见其过，你也套用这个道理，那你简直可以用愚蠢来形容！现在这两句话经常被妖魔鬼怪拿来做为吓唬人的挡箭牌，妄图封住天下明眼人的悠悠之口，这真的就是“邪人用正法，正法亦是邪”！很多思维不够慎密、脑子有点糊涂的佛弟子，他们不管三七二十一也拿这两句话去到处乱说，那无形中就是在做帮凶啊，做魔的帮凶，你们知不知道？

所以奉劝广大的佛弟子，希望你们在“护法护僧”这件事情上，要向斯里兰卡原始佛教的同志们学习，要学习他们大无畏的勇气和智慧，不要再犯那种似是而非、颠倒糊涂的很低级的错误了！什么时候我们中国的佛弟子，你们在面对邪师邪见的时候，也能够集体抗议，也能够公开游行反对，举标语挂横幅，那么我们中国的佛教可能就振兴有望了。相信这样一来，着魔被骗的人会少很多很多，而我们佛教良性发展的寿命也会长很多很多……如是，则佛教幸甚！众生幸甚！所谓“苟利佛教生死与，岂因祸福避趋之”，这句话希望大家能牢记。

好啦，不多说了，新年的第一讲就乱骂人，这个大虚还真不是什么善茬！现在骂人骂完，跑题跑完，我们还是回到本经，大家继续看经文。第六页，看到了吗？

## 五祖的印可

祖知悟本性，谓惠能曰：不识本心，学法无益。若识自本心，见自本性，即名丈夫、天人师、佛。这是讲，五祖在听到六祖前面悟道之后，讲的五个“何期自性”之后，他就知道六祖已经真正悟道，真正明白自己的本性，已经对生命的实相完全了解了，所以他就印可说：不认识这个自性本心的真相，没有正见，那么修学佛法就不会得到利益；如果能够正确认识自我的本心，见到自己的本性，那么就可以名之为大丈夫、天人师、佛！

这个本性本心，也就是我们在前面几讲讲过的无我无得、无生无住的空性，也叫佛性，也就是六祖讲的那五个“何期”：本自清静，本不生灭，本自具足，本无动摇，能生万法！这就是我们一切众生的本来面目，也是一切有情无情的终极实相。不了解这个，没有这个般若正见，那修行者很有可能修着修着就修歪了。本来我们佛法的智慧是破我执、破法执的，但是你没有了悟这个，没有这个透彻的认知，那么你修着修着，很有可能越是努力就越巩固自我，越是精进就越坚固我执，那和佛法的解脱就完全违背了，所以五祖才会说“不识本心，学法无益”，希望大家了解。

如果仅仅是看文字，仅仅是听的话，那么这个关于自性本心的描述好像还挺容易理解，也挺容易达到的，对吧？如果大家的思维这么轻易，结论也这么轻易，那禅宗和佛法就等于是儿戏了。所谓的狂禅邪禅、妄语邪见，那往往就是从这种“轻易”的错觉里产生的。记得在六祖之后，唐朝有一位大祖师名叫洛浦，他在开悟以后继承夹山禅师的法统，以教育方法严厉严峻而出名——呵呵，以香板打人、骂人厉害而出名。因为他身兼数家之长，功夫高，见地深，气派也很大，

所以他收拾起弟子来也毫不留情。他当年曾经留下了那么几句名言，所谓：“末后一句，始到牢关，锁断要津，不通凡圣。”

这几句话的意思，只能说按照我粗浅的了解，大概是说，这个禅宗开悟的末后牢关，向上一着，那根本就是无路可循，无法可通的——没有任何的方法可以采用，没有任何的道路可以达成，这里是凡圣佛魔都难以触及的地方，“锁断要津，不通凡圣”！这几句话所指向的境界，已经超越了所有的二元幻象，非思议所能及。所谓“言语道断，心行处灭”，这个已经不仅仅是破我执、破法执了，所有的明与无明，微细惑业，一念弹指，一时俱尽！这是大智慧的无上成就，这是无上般若的成就，只有达到这个境界，才可以叫做“识自本心，见自本性”，才可以名之为大丈夫、天人师、佛！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把禅宗的“开悟”、“见性”当成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有些人连我执法执的概念都还搞不清楚，连贪嗔痴都还没破呢，他们就敢吹牛说自己已经开悟、已经无我了，这个真的就是不知死活，既害死自己，也害死了别人。他们犯的错误之一，就是把禅宗的证悟给理解浅薄了，把佛法的修行当成了儿戏，这是一种很低级的错误。

此外还有一些人，他们很喜欢拿教下、拿经典里的道理来剖析、分解和硬套禅宗，比如拿天台“六即佛”的次第来衡量禅宗顿悟的境界，衡量禅宗的三关，有道理吗？有道理！像上一讲我们讲的种种和三关相对应的教理解读，那个听起来也很有道理，但是禅宗的悟境真的就是那样、禅宗的三关真的就是那个意思吗？如果有人认为禅宗的修法、境界和教理所言完全一致，没有两样，那么禅宗就被此人活埋了——因为禅宗的“教外别传”因此就变成了空话，禅宗的修法也就变成了节外生枝，多此一举！反之，如果有人认为禅宗的修法和境界——所谓的“顿悟本来，见性成佛”——认为这个已经超越了经典的

范畴，和教理不是一回事儿，那么此人很明显是在邪思维、邪推理，历代祖师也就算是被他活埋了！这样想的人既错解了禅宗，也错解了佛意，所以才会产生这样的邪见！大家要清楚一点，禅宗如果不能和经典相印证、相符合，那还是佛法，那还是禅宗吗？

唐朝的时候，曾经有一个大居士，很有修行的大居士，他问药山禅师：如何是戒定慧？很普通的问题，常识性的问题，咋一听对吧？但是药山禅师的回答完全不循常理，他老人家就回答说：老僧无此闲家具！老僧这里没有这些空闲的摆设，没有这些没用的家具！对这句话你们大家怎么理解啊？其实药山禅师这里不是没有，而是不住，三业不昧的同时，顿然超越。有些人看了不明白其中的奥妙，反而认为禅宗不要戒定慧，那还了得？！像那些个什么狂禅、邪禅就是这么来的。所以你说禅宗有戒定慧不对，但是你说禅宗没有戒定慧那就更是不对！这两种看法都有问题，那么什么看法、什么见地才是没有问题的？说实话我也不知道，阿拉也不晓得。这个难画难描的禅宗，如果它能够让人准确定义，又能够让人轻易把捉的话，那它就不叫禅宗，也就没有挑战，没有什么独特的魅力了。

所以，下面我们大家还是继续看经文，老老实实看经文，所有疑问先放在心头，先收藏起来，等我们以后开悟了再说，别着急。有谁开悟了可以来指教师父一下，偷偷告诉我。

## 五祖的叮嘱

三更受法，人尽不知，便传顿教及衣钵。云：汝为第六代祖，善自护念，广度有情，流布将来，无令断绝。听吾偈曰：有情来下种，因地果还生；无情亦无种，无性亦无生。这一段的意思，是说五祖在给六祖印可之后，六祖当下就已经得到了禅宗法脉的传承，他把这个接力棒就给拿到手里了，但是这件事情是在三更半夜静悄悄地摸黑完成的，除了他们两个，除了这两位大德，其他人统统不知，统统都不晓得，都被蒙在了鼓里，五祖就这样把禅宗至高无上的圆顿心法以及代表祖师大位的珍贵衣钵全都传给了六祖。从这一天开始，六祖——原来大字不识一个的文盲——就从一个本来连普通弟子、连挂名弟子都算不上的寺院杂工，变成了一个祖师级的精神领袖。打个不太恰当的比喻，这有点像从“水货”突然变成了“行货”，（众笑）虽然这个比喻有点不太恰当，不太恭敬，但是现实就那么回事儿。

接下来五祖就对六祖很明确地交代说了：你现在就已经是禅宗的第六代祖师，希望你能好好地守护自己的正念，以后要以广大的发心去度化一切有情，要把禅宗的奥义在未来好好发扬，不要让这个伟大的教法断绝了。这是五祖的叮嘱，然后五祖还说了一首偈子，大概的意思翻译成普通话，差不多就是说：

要以菩萨觉悟有情的慈悲来给一切众生种下成佛的种子，由此因地的菩提种子，才会产生未来的菩提道果，“因地果还生”；同时菩萨的有情并不是私情，而是“同体不二”的大悲无情，菩萨教化众生、给众生种下觉悟种子的同时，并没有什么我相人相众生相，并没有“我在度众生”的念头，因为他知道一切众生本无自性，本来无生，所以菩萨是即相而离相，生心而无住的，这就叫做“无情亦无种，无性亦无生”。当然，关于这首偈子还有很多其它的解读，我们

这个并不是唯一的答案。不管怎样，只要能够和本经的上下文相互对应、联系得上，那你怎么去理解、去解释它都可以。

下面，五祖想想可能还是不太放心，所以他又“老婆心切”地再次叮嘱了一番，这是祖师的慈悲。祖复曰：昔达摩大师，初来此土。人未之信，故传此衣。以为信体，代代相承。法则以心传心，皆令自悟自解。自古佛佛惟传本体，师师密付本心。衣为争端，止汝勿传。若传此衣，命如悬丝。汝须速去，恐人害汝。这段文字谈到了到我们禅宗传法的问题，禅宗的传法历来被很多人认为是个秘密，所以很有必要好好地探讨一下。禅宗的祖师历代传法，这个文献的记载往往都极为简略，几乎都是一两句话就带过了，没有什么具体的交待，只有在《坛经》的这一段中，过程显得较为详细。下面我们先简单的转译一下经文，这段文字应该不算难懂。

这里五祖就说了：当年达摩祖师初来东土，他老人家刚刚来到这的时候，人们对禅宗、对祖师的境界都很有疑惑，不了解，所以为了让人们能够生起尊重恭敬的信心，祖师不得已才把佛陀留下来的衣钵昭示天下，以此作为禅宗代代相传的信物。谁能拥有这套衣钵，那就说明谁得到了祖师的真传，谁就是真正开悟的大德，而不是什么假冒伪劣的山寨货，否则随便一个人跳出来就说自己是开悟的，自己已经见性了，那谁信啊？傻瓜才信！所以在六祖之前，没有这套衣钵的传承，那是绝对没有资格代表禅宗传法的，天下人都知道并且公认这一点。

但是现在不同啦，末法时代，“龙象不出，野狐谈禅”，现在什么阿猫阿狗都敢跳出来胡吹，说自己已经开悟、已经无我了，偏偏轻信迷信、被唬得一愣一愣的人还特别多，真的就是“天下将乱，妖孽辈出”！像我们这些不敢瞎吹、不敢忽悠的土人，现在是越来越不吃香了，你们看前来听经的人寥寥无几，越来越少，这就是一个证明。

但是骗子开法会，邪师说歪理，比如那个什么“卢台长”和“多杰羌”，在香港、美国一召开法会，那去参加的人可以说是成千上万啊，全世界都有，什么身份的都有，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众生的福报是越来越薄，而愚痴颠倒的恶业是越来越重了！等哪一天我们这些敢讲真话、敢骂人的法师全部消失，从这个世界上全部消失，那时估计“三宝”也就不成其为“三宝”，而众生的“心灵末日”也差不多就要来临了。如果连我们这样没有修行、但是还算正知正见的出家人，众生都再也感召不来，再也无福见到，那么这个世界会糟糕成什么样子？不敢想象。在这方面我虽然不是什么悲观主义者，但也绝不乐观。

不好意思，又跑题了，现在我们跑回经典，继续来谈禅宗的法。按照五祖的开示，禅宗的这个法其实跟衣钵本身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衣钵虽然是表法的，但是这个法的关键却不在衣钵上，而是在于“心”！禅宗的历代祖师，他们在承上启下弘传禅法的时候，没有一个不是“以心传心”，没有一个不是“自悟自解”的，乃至从无始以来的十方诸佛，贤劫千佛，他们也个个都是如此，这就叫做“佛佛唯传本体，师师密付本心”。而这个“本体”、“本心”，也就是六祖在上面大悟到的“一切万法不离自性”，以及那五个“何期”——还记得吗？

这个“本体”、“本心”，用教下的话来讲，那就是佛性、般若、菩提、涅槃，就是不二圆觉、自性弥陀……因为无名，所以它可以有无数的名；因为无法形容，所以你怎么定义它都可以。但是这个东西一旦被语言文字所定义，形成了概念，那我们人类的头脑就会开始曲解它了。我们会把对“本体”、“本心”的理解当成是解悟，把解悟当成是证悟，然后把证悟当成是“有所得”的微妙境界。最糟糕的，是把“本体”、“本心”这个“无我性空”的不二道境，当成了是“自我”的成就，当成了“实法”，那毫无疑问就是走偏了。



所以禅宗祖师才会想方设法，他们在接引弟子的时候，往往会特意采用一些匪夷所思的手段，像什么机锋转语、当头棒喝、乃至拳打脚踢、呵佛骂祖，那都是为了让你的头脑停顿，让你的“自我”粉碎，是为了帮助你从语言文字以及从思维理解的陷阱中跳脱出来，直接去用心，直接去体验生命，去体悟“空”的真相。所以祖师才会那么的强调“以心传心”、“心心相印”，这个道理就在这里。想来当年佛陀拈花，一言不发，其中的一个用意、奥义，可能也就是如此。

## 以心传心妙难思

这里讲到了“以心传心”，提醒大家一点，大家既不要把这个“以心传心”想得太过玄妙，但也不要想简单了。记得十来年前我刚刚接触禅宗的时候，就曾经被禅宗的这种传法和悟道的方式给搞懵了，稀里糊涂地想不通是怎么回事儿——其实问题就出在这个“想”上，越想就越错，越思维就离道越远。师父现在虽然还是没怎么搞清楚，但是这么多年下来，“瞎猫撞着死耗子”，师父至少在“法理”上已经揣摩得八九不离十了。这有点像盲人摸象，我自认为已经摸到了禅宗这头大象的“小尾巴”，虽然还不是全象，但至少能够顺藤摸瓜，已经不再是茫无头绪找不着北，可以略微稍微地那么推测一下了。所以我下面将要对你们说的话，不是什么真理，但也不是全无道理，可能很对，也可能很错，大家姑且听之，仅供参考就对了。

话说这个“以心传心”，大家想要体验这个境界、想要真正搞明白的话，别的不多说，你们至少要做到以下三点才行，否则想都不要想，几乎没有任何可能！至少要做到以下三点，才会有可能：第一点，你必须要做到对传法师父的绝对信任，你要对你所选择依止的禅师有绝对的信心！只有做到这一点，你才不会对禅师的那种敲打棒喝、帮助破执的特殊言行产生错解，你会自然而然地“向道上会”，否则当你心里充满怀疑、充满计较，甚至充满嗔恨不服的时候，你一定会想错想歪想偏邪——这是一定的！这时不要说什么“以心传心”了，你不活埋师父那就已经算是很好的根器了。

讲到这里让我想起了密宗的上师制度，我们可以假设一下，当我们来到一位被公认为是大成就者的大德上师的面前，尤其是这个上师长得还比较帅锅、比较庄严，或者比较亲切和蔼，比较智慧幽默，那么通常情况下我们是不会有什么多余的负面想法的。我们会很正面很

专注地去聆听这位上师的开示，在这种情况下，“以心传心”才成为可能。假如我们事先知道自己要去拜见的人，是一位大师、上师或者法王，或者是禅宗的祖师，甚至是佛菩萨的化身，那么这时我们的心态会是怎样的？这时的我们，那个信心肯定爆棚，肯定要比去见一个普通的、没有什么名望的师父强，对不对？这就叫做“先入为主”，这是人的正常心理。

所以一个师父如果他既有真实的证量，有真材实料，同时又能有一个比较权威的名位，那会对他弘法利生的事业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因为众生对他的信心会增强增上很多很多，这就是上师制度和祖师传承制度的设计和用意之一。但是现在我们一般人经常接触到的都是普通师父，或者说，都是“看上去”比较普通的师父，那么这里面有没有隐藏着一些境界很高但是“不求闻达”的高人或菩萨呢？很难说，估计以我们的福报碰上菩萨的可能性很小很小，碰到像我这样的半桶水的“低人”，这个可能性很高很高，这个可能性倒是很大。但是不管怎样，不管这个师父有名没名、有修没修，做弟子的如果想从师父那里学到真正的好东西，那都必须要有基本的信心，更不用说“以心传心”这么高难度的事了，没有信心那就谈都甭谈，想都甭想！

师父在这里倒是可以给大家一个建议，如果我们暂时还没有福报，暂时碰不到能让我们生起绝对信心的善知识，那么建议大家不妨把这份信心转向佛陀，转向阿弥陀佛或者本师释迦牟尼佛，或者转向药师佛也都可以。你们对活人没信心，那对佛陀总该有信心了吧？对佛陀有信心，那就是对“最好的”有信心，对最好的有信心，那成果也必定是最好的！所以以任意一位佛陀为所缘境，选定之后就不要再改来改去了，然后围绕这位佛陀的经典和修法，修行者要进行深入专一、持之以恒地闻思修，要怀着一种对生命、对全宇宙的很单纯的信心，来感通佛力的加持。这样久而久之，在某一天的某一时刻，说不

定你就会豁然开朗，你就会亲身感受到祖师所感受的那种“以心传心”、“心心相印”的深刻体悟，从此再无遗憾，再无怀疑，大事休矣。这个是师父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应该算是比较稳妥、比较聪明的一个修法，一种选择。

那么第二点，你必须要放下求开悟的心！修行不能有所求，这一点非常重要！！！感叹号可以打三个。讲究顿悟的禅宗却偏偏不能求开悟，这点很有意思，你一旦对解脱或者对开悟有所希求，那么此心就会成为障碍，你一定会堕入急于求成或者心理投射的陷阱，不知不觉中就会落入狂禅邪禅的魔网而不自知。很多人就是这样被自己给害死的，没有仔细地去检查自己的发心和知见，没有去对照佛陀和祖师的开示，最后走火入魔了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

希望大家能明白这点，修行者可以日夜不停的精进用功，不懈的努力，但如果你仍有企图心，那就永远不可能获得证悟。无论你修行得有多么卖力，无论你修行了有多长时间，智慧都决不会从这种欲望中产生。因此，如果你想要获得和祖师一样的那种“以心传心”、“心心相印”的伟大体悟，那么你就必须要放下！放下！放下！停止！停止！停止！你必须要保持警觉，很单纯地放下，不可以有所得、有所求的心，来追寻开悟、追寻解脱。“若求法者，于一切法应无所求”，这是我们在讲《维摩诘经》的时候曾经讲过的，希望大家能牢记。

第三点，你必须要从语言文字和思维思辨的这种惯性习气中跳脱出来，这时“以心传心”才会成为可能。所谓“言语道断，心行处灭”，这句话我们经常讲，这绝对是过来人的经验之谈。修行者一旦落入那种语言文字和逻辑思维的窠臼，那么本来很单纯的这个“心”的本性，往往就会被遮蔽、掩盖了，这个“心”会被束缚在继续做梦的那种境界里，难以觉醒，不得解脱。

像前段时间有居士来问我，《楞严经》里讲的“妙色、妙香、妙触”等等境界怎么理解啊？师父只能告诉他说：理解不了！后来我想，知道他理解不了我说的这句“理解不了”，所以老衲就格外开恩跟他多说了两个字：不二！结果这位居士就发信息来说：那我还是试着理解理解吧。（众笑）呵呵，老衲只好无语歇菜，随他去了。这些习惯了运用头脑的聪明人啊，他们太过相信自己的思维，以为自己能够理解那个“非思议所能及”的境界，这其实是一种“聪明反被聪明误”的很不聪明的行为，这是许多自视甚高的聪明人经常犯的错误。在佛法的修持上，在禅宗这个“以心传心”的问题上，这种聪明其实是最要不得的！听得清楚吗？不把这个习惯、不把这种思维拿掉，你想要契入“以心传心”的境界？那只不过是一种奢求奢望罢了。

以上这三点，只能说是仅供参考，因为也很难讲，或许会有某些“勇猛丈夫”、“出格大士”，他们不受一切的限制，可以随破随立、随立随破，那就不是我们这些小根小器的家伙所能模仿和妄测的了。

好像时间到了，不好意思，今天的《坛经》我们就讲到这里。今天只讲一节课，下次讲经请大家等待通知，我们可能会做一些调整。“预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众鼓掌）

## 五祖的预言

今天是《坛经》的第六讲，但却是我们龙象讲堂正式成立以来的第一讲。原来是有点担心我们的这个场地比较小，怕来的人多了坐不下，所以才选择了在外面、在“太阳山”讲经，但是后来又发现还是我们讲堂的隔音效果比较好，所以最后还是选择了回来。以后如果没有什么意外的话——佛力加持，相信也不会有什么意外——我们的讲经以后就会定在这个小小的“一亩三分地”，什么《坛经》和《楞严经》应该都会在这里慢慢讲完，大家要有耐心。

嗯，差点忘了告诉大家，今天是个好日子，恰好是六祖大师的圣诞纪念日，昨天是三八，又恰逢本师的佛诞，这个好日子似乎都赶一块儿去了！这种巧合并不是谁故意安排的，不是我、也不是明心，我们不妨视之为一种提醒和眷顾，一种加持，我们继续在法上好好闻思就对了。阿弥陀佛！

那么我们书接上回，上回我们讲到哪儿来着？上回我们讲到了五祖对六祖大师的印证和叮嘱，讲到了“以心传心”的问题。五祖讲“自古佛佛惟传本体，师师密付本心”，这个“本体”、“本心”才是我们禅宗禅法的核心，相比之下，那套传承的衣钵固然珍贵无比，但也并没有一般人想象中的那么重要。所以五祖说完这番话后，他老人家突然就拐了那么一个小弯，他就把他隐藏在话里行间的那个深意给挑明了——大家看经文，五祖居然非常郑重地对六祖说：这套表法的衣钵现在已经变味，已经变成了名利和权位的争端，那么到你这一代就最好停止、打住，不要再往下传了。你如果还想把这个衣钵做为表法的信物传承下去，那么你自己的性命就会很危险，可谓是命如悬丝。而且你现在必须马上就要离开，马上就要走，否则迟了我怕会有人伤害你。这是五祖对六祖的交待。

呵呵，从五祖紧张兮兮的这个话里，我们不难想象，当时的局势已经严峻到了什么程度，那些“无知无畏”的笨蛋和恶人又猖狂嚣张到了什么地步！遥想当年，看看现在，看看那些霸寺驱僧、侵夺庙产的昏官和奸商，那真的就是古今一如，没有什么改变。所谓“五浊轮回界，邪恶从未少”，这个就是事实！这个也实在是无奈的一件事，我们众生的苦难，按照佛经的授记预言，只会越来越深重，越来越可怕，所以要赶紧觉醒，要赶紧出离。

下面，惠能启曰：向甚处去？祖云：逢怀则止，遇会则藏。六祖一听五祖这么慎重、这么紧张地跟他一讲，他不敢怠慢，他马上就向五祖请教说：那我该向什么地方去，才会安全呢？这时五祖就给了六祖第一个预言，他说：你“逢怀则止，遇会则藏”就对了。这个是神马意思啊？你们晓得不？唉，阿拉最讨厌猜谜了，打小就讨厌！因为这样很容易就会暴露出俺的智商，暴露出我们是弱智的真相，这怎么可以？对不对？受不了！

那么你们知道五祖的这句预言是什么意思吗？是嘛意思？其实你们知不知道和我知不知道都不要紧，六祖他老人家知道就行了。这里我们只能结合下面的经文，做出一个“后知后觉”的推测，推测而已。五祖他老人家这句话的意思，估摸着大概就是说，惠能你如果以后碰到一个含有“怀”字的地方，那就可以停留下来不用逃跑了（这个“怀”后来有大德研究，据说就是怀集，是在我们广西的苍梧、梧州一带）；那如果是碰到一个含有“会”字的地方（这个“会”就是四会，位于我们广东），那么你就可以很安全地隐居藏身，不用再担心有什么危险了……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你们大家可以想一想，这个祖师有神通他干嘛不光明正大地用出来，有预言干嘛不好好地说出来呢？非得要云里雾里的高深莫测一番，那万一六祖当年要是理解错了，走错了路，碰到了危难，那我们禅宗岂不是就此断绝，就此玩完了吗？！这个危险性、可能性是存在的。

这里面据我所知的确是有一些忌讳的，事关所谓的天机、因果、寿命、还有福报等等“自然法则”，越大因果、大业力，越不能依仗所谓的神通和预言这种“超自然”的力量去干扰、去改变，否则必有祸事！而相关的当事人也绝对跑不掉，绝对要承担其中的业力因果。很多智慧和修行不够的人——比如当年那些所谓的什么“大气功师”，为什么一个两个最后都不得善终，最后都死得那么难看啊？其中一个道理就在这里，他们有很多就是在这些问题上犯了大忌讳，甚至是大妄语，所以才不得好死的，明白吗？

因此，越是了解这些道理的祖师或者大修行人，他们就越是谨慎，但同时他们又很慈悲，又想尽量去帮助别人，那怎么办啊？那就只能偶尔不说人话了，所以他们才会时不时的就语含玄机绕弯子——“嗯”的点你一下，就那么“点”一下，你明白就明白，不明白就拉倒，那就说明福德因缘还不成熟，只能随缘，也只有这样才不会错大因果。

我们看历史上有很多记载，某些高僧大德一旦当众显露神异，显现神通，那么他们很快就必须要走了，不走不行——像这些就是没有忍住的，他们的出手干扰了凡俗世界，破坏了游戏规则，所以就不能再停留了。而像另外一些大德，他们平常只要能够以正理接人，不以神通惑众，那么往往就不会有事。这个道理，就连江湖上的一些看相算命的人也是明白的，某些隐藏在看相算命这个行当里的修行人，他们留下的很多模棱两可的预言和故事，有一些就是出自于这个原因。当然，这些事情和我们目前要讲的《坛经》，和我们禅宗没有什么太大关系，大家稍微了解一下就好，没有必要去深究。



# 师度和自度

下面，我们回到经文。

三更领得衣钵，五祖送至九江驿。祖令上船，惠能随即把橹。祖云：合是吾渡汝。惠能云：迷时师度，悟了自度。度名虽一，用处不同。惠能生在边方，语音不正。蒙师付法，今已得悟，只合自性自度。这是讲，五祖传法和叮嘱完毕后，当时还是三更半夜，天黑漆漆的，深夜凌晨，等六祖收拾好衣钵后，五祖就悄悄地带着他，避开了所有人，连夜下山，亲自把六祖给送到了九江驿——一个临江的驿站码头上。这个名字叫做“九江”的驿站不是指江西的九江，而是黄梅的一个老地名，五祖还不至于神通大发一下就从湖北跨越到江西了。

那么，这时的江边——老天爷安排的——正好有条无人的空船，五祖就叫六祖赶紧登船，于是六祖就上去把住了摇船的橹。这时五祖就似有意似无意地、语带双关地说了一句：本来应该是我这个做师父的来度你的……那六祖的反应多快啊，他不假思索地马上就把话茬给接了过来，他说：迷的时候是需要师父来度，但悟的时候就可以自度了。这个“度”的名称虽然一样，但是各自的用处却完全不同。弟子惠能生长在偏僻边远的地方，说话的语音也不够正（按照我们现在的说法，那就是普通话很普通，说得很不好，家乡的口音很重），但是承蒙师父您老人家慈悲付法，您已经把禅宗的无上心法交付给我了，我现在已经得到了真正的了悟，所以我今后就可以“自性自度”，师父您就不用再担心了。换言之，六祖大师是说，现在的我已经可以自己走自己的路，我将遵循“自性本净”的解脱之道，我已经明白该怎么去做了。

这是六祖的回答，这一段话透露出了很多信息，我们可以看到师徒两人之间那种“心心相印”、“两两见性”的奇妙境界，他们都是站在见性之人的那种本份的立场上来说话的，可谓是句句带玄，丝丝入扣。所以我以前经常说——以前在讲《维摩诘经》的时候就常说的——这个禅宗的问答不是随便乱来的，在两者之间必须要有一种非常相契、非常相应的状态才行。祖师形容这个状态叫做“啐啄同时”，意思是说做师父的接引弟子，就像是母鸡在孵小鸡，小鸡在蛋壳里边已经成熟了，要出来，它就会开始朝外啄，而母鸡呢同时就会在外边朝里啄。母鸡啄早了，小鸡还没有完全成熟，那出来就会有问题；啄迟了，那小鸡就会闷死在蛋壳里。所以祖师们接引学人啊，那真的就跟老母鸡孵蛋差不多，在时机上的把握那是一点都不能错，一点都不能马虎。

有些人看禅宗的公案，他们以为祖师的对话是在那里故弄玄虚，甚至是答非所问，这个纯粹就是外行人的看法！要知道在那种智慧和机锋碰撞的当下，在利刃出鞘的瞬间，祖师的话语有时候就会变成“杀人刀”，有时候又会变成“活人剑”，所谓“有杀有活，有纵有夺”，那都是应机而发的方便，都是在针对性的破执，都是为了帮助修行者入道——都是为了帮助“你”入道。你不了解这点，你不能站在“法”的角度、站在解脱的角度去思考问题，那么你就一定会活埋祖师，你一定会被搞得很糊涂、很糊涂，找不着北！所以建议大家以后最好能学聪明点，面对禅宗的公案，面对禅宗的修行者，我们宁可承认不懂，也不要瞎猜，就算瞎猜，也不要轻易做结论，不要犯了自以为是的错。

那么，六祖在这里还提到了“师度和自度”的问题，说明在我们还很迷糊、还很无明的时候，来自于老师和善知识的指导还是很有必要的。一直要到我们自己也“悟”了，不说彻悟吧，至少也要“大开圆解”，要“解悟”了，拥有了很基本的正知正见，那个时候我们才

可以说不需要“师度”了，才可以“依法”去自修，才可以说“自性自度”这样的话。但问题是，据师父这么多年的观察，很多佛弟子不知道是因为太聪明还是太笨蛋，他们在自己还稀里糊涂的时候，学佛还没学几年呢，他们就认为自己已经可以“自度”，已经不需要“师度”了，这个说实话实在是很轻率、很轻狂的一件事。

像前段时间我和净宗法师一起晒太阳——我们深圳的太阳，冬天的太阳很舒服，大家都应该有体会吧——我们一起晒太阳的时候就瞎聊啊，聊着聊着我就说，回想以前——师父这是总结我这十几年来出家修学的感受经验——我觉得一个人出家以后如果不经历十年以上的闻思修，不经历十年以上的磨炼，那么他是不可能真正成熟的！我就说至少要十年以上，这个出家人才会从“菜鸟”变成“老鸟”，才不会在法上“自欺欺人被人欺”；而十年以下的那一般都还是标准的“菜鸟”，在法上、在修行上都还是“菜鸟”。等这些“菜鸟”经过十年的时间、经过十年的磨炼再回过头来，那时他们才会晓得当初的自己是如何的幼稚，如何的没有自知之明。我说这些并不是在贬低谁或者轻视谁，不要错解，因为师父当年，我也是当“菜鸟”这么当过来的。我只是在告诉大家、告诉你们一个过来人的经验，没有十年以上的摔倒、爬起以及种种孤寂和伤痛的锤炼，你们想要成为“老鸟”？想要“自性自度”？想要抛开前辈师父的指点？那只不过是痴人说梦罢了。除非你是六祖，那另当别论。这种事情不要说一般人做不到，就连很多祖师都做不到，这是没有办法速成的一件事。所以出家人尚且如此，你们在家居士那就更不用说了。

我现在发现，如果没有经过真正严格的训练，没有真正体验过出家人的生活，很多在家居士和那些真正的出家人、和真正的好法师一比，那立刻就会显得很业余、很不专业了！就算是很有名的某些居士大德——某些七老八十、八九十岁的老居士，学佛学了几十年了，有的早已名满天下——但就算是他们，也时不时地就会在一些基本知见

上出错，出现经不起推敲、经不起检验的法义漏洞，或者出现容易误导初学的偏差……这种发现，就促使我更加提起了“绝不盲从和迷信”的警惕之心，以及对“自我”的反观和反省之心！我这番话，净宗法师听了好像也非常认可，因为他一直在点头，一副“心有戚戚焉”的样子。

所以建议诸位居士大德，你们就算根器再好，再有福报，但如果你们没有经过十年或十五年以上的认真修行，如果更多的时候你们还是处于一种散乱和造业的状态，那么我建议你们还是先别急着去活埋你们的师父，不要急着自作主张，不要急于盲修瞎练，明白吗？你们应该好好地去依止你们在“法”上的师父，就算师父拿粗口骂你、拿香板揍你，那也是你的造化！呵呵，说实话，等到哪一天师父对你变得客客气气，很客气、很礼貌，跟你打哈哈，一句重话都懒得说你的时候，那我估计你也就差不多没戏了，那很可能是因为你已经不可救药，所以做师父的才随顺因缘随顺你，随你去就算了。

嗯，想想还是要多嘴补充一句，前面我们讲的所谓“菜鸟”和“老鸟”，这两者的最大区别是什么？或者说，要符合什么样的标准，“菜鸟”才会变成真正的“老鸟”？其实答案很简单，大家要注意听了：当你愿意承认自己是“菜鸟”，并承认自己狗屁不懂，承认自己只是一个业障凡夫的时候——只有这个时候，“菜鸟”才会开始变成“老鸟”！你们听懂了吗？曾经有一位密宗上师，好像是秋阳创巴仁波切，他曾经说过一句很经典的话，大意是说：当你明白自己是无知的时候，就是你发现智慧的时候，那就是智慧的本身！所以，当你明白自己并承认自己是“菜鸟”，当你发现自己无知的时候，你当下就变成“老鸟”了！呵呵，在座的诸位大德、诸位“菜鸟”，你们听明白了吗？越不承认自己是“菜鸟”、越没有自知之明的人啊，其实就越是“菜鸟”，我们做师父的一看就知道！你们不承认、或者

不服气都没关系，那你们就继续做“菜鸟”好了，那是你们爱谁谁的自由。

那么，这个话题到此打住，我们继续看经文。祖云：“如是如是。以后佛法由汝大行矣。汝今好去，努力向南。不宜速说，佛法难起。”这是讲，五祖在听了六祖这么一番话后，他立刻就点头认可说：如是如是，对的对的！以后佛法将由于你而大行于天下，佛法将因你而兴盛！你现在就好好地去吧，要努力精进，要一直往南方走。但是你不能急于出头说法，不要急着弘扬禅宗，否则欲速则不达，佛法反而会因此碰到很多障碍、很多困难，那就很不妙了。

这一段话，这实际上是五祖的第二个预言，他预言六祖应该到南方去，应该到那边去好好地养精蓄锐，而且还要隐藏起来保护好自己，这样未来的佛法大业才会出现一个比较兴旺的局面。那么六祖很明显是遵循了祖师的教诲，他没有辜负恩师的苦口婆心，他真的就去找了个地方很好地藏了起来，这个不是在贪生怕死，而是为了佛法大业——“为法而珍重”，否则我们现在就看不到这部经典，估计也看不到后来高僧辈出的禅宗了。

## 不思善恶见本来

下面，惠能辞违祖已，发足南行，两月中间，至大庾岭。逐后数百人来，欲夺衣钵。一僧俗姓陈，名惠明，先是四品将军。性行粗燥，极意参寻。为众人先，趋及惠能。惠能掷下衣钵，隐草莽中。惠明至，提不动。乃唤云：行者！行者！我为法来，不为衣来。这段经文看上去很有故事性，很有点拍电影、看剧本的感觉。这里讲，六祖大师自辞别五祖后，他度过长江，就一直马不停蹄地向南方赶去，大概花了两个月左右的时间，他就来到了横跨江西和广东这两省边境的大庾岭。我们可以想象，这是一段何等艰辛的旅程，因为前路茫茫，后有追兵，才刚刚悟道不久的六祖，他的心情会是怎样的？这个我们无法揣测，但是估计也不会太轻松。而就在这个时候，那些追杀搜寻他的恶徒，大约有数百号人，他们也都逐渐追了上来，他们的目的很明确，那就是为了夺取禅宗的衣钵、祖师的信物，然后顺便杀害六祖。

在这里面其实还有一段插曲，在有的《坛经》里，在有的版本里面还有这么一段记载，据说“五祖归，数日不上堂。众疑，诣问曰：和尚少病少恼否？曰：病即无，衣法已南矣。问：谁人传授？曰：能者得之。众乃知焉。”这一段话的意思是说，五祖送六祖渡江之后，他就一个人又是静悄悄地回到了寺院（看来我们的五祖不是会隐形，就是会轻功），谁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然后五祖一连好几天都不上堂说法，也不随众做功课，那大家就起疑惑了，觉得很奇怪，就都纷纷来探问说：和尚少病少恼否？言下之意，是说您是不是病啦？身体还好吧？那五祖就说了，我没事，这个病是没有的，只不过禅宗后继有人，我的衣钵和心法都已经往南方去了。

我们可以想象得到的，当时有很多人听了，那肯定是脸色大变，大惊失色，他们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于是就纷纷追问说：是谁？是谁啊？到底是谁得到了您的传授？五祖于是就语带双关地说了四个字：能者得之。有能力开悟的人得到了，或者是一个叫“能”的人得到了！怎么理解都可以。那大家伙儿一听，前后一联想，立刻就猜出了得法的人是谁，居然会是那个叫做“惠能”的南蛮獠，一个干杂工的文盲，这还了得？！这怎么允许？！这怎么可以？！那真的就是“叔叔可忍，嫂嫂不可忍”！就这样，一大群心里想不通、或者心里别有妄念的愤青加恶徒，他们就开始千里迢迢地、不辞劳苦地往南方穷追而来，去追杀六祖。

其中追在最前面的、跑得最快的是一个叫做惠明的出家人，他的俗家名字姓陈——呵呵，老陈家，曾经追杀过六祖——原来好像是什么四品武官，是在部队里受过训练的，他的武功可能很好，腿脚很利索，所以他一个人就把大伙儿全都丢在了后边，就这样他在江西和湖广交界的大庾岭就把六祖给追到了。于是就产生了一个很著名的“不思善不思恶”的关于“本来面目”的公案。

按照《坛经》里六祖大师对惠明的描述，六祖说他“性行粗暴，极意参寻”，言下之意，是说惠明这个人的性格和行为虽然看上去比较粗鲁、比较急躁，但是他对禅宗的心法，对这一法他还是很有信心、很有兴趣，还是很愿意用心去参究的。所以他在追寻六祖的时候，那个发心和动机不见得全是恶念，应该不仅仅是为了衣钵、为了什么名利，他很有可能是因为听说六祖已经得法，已经得到了五祖的印证，所以他才想追上去看一看的——这种心理可以理解。我们大概可以估摸得到，惠明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状态，他的心里可能是既好奇又不服气，不追上去看看的话那是怎么都不甘心的，所以他跑得比谁都快。呵呵，这个心理换了我可能也会有，如果我听说谁谁已经真正的开悟，已经被祖师给印证了，那我不追杀他才有鬼了——我一

定会追上去，求求他“杀”了我吧！（众笑）这个“自我”能够“死”在开悟的人手里，那绝对是一种大幸运，绝对是一种解脱的幸福！

那么，当时六祖大师一看自己被人追上了，他立刻就把衣钵给丢在了路边，不要了！他居然不要了！当机立断地就放下了，这说明什么？说明六祖的心里对这套衣钵根本就没有什么难舍的挂碍，然后他就躲到了路边的草丛树林里，草莽之中，把自己藏了起来。那么惠明看到衣钵，他自然就会去拿啊，结果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那个看上去轻飘飘的、一点都不起眼的衣钵，他居然无论怎么拿都拿不动，他是武官出身，会功夫，那个力气可比我们一般人要大多了，但他就是拿不动，再用力都不行。呵呵，这真是见鬼了！这个其实是见到护法神了，这个应该就是护法神在守护衣钵，应该就是护法神干的事儿，否则你没办法解释，对不对？

这时我估计惠明的心里一下就清醒了，他心里很可能“咯噔”了一下，意识到了什么，所以他立刻就转换念头，冲着树林里就大喊道：行者，行者！我为法来，不为衣来——我是为了禅法而来，并不是为了抢什么衣钵！六祖一听，他也不怕有诈，他立刻就出来了。

惠能遂出，坐盘石上。惠明作礼云：望行者为我说法。惠能曰：汝既为法而来，可屏息诸缘，勿生一念，吾为汝说。这是讲，六祖出来后，就坐在了路边的一块石头上。惠明于是就很恭敬地向六祖大师行礼说：希望您能够为我开示禅法！六祖就说了：你既然是为法而来，那么你现在就可以“屏息诸缘，勿生一念”了，把你所有的外在和内在的感受想法统统放下，把你曾经的一切因缘过往统统放下，心里不要再起任何的念头，不要再有一念分别——你能做到，那我就为你说法！



明良久，惠能曰：不思善，不思恶，正与么时，那个是明上座本来面目？惠明言下大悟。复问云：上来密语密意外，还更有密意否？惠能云：与汝说者，即非密也。汝若返照，密在汝边。这是讲，惠明听六祖大师这么一说，他立刻就遵守照做了，他整个人很快地就安静、平静了下来，内心不再生起任何的分别和妄想，不再评判任何的念头，就这样似乎过了很久很久，又似乎才过了短短一瞬间。那这个时候六祖就对他开示了：不思善，不思恶，就在你心中不起分别、不做判断的当下——就在这时，哪个是明上座的本来面目？这个话音刚落，惠明居然就于“言下大悟”，他居然立刻就开悟了！所谓“无始大事一时毕，无明颠倒当下了”，这个比什么坐火箭都快！相比之下，我们很多人可以去跳楼了，十楼，可以跳！真的就是“人比人气死人”，我们大家也都同样听到了六祖的开示，但是我们中间有谁开悟了吗？像那个谁谁，某某大居士，你们一向自诩为上根利器，但是你们听到这个，你们开悟了吗？呵呵，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资格来说你们，因为我们大家都彼此彼此差不多，都是业障鬼子，地狱的种性，所以老大不说老二，也不该说老二！

那么，针对这个公案，在宗门和教界内一般有两种理解，两种讲法：第一是认为“不思善不思恶”的那个，那个无分别的心就是本来面目，也就是“喜怒哀乐之未发”——这个心就是本来。但是这种理解在我个人看来是很有问题的，因为它很容易就会让人把禅宗想浅薄了，给理解浅薄了，而且它也并没有真正触及到“破我执”这个实证的层面，不能使人深入，更不要说破什么“法执”了。

第二种理解就比较靠谱一些，像唐朝的大祖师黄檗禅师，他在他的著作《传心法要》中就曾经说过：“正恁么时，哪个是明上座本来面目？”如果这里是这样来设一个问号的话，那就把六祖的问题给翻深了。大家要知道，在古代那是没有什么标点注音的，这个经典里的“那”和“哪”是两个同音的通用字，肯定句和疑问句都可以用同一

个字写出来，但是读出来的话那个读音就有差别了。读“那”的话是一种非常肯定确定的语气，直白明了，但是总感觉少了很多韵味，并且容易让人误解；而读“哪”的话则是一种提示参问的语气，无可把握，但可以令人自省和深观。所以自从黄檗禅师把这个发音的问题给明确、强调下来后，六祖大师的这句话就变得很有禅机、很有深度，就完全活过来了！

像这两句话，“不思善，不思恶”，实际上它是概括和代表了我们在一切思维活动中所有的二元对立，所有相对的观念，比如说空色、有无、正邪、前后、远近、中边等等。如果这一切都不思不想，不去分别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哪一个才是你的本来面目呢？这个本来面目又是在什么地方呢？大家可以仔细多参一下，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参究的话头。

在宋朝，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大祖师叫做大慧宗杲，他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话头，他手里经常拿着一根竹片片、小竹板，那个时候可能还没香板，所以他经常拿着一根薄薄的竹片，有时候用来打人，有时候用来问人。他经常这会样逼问修行者：“你把这个叫做什么？（举着那个竹片片这样子问）叫做竹片那就错了！”——如果是叫竹片的话，那我还用得着问你吗？“但如果你不把它叫做竹片，那也同样错了！”——这个明明就是竹片，你还不能把它叫做别的，所以左右都不对，你怎么说、说什么都是错！而且大慧宗杲还特别强调，修行者在面对这个逼问的时候，你“不得有语，不得无语，不得棒，不得唱，不得作女人拜，不得作绕床窠，不得造妖捏怪，装腔作势，一切总不得，这是什么？”

呵呵，这就是祖师对六祖这个公案的一个非常好的发挥。六祖的问题，“不思善不思恶”，这个还限定在思维的范畴，但是大慧宗杲禅师则把这个公案推广到了一切思维和一切行为动作中。这是因为六

祖这个公案后来被人研究、使用的时间太长太多了，大家都非常熟悉了，所以后来有很多祖师干脆就不用语言，而是用各种动作来表达自己的体悟。但是这些动作，像什么棒喝、吟唱、学女人拜、画个圆相，以及各种“造妖捏怪”的五花八门的动作，这些用久了，也会成为一种八股，一种套路，一种模式。所以大慧宗杲才用他的方法，用一根竹片片把这些套路都统统堵死了，为的是让你悬崖撒手，再进一步地深入去参。

曾经有大慧宗杲的一个弟子，他有一天抱怨说：“老师您的这个话头我实在是参不了啦，您老就像是一个强盗，已经把人家的全身都抢光了，还要人家再拿钱出来。”大慧宗杲就回答他说：“你说对了！”那个时候如果有英文的话，我相信大慧宗杲禅师一定会回答说：“爷死！你说对了！不过，如果你拿不出钱来那是不行的，那就要拿命来！”祖师多狠啊！所以啊，禅宗祖师的方法往往都是超情离见的，他想方设法都要把你的习惯性思维，把你习惯于妄测的路子给堵了，把你的分别妄念统统斩断，然后还要你“速速道来”，马上要说！只有在这个时候，只有把你逼到了绝路，甚至已经把你给逼死了，这时你才有可能绝处逢生，突然铁树开花，死中求活，这时一个真正的“我”才会跳脱出来。像这样的宗风，在禅宗之外那是绝对找不到的。就凭这一点，说禅宗是“教外别传，不立文字”，那真的就是再恰当不过，因为我们就算把三藏十二部都全部翻完，把经典都翻烂了，我们也根本找不到这个问题的答案。

这个问题，“不思善不思恶，不思也不思，正与么时，哪个是我们的本来面目？”大家没事时不妨参上一参，谁开悟了有奖！呵呵，奖品就是老衲的香板——大刑伺候！所谓“道得也三十棒，道不得也三十棒”，那些没有开悟的就更是有奖啦。像某些人，某某某某，他既没有开悟吧，又笨笨傻傻地不相信佛力，不懂念佛求生净土，那这

些人自有阎王老子去操心，自有地狱的火锅去伺候，我们就管不着了，我们也就不用管了。

那么，惠明开悟后，他的这个“悟”似乎并不像六祖大师那么彻底，因为他接下来居然向六祖大师问了一个蠢问题，但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能带来启迪的好问题。他居然问六祖：除了刚才您讲的这个含藏无上密意的密语之外，是否还有更深一层的其它奥密？这个话一听，就是一种很不确定、对自他都很没有把握的感觉，不像六祖在前面的开悟，“一切万法不离自性”，这句话说得多肯定、多干脆啊，然后就是五个毫不犹豫的“何期”，所以相比之下，惠明大师的这个开悟是有点不够究竟的。

针对他的问题，六祖大师就斩钉截铁地告诉他说：能明明白白和你说的，就不是秘密！换言之，我并没有什么秘密还藏着掖着没有告诉你！你如果懂得回头反观的话，如果懂得觉照的话，那么最大的秘密就在你那里，就在你自己的身上——这个人人具足、个个现成，但是却谁都不晓得、谁都找不到的秘密，才是真正的大秘密！

所谓“密在汝边”，这句伟大的开示，至今听来仍然振聋发聩，直指人心——六祖大师已经开始在不经意之中，展现出一种祖师才有的气魄和风范，说话简洁明快，令人慑服。这句话，我们在讲《维摩诘经》的时候也给大家介绍过，所谓“密在汝边”，这个生命的大秘密、超越生死的大秘密，不在我这里，也不在佛菩萨那里，就在你自己那里！或者说，既在我这里，也在你那里，更在所有众生那里，“无在无不在”！了解这意思吗？

关于这个秘密，这个“不思善不思恶”、超越一切二元对立、“密在汝边”的大秘密……今天好像时间到了，那么这个秘密留待下节课我们再讲，“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阿弥陀佛！

## 密在汝边现法身

今天是我们《坛经》的第七讲，上节课我们讲到了六祖大师和惠明行者的公案，那个“不思善不思恶”的公案，然后又讲到了惠明开悟后他提的一个蠢问题，一个比较愚蠢的问题，六祖大师就用一句“密在汝边”回答了他。那么关于这个“密在汝边”的“密”，这个超越善恶、超越一切二元对立、“就在你那边”的大秘密是什么呢？我们只能引用教下的话来给大家作一个简单的说明，我们不能用禅宗的方式来原因，用禅宗的方式那就要抓瞎了，很多人听了会发狂的！

比如你问我：“密在汝边”是何意啊？我回答你说：海上升明月，天涯共此时！又或者回答说：一片白云横谷口，几多归鸟尽迷巢。这是禅宗的“骚客体”，你说你们听了会不会抓狂啊？这种风格也只有无芬、无怀之类的骚人会喜欢，我们这些没文化的听了就很郁闷了。

此外还有一种“棒喝体”，也很让人无语。比如你还是问同样的问题：“密在汝边”是何意啊？我回答说：喝茶去！去去去！或者说：青州布衫重七斤。更有甚者，我一句话不说，直接拿香板就敲在你的头上，或者敲在你肩膀上，在你肩膀上一板子拍下……这样倒是让你闭嘴了，但是你明白师父是神马意思了吗？所以禅宗的方式不能乱用就是这样，它不适合悟性和弹性都不怎么够的初学者，那些不够骚包的修行者也不行——呵呵，当然，这是开玩笑的话，但有些地方也是真话！

所以针对某些概念，我们还是用传统的、用经典的方式来描述比较好，这样或许能让更多的人不错解它，至少不错解它。那么，关于这个“密在汝边”的大秘密，也就是我们的自性心体，又叫做佛性、

法身——前几节课都讲过的——关于这个伟大境界的正确知见、根本正见，师父觉得很有必要再和大家明确、强调一下。因为对这个佛性或法身的理解一旦有误，那么你在修行上的境界，往往就会“差之毫厘，谬之千里”了。

其实，关于这个佛性、自性或者说法身，它根本就不是一个知见——听清楚，它根本就不是一个知见！不是知见所能触及、所能理解的，因为它本身就超越了一切的思维和概念，“唯佛与佛，乃能究竟”。如果非要用语言、用知见来描述它的话，那么我们只能说：佛性或法身，这个“不是东西的东西”，它本身就是一个无限（没有任何局限）、无碍（没有任何障碍）、无相（没有任何定相）、无我（没有任何自他分别）的最本质最本真的生命境界。它具有无相无不相、无在无不在的不二特性，遍及一切时、一切处，“其大无外，其小无内”，含摄一切的同时又超越一切。所以这个佛性或法身，用我们呆滞的小脑袋瓜、僵化的小脑袋瓜该怎么去理解啊？用我们苍白的语言又该怎么去形容它呢？

比如说这个佛性或法身的“大”，它最大可以大到什么程度？所谓的“尽虚空遍法界”都不足以形容它。佛陀在《楞严经》里曾经讲，“虚空生汝心内，犹如片云点太清里”，又说“空生大觉中，如海一沤发”——什么意思？这个意思是说，在这个自性真心、在这个大觉法身的境界里，那个看起来无限无垠的宇宙虚空，不过是一片微不足道的云彩罢了，点缀而已；又像是在觉性大海中偶然生起的一个小小泡沫，无常又虚幻。那个大小根本就不成比例，根本就不值得一提！

那么它最小又可以小到什么程度？所谓“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在佛菩萨证入的法身境界里，一毛孔就可以含摄三千大千世界，你们能想象吗？一念就是无量劫，无量劫亦可入于一念——天台

宗就是据此提出了著名的“一念三千”的了义修法——这才是真正佛性和法身的实相境界，不可思议，不可定义，只有那些完全实证到“法无我”、“人无我”的修行者，才能透彻清晰地体验到它。

所以我们看佛经上也好，看祖师的开示也好，他们只要一谈到法身，那就不会有什么固定答案了。他们不会告诉你，这个佛性或法身是大是小？是男是女？是长是短？是长什么模样？是在身体的哪个部位、哪个脉轮、哪个中心点？或者是在哪个特殊的世界、特殊的境界？真正证悟法身的修行者是不可能这么讲的，因为他们很清楚，你可以把大海里的一滴水叫做“海水”，但是你不可能把这滴水叫做“大海”，了解这意思吗？就像你是人类的一部分没有错，但是我们不能说全人类就是你，这很显然是一种不正确的、误导性的说法。这个逻辑思维很清楚吧？

像大乘经典上谈到佛性或法身的时候，那个说法往往就很有智慧了，佛菩萨有时候正说，有时候反说，有时候肯定说，有时候否定说，但就是不直接告诉你什么是“佛性”或“法身”。因为那样一来，一定会让某些凡夫——应该说是会让绝大多数凡夫产生迷执，产生错解和邪见，这是一定的！像维摩诘维大居士，据说他是金粟如来的化现，他在《维摩诘经》的第六品“不思議品”里，当他和舍利弗尊者谈到“什么是真正的求法”的时候，他老人家就说了：“……法无处所，若著处所，是则著处，非求法也；法名无相，若随相识，是则求相，非求法也；法不可住，若住于法，是则住法，非求法也；法不可见闻觉知，若行见闻觉知，是则见闻觉知，非求法也……”容易听得懂吗？

还有佛陀在《楞严经》里，当他老人家和阿难尊者“七处征心八还辨见”，当他们一起分析这个“心”到底在哪里的时候，佛陀他老人家用的是破斥和否定的方法，他把我们所能想到的所有错解和所

有邪见都统统打掉了，挡住了，把我们的思路也都统统堵死——当这个假的灭掉，错的消失，那么这个时候再出现的自然就是真的、对的！这个自我的妄心狂心一旦停止、休歇，那么自性的真心、真正的法身就会自然现前！

所以明白这个道理后，你们再去看这个世界上流传的那些法门，什么是真正导向究竟解脱的正法、佛法？什么是似是而非的相似法、甚至是魔外邪法？这时你就会一目了然，一清二楚。所以我们只要把基本的正见把握住，把基本的正思维搞清楚，只要我们能够晓得拿自己的修行去对照佛经，去对照祖师的经验，那么我们基本上就不会再被谁给忽悠了。否则我们辛辛苦苦地修行，修了半天，却懵懵懂懂地修错修偏了，那就很可怜、也很可惜了！

下面，大家看经文。明曰：惠明虽在黄梅，实未省自己面目，今蒙指示，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今行者即惠明师也。惠能曰：汝若如是，吾与汝同师黄梅，善自护持。这是讲，惠明在见到自己的本来面目后，他就对六祖大师很感慨地说：我虽然一直都在黄梅亲近五祖，但是却一直没有反观反省到自己的真实自性，今天得蒙您的指导开示有所悟入，真的就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行者您今天就是我的师父，也就是我真正的老师！

这个话一出来，六祖大师立刻就很谦虚地说：你如果真的如是知、如是见，你如果真的明白了，那么我们共同的师父就都是五祖，希望你能够好好地守护和受持这个了悟，不要再迷失了。这句话，最后这句话实际上是六祖大师的潜台词，他提醒惠明要“善自护持”，看来惠明行者的这个“悟”的确“开”得很不理想，不是彻悟，还需要继续琢磨的地方。

明又问：惠明今后向甚处去？惠能曰：逢袁则止，遇蒙则居。明礼辞。这是讲，惠明最后又向六祖大师请教了一件事，他说：我今



后该向什么地方去呢？好像人开悟以后都喜欢问这个问题。我感觉这里面是有潜台词的，惠明很可能是想跟六祖说，我已经不想回黄梅了，我能不能跟着你呢？结果六祖大师就回答他说：逢袁则止，遇蒙则居——你碰到有“袁”字的地方就可以停留下来，碰到有“蒙”字的地方就可以长居！这又是一个需要猜谜的答案，而且模仿五祖的痕迹很浓，看来我们的六祖大师是一位很善于现学现卖的高手。他老人家在这里似乎还稍微显露了一下某种神通，显露了开悟之后某种通达无碍的境界，大家要留意。

那么六祖大师的这句话，我不知道惠明法师听懂了没有，反正阿拉是没有听懂。就这样，惠明就向六祖大师行了个礼，说了一声告辞，然后他就转身离去了，从此就消失在了历史、消失在了茫茫的人海中，再也没有看到他的相关记载。

## 一言“心动”惊天下

下面，惠能后至曹溪，又被恶人寻逐。乃于四会，避难猎人队中。凡经一十五载，时与猎人随宜说法。猎人常令守网，每见生命，尽放之。每至饭时，以菜寄煮肉锅。或问，则对曰：但吃肉边菜。呵呵，这是非常经典的一句话。这段经文就讲，六祖自从平安地离开大庾岭后，他没过多久就来到了现在广东韶关的曹溪，那些追杀他的恶人居然也锲而不舍地搜寻到了这里，所以就逼得六祖大师不得不再次远离，一直就逃避到了现在的广东四会地区，逃进了莽莽的深山，他还混进了一支打猎的猎人队伍中，直到这样才把那些愚痴的恶人给摆脱了。这个倒正好符合了五祖的预言，所谓“遇会则藏”，还记得吗？六祖大师一到四会果然就躲藏起来了。

于是六祖大师就在这些粗野但是很质朴的老百姓中间，一躲就躲了足足十五年！人生啊，人的一生能有几个十五年？我们可以大概估算一下时间，六祖大师初到黄梅的时候，他具体不知道有多少岁？好像没有什么明确的说法，没有什么明确的记载。他得法是在差不多一年以后，然后他在猎人队伍里又躲了十五年，据说——有大德说——六祖出山的时候已经是三十、三十多了，那这样算来，六祖当初开悟的时候也就十四五左右——假如这是真的，那就太让人自卑、太让人自愧不如了！这是一个可怕的低年龄，这么早就开悟、彻悟了！六祖出来的时候是三十左右，正当壮年，还好他老人家不用躲五十年，否则年纪太大，精力不济，那就不好弘法了。那么关于这十五年的详细经历，六祖在《坛经》里并没有多说，他只是说自己一直躲在猎人队伍里，韬光养晦，一直低调得很。这十五年，六祖的状态到底是入世？还是出世？这个实在是很难定义。

你说他是入世吧，六祖大师很明显又有自己的原则和分寸，他不但要时不时地和猎人随机讲说一些佛法，还不能讲得太深了，否则没人听得懂；他还要尽量放生，他每次都把人家抓的动物给放了，只要是叫六祖守网，那一天大伙儿保准没收获，保准白干——我估计那些猎人心里一定很郁闷。然后大家一起吃饭的时候，六祖大师还不太合群，他只吃青菜，吃全素知道吧？很可能是因为穷，限于条件猎人队里没有太多的锅——古时候就是这样的，没有太多的锅——所以六祖大师不得已之下，他每次只能把自己想吃的蔬菜放到猎人煮肉的那个锅里一起煮，然后只吃菜，不吃肉。有人就问他你这是干嘛呢？你搞咩啊？广东人讲话是这样的，广东话应该会这么问，对吧？那六祖就回答说：但吃肉边菜！我只喜欢吃这个肉边的蔬菜，这样就已经很好了，你们吃肉你们吃肉……客气客气。所以你说六祖是入世吧，他却和这个世间的俗人凡夫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把握着一定的分寸；你说他是出世吧，他却又混迹红尘，和这些在家俗人天天打交道，还吃住都在一起。这个也许就是所谓的“凡圣难测”了，“非凡非圣”，“非吾境界”，不是我们能妄测的境界，真的搞不懂！

据某些大德讲，这十五年实际上是六祖在进一步陶冶心性，是磨炼自己的阶段，只有把自己的习气打磨得净尽、圆融，才有可能荷担如来家业，才有可能在后来广传无上禅法，揭开了禅宗流布千年的精彩序幕。六祖他老人家之所以一到广州，就能够“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他和印宗法师在议论《涅槃经》的时候，他的表达是那样的精彩、精确、精准、生动，境界是那样的纯熟高深，这个和六祖在猎人队里的沉潜、和那十五年的磨炼绝对是息息相关的，决非偶然。所以天底下没有什么平白的风光，没有什么无缘无故的福报，很多人在台上的三分钟，其背后很可能就隐藏了无数的辛酸和汗水，甚至是泪水和血水，在任何领域都是这样的道理。那什么“屌丝逆袭”的美梦，往往只存在于电影和小说里，不是现实。

下面，一日思惟：时当弘法，不可终避。遂出至广州法性寺。值印宗法师讲《涅槃经》。因二僧论风幡义，一曰风动，一曰幡动，议论不已。惠能进曰：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一众骇然。很精彩这一段！这是讲，六祖大师在十五年后的某一天，他突然心中就莫名一动——这个应该是佛菩萨在暗中的加持和督促，也是因缘该到了——六祖大师当时就动了一个念头，思维说：时机已到，正当弘法，我不可以终日逃避，一辈子隐居，我应该出山了！于是六祖大师就挥手告别了猎人队里的所有乡亲，按照他心中冥冥的指引，他一个人就孤身来到了现在的广州光孝寺。当然那时的广州虽然还叫做广州，但是光孝寺可不叫做光孝寺，而是叫做法性寺。六祖大师这时已经没有谁再记得他、再认识他了，更没有谁会再去费功夫追杀他，所以他的人身安全现在已经不再成为障碍，他老人家可以放心公开地露面了。

六祖到达法性寺的时候，恰好碰到当时著名的大法师印宗法师，他正在寺院里开讲无上的大乘了义经典《涅槃经》。这个《涅槃经》，这部经典是佛陀在临入涅槃前，为无量菩萨和人天大众开显的最后一部经典，里面有很多伟大的、直指不二的了义教诲，这也是我们佛弟子必学、也是最值得学的大乘经典之一。建议大家抽时间去网上下载，或者去书店把这部经典请来，只要能够好好地看上一看，好好地闻思，那必然会有所收获，对你们的修行会有帮助。

那么，六祖大师到达的时候，恰逢讲经，他很可能是静静地听了一段时间，对《涅槃经》的妙旨已经有所了解。然后这一天估计是在印宗法师讲经的中场休息时间，或者是在讨论的环节——不知道古时候的讲经和现在有什么区别——这个时候正好有两个出家师父正在相互讨论、争辩关于风和幡到底是谁在动的问题，一个说表面看是幡动，但实际上是风动才有幡动，一个说是因为幡动才导致有风，否则为什么山不动、人不动啊？在这个貌似很平常的现象上两个人就争论

不休，都各有各的道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旁边的人也莫衷一是，搞不清楚到底是谁对谁错，有很多人就都在紧张地思考中……而印宗法师呢，他在讲台上就很淡定地、笑眯眯地看着大家，对这一切都不置可否。

就在这时，就在两人争论不休的时候，六祖大师越众而出，他非常清晰、非常明确地对那两位出家师父说：不是风动，不是幡动，是仁者心动！是你们自己的心在动——归根结底，一切外物皆有赖于心，“因缘所生法，一切唯心造”！六祖大师的这句话一下子就汇归佛法，一下子就把所有问题的根源给点出来了，这就是所谓的“直指人心”。这是一句非常典型的禅宗风格的话，单刀直入，直指核心。大家一听，顿时就都被震住了，经典上形容的是“一众骇然”，大家都觉得眼前似乎一亮，心底豁然开朗，所有人都对这种超乎寻常的智慧感到非常的惊讶，甚至有点敬畏。六祖大师可谓是“一言既出惊天下”，不但在场的所有听众都被慑服，就连讲台上的印宗法师也为之动容不已。

这个“风动幡动，仁者心动”的奥义，说简单它其实很简单，但要深奥它的确非常深奥，涉及到我们佛法里面最高深的内证和最高明的大般若智慧，一般人是绝对想不到这个“风动幡动”跟“心”有什么关系的，一般人也绝对搞不明白这个外在的“风”和“幡”，怎么会是“心”引起的？怎么会是“心在动”呢？其中道理何在啊？呵呵，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话头，诸位喜欢参禅、热爱禅宗的修行者，建议你们没事的时候可以把这个话头拿出来好好地参一参，不要去寻找什么书本上的答案，也不要去参考其他人讲过的东西，要在自己的内心深处去仔细地参究，等哪一天真参透、参悟了，你们就可以和六祖大师同一鼻孔出气，和十方诸佛把臂同游！到那时，记得要来接引一下师父，超度一下老衲哈，让俺也沾沾光，沾点法益，同得解脱。

## 见性和禅定解脱

印宗延至上席，征诘奥义，见惠能言简理当，不由文字。宗云：行者定非常人，久闻黄梅衣法南来，莫是行者否？惠能曰：不敢！宗于是作礼，告请传来衣钵，出示大众。这是讲，印宗法师一听六祖发言，他就知道此人非同小可，他是真正的内行、真正的修行人，所以印宗法师也没有一点什么大和尚、大法师的架子，他立刻就亲自下台，礼请陌生的六祖大师上了讲台。然后印宗法师就和六祖大师开始谈经论道了，经典上讲的是“征诘奥义”，什么意思？这句话不要轻易放过。意思是说，印宗法师就佛法上的很多问题，他曾经向六祖大师反复地征询、提问、诘难，那个态度可以说是非常的严谨而慎重，他并没有像那些盲目迷信、盲目崇拜的粉丝那样，一见“高人”就先跪下了，他是经过了非常慎密地观察和思考，然后他发现六祖大师的回答言简意赅、如理得当，而且完全不落俗套，完全是从自在心性中自然流露出的，不是那些从书本上文字上看来的东西，他这时心里就有一个隐隐的判断了。

于是印宗法师就向六祖大师询问说，他用的是很肯定的语气：行者您必定不是一个平常人，我很久以前就听说黄梅五祖大师的衣钵和禅法已经南来，已经被他的得法传人带到了南方，这个人莫非就是您吗？六祖大师就点头承认说：不敢！正是！印宗法师一听，他马上就毫不犹豫地起身，向六祖大师行大礼参拜——他顶礼的不仅仅是六祖这个人，他顶礼的是六祖代表并传承的无上佛法，那个可以超越生死、超越一切、利益无量众生的解脱至道！然后印宗法师就恳请六祖把五祖传下来的、代表禅宗悟道得法的衣钵给请了出来，当场就展示给了在场的的所有大众，一方面是要给大家瞻仰培福，另一方面也存有取信于人，让大家作证明的意思。

宗复问曰：黄梅付嘱？如何指授？惠能曰：指授即无，惟论见性，不论禅定解脱。宗曰：何不论禅定解脱？谓曰：为是二法，不是佛法，佛法是不二之法。宗又问：如何是佛法不二之法？这是讲，印宗法师在验证完六祖大师的真假后，他就向六祖大师请教说：不知道当年五祖大师对您有什么特别的付嘱，有什么特别的指导和教授吗？六祖就回答他说：没有，什么指导和教授都没有！五祖当年和我“惟论见性”，我们只谈了见性的问题，只论根本，其它什么禅定解脱、什么佛法都没有谈！

这里大家要注意，要记住六祖大师的这句话，这其实是对我们禅宗修法特点的一句非常重要的开示，非常精炼的总结：“惟论见性，不论禅定解脱”！所有的圆顿法门，只要是圆顿法门，那么基本上就都是这样的——“不论禅定解脱”！禅宗如此，净土念佛也如此，密宗的大圆满更是如此。希望大家要明白一点，这个所谓的“不论禅定解脱”，并不是“没有禅定解脱”！之所以“不论禅定解脱”，是因为证悟“见性”、或者往生净土的那个广大境界里，已经包含并超越了通途的禅定和解脱，那个已经不是禅定和解脱所能形容及定义的，这点大家要牢记，不要错解了。

所谓的“惟论见性”，就是只以亲证佛性、自性为重，直通大海底，直探骊珠，这是禅宗修行“无修而修”、“明心见性”的根本点，这个特色在唐代的祖师中表现得尤其突出。像河北的某位长官，曾经他有一次就请教临济宗的祖师义玄禅师：“您这个庙里的僧众还看经吗？”临济祖师就说：“NO，不看经。”那位长官又问了：“那么他们还坐禅不？”临济又回答说：“不坐禅。”这位长官一听就很惊讶了，他觉得很接受不了，就有点责备地责问说：“你们经也不看，禅也不坐，那么你们这些出家人到底是在干些什么？”临济义玄禅师就说了：“总要叫大家成佛作祖去！”那个官员一听就晕了，搞不懂祖师在说什么。

像临济祖师这么大的口气，他既不诵经也不坐禅，却敢吹牛说可以叫大家成佛作祖去，他葫芦里卖的到底是什么药？他卖的其实就是“惟论见性”这副药，这是我们禅宗的特色产品，他宗所无，教下少有，所以才被称之为“教外别传”。讲到这里，觉得还是要多余补充一句，不说清楚的话肯定有人就会误解，像上面提到的那个“不看经也不坐禅”，并不是真的要大家从此以后就完全不看经、不坐禅了，就像六祖大师说的“不论禅定解脱”一样，这些话其实都是在帮助修行者破除执著，都是为了让大家不要陷入某种固定的模式里，更不要死在某人的一言一句下，而是要自己看清看准佛性的根柢，单刀直入，“直取无上菩提”！所以不要错解了，一旦错解，那盲修瞎练就来了，邪见偏执就来了，所以提醒大家要注意。

那么印宗法师听完六祖的回答，他可能也觉得有点奇怪，一时没搞明白，因为这个禅定和解脱在大乘佛法里面是必修的，也是必然趋入的方向，谈佛法、谈修行怎么可能不谈这些呢？所以他就追问说：为什么不能、不用讨论这个禅定和解脱？于是六祖大师就告诉他说：因为那是一种二元分别的描述，一种表达，是方便法，不是真正的佛法，真正的佛法是不二的！那印宗法师立刻就追问了：那么请问，要如何才是佛法的不二之法呢？



## 不二法幢 正式出家

惠能曰：法师讲《涅槃经》，明佛性是佛法不二之法。如高贵德王菩萨白佛言：犯四重禁，作五逆罪，及一阐提等，当断善根佛性否？佛言：善根有二，一者常，二者无常。佛性非常非无常，是故不断，名为不二。一者善，二者不善。佛性非善非不善，是名不二。蕴之与界，凡夫见二，智者了达其性无二；无二之性，即是佛性。这是讲，针对印宗法师的疑问，六祖就回答说：法师您之前开讲的《涅槃经》，曾经阐明了佛性就是佛法的不二之法。比如经典里面讲，高贵德王菩萨向佛陀请教说，那些犯了四根本戒、造作五逆重罪，以及所谓的“一阐提”——也就是那些诽谤正法、永断善根的人，他们会真的断绝自己的善根和佛性吗？佛陀就回答说，我所说的善根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恒常不变的，一种是无常变异的，而佛性的实相超越了“常”与“无常”，所以它是不可能断绝的，因此我把它叫做不二佛性。而我所说的善根还有另外两个状态，一个是善的状态，一个是不善的状态，而佛性的实相超越了“善”和“不善”这两者，所以它是不二的。

同样的道理，五蕴（也就是色受想行识）和六根、六尘、六识组成的十八界，也就是我们这个身心性命和外在的世界环境，凡夫以为它们是分开的二法，是不同的两者，因为凡夫的感受和亲眼所见的感官，明明白白就告诉他们的确是这样的，但其实这个是一个大错觉、一个大幻觉！因为那些有真实智慧的人，他们完全明了这两者的体性是全然不二的，是完全相同的一回事儿——就像梦里的人和物，自和他，时空宇宙，山河大地，一切的一切都是一体不二的！这个不二、无我的真实体性，就是真正的佛性！

这是六祖大师对印宗法师的回答，他就地取材，以印宗法师很熟悉的《涅槃经》里关于“不二法门”的开示来回答了法师的疑问。六祖大师阐述的其实是一个法则——听清楚——“不二”的法则，这是佛法了义实相和那些方便说法的分水岭，也是我们佛法修证的一大难关。假如你们来问师父，什么是禅宗的“见道”和“破参”啊？那么师父可以很明确地告诉你们，对这个不二法门、不二法则的领悟、契入，就是衡量是否“见道”、是否“破参”的一个标准。禅宗的所谓见性和开悟，从某个角度来讲，其实也可以说成是对不二法门、不二佛性的领悟。真实的佛法是不二之法，还有两样法那就不是究竟的，“唯此一真实，余二皆非真”，这是《法华经》里讲的。在《维摩诘经》里也有一个专门的“不二法门品”，里面对不二法门的开示更加详细，大家得空可以再去看看。这些大乘了义经典，它们在这种根本法义上那都是完全相同、完全相通的，它们指向的都是同一个事实，只有这一个事实是最真的，其它统统都是假的方便。

所以把握好这个法则，如果说我们懂得举一反三，懂得“推一而知十”的话，那么大乘佛法就很好入手了，乃至最难理解的禅宗“见性”也就很好理解了，对六祖大师讲的“不论禅定和解脱”，我们也就不会再产生什么不该有的错解了。所以现在我们可以回到前面的问题，为什么六祖大师说“惟论见性，不论禅定解脱”？因为一切众生本然的这个不二佛性，它是本自具足、完满不欠分毫的，所以它还需要去修证吗？自性本不动摇，它还需要去“入定”吗？自性本自清净，它还需要什么戒律、需要什么除垢吗？自性本不生灭，本来无缚，它还需要去求解脱吗？

其实并不是什么“需要”和“不需要”的问题，而是在我们一切众生那个广大圆满的不二佛性、真实自性里，早就已经含藏和具足了无量之法，所谓“能生万法”、“本自具足”，这是六祖大师悟道的时候早就明明白白讲过的！真见了性，六度万行，“布施、持戒、忍

辱、精进、禅定、智慧解脱、解脱知见”，一切自在其中，哪里还需要你去“头上安头”，再多说一个什么“禅定和解脱”？真见了性，修行者就会明白，他本身早就已经在定中，早就已经解脱了，所以一旦真正的见性——听清楚师父的用词，我指的是“真正”的见性，不是假的——一旦真正的“明心见性”，那就会一了百了，不了了之，法尔如是，任运如如，这就是禅宗的实证，禅宗的见地！

那么很显然，印宗法师他是立刻就正确理解并了解了六祖话里的深意，他也是一个有正知正见，有大修行，同时也是一个掌握了不二法则的人，所以他立刻就欢喜地恭敬合掌，点头赞叹！

印宗闻说，欢喜合掌，言：某甲讲经，犹如瓦砾。仁者论义，犹如其金。于是为惠能剃发，愿事为师。这段经文很有意思！印宗法师他听完六祖大师的开示后，就非常欢喜地合掌赞叹说：某甲讲经（某甲是那个时候出家人对自己的一种应该说是比较谦卑的称呼），也就是我讲的经犹如瓦砾，就像不值钱的瓦片土石一样，很差劲！而仁者您议论法义，就像是发掘出了其中隐藏的黄金，真是珍贵无比、难得无比！这个其实是印宗法师当时心态的、法喜充满的一种反应，同时也是他的一个自谦，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真正修行人的一种胸怀，一种心态，“以法为尊”的一种博大！

然后印宗法师就非常欢喜地，立刻就为六祖大师正式举行了剃度仪式，一点都不耽搁，看来印宗法师也是一个当机立断、非常干脆的人。六祖从此就真正地成为了一个代表三宝住世、代表三宝法幢的出家人，这是非常值得随喜贺喜的一件大事，具有特别的历史意义！算起来，印宗法师应该可以说是六祖大师的剃度恩师，但是很奇妙的是，印宗法师在给六祖剃度完毕后，他马上就当众表示，自己愿意以师礼事六祖，要对六祖大师执弟子礼，也就是要反过来拜六祖大师为师父，甘做绿叶衬红花！

其实印宗法师这么做是非常有智慧、非常正确、也非常得体的，因为他心里很清楚六祖大师真正的身份，真正的分量！能给禅宗六祖做师父，配给禅宗六祖做师父的人只有一个，也只能有一个，那就是早已圆寂的五祖——六祖真正的师父只有他，也只能是他，别人都没有资格！如果印宗法师不知进退分寸、不知轻重好歹的话，那他损的福报可就大了，就没边了！

## 一个妄人 一个笑话

就这样，我们的六祖大师就正式成为了僧宝、僧团的一员，印宗法师也成为了六祖大师正式收归门下的第一个弟子，应该算是第一个。在禅宗历史上，类似的这种事情好像还发生过好几次，有个很出名的公案可能大家也都听说过。

话说是在唐朝的时候，又是唐朝，有一个禅师在外边的道场参禅开悟了，开悟以后他就想报答师恩，于是他就千里迢迢地回到了当初剃度出家的寺院，他想要把他的剃度恩师给度了。于是有一天他抓住机会，三下五除二地就把他的师父——一个用功修行了一辈子、但是还没有开悟的老和尚给点化了。结果老和尚知道自己曾经的徒弟已经成为了真正开悟的大善知识，他那个高兴啊，他也是立刻就反过来要拜徒弟为师，要依止徒弟请教修行。老和尚那是没有一点心理上的障碍，什么面子尊严在生死大事、在生死解脱面前屁都不是！神马都不是！真正的修道人就是这样的，“以法为重”！

那个老和尚后来好像还说了一句话，他说我虽然是你的剃度师父，但是你是我的法身师父，法更重要！这件事情后来在禅宗史上就成为了一段佳话。记得我的剃度恩师上妙下性法师当年也曾经跟我们说过，“一法二戒三剃度”，什么意思？就是说如果要论重要性的话，对我们出家人、修行人来说，你选择依止修行的“法师父”，法上的师父那是要排第一的，给你受戒的师父、三师七证要排第二，而帮你剃度出家的师父只能排第三。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佛门里面真正讲究的并不是什么论资排辈，不是什么资格和年龄，而是最重解脱之法，最重“正法”。所谓“依法不依人”，这才是始终不变的核心。

所以如果以后在你们中间，如果有谁的家里突然祖坟上冒青烟，突然让你中了大奖——你开悟了，你可要记得来度师父哦！不是开玩笑的，到时师父一定会拜你为师，但是你可别是假的开悟，假的你敢来惹我你就死定了！像前段时间我碰到了一件事，碰到了个极品妄人，有一天我突然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是一个自称“南宁老张”的人——师父这回要点名，不管这个名字是真是假，要公开点名——有这么一个自称是“南宁老张”的人，他先是赞叹了师父一番，然后就问师父能不能加QQ啊？我说当然可以，那就加吧。然后这位居士就说QQ上再和我聊，再和我探讨法义，后来果然就找我聊了起来。

但是没聊几句，这位仁兄就说了，大虚法师我看了你讲的《坛经》，很不错，你差不多就要开悟了，听说你以后还要讲《楞严经》是吧？我说“是的”，这个时候我已经意识到此人有点不对劲了。结果他说，《楞严经》是要开悟的人才能讲的，你如果有什么地方搞不明白的，你可以来问我！（众笑）我一听就知道是碰到妄人，碰到神经病了，而且还病得不轻！本来按照我的性格，我是懒得搭理这种病号的，因为也太没有自知之明，太不知天高地厚了，对不对？但是后来想想我还是慈悲一点吧，所以就给他给劈头盖脸地臭骂了一顿，给他下了点猛药，然后又丢了几个初级的问题给他。果然，他的回答一出来，我就百分之一千一万的绝对确定，此人是在自欺欺人大妄语！

本来我想经过这样狠狠地K他，几个问题他也回答不出来，稍微聪明点的人就应该知道反省，就应该怀疑自己是不是“错悟”了？这样他就还有救！但是最后事实证明，那些着魔已深、死都要堕地狱的人啊，你是怎么拉也拉不回来的，你再怎么骂他打他都没有用！这就是他们的恶业因缘，他们的魔障，真的是很可怜！所以师父后来也只好算了，我把和这位“南宁老张”的对话整理成文，发表在了QQ空间，题目就叫做《碰到一个极品妄人》，你们没看过的可以去看看，希望大家都能吸取他的教训，在修行上不要再犯类似的低级错误。

此外还有一种错误，也是跟这个相关联的，那就是妄语造神！在我骂完那个“南宁老张”后不久，有一天我在净宗法师那里聊天，正好聊到在家居士喜欢捧杀自己的师父，喜欢造神，喜欢有意无意地“毁师”，聊到这些问题。净宗法师的徒弟宗道法师就跟我说了，他说大虚法师啊，你知不知道现在外边也有人在吹捧你哦，他们说你快得阿罗汉道了，甚至说从本师释迦牟尼佛以后只有三个人是真正有修行、真正有大成就的，一个是龙树菩萨，一个是六祖，还有一个就是你大虚！（众笑）呵呵，我一听这个就忍不住快要乐死了，真是又好气又好笑，像这种极端弱智的话，还真不知道是哪个脑残想出来的，这需要何等白痴的境界啊！

我一时还真不敢相信外面会有这样的传闻，因为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所以宗道法师就把手机给拿出来了，他说这是真的，真有人这么说，有短信为证。我拿来一看，还真是的，原来是有一个居士他听广西的某某人讲的，这个某某人跟很多居士都讲自己已经开悟了，然后讲大虚法师还不错，快证阿罗汉了——给我做了印证，潜台词是他比我高境界知道吗？呵呵，这种心理。又讲佛陀以后就只有三个人成就等等。像这种我们一听就知道是扯谈的、荒谬之极的话，那个居士听了却深信不疑，所以他才会找宗道法师来讲说，还说他“觉得”那个广西的某某人应该已经是登地的菩萨了……我晕！唉，他“觉得”，这种愚痴啊！我和净宗法师、宗道法师相互看看，对这种已经颠倒得无法形容的居士实在是佩服得没有话讲。能相信这种低劣妄语，然后还到处去宣传的人，他自己的智商又该低劣幼稚到何等程度？这样的人来学佛，那简直就是一场悲剧！此人今生如果不能觉醒，又不能痛彻忏悔的话，那么他必定就会直下地狱，堕落无疑，这是他唯一的结局！真的就是没有最傻，只有更傻！这些愚痴无明的家伙，真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才会拥有一点理智，才会拥有一点正常的判断力？！

希望大家牢记一点，有一个知见希望大家能牢记，要经常拿来做照妖镜，要经常照照自己照照别人！古时候的大德经常说，修行人要行得千丈万丈，却要说得一尺半尺，绝不能自吹自擂！如果自己没有修行，却硬要装成大修行的样子；明明是凡夫，却以凡滥圣，冒充开悟者或佛菩萨再来；或者没有真实的德行，却喜欢接受别人的称赞——这种人必定会感招奇祸，或迟或早，必定会感召奇祸，听得清楚吗？绝对没有什么好下场！我辈凡夫，业障深重，今生还能有幸碰到佛法，碰到禅宗、净土这样无上的法门，难道我们不应该在法上更加慎重、更加严谨些吗？诸位大德，特别是在这种关乎生死、解脱和慧命的大事情上，可不慎乎？！如果不慎，如果马虎大意，那么我们搞不好就会被邪魔鬼怪乘虚而入，自欺被人欺，就像那个糊涂居士那样的，最后被害死了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

我很怀疑，那个所谓的“广西某某人”很有可能就是那个被我臭骂了一顿的“南宁老张”，他们应该是同一个人。在广西敢那么胡扯八扯，敢那么妄语造神的估计也没几个。那么今天借此机会，老衲要发表一个严肃严正的声明：今后你们任何人，全国各地所有认识大虚的师父和居士们，如果今后你们再听到类似的吹捧造神、狂妄邪谬的废话，你们只要帮师父回答两个字：“放屁”——就行了！了解吗？这些邪魔鬼怪，它们想要破坏三宝，断人慧命，那真的就是无所不用其极，真的就是不择手段的，所以大家要提高警惕，千万不要上当了！

但是老衲到现在还有点想不通，还有点耿耿于怀的，就是这些妄语邪见的妖孽，他们怎么会认为师父很好骗、很好忽悠呢？所以他们才会敢当面来招惹我，才会往枪口上撞，有点不知深浅没事找抽的意思，难道老衲的脸上写着“我是笨蛋”这四个字吗？师父也就是长得脸黑一点而已嘛，但看上去不笨吧？真是想不明白！像这种末法时代的乱相，邪魔鬼怪的伎俩，我们一旦察觉啊，那就要尽量把它们给消



灭在萌芽状态，不能让它们散布出去流毒害人，这点希望大家能了解。

我们这个跑题也跑得太远了，现在跑回来，我们一起来看看本品的最后一段经文。

惠能遂于菩提树下，开东山法门。惠能于东山得法，辛苦受尽，命似悬丝。今日得与史君官僚僧尼道俗同此一会，莫非累劫之缘？亦是过去生中，供养诸佛，同种善根，方始得闻如上顿教得法之因。教是先圣所传，不是惠能自智。愿闻先圣教者，各令净心。闻了各自除疑，如先代圣人无别。一众闻法，欢喜作礼而退。这是六祖大师的一段总结性陈词。六祖大师就说，我于是就在菩提树下——这颗菩提树现在还在广州的光孝寺内——我就在这颗树下开始了对东山法门的弘扬。这个东山就是五祖的东山，东山法门指的就是禅宗的心法，六祖这样说是为了表示尊重，也是为了表示传承的来历。

然后他说，我于东山得法，各种辛苦艰难都曾经经历过，也曾命如悬丝，性命危在旦夕。今天能够和各位史君官僚僧尼道俗共聚在一起，这难道不是我们多生多世才结下的缘分吗？相信这是我们在过去生中，都曾经供养过诸佛，一同种下过很深厚的善根，所以如今才能听得到上面我所讲的那些得法因缘。这个无上的圆顿教法是佛陀和历代祖师等前辈圣贤留传下来的，并不是我自己自作聪明的产物。你们有谁愿意听闻这个先圣教法的，还请你们各自清净己心，那么闻法之后就能自己祛除自己内心的无明疑惑，这样就能和那些前辈圣贤们的境界没有任何区别了。

于是“一众欢喜”，大家在听完六祖大师的这番话后，就都非常开心，于是就按照礼节向六祖行礼告退，六祖大师这一天在宝林寺的讲法就结束了，暂时告一段落。

那么我们今天的讲法也要准备告一段落了，突然想起一个问题，一个笑话，一个曾经发生过的真事。你们大家听经听到现在、听到这里，你们是什么感觉啊？我猜测哈，可能每个人的心里都会对六祖大师产生一种无比的尊崇，无比的信心，有没有？（众点头）但人的心有时候是很会自我欺骗的，你们的这份尊崇、这个信心，到底有多真？到底有多深？你们自己能确定几分？呵呵，先不要急着点头或摇头，你们还是先听师父讲完一个故事再说。

这个故事是真实的，是无乐居士告诉我的，是发生在她朋友身上的一件真实的事情。她这个朋友很信佛，据说也很崇拜恭敬六祖大师，那有一次她就去南华寺烧香，专门非常虔诚地去给六祖他老人家的肉身像磕头、上供、祈愿。可能是诚心所感，她自己也没有想到的，等她回到自己居住的寮房住处，正准备休息的时候，无意中一抬头，她突然就看见六祖大师现身了！那个跟肉身像一摸一样的六祖突然就现身在她面前，结果六祖还没来得及说话呢，那个居士就被吓得大叫了一声：“鬼啊！”（众笑）这是最直接、最真实的第一反应，六祖当下就消失了，唉，也只好消失了。这个笨蛋，她居然把六祖叫做“鬼”，我估计六祖的心里也很郁闷，（众笑）可能六祖本来是想点化一下她的，但没曾想碰到了这样一个活宝。

所以啊，你们的信心到底有多真？你们的尊崇到底有多深？你们是像那个活宝居士一样的“叶公好龙”？还是像真正的修行者一样“信心清净”，坚韧不拔？这些都是有待考证的问题，建议大家最好也找个时间去南华寺拜拜，看看能不能碰到六祖，再看看自己的反应如何？

那么笑话说完，本经的第一品也到此结束，下一讲我们将要进入本经的第二品“般若品”。还是那句老话，“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

回分解”，下面的内容应该会越来越精彩。好，感谢大家，我们下回再见！

# 般若品第二

# 最初就是最后

今天是我们《坛经》的第八讲，第一品已经讲圆满了，那么现在就请大家翻开经文第二品，我们一起来进入本经的第二品“般若品”，大家一起来开智慧、培福报。

这个般若是古印度梵语的发音，意思是指无上的解脱智，大智慧的意思。这个智慧不是我们平常人所说的、所以为的那种世间法的聪明才智，不是什么奥数天才、物理天才、艺术天才乃至什么政治天才，或者运动天才。就算是现在那个被全世界很多人都认为是最聪明的大脑、最顶尖的科学家，那个坐在轮椅上的非常著名的霍金——这位科学家，他的才智按照我们佛教的标准来看，也还远远达不到般若、达不到智慧的程度，他的心灵境界就连外道的四禅八定都比不上，跟佛法相比那就差得更远了！

我们佛法所定义的“般若智慧”，是指按照佛陀开示的大小乘修法，超越生死，得到究竟解脱的那种智慧，是指向解脱的那种智慧，超越生死的那种智慧。佛陀说法四十九年，谈经三百余会，其中讲得最多的就是般若，也可以说佛一切时都是在说般若，没有谈别的，所有的佛法都是从般若开显流布出来的。所以古德经常讲，般若为诸法之根、诸佛之母，这个话一点都没有夸张。像龙树菩萨著的《大智度论》，其中有一首“赞般若波罗蜜多偈”，写得非常好，非常的简明扼要，里面就说了：

佛为众生父，般若能生佛；  
是则为一切，众生之祖母。

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了，佛说的般若——这个究竟的智慧、这个解脱的正法，其地位到底有多高？！在“佛法僧”三宝里面，以般若为核心的“法”从来都是居于中心地位的，其实般若就是“法”！了解这个意思吗？如果没有了这个般若、没有了这个“法”，那么佛和僧的根基就会被动摇，甚至会完全丧失，他们的存在意义和真谛真理性就会被质疑。你们了解师父说的意思吗？我们看历史，自从有佛经被记录、整理、翻译出来后，其中部头最大、分量最重的就是般若。在三藏十二部里，一部《大般若经》的卷数就有六百多卷，垒起来比我们这个房间还高，那是什么概念？像玄奘法师当年西天取经，当他回国翻译的时候，据说他翻得最辛苦、花的力气最多、消耗精力最大的，就是这部开演般若奥义的《大般若经》。像我们大家都耳熟能详的《金刚经》，不过是这部“大般若”的一小部分而已。

所以学佛的人你如果不学般若，不懂般若，那就等于是白学了，甚至你到底还算不算是佛弟子都不一定哦！你没有般若智慧，没有般若正见，那么你极有可能修着修着就修偏了，就修歪了，一般人往往都会这样，凡夫嘛，内心邪谬的种子——无始劫以来我们内心埋藏的这些种子比较多，有的人甚至非常精进地把自己给修成了邪魔外道而不自知，那就很可怜、很悲催了，其结局往往会很惨！像这种情况古往今来我们可以说经常见到，所以必须要给大家提个醒，你们不管是念佛也好，还是参禅也好、修密也好，不管是修什么都好，都必须在一开始——听清楚，都必须在一开始，在修法之前——就要树立一个般若的正见，对佛法的般若智慧要有一个正确的了解，这是必须的！听清楚师父的强调，这是必须的！这是贯穿我们修行始终的一件大事，根本大事，所以不可轻率，不能颞颥。

那么问题来了！记得上一品六祖大师刚刚说过，“惟论见性，不论禅定解脱”——这个“解脱”就是菩萨六度里面的最后一度“般若智”，要有“般若”才能谈得上解脱——所以六祖的这句话还言犹在

耳，他老人家怎么就出尔反尔，在法会的第二天就开始大讲特讲什么“般若”了呢？！这个是不是说话不算话，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呵呵，其实不是的，大家不要错解了。像“惟论见性，不论禅定解脱”这句话，那是天才的师父和天才的徒弟、也就是五祖和六祖之间讲的，或者是六祖和印宗法师这样的老修行之间讲的，他们讲就可以，但是和初学者讲就不行！法会现场那么多的人，什么“史君官僚僧尼道俗”，每个人的程度都参差不齐，六祖必须要对机说法，那就只能从般若正见开始谈起。

不知道大家发现了没有，这个所谓的“般若”啊，它即是最初的，同时也是最后的！我们学佛的第一步，基础是什么？大家知不知道，记不记得？那就是“八正道”的正见，这个般若的正见、这个基础是绝对要排在第一位的。没有这个基础，缺乏这个基础，那么我们一般人——尤其是现在末法时代，像我们业障这么深重的人，地狱凡夫，个个都是——如果没有正见的基础，那是绝对不可能学佛学对路的，大多数人绝对会学错学歪学偏邪，这样的人我们见得还少吗？！所以六祖大师一开始就要给我们大家建立一个正见，这是他老人家的慈悲用意，否则下面那些禅宗的东西就没法谈了，就没法深谈了。

那么我们学佛学到最后，这个最后的一步是什么？一开始学佛，第一步的基础是般若正见，这个必须要通过持续不断地闻思来解决；而修行修到最后，当修到六度万行的时候，最后的圆满就是般若的解脱——以般若的正见开始，以般若的解脱结束！闻思修都是为了建立和印证般若的正确性与真谛性，所以这个般若它既是最初的，同时也是最后的，它贯穿了我们学佛修行的整个过程，这个希望大家能了解，这个要点、要义要把握住，要牢记。

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一起来学习六祖大师的般若，首先要把基本的法理搞清楚了，再来谈实操。否则宗、教两不通，盲修瞎炼，

野狐邪参，那就麻大烦了。



# 自性般若本来空

请大家看经文。

次日，韦使君请益。师升坐，告大众曰：总净心念摩诃般若波罗蜜多。这是讲，法会的第二天，韦使君韦大人又再次率领大众向六祖大师请教法益，请求开示。于是六祖大师就再次开坛、升座，告诉大家说：让我们一起，先以清净恭敬的心来诵念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可能他们一共是诵念了三遍。

那么我们也见贤思齐，也有样学样，请大家也恭敬合掌，我们也一起来诵念三遍，OK？师父念一句你们就念一句：

南无摩诃般若波罗蜜多！

南无摩诃般若波罗蜜多！

南无摩诃般若波罗蜜多！

好，阿弥陀佛！这样我们可能就能像法会现场的诸位大德一样，也能得到无上佛法的加持，得到般若智慧的灌顶，乃至得到诸佛菩萨的加护。

看经文。复云：善知识，菩提般若之智，世人本自有之，只缘心迷，不能自悟，须假大善知识，示导见性。当知愚人智人，佛性本无差别，只缘迷悟不同，所以有愚有智。吾今为说‘摩诃般若波罗蜜’法，使汝等各得智慧。志心谛听，吾为汝说。这是讲，六祖开示大家说：诸位善知识（这是很平等尊重、很客气的一个称呼），这个无上的菩提觉悟般若之智，世间的每个人其实都是本来就有的，只不

过是因为心迷失了——我们的心迷失了，不能自己悟到这点，所以必须要依靠大善知识、也就是要依靠过来人的开示指导，才能重新见到自己的本性。希望大家都明白一点，不管是愚蠢颠倒还是智慧聪明，不管是什么人，他们的佛性光明都是完全一样，从本以来就是没有任何差别的，只不过是因为有迷惑和觉悟的不同，所以才使得人们看上去产生了愚痴和智慧的种种差别相。

我今天在这里，要为大家开显究竟了义的“摩诃般若波罗蜜”，开显无上的大般若法门，目的是为了你们得到真实的智慧。你们应当专心致志地用心来聆听，我现在就要为你们开始解说了。

这一大段是六祖的开场白，开门见山，这个意思比较简单，不算难懂。

下面，善知识，世人终日口念般若，不识自性般若。犹如说食不饱，口但说空，万劫不得见性，终无有益。善知识，摩诃般若波罗蜜是梵语，此言大智慧到彼岸。此须心行，不在口念。口念心不行，如幻如化，如露如电。口念心行，则心口相应，本性是佛，离性无别佛。这是讲，六祖就开示说：诸位善知识，世间有很多学佛的人，他们一天到晚都在用嘴巴来念叨这个般若，但是他们实际上却完全不了解、不知道自己的本性就是般若的道理！他们不知道自己本性中埋藏的大光明和大智慧，就像有人一天到晚口里只是空谈食物的名字，却从来不去实际吃饭一样，这样的人是永远也不会感到饱足的。这个比喻非常恰当。修行者的口里如果只会说“空空空”，却从来没有真正见到过“空”的本性，那么他万劫也不可能得到解脱，终究还是没有得到法益，这就很可惜了。

诸位善知识，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是古印度梵语的音译，按照我们这里的语言来解释的话，简单讲就是“大智慧到彼岸”的意思。这个救度解脱的大般若智慧是必须要我们用心去实践实行的，光

口念是没什么用的！如果仅仅停留在口头上而内心却没有真正去落实，那么一切就会像梦幻泡影一样，如露亦如电，变成虚妄的空谈。如果口念又心行，嘴上怎么说心里就是怎么做的，那么就会心口相应，自然就会证悟本性是佛的真谛，明白“自性如来”、明白离开这个自性就不会有别的佛！六祖大师在这里开示的，其实也就是我们净土宗“实相念佛”和“自性弥陀”的道理，禅净两者在这里隐隐暗合，大家要留意。

这句话，“本性是佛，离性无别佛”，这句话是六祖在本品直指开显的第一个根本要点，禅宗所有的见地修法、所有的顿悟顿超都是建立在这个实相基础之上的。所谓的“本性是佛”，这四个字看起来很简单、很好懂，对吧？但实际上奥义深藏，很不好懂。它意味着我们众生的本性——那个共通共同的本性，那个“自性天真佛”，它是不假造作、无需修证，是本自圆成的！你们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换个简单点的说法，那就是说我们一切众生的本性，本来就是究竟圆满的，本来就是大觉圆满的佛，不用你辛苦多余再去修，你再修也不会增加什么，你不修、堕落了也不会减少什么！如果换成经典上的说法，那就是“始知众生本来成佛，生死涅槃犹如昨梦”，这句话很熟悉吧？所以在六祖的这句开示里，其实隐藏了我们大乘佛法最彻底、最究竟、最了义的一个奥秘——大圆满、“无修”瑜伽的奥秘，这里也是禅净密三者交融贯通的地方。六祖在本品的一开始就特别强调了这点，“直下见性”，这就是我们禅宗的般若“法眼”。

但是现在问题来了，我们一般人一听到“本性是佛”，一听到这句话，那往往不是错解了“本性”，就是错解了“佛”。我们习惯于“执相而求”，我们心目中的“佛”基本上都是被人格化的一个概念，一讲到“佛”我们就会想到佛的三十二相、八十随形好，想到那个慈眉善目的、很庄严的、会放光的形象，伟大形象。但是那个最究竟真实的佛，我们本性的佛是这个样子的吗？在《华严经》的一个赞

颂里，古德曾经描述说：“佛住甚深真法性，寂灭无相同虚空。”这句话很明显表明了真正的“佛”，我们本性自性的那个“佛”是寂灭无相、了不可得的。所谓“法身无相”指的就是这个意思，这个意思你不参透、不领悟啊，那么很多错解邪见就来了，盲修瞎练、盲修邪修也就来了。

像在唐代的时候，曾经有个出家师父问长沙岑禅师——这是一位公认的开悟的祖师——他就问：“亡僧迁化后，向什么处去也？”意思是说像我这样的出家人死后，我会到什么地方去呢？这个问题就反映出了这位师父的知见，一般佛弟子也差不多都是类似的观念和想法，绝大多数人都会想当然地认为，我们死后就会有一个“我”（打双引号的）、或者说是“灵魂”（也是打双引号的）、或者说是“神识”去投胎，离开旧的身体去往新的身体，所谓“去后来先做主公”，不管你去到哪里，甚至就算你往生到净土，那个过程也是很明显有来去相的。但是这个是真相吗？其实关于生死来去的真相，乃至关于往生净土的真相，古德也早就有过很精辟的开示，就是那句“生则决定生，去则实不去”，很多人应该都听说过吧？但是很多人只能认识到“生则决定生”，只能理解到这个程度，他们对“去则实不去”——对这个道理的奥义就完全无法理解了。所以那位师父才会问出这个问题，他不但把“自我”当真了，还把这个生灭来去也当真了，他完全不了解自己的本性，不了解生命不生不灭、本自涅槃的真相。于是长沙岑禅师就作了一首偈子回答他说：

不识金刚体，却唤作缘生；  
十方真寂灭，谁住谁复行？

意思是说，你们这些修行者因为没有认识到自己的本性是佛，也就是没有认识到这个犹如金刚一样颠扑不破的真实的体性，所以你们才会被现象上显现的那种幻生幻灭、幻来幻去的境界所迷惑，那些只

不过是因缘所生的幻法而已，所有缘起缘灭、无常虚妄、无我性空的东西，在本质上都是假的，你当真就上当了。在这个浩瀚无垠的十方世界里，真实存在的只有寂灭的空性，“十方真寂灭”，十方就是东南西北四维上下，一切本来就是寂灭解脱的，我们这个真实的法性自性根本就没有生灭来去过，但它也不是僵化的死水一潭，我们一切众生都畅游在这个真如性海、在这个涅槃性海之中，寂灭的同时又显现万法，显现万法的同时又泯然寂灭，无我无得……这就是佛法的中道义，“百姓日用时，何者不中道”？所以在这个玄妙难思的境界里，“谁住谁复行”，那个亡僧到哪里去了呢？你我死后又到哪里去了呢？如果还有一个“我”在来去，还有来去相，那就说明我们还在做梦呢，还没有真正的证到寂灭的本体，还迷失在因缘所生的幻象里，说明我们还没有真正的了悟——没有真正的了悟到自己的本性就是“佛”！那什么禅宗，什么般若，什么修行解脱那就谈都不要谈了！

# 真心比天大

下面，何名摩诃？摩诃是大。心量广大，犹如虚空。无有边畔，亦无方圆大小，亦非青黄赤白，亦无上下长短，亦无嗔无喜，无是无非，无善无恶，无有头尾。诸佛刹土，尽同虚空。世人妙性本空，无有一法可得。自性真空，亦复如是。这是六祖在详细解释，什么才是真正的“摩诃般若波罗蜜”，这段开示恰恰印证了我们在前面所讲的道理，大家要懂得对比参照了来看。那么，六祖大师在这里就说了：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的“摩诃”是什么意思呢？摩诃其实是“广大无边际”，含有“无法测度”的意思，它形容的是我们一切众生心性、心量的真相。我们这个心性、心量的广大之处，其实是没有办法比喻的，勉强要比喻的话，只能形容它是“广大无限，犹如虚空”。这个“虚空”也还只是方便说，前几节课我们讲到自性法身的时候也谈到过这个问题。

这个虚空一般的心量，按照六祖的描述，它是没有边界、没有尽头，也没有什么方圆大小的；它没有固定的形态，没有颜色形貌，也没有什么上下的方位，没有长短的差别，没有办法去比较和衡量；它也没有什么喜怒哀乐的情绪感觉，没有是非和对错，没有正邪和善恶的二元分别；它没有头尾，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无始亦无终……这就是我们一切众生、一切生命都共同具有的真实心性和真实心量，伟大而玄妙，很不可思议！六祖说“心量广大”，他把这个“大”字放在了自己的心上，汇归心性。禅宗开宗明义就是这样的，直指人心，归根结底也还是这样的理，还是回到这颗“心”，万法不离其宗，万变不离其宗。

六祖大师在这里，大家要注意，他用的是彻底破斥、彻底否定的方法，和维摩居士一样，一路“无”到底！还记得吗？在《维摩诘

经》里也有过类似的开示，其它大乘了义经典在谈到这些根本知见的时候也都差不多，没有什么区别。那么聪明点的修行者，你们在这里就要懂得参考和借鉴祖师大德的经验之谈了，要懂得拿来对照自己的修行。像有的人修着修着，一会儿见这个一会儿见那个的，见到点光影幻象，他就以为自己见到了“性光”或者“佛光”；见到一个佛菩萨的形象，可能还朦朦胧胧的，他就以为自己已经“花开见佛”，已经破我执、了生死了。提醒大家千万不要上当，说到底是不要“上自我的当”！

如果你内心没有那种对自己开悟的期许，没有与众不同的渴望，没有自以为是骄傲，那么你就会保持一种基本的理智和自知之明，就不会上“自我投射”的当，不会上心魔和阴魔的当！所以说到底还是自己的问题，很多人之所以会“自欺欺人被人欺”，说到底还是自己的发心和知见出了问题。这里希望大家切记，要牢记六祖大师的这段开示，我们这个“心”啊什么也不是——听清楚，我们这个“心”什么也不是！如果你认为自己打坐的时候见到的那个“光”或者那个“佛”，就是你的“自性”、“本性”或者说是“法身”，那我只能说你脑子进水了！如果你是对的，那岂不是说我们这个心是有限、有相、是有固定形态的吗？那岂不是说佛陀和历代祖师都错了？这个可能吗？所以一定是你错了，不会是佛陀和祖师错了，要赶紧反省和改过，否则必落魔网，必死无疑！

像佛陀在《金刚经》上就曾经讲，“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又说“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像这些都是很明明白白的开示，都是很原则性的修法总纲。但是有很多所谓的“佛弟子”，很多自以为是在信佛学佛的“佛弟子”——这个“佛弟子”是打双引号的——他们却偏偏不遵循、不按照佛陀的开示来修，这实在是很奇怪的一件事。你们去看看这个世界上，国内国外，海内海外，有多少信奉邪师、追随邪说、喜欢盲修瞎练的狗屁

“佛弟子”？可以说是多如牛毛，数不胜数，就连那个失联的飞机上据说都有这样的人，可能在我们这里也有这样的人。但这样的人却还偏偏不喜欢、不承认说自己学歪了，不乐意别人说他错了，其实错和没错不是谁说的，也别管是谁说的，大家自己去对比《金刚经》和《楞严经》，自己去对比祖师大德的开示就会明白了，这就叫做“依法不依人”。

像这些话其实也都是老生常谈了，从佛陀到祖师到我们这些不起眼的小和尚，为了挽救迷途的众生，为了唤醒那些失足的笨蛋，这些话我们都已经千生万劫讲了无数遍了，但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还是有无数的人前赴后继自己挖坑自己跳，所以我们也只能可怜兮兮地、罗里吧嗦地唠叨到底，奉陪到底！你们千万不要嫌法师“八婆”哈，因为这个实在是没有办法的事，总不能见死不救、不提醒吧。



## 妙性不可得

跑题了，现在我们回到经文。经文显示，六祖在说了那么多的“无”之后，他老人家突然就在这里拐了一个小弯，他一下子就从心性跳到了事相，从精神跳到了物质，从形而上就跳到了形而下。他说“诸佛刹土，尽同虚空”，言下之意，是说所有看上去非常具体而真实的诸佛世界——包括我们这个娑婆世界，释迦佛教化的娑婆世界，包括阿弥陀佛的极乐净土——凡是诸佛显现的所有刹土，其本质统统都和虚空一样，都是性空而无我的，都是即妙有而真空的不二显现，不可偏执，执空执有都不对。听得懂师父的意思吗？

对六祖的这句话，修学净土的念佛人千万不要错解了，不要以为自己念佛辛辛苦苦地白念了，更不要以为净土是假的、不存在的，如果你这样想那就太笨了，这是基本的信心和知见都还不过关，不了解净土真空妙有的不二奥义。此外，参禅修定的人也不要错解了，你们不要一听六祖说什么“诸佛刹土，尽同虚空”，你就犯了“依文解义”和“断章取义”的毛病，然后你就急匆匆地去否定净土念佛，诽谤净土法门，障碍他人往生——你这样做就等同于是在谤佛谤法，你们知道吗？还有诽谤净土历代往生的圣贤大德，这个因果有多重、多可怕？！

你无视佛说的净土经典，无视各宗祖师对净土的推崇和赞叹，无视《净土圣贤录》里明确记载的无数案例，你这么愚蠢你妈妈知道吗？（众笑）像某某“禅师”就曾经对大众宣说——这是一位居士告诉我的——这位“禅师”就说（其实这个“禅师”也不是合格的“禅师”，也是要打双引号的），《金刚经》云“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所以极乐世界描绘的种种庄严本身就是严重的著相（他说佛陀著相，呵呵），依佛的了义法那是丝毫不存在的……像这种话，像这

种“以法谤法”、半桶水都不如的外行话，居然会出自所谓的“禅师”之口，我觉得现在这些假冒伪劣的“山寨货”真是越来越多了，越来越惑乱众生无有了期！

就像是师父在前面提醒过的，只要是稍微聪明一点的人，只要他稍微研究过净土的经论，只要他稍微有点圆融的正见，那么这个人就都不会愚蠢地去信口开河诽谤净土。这样去诽谤净土法门的人啊，可以说是无知而疯狂、胆大而心粗，那个智商说实话已经低于正常的水平，比弱智都不如了。弱智的人至少不会谤佛谤法啊，对不对？这种人以后如果不痛彻忏悔的话，可以预见的，他肯定会死得非常难看，而且肯定会死堕地狱——堕入他自己制造的地狱！他自己制造的，听清楚！这是完全可以想象得到的，因果法则就是如此，佛陀在经典上也是这么警告的。所以对六祖大师的话我们千万不要错解了，古德讲“依文解义，三世佛冤”，又讲“一句合头语，千古系驴橛”，如果有谁把六祖大师的这句话给错解了，还把错解当成了绝对真理，那就只能说是你自己把自己当驴一样的给拴起来了，不能怪六祖。

下面，才一句话的功夫，六祖大师就从形而下又回到了形而上，他说我们世间人的这个心性本体——那个“能生万法”的奇妙性能，是为“妙性”——这个“妙有之性”也是如同虚空一样，本来就是空的，“无有一法可得”，没有什么是可以执著、可以当真的。然后六祖紧接着就来了一句很关键的开示，他说“自性真空，亦复如是”！这个所谓的“亦复如是”，到底是“如”哪个“是”啊？前面六祖讲了一连串的“无”，然后说诸佛刹土是“空”，众生的妙性也是“空”，最后告诉我们“无有一法可得”，这很明显是在“以空破有”，彰显“真空”之理。他老人家好像是有点担心我们众生会贪著这个物质世界的种种“有”，所以才针对性地予以破斥，说了那么多的“空”，告诉我们贪也没用，一切统统都了不可得。

那么，六祖说的这个“空”，它的本身“不可得”、“空不空”呢？六祖很明确地就开示了，“自性真空，亦复如是”，这个万事万物的“自性真空”和万事万物的“自性妙有”一样，它们同样都是“无有一法可得”的。大家要听清楚，若还有丝毫的“空”可得，那么这个“空”就不是真正的“空”，就还没有真正的“空”，那么它就不应该叫做“真空”，明白了吗？这么别扭的像绕口令一样的话，你们能听懂吗？这个逻辑思维，听不懂是吧？那师父就放心了！

这个对“有”的执著往往是我们凡夫的习惯，但是执著“空”那就是很多修行人常犯的习惯了。这个习惯古今一如，也是“亦复如是”的，下面我们就来看六祖的开示。

## 著空的邪见

善知识，莫闻吾说空，便即著空。第一莫著空，若空心静坐，即著无记空。善知识，世界虚空，能含万物色相。日月星宿，山河大地，泉源溪涧，草木丛林，恶人善人，恶法善法，天堂地狱，一切大海，须弥诸山，总在空中。世人性空，亦复如是。六祖他老人家在前面说了那么多的“空”，强调又强调的，但是他害怕因此产生了反效果，大家不执著“有”了，却来执著“空”，所以他老人家马上就做了一个补充说明，把这个话给圆了回来。六祖说：诸位善知识，你们千万不要听到我一说空，就立刻就开始执著空。修行的第一个要点，就是不要著空。如果有人“空心静坐”，在打坐的时候刻意把心念空掉，追求那个安定安宁安静的境界，那么这样的人往往就会堕入对“无记空”的一种执著，一种陷阱。

在我们佛教里有个比喻叫做“以楔出楔”，知道什么意思吗？意思是说，为了要从木头里取出一根旧钉子，我们就需要用另外一根新钉子来把旧钉子敲打出来，这叫做“以楔出楔”。但是旧钉子取出来后，这个新钉子你也得拿出来才行，否则旧的去掉了，新的又留下了，那不是白打工了吗？还是有一根钉子留在木头里，那和原来也就没什么区别了。所以我们佛法说“空”是为了拔除“有”的钉子，但是修行者一旦著空，那就又把钉子留在里面了。搞不好这个“有”的钉子还没有真正祛除，这个“空”的钉子也一块儿留下了，心里留了两根钉子，这是最糟糕的！

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个“空”死死抓住，错解了它，那就完了，基本上就完了，那就永远也空不了。像古德就曾经说过：“宁可执有如须弥山，不可落空如芥子许。”永嘉禅师也说过：“弃有著空病亦然，还如避溺而投火。”这些都是过来人的经验之谈。宁可你执著

“有”的境界像须弥山那么大，我慢贡高像天一样大，也不希望你执著一点点的“空”，为什么？因为你执著“空”的话，就像是刚刚躲开了水灾却又跳进了火海，一样都是死！

那些错解了“空”的人，毛病轻点的，只不过是贪著心意识造作的那种“空、静、定”的感觉，以为这个就是“真空”，就是无我，就是解脱，其实不是的！那只是你自己心意识假想、投射出来的一个相似境界。有的人以为自己打坐两天就证到空了，我以前经常爱逗乐，我最爱逗这种人了，我经常 would 问他们说：“你的那个空有多大啊？有水桶那么大，还是水缸那么大？有月亮那么大，还是太阳那么大？”有的人就说：“哦，那个空的境界很殊胜，啊，连身体都没有了、都空掉了！”这种话一听当头就会给他一棒，我一听见就会给他一棒、给他一香板，这种人被呵斥、被敲打了之后往往就会着急，他会跟师父狡辩，会跟师父生气着急，他会说：“你干嘛打我？你干嘛骂我？”所以你们看看，才一棒子就不空了，还有一个“我”在、“人”在，空什么空啊？所以大家在修行上千万不要自欺欺人。

如果这个毛病不改，不知道自己得了“空病”，那么久而久之，这样去打坐的人其记忆力、智力、思维都会严重退化，脑子会越来越迟钝，智慧就会越来越差，行为也会越来越懒，这就是“无记空”的恶果。堕入这种“无记空”的人，他会认为善也不要去想，恶也不要去想，以为这个就是空性，就是道，其实完全是大错特错，是个人的错解。不过这个毛病和错误还算是轻的，严重错解和执著“空”的人，会起大邪见，他会堕入外道的一种断灭见、断灭空，认为什么都没有。就像唯物思想一样，认为人死了就没了，人死如灯灭，什么三世因果、六道轮回、还有诸佛菩萨那都是骗人的。像这种见地就是一种断见、边见，更是一种大邪见！

拥有这种邪见的人，他的生命观和人生观都是扭曲的，他不信也不畏因果，所以他杀人放火、作恶多端那是很正常的事，更有甚者，他会诽谤诸佛、诽谤正法、诽谤出家人，他会诽谤和扭曲净土法门，制造种种妄语谬言，误导众生。因为这种诽谤和否定，因为这种断人善根慧命的因果，其罪过之重，远超普通的“五逆十恶”，所以就算是“千佛出世”，那往往也是“不通忏悔”的。毕竟诸佛再怎么慈悲，也救不了这种“邪见入心”的人。除非是哪一天他祖坟上冒青烟，这个人他突然醒悟，知道是自己混蛋、自己错了，所以他痛彻忏悔、痛改前非，那么这样就可能还有救。只不过这种“可能性”几乎等于零，我们看现在国内外那些有名没名的邪师，他们有哪一个会公开承认自己是错的？像什么多杰羌、卢台长、净空、印广、刘素云、“佛公主”等等，这些人要等到他们觉悟忏悔啊，那就不知道会是猴年马月、千生万劫后的哪一天了。唉，大家替他们默哀，默哀三分钟！（众笑）

扯远了，现在我们扯回来，大家继续看经文。六祖在点出“无记空”的毛病后，他老人家大慈大悲，又给我们详细开示了什么才是真正的“空”！他说：诸位善知识，就像这个世界的虚空一样，虚空能够含藏万事万物、一切众生、一切色相。不管是日月星宿、山河大地、泉源溪涧、草木丛林，还是什么恶人善人、恶法善法、天堂地狱、一切大海、须弥诸山，这些统统都包括在了虚空中。真正的“空”是活泼泼的，充满了变化，一切万有和虚空之间并没有任何矛盾。我们世间人的自性真空，也是同样的道理，同样都能够含摄和出生无穷无尽的妙法，具有无限的可能性和无限的创造力。

善知识，自性能含万法是大，万法在诸人性中。若见一切人恶之与善，尽皆不取不舍，亦不染著，心如虚空名之为大，故曰摩诃。善知识，迷人口说，智者心行。又有迷人，空心静坐，百无所思，自称为大。此一辈人，不可与语，为邪见故。这是讲，六祖大师

接着上面的话题，他继续开示说：诸位善知识，因为我们的自性真空能生妙有，能含万法，不可测度，所以名之为“大”，这无穷无尽的妙有妙法就含藏在我们每个人的内在心性之中。如果我们能够像镜子一样，在照见一切人、一切念的时候，不管是善与恶、是与非、还是对与错，都能够不取不舍，不贪爱欢喜也不抗拒排斥，不起任何的染污和执著（也就是不起任何二元分别的判断和不要认假为真），让这个心保持自然的、犹如虚空一般的一种如如觉照的状态——注意师父在这里的用词，“如如”，这是一种如如不动、动也如如，无论如何，始终保持觉照的状态——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心就可以名之为“大”，这也就是“摩诃般若波罗蜜”中的“摩诃”。

这是一个很平常、同时也很了不起的境界，很平常是因为这个境界本来如是、人人现成，没有一点神奇鬼怪的地方；很了不起是因为这个境界很难做到念念保任、念念不迷，我们凡夫往往在弹指一念间就会错失了，然后狂心驰骋，就会越来越迷。所以这个境界不是空谈，不是妄想，它是“迷人口说，智者心行”的平常之道，有智慧的人绝对不会光说不练，他会老老实实地在自己的心地上去实践它、行持它。在这里师父要多嘴说一句，其实我们那个老实念佛的净土法门，它自然而然地也会趋入同样的境界，不知道你们发现了没有？而且更简单易行、更容易把握一些，有一句佛号可以更容易把握一些。这里面隐藏的那个“共”和“不共”的奥秘，就需要大家自己去发现，自己去摸索了。

实际上六祖在这里讲的已经是很具体的修法，很微妙的心法，“修而无修、无修而修”，真正对禅法、对“心”有所领悟的人就应该知道师父在说什么。建议大家把这几段开示反复多看、多琢磨几遍，然后慢慢地在实际生活中运用起来，以后久了，你们自然就会了解其中的妙处。

那么，六祖大师谈到这里话锋一转，他说：除此之外，还有一类迷惑无知的人，他们喜欢“空心静坐”，以为什么都不想，什么念头都没有，这个就叫做“摩诃”，就叫做“大”。这一类人非常强烈地执著认同这种“空无一物”、“空无一念”的境界，自以为是，所以完全无法沟通，不可能和他们做理智理性的对话，这是因为邪见已经在他们的内心根深蒂固的缘故。碰到这种人，不要说六祖了，就连佛陀都没辙，所以我们做法师的也就点到为止，提醒一下，尽到责任就算了。

嗯？好像时间到了，我们今天就暂时讲到这里。今天这节课的内容非常重要，希望大家不要等闲听过就算了，回去之后建议大家抽时间好好地再重新闻思、反刍一下，应该会对你们树立中道不二的正确知见有大帮助、有大利益。这样我们下节课讲到何为“般若”的时候，大家才会比较容易好懂，才不会产生不该有的错解。

那么，还是那句老话，“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我们下节课再见。



## 般若智慧哪来的

今天是我们《坛经》的第九讲，上节课我们讲到了“摩诃般若”，下面请大家继续看经文。

善知识，心量广大，遍周法界。用即了了分明，应用便知一切。一切即一，一即一切。来去自由，心体无滞，即是般若。善知识，一切般若智，皆从自性而生，不从外入。莫错用意，名为真性自用，一真一切真。心量大事，不行小道。口莫终日说空，心中不修此行。恰似凡人，自称国王，终不可得，非吾弟子。这是讲，六祖大师在解释完“摩诃”的奥义后，他现在又开始解释“般若”了。六祖说：诸位善知识，我们生命的这个心性的体量之广大，可以说是“遍周法界”，是遍及一切时一切处的。当我们随时随地生起妙行和妙用，也就是开始思考和行动的时候，我们就会很清楚地了解和观察到它。换言之，也只有在使用或运用这个“心”的时候，我们才能发觉“心性”和“心量”的实相，发现“心灵”里无限无涯、不可思议的一切奥秘。这里六祖很明显是在告诉我们，这个“摩诃”——这个广大的“心性”和“心量”就是“体”，它是一切众生的“根本”、“本体”；而“般若”就是这个广大的“心性”和“心量”所发挥出来的种种“应用”，或者说叫做“妙用”。必须要在这个“用”中才能体会到我们这个心性的“体”，而这个“体”也必须要通过“用”来呈现，所以只有“体用结合”，两者结合，才能叫做真正的“摩诃般若”！

六祖所开示的这个“摩诃般若”，他老人家实际上是在“扒衣服”，他是在把原来笼罩在佛法头上的那层神秘、玄虚、莫测高深的外衣扒掉，把宗教的光环去掉，让佛法返璞归真，回归日常生活，恢复它本来的、该有的面目。

像六祖大师讲的这个“体用结合”——“摩诃般若”的修法原则，你们如果能够举一反三地圆融去理解，你如果能够在日常生活中灵活准确地去善用的话，那么当你“摄用归体”的时候，“一切即一”，你生活中的所有言语动静、所有妙行妙用就都能回归心体，不违空性，了不可得；而当你“由体起用”，反过来的时候，“一即一切”，一切从空性中生起、从觉悟中生起的妙行妙用，一切在日常生活中产生的言行举止、喜怒哀乐、乃至爱恨情仇，就统统都变成了“摩诃”，变成了“般若”的现量呈现。换言之，这个时候的你，吃喝拉撒都是“般若”！达到这种境界的修行者，心量广大而觉醒，其心灵的放下或提起，来去自由，随缘无碍，这时的他不管说什么、做什么都是任运解脱的，“心体无滞”——在生命的任何一个层面，不管是现实层面、精神层面、还是灵性的层面，他都完全通达而没有任何障碍，这就叫做“般若”，这就是所谓的、真正的“般若”！呵呵，标准很高。

诸位善知识——六祖又继续开示说：这个自在解脱的般若智慧，一切众生的般若智慧都是从他们的“摩诃”自性中产生、开显出来的，不是从外边来的，不是外人给的，也不是佛菩萨恩赐的，大家千万不要搞错了，千万不要向外驰求，不要追寻错方向了。只要大家不错解错用这个“般若”的奥义，只要大家能够善用“般若”，那么我们这颗真心广大无碍的体性就会自然而然地显现在平常的日用当中，“一真一切真，万境自如如”——这是五祖当年教育神秀大师的话，大家还记得吧？六祖现在借用五祖的这句话放在这里，他其实是想告诉我们，只要我们能拥有真正的“般若”，那么我们就能在一切境界中活得真实而解脱、觉醒而自在，永远也不会再迷失了。

能拥有这种智慧的人，他的心自然而然地就会专注于究竟的解脱、生死的超越，自然就会放在这种与自己的身心性命切身相关的大事上，不会放在别的地方，不会再去关注与此无关的其它小事小道。

很多修行人都是这样的，我们所见过的很多修行人，一旦真正明白生死解脱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一旦真正品尝过般若的法味、自在的法喜，那么他们就很难再像以前那样对这个世间的名利权色保持一种热忱了，他们很难再投入那种争名夺利的追逐中，去浪费时间和生命。这是很自然的一种转化，生命观和世界观变了，意识状态变了，那外在的行为自然就会转变。像南老南怀瑾，他老人家往生前曾经写过一首诗，所谓：

万古千秋事有悲，  
穷源一念没来由；  
此心归到真如海，  
不向江河作细流。

这最后两句，“此心归到真如海，不向江河作细流”，说的就是六祖的“心量大事，不行小道”，这两者有类似的意思。

但是六祖大师在这里提醒了，千万不要只做口头上的转变，不要一天到晚只是空谈、谈空，不要把般若和空性当成了一种文化、一种时髦，谈起来头头是道（像师父这样子），佛教的名词和术语比谁都知道得多，但是却从来没有扎扎实实地在自己的心地上去观照、去突破过，从来没有真正地下过功夫。这种人就是我们通常讲的那种“佛油子”了——“混饭三界”的“佛油子”，看来在六祖那个时候，这种人就已经有不少了。还有像大虚这样的“混饭庸僧”，仔细一想，其实也应该算是其中的一员。如果我们没有碰到佛陀慈悲留下的净土法门，这辈子估计又要蹉跎了。

像这种“佛油子”，六祖形容说，就好像明明是一个平头老百姓，却自称是国王或者皇帝，这根本就是在找死或者找抽嘛！对不对？所以六祖说“终不可得”，这样的人啊，最后什么也得不到，佛法实修的利益他一点也得不到，临命终时该怎么堕落就怎么堕落，该

怎么苦就怎么苦。所以这种人以后千万不要说是我们禅宗的弟子——“非吾弟子”！六祖的这句话，实际上是在说，你们不依教奉行的话，那以后出去啊，最好不要说认识我！呵呵，这是俺、这是阿拉、这是师父“小人之心”的一个理解，开个玩笑。

## 念念之中般若藏

下面，善知识，何名般若？般若者，唐言智慧也。一切处所，一切时中，念念不愚，常行智慧，即是般若行。一念愚，即般若绝。一念智，即般若生。世人愚迷，不见般若。口说般若，心中常愚。常自言我修般若，念念说空，不识真空。般若无形相，智慧心即是。若作如是解，即名般若智。大家要注意这段经文，咋一看都是很普通的开示，文字都很好理解，但这里面实际上隐藏了禅宗的一个很高难度的智慧的标准。六祖大师说：诸位善知识，什么叫做般若呢？六祖在这里先引用了教下的一个解释，他把禅宗和教下相互印证了一下。他说：这个“般若”，按照我们大唐翻译过来的经典，那个意思就是智慧——“无上大智慧”的意思。那么什么才是智慧，才能称得上是大智慧呢？

六祖马上就按照自己的修证体验，做了一个禅宗式的发挥，他说：如果修行者能够随时随地念念“不愚”，念念都能行持智慧，不起任何无明颠倒的话，那么这个就是般若行。但是问题在于，那要怎样才是“不愚”呢？什么才是“不愚”？其实这个答案六祖在前面早讲了，那就是“用即了了分明，应用便知一切”，“来去自由，心体无滞”。如果有一念没有做到，那么这一念的瞬间，弹指就是“般若绝”，就丧失了智慧；但是如果有一念明察，回光返照，了知念头无我无得、缘起性空的真相，那么这一念的瞬间，弹指就是“般若生”，就是大智慧。

这样看来，仅仅从文字上来看，这个所谓的“般若智慧”好像也不是很神奇、不是很了不起，对吧？但是六祖大师接着就说了，我们这个世间的绝大多数人都是属于非常“愚迷”的，愚痴而又迷惑，愚蠢而又颠倒，还死不承认！如果要用现在那个网络的语言来形容的

话，那我们可以说：绝大多数人的一生，其实一直都徘徊在傻A和傻C之间——（众笑）呵呵，这个实际上是在骂人，师父骂自己也骂所有的人，这个话不好听但却是真话，这就是我们世间人的真实写照！这种愚人一般是见不到自己的内心，也见不到自己内心的大智慧的，他们就算是在嘴巴上天天念叨“般若”，但是你看他们平常说话做事就晓得了，他们的内心根本就没有真正的智慧，只有愚痴！他们内心常常生起的，是“自我”和“自他”的分别念，是各种各样颠倒狂乱、愚痴执著的念头，至于智慧的念头、解脱的念头？那通常只存在于想象中！

此外还有一类“佛弟子”——这个“佛弟子”是打双引号的——他们也就是我们在前面讲过的“佛油子”，他们经常喜欢对外宣说、明示或暗示自己是有修行的，经常喜欢谈什么“般若”啊、“空”啊、“禅”啊、“打坐”啊，等等。但是他们在基础知见上还远远没有过关，根本还不具备般若正见，不了解什么才是真正的“空”。他们不知道所谓的“空的智慧”、“般若的智慧”、“解脱的智慧”，不知道这些统统都是无形无相、了不可得的。只有完全了解这点，只有彻底了解这个实相的本质，这样一颗智慧的心，才可以称之为“般若智”。不过这个“智”也只是一个“假名”而已，同样还是不能执著，你执著就又变成“愚迷”了。

希望大家留意，六祖在这里讲的全都是很真实的功夫，很扎实的修证，他在空谈和实修之间划了一个分界线，给我们大家提了一个醒。像有的人，他喜欢把禅宗当学问，把佛法当文化，他喜欢研究文字功夫，可不可以？可以！不能说不可以。但是你想要凭这个学问，凭你的考试成绩，凭你的博士资格，凭你的侃侃而谈来得到生死解脱，那就完全不行了。禅宗的修持强调的是在自己的心念上用功，而不是在嘴巴上和语言文字上，六祖反反复复、始终直指、一直强调的，就是这个道理。

这个道理要真正搞清楚，需要的不是学问，不是在文字上去钻研，而是要“一切处所，一切时中，念念不愚”——你需要的，是在自己的每个起心动念上去用功，去看清楚，这其实是最直接、最快速、最切要的。不管你有没有学问，不管你认不认识字，不管你聪明还是笨蛋，你总会动念头，总会思考问题吧？没有比“心”、比“念头”更贴近我们，更让我们熟悉和迷惑的了。

所以禅宗的修法，这个“直指人心”的修法，咋一看很高深、很难捉摸，但实际上它是一个最适合普及，最适合所有普通人的修法。尤其是对我们这些没有文化、没有学问的人来说，太聪明、太有学问的人有时候反而是障碍，“所知障”太严重的人往往是参不了禅、也念不了佛的。为什么禅宗能够在唐朝的时候盛行全国，流行于朝野上下？它的“简要直接”绝对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这种风格自然就会吸引无数的普通人，无数人因此有了开启自家宝藏、超越生死轮回的机会。

## 老太婆的点心

再没有学问、再没有文化的普通人，一旦他“明心见性”，开悟了，他的般若智慧一旦生起、显发出来，那个犀利和伟大之处，那就不是世间一般的学问和文化所能比拟的了，远远超越。我们去看禅宗灯录的记载，什么《指月录》、《五灯会元》，那些公案里面给人印象最深刻的，除了历代祖师大德之外，就要算那些开悟的老阿婆了，尤其是唐朝的老阿婆！

这些老太婆、老阿婆、老婆婆，个个不留姓名，个个高深莫测，她们往往三言两语就可以把祖师给难倒，或者说是把祖师给点化了，实在是厉害非凡。这些老太婆、老阿婆，她们在日常生活中也都是普通的老百姓，不是卖包子、就是卖烧饼的，或者是卖什么的，属于比较贫苦的低下阶层。在古时候，这种阶层的老百姓受教育的机会都不会太多，女人就更是没有什么读书的福报了，往往如此，所以她们能有什么学问或者说是文化啊？她们可能连大字都不识几个，但她们偏偏就是大智慧的禅宗修行者，就是凡圣难测的大成就者，犹如神龙，难见首尾，偶尔才会在历史上一露峥嵘。

其中给我记忆最深刻的，最经典的案例，就是德山禅师买点心的公案了。德山禅师是唐朝时候的四川人，俺的老乡，他俗姓周，十几岁就出家了，出家后的德山精研闻思，所有大小乘的经论他都非常通达，可以说这是一个根器非常猛厉的大修行人，不是一般人。德山禅师最喜欢的就是一部《金刚经》，他还经常给大众讲解，由于他的学问很好，讲解生动，所以他一上课愿意来听的人就越来越多，后来他的名气也变得越来越大家，大家于是就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做“周金刚”。德山禅师还专门针对《金刚经》写了一部疏钞，他自己对《金刚经》的理解和注释，名字很牛，叫做《青龙疏钞》；内容也很丰



富，或者说是废话很多，他足足写了有一麻袋的纸，具体多厚不知道，反正他必须要用一个扁担来挑，估计超过《指月真髓》七八倍都不止。

因为德山是学教的，他是从教理入手学佛的，所以他对经典上讲的成佛解脱有多难多难，需要多少阿僧祇劫的时间，千劫学佛威仪，万劫学佛细行，然后才能圆满佛果……他对这个教理非常了解，也非常认同。所以他有一天偶然听到人说，南方有个禅宗，不讲学问不讲经教，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他一听这个说法火就上来了！这还了得？这简直就是走火入魔嘛，学佛有多难啊，没有三大阿僧祇劫的修行你想都别想！现在这些人说什么明心见性、即心是佛，这很明显是着魔了，这些人真是可怜啊，我非救他们不可！

德山禅师很慈悲，所以他就挑起扁担出门了，他自认为是发了大慈悲心的，同时他还想要狠狠地去教训人家一顿，所以他不但挑了自己的一些行李，他还把厚厚的一大堆《青龙疏钞》也给挑上了，不嫌辛苦。他要拿这部书去破斥那些南方的笨蛋，挽救那些禅宗的魔子。就这样，德山禅师发“大菩提心”，他不辞劳苦地翻越蜀道，翻越“难于上青天”的蜀道，就这样一路艰辛地离开了四川，来到了湖南。

那么这一天，他走着走着，经过湖南的澧（Lǐ）州，经过附近的时候，他就遇到了他命中注定的克星，也是他命中注定的贵人——唐朝老太婆！当时在路边有一个卖点心的老太婆，德山禅师看到她的时候，肚子正好饿了，所以他就停了下来要买点心吃。很正常，对吧？但是没曾想这个老婆婆生意不管，却爱管闲事，她看看德山禅师挑的扁担，就问了：师父，您这个扁担里挑的是什么呀？德山禅师就说了，这说话也许还有点隐隐的小得意，他说：我这个扁担里挑的都是《青龙疏钞》，都是对《金刚经》的注解。老婆婆一听，就说了：

哟，这是有大学问的人啊！那么我有一问，如果你答得出来，那我这个点心就布施给你，供养师父，不收钱；如果你答不出来，那么对不起，还是请你到别处、到别家去买吧。

德山禅师一听就很自信地说：但问无妨——你问吧，随便问，尽管问！于是老婆婆就问，毫不客气地：《金刚经》云：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您现在要买点心吃，却不知您想点的到底是哪个心啊？老婆婆一棒敲下，德山禅师一听就晕了，因为这个问题他回答不出来，而且他怎么回答都是错！你说不点吧，那就没有东西吃，点了却心心不可得，还是没有东西吃！而且老太婆的话里有话，她讲的还不仅仅是吃的问题，所以德山禅师就憋在那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这时才知道，自己是碰到高人了，自己的满腹经纶，满肚子学问、大学问，却解决不了一个老太婆的问题，解决不了点心的问题。于是德山禅师只好乖乖地服软认错，那个老婆婆也就慈悲地给他指点了一条明路，让他去往江西的龙潭，去参访那儿的龙潭禅师。

这位龙潭禅师是当时很有名的一位大德，公认的大善知识，开悟的祖师。德山禅师来到他的道场后，没有几天，就被龙潭禅师三下五除二地给收拾开悟了——多么渴望我们也碰到这样的祖师啊——三下五除二就解决了，很简单，具体过程很精彩，你们可以自己去查阅灯录，师父就不多说了。那么德山禅师开悟后，他第一件事，就是把自己辛辛苦苦写出来的《青龙疏钞》、厚厚的一扁担的书，全部给一把火全烧了，付之一炬。德山禅师一边烧，就一边很感叹地说了一句话，一句在后来很有名的话，他说：

穷诸玄辩，若一毫置于太虚；  
竭世枢机，似一滴投于巨壑。

什么意思？意思是说，穷尽古往今来的所有人，他们的口才再好，辩才再妙，也不过是像一根小小的毫毛放置在太虚空中；而竭尽这个世界上所有的聪明才智，你再机巧、再有权谋、再有学问，也不过就像是一滴水，投入了巨大无比的深渊。言下之意，是说我们世间人所骄傲、所依仗的那些什么聪明、文化和口才，在生死面前，在自性的实相面前，这些统统都微不足道，统统不成比较，不值一提！

所以我们借古鉴今，我们现在就要开始学“傻瓜”一点了，大家千万不要把自己的那点小聪明、小机灵、小口才太当回事儿，就算你是大聪明、大口才、大机灵也一样，因为无常到来，屁用没有！腊月三十到来，阎王老子敲门的时候，屁用没有！听得明白吗？宁可你“傻傻的”老实参禅（这个“傻傻”是打双引号的），或者“傻傻的”老实念佛，不显山不露水，真正扎实地在自己的心地上、念头上用功，去看清楚去突破，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得到佛法的真实益，也只有这样才是六祖讲的“般若智”和“般若行”。所谓“老实平常，是真解脱”，这种心行的本身就是解脱，就是般若，这点要义、奥义希望大家能了解。

## 回归经典和祖师

那么，在我们汉地，目前能和禅宗这一法相媲美的，依师父看来只有一个，暂时只有一个，那就是我们净土宗的持名念佛法门。它和禅宗一样，都是简要、直接而圆顿的无上妙法，只不过现在的众生根器不行，少慧少福，所以禅宗是越来越难修证，而净土也变得越来越难信解了。再加上有那么多的邪师邪人，魔子魔孙，他们混入我们佛教内部，穿佛衣吃佛饭，却不依佛智而说法，反而是千方百计、想方设法地去歪曲和误导，拼命破坏佛说的各种经典、各种解脱的法门。

你们如果把眼光放到全世界去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一个可怕的事实，那就是近几十年来，在全世界范围内，已经层出不穷地涌现出了无数的邪师邪法和邪教，这是一个很大的趋势，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我们众生的恶业是越来越重，所以共业所感，才会出现这么多的妖魔鬼怪，惑乱人间。才短短几十年，被他们祸害的人就数以千万计，甚至亿计。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这些妖魔鬼怪相信还会继续兴风作浪，继续祸害众生，无有了期。

在他们里面，有很多都是打着我们佛法佛教旗号的所谓“佛弟子”，打双引号的“佛弟子”，有的甚至还现了僧相，顶着大师、法师，或者上师、导师的光环，有的干脆就说自己是某某佛菩萨的转世或化身；他们也会讲什么《楞严经》、《楞严咒》，还有《法华经》、《地藏经》、《无量寿经》（当然这里指的是汇集本），此外还有《坛经》、《心经》、《阿含经》等等，他们几乎把能糟蹋的经典都糟蹋了一遍！在他们说法的言辞里面，正邪夹杂，似是而非，经常会出现妄语狂悖之处，比如随便印证别人已经开悟，印证别人已得三昧、已经证果、已经是几地菩萨等等，反正吹牛不用上税，所以想怎么吹就怎么吹——每次看到这些妖孽以凡滥圣，冒充圣人，老衲就

忍不住想耻笑——但是这些大话对初学者来说，却具有很大的迷惑性和欺骗性；而且由于有魔力的摄受和加持，有的邪师还时不时地就显现一把什么魔术幻术或者妖通鬼通，所以广大无知的外行初学者一看，哇，好厉害！他们就“呼啦啦”地蜂拥而上了。这些着迷的人一旦被魔力洗脑，那么很多平常看起来很聪明的脑子，奇怪了，这个时候往往就会变成“一根筋”、“死脑筋”，变得不可理喻，愚蠢透顶，丧失了作为正常人的基本理智和分析判断能力。

像我们在香港、在国外看到的那些“轮子功”的弟子，他们拉个横幅、铺块布，就在街道上开始演戏、开始练功了。他们经常一动不动地摆个POSS，闭着眼睛……我学不出来啦！（众笑）那个状态说不出的怪异，一看就是有病，而且病得不轻，路人都躲着他们走啊知道吧？他们可能认为自己是在“弘法”，是在修“功德”，但实际上就是精神病，自己不知道而已。我每次看到这种人，心里都会觉得很难过、很可怜，但同时又很无奈！因为我知道根本帮不了他们，也劝不醒他们，你去劝他们信佛，他们会说你病啊，你神经病，我们的教主比佛还大呢，足足大了好几圈，所以信佛干嘛？看到他们那种怜悯的语气，鄙视的眼神，你会觉得世界在崩溃，自己这么多年是白活了！

类似这种盲目迷信的家伙在我们深圳也有很多，应该说是非常多，他们拉帮结伙，势力庞大，有的还有很高的学历，很好的工作，很大的福报，很善的发心，但就是在知见上稀里糊涂，没有择法眼，没有正见和正思维！他们围绕自己的偶像，形成了一个或大或小的圈子，那个李红痣的圈子就不说了，其它的像什么多杰羌、卢台长、金菩提、净空、印广、萧平实等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铁杆粉丝和团体。有时候我就纳了闷了，像有的邪师，明明就是已经被国家定义为邪教的，有的是因为诈骗一直被国家通缉的，有的是被马来西亚的佛教团体公开声明表示反对的，有的是被国内外很多专业法师依法破

斥、明确定义为邪见的……像这些，像这么多棒喝的声音，提醒的声音，居然都不能让某些人冷静、清醒和反思一下，有些人甚至还来狡辩，或者是自以为慈悲地来劝阻，在谈话中他们所体现出来的那种逻辑思维的幼稚和愚蠢，对佛法基本知见的无知和谬误，有时候真是让人惊诧莫名，难以理解！

我以前经常会想：一个人，怎么可以愚蠢到这种程度？！实在是无法想象，一个人，一个正常的人，他的心要痴傻到什么程度，才会被那些破绽百出的歪理给骗了，才会去相信那些神神鬼鬼的邪说？真是奇了怪了，百思不得其解！所以相比之下，你们这些居士还算是有福报的，你们能来龙象讲堂听经，至少不会听到什么妄语和邪见，大虚法师虽然长得黑点，心黑一点，口狠一点，但还算是一个比较靠谱的法师——当然，站在那些邪师和邪人的角度，在他们粉丝的眼里，大虚很有可能就不是什么好人了，就不是什么好鸟了。

记得以前曾有一个南方的朋友，这个朋友的思维有点“二”，有一次我们聊天谈到某个佛法问题的时候，他突然就冲我很不服地来了一句：你说的就一定是对的吗？呵呵，这句话很有意思，问得很好！它实际上是关系到“我们如何去判断一个法师讲的到底是对是错”的问题。我们可以用这句话去质疑和询问所有的大师、上师、法师和法王：你说的就一定是对的吗？不管是有名还是没名的，不管是年老还是年青的！我们实际上也应该随时询问和质疑自己，我要如何去判断这位大师、上师或者法师、法王，他讲的这个“法义”到底对不对呢？这里面的判断标准是什么？在这里，我们首先要把自己内心对“神圣”的盲信和盲从拿掉，然后我们要把笼罩在对方头上的光环和头衔拿掉，只有这时，我们才会发现那个早已存在的、很显而易见的答案！这个答案其实佛陀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开示过了，而我们也曾经反复唠叨过，那就是“依法不依人”！

这个“法”，当然就是指“佛法”，特指佛陀亲口说过的三藏十二部一切经典，是为“圣言量”。因为佛陀的“法”已经经过时间和无数人的实践检验，已经被证明是真实不虚的，所以我们就不需要再多余去怀疑了，只管去“依教奉行”就对了。那么，任何人，不管他是大师、上师，还是法师、法王，不管他是黑白美丑，还是男女老少，不管你有多讨厌他，只要他说的“法义”完全符合佛说的圣言量，没有邪见扭曲，没有妄语误导，那么我们就可以判断他是对的，可以依止参学，这就叫做“依法”；同理，任何人，不管他是大师、上师，还是法师、法王，不管他是黑白美丑，还是男女老少，也不管你有多喜欢他，只要他说的“法义”不符合佛说的圣言量，违背经律，存在着很明显的邪见和妄语，那么我们就可以判断他是错的，以后就小心点，不要再跟他学了，这就叫做“不依人”！

这个道理很简单，不难懂吧？但是就是有无数的“佛弟子”糊涂得要命！所以我们做法师的，现在才要那么辛苦，才要反反复复地大声疾呼，提醒大家一定要回归佛陀的经典，回归真正祖师的教言。像东林寺的大安法师其实也是这么开示的，他老人家也曾经多次强调，学佛修行必须要建立以“圣言量”为标准的参照系，这才是树立正见的第一步，这才是最稳妥、最正确的做法。此外还有很多真正专业的大德法师，他们也都是这么强调和引导的，像梦参老和尚、成观老和尚、济群法师、界诠法师、净界法师、法藏法师、慧净法师、本幻法师、宗舜法师、净宗法师等等，这个名单我还可以列出一长串，当然还有大虚法师，他们都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时间，发出了相同或者类似的声音，那就是呼唤大家回归经典、回归圣言量、回归“依法不依人”的古道！

只有真正把握住这个原则，我们的修行才不会出偏，才不会出错。只要彻底遵循这个原则，那么我们就可以很明确地告诉任何人——当有人再问我们：你说的就一定是对的吗？这时我们就可以毫不

犹豫地告诉他说：是的！爷死！我说的就是对的！因为我说的并不是我自以为是的话，我说的是佛陀和历代祖师都曾经说过的话，我只是一个“传声筒”，我只负责把佛陀和历代祖师的教诲真实无误地转述、传译给你，你尽可以去对比和对照经典，看看我是否有胡说、有说错？如果这个时候还有人坚持说“你是错的”，那么他实际上就是在说“佛是错的”，“祖师是错的”！这种人，不是蠢蛋，就一定是邪见入心的魔子魔孙，那么我们就不要再和他扯了，直接拉黑了事。这是最恰当的做法，免得纠缠不清。



## 反掌即是波罗蜜

那么，这个问题就讲到这里，到此为止，我们已经扯得很远了。下面大家继续看经文，我们回到《坛经》的本身。

何名波罗蜜？此是西国语，唐言到彼岸，解义离生灭。著境生灭起，如水有波浪，即名于此岸。离境无生灭，如水常流通，即名为彼岸。故号波罗蜜。这是讲，六祖对大家继续开示说：什么叫做波罗蜜呢？这个波罗蜜不是那个吃的水果，这个波罗蜜也是古印度梵语的音译，翻成我们中国唐朝的语言，那个表面的意思就是“到彼岸”，但是内在的、真实的意思却是“远离一切生灭”。有生灭就是此岸，远离一切生灭二元，不生不灭就是彼岸。但是这个生灭是怎么来的呢？六祖说，你一执著外在的境界为真，一落入二元的对立之中，那个生灭就起来了。就像水里的波浪一样，一波一浪，一起一伏，一生一灭。

在传统文化里，古人经常说“仁者乐山，智者乐水”，这个山是一种静相，比喻永恒，比喻仁德；而水是动相，比喻变化，比喻智慧。一个人内心的仁爱道德，的确就应该像山一样的，巍然耸立，坚定不拔；而一个人的智慧，那就应该像水一样，无形无相、变化无穷。六祖在这里用水的波浪来比喻生灭，其实也就是在用水的变化来比喻我们人的智慧。像以前有些文人骚客，他们很喜欢用流水来比喻形容自己的心境，比如“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还有“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等等，种种对人生的哀叹，对命运的感慨，“如水有波浪”，这种心境就是生灭，就是此岸。但是这些浪花、这些波浪，却最终形成了川流不息、无穷无尽的长江大河，最终汇归心海，了不可得。

六祖说“著境生灭起”，你执著境界，把无常虚妄的一切当真，那自然就会“看不破、放不下”，就会有种种的不舍和哀愁，乃至种种的烦恼和痛苦，生灭来去，永不停息，那你就会自缚自绑于此岸，不得解脱。除非你能够“离境无生灭”，从此不再把任何境界当真，不再住著于任何境界上，你如果能够“心无所住”，“如水常流通”，那么你的心灵自然就不会再有任何捆绑。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不管是好坏美丑，还是正邪对错，这个时候对你来说就统统不再是障碍。这时此岸就是彼岸，秽土不异净土，生死即是涅槃！这个不二的境界，当下即是，念念即是！并不是说离开了此岸还别有一个什么彼岸，不是说离开了波浪还能有其它的水。这个意思大家能明白吗？谁明白了，就能“弹指到彼岸”，“故号波罗蜜”，反掌之间你就可以得到解脱，就可以去放松休息，去吃你的“波罗蜜”了。

其实六祖在这里又告诉了我们一个很详细的修法，这是一个可以实际运用到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修法。所谓“离境无生灭，如水常流通”，这个修法实在是太具体、太形象了，言简意赅，含义深妙，而且它还可以和《金刚经》里面的那句“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相互印证。六祖实际上是想告诉我们，我们应该让自己的“心”流动流通起来，就像明净活泼的流水一样，不是死水，不要停留，不要执著，不要被任何境界或概念所束缚，这样就能超越“二”，回归“不二”。

说起来，我们一般人都是很“二”的，我看你很“二”，你看我很“二”，其实真正最“二”的就是自己，不是别人！我们在二六时中念念执著，念念当真，所以念念都是“二”，诸位都是“二”。我们的人生其实一直都在迷宫中打转，一直都在是非善恶、人我自他、取舍得失中，在这种二元对立中，说不分别吧不对，说分别吧也不对，这个牛角尖怎么钻都是错的。所以修行修什么？怎么修啊？我们也不要再去外面满世界地去乱找什么密法妙法了，最现成、最贴切的密法妙法就在我们自己身上，就是这些看起来、看上去很“二”的念

头。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些很“二”的念头彻底参破、参透、看清楚，那么我们会明白，这个“二”和“不二”都是戏论，烦恼和菩提都是戏论，生灭和不生不灭也是戏论，此岸和彼岸更是戏论！这一切戏论，都是因“我”而生，因“心”而有，不是外来的。真把握住这点，我们就可以直入“摩诃般若波罗蜜”，就可以掌握禅宗顿悟顿超的关键，就应该知道怎么去用功了。

那么，“话说三分，点到为止”，明白的人自然明白，不明白的人，你们当发大惭愧心、发大勇猛心，一心参究，念念提持，那么迟早有一天，“反掌即是波罗蜜，亲见父母未生前”！

今天的课就到此为止，我们下节课再见。还是那句老话，“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熏臭或熏香

今天是我们《坛经》的第十讲，上节课我们讲完了“波罗蜜”的奥义，接下来六祖大师就给我们继续开示和总结了“无上般若”的大用功德。这个祖师讲法的风格可谓是非常的简洁明快，非常利落，在他的这些开示里面，有很多都是后世禅和子经常引用、喜欢引用的名句，我们经常拿来作“口头禅”的一些经典名句，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经文。

善知识，迷人口念，当念之时，有妄有非。念念若行，是名真性。悟此法者，是般若法。修此行者，是般若行。不修即凡，一念修行，自身等佛。善知识，凡夫即佛，烦恼即菩提。前念迷即凡夫，后念悟即佛。前念著境即烦恼，后念离境即菩提。在这里，六祖再一次提醒我们这些修行人要心口相应，不要在表面上装，不要像那些“迷人”一样，口念而心不行，而且所谓的“迷人”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他不是念妄想，就是念是非，那种“自我”和“分别”的妄心妄念特别重，自己还不觉察，所以毛病很难改、无明很难消就是这样，“迷人”很难有觉醒不迷糊的一天。大家拿六祖的这个话来对照一下自己，我们是“迷人”？还是“觉人”啊？诸位大德，恐怕答案很明显，所以大家要自己警惕了。

然后六祖总结以上“摩诃般若波罗蜜”的所有开示，他说“悟此法者，是般若法，修此行者，是般若行”，言下之意，是说这个般若的妙法和般若的妙行并不是什么高不可攀或遥不可及的东西。“念念若行，是名真性”，只要明白了这个道理，那么就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工作中，就在我们的喜怒哀乐中，你只管去参、去悟、去修、去行，那自然就是这个“真性”，就是“般若”的真实流露，不是别的。并不是说我们一定要脱胎换骨，一定要把脑袋、把心都换了才能达到这

个境界，所谓“一切现成，当下即是”，迷悟圣凡，就在一念之间。所以六祖接着就开示说，“不修即凡，一念修行，自身等佛”，就是这一念，就是我们现在虚灵不昧的这一念，这就是一切生命生死轮回、生灭来去的根柢，这就是万法的源头！

如果我们不在这“一念”上去修去悟，或者我们离开了这“一念”去修什么别的东东，比如搞鬼搞怪，或者见光见神，或者去追求心灵投射创造出来的各种微妙的禅定境界，或者把心力放在外部世界去穷究物理，并以此为道，以为这个就是真理，从而忽略了对我们自身心念的觉照、洞察和超越，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是“凡”，就是外道甚至是邪道、魔道。如果我们在这“一念”上悟了、修了、行了，那么弹指一瞬间，我们就可以突破“小我”的局限，“自身等佛”——就在我们看清楚这“一念”实相的瞬间，就在我们不迷的瞬间，“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智亦无得”，乃至“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这是《心经》的原话。这时我们那个觉悟解脱的本来状态，本来无缚、本来无染的生命状态，就在那弹指一瞬间，其实和诸佛并无差别。了解吗？能观察得到、能看得到这点吗？

只不过地球人都知道的，我们凡夫基本把握不到、甚至根本觉察不到自身会有“等佛”的那一瞬间，因为那一瞬间还真的就是一瞬间，就是在一念之间。我们一念之间无我无得，就能“自身等佛”，但是下一念、下两念、下三念呢？我们又很自然地绕回了凡夫的习惯状态，回到了“坚固妄想”和“认假为真”的业力之流。用一个专业名词来形容这种状态，就叫做“无明习气”——我们的身口意造作的那个力量，无始劫以来，天长日久，一直都在重复错误、重复错误、重复错误，一直都在强化无明、强化无明、强化无明……久而久之，这种错误和无明就“习惯成自然”，变成了我们本能的一部分，烙印在DNA的遗传密码里，生生世世都在不知不觉中影响我们。我们的思维模式，我们的说话方式，我们的姿势动作，乃至我们的形体相貌，我

们的命运际遇等等，一切都受到这种“无明习气”的影响，或者说是“塑造”，这个完全是自作自受的。

这个力量的本质，这个造作“贪嗔痴”、造作“生死轮回”的力量本质，不知道你们发现了没有，它和诸佛菩萨“勤修戒定慧”、“涅槃得解脱”的那个力量的本质其实是一样的，两者都是同一空性，了不可得。我们凡夫利用这股“无中能生有”、“真空能生万法”的力量，不断地去重复“贪嗔痴”的错误，去强化“小我”的无明；而佛菩萨呢正好相反，佛菩萨善用这股力量来“熄灭贪嗔痴”，“破除一切执”，不断地去自利利他、自觉觉他——这两个不同的表现形式、不同的因果结局，主导它们的力量其实是同一个，是同一回事，了解这意思吗？

如果非要用一个词来形容这个过程的话，那么它们都可以叫做“熏习”，就好像是熏臭或者熏香，一个人在臭味或者香味里熏久了之后，那么他的身上会怎样？会自然而然就会染上臭气或者香气，可能他自己闻不到，但是别人一闻就很明显，这就是“熏习”的道理。像我们凡夫熏习出来的那往往都是“臭味”，不是烦恼就是痛苦，最终也只能是这些，没有别的；而佛菩萨熏习出来的那就不同了，“因”不同“果”就不同，那绝对是香光庄严，绝对是自在解脱。所以我们佛道通途的修行，从某个角度来讲，其实就是要用佛菩萨的那种“正确的熏习”，来取代我们凡夫那种“错误的熏习”，把这个力量用对路、用对方向就OK了。

## 差别只在一念间

只不过这个还只是通途的修法，虽然没有错，但是要慢慢地把我们“熏臭”的身口意习气改为“熏香”的身口意习气，要慢慢地重新熏染、重新改善，那个水磨功夫可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所以这是渐修的路子，不是“教外别传”的禅宗，不是顿悟顿超的禅宗。如果是禅宗，那会怎样？我们看六祖大师的开示，他老人家非常直接，他非常不含蓄地说“凡夫即佛，烦恼即菩提。前念迷即凡夫，后念悟即佛。前念著境即烦恼，后念离境即菩提”，这个完全是大白话嘛，完全是毫不打折地直指，还是那种毫不含糊的风格，六祖大师一贯的风格，而这个就是禅宗的见地，不二的见地——“一切别无别”！

听得懂吗？这个意思能听明白吗？“一切别无别”——一切看上去差别很大的、很“二”的境界，其实在本质上都是没有任何区别的、不二的境界。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在这个无垠的宇宙里（讲大一点），还有什么是比凡夫和佛陀、比烦恼和菩提、比生死和涅槃看上去差别更大、更“二”的？有没有？没有了，对吧？但就是这么天差地远，这么“二”的两大类境界，在祖师的眼里，在彻悟自性的人眼里，它们却完全是没有任何差别的，或者说，“差别只在一念间”！

当我们迷迷糊糊、念念颠倒的时候，那么我们就是凡夫，就是不折不扣的业障，不会是佛！我们的脸上不会凭空开出朵花来，明白吧？但是当我们一念觉悟，一念清醒，这个时候的我们就和凡夫不一样了，我们会和诸佛一样，“同一鼻孔出气”！这时的我们虽然还长着一个凡夫样，没有三十二相——这个倒是没办法顿超的，一时半会儿还改不了——虽然我们的外相不如佛，但是我们的心性，我们那个觉醒而无执的圆满心性，这时就已经呈现出它本然的状态了，那就是“真如”、就是“佛”，就是和十方诸佛无二无别的“自在天真

佛”！这个才是我们的本来面目，其它都不是！像你们长这么白，师父长这么黑，你们贪欲多，老衲嗔心大，这些都不是我们的本来面目，我们的本来面目是“佛”！是不可定义、不可测度的“佛”！

这个是绝对的大实话，不是什么妄语狂言。凡是能够把自己的念头搞清楚，能够在一念之间开悟的人，他们就会很自然地发现这么一个事实。而且他们还会进一步地发现：那些从前因为迷执境界而造成的种种烦恼痛苦，在现在看来，其实都是非常珍贵难得的、可以觉悟和唤醒心灵的菩提种子；从前那些被视为障碍、被视为垢秽而加以排斥的污泥，现在却变成了可以滋养莲花，可以盛开美丽的沃土。所以“烦恼即菩提”，其中的差别只在于“前念著境即烦恼，后念离境即菩提”，就在这一念之间，那个迷悟凡圣的境界就截然不同了。

在唐朝的时候，曾经有一位出家师父、禅和子，他向当时法眼宗的创派祖师法眼文益禅师请教说：“如何是佛？”要怎样做才能是佛？要如何修才能成佛呢？问题是这个“佛”——这个“佛”是能人为造作、是能刻意修出来的吗？所以法眼禅师看看他，就告诉他说：“我说出来、说实话的话，恐怕你会信不过。”那位师父一听，就很坚定地说：“和尚您是天下公认的大善知识、大德祖师，不打妄语，我怎么会信不过呢？”于是法眼禅师就说了：“你信得过，那我就坦白告诉你——你，就是佛！”这个话音刚落，那位师父立马就开悟了。这是信心具足，因缘已到，所以才会一闻法语，一言契入，弹指得见自家宝藏。原来这个“佛”是人人现成、当下就是的，不历阶级，不假修证，所谓“前念迷即凡夫，后念悟即佛”，一般修行的人，往往就差这么一点，就是在这一点上突破不了。

那么现在问题来了，祖师讲“凡夫即佛”、“你就是佛”，对吧？师父可以把佛堂的镜子借给大家照照，你们有谁觉得自己很像佛、就是佛的？请举手。某些人一看到祖师的这句话就很兴奋，呵



呵，先别急着自我肯定，我们看经典闻思的时候千万不要“断章取义”，不要只看上句不看下句。祖师明明讲了，我们要“一念了悟”才是“佛”，乃至念念都要了悟才得究竟，那么我们悟了吗？我们凡夫的实际情况是，我们不但“前念迷”、“后念迷”，乃至“后后念”也迷，所以我们怎么会是“佛”呢？就算我们鹦鹉学舌，我们能把佛经背下来，背得滚瓜烂熟，还自以为理解了，自以为明白了，就算我们能大声地宣说“凡夫即佛”——拿着喇叭，你可以对着广场上、对着大家大声地吼叫：“凡夫即佛！我就是佛！”估计会收到很多香蕉皮。当我们说这句话的时候，其实我们也还是“迷”的，而且迷得一塌糊涂！这个“迷”还更微妙、更难觉察、更难拔除了。有很多人，很多喜欢禅宗的人，他们之所以会堕入“狂禅”、“狂慧”，堕入“邪禅”、“邪思维”的陷阱，自害害他，就是在这点上犯了错误，缺乏基本的自我反观和自知之明。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解了祖师的意思，这个经文的奥义，我们正反两面都要深入去看，思考问题必须要很全面才行。

# 无念的真义

下面，善知识，摩诃般若波罗蜜，最尊最上最第一，无住无往亦无来，三世诸佛从中出。当用大智慧，打破五蕴烦恼尘劳。如此修行，定成佛道，变三毒为戒定慧。善知识，我此法门，从一般若，生八万四千智慧。何以故？为世人有八万四千尘劳。若无尘劳，智慧常现，不离自性。悟此法者，即是无念、无忆、无著，不起诳妄。用自真如性，以智慧观照。于一切法，不取不舍，即是见性成佛道。这是对上来所说般若修行的一个赞叹和肯定。六祖说，这个无上广大的般若智慧直达彼岸的解脱法门，是“最尊最上最第一”，它是排名第一的最尊贵、最上乘的修法，再没有比它更殊胜的了，没有比它更超越的了。这个修法能够引领我们到达“无住无往亦无来”的涅槃境界，不生不灭，自在解脱，三世诸佛都是从这个般若智慧里面出来的，都是因为这个般若智慧而得到成就的。所以我们也应当善用这个无上的大智慧，用它来打破我们对五蕴身心的执著妄想，来突破这个世间一切烦恼尘劳的束缚。“如此修行，定成佛道”，这样去依照般若智慧好好修行的话，就能决定成佛！没有不得解脱、不成佛道的，这是六祖的保证，也是他老人家自己亲身实践后的深刻体悟。

从此以后，那个源自于小我、无明、还有虚妄分别错觉的“贪嗔痴”三毒，就会很自然地转化成为自利利他、自觉觉他的“戒定慧”三无漏行，乃至转化成为六度万行。按照唯识的讲法，这就叫做“转识成智”，这个生命的内在品质已经完全变了，这样就能在一种毫不刻意、没有任何颠倒造作的状态中，去广利人天，圆满无上道。

接着六祖大师就进一步开示说，诸位善知识，我这个法门，还能够由一般若智而契入真空法性，然后开发出八万四千无量无边的智慧，开发这么多智慧干什么？何以故？因为我们众生每个人都有八万

四千无量无边的烦恼（这个尘劳就是烦恼的意思，是烦恼的别名），所以修行者就必须针对性地开发出相应的智慧来对治尘劳，突破烦恼。如果没有这些烦恼尘劳，这些烦恼尘劳统统都被破除消失掉了，那么我们本具的智慧就会恒常显现，自性的光明就不会再被障碍。像六祖描述的这个境界，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自己去亲身实证、亲身检验的。

那些能够彻底了悟这个法门的修行者，他们证入的，是一种被六祖形容为“无念、无忆、无著”的大自在境界，二六时中，不起任何虚诞妄想，不起妄念。他们善于运用自己证悟开启的这个真如本性的伟大力量，以般若智慧去观照一切法，洞察诸法无我无生——在看到这个诸法实相的同时，就能“不取不舍”，因为不会再被种种因缘幻法所迷惑了，所以修行者在面对境界的时候，他可以心明如镜，心光朗照，他自然就能不做任何爱憎取舍的分别，当下超越！这就是所谓的“见性成佛道”，这个“见性”和“成佛”的可能性，存在于我们生命流转的每一个刹那，存在于我们念念相续的每一个瞬间，所以说开悟难吧，它非常难，说开悟易吧，它也非常易！关键就在于六祖前面讲的那个“一念了悟”，我们在每一念上是迷是悟？这就是禅宗“明心见性”的着力点和突破口。

大家在这里要注意这个“无念、无忆、无著”，六祖说的这个“无念”和他在前面呵斥的那种“著空”、“无记空”是不同的，不能把这两者混为一谈。有很多人“依文解义”，错解了六祖讲的“无念”，以为“无念”就是“无想”，就是没有思想念头，那修行就会歪到阴沟里去了。六祖和禅宗，千百年来，就是这样被很多人给活埋的，而且已经被活埋了不知道多少次！希望大家切记，六祖在这里讲的这个“无念”，不是什么“空心静坐，百无所思”的意思，不是不思不想、一个念头都没有，就像木头石头，像死人一样！如果修行修了半天，修来修去，却修成了这个傻样，那岂不是个笑话吗？

所以这个“无念”它指的是念头的实相——我们每个念头都是即有即空，即念而无念的。念头的本质是空、是无，所以念念本来“无念”，念念本来无我无所得。真悟到这点，则念念清净常流，念念“本无所住”，念念无挂无碍，念念不取不舍，念念“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念念“能生万法”，念念回归法性……所以六祖大师和后来的许多祖师，他们提持的这个“无念”，是开悟后的一种自然如是本来境界，本来无念，本来就“念而无念，无念而念”的，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解了。

其实六祖大师对这个“无念”的真义，他自己在《坛经》的下面就有开示，大家如果能够结合上下文全面来看，那就不会被搞迷糊了。像六祖大师他自己在下面就是这么开示的，所谓“惠能没伎俩，不断百思想”，他又说“无念者，于念而无念”，还有“无者无妄想，念者念真如”、“前念不生，后念不灭”……等等。所以六祖讲的这个“无念”，绝对不是什么念头都不起不动了，这是很显然的。这个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修法窍诀，不知道你们意识到没有？这个修法它既区别于凡夫的念念无明，又区别于外道的“无想”禅定，所以在这里建议大家要多花点心思，要把这个“无念”的奥义给琢磨透了，相信以后对你们参禅也好、念佛也好、持咒也好，都会有很大的帮助。这个知见一透、知见一正啊，那么行持立刻就会有改善，修行的境界立刻就会有不同，不信你们大家可以试试看。

## 愿持金刚无上道

下面，善知识，若欲入甚深法界及般若三昧者，须修般若行。持诵《金刚般若经》，即得见性。当知此经功德无量无边，经中分明赞叹，莫能具说。此法门是最上乘，为大智人说，为上根人说。小智小根人闻，心生不信。何以故？譬如天龙下雨于阎浮提，城邑聚落，悉皆漂流，如漂草叶。若雨大海，不增不减。若大乘人，若最上乘人，闻说《金刚经》，心开悟解故，知本性自有般若之智，自用智慧，常观照故，不假文字。譬如雨水，不从天有，元是龙能兴致，令一切众生，一切草木，有情无情，悉皆蒙润，百川众流，却入大海，合为一体。众生本性般若之智，亦复如是。这里六祖开始卖广告，他老人家向我们隆重推荐了一部修行悟道的宝典《金刚经》，就是《金刚经》！他自己就是因为这部经典而被接引学佛的，最终也是因为这部经典而得明心见性，彻底解脱，所以他受益良多，那么感恩欢喜之下，他老人家也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同得法益，都能像他一样得到了悟和解脱。六祖大师就说了，诸位善知识，你们如果想要进入诸佛的甚深法界，体悟无上的般若三昧境界，那么你们就必须依法修行，要依智慧而修。

六祖在这里给我们大家推荐的修法其实很简单，不复杂，一点不罗嗦，那就是老老实实地持诵《金刚经》！这部经典里蕴含了佛陀无上圆满的大般若智慧，所以专一精勤地持诵这部经典，或迟或早，“即得见性”，就可以明心见性，了达诸法实相，得到究竟的解脱。《金刚经》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力量？因为佛陀在这部经典里明确讲了，“此经功德无量无边”，所以佛陀对这部经典的赞叹和加持，那是我们凡夫不可想象、不可思议的，无法形容，“莫能具说”，六祖也没有办法说得完满。所以我们大家要有信心，只要带着信心，依教

奉行，老老实实，不要花招，不贪多贪快，就这样每天去持诵《金刚经》就对了，绝对可以得到真实的、无比的大利！

像历代以来，因为持诵《金刚经》而得感应、加持、消灾免难、乃至开悟解脱、往生净土的人，那真的就是数不胜数，不胜枚举，多得不得了。大家得空可以去百度搜索一下“《金刚经》感应事迹200例”，这是印光大师当年鉴定过的，可信可靠，内容非常殊胜，你们可以去找来好好看看，相信可以增上你们对三宝、对经典的无比信心。这里师父随便从里面找了两个案例和你们分享一下，大家“窥一斑而知全豹”，这样就能知道《金刚经》的威神到底有多了不起了。

据记载，宋朝的时候，在浙江湖州的城南，有一个姓陆的屠夫，他是专门杀牛杀羊的屠夫。在他二十三岁的时候，忽然有一位出家僧人来到了他的家门口，说是要教化有缘人。这个陆屠夫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于是僧人就告诉他说，你杀害牛羊无数，如果不改行的话，那么你后世必定会堕落成牛羊被人宰杀。因为你过去世曾有善根，所以建议你从现在开始，赶紧持诵《法华经》和《金刚经》，这样你的恶业才能消除！说完这个僧人居然就凭空消失不见了。陆屠夫一看，吓了一跳，他的心里立刻就醒悟了。呵呵，看到这种突然不见的人，谁不醒悟那就太笨了！于是他就开始持斋、戒杀，还描绘了一幅西方三圣像早晚供养，还每天持诵两部经典——《法华经》、《金刚经》——忏悔杀业，回向给过去他所杀害的所有众生，并且发愿能够早生净土。这个陆屠夫的根本器、福报可以说是非常好的，一般人根本不会像他这样“闻过即改”，所以因果结局就完全不同了。

那么陆屠夫这样修行修行，到他八十一岁的时候，他就提前半个月遍约亲友，把大家都找来了，叫大家来给他送行。那一天是十一月初九，陆屠夫就准备了很多素食给大家享用，脸上一直乐呵呵笑眯眯

的，看不出一点有恙的样子，然后他就沐浴身体，洗完澡后就端坐着，给大家念了一首偈子，偈曰：

五十余年离杀业，手抛刀秤暗修行；  
今朝得赴菩提路，水里莲华火里生。

念完就一笑往生了，他是坐着走的，这个修行很了不起！

那么再讲一个案例，还是宋朝的。当时在苏州有一位姓朱的进士，知识分子，那个身份和层次要比屠夫高多了。这位朱进士平生只学习过儒家的东西，他从来就没有接触过佛法，不知道佛法是怎么回事儿。那么他有一天就很偶然地去到一个寺院里游玩，然后正好就听到有法师开讲《金刚经》，于是他就在哪里驻足听了半天。当他听到“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听到这四句经文的时候，他莫名其妙地觉得欢喜无比，所以他就想找个时间把全部经文都拿来研究研究，产生兴趣了。这样过了几天之后，他突然在午睡的时候就做了一个梦，一个非常清晰的梦。他梦到自己跟在几个人的后边，一个青衣人押着五个人，他就跟在后边，走了两里路左右，来到了一条大街上，然后就走进了一户人家。在这户人家的厨房里，就有一大桶汤，那五个人就都过去喝汤，朱进士迷迷糊糊地，他也想过去喝两口。这时那个青衣人就拦住他了，还对他大叫道：听佛法的人，不得喝！朱进士一下就惊醒了。

醒来后心里很不安啊，于是他就按照梦里面的记忆，走过两里路，找到了那条大街，然后还真看到了一户人家，就和梦里所见的一模一样。朱进士就去叩门，然后就去问，你们厨房里是不是有什么事啊？那家人就告诉他说，我们厨房里刚生了六只小狗，其中有一只已经死了。那朱进士一听，浑身战栗，恐惧流汗，后怕得不行。他心想：我如果不是前两天刚巧听闻佛法，那么今天我就要进入狗胎了！所以他从此皈依三宝，发愿专门持诵《金刚经》，就这样修行了一辈

子。到他八十九岁那年，也是提前通知大家，八月十五来聚会。当他和大家一一道别后，朱进士就干了一件很稀奇的事，他居然爬上了自家后花园的大树，要知道他当时已经是八十九岁高龄的老人了，居然还能上树！他站在这个树上就给大家说了一首偈子——以后临往生要走的时候，大家记得哈，都要说偈子！（众笑）呵呵，这是潮流、是时尚——他就给大家说了一首偈子，偈曰：

八十九年朱公，两手擘破虚空；  
脚踏浮云粉碎，立化菩提树东。

说完这位老爷子就从树上跳了下来，没摔跤哦，他立得稳稳的，然后就这么站着往生了！真的是干脆利落，潇洒之极，据说当时看呆的人、被震撼的人、被度化的人不知道有多少，这种示现比什么都有说服力！

那么，这两个案例讲完，师父觉得已经不需要再多余说什么废话，加什么评论了，所谓“狮屎胜于熊便（事实胜于雄辩）”，如果我们懂得见贤思齐的话，那么以后该怎么做，我们心里自然就会明白。建议大家除了持诵《金刚经》这样的大乘经典之外，平常还可以结合持名念佛法门，多多念佛，回向净土，坚定求生，这样我们的生死解脱就肯定不会有问题了。



## 小根的障碍

像这个法门，按照六祖的说法，这是“最上乘”的修法，是讲给那些“大智”、“上根”之人听的。凡是具足信心，能够依法去修持的人，就是六祖讲的那种“大智”和“上根”。所以“法”必须要“对机”才行，大法必须要对大根器的人来说，否则“媚眼抛给瞎子看”，那就白费功夫了。像那些小智小根的人，他们就算听闻了这个无上妙法，心里往往也是不会相信的。何以故？为什么？六祖在这里就说了一个比喻，他说：就好比是天龙下雨，这个雨是大雨暴雨，下得太大就把整个阎浮提世界都给淹没了，所有的城市乡村聚落，都被大雨大水给冲毁，房子漂流在水面上，就像是漂着一片小小的草叶。这是说那些小智小根的人，他们不堪接受大法，他们一听闻大乘了义的般若法门，以往内心所固执的一切就统统都会被摧毁，就像大雨摧毁世界一样，这完全超过了他们的理解和承受能力，所以他们会很害怕、不敢相信，也不愿相信。所以小智小根的人很难搞就是这样，他们的容器就这么大，心量智慧就这么大，没有办法！

但是“大智”、“上根”的人就不同了，他们听闻大法，就能很快地完全理解和接受。因为他们的心量和智慧都很广大，就像大雨下在大海上，那就一点事儿没有，大海照样是不增不减的，再大的水量也不怕。所以如果是大乘人乃至最上乘人，他们一旦听闻这部《金刚经》，那就能心开悟解，明白其中的奥义，他们很快就能了知自己本性中本来具有的那个般若智慧，然后他们就可以很灵活善巧地地去运用这个智慧的力量，以此来观照万事万物，洞察万法真相。

希望大家明白一点，这个智慧并不是从《金刚经》的文字中得来的，《金刚经》只是一把钥匙，它可以帮助我们开启这个智慧，但是智慧的本身并不是文字，非关文字，不假文字。就像前面比喻里讲的

雨水，那个雨水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是天空的原因，而是天兴雨，是龙王导致的。所以我们的智慧就像这雨水，全部都是来自于自性，来自于本心，不是来自于语言文字，这点大家要牢记！

那么，这个龙王导致的雨水，它能令一切众生、一切草木、有情无情，“悉皆蒙润”，都能得到滋润、得到利益，而且最后“百川众流”，或迟或早，都会“却入大海，合为一体”。这个意思，是说我们众生本性之中本具的那个般若智慧，其实不管是大智小智、上根下根，大家内在埋藏的宝藏其实都是一样的，到最后也都会开发开显出来，不过是迟早的差别而已。一切都会同归毗卢性海，同入不二法界。所以我们这些小智小根的人不要失望，更不要绝望，我们只要按照六祖大师讲的，好好持诵《金刚经》，然后再按照大虚法师讲的，好好念佛，那么或迟或早、终有一天，我们就可以开启自心自性的般若宝藏，亲见自家珍藏——这是绝对可以预期、可以预见的，不是忽悠，不是妄想！

但是，如果你是那种没有信心，然后邪见又很重的“小根之人”，那么你想要开悟见道，想要解脱，那恐怕就要费点功夫了。下面六祖就针对这种“小根之人”做了一个特别慈悲的开示。

善知识，小根之人，闻此顿教，犹如草木。根性小者，若被大雨，悉皆自倒，不能增长。小根之人，亦复如是。元有般若之智，与大智人更无差别。因何闻法不自开悟？缘邪见障重，烦恼根生。犹如大云覆盖于日，不得风吹，日光不现。般若之智亦无大小，为一切众生自心迷悟不同。迷心外见，修行觅佛，未悟自性，即是小根。若开悟顿教，不执外修，但于自心常起正见，烦恼尘劳，常不能染，即是见性。善知识，内外不住，去来自由。能除执心，通达无碍。能修此行，与《般若经》本无差别。这是说，这些小根之人他们听闻六祖讲的顿教大法，就会像小草小树碰到大雨，那会怎样啊？

那就会“不得其利，反受其害”，他们的善根智慧不但不会增长，反而因为他们怀疑诽谤的缘故，搞不好他们的法身慧命还就此被断送掉了！其实小根之人他的“银行存款”，他的自性宝藏，他的智慧慈悲，本来和所谓的“大智之人”是没有什么区别的，但是他们为啥听闻这个圆顿法门却不能开悟呢？

六祖说，这是因为他们自己内心的邪见障碍太重，烦恼的根柢执著太深的原因，每个人可以自我反省、检查。就像有一片很庞大厚重的乌云，可以把整个天空、把太阳都给完全遮盖住，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因缘，比如没有什么大风来吹动的话，那么这个阳光就再也不会出现、再也看不到了！其实这个般若智慧的“太阳”只有一个，它本身是没有什么大小区别的，但是因为我们众生的心灵有迷有悟，乌云有厚有薄，所以这个智慧的光明它显现的程度才会看上去有所不同，甚至有很大不同。

按照六祖的讲法，那些迷失了自己的心灵，把外物当真，虽然想修行却又向外驰求，喜欢向外去寻找佛、去寻找偶像崇拜的人——这种人，不能了悟自性的真谛，那就是“小根”，就可以被定义为“小根”！而那些明白顿教的宗旨，不执著外在的修行方式，“但于自心常起正见”，能够在内心深处常常生起中道的智慧、中道的正见，不受一切烦恼尘劳的染污、影响，那么这样的人就可以被称之为“见性”，这种人毫无疑问就是真正的“上根”。按照这个标准，那我们基本上都是下根小根，不用客气，大家都是当之无愧的下根小根，我们自废武功久矣，早就不是武林高手了。像我们这种“心灵的残疾人”，一旦当久、当惯、当麻木了，那我们往往就会沉溺其中，甚至乐在其中，那就不会觉得自己是变态的、不会觉得自己是有病的了。其实说到底，我们不过是一个病人，不过是轮回生死中的业障鬼子，要想看到出头之日啊，除非我们能够按照六祖大师讲的，遵照六祖大师开的药方——好好吃药！也就是好好修行！必须要这样才行。

那么，我们要怎样才算是修好了呢？修好之后又如何？六祖大师就说了：修行者要能做到“内外不住”，这颗心不执著、不住著在内外的任何境界上，那么他就能“去来自由”，他的生死来去就能随心所欲、自由自在，就不再受到制约了；更进一步，如果修行者能够断除自心所有的迷执，乃至断除对这个“心”本身的迷执，那么他自然就能像佛菩萨那样的，彻底通达，恢复“本来无碍”的那种生命状态。所有能够依法如法去修此妙行的人，他们最终达到的境界，就像《金刚经》里描述的，“同于诸佛”，“本无差别”，这是可以拿《金刚经》来相互印证的。如果你修对了，那么你的所知所见就会和《金刚经》里佛说的一样，如果不一样，那肯定就是你修错了，没有二话！这点大家要晓得自我检验、反省，要谨慎留意。

那么今天的时间好像到了，我们这节课里讲的“无念的真义”，还有修行上的一些心法窍诀，那都是原则、法则性的东西，希望大家都能够完全吃透，然后能够灵活运用到自己的生活、工作和修行中去，打成一片，这样师父才没有白费唇舌，才没有白忙活了。希望大家慈悲，给师父一点可怜的成就感。那么，还是那句老话，“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我们下节课再见。阿弥陀佛！

# 一口吞尽西江水

今天是我们《坛经》的第十一讲，欢迎大家为法而来！有的是为礼物而来……我们这样追随六祖大师的脚步，已经是越来越深入自性般若的法海——深入法海——在这个浩瀚无涯的心海上，幸好还有祖师、还有佛陀，他们犹如明灯，犹如大船，在给我们照亮前路的同时，还承载我们安全地到达彼岸。不知道大家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继续迷失啊？是不是还像以前那么糊涂啊？还是说越来越清晰明确？师父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是后者。

前几天有居士问我：师父，我们学禅宗、学般若，明白这些道理有什么用呢？呵呵，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你们大家有没有过类似的疑问？你们隔三差五的，每个周日都跑到梧桐山、跑到龙象讲堂来听经，大老远的，你们图的是什麼？你们觉得听了这么多节课，对你们有什么用啊？对你们的的生活和工作有什么好处？我们说得实际一点，说得俗一点，如果没有“好处”，那么你们为什么还要来听经啊？对不对？

实际上，说实话——说大实话，如果要用世俗的标准来衡量的话，这个学佛听经还真没什么用！还真没什么好处！它貌似并不能很直接地给我们带来很明显的经济效益，你般若学得再好，又不能马上中彩票，也不能立马涨工资，好像我要买车买房买奶粉，我要养老婆养孩子养小三，我需要的是Money，而不是般若！我要发家致富，顺便下地狱滚油锅，我需要的是“坑蒙拐骗，厚黑无耻”这八字真言，而不是般若！我要治理一个国家或一个城市，我需要的是权谋、军队和广大的城管好汉，而不是般若！所以我们学佛、学禅、学般若有什么用处？不但没用，这个禅和般若不但不能帮我们挣钱养孩子，它反而还

会帮倒忙哦！它搞不好就会摧毁我们对挣钱、对美女、对房车、对海边别墅，乃至对这个世间和五欲的一切执著！

所以对那些喜欢做梦、还不想觉醒的人来讲，这个佛法和般若实在不是什么好东西！别人睡得正香呢，做梦做得正兴致勃勃的时候，你去告诉人家：“这一切都是假的，你正在做梦，赶紧醒来吧！”可别人觉得自己的房地产很真实啊，老婆孩子也很真实，欢乐和痛苦更是真实，哪里有假？哪里像是在做梦？你想要我放下这一切触手可及的“真实”，去追寻那个虚无缥缈、根本看不见摸不着的“般若解脱”？你没病吧？

所以我们这些学佛的人，尤其是出家人，在一般世间人的眼里，我们才是不正常的，我们才是古里古怪有问题的人！所以我们这些比较有经验的师父都知道一个道理——接触人多了嘛——我们做法师的基本都知道，只要碰到这种人，只要碰到这种还喜欢做梦、还沉溺不舍的人，那就不要谈觉醒！不要浪费时间！这类人属于人群中的绝大多数，我们地球上的总人口如果是七十亿的话，那么这类人大概要占百分之九十九以上。按照世间法的标准，这类人里面应该有很多都是那种聪明绝顶、或者才华出众、或者福报很大的人，属于人群中的佼佼者；但是如果按照我们佛法的标准，按照般若解脱的标准，那么这类人就不是最理想的根器了，他们统统都可以归类为“小智小根”的范畴。上节课六祖大师也是差不多的看法，也是这么讲的，很多祖师亦复如是。

所以讲到这里大家就应该知道了，我们学佛、学禅、学般若有用吗？对一般世间人来说，完全没用！但是世间人觉得很有用、所以拼命追求的那些“财色名利”、“知识学问”，一到生死关头就没用了——大家想过这个问题没有？——一到生死关头这些就统统没用了！一丝一毫也帮不上忙、也带不走，这时唯一有用的只有般若、只有佛

法！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学佛、学禅、学般若有用吗？它们的确没有那些“小用”，它们只有“大用”——彻底超越生死、彻底觉悟觉醒的“大用”！这种“大用”的智慧，“大用”的妙处，只能对那些“大智上根”的人说，只能对那些“不想再做梦”的人说，否则“瞎子点灯”、“对牛弹琴”，那就白费功夫了！

呵呵，这样一分析，貌似诸位来听经的那都是“大智上根”，特别是那些每堂课都不拉、每堂课都能慎思明辨、每堂课都能树立正知正见的人，师父觉得你们真的是很了不起，你们真的都是“大智上根”！因为你们如果不是真正懂得佛法和般若的价值，你们如果不是真正的“大智上根”，那么你们是不可能有兴趣来听师父讲《坛经》的，你们就算是偶尔听到一堂两堂课，那也不会坚持下来，因为像《坛经》这样的了义法宝，一般“小智小根”的人是根本接受不了、理解不了，也承载不了的。像《坛经》这样的了义经典，讲解它，有点像是要把整个大海的海水全部都倒给你，你如果根器不行的话，那你很快就会被淹死掉了，你就会想要逃避；但你如果是真正的“大智上根”，那么你就会把全部的海水一口吞尽——你就会有这样的气魄和心量！

像唐代最著名的有一位居士大德，叫庞蕴庞居士，他去拜见马祖道一的时候，他就向祖师请教说：那个不与万法为侣的是什么人？马祖大师就回答他说：等你一口吞尽西江水，我再告诉你！庞蕴一听当下就彻悟了！这个公案是啥意思啊？很多人看这个公案，可能一百个人就有一百个理解，但是其中至少有一个意思，是指修行者如果没有“一口吞尽西江水”、乃至“一口吞尽大海水”的心量和气魄，那是不可能参禅悟道，不可能得到真正解脱的。所以明白了这个道理，明白了祖师在这上面的机锋所指，那我们就不要再小里小气的了，我们要拿出敢于担当的智慧和勇气，既不骄傲自大，也不妄自菲薄，我们要相信自己的“佛性”，终有一天，我们也能像祖师那样的，彻底掌

握自性般若的“大用”，纵横自在，不再有迷！这就是来听经、来学禅、来学般若的“好处”，希望大家能了解。



## 无字天书和善知识

那么下面，我们还是回到《坛经》的本身，虽然未来的这个可能性很丰满，但是现实很骨感，所以我们还是要先老老实实在地闻思经典，把基础打扎实了再说。大家看经文。

善知识，一切修多罗及诸文字、大小二乘、十二部经，皆因人置。因智慧性，方能建立。若无世人，一切万法本自不有，故知万法本自人兴。一切经书，因人说有。缘其中人，有愚有智。愚为小人，智为大人。愚者问于智人，智者为愚人说法。愚人忽然悟解心开，即与智人无别。善知识，不悟即佛是众生；一念悟时，众生是佛。故知万法尽在自心，何不从自心中顿见真如本性？《菩萨戒经》云：我本元自性清净，若识自心见性，皆成佛道。《净名经》云：即时豁然，还得本心。六祖大师的这个语言表达，可以说是非常的浅显易懂，这个文字在我们现代人看来是“古文”，但要是搁在唐代的话，那估计也就跟大白话差不多，一点都不难懂。

六祖在这里就开示说，一切的佛经（这个“修多罗”简单讲就是“经”的意思，这是印度梵语的发音），不论是上乘小乘，不论是十二部体裁的什么经典，那都是因为有了世间的芸芸众生，才有可能建立显现；如果没有了众生，那么一切万法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不同根器的众生，佛陀才会分别宣说了不同的、针对性的法要，开出了各有特色、但又一脉相承的“药方”。那么，什么叫做“因智慧性，方能建立”呢？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我们众生的智慧根性有深有浅，自己造作的烦恼无量无边，难以解脱，所以佛陀才针对性地开示了同样无量无边的妙法。我们众生有一个烦恼，那么佛陀就会有一个相应的解脱之法，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而且彼此之间的关系还可以转化。烦恼可以转为菩提，愚人可以转为智者，凡夫可

以转为佛菩萨。按照六祖的讲法，这个愚人一转之间，“忽然悟解心开”，那就和智人没什么差别了。六祖大师好像恨不得让我们所有人都能立刻认识到自己的本来面目，所以他老人家一再地强调：不悟的话，就算你本来是佛，但现在也只是个众生；你如果能一念了悟，那么当下众生即佛，无二无别。“故知万法尽在自心”，这一切万法，不管是众生法还是佛法，统统都在我们的内心，不在别人家里，所以为什么我们还要向外驰求啊？为什么我们不从自己的内心深处去顿悟真如、去顿见本性呢？

说起来，这个其实是我们众生共通的毛病，我们不知道自己就是宝藏，不知道自己就是一本无字天书！一般人的习惯是向外、向远方去寻找，不晓得回过头来多翻翻自己这本书，很多人都喜欢千里迢迢地跑到外面去乱拜师，然后再乱求什么秘法、大法、无上密、大灌顶……结果能认真修好、能坚持修下来的没几个，最后还是要回到内心，还是要自己去解决最朴素的“自我”的问题！有一首歌怎么唱来着？《驿动的心》，“终点又回到起点，到现在才发觉”。所以聪明人就不要再瞎折腾了，六祖在本经这里也是处处强调这点，他老人家还引用了经典上的几句话，比如什么“《菩萨戒经》云：我本元自性清净，若识自心见性，皆成佛道”，还有“《净名经》云：即时豁然，还得本心”。这几句经文的意思，都是要我们回归自心的本性，那个圆满的佛道和令人“豁然”的智慧都隐藏在我们的本心自性里，不假外求。所以，一定要认识到我们自己心灵的价值，要多研究自己这本无字天书，不要用错了功夫，搞错了方向，那就很可惜了。

下面，善知识，我于忍和尚处，一闻言下便悟，顿见真如本性。是以将此教法流行，令学道者顿悟菩提，各自观心，自见本性。若自不悟，需觅大善知识，解最上乘法者，直示正路。是善知识有大因缘，所谓化导令得见性。一切善法，因善知识能发起故。三世诸佛，十二部经，在人性中本自具有，不能自悟，须求善知识指示方

见。若自悟者，不假外求。若一向执谓须他善知识望得解脱者，无有是处。何以故？自心内有知识自悟。若起邪迷，妄念颠倒，外善知识虽有教授，救不可得。若起正真般若观照，一刹那间，妄念俱灭。若识自性，一悟即至佛地。六祖在这里讲到了善知识的作用，非常重要的作用。六祖说自己在五祖那里“一言顿悟”之后，他并没有歇着，并没有从此就“一劳永逸”，躺到山里享福了。在他还没有顿悟的时候，五祖大师是他的善知识，对他的成长帮助很大，那么等他顿悟以后，六祖就成为了我们众生的善知识，薪火相传，弘扬教法，孜孜不倦。

六祖大师的确是一位非常难得的真正的过来人、明眼人，他针对那些上根的人，告诉他们要“各自观心，自见本性”，自己搞掂自己、自己看清楚自己就行了；而针对下根的人，针对那些暂时还不能自己了悟的人，六祖则告诉他们说必须要“觅大善知识，解最上乘法者，直示正路”，必须要依止某位外在的“大善知识”，必须要依止这位“大善知识”开示的解脱正路去修持，否则很容易就会走歪。像这样的“大善知识”往往都是有大因缘才会出现的，他们的存在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开示”化导众生“悟入”佛的知见，帮助众生见到自己的涅槃本性，所以这样的老师是非常珍贵难得、非常稀少的。一般人如果福报不够大，福德因缘不具足的话，那是不可能碰到这种“解最上乘法者”的，就算碰到了也不会有信心依止。像我们佛教里经常说的，“人生难得，中土难生，正法难闻”，那种“解最上乘法”的“大善知识”就更难遇见了。像这样的好老师绝对不会数量太多，但也不会完全没有，我们能否遇到并且认出来，那就要看各人的善根福德、悟性根器了，不可强求。

这个所谓的“大善知识”为什么这么重要啊？六祖说了，因为“一切善法，因善知识能发起故”，只有善知识才能帮助我们把自己本有的觉悟之心启发出来，才能让我们成就世出世间的一切善法。虽

然说“三世诸佛，十二部经”，在我们的心性中是本来就具足具有的，但是我们绝大多数人并不能自己了悟和实证到这点，所以必须要去请求善知识的开示和指导——这是很现实的问题，否则“瞎子摸象”，盲修瞎练，那就不知道要摸到猴年马月了。这里我们大家都要自我反省一下，我们那颗尊师重道、寻求解脱的心，是否真实而迫切？我们对善知识、对智慧觉悟是否真的有一种恭敬渴求之心？所谓“道不远人，而人自远道”，我们很多人修学佛法多年、放生吃素多年，为什么还是世出世间皆有障碍，福德智慧都有缺憾，而身心逼迫常不自在啊？这往往就跟我们对待善知识的态度有关了，不管是大善知识还是小善知识，我们的心里常常都会生起各种邪见、疑谤、恼怒或者迷乱的心行，自己把福报折损了都不晓得。

讲到这里可能我们大家、包括师父，我们都要忏悔！因为是凡夫嘛，所以我们不可避免地要多生多世那么漫长的时间里，都曾经疑谤过那些真正的大善知识，我们再不趁着现在清醒赶紧忏悔的话，那么等今生今世的这一点人天福报享完，那我们很可能就要堕落恶道了！所以必须要深切地忏悔：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只有这个无上的念佛法门，才能摄受我们这些业障深重的颠倒凡夫，不尽惑业而生净土，得到解脱。所以这是非常宝贵珍贵的教法，非常了不起的修法，希望大家能了解。

师父在这里还要特别强调一下，对绝大多数的初学者来说，希望大家一定要对自己有一个自知之明，我们千万不要在潜意识里认为自己是与众不同的天才，更不要指望自己是祖师再来、或者佛菩萨再来，知道不？我们是凡夫，是初学者，甚至是外行，那就要老老实实地承认，我们暂时还不明白修行的真实义，那就要发大心、发大愿去寻找真正的善知识，去参学、去求教。这个发心清净很重要，不然搞不好你就会碰到很多卖假药的，自欺被人欺，那个上当受骗就很麻烦了。大家要牢记一句话，“宁可千日不悟，不可一朝错路”，这个亲

近善知识一定要懂得“依佛依法”去仔细分辨，否则我们一旦自己眼花眼瞎拜错了邪师，被邪知邪见所误导，那就万劫难复，后悔也没有用了。这里给大家提供几个分辨善知识和恶知识以及正见邪见的标准，仅供参考：

第一，那些引导众生去心外求法、心外求佛的人，大家最好别去搭理。

第二，那些喜欢妄言神通境界、乱讲神鬼故事的人，大家最好别去搭理。

第三，那些妄语造神，公开说自己比佛陀还厉害，或者说自己是佛菩萨化身、是祖师再来的人，大家最好别去搭理。

第四，那些引导众生对他进行自我崇拜和偶像崇拜，不引导众生回归经典和祖师的人，大家最好别去搭理。

第五，那些引导众生坚固我执、强化法执、自赞毁他、以法谤法的人，大家最好别去搭理。

第六，那些明示暗示自己已经开悟、证果，或者公开宣传有方法可以快速开悟、证果、得三昧，然后随意印证授记别人，说你已经开悟、证果、得三昧——这样的人，大家最好别去搭理。

第七，那些引导众生去学习外道典籍，在佛说的正法里面夹杂外道邪见，或者宣说外道法就是佛法的人，大家最好别去搭理。

第八，那些诽谤大乘经典，否定净土和净土法门，引导众生追求人天福报，追求私欲满足的人，大家最好别去搭理。

以上这八点，如果大家能够“信受奉行”、以此为鉴的话，那么我相信你们的修行就不会再走错走偏，就不会再被谁忽悠了。当然，如果有人不信不听，那老衲也没有办法，那就随缘随意，随便就好了。

那么接下来，六祖又继续开示说，“若自悟者，不假外求”，这个言下之意，是说善知识虽然很重要，但是对善知识的依止却并不是绝对必经的、唯一的一条路。对那些根器较好、能够自悟见性的人来说，这个外在的善知识就不见得是必要的了。如果有人很执著，说必须要依靠外在的善知识、必须要依靠某位法师、大师、上师才能得到解脱，或者认为我只要找到一个好师父，皈依一个好师父，那么我的解脱就有保障了，这些想法说法很显然都是不对的，六祖说“无有是处”！何以故？为什么？因为在我们众生的内心深处，每个人都有一个内在的善知识可以自证自悟，这是究竟的善知识！但是如果我们迷失了，起了大邪见，妄念纷飞，行为颠倒，那么就算是有一个很好的外在的善知识、比如佛陀来教化我们，那也是“救不可得”的——我们自己一定要造罪造恶，哭着喊着一定要下地狱，那就算佛陀也救不了我们！这是真的！即使是佛陀那个时代，也还有很多人不信佛不修法，那佛陀也拿他们没辙啊，对不对？

所以这个外在的善知识实际上只能起到一个引导的作用，关键还是要靠我们自己去唤醒自己。如果我们在面对一切人事物的时候，内心能够生起一体不二、性空无我的般若观照，智慧洞察，那么就在这一瞬间，我们只要“念起不随”（不要跟着念头跑）、“念念本空”（不要把念头当真），那么所有的妄念就可以一时俱灭，所谓“销我亿劫颠倒想”，形容的就是这个；如果能因此而进一步了悟自性，那就更不得了啦，那修行者就能“一悟即至佛地”，又叫做“不历僧祇获法身”，这时的修行者就能真切地体悟到诸佛的境界，所谓“清净平等、广大无碍”，这颗心当下就是佛地，而佛地就是觉地，不离此

心，不在心外。所以这时那些外在的善知识也就可以歇菜、可以安息了，相信这是善知识们最愿意看到的，所谓“但愿众生得离苦，顿入诸佛妙法身”，这就是善知识们最希望达成的目的。

## 心不染著何其难

下面，善知识，智慧观照，内外明彻，识自本心。若识本心，即本解脱。若得解脱，即是般若三昧。般若三昧即是无念。何名无念？若见一切法，心不染著，是为无念。用即遍一切处，亦不著一切处。但净本心，使六识出六门，于六尘中无染无杂，来去自由，通用无滞，即是般若三昧，自在解脱，名无念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段开示，这里六祖大师再一次非常详细地给我们讲解了般若三昧的具体境界和具体修法。我有时候能感觉得到，六祖大师他是非常非常地想要把他所证悟、所明白的内在体验，用语言很清晰、很明确地表达出来，传达给我们，但是很显然，这个努力不能算是失败，但也没有很成功。由于我们人类语言天生的一种局限性，这个文字词汇再怎么生动形象准确，也没有办法完全去表达一个生命活生生的感受和体悟，再贴切的表达也只是相似，而不是相同。

就像是一个苹果，你从来没有吃过的话，那么我再怎么给你用语言文字来形容比喻，你也只能得到一些相似的猜测，跟真正地去咬一口、去亲身体会相比，这个猜测就显得很苍白、很无味了，语言文字在这个时候是没有什么力量的。所以只有那些跟六祖大师一样，只有那些走过同样的心路历程，得到过同样的究竟顿悟，趋入过同样的三昧境界——只有这些人，只有这些同样“咬过苹果”的人，他们才会真正了解六祖在说什么！至于我们，我们只能看看文字，过过眼瘾，要说真正的理解那是谈不上的，除非等到我们证悟的那一天，这时的我们才可以“不经文字”，就获得很直接的体验，得到真正的了解。

那么，六祖大师在这里的开示，文字都很简明，但含义很深。他说：诸位善知识，当我们运用这个智慧来观照身心世界一切法的时候——这个智慧也就是前面讲过N次的般若空性、无我无得的不二智慧，



有时候又叫做“空性见”、“中道见”，或者“中观”——当我们运用这个智慧，念念观照的时候，我们身心内外的一切境界就会清晰明了、光明透彻，这个“光”不是什么太阳光、电灯光、北极光，而是智慧心光、无相之光，这个心光可以照破我们内在的无明黑暗，让我们很直接地就体认到自己的本心本性，看清楚生命和心灵的实相。如果真看清楚了，那么我们会明白生命是本来无缚、生死是本来解脱的。如果真悟到了这个境界，六祖就说了，那么我们就可以说是已经成就了“般若三昧”，这也就是佛法里面经常讲的“智慧解脱”的超越境界。

按照通途的教法，这个三昧有“正定正受”、“定慧等持”的意思，一般是指一种专注专一、心不动乱的禅定状态。但是在六祖大师这里，他说的这个“般若三昧”指的却是“无念”。什么叫做“无念”？六祖大师的解释很简单，他说：如果在照见一切法、也就是见到一切人事物的时候，心不染著，就是无念。哇，太简单了，这个也太简单了！

我们都知道“心不染著，就是无念”，但问题是，什么叫做“心不染著”啊？这个“染”是染污的意思，“著”是执著的意思。我们的心灵在接触万事万物，在生起各种念头情绪的时候，要对这一切都随时保持一种自然的觉照，在对万法缘起性空的实相了了分明的同时，还要对一切法“心不留痕”，不能在八识田里留下生死轮回的“我执、我见、我相”的种子，这就叫做“不染”；而在面对一切色声香味触法，在面对一切苦乐境界的时候，我们的心灵能够不起任何的爱憎取舍、贪恋分别，这就叫做“不著”。简要言之，就是“内不生心，外不著相”，内心无所住，不要以心生心；外物无所得，要即相而离相。这个“即相”就是要去接触一切人事物，“离相”就是不被一切人事物所转。听得明白吗？这个修法是非常微妙、非常了不起

的，所以这个“心不染著”的境界看起来很简单，但是有几个人能真正做到？真做到了，才可以叫做“无念”！

因此仅仅是“心不染著”这四个字，就可以把我们统统都拦住了，因为这个境界光靠嘴说是不行的，完全没用！记得以前我看到过这么一个案例，好像是讲有一个学佛很多年的女居士，她每次和别人谈话聊天的时候，就会像祥林嫂似的，反反复复，一直唠叨自己二十多年前的往事，讲个不停。原来她在二十多年前生小孩的时候，她的老公那一天刚好有事，没有到医院去照顾她，她就记恨上了。老婆恨老公很麻烦的，对吧？这个心结埋在心里二十多年，染著了二十多年，还不肯丢掉，只要一说起来就像是昨天发生的一样，让她怨恨难消，泪流满面。那个小日子过得真是苦不堪言！没有人判她的刑，但是她自己却把自己判了二十多年，坐了二十多年的“心牢”。

这个事情，她每说一次就苦一次，周围的人听得都受不了啦，但是她自己却没有觉察，就是不悟，别人只要一说起孩子的话题，她就会翻出这本老账折磨自己，就自我虐待一回。其实这个已经是很严重的心理变态了，就算她后来学佛了，成为了居士，就算她后来天天拜佛念佛、诵经礼忏，她的这个“染著”的心理毛病，也不是马上就能好、就能去掉的。一直要到很多年以后，在佛法智慧的不断熏陶和加持下，她的这个毛病才慢慢好转、慢慢化解、慢慢释怀了。所以“心不染著”谈何容易？

我有时候自己想想，我当年还没有信佛学佛的时候，愚痴颠倒，真是蠢得一塌糊涂，那会儿还不知道“染著”了多少乱七八糟的东西！尤其是当年高中的时候，抽烟喝酒，早恋初恋，虽然很纯，但也很蠢！后来恋着恋着，理所当然地就失恋啦——嗯？师父失恋，你们觉得很开心是吗？（众笑）失恋之后，我就开始了傻乎乎的、一根筋的加深“染著”的过程。我记得很清楚，我为了忘掉那段现在看来很

幼稚的感情，为了忘掉那个“终将逝去的青春”，我足足花了七年的时间，这个心才慢慢地不再有牵挂、不再难过了。直到后来学佛、出家以后，已经五六年之后，我有时候静坐观心，或者午夜梦回，居然发现还可以观察得到当初留下的很多记忆的种子，它们埋藏在我的八识田里，时不时地就会在我的心相续里、在我的梦境里有所显现。所以这种深刻的“染著”可不是开玩笑的，它搞不好就会成为我重堕轮回的原因，所以不可不防，不可不除。

像这个，还只是我观察得到的“染著”，那些我观察不到、埋得更深密的“染著”，谁知道还有多少？所以我们越学佛、越了解心灵啊，就会觉得“解脱”越难，就越不敢自以为是，不敢妄自尊大。如果说没有净土法门，没有佛力慈悲的摄受，那么我想我这一生的“染著”、仅仅是这一生的“染著”，那就已经是很够呛、很难超越的了，很难彻底清净，这点自知之明老衲还是很明晰的。

所以幸有净土！幸有“南无阿弥陀佛”！诸位和我一样，自觉难以根除“染著”，难以突破迷执的，我们不必绝望，我们虽然不能做到像祖师那样的“心不染著”，但是幸好我们还有净土法门，还有阿弥陀佛，我们可以仰仗佛力，带业往生！这个大慈大悲的法门，请大家千万要记住，千万要珍惜啊，因为我们今生回家、能回家就靠它了，明白吗？

## 恰恰用心时

有点扯远了，现在我们回到经文。六祖接着继续解释这个“无念”，他说：那些能够通达这个“无念”境界的修行者，他们“用即遍一切处，亦不著一切处”，这颗心随时随地提起就用，用过即了，甚至在用的当下就已经了了，就像那个《楞严经》里面讲的：“当处出生，随处灭尽。”（弹指）后来的禅宗祖师则说：“即此用，离此用！”——都是当下的！这些开示基本上讲的都是一回事儿，内在的法理是相通的。六祖大师讲的这个“用”是“善用”和“妙用”的意思，就是明明白白驾驭自己的心，没有妄想分别颠倒，处处直心真心做主，处处起用的同时，处处回归不二空性。

具体来讲，就是要在日常生活中，在和一切人事物打交道、互动的时候，我们必须善用好自己的六识（也就是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出入六根门头（也就是出入眼耳鼻舌身意），于六尘缘影（也就是色声香味触法）之中，“不染无杂，来去自由，通用无滞”，不要有任何的牵挂、染污、夹杂、怀疑和停留，放下和提起都很自由，来去生灭都了然无滞，这颗心越单纯、越本真啊，就越能通达无碍，这个就是般若三昧本来自在、本来解脱的“无念行”。

对这个“无念行”的修法境界，其实总结得最好的还不是六祖，而是在六祖之前，在四祖大师那里被点化的牛头法融禅师。这位法融禅师也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大德，他是在四祖手下开悟的，被四祖点化的，也算是微妙禅宗法脉的一个特殊分支。他曾经在讲经的时候感得大地震动，当时轰动非常，他一讲经大地就震动，一停下来大地就不震了，再讲又再震，一停就又不震了。这个要搁在今天，应该进入地震局最好。（众笑）这个估计是地神前来听经护法，所以才给我们

众生作了这样一个不可思议的示现。那么，在法融禅师他留下的许多开示里，其中最最有名的是一首偈子，偈曰：

恰恰用心时，恰恰无心用；  
曲谈名相劳，直说无繁重；  
无心恰恰用，常用恰恰无；  
今说无心处，不与有心殊。

这首偈子，我们当年是引用得最多、背得最滚瓜烂熟的，其中的最经典的四句话，就是所谓的“恰恰用心时，恰恰无心用；无心恰恰用，常用恰恰无”，这里面的意思师父就不解释了，我觉得这首偈子非常的言简意赅，含义深妙，这是可以当做“话头”来参的，知道吗？建议大家把这几句话都背下来，好好地放在心里，然后有事没事的时候就拿出来琢磨琢磨，等哪一天突然琢磨明白了，那么六祖大师讲的这个“无念行”，什么“心不染著”，“般若三昧”等等，这些境界你就会全部贯通，再无疑惑。师父很期待这一天的到来。

下面，若百物不思，当令念绝，即是法缚，即名边见。善知识，悟无念法者，万法尽通。悟无念法者，见诸佛境界。悟无念法者，至佛地位。这里六祖大师又再次呵斥了那种错解“无念”的邪见，他说：如果心里什么都不思不想，不让念头生起来，以为这个就是“无念”，但其实这个完全是一种“法缚”，也就是“法执”，这是凡夫偏向于一边的邪见！以为“没有任何念头”就是般若三昧，就是禅宗修行的目标，这种错解害人不浅，我们禅宗后来之所以越来越衰微，就跟这个错误的说法有很大关系。很多人在禅堂里拼命打坐，追求的是腿子和功夫，一谈用功修行，就以为什么都不要想不要做，一有念头就是错，以为“无念无想”就是究竟、就是道，这样久而久之，就会把一个本来好端端的正常人，变成了一个对社会、对众生毫无用处的废物。而且有这种边见邪见的人，他们往往还特别执著，业障特别

重，那个逻辑思维整个都是乱的，你想跟他沟通，或者想拉他回头，那基本上是没什么指望的。所以最妥当的做法，就是和这类人保持距离，敬而远之，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只能等以后有机缘了再说。

那么，那些真正了悟了“无念”法门的奥义，明白了“无念”真义的人，六祖大师对他们的评价可以说是非常高的，六祖一连用了三个排比句来赞叹他们，所谓“悟无念法者，万法尽通。悟无念法者，见诸佛境界。悟无念法者，至佛地位”——还有比这个更至高无上的说法吗？没有了！所以这几句结论性的话我们就不解释了，也根本没办法解释，因为这个“万法尽通”和“见诸佛境界”、以及“至佛地位”不是靠解释能解释明白的。只有实证到了，你真开悟了，那自然就会明白，否则再怎么说是白搭。

有的居士很喜欢“先天下之忧而忧”，这是业余初学者常犯的毛病，他们自己才刚学佛没几天，三皈依都还搞不清楚，就开始操心佛菩萨的事了。我经常碰到有居士来问我，师父师父，那个佛的境界是怎样怎样？那个净土的境界是怎样怎样？往生之后是什么样的状况？成佛之后就再也没有烦恼了吗？等等。没有到那个境界，却偏爱去瞎猜那个境界的事，难道仅仅是测度一番，就能让你满足，就能让你解脱了吗？还是说，就像移民一样，你担心被佛陀欺骗，所以你要完全确定了，要确定那个地方真的很美好，然后你才能下定决心搬过去？但问题是，那个地方你从来没去过，光靠想你能确定吗？就像你从来没有吃过苹果，光靠想，你能确定苹果的滋味吗？所以啊，与其胡思乱想浪费时间，不如把所有的疑虑都统统丢掉，要把这个坚定的信心建立起来，你只管老老实实地去遵循佛陀的教导，好好念佛，好好修行，等你一旦修到了境界，那自然就什么都明白了。

所以佛陀在经典里说的那句话真的是非常好，“信为道元功德母”，你要是没有基本的信心，对佛陀半信半疑，或者没有很正确的

思维，对修行的道理想不透，那么你想要得到解脱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其实思维稍微清晰一点，脑子稍微聪明一点的人，就会想啦，这个佛说的境界、净土的境界，已经经过几千年那么长时间的验证，已经有那么多惊才绝艳的祖师大德用自己的身心性命去检验过佛说的种种法门，结果都证明佛说的的确是真实不虚的！而这些祖师大德（包括佛陀），我们去看他们留下来的东西就知道了，他们的人品绝对是可靠的，绝对不会妄语欺世，所以我们还有什么好怀疑、好担心的呢？

我们聪明点，如果想省事省时间的话，那就老老实实在按照佛说的去修就对了，就不要自己瞎想太多。这就像很多科学家已经反复彻底验证了某个真理，那么我们只要去相信、去接受、去运用就可以了，我们自己就没有必要再去从头做一遍实验，那就很“二”了，对不对？又像是坐飞机，这个飞机能飞已经是非常确定的事，我们只要相信、接受、坐上去就可以，我们有必要去把飞机给拆开来，从头到尾先仔细研究一遍，然后再坐上去吗？完全没有必要！对不对？所以正信、正见、正思维非常重要，这点希望大家能自己想清楚，以后不要再来问师父那些很“二”的问题了。

## 断佛种性的愚人

下面，善知识，后代得吾法者，将此顿教法门，于同见同行，发愿受持。如事佛故，终身而不退者，定入圣位。然须传授从上以来默传分付，不得匿其正法。若不同见同行，在别法中，不得传付。损彼前人，究竟无益。恐愚人不解，谤此法门，百劫千生，断佛种性。这是六祖大师的慈悲叮嘱，六祖希望后世那些得到了禅宗传承，悟到了禅宗心法的弟子，要和所有“同见同行”的道友们一起，“发愿受持”这个无上的顿教法门。而且要像承事恭敬佛陀那样的，去承事恭敬这个妙法，你如果真能如此修、如此行，终身不退的话，那么六祖大师就给我们打保票了，他说你“定入圣位”，一定成就！

然后六祖大师就强调说：你必须要把这个无上圆顿的妙法布施出去，要与大家分享，不能自私，不能把正法隐瞒了不说。从这点来看，在我们佛法里面，哪里有什么秘密是不能说、不好说、也不舍得说的？但是，“若不同见同行”，对那些不是走一条路，不是禅宗的根器，既没有正信和正见，又选择了其它修法的人，那么这个无上妙法就没有必要告诉他了。告诉了往往也没用，因为不对机啊，这些人成见在胸，悟性有限，你就算告诉他了也不会相信、也不能理解。对这种人我们就没必要去自卖自夸，说禅宗法门很殊胜了，更不能自赞毁他——这点要切记！不能有意无意地去贬低其它法门，损害其它法门的传承和修学，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而且罪过很重，六祖说“究竟无益”，这种行为不会给任何人带来任何的好处。

像有些愚人，你如果把禅宗的心法告诉他，他不信不修还罢了，他反而还无知毁谤，这就把自己给害死了。而有的人更麻烦，他倒是不怎么毁谤，但是他很喜欢口头禅，喜欢自欺欺人，明明自己已经颠倒得快不行了，全身上下都是业障，但是他开口闭口的就是什么“烦



恼即菩提”、“即心即佛”之类的“行话”，似是而非，但挺能唬人。其实喜欢说这些话的人，我们一听就知道，往往不是半桶水，就是典型的佛油子，他们最擅长的就是以盲引盲，误导众生，他们跟真正的禅宗，跟重实证、重实践的禅宗并不是一回事儿，这两者必须要严格区分，不能让他们鱼目混珠，败坏了禅宗的形象。

这一类人的数量，很不幸，他们在历史上可以说是层出不穷，数量很多，从古到今都有。他们最爱干的事情，就是“未证言证，未得言得”，喜欢到处吹牛说自己已经“开悟”、已经“证果”了，这可是大妄语的罪过啊，大家了解吗？这是直堕无间地狱的因果，真不知道他们的胆子从哪儿来的，而且他们还会把很多轻信他们的人给害惨了！

所以这种人的危害性，并不比六祖说的那种“无知毁谤”的人差！像这两类人，因为他们自误误他，断人善根慧命的因果，所以他自己也就“百劫千生，断佛种性”，他自己的善根慧命也就断了，因此六祖大师才会在这里郑重地吩咐说，对这类人不得传法！一旦传错了人，或者误导了人，那么老师自己也就背相当的因果，跑不掉的知道吗？所以佛陀才会在经典里提醒说：“非器众生，说甚深法，是菩萨谬！”这个道理和六祖讲的意思差不多都是一回事儿，我们就不多说了。

不过这里还是要稍微补充一下，像六祖大师讲的这种谤法愚人，这些年我们还真看到不少，他们有的诽谤禅宗，有的诽谤净土，有的诽谤大乘，有的诽谤小乘，有的拿外道知见、甚至是邪见来混淆佛说的正见，有的干脆就直接否定或扭曲了佛说的戒律法义，像这些都是属于“谤法”，属于“破见”！这里面的某些人居然还是具有世界性知名度的大师、导师、老和尚，哼，真不晓得他们的名望是怎么混来的。希望大家了解一点，你一旦诽谤佛法、诽谤正法，那么不管你再

怎么修那都不可能会有成就了，决定不得解脱，决定会堕地狱，而且你如果不公开忏悔的话，那么你想仰仗佛力往生净土那也是不可能的了，因为“唯除五逆，诽谤正法”，这是佛陀在四十八愿里面说的，所以必须要小心。

这些愚人之所以会诽谤正法，那是因为他们的内心充满了各种邪见邪思维的缘故，有邪见邪思维的人，往往还会犯另外一个大错误，那就是大妄语！所谓“未证言证，未得言得，未悟言悟”，明明是业障凡夫，却说自己已经证果、已经开悟、已经得到了几地菩萨的境界，或者说自己是某某佛菩萨的再来或化身，以凡滥圣，那这个因果就很严重了。不过这种人其实都是不信因果，也不畏因果的，说得好听点那叫做“无知者无畏”，说得不好听那就叫做“不知死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楞严经》里的“四大清净明诲”？佛陀说的关于“杀盗淫妄”的“四大清净明诲”，四大根本原则，其中讲到大妄语的因果，你们去找来看看，相比于“杀盗淫”的因果，这个大妄语的罪过不知道可怕严重了多少倍！佛陀说大妄语的人“是一颠迦，销灭佛种”，这个“一颠迦”也就是“一阐提”的意思，几乎没救的人；又说“佛记是人，永殒善根，无复知见，沉三苦海，不成三昧”，什么叫做“永殒善根”？殒是“殒落”的“殒”，永远殒落、永远断掉自己的善根！这四个字的意思和“销灭佛种”，和六祖讲的“百劫千生，断佛种性”有什么区别吗？

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千万警惕啊，千万不要犯了“诽谤正法”和“妄语欺世”的罪过，否则一旦堕落到那种绝望黑暗的境界，那我们就算是“千佛出世”，也无药可救了。所以我看现在那些还在拼命忽悠众生，还在拼命妄语的众多邪师，心里真是觉得他们非常可怜，别看他们现在好像很风光，有很多粉丝，有很多名利，但是一旦大限到来，福报享尽，那么迎接他们的，将会是惨不堪言的苦报——苦果和恶报，他们的下场将会非常惨痛，到时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有一丝后

悔？不知道他们还会不会有后悔的时间？真是“至可怜悯者”，没有办法！

好啦，骂人骂完，那么今天的时间好像到了。我们这节课讲的几个内容都非常重要，希望大家回去之后，最好能反复多看多听几遍，加深印象，这样你们以后自己就可以有一面“照妖镜”，那就不会再被谁轻易忽悠了。那么，还是那句老话，“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我们下节课再见。

## 说通及心通

今天是我们《坛经》的第十二讲，我们应该可以把般若品的这最后一部分讲完了，也就是把六祖大师的这首总结性的长偈子讲完。记得前几天刚好有一个居士问我：师父师父，这个六祖大师不是文盲吗？他不识字的话，那他怎么可能懂得引用佛经的呢？而且他还能说那么好的偈子，我们这些有文化的人都说不出来！这个……说实话，俺也不晓得。

不过依照常理来推测的话，我们大概还是可以估摸得到的，虽然说六祖大师他原来不识字，是文盲，但是等他出山以后，他有没有跟别人多多少少学过点文字，或者叫别人经常诵经给他听啊？这个就很难讲了，这个的可能性非常大！再说以六祖大师这种开悟后的智慧，他多生多世学过的东西就埋藏在他的八识田里，他开悟之后要去调用的话难道会很难吗？这些开悟的圣人是我们根本没办法妄测的，他们智慧一旦喷涌，那个殊胜程度真不是我们凡夫能想象的。所以我们去看六祖大师讲的开示和偈子，它们往往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含义深刻，逻辑严谨，但是文辞的表达却都相当的通俗，相当的好懂！那种从六祖的自性中天然流露出来的“文字般若”，它们不但有韵味、有深度，而且还更有一种平实的亲切感——要做到这样其实是很难的，知道吗？但是这个对真正开悟的人来讲，很可能就是小菜一碟了，像禅宗后来的历代祖师，他们差不多也都是这样的水准，所以某些“童鞋”大可不必这么大惊小怪。

那么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六祖大师在本品的最后发言，还有最后的一首长偈。

善知识，吾有一无相颂，各须颂取。在家出家，但依此修。若不自修，惟记吾言，亦无有益。听吾颂曰：

说通及心通，如日处虚空。  
唯传见性法，出世破邪宗。  
法即无顿渐，迷悟有迟疾。  
只此见性门，愚人不可悉。  
说即虽万般，合理还归一。  
烦恼暗宅中，常须生慧日。  
邪来烦恼至，正来烦恼除。  
邪正俱不用，清净至无余。  
菩提本自性，起心即是妄。  
净心在妄中，但正无三障。  
世人若修道，一切尽不妨。  
常自见己过，与道即相当。  
色类自有道，各不相烦恼。  
离道别觅道，终生不见道。  
波波度一生，到头还自懊。  
欲得见真道，行正即是道。  
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  
若见他人非，自非却是左。  
他非我不非，我非自有过。  
但自却非心，打除烦恼破。  
憎爱不关心，长伸两脚卧。  
欲拟化他人，自须有方便。  
勿令彼有疑，即是自性现。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  
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正见名出世，邪见名世间。

邪正尽打却，菩提性宛然。  
此颂是顿教，亦名大法船。  
迷闻经累劫，悟则刹那间。

这是六祖大师的第一首长偈，祖师在这里向大家推荐了他自己整理出来的这一首《无相颂》，也可以叫做“无相偈”。这个“无相”就是我们在前几节课讲的“般若性空”、“即相而离相”，这个“离相”的当下就是“无相”，而“无相”就是“不二实相”。这就好比是大梦一场，我们在梦里造作出来的一切万法、一切人事物，它们没有一个不是“即相而离相”的，一切万法在本质上统统都是“空”的，所以叫做“无相”，这个意思能理解吗？我们不要把“无相”理解为“什么相都没有”，那就错远了，这个是一种错解，一种偏邪的错解！

那么，什么叫做“颂”呢？这个“颂”的体裁格式有点像我们古代的诗歌，但又没有那么押韵。这个“颂”其实是六祖大师对他前面所讲的“摩诃般若波罗蜜”，对这些所有开示的一个强调，一个重复的小结，也是为了方便大家记忆受持而特意作的。六祖在这里要求大家，不管是出家人还是在家人，都应该要好好地依照这个偈子来修，要身体力行，要实践，如果不修的话，光说不练，那么这个偈子就失去意义了，我们就算背得再滚瓜烂熟也没用，对我们的生命丝毫益处都没有！那么下面我们就按照这首偈子的顺序，来给大家简单地解释一下。

第一句，“说通及心通，如日处虚空”，这句话的意思，乍一看好像很简单，但实际上它所包含的内容非常深广。说通和心通，这两个词据说最早是出自于《楞伽经》，这个“说”是指佛陀用语言来表达的所有教法，也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经典教理；而这个“通”是通达无碍、正见无谬的意思。《华严经》里讲的四无碍辩才，辞无碍、

义无碍、法无碍、乐说无碍，差不多也就是类似于“说通”的境界。那么“心通”呢？“心通”就是“宗通”的意思，“心为万法之宗”嘛，所以从某个角度来讲，这个心通和说通其实也就指的是我们经常讲的宗门和教下，分别代表了我们的佛法的两个境界、两个层次，或者说是两个切入点。说通简单点讲就是解悟佛说，明了佛意；心通就是证悟实相，圆证佛境。但是宗门和教下是一不是二，所以这个说通和心通也不是完全不搭界的两回事儿。记得以前曾经有一位大德开示，说这个真正心通的人，那是一定是可以做到说通的，就像六祖、像历代祖师，他们在证悟实相的同时，还能做到说法无碍，辩才无碍；但是那些口才很好、说话很溜、嘴皮子很厉害的人，他们的境界不见得就是“说通”哦，这个出世间法的“说通”的标准，那可不是我们一般人能达到的。

像那些说法说了几十年的一些导师、法师、老和尚，或者是老居士，在他们的很多开示里，如果夹杂了很多根本性的错误，甚至是大妄语、大邪见，那么这样的人就不能算是“说通”了，“心通”就更谈不上！因为真正“心通”的人，在说法上那是绝对不会犯低级错误的，他绝对不会说出违背佛言祖语的话，所以我们可以依理反推，如果有人说法的时候邪见很多、妄语很多、错误很多，那么此人一定是没有达到真正的“心通”，此人一定不会是什么真正的善知识，那就不值得依止！这个道理很简单吧？所以要想做到真正的说通，那就必须要做到心通，如果心不通，那么说通往往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心不通的人他一定会经常说错话！

除非是像我们一样的老油条，老奸巨猾，比如像老衲这样的，我很清楚自己的短处和毛病，我们既没有说通，也没有心通，但是我们有自知之明啊，所以师父就选择了老老实实地做一个“传声筒”，那就很OK了，那就一般不会犯错。我们在说法弘法的时候，特别是在讲到一些原则性问题的時候，我们只要尽量严谨地按照佛说的来讲，强

调遵循经典圣言量，正面和反面都尽量讲到，那么这样一来就不会犯什么大错，就不会有什么大妄语、大邪见，就不会误导众生了，这是很稳妥、很保险的一种做法。但是这种水平，严格来讲也就是“传声筒”的层次，我们还远远谈不上是“说通”，“心通”那就更甭提了。做一个这样的“传声筒”，虽然一时半会儿还上不了台面，还不能成佛作祖，但是至少我们不会害自己，不会害别人，不会误了众生的法身慧命，所以从这点来看还是比较保险，比较令人欣慰的。

那么不管是说通还是心通，这个“通”的境界到底是怎样的呢？下面这句比喻就为我们点出来了，所谓“如日处虚空”，就像太阳在虚空中一样，要运转不停，要阳光普照。这句话的意思，是告诉我们无论是说法还是修法，还是观心用心，都要做到“实际理地不染一尘”，就像虚空一样要一法不立；同时还要“万行门中不舍一法”，就像太阳一样要去普照万物，要去利益众生。只有达到了这种“空有不二”、“圆融无碍”的见地和境界，才可以说是真正的通达，才可以说是真正的说通和心通。这里建议大家要仔细地多多参究一下。



## 出世破邪宗

第二句，“唯传见性法，出世破邪宗”，这是非常开门见山、非常提纲契领的一句话，说明了我们佛教佛法出世弘传和修行不共的宗旨。这句话是我们整部《坛经》的中心点，也是禅宗、乃至是整个佛教的根本出发点。“唯传见性法，出世破邪宗”，大家要记住这句话！这里很显然，六祖大师是把佛法和非佛法做了一个区分的，只要是导向见性解脱的，不管是大乘、小乘还是密乘，不管是天台、华严还是禅宗、净土，佛说的八万四千法门统统都是“正”的，是正宗，是正法！除此之外的所有外道学说、外道修法，包括各种邪知邪见，包括各种外道善法，像什么四禅八定之类的，因为它们不能导向见性解脱，所以相较之下就统统都被定义为“邪”的，是邪宗，是邪法！这个“邪”通“斜”，了解吗？倾斜的“斜”，有“偏斜不正”、“不究竟”的意思，此外还有“导向邪恶”的意思，两层意思。

我们看现实看得到的，的确是有很多邪知邪见的邪师和邪人，他们在刚开始的时候可能还只是有一点点“斜”，但是“斜着斜着”就越来越歪，最后就歪到了“邪恶”的一边，变成了邪魔鬼怪而不自知。像前段时间在山东招远发生的那个邪教徒打死人的案件，就是最典型的例子。那几个凶残白痴的邪教徒，一边打人还一边狂喊，骂别人是“恶魔”、是“邪灵”，要别人“永不超生”——其实他们不知道，真正的“恶魔”和“邪灵”就是他们自己，就是他们当下凶残愚痴的那颗心！真正“永不超生”要直堕地狱的就是他们自己！所以这种人不可怜？愚不愚痴？他们被邪知邪见所误导，被邪师邪人所引诱，本来还挺有福报的、有车有房、好好的人生完全毁了，不但毁了自己的，还把无辜的人也给毁了！所以我们佛法对这种邪知邪见、对这些邪师邪宗要不要破斥？佛法之所以“兴出于世”，其中一个最重

要目的，就是要大力、严厉地破斥这些邪知邪见，痛斥、痛扁这些邪师邪人，毫不退让、也毫不客气地，以正法来挽救众生的慧命，以“破邪”来挽救世道人心——这个才是真正的大慈大悲，大智大勇！不是说你什么都不说、都不做，明哲保身，那叫做“有修行”，其实那是正邪不分、糊涂颠倒，可以说是白穿佛衣、白吃佛饭，这个学佛完全是白学了！

就像我们禅宗的初祖达摩祖师，他老人家在临来中国前，你们知道他干了一件什么事吗？他把当时古印度的六个很著名的佛教宗派全都给灭了！什么有相宗、无相宗、定慧宗、戒行宗、无得宗、寂静宗，名字都挺像回事儿，但是祖师看到他们挂着佛法的名义，实际上走的却是外道的邪路，于是就发心说：我如果不为他们辨别对错的话，那么这些人就会被邪知邪见所缠缚，永远不得解脱！所以他老人家就发了大慈悲心，就一一地找上门去，到那些宗派聚集的地方去“踢馆”！祖师就挨个的去找他们辩论，然后毫不留情地就把他们的邪知邪见给当众一一当着大众的面给破掉了，逼得他们幡然醒悟，全部悔改，最后全部都回到了正法的轨道上。就这样，在把“六大门派”都给灭了之后，达摩祖师才挥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很潇洒地就从海路来到了我们中国。

这就是祖师的示现，告诉我们佛法在本质上虽然是无诤的，是无诤之法，但是有时候为了救度众生，为了弘护正法，身为佛子却不得不争，不得不辩，必须要依佛依法去仔细分辨清楚，不能颠预。这个既是为了我们佛法命脉更长远的传承，同时也是为了守护你我的法身慧命，不是吃饱饭没事干，不是多余的。所以并不是我们这些佛弟子平常没事找事、都学佛了还喜欢争论，这点大家要了解，要有正思维。

那么第三句，“法即无顿渐，迷悟有迟疾”，这句话的意思很简单，是讲这个“见性之法”本身是没有什么顿渐区别的，只是因为我们众生有迷有悟，有的业障多，有的业障少，有的聪明，有的笨蛋，所以见性解脱才会或迟或早、或快或慢，这个是很正常的现象。

第四句，“只此见性门，愚人不可悉”，这个“明心见性”的顿悟法门，不是那些愚钝的人所能了解的。

第五句，“说即虽万般，合理还归一”，意思是说，这个法门要用语言来表达的话，可以有无数种说法，可以演化成八万四千法门，但是不管再怎么讲，它们内在的法理都是一样的，最终都是导向“见性解脱”，都是导向这个“一”。

第六句，“烦恼暗宅中，常须生慧日”，六祖大师在这里用了一个比喻，他说我们众生的烦恼重重无尽，就像是一个很黑暗的屋子，所以我们必须要经常生起智慧的观照，这个智慧就像太阳一样，可以放射出“见性”的光芒，照破无明的黑暗。

第七句，“邪来烦恼至，正来烦恼除”，这是讲，一般凡夫的状态是只要心一动念，一起邪念、歪念，那么烦恼就会来了；而只要一起正念、善念，那么烦恼就会消失。所以“心可上天堂，心可下地狱”，一切都取决于我们的心念是正还是邪，就是这个道理。

第八句，“邪正俱不用，清净至无余”，这是讲，不管是邪念正念其实都不是究竟，都不是实相，只有把邪正的观念统统打掉，统统都不去分别，那么邪念和正念当下就会回归它们的本然，它们本来就是虚妄生灭、本来就是性空无我的，所以本来就是清净解脱、无余涅槃，念念了不可得。

第九句，“菩提本自性，起心即是妄”，这是讲，这个本来如是的菩提觉悟之心，就是我们一切众生的自性、佛性，我们一旦起心动念去分别自他人我、正邪对错，那么我们会堕入一种二元对立的虚妄境界中，自己觉察不到，那就会导致更多的虚妄，就会进入更多虚妄相续的生死轮回，流浪三界，不得解脱。这是凡夫的分别状态，凡夫一动念、一分别，就会制造烦恼，制造轮回，但是已经明心见性的修行人、或者说是佛菩萨，他们的分别就不会这样了。他们的分别是怎样的？

第十句，“净心在妄中，但正无三障”，这是讲，我们一切众生的清净之心本来就隐藏在非常颠倒厚重的无明妄想之中，我们只要保持正念的观照，不取不舍，不加评判，那么就能“邪正俱不用，清净至无余”，这时一切“贪嗔痴”的烦恼障就不会生起，一切“身口意”的业障就不会相续，一切“三恶道”的报障就不会形成，“但正无三障”。所谓“念念善分别，任运自解脱”，这就是本来无缚的大圆满、大自在境界。

# 生活就是道场

第十一句，“世人若修道，一切尽不妨”，这是讲，一个人如果真正发心修道的话，那么一切时一切处就统统都是道场，而不是妨碍。像烦恼来了，那正好参啊！业障来了，也正好参！就算是痛苦恶报来了，那仍然是正好参！纯看你怎么善用、怎么观照。在宋朝的时候，著名的大慧宗杲禅师有一次开示他的学生，他说：“茶里饭里，静时闹时，公事应酬时，朋友讲习时，妻儿交头时，无不正是用功办道的好时节。”

这个意思很明显，大家可以仔细地琢磨一下，如果我们在喝茶的时候有禅有道，但吃饭的时候就没有了；而我们在禅堂里双盘的时候有禅有道，但上班逛街的时候就没有了，那么我们这个到底是什么“禅”、什么“道”？那肯定是我们的见地和功夫都有问题。既然是禅，那就心在禅在；既然是道，那就“不可须臾离也”，“可离者非道”！那就一定不会是有时无的，一定是无事不在、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无念不在的，怎么可能有的地方有禅有道，有的地方就没了呢？所以大慧宗杲禅师的这段话，真的是非常的高妙而平实，非常的到位。大家下课后可以把这段话记下来、背下来，做为参照，如果能在我们平常的日常生活中去好好地体会和运用的话，那么久后必得大利，自得大利。

第十二句，“常自见己过，与道即相当”，这个意思，其实和“静坐常思己过”差不多，如果我们能经常观察和发现自己的毛病错误，那么我们就算没什么修行，那也必然和解脱大道是相应相当的，符合般若之理。六祖的这句话，和孔子讲的“吾日三省吾身”有异曲同工之妙。那些能够经常反省自己的人，就世间法来说，都可以称得上是一个正人君子，更何况是出世间的修行人？修行人如果能够经常

地检查自己、勇于直面自己的执著和小我，那么这样的人必然会心怀谦卑，必然不会丧失理智，必然会承认自己就是业障凡夫，因为有自知之明嘛，他们绝对不敢轻狂傲慢，更不可能妄语欺人！就像善导大师讲的，我们真正去观察自己的话，那就会决定深信，我们自身现在就是罪恶生死凡夫，千生万劫以来常没常流转，无有任何出离之缘！我们只要看清楚这个事实，真看清楚了，那就会老实了，那就会老实下来依教奉行，就会认真修理自己，这时的我们才可以说是“与道即相当”，解脱才会有希望。

第十三句，“色类自有道，各不相妨恼”，这是讲，众生的形色千差万别，各不相同，但是它们都有各自的“道”，都有各自必须要遵循的生命法则，所谓“蛇有蛇道，鼠有鼠道”，我们对此要心怀理解和尊重，“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彼此之间不要相互妨碍和恼害就对了。

第十四句，“离道别觅道，终生不见道”，这句话必须要和上一句话连起来，才会有正确的理解。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一切众生虽然都各自有道，但是这些“道”都是同一个“大道”的不同体现，或者说，一切都是这个完整“大道”的一部分。所以众生想要解脱，想要参禅悟道，那就要“是法住法位”，就在自己的本分之道上去参去修那就对了，实在是没有必要“离道别觅道”，以为自己不在道中，或者以为必须要离开当下的境界才能有道、才能得道，那就“心外求法”，越觅越远，搞不好“终生不见道”，那么这一辈子就枉自蹉跎，就白辛苦了。

六祖大师的这句开示，对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实际的意义，尤其是对你们在家修行的居士来说，这是非常好的修行指南。我们都是“人道”的众生，所以我们不可能离开人道的的生活，也不可能离开当下的这一念心，来空谈什么修行，什么解脱。在深圳的这些年，我几乎每

年都会碰到有居士来问：师父师父，我很想专心修行，但是我这个工作如何如何不理想，我的同事如何如何讨厌，他们都是坏蛋，只有我是好蛋！所以我是不是该辞职啊？或者换一个工作？当然，有的居士的确从事的是“非正业”，是不太理想的职业，比如和杀盗淫妄有关的，什么厨师、屠夫、餐饮业、卖烟卖酒的，还有同性恋，还有夜总会的妈妈桑……呵呵，晕吧？在深圳什么人都有，信佛皈依的人里边也是什么人都有，他们多生多世还有这点善根，你总不能把众生拒之门外，不让人家皈依吧，对不对？

那么针对这些居士，我也会跟他们讲经典上的大道理，什么“一切治生产业，皆与实相不相违背”，“不舍一切世间事，成就出世间道”……等等，但同时师父也很理智、很冷静，这个经典上的道理是没错的，但是别说这些居士听不听得懂，就算听懂了估计他们也没几个能做到的，毕竟菩萨是少数，如果是菩萨也就不需要我来教了。所以师父一般会劝他们尽量改行，尽量去做“正业”，改“邪业”、“邪命”为“正业”、“正命”，这个其实是符合大道天心、是符合佛意的。除非是那些实在改变不了的，业力纠缠，业障深重，那么这时师父就会告诉他们，就在你“杀盗淫妄”的当下，你只要保持一句佛号，提起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就在心里默默地为自己、也为周围的一切众生念佛，那么这个时候你自然就会保持一种最基本的觉知，就会有底线，同时周围的很多无形众生也都会因你而获益，因你念佛而获益，那么这个“杀盗淫妄”的场所也就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了“道场”，“杀盗淫妄”的恶业也就善巧转化成为了“道用”。

这就是最简单、最实用，但同时也是功效最大的“转恶为善”的方便法门，在外在这些恶业因缘暂时还无法改变，我们一下子还不能改变工作和环境的时候，我们唯一能改变的就是自己的“心”、自己的“念头”，念佛总比不念好！明白了吗？而且我们一旦坚持念佛，一旦坚持在这种环境下念佛、多多念佛，那么很奇妙的，透过这句佛

号传递而来的那个力量，那个佛力的加持，阿弥陀佛无上的加持，就会在潜移默化、在不知不觉中悄悄地改变我们的身心、改善我们的环境，乃至在某一天就会彻底转化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全面超越“杀盗淫妄”的业力捆绑和束缚，得到究竟解脱——这是肯定的，这是一定、铁定以及决定的！所以我们不管从事的是什么工作，是“正业”也好，“非正业”也好，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你都要牢记六祖大师的这句开示，要牢记这个念佛法门，如是工作修行两不误，你才会活得越来越自在，越来越觉醒。否则光换工作不换心，治标不治本，那也没什么大用。

就像我认识的两口子，人都挺好的，都挺善良，也都信佛皈依了，但就是他们的工作很够呛，一个是厨师，做菜很好吃，一个是夜总会的妈咪，人挺漂亮，他们也跑来问过我想换工作的事，我就把道理和念佛法门都告诉了他们。结果他们对念佛没什么信心，工作倒是换了，一个不做厨师了，改行烤乳鸽，另一个从一家小夜总会跳到了一家大夜总会，这不跟没换一样吗？所以众生的业力因缘真的是让人很无语的，他们不相信医生，不愿意吃药服药，那么他们的心灵疾病就永远不会好，生命状况就永远不会改善，这点我们大家要引以为诫，要懂得分析轻重，不要一错再错了。

第十五句，“波波度一生，到头还自懊”，这是讲，如果没有上面六祖所说的那个正知正见的话，那么一个人不管他再怎么修行，那也只是瞎折腾，这一生不过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旧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呢，新的问题又产生了，这样“波波度一生”，永远也不会有一个了期。一旦无常到来，死神敲门，这个时候再懊恼就已经晚了！

第十六句，“欲得见真道，行正即是道”，这是讲，修行者想要得见真正的大道，想要明心见性、顿悟成佛，那就要老老实实地去依



教奉行，去受持六祖大师所开示的般若正念的智慧解脱之道，这个符合般若正法的行持本身，就是道之体现，就是大道。

## 被错解的“不见世间过”

下面这第十七句，“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到第二十一句，“憎爱不关心，长伸两脚卧”，这几句可以连在一起来看，一起来理解，它们说的基本上都是一回事儿。下面我们就来仔细地研究和解读一下这几句开示。

所谓“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若见他人非，自非却是左。他非我不非，我非自有过。但自却非心，打除烦恼破。憎爱不关心，长伸两脚卧”，这几句开示，尤其是第一句开示，可以说是非常的著名，我们学佛的人差不多个个都知道它，也个个都爱引用它，动不动就把这两句话拿出来，都快成口头禅了。但是据我观察，至少有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初学佛者，对这句话都是错解、错用的，几乎没有例外！

因为这几句话如果仅仅是看字面意思的话——如果你断章取义，不能把六祖的全部开示整体连起来理解——仅仅是看字面意思的话，那实在是太好理解了，翻译成现在的大白话，那就是（大家心安静下来，要听清楚）：如果一个人是真正的修道人，那么他是不会看到这个世间的众生有任何过错的；如果一个人看见了他人的是非，认为他人是错误的，那么他自己其实就已经先错了。别人有是非之心而我没有，我如果还有这样的是非分别那也还是错的；只有把这个是非之心彻底打破、去掉，才能消除烦恼，破除执著。从此对一切人事物都不再有好坏对错的分别，无憎无爱，不取不舍，这颗心就能“万法不挂心”，然后“长伸两脚卧”，从此就能自在悠游了。

表面看，这个理解，这个对六祖大师开示的理解，不能说是错，而且绝大多数人的理解相信也都是类似的，差别不大。你们是不是这

样理解的啊？那么问题来了，按照六祖大师的开示，“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对吧？所以依理反推，如果有人见到或者指出了别人的过错，那么这个人一定就不能算是“真修道人”了，是不是这个逻辑？很多人都是这么去推理、去理解的！如果这个道理是对的，如果六祖说的真是这个意思，那么六祖在这首长偈的开头，说的那句“出世破邪宗”，不知道算不算是“见世间过”啊？因为他说别人是邪的，只有我的见性大法是正法，如果六祖没有正邪对错的分别，那么他就不应该说什么“出世破邪宗”，因为没有看见正邪对错嘛，那还破什么破？这个逻辑思维清楚吗？

再来，如果六祖这个“出世破邪宗”，算是“见世间过”的话，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就此认定，六祖不是一个“真修道人”？如果六祖大师说的“出世破邪宗”，不能算是“见世间过”的话，那么这句“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就完全不能成立了，这句话就变成了空话、屁话！因为六祖自相矛盾了嘛，你正在自己打自己的嘴巴，你自己都没有做到，又怎么能要求别人做到呢？是不是这个道理？

我们再进一步分析，把同样的逻辑思维套用到佛陀和历代祖师身上，佛陀在《楞严经》里扫荡“五十阴魔”，破邪显正，历代祖师也多有拨乱反正、破斥邪知邪见的言行，那么他们算不算是“见世间过”？如果是，那么佛陀和历代祖师就都不能算是一个“真修道人”了，这可能吗？如果不是，那么就是六祖错了，而六祖事实上并没有错！所以，分析到这里，大家就应该知道问题是出在哪里了，知道了吗？六祖大师说的这句话，“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这个道理是没有错的，错的只是我们一般人对这句话的理解，是绝大多数初学者你们搞错了，不是祖师错了！

关键就在于这个“不见世间过”的“过”，很显然，这个“过”并不包括佛法正见和魔外邪见之间的分析、对比和破斥。运用佛法正

见，破除魔外邪见，弘扬正法，守护慧命，这是十方一切诸佛菩萨和“真修道人”都必修必做的一门功课，不属于“见世间过”的范畴。类似的，佛陀讲的“不说僧过”和“不说四众过”，也是一样的道理，这些“过”并不包括破邪显正，不包括对妄语邪见的破斥，所以大家以后千万不要再搞错了！

以后再看到有法师“依佛依法”去破斥邪见的时候，你们就不要傻乎乎地跳出来，大叫一声“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或者是“不说僧过”、“不说四众过”——你的这些话一出来，我们做法师的就知道，这又是一个貌似好心、但是狗屁不懂的初学者，这又是一只“菜鸟”、“傻鸟”！你们可能不知道，当你自以为好心地、傻乎乎地去阻拦别人破邪显正的时候，你实际上是在阻拦正法的弘扬，你实际上是在纵容邪说邪见破坏佛法，你实际上正在诽谤诸佛、诽谤正法、诽谤历代祖师，诽谤所有宏宗演教的高僧大德，这个因果有多重？所以建议大家，千万别脑门子一发热，就忘记了“依法不依人”的古训，千万要记得你是在学“佛”，而不是在学“某某人”！你不是在学“某某大师”、“某某导师”、或者“某某老和尚”，你只是在通过他们而学“佛”，明白吗？所有的“法师”、“导师”、“大和尚”、“老和尚”，都只是一个引导的渠道，听得清楚吗？而不是“佛”本身，不要搞错了，不要把他们置于“佛陀”之上！傻不傻啊？！如果你所依止崇拜的师父，你很喜欢师父，说出了和佛陀相违背的话，那么我建议，要赶紧远离，这才是最好最正确的选择！我们要信佛啊，明白吗？信佛才是最保险的！如果你没有这样的理智之心，如果你任凭感情用事，那么我只能说，你还不是一个“真修道人”，你还不够资格做一个“真修道人”！

像我们有很多法师，海内外有很多真正专业的好法师，他们这些年一直在破斥“某某老和尚”的很多根本邪见。这位全世界知名的老和尚，拥有很大的名气，拥有很多的粉丝，本来他如果好好地依佛教

诲去弘扬正法的话，那么我相信得利的众生会非常之多，僧团内部对他也绝对会赞不绝口，但是这位老和尚却偏偏不务正业，大肆宣说外道之法，宣传世界末日，胡乱印证别人已得念佛三昧，甚至还说出了“《弟子规》是学佛的基础和根本戒”、“不学《弟子规》，念佛也不能往生”这样的昏话！这些在我们法师看来，非常明显而荒谬的邪知邪见，绝大多数的粉丝弟子却完全看不出来，不知道是故意视而不见呢，还是真不懂得依法去分辨？

其实我们做师父的都很清楚，出家比丘是绝对不能宣说外道法的，你们可能不了解这样的戒规。佛陀曾经在《佛藏经》里告诫说：说法比丘处在大众，信乐法者为敷高座，舍佛正法，而说外道严饰文辞。我久勤苦求是法宝，而此恶人舍置不说……若比丘说法杂外道义，有善比丘勤求道者，应从坐去。何以故？……不应演说外道语义。若不去者，非善比丘，亦复不名随佛教者。

这段话翻译过来，大意就是说：一个出家的比丘师父，当他面对大众，坐在高座之上的时候，他不但不说佛法，反而还大肆宣扬外道的思想，佛陀无量劫来辛苦求证的解脱法宝被舍弃，被这个“恶人”给故意放到了一边（大家要注意这句经文，佛陀在这里用的词是“恶人”，这个已经是非常严厉的呵斥了）。如果有比丘师父在说法的时候夹杂外道的法义，那么作为一个真正寻求佛道、寻求解脱的好比丘，那就应该马上离去，为什么？因为身为佛弟子，根本就不应该去演说外道的东西，如果有比丘听到了这种歪曲的法义而不离开，那么这个比丘就不是一个好比丘，不能随顺遵从佛陀的教导，那就不能称为是一个佛弟子！

所以大家看看，佛陀是这样说的，我们作为佛弟子应该要怎样做？但是这个时候往往就会有很多“某某老和尚”的粉丝跳出来了，他们的第一句话，一般都是“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说实

话，这句话看多之后——这句话本来好好的，但是被这些糊涂蛋错用，我们看多之后，师父都快吐了！这些人错解佛法，活埋六祖，真正是做了维护邪见的急先锋，做了邪师邪法的帮凶而不自知，真是愚不可及。

希望大家了解一点，这么多专业严谨的法师，他们前赴后继、破邪显正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凸显自我、满足私欲，他们是为了守护正法，守护你的慧命。这时的他们，就算是生气大骂，就算是严厉棒喝，那也都是慈悲的；反之就算有人一直都在很和蔼可亲地微笑着，那也是在害人，甚至跟杀人无异，因为这些“好人”的出发点可能仅仅是为了不得罪人，他们看人上当受骗而不劝阻，那就等于是助纣为虐，和魔外邪师在本质上并没有什么差别。

有些人以为什么都不管、都不说，以为这个就是清净、就是超脱了，其实不是的，恰恰不然，这只是一种混淆的错解而已。这有点像是鸵鸟的自我催眠，以为把这个头埋进沙子里，整个世界就清净了！很显然，这个并不是我们大乘佛教所提倡的舍却小我、护法护教的发心。还有些人，他们担心破邪显正会把这个邪师邪人推向反面，推向敌对——但实际上因为邪见入心的缘故，这些邪师早就已经不可救药，早就已经自绝于佛法，早就已经站在魔外的一边了——他们本来就站在佛法的“反面”，你说不说他们都是这样！

这么多年来，我就没见过有哪个邪师会公开忏悔、会认错改过的，个个都是巧言狡辩，在历史上也基本没有这样的人！除非是真正的修行者，比如台湾的李元松李居士，这种人才会忏悔改过，才是“真修道人”，但是一般的邪师魔外那就想都不要想了。我们不能对邪师心存幻想，知道吗？不要以为能用“和善”来感化他们，这种事情连佛菩萨都很难做到，我们凡夫就更不用说了。

所以做为佛弟子，我们破邪显正的目的要清晰，我们并不是为了要去改变邪师，更不要怕得罪他们，我们只是为了要尽量减少受害者，要尽量去保护那些无辜无知的人，能救醒一个就是一个！当然，如果别人不信不愿，根本不听我们的，那就随缘好了，随缘就好。我们应该要能轻轻地放下，绝不纠缠，这才是正确的做法——既尽到了责任，同时也心无挂碍——这才是我们应该选择的。

那么讲到这里，这个“不见世间过”，乃至“不说僧过”和“不说四众过”——这个问题应该算是讲清楚了，我们以后在法上该如何抉择？这里面的分寸和尺度要自己去把握。

# 佛法不离世间觉

下面，我们继续看六祖大师的偈子。

第二十二句，“欲拟化他人，自须有方便”，这是讲，我们如果发心想要教化、度化他人的话，那么自己就要懂得方便了，就要掌握很多善巧针对的方法。同时你还不能有“度人”之想，不能有“我正在度众生”的念头，否则那就不是“无我”的菩萨发心，而是凡夫的妄念妄心了。

第二十三句，“勿令彼有疑，即是自性现”，这是讲，能运用种种善巧方便帮助众生开启般若智慧，断除所有的疑惑，这时自性的本来面目就会全然显现。所谓“自利利他”、“自觉觉他”，能利他、觉他者，最终获益的其实也还是自己，这点大家要牢记。

下面，很著名、很经典的一首偈子来了。

第二十四句和第二十五句，“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这四句偈子的知名度，恐怕不下于前面那个“不见世间过”。这是很多人都背得烂熟的四句话，但是真正能够正确理解，并且能够运用到日常生活中的，这样的修行者估计不会太多。六祖对“世间”这个词的定义，和我们一般人的理解是不太相同的，我们一般人所认为的“世间”就是这个世界时空范围内的一切，更狭隘一点，那就仅仅是“人世间”而已。但是六祖不这么认为，六祖说“正见名出世，邪见名世间”，这是他下面这首偈子的第二十六句。按照这个说法，“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的意思，应该是指佛法就隐含在我们众生的邪见烦恼之中，佛法就是对这个世间一切邪见烦恼的觉悟、觉察和觉醒。要想离开我们的邪见烦恼而另外去寻找



菩提解脱，那就像是要去寻找兔子头上的尖角一样，那是根本就不存在、根本就不可能的！

所以千万不要妄想离开这个“世间”，不要妄想离开自己的烦恼而到别处去求什么清净。你要能在这个烦恼的世间觉悟到烦恼的真相，那么这个世间的一切烦恼就都会变成你的菩提妙用，在你拥有菩提、拥有正见的当下，你的“世间”其实就已经变成了“出世间”，你的心灵也早就解脱而超越了。所以我们看某些人经常喜欢背着行囊，带点干粮，一股脑地就钻到深山老林里去，比如到什么终南山、五台山、峨眉山，到西藏，说是要住茅蓬、闭黑关之类的，他们以为这个叫做“出世间”，其实完全是错解！只要你的烦恼业障、邪知邪见还一直跟着你，那么不管你到哪里都仍然只是“世间”，而非“出世间”！这个道理应该很好懂吧？

但是你们不要听六祖、听师父这么一说，你们就走入了另外一个极端，产生了另外一个误解。你们某些居士千万不要因此就开始否定住山、否定住茅蓬，否定闭关，甚至否定剃度出家，否定念佛求生净土，果真如此那你就是脑子不清楚，就是诽谤正法，就是在活埋六祖和师父了！所以正见正思维、圆融中道的心很重要，不然我们凡夫很容易就会一根筋地偏执，不是执著歪就是执著邪，那就麻大烦了。

下面，第二十七句，“邪正尽打却，菩提性宛然”，这是接着上一句来的，“正见名出世，邪见名世间”，正见的存在是为了破除邪见，出世间的存在是为了破除世间，那么这个邪见和世间都破除之后呢？这个正见和出世间的“法”，这个理念也就没有必要留着攥着，不舍得放下了。六祖的意思，其实是要我们都“过河拆桥”，“过河弃筏”，就像《金刚经》里讲的：“我所说法，如筏喻者。法尚应舍，何况非法？”这个“非法”舍掉之后，“正法”也就应该要放下，就不能执著了。执著就会变成“法执”，那就依然还不是究竟解

脱，就不可能“菩提性宛然”，我们圆满自性的这个菩提智慧就不可能全然呈现了。

下面，第二十八句和第二十九句，“此颂是顿教，亦名大法船。迷闻经累劫，悟则刹那间”，这是这首长偈的最后两句，文字的意思很简单，我们就不多余解释了。所谓“迷闻经累劫，悟则刹那间”，大家在听完这首偈子之后，有没有谁在刹那之间顿然开悟啊？诸位大德？如果没有，那么你们很可能就还要再听“累劫”才行，不是顿教的根器，那么这个“大法船”一般人是坐不上去的，可能要“二般人”才行。所以建议大家还是要回过头来，坚定信愿，老实念佛，阿弥陀佛的这艘“大法船”相对而言还是很稳当、很好坐的，这个法门“易行易证易往生”，因此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再错过，千万不要犯迷糊了！

下面，师复曰：今于大梵寺说此顿教，普愿法界众生，言下见性成佛。时韦使君与官僚道俗，闻师所说，无不省悟。一时作礼，皆叹善哉！何期岭南有佛出世。这是讲，六祖大师在最后开示说：我今天于大梵寺为大家演说这个无上的顿教法门，普愿法界众生，都能言下顿悟，见自本性，圆满成佛。这时法会现场的所有人，大家在听完六祖大师的开示后，无不各自有省，人人都有所领悟。于是大家就一起很感激地向六祖大师行礼致敬，并且纷纷感叹说：善哉善哉！没有想到在我们岭南会有这样一位“活佛”、会有这样一位“肉身佛”出世，真是难得啊！这是大家发自内心的尊重和赞叹，像六祖大师这样的人，也只有像他这样的人，才能真正当得起“活佛”这两个字，大家对此没有异议吧？

那么，我们今天讲经的时间到了，第二品“般若品”到此圆满，我们大家都应该好好地休息、消化一下。这个第二品由于是阐述法理的，所以显得较为枯燥，但是下面第三品以后的故事性和趣味性就会

加强许多了，大家不妨拭目以待，“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我们下节课再见。

# 决疑品第三

## 从古到今都有疑

今天是我们《坛经》的第十三讲，我们上节课已经把第二品讲完了，今天要正式进入《坛经》的第三品：决疑品。这一品谈到了几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跟我们的修行、修法密切相关的几个重要问题。

大家现在都应该知道了，我们禅宗的发展，真正的兴起是从六祖开始的，在六祖那个时代，他正好碰上了我们中国历史上最好的一个朝代——大唐盛世！大唐的福德所感召来的，是我们中国佛教的全面的鼎盛和繁荣，这个时期是我们中国佛教发展最成熟、最高峰的一个阶段，堪称是“黄金阶段”。现存的天台、华严、禅宗、净土、唯识、唐密等等几个大宗派，几乎都是在这个阶段发展和兴盛起来的。各大宗派都有自己特色很分明的“开宗立派”的经典依据和理论基础，也都有各自名垂千古的伟大祖师，可以说是前赴后继，层出不穷，诸大菩萨纷纷应世。像天台宗有智威、慧威尊者，华严宗有杜顺、法藏大师，禅宗有五祖、六祖，净土宗有善导、承远，唯识宗有玄奘、窥基，唐密有善无畏、金刚智以及不空三藏等等。这些祖师大德他们的光芒灿烂无比，可谓是交相辉映，照耀千秋，亮瞎了整个大唐的天空。在我们中国的文化史上，他们也留下了一座座无法逾越的精神丰碑，时至今日，我们这些后人仍然只能高山仰止，顶礼膜拜，在生命的境界上，祖师们早就已经达到了一个常人难以企及的高度，实在是令人尊重、赞叹和向往。

那么，禅宗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中兴起的。在当时，禅宗应该算是后起之秀，这个认识和了解的人还不算太多，所以为了树立自己的旗帜，打开知名度，禅宗就必须发出自己的声音，发出自己与众不同的声音，就必须要和各大宗派进行广泛的交流和切磋，同时对各大宗派的修法、见地也都会有一个“禅宗式”的解读和评说。这里

面，自然就会产生很多碰撞、分歧和融合的地方，出现很多“共”和“不共”的问题。反过来，那些其它宗派的修行者，他们对禅宗也都会有各自的想法，有的赞叹，有的错解，有的很感兴趣、喜爱有加，有的则嫉妒仇视、诽谤抨击，所以各大宗派和禅宗之间的争辩、质疑，那个过程其实是相当热闹，很好玩的。

比如像禅宗说自己是教外别传，是佛陀在灵山拈花后一代一代传下来的，最后是由达摩祖师传到了我们中国，但是其它宗派有很多人并不认可这个说法，特别是上溯到经典，里面的相关记载差不多都是似真非真、扑朔迷离的，那个真实的历史也没有谁有办法可以去亲自考证，所以直到今天，都还有人对于禅宗的来历表示怀疑。此外，在禅宗刚刚开始流行的时候，某些严持戒律的道场对禅宗的态度那是相当排斥的，很多寺院甚至不愿意让禅宗的弟子挂单，因为他们认为禅宗的行持是违背戒律、是不讲戒律的，你们看这种错解。而各大宗派的一些修行人，他们对禅宗的宗旨——对那个“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宗旨也是非常的难以接受，不能理解，有的甚至嗤之以鼻，骂之为“魔”！所以，有这么多的麻烦，有这么多的疑惑，这些问题都是必须要予以澄清，不能逃避的。特别是禅宗在法义上，那个“不共”的特色要如何去凸显？在提倡“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的同时，禅宗要如何去圆融和印证经典的圣言量？这些都是问题。

像这些关乎根本的问题，如果不妥善解决的话，禅宗是很难真正立足，很难真正站稳脚跟的。因此这一品才叫做“决疑品”，顾名思义，这一品里有很多疑问，有很多具有代表性的疑问，六祖对此都一一作了深入的解答，打消了很多人的疑念，但同时也引发了后世很多“半桶水”的问题，不断有人因为六祖的开示而产生不该有的错解和疑谤，给自他的慧命都带来很大的伤害。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这个具体的经过。

一日，韦刺史为师设大会斋。斋讫，刺史请师升座，同官僚士庶，肃容再拜。问曰：弟子闻和尚说法，实不可思议，今有少疑，愿大慈悲，特为解说。师曰：有疑即问，吾当为说。这是讲，有一天，具体不知道是哪一天，韦刺史又发心请六祖大师吃饭。一般来讲，我们佛教的在家弟子都会对出家师父做“四事供养”，所谓“饮食、衣被、卧具、医药”，但是我们出家人接受供养后不能白吃白拿啊，那该怎么办？在家居士可以用财物供养出家人，但是我们出家人却身无长物，专志于修道解脱，没什么东西可给，所以这时只能以“法”为回馈，只能以“法布施”来回报在家居士们的辛劳付出，所谓“以法为赠礼”，给大家以“法”上的祝福和加持，这才是我们出家人该干的。所以等六祖大师吃完斋饭后，韦刺史就礼请祖师上座，带着大家很庄重地礼拜，然后就请教说：弟子听闻了您开示的无上妙法，实在是非常的不可思议，不过我心里还有一点小小的疑问搞不明白，所以希望师父您能够大发慈悲，特别为我解说一二。于是六祖大师就说了：你有什么想问的就问吧，有疑尽管问，我会为你详细的解答。

下面，韦公曰：和尚所说，可不是达摩大师宗旨乎？师曰：是。公曰：弟子闻达摩初化梁武帝，帝问云：朕一生造寺度僧，布施设斋，有何功德？达摩言：实无功德。弟子未达此理，愿和尚为说。这里韦刺史变成了“韦公”，这是一种很恭敬的尊称。他就问六祖说：和尚您开示的禅法，是不是和达摩大师是一脉相承的宗旨呢？六祖就说：是的！于是韦刺史就又问了：弟子听闻达摩祖师初见梁武帝的时候，武帝问：朕一生造寺度僧，布施设斋，有什么功德啊？达摩祖师却说：没有功德！弟子就是搞不明白这件事情，不懂其中的道理，还请和尚您为我解说。这就是韦刺史的问题，他的第一个疑问。

这里大家还要注意韦刺史对六祖大师的称呼，他尊称六祖大师为“和尚”——这个“和尚”本来有“阿阇梨”的意思，还有“至高无

上”的意思。一般出家人是没有资格被称为“和尚”的，但是现在谁看到光头都会说：“这是和尚！”“和尚”已经从一个“高大上”的称呼，变成了一个很普通的、甚至是被轻视的称呼。这就像密宗的“喇嘛”一样，“喇嘛”原来也是“和尚”、“大师”的意思，但是现在也都变成了一个通称，在藏地只要看到穿红衣服的都叫“喇嘛”，说明这个世界已经开始乱了。这个大家稍微了解一下就好。

下面，师曰：实无功德！勿疑先圣之言。武帝心邪，不知正法。造寺度僧，布施设斋，名为求福，不可将福便为功德。功德在法身中，不在修福。这是讲，六祖大师非常斩钉截铁地回答说：实无功德！的确是没有丝毫功德，我们大家千万不要怀疑前辈圣人的开示！梁武帝的心里充满了自以为是的邪知邪见，他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正法。像什么“造寺度僧，布施设斋”之类的，这个其实是在求福，是修福，跟真正的功德一点关系都没有。真正的功德，所谓的“功德”是在对法身的证悟和解脱之中，这才是“功德”，不在于修福，不是靠修福能得到的。

六祖对这个“功德”的定义和断言，几乎和达摩祖师一模一样，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我们在第一节课讲的达摩祖师和梁武帝“火星撞地球”的那个故事？大家可以再去把那个故事找来仔细看看，加深一下了解。那么，关于这个“功德”的含义，不要说古人了，就是我们现代人，现在那么多学佛信佛的人也基本上都是稀里糊涂，都是错解的。因为我们平常一进寺院，看到的就是“功德箱”，大家一发心要做什么善事，什么修寺院、塑佛像、印经、放生等等，一开口就是劝人“做点功德呗”，或者是赞叹说“哎呦，您老菩萨功德无量”、“无染功德无量”、“随喜功德”……个个都是在说“功德”，大家在下意识里都把这个“福德”、“培福”当成了是“做功德”，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被错误观念给误导的，但



是个个都将错就错，因为已经约定成俗了嘛，所以也就懒得去计较了。

我以前曾经想，如果有哪一天我修寺院的话，那个“功德箱”我就会统统都改成“福德箱”，或者像日本韩国的某些寺院那样，都改成“净资供养”，这样就不会有什么误导了。大家别以为这个是小事，千百年来，错把“福德”当“功德”，错把“修福报”当成是“修功德”的人，以为这样就能解脱、以为这样就算是学佛的人比比皆是。所以这个问题要往大了说，那也是非常要命的，因为事关我们的法身慧命，事关我们的生死解脱，所以不可大意，不可和稀泥。那么，到底要怎样做才是真正的“功德”？这个真正的“功德”要怎样修呢？下面六祖大师就开示了。

## 玄妙平常话“功德”

师又曰：见性是功，平等是德。念念无滞，常见本性真实妙用，名为功德。内心谦下是功，外行于礼是德。自性建立万法是功，心体离念是德。不离自性是功，应用不染是德。若觅功德法身，但依此作，是真功德。若修功德之人，心即不轻，常行普敬。心常轻人，吾我不断即自无功。自性虚妄不实，即自无德。为吾我自大，常轻一切故。善知识，念念无间是功，心行平直是德。自修性是功，自修身是德。善知识，功德须自性内见，不是布施供养之所求也。是以福德与功德别，武帝不识其理，非我祖师有过。这一大段话里用了很多排比句，可以看出六祖大师对“功德”的奥义，对“功德”内涵的体悟和了解，实非常人可比。六祖大师说：见性是功，平等是德。这个见性就是“明心见性”，就是见到了我们众生一体不二的佛性、自性，所谓“明心不可得，见性空无我”，这也就是见到法身，见到实相了。只有那些真正见到法身，见到自性实相的人，才会明白什么叫做“平等”！

我们一般人所理解的“平等”，只是一种“想当然”的“平等”，比如什么“人人平等”、“男女平等”、“阶级平等”之类的，但那个仅仅也就是口号而已。我们看历史、看现实，从来就没有看到过真正的“平等”，我们看到的基本上都是“不平等”，都是差异，各种差异，“平等”似乎从来就没有真实存在过，它似乎还没有从娘胎里生出来，是不是这样？现实明明如此，那么我们佛教里为什么还要大张旗鼓地宣传说“众生平等”啊？这是一种“柏拉图式”的理想吗？还是不敢面对现实的幻想？其实都不是，这是佛菩萨在明心见性、证入生命的实相后，所发现的一个伟大真相，那就是：“见性平等”！“心佛众生，三无差别”！

在佛性、自性的不二层面，我们一切众生都是“同体”、“一味”的，差别只是幻象，只是人为制造的分隔的幻象。就像是一个无边无际的大海，所有的海水都是一体的，都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你能说这滴海水和那滴海水是“不同”的、是“不平等”的吗？不能！所以佛陀才告诉我们，一切众生在本质上都是平等的，伤害他人就是伤害自己。但是这个“平等”的真相却很不容易看到，你必须见性，必须要实证到“一体不二”的法身，这时你才可以真切地体会到什么叫做“平等”，什么叫做“慈悲”，这时真正的“慈悲”才会自然生起。在“平等性”中，你没有办法不去“慈悲”，你没有办法不去“慈悲”众生，因为你没有办法不去“慈悲”你自己，了解吗？这时的众生和你自己是没有任何区别的，你清楚地看到这个真相，了知一切高低贵贱、圣凡人我都只是暂时的无常的幻象，就像大海上起伏翻滚的波浪，看上去每个波浪都很不相同，但实际上它们只不过都是“水”而已，它们的“水性”都是一样的。

这时的修行者，他所趋入的境界，我觉得用《楞严经》里观世音菩萨的话来形容那是最好、最恰当的。在“二十五圆通章”里，观世音菩萨对大众说明自己因为耳根圆通，证入法身道体后的那种境界和体验，他说他那个时候非常清晰地体验到两种无比殊胜的境界：“一者上合十方诸佛本妙觉心，与佛如来同一慈力；二者下合十方一切六道众生，与诸众生同一悲仰。”见性、见到法身后，那当然就会和十方诸佛“同一鼻孔出气”，诸佛如来的妙心妙用以及智慧慈悲，菩萨这时就能体会到了；同时菩萨还能自然地体会到十方一切六道众生对“离苦得乐”、对“解脱生死”的那种内在的渴望和呼唤——这就叫做“同一慈力”、“同一悲仰”。观世音菩萨描述的这个境界，其实也就是六祖大师在这里讲的“见性平等”，只有“见性平等”了，修行者才会生起和佛菩萨一样的大慈大悲，否则那是不可能的！我们没有“见性平等”，那就不会有真正的慈悲，反之，我们没有真正的慈悲，那就说明我们根本还没有真正的“见性平等”，这是一而二二而

一的，这点大家要牢记，千万不要“自欺欺人”说了不该说的大妄语！

那么很显然，这个“见性平等”的“无我”的实相，才是真正的“功德”的境界。所以我们有“功德”吗？我们大家学佛修行这么多年，天天做好事，餐餐吃全素，还经常放生、印经、打坐、念佛，我们有“功德”吗？谁要是觉得自己有“功德”的请举手，大家给他鼓掌！呵呵，不敢了是吧？所以建议大家以后啊，不要老是见人就说什么“随喜功德”，不要动不动就说“功德”，要说“随喜福德”，这可能还准确一些。在祖师这里，“功德”和“福德”这两个词是有严格界限的，不能搞混了。

其实，这个“见性平等”的“功德”的境界，是非常玄妙而平常的。你要说玄妙吧，它非常的玄妙，诸佛菩萨的悲智双运、神通无碍，这个不可思议的境界玄不玄妙？可是你要说它平常吧，它也非常的平常，我们众生吃饭说话，运水搬柴，这个无怪无奇的境界平不平常？诸佛菩萨的玄妙境界是不可思议的，但是我们众生的平常境界也同样的不可思议，不管是玄妙还是平常，这两者其实都是同一本性的“真实妙用”，能在这两个境界上都“念念无滞”，念念都没有任何疑惑，念念都能通达其妙，那么这时才可以名之为“功德”。

我们的禅宗就是这点好，它能把这个世界上最玄妙最伟大的生命境界，回归到最平常最平凡的日常生活中。六祖以及历代祖师最了不起的地方也就在这里，他们让佛法回归平实，回归到每一个普通人人都能去体会和把握的“念念之间”，回归到“心理”和“行为”的“可操作层面”，这就让无上佛法的“理”落到了一个“实处”，不至于演变成泛泛的空谈，这对我们佛法、对佛法“生命力”的延续和发展是具有很大促进作用的。所以接下来六祖才会开示说：当一个人内心真正谦下的时候那就是功，当他外在的行为表现很有礼有节的时候那

就是德。所以“功德”并不是谈玄说妙，并不是让人找不着北的、离我们很远的东西，它就体现在我们待人接物的日常生活中。

接下来六祖大师又说了：我们这个“一体不二”的平等自性能够建立、出生一切万法，这就是所谓的“功”，在建立、出生一切万法的同时，这个心性之体是远离一切妄念生灭的，这就是所谓的“德”。我们能够随顺不离这个自性，善用一切法来自觉觉他，这就叫做是“功”；而我们在应用、善用一切法的同时，心不染著，不被一切法缚，这就叫做是“德”。如果有人想要寻觅和求证到这个功德法身的境界，那么他只要依照六祖大师所说的去思维、去行持，那就可以体会到什么叫做真正的“功德”了。这是六祖的开示。

只要是真正地去修持功德，去了达自性的实相，这样的人，在他们的心里是不会有丝毫轻视的，就像《法华经》里的常不轻菩萨，他自然而然地就会对一切众生“常行普敬”，不会有丝毫居高临下的心态和不平等的贬低。那些在心里常常轻蔑别人的人——比如说师父，呵呵——他们的自我、小我很明显还存在，“小水滴”的幻象还存在，那就永远也不可能恢复成“大海”，“吾我不断”，那就永远也不可能体验到什么叫做“功”；这个自我的体性、自他的分别其实是很虚妄虚假的，是完全的虚伪，不了解这点，认假为真，那就永远也不可能体验到真正的“德”。换言之，只要我们的我执不破，自高自大，心里还常常自以为是地分别、轻贱一切，那么我们就永远也别想证悟“功德”了，这个“自性法身”的境界我们就永远也不会真正的明白！

所以六祖最后总结说：诸位善知识，要在“念念无间”之中见到自心的本性，不管是善念恶念、妄念正念，都要念念见性，不昧本来，这就是“功”；能够“心行平直”，在心里保持平等平常、真实无伪不造作的境界，这就是“德”。能够自己修证自己的心性就是

“功”，能够自己修持自己的行为就是“德”。这样的“功德”必须要向我们的佛性、自性内去寻找才能得见，它不是靠简单的、外在的布施供养等等行为就能求来的。所以福德和功德的内涵意蕴差别很大，武帝不明白这个微妙的道理，因此是他错了，不是我们的祖师错了——这就是六祖的最后结论。说起来，这个梁武帝实在是很悲催，他都已经死去那么多年了，但是一直到现在，都还在被我们后人拿来作为反面教材，不断地被鄙视。我们想要不步这位“大德”的后尘啊，那就要小心了，我们在平常修善修福的时候，最好还要多多注意修持真正的功德，否则搞不好哪一天我们也变成别人口中的笑柄，变成历史的笑料，那就很不好玩了。

# 禅宗和净土

下面，韦刺史的第二问题又来了，这是导致禅宗和净土宗千百年来一直争执不断、一直闹架的一个问题。

刺史又问曰：弟子常见僧俗念阿弥陀佛，愿生西方。请和尚说，得生彼否？愿为破疑。韦刺史又问了：弟子经常见到僧俗大众念诵“南无阿弥陀佛”，信愿求生西方，请和尚您说说看，他们真的能够往生净土吗？希望您能为我破除这个疑惑。从刺史大人的这个问题来看，当时我们净土宗的念佛法门可以说是影响极大，普及率很高，连这么偏远的岭南地区都有很多人在念佛。但是信仰的人虽然很多，迷惑的人同样也不少，像韦刺史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这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净土法门在经典里佛陀都说了，这是属于“难信难解”之法，一般人有疑很正常。

关键在于，你有疑问不要紧，但是你得问对人才行。一般来讲，你拿净土的问题去问禅宗、华严或者南传的修行者，那搞不好就会得到似是而非的、有偏差的答案；而且你问的这个人，他的知见是不是净土的知见啊？他的本身够不够圆通啊？如果答案是“NO”，那么这个人搞不好就会说出和经典圣言量相违背、相矛盾的话，而你自己又不能正确地去思维、去理解，那自然就会产生种种邪见了。就像六祖大师在下面的回答，说实话，这里面就有很多容易引起错解的地方，这是我们没有办法“讳言”，不得不依法指出的。修学净土的佛弟子，只要看到六祖大师的这几段开示，每每都会觉得很郁闷，其实真了解了就大可不必。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我们先把这几段经文全部过一遍。

师言：使君善听，惠能与说。世尊在舍卫城中，说西方引化，经文分明，去此不远。若论相说，里数有十万八千，即身中十恶八邪，便是说远。说远，为其下根。说近，为其上智。人有两种，法无两般。迷悟有殊，见有迟疾。迷人念佛，求生于彼，悟人自净其心。所以佛言：随其心净，即佛土净。使君东方人，但心净即无罪。虽西方人，心不净亦有愆。东方人造罪，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人造罪，念佛求生何国？凡愚不了自性，不识身中净土，愿东愿西，悟人在处一般。所以佛言：随所住处恒安乐。使君心地，但无不善，西方去此不遥。若怀不善之心，念佛往生难到。

今劝善知识，先除十恶，即行十万。后除八邪，乃过八千。念念见性，常行平直，到如弹指，便见弥陀。使君但行十善，何须更愿往生？不断十恶之心，何佛即来迎请？若悟无生顿法，见西方只在刹那。不悟，念佛求生，路遥如何得达？惠能与诸人移西方如刹那间，目前便见，各愿见否？众皆顶礼云：若此处见，何须更愿往生？愿和尚慈悲，便现西方，普令得见。

师言：大众。世人自色身是城，眼耳鼻舌是门。外有五门，内有意门。心是地，性是王。王居心地上，性在王在，性去王无。性在身心存，性去身心坏。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自性迷即是众生，自性觉即是佛。慈悲即是观音，喜舍名为势至。能净即释迦，平直即弥陀。人我是须弥，邪心是海水，烦恼是波浪，毒害是恶龙，虚妄是鬼神，尘劳是鱼鳖，贪嗔是地狱，愚痴是畜生。

善知识！常行十善，天堂便至。除人我，须弥倒。去邪心，海水竭。烦恼无，波浪灭。毒害忘，鱼龙绝。自心地上，觉性如来，放大光明，外照六门清净，能破六欲诸天。自性内照，三毒即除，地狱等罪，一时消灭。内外明彻，不异西方。不作此修，如何到



彼？大众闻说，了然见性。悉皆礼拜，俱叹善哉。唱言：普愿法界众生，闻者一时悟解。

上来这几段经文，就是六祖大师关于净土和净土法门的开示，他老人家的语言运用非常的质朴平实，基本上不用怎么翻译一般人都能看懂，所以我们就不逐字逐句地去解说了。我们只把一些重点的问题提拈出来，进行全面的分析，这样或许能够帮助大家更清晰、更准确地去理解六祖大师的开示，同时也不会产生对净土、对净土法门的错解。所以请大家静下心来，要仔细聆听了。

首先我们要明确一点，六祖是大菩萨没错，他对弟子的开示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六祖站在禅宗祖师，站在禅宗明心见性、向上提持的角度，他在这种公开弘法的场合谈净土，他只能这么谈，他必须这么谈，否则禅宗的宗风就立不起来。因为他自己是从“顿悟见性”这条路走过来的，他自己证到的就是和诸佛无二无别的“唯心净土”，所以他提倡的当然就是禅宗风格的“当下即是”的修法。这个修法其实也就是我们净土宗四大类念佛法门里面的“实相念佛”法门，这两者在本质上并没有什么区别。就像六祖自己讲的，“念念见性，常行平直，到如弹指，便见弥陀”，他见到的是“自性弥陀”，“常寂光土”，最究竟的境界！那些能达到这个境界的修行者，今生乃至当下就可以现证净土，真正的净土永远都是“当下”的！所以六祖大师的教法本身并没有任何问题，他是为了帮助大家破除“心外求法”的执著才故意这么说的。因为在当时，有很多人都认为净土是在某个遥远的地方，六祖不得已啊，才会有这样针对性的、破斥性的开示。

大家千万不要一看到六祖大师说什么“迷人念佛，求生于彼，悟人自净其心”，还有“东方人造罪，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人造罪，念佛求生何国”，“若怀不善之心，念佛往生难到”，“使君但行十善，何须更愿往生？不断十恶之心，何佛即来迎请”等等，不要一看

到这些话，就“依文解义”，就不再念佛求生净土，那六祖的大机大用就会被你活埋了。我们一般人看到这些开示，的确，往往只会产生两种错解：一种是以为六祖非常反对和否定净土念佛法门，一种是以为六祖根本就不了解净土念佛法门，他对持名念佛不共的殊胜特异之处好像完全是个外行！

有第一种错解的人，那往往都是初入门的、或者是半桶水的禅和子，他们经常拿六祖大师的这几句话来当令箭，以此来贬低和诽谤净土法门，说六祖都讲了念佛如何如何……其实是他们自己愚痴，完全不了解禅宗的特质，不了解祖师的手段。只要是真正的禅宗祖师——大家记住——只要是真正的祖师，他们往往都会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踏破毗卢顶上行”！祖师们都会有一种“横扫一切”、乃至“目空一切”的大丈夫气概，以及“直下承担”的大智和大勇。他们在接引后学，在帮助弟子破执的时候，经常会出现一些看起来很出格的言行举止，你如果不能正确理解，你把禅宗祖师的“活句”当成了“死句”，执著死理，那你不可避免地就会落入“以法谤法”的陷阱，自己就会把自己给害死了。

比如历史上有很多公案，什么南泉斩猫、丹霞烧木佛、归宗斩蛇，还有赵州禅师说“佛之一字，吾不喜闻”，又说“老僧念佛一声，漱口三日”，鄙视啊对吧？这些话你们怎么理解？其实有些东西是不能乱学乱盖的！有些话，祖师说可以，有些事，祖师做可以，当时当机，破法破执，但是如果有人生搬硬套、生硬模仿的话，你没有达到祖师的境界，却胡说八道、胡作非为，那你就会死得很难看了！像以前有位祖师，他很喜欢把佛的圣像、把佛的圣号绣到裤子上，绣到内裤上，就这样贴身穿着，祖师本来是为了表示破法执，是为了帮助弟子见性的，但是他的一个徒弟却不知天高地厚，也学师父把佛的圣像、把佛的圣号都绣到裤子上，也贴身穿着。结果没两天报应就来了，这个蠢徒弟的下体、他的裆部就全都烂掉了，惨不忍睹，忏悔都

来不及！所以我们以前讲过的一句话，还记得吗？以前讲《维摩诘经》的时候讲过的一句话，西藏的一句谚语：“狮子能跳的地方，狮子狗千万不要跳！”诸位是狮子还是狮子狗啊？（众笑）对六祖、对祖师们的出格言行，我们凡夫也要秉持同样的态度，千万不要错解错用，不要轻易越界，否则烂掉裤裆的只能是自己，而不会是祖师。

其实很多事情我们只要稍微深想一下就会明白了，比如像达到六祖大师这种境界的大菩萨，他怎么可能会去反对和否定净土念佛嘛！连我们这些凡夫小和尚都不会错解的道理，祖师怎么可能会错解？祖师难道不知道佛说的《无量寿经》和《阿弥陀经》？祖师难道不知道十方恒河沙数诸佛都伸出广长舌相，来称赞劝信净土法门吗？祖师难道不知道禅宗的二祖阿难尊者、还有“八宗共祖”的龙树菩萨，他们也都是发愿求生净土的吗？祖师难道真的是个外行？这样去想的人其实也是大错特错！像六祖大师，包括历代禅宗祖师，这些真正的高僧大德，他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非常了解净土，也都是非常赞叹净土的。很多祖师在不同的场合，都曾经发表过对净土、对阿弥陀佛、以及对念佛法门的无比赞叹和推崇。像前几年在网络上，我就看到过六祖大师对念佛法门的一个正面开示，好像是出自明朝莲池大师的记载，这个应该还是比较可信的。

莲池大师说：昔年、以前曾有人问六祖大师，念佛有什么利益啊？六祖大师就回答说：念此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是为万世出世之妙道，成佛作祖之正因。是三界人天之眼目，是明心见性之慧灯。是破地狱之猛将，斩群邪之宝剑。五千大藏之骨髓，八万总持之要门。十方虚空之无际，广大一性之圆明。开黑暗之慧灯，脱生死之良方。渡苦海之舟航，出三界之径路。是本性弥陀，是唯心净土。即是本师，即是化佛。最尊最上之妙门，无量无边之功德……但要记得这一句阿弥陀佛在怀，莫教失落，念念常现前，时时不离心，无事也如是，有

事也如是，安乐也如是，病苦也如是，生也如是，死也如是……所谓一句弥陀无别念，不劳弹指到西方。

像这个，才是六祖大师对净土的真正见地，可谓是字字珠玑，丝丝入扣，禅净圆融，直指究竟！所以那些错解六祖大师的人有多可笑？那些活埋六祖大师，拿自己错解的几句话就敢来诽谤净土、贬低念佛的人有多可怜？这些人不学无术，不知道禅宗里面的历代祖师多有赞叹净土念佛者，不知道很多祖师其实是身兼二职，他们在做禅宗祖师的同时，还是我们净土宗的一代祖师。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唐末宋初的永明延寿大师了，听说过吗？他是禅宗法眼宗的第三代祖师，同时还是净土宗的第六代祖师。永明延寿大师当年，他在寺院里绕佛修行的时候，曾经感得普贤菩萨亲自现身，手持莲花，现身加庇，于是大师就想起了他多生多世以来一直想要弘扬净土的宿愿，但是他这个时候的身份是禅宗的祖师，不弘扬禅宗有点说不过去，所以他内心就犹豫了很久，进退未决。后来大师干脆就作了两个纸团，要抓阄，知道吧？祖师要抓阄，要用抓阄的方式来决定法门的选择，其中一个纸团上写着“一心禅定”，另外一个纸团上则写着“万善生净土”。永明延寿大师就闭上眼睛，他一连抓了七次，结果每次都是“万善生净土”，都是抓到这个纸团。呵呵，没有办法！从此以后，永明延寿大师就开始非常专注地修持和弘扬净土，禅宗就先暂时放到一边了。他只要见人，那就会劝人念佛求生净土，而不会劝人去参禅顿悟，所以他后来也就因此成为了我们净土宗的一代祖师，还被视为是阿弥陀佛的化身，现在我们每年过的“弥陀诞”，据说就是根据他的生日来的。

在禅宗大德里面，像这样禅净圆融的祖师在历史上不知道还有多少，比如像楚石梵琦大师，他是元末明初的时候，诸方公认的禅宗第一人，绝对的大祖师。他也是开堂接众，以禅法接众，但是到晚年退居的时候，他就修了一个精舍叫做“西斋”，专门用来念佛求生净

土。梵琦大师念佛的功夫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高妙神奇的境界，他能够在定中亲见阿弥陀佛的庄严报身，无比地相好，无量的光明，于是大师的文字般若也就被激发出来了，他还因此写出了很多的诗，这些诗后来就被收集在一起叫做《西斋净土诗》，大概有两千多首，很高产。我们净土宗的九祖藕益大师就曾经赞叹他说：“稽首楚石大导师，即是阿弥陀正觉。”言下之意，藕益大师是把这位楚石梵琦大师当作阿弥陀佛来看待的。

所以我们了解这些就知道了，这些了不起的祖师大德，虽然他们都是禅宗的门下，都是禅宗的出身，但是他们的行持和示现，却是处处赞叹净土念佛一法，处处引导众生回归极乐，又哪里会有什么狗屁的门户之见？又哪里会有什么对净土的错解？这些真正的禅宗祖师其实个个都是非常圆通、非常明眼的，不像某些喜欢晃荡的半桶水，动不动就轻蔑净土，自以为高，动不动就毁谤念佛，轻狂傲慢，不知道自己已经犯下了直堕无间的地狱重罪，这是很可悲悯的。希望大家记住一点，我们千万不要站在“净土半桶水”的角度来错解六祖、错解禅宗，也奉劝广大初入门的禅宗修行者，你们也千万不要站在“禅宗半桶水”的角度来错解净土、错解念佛，假如我们一旦对净土或者对禅宗有所诽谤，那么我们不管修什么法，不管是大乘小乘还是密乘，不管修什么法，那就永远也不可能有成就了——这是绝对的！希望大家能牢记！

那么，我们回到六祖大师的开示，不知道你们发现没有，六祖大师告诉我们的这个修法，虽然很干脆利落，直截了当，但是它的难度之高，也实在不是盖的！别的不多说，就说这一句“念念见性，常行平直，到如弹指，便见弥陀”，要是放到唐朝宋朝，能适合这个修法的人我估计不会太少，但要是放到明清以后、尤其是放到现在，能适合这个修法的人我估计就不会太多了。仅仅是这一句“念念见性，常行平直”，就可以把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的人都给拦住了。所以后来

的禅宗祖师为什么要禅净并弘，乃至舍禅归净啊？道理就在这里。不是禅宗这一法不好、有问题，而是我们人的根器是越来越差、越来越不合适了。我们可以试问一下，这个“念念见性”的功夫境界，现在有谁能做得到啊？又有几个人能做得到啊？做不到你又想解脱，那该怎么办？所以祖师大德弘法利生，那都是应机而发，没有死板板一成不变的。时代在变，空间在变，人心在变，众生的根器悟性、福德因缘统统都在变，祖师不针对这些变化来善巧接引的话，那佛法早就被历史的大势给淘汰掉了！

因此我们不能把六祖在千百年前说的某句话给理解死了，你如果把六祖的这段开示拿来对谁都硬套乱用的话，你如果劝谁都不要念佛，那百分百就会误人子弟，就会断人慧命，那你毫无疑问就是破灭佛法的大罪人！众生将因你而陷入长劫的黑暗，而你自己，也将永堕阿鼻地狱，求出无期。所以我们这些佛弟子，不管是修禅还是修净的，希望大家都能拥有一个圆融通达的正知正见，在法上要互相尊重，互相赞叹，不要再犯那种低级的半桶水的错误了，否则自取轮堕，那就真是活该了！这是师父给大家的一个提醒和忠告，望了解。

## 在家修行 自性西方

下面，师言：善知识。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在家能行，如东方人心善。在寺不修，如西方人心恶。但心清净，即是自性西方。这一段的内容可以说是承上启下的，它既跟上面有联系，然后又引发出了韦刺史的下一个问题。六祖大师开示说：诸位善知识，如果想要修行解脱的话，其实在家也是可以的，不一定非要到寺院出家。在家而能够好好修行，就像东方秽土的人心很善，一样可以得到解脱；出家而不能好好修行，那就像身处西方净土却心怀恶念一样，照样不得解脱。所以解脱不解脱，不在于你身处何方，只要能一心清净，那么不管你身在哪里，哪里就是自性西方！

六祖讲的这个是很究竟的道理，的确是这样的，只要心真清净了，就能打破内在和外在的虚妄界限，永不再受一切幻妄境界的欺骗，“念念见性”，任运自由，那么时时处处自然就会呈现出唯一的实相——那就是法界真如，不二净土！这个境界要实证到其实是很难很难的，对我们这些笨蛋来说尤其如此，但是六祖大师在这里说的却是很轻松、很简单，好像这个净土只是一念间、一弹指的事，那么这个净土的难易真相到底如何？那就需要大家自己去发掘了。

此外，六祖大师在这里说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他的意思并不是说出家不好、不要出家，既然在家也能修行解脱，那么我们出家又何必呢？六祖不是这个意思，这种脑残的思维千万不要往六祖的头上套。还有，六祖拿东方西方来说事儿，说什么“西方人心恶”，这个只是他的一个善巧比喻，只是为了说明自性净土是无处不在、是不分东西的，并不是说西方净土的修行者还会变坏，那这个就和佛说的经典明显不符了。谁要是这么去理解的话，那恭喜你，六祖大师就又被你活埋了一次！所以大家看禅宗的东西要有正思维。

下面，韦公又问：在家如何修行，愿为教授。韦刺史一听就把话茬给接了过来，他就顺势请教说：我们在家人又该如何修行，才是正确的呢？希望您能够教导告诉我们。

师言：吾与大众，作无相颂。但依此修，常与吾同处无别。若不作此修，剃发出家，于道何益？颂曰：

心平何劳持戒，行直何用修禅。  
恩则孝养父母，义则上下相怜。  
让则尊卑和睦，忍则众恶无喧。  
若能钻木出火，淤泥定生红莲。  
苦口的是良药，逆耳必是忠言。  
改过必生智慧，护短心内非贤。  
日用常行饶益，成道非由施钱。  
菩提只向心觅，何劳向外求玄。  
听说依此修行，西方只在目前。

这是六祖大师的第二首长偈，还是叫做“无相颂”，前一首也叫做“无相颂”，这个祖师取名字似乎没什么创意。这是六祖大师特别为你们在家大众，为你们居士菩萨量身打造的一个修行妙方。咋一看好像道理都很普通，好像在哪儿都听说过，但是你们仔细琢磨的话就会发现，六祖大师讲的这个修法如果要完全做到的话，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就像白居易当年问鸟窠禅师：“什么是佛法的大意啊？”鸟窠禅师回答他说：“众善奉行，诸恶莫作。”白居易一听就有点嗤之以鼻了，他就说：“这两句话，三岁小儿也道得。”三岁的小孩子也能说得出来，于是鸟窠禅师就回答他说：“三岁小儿虽道得，八十老翁行不得。”意思是说，这个道理虽然小孩子都知道，但是要真正做到可就难了，就算是八十岁的老翁也不一定行。所以空口白牙，上下两片嘴皮子一合，说来容易做起来难。这个佛法解脱的无上大利，必



须要在实践躬行中才能得到真实的受用。三藏十二部全部佛法讲完了，最后很简单，只有一个字——“做”！这个才是真正的佛法，才是没有花招的佛法。

比如像六祖大师说的，“心平何劳持戒，行直何用修禅”，这第一句我们做不到的话，那后面的基本上就不用谈了。甚至就算后面的这些我们都做得很好，什么“孝养父母”、“上下相怜”、“尊卑和睦”、“众恶无喧”……就算这些我们都做到了，但是如果缺失了第一句的修行，那么我们也只不过是培植了很多善根，修积了很多福德，可是却没有“功德”！明白吗？大家还记得吗？没有功德就没有解脱，那么我们修的也还只是世间善法，而不是出世间法，为什么？因为我们还没有做到“心平”，没有做到六祖大师所说的“心行平等”、“常行平直”，那就说明我们还没有做到“念念见性”——只有在“念念见性”的前提基础之上，“心行平等”和“常行平直”才有可能，这时什么持戒、修禅就不用刻意提了，自然就包含其中；然后这时再去结合世间善法的“孝养父母”、“上下相怜”、“尊卑和睦”、“众恶无喧”等等，再经常开展一下批评和自我批评，改过去恶，修正“内心护短”的习气毛病；然后还要“日用常行饶益”，尽量去广利众生，如此“佛法不坏世间法”，两者结合地完美修持下去，那最后绝对就能“到如弹指，便见弥陀”！这时我们才可以大声地宣说“西方只在目前”，这时说这句话才不会是妄语，不会是空谈！

所以六祖大师给大家提供的修法其实都是很靠谱的，虽然有点难，但是每一条每一句都没有脱离我们日常生活的实际。大家如果能依教奉行，扎实去做的话，那做到一分，就会解脱一分，绝对会功不唐捐。

师复曰：善知识！总须依偈修行，见取自性，直成佛道，法不相待。众人且散，吾归曹溪。众若有疑，却来相问。时，刺史官僚，在会善男信女，各得开悟，信受奉行。这是讲，六祖大师最后叮嘱说：大家要好好地依照这首偈子来修行，那就可以见性解脱，“直成佛道”，体验当下的净土，体验佛法不二的实相。那么现在大家就暂且散去吧，老衲就要回归曹溪了。你们以后有什么疑惑的话，尽管过来询问就是。当其时，法会现场的所有人，都对六祖大师的开示有所了悟，每个人都得到了法上的利益，于是大家都纷纷表示说要信受奉行，今天的法会就圆满结束了。

那么我们今天的时间也到了，这个第三品很短，才一节课就讲完了。那下节课我们将进入本经的第四品“定慧品”，所谓好戏还在后头，大家不妨拭目以待。阿弥陀佛。

# 定慧品第四

## 定慧一体 内外一如

今天是我们《坛经》的第十四讲，我们一起来学习本经的第四品“定慧品”。翻到了吧？这一品的内容也很短，主要解决的是跟“定”和“慧”有关的知见的问题。

讲经讲到现在，可能大家已经发现了，六祖大师在这几品里面谈的都是知见、都是法理，都是禅宗最根本、最重大、同时也是最奥妙的很基础的正见。这些都是我们在学佛修行中必然会碰到的问题，这些问题不梳理清楚，知见不搞通透，那么我们的修行、尤其是在禅宗方面的修行就会变成是盲修瞎练，一团迷雾了。如果谁谁再倒霉一些，他自己的内心本身就埋藏有很多的邪见和妄念——也就是有所谓的“心魔”——这个“心魔”一旦在修学的时候被激发出来，然后再碰到一些邪因缘，受到一些邪师的误导，那么此人百分百就会落入“魔掌”，从此自欺被人欺，那往往就很难回头，很难再有清醒的一天，这个因果结局就很可怕了。

所以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情况，六祖大师才会不厌其烦地叮嘱开示，为我们详细剖析法义的本质，直指究竟的道理。这个等于是黑暗中帮我们点亮了一盏光明之灯，永不熄灭的光明心灯！如果我们懂得善用和依靠这盏心灯，懂得拿它来照亮、行走的话，那么我们就不会错认邪魔，就不会偏离方向，更不会掉到阴沟里摔个半死。所以大家对六祖大师开示的那些原则性、法则性的根本正见，一定要牢牢地记住，要消化掉，要变成你的呼吸、你的血液、你的骨髓，要懂得随时拿来对照自己和他人，这样一切正邪对错就会了然分明，这时候别说是那些邪师魔外骗不了你，就连你自己的“心魔”业障也压根儿忽悠不了你——真做到这样的话，那就说明你的修行已经开始上道，已

经比较稳妥、比较保险了，那么历代祖师还有我们法师才没有白辛苦。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六祖大师在本品的重要开示。

师示众云：善知识。我此法门，以定慧为本。大众勿迷，言定慧别，定慧一体不是二。定是慧体，慧是定用。即慧之时定在慧，即定之时慧在定。若识此义，即是定慧等学。诸学道人，莫言先定发慧，先慧发定各别。作此见者，法有二相。口说善语，心中不善。空有定慧，定慧不等。若心口俱善，内外一如，定慧即等。这个应该是六祖大师在某一天对大众弟子们的开示，一个很专门的开示。一般是要到趋入实修的时候，做师父的才会对弟子讲的，告诉你在观心用功的阶段，那个知见和心态应该是怎样的，要注意些什么。

通常，在我们刚刚开始接触佛法，刚刚开始修学的时候，一般都会按照一个次第来，那就是“从闻思修，入三摩地”，这个大家都知道吧？像我们这些根器悟性都很普通的人，最好按照这个次第，应该说是必须按照这个次第来修学，这样基础才会比较扎实稳当。那么，这个“闻思修”的“修”，它修的内容是什么呢？那就是“戒定慧”三无漏学！所谓“持戒生定，因定发慧”，这个“戒定慧”之间是有一个很明显的区隔和衔接的，它们三者既相互关联，但同时又都有各自不同的定义和内涵，一般需要循序渐进才能修学圆满。

我们佛法号称有“八万四千法门”，经律论三藏浩如烟海，但不管是什么修法，不管是大乘小乘还是密乘，所有修法的总纲就是这个“戒定慧”三个字，所有的修法都超不出这三个字。不过各宗各派对这个“戒定慧”的理解，其中既有共通共同的地方，但也都有各自不共的一些发挥和定解。比如在小乘、在原始佛教，这个“戒定慧”就被细分成为了“八正道”，所谓：正见、正思惟、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和正定。对一般人而言，这个次第是必须的，这是

非常清晰而正确的修行轨则。但是在天台宗那里，这个“戒定慧”就被浓缩了，就被凝炼成了“止观”两个字——“止观双运”，这个止其实就是定，观就是慧，乃至更进一步的“一心三观”，“即空即假即中”，定慧等持，直指究竟，不二圆满。这个境界其实和禅宗的顿悟见性是完全可以相互印证、相互辉映的，只不过禅宗不从这个“定慧”的角度来切入罢了。

大家还记得六祖大师在之前说过的那句话吗？他老人家说，我这个法门“唯论见性，不论禅定解脱”，还记得吧？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只要是真实的明心见性了，那么禅定解脱自然就在其中，本来就在其中，所以就没必要把“禅定解脱”再单独提溜出来了。但是现在六祖为了接引众生，为了接引我们这些初机后学，所以他老人家不得已啊，他只能把这个“定慧解脱”拿出来说事儿，免得我们把禅宗不共的宗旨错解成了和其它法门一样的境界，那禅宗的特色就会被湮灭，在实际修持的时候就会“差之毫厘，谬之千里”了。

本来按照一般通途的解释——这个“戒定慧”的“戒”我们暂且不说，我们先来说说这个“戒定慧”的“定”——按照我们佛教的定义，我们佛教所说的“定”，严格来讲，并不包含外道的“四禅八定”，这个“四禅八定”虽然号称是“共法”，但是这个共法你修得再好，那也还不是佛法，不得解脱。我们佛教佛法的“定”，在小乘来讲那就是“灭尽定”，在大乘来讲那就是以“菩提心”为基础的各种三昧，比如华严三昧、首楞严三昧、法华三昧、念佛三昧等等，这些都是不共外道的、能够真正导向涅槃的禅定。

至于“慧”，那就是在佛教禅定的基础之上，通过如实观照万法实相而生起的所谓“般若智慧”。这个智慧是能够破我执、破法执，是能让我们断除一切无明烦恼，得到究竟解脱的，所以这是非常重要、也非常关键的一个环节，也是我们佛法修行最后、最终极的一个

阶段。没有这个般若智慧，那就不要谈什么开悟解脱；没有这个般若智慧，那佛法就不是佛法了！

所以这个层次分明的“戒定慧”三无漏学，是我们每一个佛弟子都必须要了解，必须要去修学的。但是在六祖大师这里，在禅宗这里，对这个“定慧”的理解却不太相同。六祖大师说：我们这个禅宗的法门，虽然也是以定慧为本，但是我们所了解的定慧却不是二法，是不二法。很多人都搞错了，以为定和慧是有区别的，是二法，但实际上定慧本来就是一体的，它们是一家人、一回事儿。只不过禅宗讲的定是自性大定，慧是自性般若，这是真实无伪不造作、远离一切戏论的本然境界，不假修证，法尔如是，不是外道和小乘的那种禅定所能比拟的。这个如如不动、动也如如的自性大定就是般若智慧的基础，就是“体”，而能生万法、灵动无方的般若智慧就是从这个自性大定中生起的无边妙用。

换句话说，我们一切众生的自性、佛性本来就一直在定中，本来就是“定无不定”的，这是最本质、最根源的无上大定，一切幻生幻灭、一切生老病死根本就干扰不了它，一切幻尘幻垢根本就染污不了它，所以求证到这个自性大定就可以顿悟顿超、就可以涅槃解脱了。从某个角度来讲，我们佛道的修行这个时候就已经到头了，因为没有更高深、更微妙的境界可以超越。这个不可超越、但同时又超越一切的自性大定，它本身就是般若智慧，它本身就具足般若智慧的一切妙用。所以当佛菩萨显现、示现般若的时候，不管是行住坐卧，还是举手投足，不管是讲经说法，还是托钵乞食，这个无上的自性大定都隐含其中，这就叫做“即慧之时定在慧”；反过来，当佛菩萨摄用归体，示现各种三昧定境，乃至示现自性涅槃的时候，这个般若智慧的妙用也从来就没有离开过，这就叫做“即定之时慧在定”。这个自性的定慧本来就是不可分割的，是一个整体。那些了解这个奥义的修

行者，就叫做“定慧等学”，又叫做“定慧等持”，这两个说法其实都差不多。

有很多初学佛的人，他们一看经典上讲“戒定慧”，就以为戒是戒、定是定、慧是慧，各有各的不同，不是以为先有定后有慧，就是以为先有慧后有定，他们不知道这个“戒定慧”的分别只是教下的方便说、不了义说，一旦死执，那就会堕入一种“法有二相”的偏狭见解——这个知见一错，那么修行想要证到不二空性那就很难了。所以我们凡夫是很容易就陷入一种固定模式的，我们头脑的这个模式一旦确立，成见一旦形成，那往往就很难觉察和突破了。有这种二元见地的修行者，六祖说就像是一个喜欢口头说善的人，实际上他的心里充满了不善，所以这个人的内外是不统一、不协调、不一致的，心理学上叫做“人格分裂”。那些错解定慧的修行者也类似于这样，他们的口中虽然也晓得说定说慧，但实际上说的只不过是一个名词概念，他们的内心根本就不了解真正的定慧，所以六祖大师才会批评他们是“空有定慧”，只有空谈，只会用嘴说，却没有什麼实在的意义。

而那些了解定慧真相的修行者，他们就像是一个“心口俱善”的大好人，其内心和外在是完全统一的，他们的内心已经证悟到定慧不二的实相，那么对外宣讲的也绝对就是这个真理，不会有不一样的地方，这就叫做“心口一致，内外一如”，这才是“定慧等持”的中道实证的境界。



# 无上修行的模式

六祖大师在这里，再次为我们显示了禅宗的特色和风范——直指第一义！一开始就是最究竟的，一开始就谈最究竟的！我们看历史就知道，早期的禅宗其实是没有那些什么慢慢接引的方便和次第的，用禅宗的话来讲，这叫做“没有那些闲家具”、“没有那些葛藤”，这个特色在唐以前的禅师身上特别明显，在六祖大师这里尤其如此。这种直指不二的风格固然很过瘾，很痛快淋漓，但是它的针对性和局限性也是非常明显的，因为这种方法只能接引那些上上根器，我们众生的悟性一旦配合不上，那么禅宗的奥义往往就会被曲解，禅宗的传承也有可能就会出现断层，这在历史上也不是没发生过，其实现在就正在发生！

近几年，随着国内几个禅宗老和尚的纷纷离世，目前能让诸方一致认可、公认开悟的禅宗大德似乎暂时还找不出来，这也是没有办法、无可奈何的事。我们净土宗能拿得出手的，至少还有大安法师、净宗法师，台湾有慧净法师、法藏法师，马马虎虎还可以加上一个大虚法师，但是在禅宗方面就明显有点后继乏人了，这种青黄不接的现象正昭示着我们末法时代的众生，不管是根器还是福德都是越来越差劲了。所以我们才要借着讲这个《坛经》的机会，呼吁大家、呼吁尽量多的修行者去追本溯源，回归禅宗的本色，恢复禅宗的道风，重新认识和正确发扬禅宗的心法精髓，这样几代人持续努力下去，或许还能感召来一两个真正开悟的禅宗祖师，就像虚云老和尚和来果老和尚那样的，那么我们众生和佛教就都有福了！希望师父的这个愿望不是奢望，我们大家要一起发心来祈请。

下面，自悟修行，不在于净。若净先后，即同迷人。不断胜负，却增我法，不离四相。善知识。定慧犹如何等？犹如灯光。有灯即

光，无灯即暗。灯是光之体，光是灯之用。名虽有二，体本同一。此定慧法，亦复如是。六祖大师在这里讲的，其实都是很简单的道理，也都是实在话。六祖说：那些已经自觉自悟“定慧不二”的实相，并且按照这个真谛去如实修行的人，不要和自以为是的人去解释争辩。那些执著定慧是有次第、有先后的迷人，你和他们去辩解争执半天，那你也就和迷人一样了。不要有企图说服别人和胜过别人的想法，还有这样的胜负心，还有这样的妄念，那就说明你还有很深的自我的执著，你还在增强坚固你的自我而不自知，你的内心仍然具足“我相、人相、众生相和寿者相”。换句话说，你还没有真正的自觉自悟，你并没有了悟到真正的定慧实相，所以要自己警惕和反省了。六祖大师的这个话就像是一面镜子，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拿来照照，切不可上了自己的当！

那么，这个真正的定慧是怎样的呢？六祖大师在这里说了一个比喻，很形象、很简单的比喻，他说真正的定慧就犹如灯光，这个灯和光本来就是一体的，不二的，不可分割；灯和光的名相虽然听起来有所不同，看起来似乎是两个，但实际上它们的体性本质完全是一回事，互为体用，缺了一个另外一个也就失去意义了。这个定慧的真相，这一法的真相“亦复如是”。所以在禅宗这里，在大乘了义的修行里，不能把定慧分开来谈，大家要注意！真正有大定的人，一定会生起相应的般若妙用，他的智慧一定是可以和经典和祖师相验证的；反之，那些真正有智慧、能够自觉觉他导向解脱的人，他的内心也一定会拥有凡夫外道所不能窥测的深妙禅定，否则他的智慧从哪里来？有洞察真相的智慧，就必须要有洞察真相的定力，这两者是同一不二的。

讲到这里，六祖大师就把关于定慧的了义正见介绍完了。这个介绍是完了，但是大家听完之后懂得怎么去修了吗？道理似乎不算太难懂，但是具体该怎么去修啊？呵呵，这就是禅宗最让人心烦、最让人

头大的地方，六祖大师说了半天，全是心法，全是法理，具体怎么修一句没讲！我们到底是要打坐呢？还是要打坐呢？对习惯了运用某一个方法、遵照某一种模式来修行的我们而言，禅宗的这种天马行空、没有任何模式的“模式”，没有任何“方便”可以把捉的状态风格，实在是太令人抓狂了。很多人找不着北就觉得禅宗很难，一旦搞明白了，就会觉得禅宗真是很难！呵呵，这是开玩笑的话，但也是大实话！

其实很多人是没有深想，禅宗之所以没有一个固定的、具体的模式，那是因为禅宗的心法、六祖大师讲的定慧不二的心法适用于任何的模式！换句话说，任何修行或生活的模式——不管是行住坐卧还是吃喝拉撒，乃至喜怒哀乐、生老病死——任何时刻、任何状态都有可能契入禅宗的心印！只要我们能够把禅宗的心法如实地运用到生活的每一个层面，每一个起心动念处，那么任何时刻、任何状态下，我们就都能与诸佛证悟的诸法实相不相违背。所以这是一个何等自由、何等博大、何等开放、何等奇妙的法门啊！这个没有模式的“模式”，不是东西的“东西”，真的就是古往今来最至圆至顿的，它本身就是解脱，就是涅槃，就是无上道！

所以了悟到这个妙理的人，以后你们修持的时候就不用纠结了！你喜欢打坐也可以，跑步散步也可以，躺着睡觉也可以，诵经念佛持咒统统都可以，任何外在的模式、形式其实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你能把六祖大师开示的这个禅宗心法贯穿其中，你能像六祖以及历代祖师大德那样，把这个禅宗的心法给“活”出来，这才是最最微妙、最最难得的！我们这一期的生死大事，到此也就可以休矣！

下面六祖大师讲的，其实也还是这个定慧道理的发挥，也还是没有具体的方法，我们一起来看看。

## 谄曲和直心

师示众云：善知识。一行三昧者，于一切处，行住坐卧，常行一直心是也。如《净名经》云：“直心是道场，直心是净土。”莫心行谄曲，口但说直。口说一行三昧，不行直心。但行直心，于一切法，勿有执著。迷人著法相，执一行三昧。直言坐不动妄不起心，即是一行三昧。作此解者，即同无情，却是障道因缘。六祖大师在上一节内容讲定慧，这里却讲起了“一行三昧”，这个思维的跨度似乎有点跳跃，其实不是的。修行者如果能把上面讲的“定慧一体”、“内外一如”的这个妙理运用到一切时一切处，行住坐卧都“常行一直心”，念念即定即慧，念念般若解脱，念念真实无伪不造作，念念无住无执、无我无得，始终行于本自涅槃、真空妙有的实相大觉境界，这就叫做“一行三昧”。

这个“一行”其实就是“一心”，一心一念，所以才能一行一味；而“三昧”就是六祖讲的“定慧一体”的“等持”、“双运”和“不二”——这个无上又平常的境界，就是祖师自己用功的方法，也是祖师推荐给我们的方法。这个方法本身没有任何模式，但是适用于任何模式。真做到这个“一行三昧”的修行者，他的心里是不会有有什么“谄曲”的，“谄曲”是什么意思？这个“谄曲”简单讲，就是一个人他心里想的和嘴上说的往往都是谄媚世俗、扭曲真性的东西，其实就是没有真东西，他的心里想的和嘴上说的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儿，这就叫做“谄曲”。谄曲的人是谈不上“直心”的，他的念头全部都是拐弯的、自我的、媚俗的、虚伪的。

比如像现在有某些大师、上师，他们很善于取悦大众、娱乐弟子，他们有时候为了表现自己是慈悲的、和蔼的、可亲的、有修养的，就算明明发现弟子有邪见邪行等等根本错误，他们也不会予以指

正，更不会严肃批评乃至严厉呵斥，大师们只会委婉地说那么两句，轻描淡写地、不痛不痒地说些不得罪人的开示，把纵容当成是“恒顺众生”，把人情世故当成是“善巧方便”。却不知古德曾经讲过，“宁可将身下地狱，不拿佛法做人情”，这才是没有丝毫谄曲的直心道场！希望大家牢记并做到这点，拥有一颗无惧的、没有丝毫谄曲的直心非常重要，对我们的生命非常重要！如果我们能够做到无惧地去生活，无惧地去做自己，停止在乎别人的看法，不再害怕别人的眼光，不再害怕自己做得不够好，这样我们的心至少可以先解脱一半了！

能这样真正去行持直心的人，才有可能体验到“直心是净土”的不思议境界。这样的修行者，直入定慧不二的本然心性，于一切法，念念觉照，念念无执。由于他本身就是自由的，他有一颗自由的心，他的心法也是自由的，所以他表现出来的状态就具有无限的可能。他可以安住一切模式，也可以舍弃一切模式，他可以是慈悲和藹的，也可以是严厉无情的，他是春风化雨，也是霹雳雷霆，他是盛夏，同时也是寒冬……这些内心自由的修行者，不会受制于任何规矩、模式，他不会被人情世故、不会被凡俗的眼光所制约。

所以我们看禅宗灯录上记载的那些祖师，那些开悟的大德，他们的行化风格没有一个是完全相同的，他们没有一个是按照模子批量生产出来的，他们都有各自应机接众的门庭家风，像什么赵州茶、云门饼、德山棒、临济喝，还有黄檗老婆心切，南泉斩猫济公吃酒……等等等等。祖师大德呈现出来的各种风貌，不管是什么，虽然他们的表象形态不同，但骨子里其实都是慈悲，都是智慧，都是弘法利生的对机方便。所以我们学聪明点，那就要懂得举一反三，就要懂得圆融思考了，不要老拿一个僵化的标尺来衡量大德，来妄测这些“出格”的“丈夫”。

像以前我们讲过的那个著名的五台山智通禅师，我们讲《维摩诘经》的时候讲过他的案例，智通禅师在归宗禅师的会下参禅，有一天晚上大半夜的，他突然就跳起来大笑大叫，说什么“我大悟也”、“我大悟也”！吵得大家都睡不着觉，把大家也吓得不轻，黑灯瞎火的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第二天上堂集众的时候，归宗禅师就发难了，祖师就发难了，他说昨夜大喊大叫开悟的那个家伙是谁？快给我出来！智通禅师于是就站出来说，是我。呵呵，是我，不是我！归宗禅师看看他，就说，你见到了什么道理，就敢说自己大悟了？智通禅师就说，我悟到了“师姑原是女人做”——尼姑原来是女人做的！这个不是废话吗？这算是什么大悟？但是归宗禅师一听，却很诧异，知道他真的是开悟了。于是智通禅师就告辞离去，后来他常住于五台山的法华寺，在临圆寂的时候还写了一首很好的偈子，所谓：

举手攀南斗，回身倚北辰；  
出头天外看，谁是我般人。

呵呵，很牛气！像这种不是一般人、也不是二般人的“出格丈夫”，敢于“踏破毗卢顶上行”，拥有“不与万法为侣”的绝世气概，凡圣难测——像这种人，我们是不能也不该把他们放进一个框架、一个模式里来定义，来讨论的，这点大家要切记。

那么我们在自己的修行上，也要学聪明点，也要向祖师大德学习，要不我们就选定一个模式，一门深入，专精到底，最后一通百通；要不一开始就扬弃所有的模式，让心自由——让你本来就自由的心自由，不住一切法，最终也能得到究竟。只不过这个修法很难很难就是了，难就难在我们是凡夫，我们凡夫的心迷惑颠倒，是很容易就会生起执著的，一旦执著法相，错解了“一行三昧”，以为“一行三昧”是一个固定的境界、僵化的模式，那我们就和自由、解脱，就和六祖大师的开示背道而驰了。

六祖大师说，那些错解和执著的“迷人”糊涂蛋，他们以为只要在打坐的时候，心里不起任何妄想分别，乃至不起一个念头，无念无想，这样就能解脱，这就是“一行三昧”了。其实有这种见解见地的人，他达到的境界和木头石头，和这些无情之物有什么区别？修行修了半天，却修成了石头，修成了废物，这个很明显是走错路了！六祖说，有这种见解的人，就是邪见，就是“障道因缘”，会障碍真正的解脱，所以必须要警惕，要注意避免。

## 六祖的“三无产品”

下面，师示众云：善知识。道须通流，何以却滞。心不住法，道即通流。心若住法，名为自缚。若言坐不动，是只如舍利弗宴坐林中，却被维摩诘诃。善知识。又有人教坐，看心观静，不动不起，从此置功。迷人不会，便执成颠。如此者众，如是相教，故知大错。这是六祖大师对上面那个错解邪见的继续深入的破斥。六祖说：这个大道是活泼泼灵动流通的，本来如此，必须如此，怎么到了这些人这里却变得有滞碍了呢？只要心不住法，不住著于任何境界和方法，那么大道本性通流的一面就会自然呈现。如果心有所住，一执著境界和方法，那就“名为自缚”，就等于是自己把自己给捆绑起来了。如果以为一直静坐不动就是功夫，就是道，那就像《维摩诘经》里舍利弗尊者宴坐林中，却被维摩居士呵斥一样，那个道理是相同的。呵呵，看来六祖大师又找人诵经给他听了，诵《维摩诘经》给他听，他说的舍利弗宴坐这一段，大家可以自己去翻阅《指月真髓》，我们当初曾经很详细地讲解过，这里就不多说了。

下面六祖大师就继续呵斥说：有些人教人打坐修行，让人看着自己的心，通过内观慢慢地趋入一种安静安宁的境界，乃至身心“不动不起”，修行者最终体验到的是一种“风平浪静”的没有一个念头生起的“空、虚、寂”的状态，很难用语言来形容。很多人以为这个就是佛法解脱的修行，因为这样打坐的话可以坐很久，会让人的身心都觉得很舒服、很安乐，于是很多人就会下意识地认为这样的功夫很了不起。

这些没有正见的迷人，执著追求这样“不动不起”的境界，以此为道，甚至以为自己已经开悟解脱证果了，于是“未证言证，未得言得”，大妄语成，终落魔道，自误误他，却成颠倒！看来在唐朝的时



候，这种稀里糊涂的人就已经有不少了，因为六祖说“如此者众”，这说明他们的人数是很多的，这种人其实到现在也一直没有断过。这些人表面修佛，看上去也很善良，不是坏人，但实际上他们却是魔的眷属，他们生生世世都跟魔外结缘，不喜正法，一些似是而非的邪法一听就喜欢，还喜欢呼朋引伴，辗转相教，却不知早已铸成大错，实在是非常的可怜可叹加可惜。

下面，师示众云：善知识！本来正教，无有顿渐，人性自有利钝。迷人渐契，悟人顿修。自识本心，自见本性，即无差别。所以立顿渐之假名。这是讲，六祖大师在某一天再次又开示说：本来我们佛教的修行是没有什么顿渐区别的，完全是因为人的根性有利有钝。这个迟钝的人就笨点，迷惑就多，所以他需要按部就班、渐次地逐步修行才能契入实相；但是利根的人就不同了，他可以顿悟顿修，直入如来地。但不管是利根还是钝根，不管是渐修还是顿修，归根结底，他们都是为了能够“自识本心，自见本性”，都是为了了解自己真正的生命，只要能达到这个结果，那“顿”和“渐”就都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差别。所以诸佛树立的这个“顿渐”的概念，只是一个假名罢了，“但有言说，都无实义”。大家千万不要把这个“顿渐”的分别当成是实法，以为佛法真有“顿”和“渐”的两种，所以我只想要“顿”的快速，不想要“渐”的缓慢，那就错远了。

善知识。我此法门，从上以来，先立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六祖大师在这里，把禅宗修行无上定慧的宗旨、体性和根本都总结出来了。他说我这个法门，从来都是以“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的，这就是六祖的“三无产品”，这三者本来就是一回事儿，但是为了方便大家理解，六祖就把它分为了三点来说。这三点，可以说是对禅宗心法的最好总结，是指导我们修行的无上纲要，大家聪明点的话那就死都要把这几句话背下来，要随时拿来对照、检验和调整自己的修行，这样顿悟才会快点到来。如果这几句话死都记

不住，那你就还是去死好了，师父免费超度。（众笑）呵呵，开玩笑。

下面，无相者，于相而离相。无念者，于念而无念。无住者，人之本性。于世间善恶好丑，乃至冤之与亲，言语触刺欺争之时，并将为空，不思酬害。念念之中，不思前境。若前念、今念、后念，念念相续不断，名为系缚。于诸法上，念念不住，即无缚也。此是以无住为本。看得懂吗？这里六祖具体解释了他的“三无”纲要，他说：我讲的无相，是指“于相而离相”，万事万物在色相呈现的当下就是空性的，就是无相，并不是万物消失了、色相没有了才叫做无相——这点大家一定要搞清楚——那是把有相无相打成了二元对立的两截，是很常见的一种凡夫的错解。像《金刚经》上讲，“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个“虚妄无相”的空之体性，就是一切万法的实相，所以万事万物没有永恒不变的相，明白这个道理的修行者就不会再被外相所迷，也不会再被境界所转，他有相无相统统都不执著，那生命的自在妙相就会洒然呈现了。

接下来的无念也是同样的道理，六祖讲的无念，是“于念而无念”，并不是离开念头、或者是念头消失了才叫做无念，这也是一个非二元的概念。所谓无念，就是在我们念头纷涌的每一个当下，看清每一个念头都是缘起的、性空的、无常的、无我的，念念都是“当处出生，随处灭尽”，念念都是幻生幻灭、无生无灭，所以不随念转，即是清净，念念的当下就是无念，念念的当下本来无缚，本来解脱，本来就是寂灭的涅槃。所以无念是内在的本质、是实相，那些能够透彻观察、看清楚这个心念真相的修行者，他们从此就不会再上自我念头的当了，他们也不会再有什么爱憎取舍和善恶对错的二元分别，但是于无分别中，却又能宛然分别，善知法相，不昧因果。所以真达到无念境界的修行者是很圆融的，一定是很圆融的，他们并不会变成一

个不辨是非的滥好人，明白吗？他们在了解“满街都是圣人”的同时，并不会把颠倒造业的凡夫楞看成是菩萨，这点大家要留意。

突然想起一件小事，以前有一位QQ名叫做“不过是个念头”的居士，QQ名，知道吗？“不过是个念头”，我实际上不认识他，但是看他的网名比较开悟，所以就记住他了。有一天，这位居士突然发信息过来，跟师父倾诉了一箩筐的烦恼，具体说什么我忘了，只是记得他烦恼还不少。等他说完后，他就问师父该怎么办呢？我就回了他一句话：“不过是个念头。”呵呵，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但是这位居士很显然没有醒悟，他还是继续很纠结地说，我的烦恼念头实在是太多太多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于是师父只好告诉他说：“不过是一堆念头！”呵呵，这下他听明白了，似乎豁然开朗，开悟没开悟不知道，但是至少他歇菜了。

所以就算我们明知自己的念头是幻，就算明了无念的奥义，那也不代表我们就能做到了，做不到那就等于不知道，因此大家还是要多多加油、要自己努力了。

再来，最后是介绍无住。六祖大师讲“无住者，人之本性”，这个“住”是“住著”的意思。其实无住的，又何止是人的本性啊！我这么多年就没见过有哪一个东西是“有住”的，我们的身心内外一切的境界，外在的山河虚空大地，内在的情绪感受念头思想，还有这个身体本身，一切法都是无常的，刹那生灭，变化不停。既然是无常的，那就绝对是无住的，因为无常的东西你再怎么想执著那都是不可能停住、留住、保住的，对不对？所以无住不仅仅是人的本性，它还是万事万物、是一切法的本性！

我们看青山不老，但问题是现在的青山还是唐朝的青山吗？清朝的时候能有现在的飞机手机还有地沟油吗？深圳二十年前哪有什么万象城、京基一百啊？而且谁知道它们五十年后还在不在？此外还有我

们，我们就像打不死的小强一样努力活到了现在——幸好我们没有坐上马航的飞机——（众笑）但是我们毕竟已经不再是二十年前的帅哥和美女了，我们都已经开始步入中年或者老年，好惨！像现在我不自称“老衲”那都不好意思出去见人……就在我们说话的这一会儿功夫，我们的地球就已经不晓得公转和自转到哪儿去了，这个太阳系、银河系也早就离开了原来的方位。无数的星球出生又毁灭，无数的众生诞生又死亡，所以佛经上才会讲一切有情都免不了“生老病死”，一切无情都有“生住异灭”，这个无常和无住的现象实在是最普通、最平凡的，一点都不稀奇。

那些深刻了解了这个真谛的修行者，他们就会随顺这个无住的法性，不管碰到什么境界，不管是善恶美丑，还是冤亲债主，不管是赞叹赞美，还是讽刺诽谤，他都会念念观空，念念无住，不当真、不停留，不受任何影响，心里不留任何痕迹，这就是本来无缚、本来解脱的境界。反之，如果是像我们凡夫一样，我们碰到境界，不管好坏，那都会往心里去，都会把那个早已过去的境界记得牢牢的，对吧？两口子吵架，隔了三天了，我们会反复地在心里面琢磨它、强化它，恨不得把自己那口子掐死，就像六祖大师讲的，“前念、今念、后念，念念相续不断”，那这个就不是无住了，这就是一种执著、一种系缚，一种自我捆绑。我们的烦恼痛苦往往就是这样来的，大家可以观察一下是不是这样？你不遵循无住的本性，你不是“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而是“念念住著生其心”，那些早已经过去的、根本就是“梦幻泡影”的人事物，你却偏偏要去贪著、留恋、惦记着不放，那你不烦恼痛苦才怪了，那纯粹就是自找的！

所以当我们用佛法的智慧来观察这个世间、来观察众生的时候，你会发现所有众生的“苦”其实都是自己挖坑自己跳，都是自己选择、自己造成的，没有一个例外，没有一个值得同情，因为没有人是无辜的！但同时没有人是不值得拯救的，我们佛教的慈悲是基于对生

命最彻底的了解，对人性最随顺的洞达，所以我们才会看到或顿或渐、或顺或逆的各种教法，才会看到佛陀和历代祖师这么多既圆满又究竟的开示，因此大家要自己珍重了，全新的选择就从现在开始！你是要选择“无念、无相、无住”的解脱风流，从那个轮回的坑里跳出来呢？还是要选择继续挖坑，继续活埋自己，继续过那种吃憋受累的苦逼的日子？这个“高大上”的决定权完全在你，大家可以好好想想！

## 无念善分别 第一义不动

下面，善知识。外离一切相，名为无相。能离于相，即法体清静。此是以无相为体。善知识。于诸境上心不染，曰无念。于自念上常离诸境，不于境上生心。若只百物不思，念尽除却，一念绝即死，别处受生，是为大错。学道者思之。若不识法意，自错犹可，更劝他人。自迷不见，又谤佛经。所以立无念为宗。善知识。云何立无念为宗？只缘口说见性，迷人于境上有念，念上便起邪见，一切尘劳妄想从此而生。自性本无一法可得，若有所得，妄说祸福，即是尘劳邪见。故此法门，立无念为宗。这里六祖大师再次解释了无相和无念的境界，尤其是对无念的深义，六祖大师更是煞费唇舌，生怕有人起了误解。六祖说：能远离外在的一切诸相，这就叫做无相。

《金刚经》里也讲，“离一切诸相，即名诸佛”，那么这个“相”要怎样才算是“离”了呢？这个“离”又是什么意思？难道把自己关在一个黑屋子里，或者闭上眼睛，什么都看不到，这就叫做“离相”了吗？很显然不是！六祖大师和佛陀讲的离相，是“即相而离相”，是在接触一切相的当下，不被相所迷，不被相所转，了知“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这样的“能离于相”，才是真正了悟了“清静”的“法体”，并不是要我们真的远离和舍弃什么，这点大家要牢记。

像在唐代，有一个秀才叫张拙的，他在禅法上的证悟、修行很高，是被祖师印可的。有一次这位张拙张秀才他从寺院里参禅回到城市，回到热闹的城市，有朋友就问他，你现在又再次看到了这万丈红尘、灯红酒绿的，你是什么感觉啊？张拙就说了一首偈子——这个古人啊真是“油菜花”，什么诗偈都是张口就来——所谓：

即此见闻非见闻，无余声色可呈君；  
个中若了全无事，体用何妨分不分。

这首偈子实际上说的就是“即相而离相”的境界，一切声色犬马都见闻到了，但和没见闻到一样，所谓“色不迷人自迷”，人若不迷，那么一切声色犬马又有什么妨碍呢？本来就没有事，是人自己执相著相而已。

那么，能做到这样“即相而离相”的修行者，自然就能“于诸境上心不染”，外相若不迷，内心即不染，这个无相的境界其实也就是无念的境界，无念的境界其实也就是无住，这三者是“一以贯之”的定慧一如的境界，其实都是同一个三昧，很难区分彼此。能做到一个无念，那么其它两个也就都做到了，有一个做不到，那么其它两个也就都没有做到。所以六祖大师把无相和无住的境界全都收摄到了无念的修行里，我们只要做到“于自念上常离诸境”，念念不迷不染，不当真、不认同、不停留，而且“不于境上生心”，在面对内外一切境界的时候，不起妄想分别，不“于念而起念”，那么无相和无住的境界自然也就包含在其中了。

但是这里千万不要产生一个错解，六祖大师说：如果把无念当成了“百物不思”，当成了什么都不想，以为去掉、除尽所有的念头就是无念，那么这样去修的人就算他念头断绝的那一瞬间他马上就死了，那他也只会转生六道轮回，还是要到“别处受生”，并不能得到真正的解脱，所以有这种知见的人实在是大错特错，错得离谱！六祖提醒我们，真正学佛求道的人一定要注意慎思明辨，如果不了解佛法的真意，没有正知正见，那么仅仅是你自己错还不要紧，你还自以为是地去误导他人，你以为自己是在弘法利生，但实际上你就是一个糊涂蛋！你自己迷了错了都不晓得，还兴高采烈地到处去传播邪知邪见，那实际上就是在谤佛谤法，这里面的因果有多严重、多可怕？！

所以六祖大师才会特别强调说：我必须要“立无念为宗”，我要把这个无念的真义、无念的宗旨确立起来，只有这样，众生才不会迷失，才不会被邪师邪见给带拐了。这是六祖的大慈悲！

此外六祖还有另一个用意，他说：因为有很多人都喜欢在嘴巴上空谈见性，这种狂禅、邪禅的野狐自古就有，但实际上他们都还只是一个“七窍通了六窍”的迷人，这些迷人一碰到境界就会动念头了，碰到好的、舒服的、殊胜的境界就会起贪著，碰到坏的、难受的、恐怖的境界就会起排斥，然后他就会在这些爱憎取舍的念头分别善恶，并把所有的念头都当成是“我的”、“真实”的，那这个就是一种我执、法执的邪见了，“一切尘劳妄想从此而生”，一切身口意的颠倒造作、一切轮回的业力因缘也就从此开始了。这些迷人不了解万法的自性是本来无生、本来无我的，“本无一法可得”，但他们却偏偏把幻法当成是实法，以为真有一个“无我的自性”可得，真有什么“法”是可以修来的，在这种迷执的状态下，他们喜欢说什么染净、好坏、善恶、祸福，那其实都是虚妄分别的尘劳邪见，不过是自我的把戏，是自欺欺人罢了。

像有很多居士，他们都很喜欢计算说，我已经放生放了多少万，念经念了多少部，有多少多少功德，特殊的日子做善事功德要翻多少多少亿倍……等等。还有的人喜欢妄语，说自己已经开悟了，说自己已经证到了几地几地，甚至干脆说自己是古佛再来的也有……像这些，其实统统都是邪见！这些邪见充斥世间，把我们的佛法搞得是乌烟瘴气！而这些邪见的制造者，这些迷人，他们还以为自己是在学佛，是在度人，不知道执念执相，有见有得，其实早就已经背离佛法，早就已经是佛法的大罪人了！所以六祖大师才会这样不辞劳苦地高树正法幢，“立无念为宗”，为的就是要尽量挽救这些迷人，不让他们堕落，这个实在是慈悲心使然，是六祖的用心，这点大家要了解。



呵呵，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六祖这么去说别人的过错，说别人不对，不知道算不算是“见世间过”啊？那六祖还算是“真修道人”不？那些喜欢曲解六祖大师的这句话来为邪师邪见辩护的笨蛋，不知道他们这个时候会怎么说？呵呵，这些人其实不值一晒。

下面，善知识。无者无何事？念者念何物？无者无二相，无诸尘劳之心。念者念真如本性。真如即是念之体，念即是真如之用。真如自性起念，非眼耳鼻舌能念。真如有性，所以起念。真如若无，眼耳鼻舌，当时即坏。善知识。真如自性起念，六根虽有见闻觉知，不染万境，而真性常自在。故经云：“能善分别诸法相，于第一义而不动。”六祖大师的这段开示意味很深长，他老人家既然确立了要“立无念为宗”，那么“无者无何事？念者念何物”呢？这个无念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六祖大师就说了：这个“无”是指没有任何二元对立之相，没有任何烦恼尘劳的染污。而“念”是指念念即真如，念念本来空。这个真如就是我们一切众生、一切有情无情的本性，换个词就叫做自性、佛性、法性、神性，或者叫法身、实相、本来面目等等，随便你怎么叫。这个真如既然是万法的本性，那么当然也就是我们起心动念的“念之体”，念头并非是在真如之外，真如也并非就是念头，念头只不过是真如的一个表现、一个功用而已。就像六祖在前面讲的那个灯光的比喻，定慧如是，真如和念头亦如是。

我们之所以活得好好的，能跑能跳，能够起心动念，那完全是因为有真如在我们后边撑腰的缘故，是真如自性在生起无尽的活力和念头，而不是我们的六根、不是我们的眼耳鼻舌在产生念头。因为真如的本性是真空妙有的不二之性，所以它能生万法，能够依缘起而产生各种各样的生命现象，各种生理和心理的生命现象，因此有念头那是一点也不奇怪的。没有真如那才奇怪，假设没有真如的话，那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眼耳鼻舌立刻就会垮了，“当时即坏”，马上就会毁坏！其实就算毁坏的当下，这个真如也还是在的，因为毁坏也是真如

的功用，也是真如的一部分显现，所以六祖大师的话只是个比喻，是为了说明真如的重要性。

我们众生的这个真如本性、真如自性，它最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它虽然能够生起各种念头，能够显化六根，能够见闻觉知，能够分别一切法，但是它的本体却始终是“不染万境”、没有任何烦恼无明的。听得清楚吗？我们的真如自性始终保持着一种不可思议的绝对无染的清静、自在，圆满无碍，它始终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的。所以十方世界里的诸佛菩萨，那些证到这个终极境界的大成就者，他们才会在经典里留言描述说：“能善分别诸法相，于第一义而不动。”我们的真如自性不管再怎么生起如幻的境界、如幻的生死、如幻的染污、如幻的轮回，它的本性始终都是清清楚楚、了了分明的，一切善恶因果它从来就没有错乱过，因为一切从来就没有真实的存在过。在它本自涅槃的无限怀抱里，一切显现就像是大海上的浪花，浪花来自大海，所以不可避免地就会带上大海的真性，所以一切显现本自涅槃，一切终将回归性海。在这无尽生命轮回里的无量悸动，原来不过是如如不动，这就叫做“能善分别诸法相，于第一义而不动”！大家听明白了吗？不明白我就放心了。

呵呵，没听明白的话那我们就再讲一个公案，还是那个唐朝秀才张拙的故事。话说张秀才他去参学拜访石霜禅师的时候，石霜就问他：秀才何姓啊？你叫什么名字啊？张拙就回答说：我姓张名拙。于是石霜禅师就说了：觅巧尚不可得，拙自何来？连巧都没有，又哪里来的拙呢？张秀才一听，立刻就恍然有悟，就这样开悟了！这个古人真是气死人！然后张拙就写了一首偈子，来表达自己的悟境。偈曰：

光明寂照遍河沙，凡圣含灵共我家。  
一念不生全体现，六根才动被云遮。

断除烦恼重增病，趣向真如亦是邪。  
随顺世缘无挂碍，涅槃生死等空花。

这首偈子，里面的内容就包含了我们今天讲的“定慧一体、内外一如”，还有“一行三昧”，“无念、无相、无住”，以及“能善分别诸法相，于第一义而不动”等等，这些无上的奥义都统统包含在了这首偈子里，大家感兴趣的不妨抽时间好好参一参，能参透者，自得其益。

那么，今天的讲经就到此结束，第四品我们就算是讲完了，下一品“妙行品”我们再见。还是那句老话，“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南无阿弥陀佛！

# 妙行品第五

## 与众不同话坐禅

今天是我们《坛经》的第十五讲，我们要一起来学习本经的第五品“妙行品”，这个应该算是本经最短的一品，但是内容很丰富、很难讲，因为涉及到很多必须要实证才能明白的问题、才能明白的境界。在有的《坛经》版本里，这一品的名字又叫做“坐禅品”，这个题目比较直白，但是我个人觉得，还是“妙行品”这个名字更有意思，更意味深长、更有趣一些。因为我们禅宗的坐禅、具体的实修和一般大小乘的禅修法门，在知见上有很大的区别，在行持上也有自己独特的不共的特色，其中参究和顿悟的难思难测之处，实在是只能用“妙”来形容，是故本品名为“妙行”，这个其实也是一种理所当然。

在上一品“定慧品”里，我们讲过禅宗的修行是没有任何模式的，对吧？既然没有任何模式，那么当然也就可以随意地选择模式，我们可以专门选择一个最适合自己的、最利于开悟的模式来趋入禅宗，那么毫无疑问，祖师们都已经不约而同地替我们选中了一个最普及、同时也是最通用的修行模式，那就是“坐禅”。这个“坐禅”的“坐”，一般是指“打坐”的意思，也就是把两条腿交叉盘坐着，单盘或者双盘都行。这个姿势是我们佛教乃至其它宗教都共同使用的一个方法，比如印度的婆罗门教，我们中国本土的道教，大家都很喜欢采用这个打坐的方式来探索身心，来研究生命的奥秘。

记得很早以前，在师父还少年的时候，我看那个金庸的《射雕英雄传》，看小说，里面讲梅超风第一次抓住郭靖，就逼问他《九阴真经》里面的一些修行窍诀，这部书看过吗？梅超风就问什么是“五心向天”啊？呵呵，“五心向天”，很专业的名词。于是郭靖就告诉她说，五心就是两脚心、两手心和头顶心都朝上、都朝向天空的方向，

这就叫做“五心向天”……其实这不过是道家修行者双盘打坐的一个标准的、最基本的姿势方法，一个很简单的姿势，但是对当时的少年大虚来说，看到这些词语，心里只觉得非常的神秘、非常的神奇，有一种玄妙的气息在萦绕，但实际上那只是因为自己孤陋寡闻，是个外行，什么都不懂罢了。

所以仅仅从一种外在的模式、形态来观察的话，我们这个世界上的很多宗教，其实都有类似的、甚至是完全一样的打坐方法，但不管是印度教、道教还是伊斯兰教，乃至我们佛教内部的很多宗派，它们打坐修行的法门都不能称之为“禅”，它们可以叫做修止、修观、修定、修静，或者修别的什么，但都不能叫做是“修禅”。所以同样是打坐，虽然同样是打坐，但是有资格能被称之为“坐禅”的，那也就只有禅宗了，没有别的！因为发心和知见不同，用功的心法也就不同，由此而导致的境界果报也就完全不同——所以“坐禅”这个概念是禅宗独有的，大家明白吗？并不是什么样的“打坐”都能叫“坐禅”的，不是你打坐几百年或者入定几百年就可以叫“坐禅”了，这个道理要搞清楚。并不是所有的牛奶都能叫做特仑苏，（众笑）这个道理是一样的，这样讲是不是好理解一些？

那么，这个与众不同的“坐禅”之法，它不共的特色、它别具一格的心法，就体现在六祖大师的精妙开示里，下面我们一起来学习。大家可以先把自己的腿盘好，“五心向天”，不要坐歪了。

师示众云：此门坐禅，元不著心，亦不著净，亦不是不动。若言著心，心元是妄，知心如幻，故无所著也。若言著净，人性本净。由妄念故，盖覆真如。但无妄想，性自清静。起心著净，却生净妄。妄无处所，著者是妄。净无形相，却立净相，言是工夫。作此见者，障自本性，却被净缚。这个应该是六祖大师在某一天的专门开示，他说：我这个法门里讲的坐禅，和其它法门讲的不太一样，既

不执著观心，也不执著清静，更不是让念头不动不生。如果禅宗的修行者在那儿坐着，如果他坐禅的内容是在那儿看着自己的心，或者是想要把自己的心修整清静，那么他就不是在坐禅，他实际上是在修持神秀大师的“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这个知见和心法一错，那就和禅宗完全偏离了，似是而非。

因为六祖说了，“若言著心，心元是妄”，我们常人的这个心，每分每秒都是被妄想占据的，念念皆妄，如果要说不妄，那你们谁找得出来？我们如果起心动念想要去观心，那这个念头本身就是一个妄念，而且还是更大的妄念。很多人在观心的时候，那个念头之澎湃汹涌啊，完全收拾不住，越观就越觉得自己是神经病，越是想要平复，心里就越闹得厉害，所以很多人观到最后就丧失信心了。这其实是自己颠倒，自己愚痴，是自己的知见出了问题，还没有搞清楚基本的正见就急不可耐地进入实修，很多人都是这样的，这其实是一种很不负责任的盲修瞎练，是很业余的做法。所以师父在这里提醒大家，千万不要犯这样的低级错误。初学者不晓得“知心如幻”的道理，妄想以妄治妄，消灭妄心，那怎么可能呢？

以前在南宋的时候，有个修行人问破庵禅师，他说：“猢猻子捉不住，该怎么办呢？”言下之意，是说我的这个念头妄想老是消除不了，不得清静，就像猴子猢猻一样的，您老人家有什么办法帮助我呢？破庵禅师就回答说：“你用捉的干什么？那可是如风吹水，自然成纹啊！”我们心里的那个猢猻猴子、心猿意马，其实是不用管它、不用捉的，知道不？那些妄想念头的来去生灭，就像是轻风吹拂水面，自然就会产生波纹，如果你不去理它，那么久而久之波纹就会自己消失，水面就会恢复平静，我们根本就用不着再多余去做什么。你一旦想要去做什么那就糟了，你越是想要刻意地去控制念头，去消除波纹，那往往就会适得其反，就会越忙越乱，这是一定的！

因为我们那个心本来就是如幻的，本来就是假的，是无我、无常、缘起的，你把它当真，把它当成真实的来处理，这个知见首先就错了，你还把它当成是“我的”，当成是“我的”一部分，这个知见错得更厉害！所以我们心里的猢猻为什么捉不住？它当然捉不住，你一想要抓住或消除这个“猢猻”，那就代表你内心对它产生了一种错误的认同，认同它是真实的、是我的，这种认同就会在无形中强化和坚固一切，然后就会制造出源源不断的“猢猻”，所以这是一场永远也打不赢的战争，我们一直在自己玩自己，自己折腾自己，那怎么会有了期呢？！

因此六祖大师才会开示说，必须要“知心如幻，故无所著也”才行，这个“无所著”的具体内容，就是我们上一节课讲的“无念”、“无相”和“无住”，大家可以自己去反刍一下，再好好地多看几遍，不把相关的知见搞清楚就不要进入实修，听得清楚吗？不把这个相关的知见搞清楚就不要急匆匆地进入实修，这样才不会在一开始就错了。至于那些已经搞错的人，建议你们最好赶紧调整过来，否则明知而不改，那越往后就越没救了！

这个“心如幻，无所著”的道理，和六祖讲的这个“人性本净”的道理是相通的，因为心念如幻，染污如幻，所以“心性本净”才有可能成立，这个内在的逻辑思维要清晰。佛陀在很多了义经典里也是这样描述的，也同样的描述说，我们的心之体性本来就是清净的，本来就用不着我们去消灭、去扫除什么。但是问题来了，这个心既然是本来清净的，那么这么多的妄念妄想又是从哪儿来的呢？六祖说就是因为这些妄念太多，所以才“盖覆真如”，我们心性的真相才会被掩盖了。如果没有这些妄想，不再被这些妄想所迷所转，那么我们自然就会看到“性自清净”的本来面目，用不着刻意去求净。这里大家要注意，六祖大师说的这个“但无妄想”，并不是要我们刻意去消除妄想，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于念无念”、“于妄离妄”，大家可以结



合我们之前讲的“无念、无相、无住、无著”的修法窍诀，自己去参、去悟。真悟了，那么这个妄想烦恼的颠倒妄心，当下就是清净本然的真如妙心。正颠倒时，此心是妄、是烦恼；但是一朝彻悟，那么一翻一转，即是菩提。所以经典上才会讲，“烦恼即菩提”、“染污即清净”、“生死即涅槃”，这些“非二元”的境界，都是来自于修行者最透彻、最究竟的实证体验，不是来自于哲学家的想象和空谈，这点大家要牢记。

此外，六祖大师还说了，那些执著清净、刻意想要追求清净的人，他们这种执著的心念本身就是妄念，本身就是多事！因为自性本来清净，你自己信不过，还要净上加净，那当然就是多事啊！净上加净，实际上就是妄上加妄。因为真正的清净是没有任何一个“清净相”的，六祖说“净无形相，却立净相”，如果修行者的内心还能感受到一个具体的境界，还有一种清净舒服的感觉，你认为那个应该就是清净之相，但实际上你早就错远了！你所以为的“清净”，其实恰恰是不净，那不过是你内在的妄念投射出来的一个幻境界，是虚妄的。你的心念可以制造出你所欲求的一切，你想要欲求的一切，了解这个心灵法则吗？所以要仔细甄别，不要上了自我的当！如果有人把这种“清净”的体验当成是一种修行，以为自己很有功夫、已经很不错了，那么恭喜你，你正堕入妄念妄见的陷阱而不自知，你正在自己障碍自己活泼灵动的本性，你正在把自己真正清净自在的自性给捆绑、束缚住了。

这个应该算是一种另类的“自己挖坑自己跳”了，本欲求净，却成染污！本求解脱，却成自缚！这点微细的歧路，我们大家一定要引以为戒，千万不要重蹈覆辙。

## 自性不动 动也如如

下面，善知识，若修不动者，但见一切人时，不见人之是非善恶过患，即是自性不动。善知识，迷人身虽不动，开口便说他人是非长短好恶，与道违背。若著心著净，即障道也。六祖大师的这段开示，很容易引人错解，他自己在前面讲，“此门坐禅，元不著心，亦不著净，亦不是不动”，但他在这里却大讲什么才是“自性不动”，六祖大师难道是老了吗？所以才会说出这样自相矛盾的话，其实不是的。

对禅宗、对坐禅有正见的修行者都知道，如果有人以为打坐的时候不思不想、不动念头就是得定，就是坐禅，以为坐在那儿一动不动就是有修行了，那么这个人的知见不是外道就是外行。但是如果有人乱动念头那也不对，那很明显就是凡夫嘛，所以到底要怎样才是真正的“坐禅”呢？

六祖大师就开示了，必须要在“但见一切人时，不见人之是非善恶过患”，六祖大师在这里讲的这个“不动”的坐禅境界，已经超越“坐相”，已经不仅仅局限于打坐的那片刻时间了，他把禅修拓展到了日常生活中的“见一切人时”，换句话说，也就是我们行住坐卧、待人接物、语默动静的任何时刻。修行者在面对一切人事物的时候，他都要“不见”一切人的是非善恶对错，能做到这样，那才叫做自性不动，那才是真正的坐禅。这里大家要注意，六祖大师在这句开示里说的是“不见”——这个用词很关键、很微妙，和“不见世间过”一样的有很特别的意趣。

那些已经明心见性、已经证悟生命实相的大成就者，他们个个心如明镜，不昧因果，所以他们怎么可能会不知道、不懂得去分辨基本

的是非善恶对错呢？我们看记载，历代祖师的行持事迹历历在目，很显然，他们并不是那种纵容邪恶的帮凶，也不是黑白不分的滥好人，更不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那种明哲保身的懦夫！他们在面对一切境界的时候其实心里都是门儿清的，但是他们又的确“不见”一切的是非善恶——这里面的关键，就在“不见”这两个字上！

不见并不等于不知道、不了解，不见是指透视一切是非善恶的分别幻象，不受迷惑，只见本来！听得清楚吗？修行者在接触一切人事物的时候，他看见一切众生的善恶因果，历历分明，但同时更看见一切众生自性清静、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不动不摇的真实状态，所以修行者虽然明见一切的是非善恶，但是见如不见，念念之中，不受一切无常幻法的迷惑，唯见自性，彻见本来。这也就是六祖大师在上一品最后讲的，“能善分别诸法相，于第一义而不动”，这个不动，是如如不动、动也如如，这就是我们一切众生的自性本尊、本来面目，也就是佛陀在《楞严经》里面讲的“妙湛总持不动尊”。

六祖大师自己开悟的时候，不是也说了吗？“何期自性，本无动摇”，能实证到这个境界的修行者，那当然就能“见一切人时，不见人之是非善恶过患”，唯见自性，真实不动！到此“行亦禅，坐亦禅，语默动静体安然”，这种大自在的解脱境界的确是很令人心向往之，但是我们这些业障凡夫要做到那就真的是很难很难了！禅宗的宗风，一竿子直捅到底，中间没有丝毫的打折，直取第一义，你能做到那就是做到了，做不到那就是做不到，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差之毫厘，谬之千里”，所以真要达到、做到六祖大师讲的这个境界，难中之难，无过此难！

我们每个人可以仔细地思量一下，我们平常是怎样的？你们怎样我不晓得，反正师父是怎样的自己很清楚。师父有点像六祖大师讲的那个迷人，我打坐的时候貌似也可以做到不动，但是一开口、一见到

人就坏了，我满眼看见的都是人的是非长短好恶，除了在座的你们之外基本上就没见过几只好鸟，那个分别心可以说是杠杠的，所以我经常很自觉地承认说自己没有修行就是这样。像六祖大师讲的那都是真功夫，但是老衲是真没有，所以我一点都不敢妄语忽悠大家。像你们中间比较有修行的人就知道啦，那个真功夫是要经得起考验的，谁能在日常的生活和工作中，在是非得失之间，在种种的烦恼痛苦袭来之时，你不但要能够把握得住自己，应对自如，而且念念之中，还要无迷无乱，自性不动，那才是真正的大修行！

能达到这种境界的人，严格来讲，那已经不能算是人了——那已经是圣人一流，绝对不是普通人！所以禅宗的这个坐禅不动的圣人境界，我们这些业障虽然都很想做到，但是真做不到，那怎么办？除了凉拌之外，我们还有什么好办法？其实还真有办法，看在大家这么熟的份上，这个办法就免费提供，就不收银子了，但是你们至少要懂得鼓掌吧？（众鼓掌）呵呵，再不晓得配合，下回就要收费了！

这个办法其实很简单，我们做不到禅宗的不动，但是我们至少可以做到净土宗的不动，那就是一句老老实实、信心专一的“南无阿弥陀佛”！这句无量光寿的神圣佛号，本身就是来自于不生不灭、自性不动的如来果地的境界，具有不可思议的加持力，远离一切颠倒戏论！我们在之前的“决疑品”里，讲过六祖大师对这句佛号的一段重要开示，大家还记得吗？不记得的就再去把那段开示找来看看，要多看几遍，这样你们就不会对这句佛号再产生什么不该有的怀疑了。

请大家牢记，如果有人在面对一切人事物，在面对一切是非善恶境界的时候，他心里能够常常记得念诵这句“南无阿弥陀佛”，至心信乐，坚定不退，那么我说此人，念念之中，同于涅槃，同于解脱，同于自性不动！就像六祖大师曾经开示过的，“但要记得这一句阿弥陀佛在怀，莫教失落，念念常现前，时时不离心，无事也如是，有事

也如是，安乐也如是，病苦也如是，生也如是，死也如是”，不管是什么境界现前，修行者只要念念之中抱死这句佛号，“任尔千般伎俩，我有一法不理”——除了佛号之外，其它统统不理！如果有人真做到这样，那么此人的境界，不是自性不动，那是什么？如果这都不是自性不动，那么什么才是啊？

所以禅净殊途同归，本来不二，诸位善知识千万不要错解，更不要错过了！

## 坐禅和成佛

下面，师示众云：善知识。何名坐禅？此法门中，无障无碍，外于一切善恶境界，心念不起，名为坐。内见自性不动，名为禅。前面介绍了禅宗坐禅的三个心法要点，不著心、不著净、不著不动，那么到底什么是坐禅呢？六祖大师就继续开示说：修行这个伟大的坐禅法门，其实没有任何的障碍，一切时、一切处、一切人事物、一切五蕴六尘统统都不是障碍，只要修行者在面对外在的一切善恶境界的时候，心心念念，不起无明颠倒，那么就可以名之为“坐”；同时内心洞察实相，彻见自性不动，那么就可以名之为“禅”。这样内外不迷，行于自在，海阔天空，无缚无脱——这才是真正的无上的“坐禅”！

这里大家要注意，六祖大师在这段开示里讲的“心念不起”，并不是凡夫外道的那种刻意压抑、无思无想的死水一潭的境界，而是因为洞察一切善恶境界的实相，回归本来，彻见自性不动，所以自然不起妄想分别、分别亦无碍的真空境界。因为真空，所以含藏无量的妙有、妙相、妙行、妙用，所谓“能善分别诸法相，于第一义而不动”，达到这种境界的修行者，念念归元，起同不起，他们这种“不二”的定慧境界，是根本没有任何教条，没有任何拘束的。

跟这种境界有关的公案，在禅宗历史上、在禅宗的灯录上有很多，个个都很好玩，所以师父随便就找了几个来给大家参一参、玩一玩。呵呵，不鼓掌不讲！（众鼓掌）唉，不要等到师父发话了你们才鼓掌！知道吗？这个根器悟性真的是很重要，那些懂得给师父加油的才是真正的上根利器！（众笑）

话说唐朝的时候，当然是在六祖之后了，我们禅宗出了很多位了不起的大祖师，其中有一位叫做药山禅师。药山禅师悟道之后，有一天他正在山里的石头上打坐，突然这个时候就来了另外一位大祖师：石头希迁禅师。石头希迁禅师看到他后就问他：你坐在这儿干什么呢？药山禅师就回答说：没干嘛，我什么都没做！石头希迁禅师呵呵一笑，就说：那你就是在闲坐了？这个话里隐藏有一个很深的陷阱，很“阴险”，禅宗祖师讲话经常都是这么“阴险”的，一不留神就会掉坑里。但是药山禅师没上当，他马上就回答说：如果是闲坐，那就是有所作为，那就不是什么都不做了。大家要注意这里面隐含的禅宗心法。

于是石头希迁禅师就点点头说：嗯，禅法是说不得，做不得的，一说一做便是错！药山禅师就回答说：不说不做也是错！石头希迁禅师立刻就说：我这里是针扎不入。药山禅师也立刻就回答：我这里是石上栽花。啥意思啊？石头希迁禅师一听这才罢了，最终认可了药山禅师。

再来，还有一位著名的临济义玄禅师，大家都听说过他吗？他是我们禅宗临济宗的创派祖师。临济禅师是在黄檗禅师的座下开悟见性的，他有一次正在僧房里睡懒觉，开悟之后可以睡懒觉了，那么黄檗禅师突然就来查房，看到他睡得正香呢，睡得呼呼地，可能还在打鼾，于是黄檗禅师就拿拐杖敲了他一下。临济禅师睁眼一看，见是师父，换了一般人那可能立刻就吓醒了，但是临济禅师只是一转身，连招呼都要不打一个，继续睡！

黄檗禅师一言不发地就出去了，然后他来到上房，看见首座和尚正在很精进地用功，那个双趺趺盘得好好的，非常的有大修行的模样，但是黄檗禅师一看就发火了，老人家就呵斥说：那边那个小和尚正在坐禅，你却在这里打什么妄想呢？！呵呵，祖师颠倒黑白。首座

和尚一听也毫不客气地就骂了回去：你这个老家伙，发什么疯呢？黄檗禅师闻言哈哈一笑，也拿拐杖敲了首座的禅床一下，然后就出去了。

这里面，这个公案里面，隐藏的是什麼信息？这几位祖师大德的言行示现都非常好玩，非常有意思，但是这里面最好玩、最有意思的，却是禅宗坐禅的奥义。像临济睡大觉，打都打不醒，黄檗禅师却说他是在坐禅；而首座和尚明明是在精进修行，黄檗禅师却说他是在打妄想，这里面的道理何在啊？大家平常没事，得空的时候，念佛累了，那么可以试着小参一下，这里面的奥义很值得探索，很值得深思。

此外，像马祖道一禅师的公案也是很值得借鉴的。马祖和六祖大师一样，他也是一位划时代的大祖师，而且他还是全民偶像，他老人家开创了我們禅宗丛林道场的模式，影响了我們中国佛教的发展逾千年。他当年还没有开悟的时候，其实也和傻乎乎的我们差不多，所以才留下了一个“磨砖作镜”的著名案例。马祖当年也是找不到禅宗修行的路头，找不着北，但是他很用功、很精进，气魄很大，他骨子里可能还有一些骄傲的心理，所以他不喜合群。在南岳衡山怀让大师那里挂单的时候，马祖就经常一个跑到寺庙旁边的一块大石头上，一天到晚就在那里打坐，谁都不理。但他不知道，怀让大师早就已经盯上他了。

南岳的怀让大师是曾经得到六祖大师亲口印证的五大弟子之一，六祖曾预言说在他门下会出一匹马驹，踏杀天下人！大师就观察马祖，知道他就是预言中的未来的法门龙象，所以他有一天就故意去找马祖的茬，祖师找你茬的时候，你应该觉得很幸福才对。祖师来找茬，就问马祖：大德你在这里坐禅，图的是什麼啊？马祖就回答说：我图的是作佛！这个口气很不小，于是怀让大师就找了一块砖头，开



始在马祖旁边的石头上磨啊磨，磨啊磨，磨了很久。马祖本来不想搭理他的，但是看看这个老和尚举动实在很奇怪，所以马祖就忍不住问了一句：你在这里磨砖干什么？怀让大师就说：我要把这块砖头磨成镜子。

马祖一听，以为自己碰到了传说中的青山医院的病人，所以他很不以为然地就说了一句：磨砖岂能成镜？怀让大师立刻就抓住时机，马上就点了他一句：既然磨砖不能成镜，那么坐禅又岂能成佛？马祖闻言大惊，立刻就有所省悟，毕竟马祖的根器和你们一样，都很不凡，对吧？所以他立马转变态度，很恭敬地就向大师请教说：那我应该怎样做才对呢？

怀让大师就告诉他说：比如牛拉车，车子不动了，你是打车，还是打牛啊？紧接着又说：“你到底是想学坐禅，还是想学坐佛？如果说想学坐禅，禅非坐卧；如果说想学坐佛，佛非定相。于无住无为之法，不应该有取舍分别之心。你如果执著坐佛，那么即是杀佛，你如果执著坐相，那么你就错远了，非达其理。”马祖一听，就像是三伏天喝了一大碗扶阳茶，如饮甘露，他这时才心悦诚服地向怀让大师顶礼三拜，才算是找了禅宗入道的真正的门钥。

不知道诸位大德是不是也找到了同样的钥匙？下面我们回到《坛经》的本身，回到六祖大师的开示。

善知识。何名禅定？外离相为禅，内不乱为定。外若著相，内心即乱。外若离相，心即不乱。本性自净自定，只为见境思境即乱。若见诸境心不乱者，是真定也。善知识。外离相即禅，内不乱即定。外禅内定，是为禅定。《菩萨戒经》云：“我本性元自清净。”善知识。于念念中，自见本性清净，自修自行，自成佛道。这段开示，建议大家结合“定慧品”的“无念、无相、无住”三大纲要来看，这样就比较容易明白了，这些禅宗的心法窍诀都是相通的。

六祖大师在这段开示里的核心要点，是“本性自净自定”，也就是《菩萨戒经》里讲的“我本性元自清净”，换句话说，我们一切众生的本性、自性本来就是无染的，本来就一直在定中，我们本来就是“外禅内定”，本来就是解脱的！所以把握住这个核心的修行者，在面对一切境界的时候，就可以“即相而离相”了，内心不被外相、幻垢所迷，那么念念之中自然就不会有颠倒错乱，念念之中自然就是本性的流露、真心的妙用，这个才是真正的究竟的禅定，“是真定也”！这个真定，也就是能引导诸佛“自修自行，自成佛道”的无上大般若智慧，它们是一体的。

那么，这个一体不二的坐禅妙法，讲到这里就算告一段落了，希望大家通过师父的讲解，都能对禅宗的修行有真正的了解，并且能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举一反三，运用自如。本来我还想是不是要把具体的打坐双盘的一些姿势、要点跟大家介绍一下，但是后来想想，这个坐禅的道和理，最关键、最重要的道和理都已经全盘托出告诉大家了，那些旁枝末节的东西大家自己去百度就好，能自学的就尽量自学，能不依赖就尽量不依赖，这种自我学习的心态和方法也很重要。六祖大师在本品其实也没讲什么具体的修法，所以我们也有样学样，把握心法心要就对了。倒是可以给有志于禅修的、有兴趣坐禅的同志们推荐一本书，天台祖师智者大师著的《释禅波罗蜜次第法门》，这本书也可以百度搜索。里面关于坐禅、禅修的所有问题基本都讲到了，由浅入深、从渐至顿，乃至一路上有可能碰到的陷阱、魔障，对治突破的方法，祖师统统都讲到了。所以在这里特别郑重地推荐给大家，大家可以结合禅宗祖师的开示，自己去参照整合，自己去圆融和借鉴。想来会对你们的修行有大利益，想来会让大家开悟得更快一些，至少像祖师们讲的、像祖师们所期许的那种正知正见、不受人惑的境界，大家是可以得到的。

不过师父也知道，讲到这个理想从来都很丰满，但是现实却很骨感，像我们这些业障深重的凡夫，想要达到祖师描述的境界，想要“道眼分明”、“不受惑乱”，那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不过也没有谁是娘生下来就会的，祖师也一样，他们也得经过无数的体究打磨，才有可能一朝自省，震动十方，所以我们实在是没有必要丧气。这里借用临济禅师的一段开示，来和大家共勉、共修、共参、共悟。

祖师曰：那些想要得到如法见解的修行者，但莫受人惑，向里向外，逢着便杀，逢佛杀佛，逢祖杀祖，逢罗汉杀罗汉，逢父母杀父母，逢亲眷杀亲眷，始得解脱，不与物拘，透脱自在！这就是禅宗的气魄和格局，大家能听得明白吗？有这么狠的杀气吗？（众鼓掌）诶？开悟了是吧？（众笑）

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决绝无畏的求道之心，那么我们想要轻轻松松地随便打几坐就能得到真定，散散漫漫地随便诵几部《坛经》就能开悟解脱了？呵呵，那不过是痴人的一种奢望，不过是一种颠倒妄想罢了。所以，希望大家坚定！出离！猛醒！

那么，今天的讲经到此圆满，第五品很短，所以讲的时间也比较短。下节课我们将要进入本经的第六品“忏悔品”，这一品的内容就很长很复杂了，大家最好能先预习一下，下节课来听才会比较相应。那么我们下节课再见，大家南无阿弥陀佛！

# 忏悔品第六

# 修行靠自己

今天是我们《坛经》的第十六讲，我们要一起来学习本经的第六品“忏悔品”，这一品有很多很根本、很有意思的内容要和大家一起分享。师父个人觉得，这个第六品放在这里，放在“定慧品”和“妙行品”的后面，编辑这部《坛经》的法师很明显是有其用意，是用了心的。大家可以设想一下，假如没有前面几品的铺垫，没有树立正见的基础，那么当我们看到这一品的时候会怎样？我们很可能会完全看不懂，而最大的可能是自以为看懂了！呵呵，那搞不好就活埋祖师，“一误”就“千误”了，这个是错误的“误”！所以这一品我们要很仔细小心地来学习，这样才能真正得利，才能真正的受益。

所谓忏悔，简单通俗地讲，就是我们坦白承认自己犯错了、后悔了，并且承诺以后再也不干那种伤害自他的坏事，再也不继续犯傻犯错了，了解这意思吧？这就叫做忏悔。实际上这是一个帮助我们清理“身心灵垃圾”的非常有效、非常实用的法门，同时也是我们佛教大小乘所有修法都共通共同的基本内容。它是所有修行者都必须修持的，没有人不需要忏悔，因为没有人不需要消除业障，我们想要开智慧、培福报、得解脱、度众生、成佛道，那就必须要消除业障，而忏悔就是消除业障最好最快速的法门之一。所以忏悔这一法包含在了大小乘乃至密乘的所有次第里面，贯穿了我们从初发心到究竟成佛的整个过程，贯穿了我们从凡夫位到佛位的永恒的历程。所以普贤菩萨才会在十大愿王里发愿说，“我此忏悔无有穷尽，念念相续，无有间断，身语意业，无有疲厌”，这才是忏悔的真正精神，念念之中，为自己、也为一切众生修习忏法而永不停歇！

这种心行是基于菩萨道对生命实相最洞达的智慧、最了解的慈悲、最平等的救度，其中没有任何负面消极的情绪，也没有任何灰黑

阴暗的色彩，它拥有的只是超越，它导向的是超越光明和黑暗的清静本然——这点请大家一定要牢记！禅宗的修法始终不离“这个”，始终不离自性，所以六祖大师他不管讲什么、怎么讲，他老人家都是在发挥这一宗旨。我们把握住这个根本见地，再来看六祖大师的开示，那可能、应该就会比较清晰，就会比较相应了。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经文。

时，大师见广韶洎四方士庶，骈集山中听法，于是升座告众曰：来。诸善知识。此事须从自性中起。于一切时，念念自净其心，自修自行，见自己法身，见自心佛，自度自戒，始得不假到此。既从远来，一会于此，皆共有缘，今可各各胡跪，先为传自性五分法身香，次授无相忏悔。这是讲，在某年的某一天，某个时候，六祖大师因为看见山里来了很多四面八方的人，这些人都是听闻了六祖大师的盛名，所以专程前来求法听法的，因此六祖大师就觉得因缘成熟了，他就在这一天升座讲法，告诉大家说：过来，诸位善知识！你们想要求得的无上妙法，“此事须从自性中起”，你们所求的其实就在你们每一个人的自性当中，你们应该回归自己的本性，不必向外去寻求，那是多此一举。如果你们能够在一切时、一切处，念念之中，“众善奉行，诸恶莫作，自净其心”，念念回归清静的本心，念念“自修自行”，就这么很自在地去修行，去做一切该做的事，那么念念之中就能很自然地见到你们自己空性无染的法身，见到自己内心真正的佛，同时“自度自戒”，自得解脱，“从心所欲而不逾矩”，活得非常的自如而真实。六祖大师说，能明白这个道理的人，这一趟才没有白来！

紧接着六祖大师就要大家“各各胡跪”，先恭恭敬敬地跪下，这种礼仪姿势现在我们在日本韩国还看得到，但是中国早没有了。这个“胡跪”不是胡乱跪下的意思，而是指从胡人那里传来的一种跪姿坐

法，是古人为了适应胡人的“胡床”而慢慢普及开来的一种姿势。那么当大家都胡跪好后，六祖大师就要开始传法了。六祖说：我会先给你们传一个叫做“自性五分法身香”的修法，然后再给你们传一个叫做“无相忏悔”的修法，你们要注意听了。

这就是六祖大师在本品的第一段开示。在这段开示里，六祖大师开门见山，高屋建瓴，他再一次非常郑重地强调了“一切法皆从自性出”——这个很根本的知见。所谓此心此念、此时此刻，我们的自性才是一切的开端，也是一切的终结。我们不管做什么、说什么，都不可能撇开这个神妙的自性，更不可能离开自性的范畴，所谓“一切无不从此法界流，一切无不还归此法界”，这个法界和自性其实是一回事儿，因为它们指向的都是同一个境界。六祖大师之所以在一开始，就要高举这面“自性”的“第一义”大旗，就是为了要先把这个出发点、把这个根本基调给确定了，然后后面的修法才可以依法如法地展开。

按照六祖大师的开示，我们众生念念都必须要做到“自净其心”，或者说，念念都要悟到“其心本净”才行，这个工作只能自己做，没外人什么事儿，当然就更没有佛菩萨的事儿。其实说到底、说白了，六祖大师的意思，就是这个世界上并没有什么救世主，革命再难也得自己干，吃喝拉撒再简单也得自己来。就像赵州禅师当年说过的，他老人家曾经说过一段很生动的比喻，所谓：金佛不度炉，木佛不度火，泥佛不度水，真佛内里坐……什么意思？那些外在的什么金佛、木佛、泥佛，不管是什么材质的，这些外在的偶像和权威统统都是梦幻空华，徒劳把捉，只要一碰到水火无常、因缘一散就完了，统统都不可靠，只有我们自己内心无形无相的那个真佛才最可靠，换言之，只有自性自度才最可靠！

六祖大师在这里说的，是我们佛教佛法最根本、最究竟的修法原则，最高的修法原则，一切修法皆如是！包括我们所谓的净土念佛的他力法门，没有哪个修法会违背这个法则，既然是法则，就不可违背，违背的那就一定不是佛法！在自性真如这个层面，其实是没有自力和他力的区别的，那不过是祖师的一个方便说，不是真实说。真实说是“全他即自”、“全自即他”、“自他不二”——以前我们在讲《观经》的时候，就谈到过这个问题，大家还记得不？

师父曾经讲得很清楚，那个所谓的佛力并不是自我小我的力量，更不是什么他力，因为佛陀从来就没有这样定义过。佛力并不是外在于我们的一股其它的力量，这点千万不要搞错了！佛力是来自于真实而觉醒的妙明真心，它是彻底的、觉悟的“道”的力量，圆满广大，含摄一切，同时又超越一切！这个力量是“遍入一切众生心想中”的，所以它怎么可能会是“他力”呢？当我们发起信愿、念佛求生净土的时候，当我们念念之中无我无得的时候，那个当下的空性本寂、无形无相的力量，其实就是无量光寿、自性弥陀的佛力的呈现，听得清楚吗？只不过我们众生迷梦颠倒，还没有觉察到罢了。所以净土的念佛法门究其实也是自性自度的，没有违背那个法则，毕竟我们要回归的净土，不是异国，而是家乡！我们之所以错把家乡当异乡，那完全是因为我们在轮回里流浪得太久了，我们都已经老糊涂了！这点希望大家一定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以后不要再起什么无谓的争执了。



## 自性的“高香”

那么，六祖大师在这里给大家推荐的，第一个自性自度的修法，就叫做“自性五分法身香”。一般在教下，只有“五分法身”这个说法，是指五种能够成就圆满佛果、成就如来三身的功德之法，简单讲就是“戒、定、慧、解脱、解脱知见”。这是只有佛陀才能圆满具足的五种功德成就，现在六祖大师把这个“五分法身”的概念往自性上一带，无形中就把它含义更加明确、更加深化了；他再加上一个“香”字，意味着从自性中去起修这五种功德之法，就像是以智慧火来点燃觉悟的真香，这才是真正的庄严净土，这才是真正的“一瓣心香”——“以此心香薰法界，普利十方诸含识”，这个才是无上的最真实的供养，能令一切诸佛生大欢喜。

所以六祖大师的智慧，像这种已经彻悟的大成就者，那个智慧还真不是盖的，非常的圆满无碍。他随手拈起，就能法法皆通，暗合道妙；随口而说，就能言出法随，无法不圆。能碰到这样的大成就者，现在我们还能见到他留下的书，那真的是何其有幸，幸运之极！对这种人开示的法义，我们绝对可以视之如佛，绝对可以不用怀疑，他的东西值得我们花时间来用心学习，值得我们每一个人都加倍珍惜。

下面，众胡跪。师曰：一、戒香。即自心中无非、无恶、无嫉妒、无贪嗔、无劫害，名戒香。二、定香。即见诸善恶境相，自心不乱，名定香。三、慧香。自心无碍，常以智慧，观照自性，不造诸恶。虽修众善，心不执著。敬上念下，矜恤孤贫，名慧香。四、解脱香。即自心无所攀缘，不思善不思恶，自在无碍，名解脱香。五、解脱知见香。自心既无所攀缘善恶，不可沉空守寂，即须广学多闻，识自本心，达诸佛理，和光接物，无我无人，直至菩提，真性不易，名解脱知见香。善知识。此香各自内薰，莫向外觅。我们这

一品叫做“忏悔品”，但是六祖大师为什么不直接传授忏悔法门，而是要先传授这个什么“自性五分法身香”呢？在传授忏悔法门之前，还要搞这么多花样，这难道不是一种啰嗦吗？其实不是的，这么去想的人在教育教学上肯定是个外行，不懂得对机说法的道理。因为六祖大师当年，他面对的人群，什么阶层的都有，虽然法缘殊胜，但是每个人的悟性根机都参差不齐，而且六祖大师将要传授的忏悔法门是最高深、最难懂的“无相忏悔”，也就是“实相忏悔”，如果没有这个“自性五分法身香”、没有这个戒、定、慧、解脱和解脱知见的事先铺垫，那估计能听懂“无相忏悔”的人不会有几个，那么这场传法活动就失去意义了。换了是你们，虽然你们的根器悟性都比较好，有些人甚至比祖师还好，但是如果师父一上来就直接告诉你们最究竟、最了义的实相，那么你们可能也接受不了、也相信不及，你们信不信？

比如很简单的，师父说“你就是佛”——诸位就是佛！你就是佛！你信不信？你如果不信，那就说明你没听懂，那师父就是“媚眼抛给瞎子看”，白说了！如果你信，你就疯了，你就是神经病！（众笑）你凭什么信啊？对不对？你现在满身都是业障，满脸都是烦恼，一看就是我执深重，法执深刻，既没有什么大福德吧，也没有什么大智慧，三十二相你一相都没有，八十随形好搞不好你是整容整来的，好不容易娶个媳妇嫁个老公吧，还不好好过日子，生活中最常碰到的就是不顺心，看谁都不给力……是不是？所以你说你是佛？你敢说你是佛？我信了你都不会信！对不对？

但是师父说的真是真话，真是真理！就在你业障缠身的每个当下，就在你糊涂颠倒的每个瞬间，就在你深表怀疑的每一弹指，你的自性真如大光明藏从来就没有不是“佛”过！你本来就是佛，你的本质就是佛，所以你怎么可能会成为“佛”以外的其他存在？但是现在幻化成众生、很明显不是佛的你，要深信并证悟这个“你本来就是佛”的真相，那可能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我们都有很长的一段路

要走。我们必须要先好好地求忏悔，忏悔我们把自己这尊“自性天真佛”搞成了这个鬼样子！而在正式忏悔之前，我们最好还是要先来学习一下六祖大师开示的“自性五分法身香”，我们要先好好地烧烧这个自性的“高香”，十方世界再没有比这个更高的“香”了！这个“香”烧好了，我们才能顺利地进入“无相忏悔”的实相灭罪领域，那么我们的本来面目才有可能得到彻底的恢复。

其实，六祖大师的这个“自性五分法身香”要理解并不难，难的是做到，但最不难的也是做到！因为这个戒、定、慧、解脱和解脱知见，按照六祖大师的开示，其实也就是自性戒、自性定、自性慧、自性解脱和自性解脱知见。既然是自性的，那就是本具的，You understand? 换句话说本来就是这样的，本来就是好好的，用不着我们再去刻意地造作。

我们的自性本来就是“无非、无恶、无嫉妒、无贪嗔、无劫害”的，不染一切幻垢，是名自性戒香；我们的自性本来就是“见诸善恶境相，自心不乱”的，不迷一切幻法，是名自性定香；我们的自性本来就是“心无挂碍，常以智慧，观照自性，不造诸恶，虽修众善，心不执著，敬上念下，矜恤孤贫”的，具足一切智慧和慈悲，是名自性慧香；我们的自性本来就是“无所攀缘，不思善不思恶，自在无碍”的，本来无缚亦无脱，是名自性解脱香；我们的自性本来就是“广学多闻，识自本心，达诸佛理，和光接物，无我无人，直至菩提，真性不易”的，既活泼灵动，又如如不动，世出世间打成一片，本来如是，是名自性解脱知见香。

所以这五柱自性的法身“高香”，要说难嘛，的确很难，因为那是佛菩萨的境界；要说不难嘛，也的确不难，因为那是我们本来就有的。我们本来就有的东西，要拿出来有多难？我们本来就具足的光明、智慧和慈悲，要呈现出来有多难？这个难和不难之间，首先就在

于一个“悟”字，真悟了这个自性的道理，那具体修持就不会有想象中那么难了。其次还在于一个“薰”字，既然是自性的“高香”，那么我们理所当然地就应该时不时地往自己身上多薰一下，六祖讲要“各自内薰”，要坚持薰、经常薰，这样熏着熏着，熏习久了，我们自己的“五分法身”就会越薰越香，我们甚至可以把自己的本来面目给“薰”出来，把自己给“薰习”成佛——那真的就是“何乐而不薰”，不薰白不薰！

如果有人对这个“熏香”大法一时半会儿还理解不到位，还不知道具体该怎么做，那么师父推荐你们可以去参一参天皇道悟禅师的一句话，所谓“任性逍遥，随缘放旷，但尽凡心，别无圣解”，你们可以结合六祖大师的开示一起来参！如果有人觉得还是把握不到方向，那么师父劝你啊，干脆就别玩禅宗了，你还是老老实实地去念佛，扎扎实实地去求生净土为最好，听得清楚吗？这是最靠谱、最易行的修法，同时也是净土宗最直捷了当的“自性五分法身香”，一样的哦！师父这句话不是在开玩笑，须知“一句佛号，囊括三乘”，如果有人真能一门深入、老实念佛，那么念念之中，自然就会具足如来果地的“戒、定、慧、解脱、解脱知见”，自性弥陀，真实无欺，这是绝对不用怀疑的！所以该怎么修，随你们自己选择，无论怎样都好，只要能够保证今生的解脱就行。

# 生生世世大忏悔

下面，今与汝等授无相忏悔，灭三世罪，令得三业清净。善知识，各随我语，一时道：弟子等从前念、今念及后念，念念不被愚迷染。从前所有恶业愚迷等罪，悉皆忏悔，愿一时消灭，永不复起。弟子等从前念、今念及后念，念念不被骄诳染。从前所有恶业骄诳等罪，悉皆忏悔，愿一时消灭，永不复起。弟子等从前念、今念及后念，念念不被嫉妒染。从前所有恶业嫉妒等罪，悉皆忏悔，愿一时消灭，永不复起。善知识。已上是为无相忏悔。云何名忏？云何名悔？忏者忏其前愆。从前所有恶业：愚迷、骄诳、嫉妒等罪，悉皆尽忏，永不复起，是名为忏。悔者悔其后过。从今已后，所有恶业：愚迷、骄诳、嫉妒等罪，今已觉悟，悉皆永断，更不复作，是名为悔。故称忏悔。凡夫愚迷，只知忏其前愆，不知悔其后过。以不悔故，前愆不灭，后过又生。前愆既不灭，后过复又生，何名忏悔？这一大段就是六祖大师正式传授的无相忏悔法门，六祖大师的语言风格一如既往的简洁明快、通俗易懂，我们几乎不用怎么翻译，相信大家都能很轻易地看懂这么直白的文言文。六祖大师的这个语言表达，我估计在唐朝的时候也就是类似于我们现在的普通话、大白话，不是那种文人雅士之间的对话，毕竟我们的六祖大师只是一个出身于无产阶级的老百姓，所以没有那么多费劲难懂的扯谈。

那么，我们看六祖大师开示的这段无相忏悔，他具体的忏罪内容实际上只讲了三个：愚迷、骄诳和嫉妒。六祖大师是以这三大恶业为代表，来告诉我们无相忏悔该怎么修，该怎么发愿，该秉持什么样的心念……等等。至于其它恶业的忏悔，以此类推就可以了。像我们凡夫众生，我们之所以会造作十不善业乃至五无间罪、五逆重罪，其心理上的根源往往就是这三大恶业，“愚迷、骄诳、嫉妒”，这是源自

于小我幻执的三大无明的心理。像凡夫的杀盗淫妄酒，那归根结底都是因为愚迷；像有些人自以为是、诽谤三宝，那就是因为骄诳；而很多人看见别人的名气、地位、相貌、财富比他好，他就不平衡，心里就开始阴暗了，他没有看到、或者故意忽视了人家的善良和付出、智慧和辛劳，这个他不去比、不去学习，那么这种心理就是嫉妒。这是我们一般人普遍都有的一种颠倒执著，有意无意之间，我们因此而累积的恶业已经不知道有多少。所以六祖大师特意把这三大恶业挑选出来，我们只要按照他老人家说的去做，去依法忏悔清净就没事了。

那么，有人可能会问，有的人可能会有疑问，这个忏悔法门既然叫做“无相”，那么它无相在哪里啊？我们似乎从文字上看不出什么“无相”的痕迹。其实六祖大师把这个忏悔法门定义为“无相”，是很有深意的，他老人家大概有那么三层意思：第一，我们应该把这个忏悔法门结合前面的“自性五分法身香”，乃至结合“妙行品”、“定慧品”和“般若品”来一起研究，那么我们会明白“一切法本来无相”的道理，这就是“理即无相”；第二，如果我们真做到了六祖大师讲的，念念之中不被“愚迷、骄诳、嫉妒等罪”所染，一切恶业“悉皆尽忏，永不复起”，乃至“悉皆永断，更不复作”，那么我们念念之中自然就能体证到“诸法无相”的真谛，得大解脱，这就是“事修无相”；第三，最重要的，是六祖大师想要告诉我们，不管是那个忏悔的人也好，还是那个要忏悔的罪也好，乃至整个忏悔法门本身，都是空寂无相、本来如幻的，本来就没有什么东西叫烦恼，也没有什么东西叫罪恶，但我们还是要老老实实地求忏悔，要起如幻的心行，不昧因果，在认真忏悔的每个当下，念念本空，念念归空，这就叫做“本来无相”。所以六祖大师的忏悔法门有这三层意思在，它怎么不能叫做“无相”呢？它当然只能叫做“无相”。

像我们在修行这个忏悔法门的时候，建议大家最好对着佛菩萨的圣像来修。因为根据经典的记载，最有效、最深刻的忏悔，必须要以

“佛法僧”三宝为对境，你不能对着空气忏悔，或者对着瞎子聋子忏悔，那么我们对着父母师长这些长辈亲人忏悔可不可以？可以，但是这种“世间凡夫”的对境，说实话它真的远远不如“出世间三宝”的对境更加有力，更能趣向解脱。所以大家如果有罪过要忏悔的话，那么师父建议还是要在佛菩萨的圣像面前，或者在出家师父面前，这样去礼忏会比较理想。我们可以用谦卑恳切的心来顶礼三宝，身体一边礼拜，嘴巴一边述说，同时还要意念思维，这样身语意都至诚袒露在三宝前，求哀忏悔，这就叫做“作法忏”。

在僧团里，这样的忏悔修法可以说是最多最常用的，这个忏悔可以说已经成为了戒律里最重要的一部分，无论是受戒前还是受戒后都要修忏悔。僧团每半月就举行一次的布萨诵戒，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发露忏悔；还有每年结夏安居的最后一天，七月十五，僧团在这一天解夏，同时开展自恣和忏悔的活动，有点类似于批评和自我批评。每个出家人这辈子基本上都要忏悔个七回八回的，甚至还不止，因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我们娑婆世界的业障凡夫，起心动念，“无不是罪，无不是业”，所以忏悔是必需的。大家看电影电视，里面的出家人经常说的，“罪过罪过”，这句话其实也可以算是一个最简短的自我反省和忏悔。

记得2000年在章华禅寺受戒的时候，我们的戒和尚给我们讲开示，他说他当年受戒的经验，当时他们传戒的师父就问大家：你们有谁曾经犯过杀父、杀母、杀阿罗汉、出佛身血、破和合僧的五逆重罪？那一般人肯定说没有啦，谁会坏到杀父、杀母、杀阿罗汉、出佛身血啊？但是我们的戒和尚当时就大声说：我有！那大伙儿一听，都吓坏了，这个人怎么还杀过父母、杀过阿罗汉啊？传戒的师父就赶紧问他：你怎么回事啊？为什么这么说啊？因为犯了这个五逆重罪的人是不得出家受戒的。我们的戒和尚就回答说：我这辈子虽然并没有犯这个五逆重罪，但是我想我无始以来在无数次轮回里，我一定犯过这

个五逆重罪，所以我说有！我要趁着这个机会向大众求忏悔，向十方三宝求忏悔！恳请师父慈悲！传戒师父一听，才点点头，这才罢了。

所以我后来就向我们的戒和尚学习，不管三七二十一，我很干脆地就承认自己是个地狱恶鬼就对了，是个业障凡夫就对了！什么杀盗淫妄、五逆十恶我统统都有，我统统都要忏悔！而且这个忏悔和普贤菩萨一样，是生生世世“无有穷尽，无有间断，无有疲厌”的！所以师父才会这么多年来一直保持着一份基本的清醒，保持平常心，保持一种理智的自知之明，就是得益于这个心态，建议大家可以参考借鉴。



## 见瑞相 得清净

那么，我们修习如上的忏悔法门，要修习到什么程度，我们才算是忏悔清净，才算是罪障消除了呢？如果我们曾经犯下的罪过是很严重的大恶业，比如说杀生、堕胎、抢劫、贪污、邪淫、强暴、坑蒙拐骗、大妄语等等，那么这些罪过肯定不是简简单单地到寺院里拜一拜，磕个头，说一声“我忏悔”就完了的，没那么容易！

像最近这几年特别流行的一个法事——“婴灵超度”，所谓的“婴灵超度”，很多因为各种原因曾经堕胎的父母，因为心怀愧疚，觉得很对不起自己的孩子，所以就想要超度他（她），也顺便想要自己求忏悔，于是就被很多乘虚而入的歪理邪说给忽悠得去大做经忏佛事，大搞火供法会，但是结果到底最后怎样？孩子到底得到超度了没有？父母的忏悔是否已经起到了作用？他们是否已经得到原谅，罪过已经消除了吗？谁都不知道！因为谁都不晓得这里面的判断标准是什么？所以外行很好骗就是这样。

其实在我们佛教里，并不是说你经忏做得多，出钱出得多，然后你的罪障就可以轻易忏除的，那不过是外行的想当然耳。在很多经典里，尤其是在菩萨戒里，都明确说明了忏悔必须要修到感应道交，必须要很明显地见到瑞相才行，“若无好相，虽忏无益”，这就叫做“取相忏”。你要不在定中，要不在梦中，只要见到和佛菩萨有关的瑞相，比如说见到佛来摩顶、见到大光明、见到莲华，或者梦见自己吐黑色的东西、白色的东西，或者是师长用手摩你的头，还有见到清凉风、微妙香、五色光、宝楼阁、闻空中声、身心喜乐等等……只要见到这些瑞相，那就说明你的忏悔很有效，你的罪障基本就算是消灭了。

像这种，以见到好相、瑞相为灭罪根据的取相忏，在我们大乘佛教的历史上，曾经被很多人广泛的运用，尤其是那些犯了重戒、造了大恶的人。比如在唐朝的时候，贞观年间，有一位叫做僧定的出家人，他所在的寺院有一次开大法会，集合大众修习大乘的一个忏悔法门。那么僧定修着修着，有一天他突然就看见道场内起大光明，光呈五色，缤纷如雨，然后在光明中就出现了七位佛陀，个个相貌都庄严无比，清净非常。其中有一位佛陀就对他说：我是毗婆尸如来、无所著、至真等正觉，因为你罪业消灭的缘故，特来为你证明，但我不是你的本师，所以不能与你授记。然后后面有五位佛陀也都是类似的说法，等到最后一位、也就是第七位佛陀开口的时候，内容才不同了。那位佛陀说：我就是你的本师释迦牟尼佛，因为你罪业消灭的缘故，特来为你授记……你现在身心清净，于贤劫中，后当作佛，名字叫做普明佛。

哇，真的太感动、太羡慕了！能够在忏悔中见到贤劫七佛亲自现身，和自己说话，还为自己加持证明授记，这是何等殊胜的因缘，何等令人晕厥的幸福啊！能见到这种瑞相的人，对自己的忏悔效果，那当然就可以深信不疑，绝对不用再有担心。

再来，据《宋高僧传》记载，在唐朝的时候，百济的金山寺有一位真表法师，这位法师的祖上世代都是以打猎为生的，法师在出家前，也是一个动物的克星、打猎的高手，杀生很多。后来因为某个因缘，他就省悟到我们人不应该把自己的口腹之欲建立在众生的苦难之上。于是他就发心要出家，但是他心里很清楚，自己的家人是根本就不会理解他，也不会同意他的，所以他不得已就只好一个人偷偷地离开了。

他就进入到很深的大山里，“以刀截发”，自己把自己的头发给截断、给剃度了，然后就开始非常精进地苦行修忏悔。他经常浑身扑

地，顶礼三宝，以非常至诚的心来求取菩萨的加持，希望能够得到出家的戒体，他还发大愿说一定要亲见弥勒菩萨来给他传授戒法，否则就永远忏悔不停。就这样，真表日夜用功，绕旋叩礼，心心无间，念念精勤，无比的虔诚。这样到了第七天的时候，真表就看见了第一个瑞相，他看见地藏菩萨突然现身，菩萨手执一根金色的锡杖，为他做了一番加持和鼓励。那真表看到这个境界后，当然是信心大增，欢喜无比，全身的疲累好像都消失了，于是他就更加勇猛精进的继续修持。但是没曾想，等他修行到第二个七的时候，有一只大鬼突然出现，以一种很恐怖的恶相来吓唬他，还把他给推落到很高的山岩下，想把他摔死。幸好老天保佑，他莫名其妙的一点事儿没有。真表就想，我至心求道忏悔，如果这是我的恶业成熟，那么我就还债好了！所以他不为所动，还是继续地用心忏悔，一直用功不停，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时候各种各样的恐怖扰乱的魔境界也是一直不停，而且花样百出，无法形容，实在是令人防不胜防。我们可以想象他的难过，这个修行者很不容易！

那么等真表坚持到第三个七的最后一天，早上天亮的时候，突然就有一只很漂亮的吉祥鸟飞过来，对他鸣叫着说（会说人话），就说：菩萨来了！菩萨来了！这时就看见满天的白云像流水一样的铺天盖地而下，把整个山川河谷都给填满了，整个世界都变成了一片奇妙的银白，所见香风华雨，似乎已经不再是凡间的景象。而兜率天主弥勒菩萨，我们的未来佛，就在无数仪仗和护卫的庄严环绕下，出现在了真表的面前。呵呵，这个镜头好像很神话，很科幻，很阿凡达。（众笑）

尔时，弥勒菩萨就徐步向前，来到了跪拜顶礼的真表面前，他老人家垂手抚摩真表的头顶，就赞叹说：善哉大丈夫！求戒如是！至于再、至于三，须弥山可以改变，但你的发心却始终坚定，不可改变！于是弥勒菩萨就为真表传授了出家戒法。这时的真表，只觉得身心和

悦，安乐清静，就像是进入了三禅的极乐定境，紧接着他就开启了传说中的天眼通，可以洞察三界六道，无有障碍。这时弥勒菩萨就拿出了一套法衣和瓦钵——弥勒菩萨可谓是好人做到底，他不但赠送了一套出家人的衣钵给真表，还赐了他一个法名。唉，真是令人嫉妒羡慕恨啊，要忏悔！（众笑）阿拉要忏悔！那么从此以后，真表法师就身穿天衣，手执天钵，成为了一个真正的出家比丘。

从这个非同凡响的感应事迹中，我们至少可以看出几个问题：第一，当真表法师忏悔到弥勒菩萨亲临为他授戒的时候，他身心的喜悦，犹如三禅，这表示他过去造作的杀业，已经完全消除了。所以他在受戒之后，就发起了天眼神通。一般情况下，神通都是随禅定而来的，由此可见，这个“取相忏”不但能够消除罪障，而且它同时还是通于禅定的一种方便修行。

第二，从这个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忏悔有时也是会有魔障的。但是大家不要害怕，修行者只要真心忏悔，信心坚定，继续用功，那就一定会得到佛菩萨的慈悲加持，最终一定会突破魔障，化蛹成蝶。

第三，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一点，我们在修行忏法的时候，最需要注意的就是瑞相的真假和邪正，我们必须要有分辨的智慧和不动的定力。因为那什么天魔外道、妖魔鬼怪也都有神通，它们也能变化出佛菩萨的相似的样子来忽悠修行者，虽然没有真正的佛菩萨那么光明庄严，但是一般凡夫、我们哪里分辨得出来啊？所以我们在修行忏法的时候，绝对不能存有一丝想要见到瑞相的欲求之心！听清楚了吗？真正的瑞相，都是在功夫圆熟、罪灭心净以后才自然显现的，不是刻意强求得来的。如果执著于见相，那就很可能会引发心魔，心魔就很可能引来外魔，所以修行者必须要非常注意，要有基本的正见和正思维，不能你随心所欲地想怎样就怎样，否则你又何必来学佛？对不对？

假如——仅仅是假如——假如我们真的碰到一些难以分辨的奇异境界，那么这时你们就要记得六祖和师父说过的话了，你们要不就参照六祖大师开示的“无相忏悔”，一念心空，无所执著，那什么魔也骚扰不了你；要不你们就按照大虚法师说的，大声念佛，只管念佛，一心念佛，在声声念念的“南无阿弥陀佛”里，自然就有佛光普照，可令群邪退散！如果是魔境界那就会很快消失，如果是佛境界那就会越来越清晰，这就是最简单的破魔法要，大家一定要牢记！

那么，上来介绍的这两个忏法，作法忏和取相忏，按照比较枯燥、比较专业的说法，它们都是属于“事忏”。此外还有一种“理忏”，也就是观察实相无相的妙理，体证万法无生的本来，从而销亡罪性的忏法。像经典里就曾经开示过：

一切业障海，皆由妄想生，  
若欲忏悔者，端坐念实相。  
众罪如霜露，慧日能消除，  
是故应至心，忏悔六情根。

这个“端坐念实相”的忏法就是“理忏”，也叫做“无生忏”，诸法无生的“无生”。那么六祖大师开示的这个“无相忏悔”是属于什么呢？它实际上是结合了“事忏”和“理忏”的一个综合性的修法，六祖大师的设计可以说是非常周到、非常合理的，理事圆融，直指究竟，完全符合我们佛教的法理，所以大家可以放心修学，不会有任何问题。

那么，今天的讲课就到此为止，暂告一段落，因为时间差不多了。大家想要知道后事如何的，还是那句话，“且听下回分解”，我们下节课再见。南无阿弥陀佛！

## 自心自性 菩提誓愿

今天是我们《坛经》的第十七讲，上节课我们讲到了第六品“忏悔品”的第二小节，也就是六祖大师开示的“无相忏悔”，我们还讲了几个跟忏悔有关的，忏悔得清淨、见瑞相的故事。接下来我们要进入本品的第三小节，大家一起来看经文。

善知识，既忏悔已，与善知识发四弘誓愿，各须用心正听：

自心众生无边誓愿度。

自心烦恼无边誓愿断。

自性法门无尽誓愿学。

自性无上佛道誓愿成。

我们这一品叫做“忏悔品”，但是纵观全品，真正提到“忏悔”这两个字的，也就是我们上节课讲的那个“无相忏悔”，其它小节的内容咋一看好像跟“忏悔”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没有什么太直接的联系。但实际上这些小节环环相扣，它们共同形成了一个非常完整的、“实相无相，直指人心”的、充满禅宗特色的礼忏体系。六祖大师给我们开示的实际上是一个很庞大的修行体系，并不是什么简单随意的、一个随便的方法。所以我们在学习这一品的时候，既要注意每一个小节的特色，也要注意把它们整合起来，对它们内在的那种逻辑联系大家要非常清晰才行。

我们可以先来分析一下这几个小节的构成，一开始，六祖大师就给大家介绍了“自性五分法身香”，然后是“无相忏悔”，这些我们都讲过了，再然后就是“发四弘誓愿”，接着就是“无相三皈依戒”，最后则是“一体三身自性佛”，到终了六祖大师又再次说了一

首“无相偈”，总结了他老人家的“忏悔大法”、“灭罪大法”——这里面每个小节中隐含的那种知见上的相通之处，大家要懂得仔细参究，要小心去甄别，最好自己去圆融思维搞清楚。师父只负责提示提醒，不负责帮你们吃喝拉撒，这点希望大家了解。

那么，这一节讲到了“发四弘誓愿”，其实也就是“发菩提心”。我们丛林的早晚课里每天都要念到这四句话，刚才我们授八关戒斋的时候也念到，对吧？所谓“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这四句很押韵的话里内容很丰富、很完整，包含了我们菩萨道“上求下化”、“自觉、觉他、觉行圆满”的无上愿力和无尽追求。这个修忏悔为什么要讲到“发菩提心”、“发四弘誓愿”呢？好像有点不搭界。因为像我们这样业障深重的众生要发起一念善心那往往都是很难的，我们的“贪嗔痴”倒是经常发，很容易就发，但是真正利他的善心却很难得，更不要说真诚地发起一念菩提心了！能至诚恳切地发起菩提心，即使只有一念，那也会具足无量无边的功德，弹指之间就能灭除我们无始以来的所有罪障，就像是在刹那之间突然点亮了一个火种，那么万古长夜累积的无明黑暗就会顿然消失。所以修行者如果能够念念发心，那就更不得了啦，那就像是心灯长明，再无黑暗，这样就算是千生万劫、直至菩提，那中间也不会再有任何迷失了！

因此“发菩提心”非常重要，这在我们大乘佛法里面是不可或缺的一环，像这种积极救护众生、努力圆成佛道的伟大精神，就是大乘之所以成为大乘的标准底线，不共小乘，非“自了汉”所能及。那么禅宗作为大乘佛法里面最圆顿、最了义的修法，它当然也就不可避免或缺失这个环节，否则禅宗就不是禅宗，大乘也就不是大乘了，而是像人家原始佛教讽刺的“名为大乘，实为小乘”。呵呵，我们汉传的大乘佛教，最近几十年来被人家南传那边的师父讽刺、贬低，人家的

所作所为有时候比我们大乘还更像大乘，这个真是丢脸丢到姥姥家去了！但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其实我们都有体会的，究实而言，我们学佛的人要发什么“出离心”，或者发什么“逃避的心”，“偷闲躲懒的心”，“享受清静的心”——这个相对要简单容易得多，毕竟有谁不想轻松自在些？对不对？所以真实无伪的菩提心实在是太难发了！大家不要以为每天照本宣科，每天把这个“四弘誓愿”读上几遍，那就是在“发菩提心”了。那个只是“复印机”的功能，并不是我们心里真实的状态。大家反省一下是不是这样？只要我们心里还有源自于小我、自我的“贪嗔痴”，那么我们就不能拥有真正的菩提心！只要我们还有伤害众生的心，只要我们还在对着自己的老公老婆或者儿女朋友、乃至对着陌生人咆哮发怒，那就说明我不过是一个凡夫，我并不具备真实广大的菩提心！看清楚这点非常重要，拥有自知之明非常重要！

其实说白了，就算我们拥有菩提心，那也不代表我们立刻就会变聪明了，我们也不会立刻就变得慈悲，变得富有，变得一帆风顺。像菩提心里面包含的无我、觉悟、不二、圆满、无碍等等，这些福德智慧的内容，虽然我们发愿要拥有它，但这并不代表我们现在立刻就能做它的主人。比如有很多居士最喜欢问的，他们最喜欢问师父，为什么我学佛念佛这么久了，福报还这么差？工作还这么不顺心？五百万的彩票为什么还没有中啊？而有的人是一听说发菩提心有很大功德，有很大利益，所以他就愿意发了，甚至抢着发，这是因为贪著功德而发心，但是菩提心到底是什么玩意儿？他并不晓得，也不在乎！类似这样的“居士”——打双引号的——这样的“居士”应该有不少，与其说他们是佛弟子，倒不如说他们是“投机分子”，以这种“贪嗔痴”的状态来发菩提心，这个“因”都错了，那么“果”还想得到好的，这可能吗？大家觉得这可能吗？所以痴心妄想真的是很颠倒，这个“错发心”有时候要比“不发心”还麻烦！



而且按照六祖大师的开示，这个“菩提心”，这个“四弘誓愿”，它是我们每个人自心、自性本来就有的！它不是本来没有，然后你我刻意地起心动念之后才产生的——真正的、真实的“菩提心”，绝非后天的产物，对这一点的知见和了解非常关键，非常重要！“不知道菩提心是自心自性本有的，从而发起四弘誓愿”，和“知道菩提心是自心自性本具的，从而开启四弘誓愿”——这两者之间的差别显而易见，这个在因地上、在知见上和发心上的巨大差别，将导致我们行持、果位、以及顿渐成就的截然不同！

所以六祖大师很了不起就在这里，他老人家通达法性，任运无碍，他把原来有点隐晦、需要我们努力修学很久才有可能了悟的真谛，就这么很直白地给我们“点”了出来，省了我们后人很多摸索的功夫。我们可以“不移一步”，就这样很直接地踏入自心自性的领域，直面假我，回归真如！你们很多人可能还意识不到，六祖大师这样说这样做的慈悲，他对我们的恩德到底有多大？！像我们这样的业障鬼子，按照我们修学的程度，按照我们的福德因缘，我们很可能要多生多世以后才有可能、才有资格接触并了解这方面的讯息，但是现在托六祖大师的福，我们每个人现在都已经领略、闻思到了，种下了一颗圆顿立超的金刚菩提种子，所以真是幸何如之，真懂得的人就会加倍地感恩和珍惜！了解师父的意思吗？

其实我们很多人多生多世以来，也都听闻过类似的甚深法要，但是每次可能都没当回事儿，每次都错过了，要不就是“听到做不到，等于没听到”，这个福德智慧的因缘说深不深，说浅不浅。那么今生又再次遇到，大家就要聪明点了，你是会一如既往地蜻蜓点水、轻忽对待，还是会特别地珍重珍惜，甚至刻骨铭心呢？这个选择的自由，决定权在你们！

## 梦里众生唯心造

那么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六祖大师对这个修法的具体开示。

善知识！大家岂不道众生无边誓愿度？恁么道，且不是惠能度。善知识，心中众生，所谓邪迷心、诳妄心、不善心、嫉妒心、恶毒心，如是等心，尽是众生。各须自性自度，是名真度。何名自性自度？即自心中邪见、烦恼、愚痴众生，将正见度。既有正见，使般若智打破愚痴迷妄众生，各各自度。邪来正度，迷来悟度，愚来智度，恶来善度。如是度者，名为真度。六祖大师的这段开示可以说是真知灼见，经验之谈！他老人家绝对是自己走过同样的心路，绝对是真正的过来人。

像我们平常讲“众生无边誓愿度”，我们所理解的众生，一般是指这个“自我”之外的其他人、其它生命，当然自我也是众生之一，我们既要度自己，也要度众生。但是我们自己有多难度自己才知道，众生有多难度我们往往却不了解，我们更不了解这些所谓的“外在的”众生，其实恰恰是我们“内在众生”的一个投影，一个投射。

这是很复杂、很难理解的一个心灵法则，这是绝大多数芸芸众生都还没有资格去触及到的生命的奥秘，因为绝大多数人的觉醒程度，还远远不足以让他们去接受这个层面的、这种高度和深度的智慧。所以众生虽然天天有，但是法不对机，“机法不相应”，那再好的法也不管用。大家看看我们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有几十亿人，对吧？几十亿啊？七十多亿。那些迷信的不算，其中真正信佛的人有没有一亿？这一亿人里面，有基本正见的又有多少？几百万还是几十万？而这些有正见的人里面——我们先不要谈什么修行——这些人里面，能够拥有圆通无碍的大乘了义中道正见的人，又有多少个？你们在座的

诸位是吗？这样一算下来，我们就知道，真正有资格、有福德、有因缘，能够正确信解无上佛法的人其实是很少很少的！如果我们拿世界上无量亿的动物、昆虫、微生物来作为基数、来比较的话，那么这个正见佛弟子的比例就更是少得可怜！微不足道！

所以像这种稀有难得之极的佛弟子一旦出现，不管他是男是女，是老是少，是僧是俗，不管他是做什么职业的，他就算是扫大街的、收破烂的，他就算一贫如洗，那也都可以称之为“人天的福田”，“稀世的珍宝”！当然，达到这种智慧程度的人，除非是特殊的示现，那么一般他们的福德显现也不会太差，像禅净律密的历代祖师，像《往生传》、《居士传》里记载的那些在家成就者，他们基本上都是属于这一类人。这些人可以说是佛法在我们人世间的传承者和守护者，是众生的大导师，是苦海的夜明灯，是佛性真如的具体化现，只不过这些人的数量实在是太少太少了！

像我们这辈子，我们现在能够坐在这里，能够有幸听闻这么深广圆妙的佛法，貌似我们的福德因缘好像也挺不错的，对吧？师父其实很希望自己、也很希望你们就是那种难得之极的菩萨珍宝，但是很悲催的一点是，我午夜反观，扪心自问，阿拉实在是既不像珍宝，也不像菩萨，我想装都装不出来！至于你们是不是我不敢确定，但你们“是”的可能性估计也不会太高，否则师父心里怎么会平衡呢？（众笑）所以某些人千万不要以为师父刚才赞叹的是你，不要沾沾自喜会错意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每个人的心里，或多或少，都有六祖大师说的那种“邪迷心、诳妄心、不善心、嫉妒心、恶毒心，如是等心”，当我们的心里还有这么多“众缘所生”的妄念，还有这么多“众生”的时候，我们怎么可能会是珍宝一样的菩萨？我们是地狱恶鬼还差不多，在这种事情上千万不要自欺欺人！

像最近苹果6刚刚上市，就有一些很可爱的居士很“无齿”地说了，“iPhone6是黑是白是金，是4.7还是5.5都不重要，只要有人送，那么颜色大小真的无所谓”——其实我也觉得无所谓！（众笑）像这种话，像这种“没有牙齿”的境界真的就是天赋来的，这些很可爱的居士应该不是受到老衲的影响，那是他们天生的境界。能说出这种话的人，不知道他的那颗心是什么心？现在我们都知道这句话是在开玩笑，这个玩笑里面除了隐含有幽默，其实也还隐含有别的，它就像是一面镜子，你怎么看它，你看到的是什么，其实恰恰反映了你心灵的某个面向。比如老衲看了就觉得很幽默、很好玩，也没当真，更没当回事儿，这说明我是一个很没心没肺的人；但有的居士就很较真、很无趣了，居然有人看不出这是在开玩笑，居然还发信息来质问师父，说你们这样对iPhone6是不是很执著啊？你们是不是很我执啊？唉，碰到这种没有幽默感的人真是很无语！你说你怎么就看穿了我对iPhone6很执著呢？要不你真送我一台iPhone6试试？给你们一个机会证明师父很执著，如何？！（众笑）

呵呵，相信你们已经看出来，那些幽默又“无齿”的居士其实还是有师承的……算了，不开玩笑了，免得又被那些“卫道士”口诛笔伐，我们还是说回正经的话题，还是关于苹果。这一回的iPhone6，它的天价刚刚曝光，网上就出现了一片“卖肾”的悲呼，iPhone6于是就被改名改成了“肾6”，这个又爱又恨的名字代表了很多人的心理状态。大家不要以为这仅仅是另外一种幽默，另外一种玩笑，某些执著邪迷的心灵，还真的就有可能为了得到一台手机而不择手段。记得几年前我看到过一个新闻，说是哪里的一个年轻人为了得到苹果4还是苹果3，而抢劫杀人；还有一个中学生因为父母不给钱买“爱疯”，结果就跳楼了！所谓一念之差，还真就有发疯的，那是真的“爱疯”了！这种事情在一个理智的成年人看来，或者在我们知足常乐的佛弟子看来，那是很不可思议的，但它就是发生了！这说明现代社会的价值观和生命观已经被扭曲、误导到了何等可怕的程度，很多人还没发

疯，不代表他不想、不能发疯，不代表他内心没有类似的种子，只不过时节因缘还不到而已！

所以面对这些邪迷、诳妄、不善、恶毒的心灵，面对我们每个人内心都有的这些众生，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该怎么度？难道必须要用一个执著来取代另一个执著吗？比如说用三星来取代苹果？或者用iPhone7来取代iPhone6？这很明显是扯淡，不是好办法！而且大家也千万不要以为，别人的那些什么“邪迷心、诳妄心、不善心、嫉妒心、恶毒心”跟我们都没啥关系，别人跳楼抢银行也跟我们都没啥关系，这个其实是不了解真相的一种邪见，一种错解。

因为一切众生、乃至这个世界，在本质上，统统都是“不二”的！听得清楚吗？大家还记得师父在以前跟你们反复讲解过的“梦”的境界吗？现在请大家静下心来，闭上眼睛，调慢呼吸，请大家保持一种很放松、很专注地状态，来聆听师父的唠叨；请大家再次进入自己的内心世界，保持觉察，我们一起来仔细地回想、分析一下自己曾经做过的梦。

首先要确定一点，我们梦里的一切，不管是世界时空，还是人物、动物，乃至鬼怪菩萨，那都是我们自己一心一念所创造的，不离我们自己的一心一念，不是“外来”的——这个道理不难理解吧？因此，我们梦里那些性格各异、样貌各异的众生，实际上并不是完全和我们没有丝毫关系的“其他人”，他们和我们在梦里的那个“自我”、“小我”，既不是同一个，也不是有两个，不一也不异，非我也非他，说到底还是“不二”的、“一体”的；而我们梦里的那个“自我”、“小我”，究其实也并不是真正的“我”，梦醒之后的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点，所以说自我“非我”，那种自我的所谓“真实感受”其实都是很虚假的。我们一旦梦醒，就会发现那个梦里的“小我”只是一种“虚妄的存在”，很容易就会发现，不是真的，

因此佛陀才会提出“无我”和“空”的种种概念，为我们指明了内在生命的真相。

如果大家继续深入、继续冷静地去观察，就会发现梦里的所有境界、所有众生，包括那个“自我”、“小我”，这一切的本质其实就是念头！一个个的念头，刹那生灭，相续不断，于是就形成了我们感觉上“真实无比”的梦中世界，梦里众生，让我们从此不辨真假东西，“从此不知身是客，错把梦乡当故乡”。本来自由的心，就这样被局限在了自己造作出来的幻象世界里，难得觉醒，难得解脱！

我们再继续观察，继续分析，这一个个的念头，这一个个具有如此创造力的念头，它们的本质是什么？它们是怎么产生的、怎么来的呢？当然，一般到此地步，那通常就不是我们凡夫的定慧能够看清楚、能够搞明白的了，不过幸好还有佛菩萨和祖师大德留下的经论，根据他们的开示，我们可以大概地了解到生命更深层次的一些奥秘。这里师父要引用到唯识的某些概念，因为只有唯识谈这方面的问题谈得是最详细、最透彻、最清晰的。在唯识宗里有非常言简意赅的一句话，所谓“三界唯心，万法唯识”，这句话八个字，基本上就把世出世间所有的问题都讲完了！这句话告诉我们，在这个三界轮回里的一切，万事万物、万有万法，一切统统都是“心意识”的产物，换言之，宇宙和生命都是“心意识”想象、投射出来的！

这个“其大无外，其小无内”的不可思议的“心意识”，在唯识学里的名称叫做“阿赖耶识”，又叫做“如来藏识”，它是我们不可测度的一种本然的生命状态，无实无虚，无我无得，根本没有办法用语言来形容它、定义它，所以大家先听听就算，也别浪费精神去想了，一想就是错！那么，在这个不可思议的阿赖耶识里，含藏有无始以来无量众生留下的所有“痕迹”，所有“种子”——这无边无尽的“业习种子”并不是静止的、僵化的，它们有点像一颗一颗紧密结合

在一起的小水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彼此含摄，彼此改变，然后共同形成了奔腾汹涌的生命的瀑流，生命的江河，生命的大海，乃至生命的宇宙！我们所知道和不知道的无限的时空层次、生命层次，就是由这些精神性的、空性的“种子”，在因缘和合之下，幻化显现出来的。大家听得明白吗？

不管是梦里还是梦外，不管是所谓的现实世界还是精神世界，一切无常生灭的境界，一切轮回流转的众生，它们都普遍遵循着一个很根本的“心灵法则”，那就是佛陀在唯识学里讲的，“种子起现行，现行薰种子”，听得懂吗？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个意思，是说阿赖耶识里埋藏有无量业力和习气造就的生命的种子，这些种子一旦因缘条件成熟，就会显现出很具体的时空环境，显现出各种各样的众生，最重要的，是显现出让我们执著得不得了、当真得不得了的那个身心小我——一颗种子里含藏有什么样的业力、习气和因果，那么它就会显现出什么样的世界和众生，显现出相应的依报和正报。这是完全符合因果法则的，一切都是自作自受。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六道轮回里的所有众生，不管它们承受的是什麼，那其实都是很公平的。所谓：

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  
欲知来世果，今生作者是。

这首佛偈，前面两句讲的，其实就是“种子起现行”的道理，我们前辈子造的种子、埋下的因，这辈子我们就会感受到相应的果报，善因就会有善果，恶因就会有恶果，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

那么后面两句讲的，就是“现行薰种子”，我们这辈子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我们身口意造作的一切，又会反过来熏染、加固旧有的种子，乃至熏染形成新的种子，影响我们来世的果报。比如有某些人多生多世都很喜欢“杀盗淫妄”，那么他今生如果继续遵循自己的

习气毛病，继续杀盗淫妄的话，那这个人百分百就会熏染、种下三恶道的种子，那么他下辈子往往就会感召来三恶道的苦果，自作自受，这是很典型的“不作死就不会死”！但是，如果有人阿赖耶识里虽然也含藏有很多“贪嗔痴”的种子，但是他今生觉悟修行了，开始信佛念佛，开始修福修慧，开始努力转“贪嗔痴”为“戒定慧”，那么他自然就会种下很多善的好的、乃至导向解脱的种子，他今生的命运就会改变，他来生感召的就只会是人天善道，不会是恶道；甚至他一旦往生净土，那他的来生就没有了，他颠倒痛苦、不由自主的轮回就会从此结束——或者我们换个说法——他颠倒痛苦、不由自主的“生死大梦”、“无明之梦”就会从此消失，这位修行者就会从所有的梦境里彻底醒来！

所以为什么我们这些师父会不厌其烦地劝导大家，要按照佛陀和祖师开示的正修行路，去好好念佛、多多念佛、老实念佛？道理就在这里。请问大家，还有什么“种子”，是比阿弥陀佛的光明圣号、是比这个神圣词汇、是比这个超越善恶的无上净念还要更好更殊胜的？所有明白“种子起现行，现行薰种子”这个“心灵法则”的人，只要聪明点的，都应该懂得怎么去选择，怎么去做，实在是笨得不愿相信的人，那我们师父也没办法，也只好随他，就让他自己继续做梦，继续颠倒轮回好了。



# 自己度自己

那么，当我们真正明白这个“种子起现行”的道理之后，我们就可以回过头来观察、思维我们的梦境，乃至进一步观察和思维我们的“现实世界”了。请大家再回忆一下自己曾经做过的林林总总、千奇百怪的梦，既然梦里的一切都是由我们的内心，都是由阿赖耶识的种子投射、显现出来的，那么很显然，我们可以据此反推，我们有什么样的梦，那就说明我们内心埋藏有什么样的种子。

如果我们做的是“贪嗔痴慢疑”、“杀盗淫妄酒”的梦，梦里有很多“贪嗔痴慢疑”、“杀盗淫妄酒”的众生，那就说明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在我们还没有觉察到的潜意识或者无意识层面里，我们还埋藏有很多“贪嗔痴慢疑”和“杀盗淫妄酒”的种子；这些种子在梦境里就会显现为一个个具体的众生，显现为各种境界，那么作为修行人我们就要警惕了，就要想办法按照佛说的去消除和超越这些负面的、恶的种子，否则某一天我们很可能就会因为这些种子而轮堕恶道，自己制造出自己的地狱噩梦，那种无法分辨真假的痛苦和恐惧就很可怕、就很划不来了。

这里可能需要再次强调一下，我们梦里的世界、梦里的众生，其实和我们梦醒之后的这个现实世界、这个世界的众生，它们两者在本质上并无不同，它们遵循的都是同一个心灵法则。只不过我们在梦醒之后的现实世界，知道那个梦里的世界、梦里的众生都是一心一念所造，都是阿赖耶识种子的投射，而且一切众生都是一体不二的，但是当我们还在做梦的时候一般是不知道这点的，我们把梦里的一切感觉和分别都太当真了——这点倒是和梦醒之后的现实世界很相像，我们所谓的梦醒，有时候似乎更像是进入了一个更大更真实的梦，我们现在其实是一个更大更真实的梦。在这个更大更真实的现实世界、现实

之梦里，我们同样迷失得很厉害，我们就像执著梦境一样的，执著这个现实世界里无常变化的一切，我们把一切感觉和分别也都很当真，但是佛陀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就如梦幻泡影一样，也是无我的、空性的，它在本质上也还是一个梦！能接受这点的有多少个？

如果佛陀说的是真的，那就意味着，佛陀说的阿赖耶识里“种子起现行，现行薰种子”这个心灵法则也同样适用于现实的世界。我们这个现实世界的所有众生，所有看上去千差万别的众生实际上也和梦境里的众生一样，都是一体不二的，只不过现在我们还没有觉醒，所以暂时体证不到罢了。那么，根据这个阿赖耶识的心灵法则，我们这个世界的每个众生，其实就代表了阿赖耶识里一颗生命的种子，换句话说，我们都是不同种子的不同显现，拥有不同的业力习气，所以才会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性格样貌和命运轨迹。但是在这个不同之中，在“别业”之中又有“共业”，所有我们才会投生在大致差不多的时空范围之内，才会同样都在地球，都在中国，都是人类，才会有缘相遇，然后组成各种各样的家庭关系、朋友关系、同事关系、师徒关系、利益关系……等等。

就目前的观察来看，我们这个世界应该说是美好和丑陋并存的，众生也是善良和邪恶都有，这说明形成我们这个现实世界和芸芸众生的阿赖耶识种子是非常复杂的。每个众生，基本上都是既有善性的一面，也有恶性的一面，更有超越善恶的佛性的一面。有时候是善性的一面显现，恶性的一面隐伏；有时候又是恶性的一面显现，善性的一面隐伏；至于我们的佛性，那经常都是处于一种被善恶遮掩的状态，这个真正的“老大”反而没有几个人认识它、了解它。

每当我们众生的善性彰显，这个世界上就会到处鸟语花香，一片和平安乐；但是如果我们众生彰显的是恶性，那么这个世界上就会开始天灾人祸层出不穷，苦难就会越来越多；而如果有人能够彰显的是

自己的佛性，就像佛菩萨和历代祖师那样的，那么他的“心识”立刻就会超越世界的束缚，这个世界上的一切善恶境界就会对他再无影响，听得清楚吗？这时修行者所体验到的，那种“唯心净土”，微妙解脱，那个证悟的、超越的境界就不是我们这些凡夫能妄测的了。

其实，不管是善性还是恶性的显现，我们现在都已经知道这个不过是业力习气的种子的一种投射，而种子本身都是无我性空的，所以种子投射出来的众生，不管善恶，其本质也都是无我性空的；而且一切众生在阿赖耶识这个层面都是一体不二、无法分割的，就像大海里的水性无法分割一样。那么，当我们简单了解这个种子和心识的道理之后，我们再来看看梦里梦外的世界和众生，再来看看我们曾经发过的“四弘誓愿”，那想必大家就会有更深一层的体悟。原来我们发愿要度的众生，并非外人，梦里的众生如此，梦外的众生也如此，说到底都是“自性自度”，度众生其实就是度自己，帮助众生其实就是帮助自己！反之，伤害众生那就是在伤害自己，当我们互相伤害、互相抱怨、互相排斥的时候，那其实是很笨的，这种无明的言行只会让我们在这个轮回的大梦里滞留更久，受苦更久。所以，我们要忏悔，要发愿，要“度尽一切苦众生”，要帮助自他从这个大梦里超越出来，而想要做到这点，那就必须要先从度自己开始。

所谓“自未得度，能度他者，无有是处”，这是佛陀说的。所以我们真正能度的其实也不过是自己，每个众生能度的也只有自己！当我们的内心还充满各种“贪嗔痴慢疑”，当我们还有各种“邪迷心、谤妄心、不善心、嫉妒心、恶毒心”的时候，我们说要度众生，呵呵，那个不过是一句空话罢了，那其实是在自欺欺人！所以六祖大师很实在的，他直接就把我们给拉了回来，把我们拉回了自己的内心，他要我们先把自已内心的众生、先把自己内心的这些阿赖耶识种子给度了再说。那么具体该怎么度？六祖大师说，首先要有正见，要有性

空无我的般若智慧，这样我们内心的种种邪见、烦恼、愚痴，所有迷妄的众生，就会焕然冰释，得到解脱了。

这里大家要注意，六祖大师在这里说的，并不是什么理论，而是实打实的很具体的功夫。所谓“邪来正度，迷来悟度，愚来智度，恶来善度”，这个已经是很细致的对治的方法，但是说来容易做起来难。有过实修经验的人都知道，当我们内心的那些邪见、烦恼、愚痴、嗔恶等等业习种子浮现出来，开始发挥力量的时候，我们想要一下子就把它们给灭除、打消掉，那几乎是不可能的。就算是学佛多年的老修行，就算是祖师，那也往往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很痛苦的过程，需要反反复复地自我打磨、自我修理，不是一蹴[cù]而就的。所以大家在修行自度这件事情上要有长远心，既要有六祖大师那样圆顿透彻的知见，也要有神秀大师那样“时时勤拂拭”的水磨工夫，这样才能最终降服我们根深蒂固的习气毛病，超度自我。六祖大师说，“如是度者，名为真度”，能这样去自性自度的人，才是真正的在度众生。

这里我们可能要稍微补充一下，补充一个内容，就是前面我们讲的“种子起现行，现行薰种子”——众生都是阿赖耶识的种子投射出来的，然后众生的身口意造作又会反过来熏染新的种子。那么有的居士可能就会产生一个疑问了，那就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到底是先有众生，才有种子？还是先有种子，才有众生？这是一个让很多人纠结郁闷，搞不拎清的问题。这里面其实涉及到了一个很深邃的时空的真相、生命的奥秘，一般人师父压根儿就不想告诉他，至于你们，你们都是二般人，所以可以稍微透露一点消息给你们，但是在此之前，师父建议你们可以自己先参一参，思考一下，想想看到底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啊？想清楚了，我们下节课再来详聊，现在师父先卖个关子。

那么，我们今天的《坛经》就讲到这里，大家要回去各自准备一下了，我们即将开始我们每年一度的朝圣之旅，还有很多琐碎的事情需要处理。《坛经》的讲解我们只能等到回来之后再安排了。还是那句老话，“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我们大家下节课再见。阿弥陀佛！

## 谁先谁后入轮回

今天是我们《坛经》的第十八讲，上节课我们讲到了第六品的第三小节“发四弘誓愿”。这个“四弘誓愿”的第一句，“自心众生无边誓愿度”，我们已经简单讲完了，但是师父最后还留下了一个小问题给大家“参”，不知道你们有谁认真参究或者说思考过了吗？诸位大德，有木有？

如果参不明白、想不明白，那么有谁在这两个星期、在这么长的时间内，是一直对这个问题念兹在兹，一直坚持思索不放弃的？有吗？有的请举手。有谁去佛经上或者师父的讲记里搜寻过答案啊？如果没有，那说明了什么？那说明大家其实都没有把“闻思修”当回事儿，归根结底，是没有把自己的“生死解脱”当回事儿！其实我们在上节课留下的问题，本身说重要也重要，说不重要也不重要，因为与之相关联的答案早就存在了，佛陀在很多的了义经典里都有过提示，师父在讲《维摩诘经》和《观经》的时候也都谈到过相关的问题。所以问题本身不是问题，有问题的是大家对待“问题”的态度。

我们平常讲起历代祖师，讲起高僧大德，大家往往都会非常地赞叹羡慕、顶礼膜拜，恨不得自己也成为那样的偶像，但是真正到“做”的时候，真要我们像祖师大德那样去精进、去闻思、去持戒、去磨砺自己，那我们立马就不行了，那个好吃懒做的真面目，那个下下根器的真面目立马就会暴露无遗！是不是这样？说实话，我们啊还真的就是下下根器，大家彼此彼此，老大不说老二，我们为什么相互之间感觉那么亲啊？师父看见你们就觉得很欢喜，你们看见师父也觉得很亲切，为什么？因为懒人看懒人，笨蛋看笨蛋，那当然就觉得亲啦！对不对？所以你们不用心去“闻思”，师父也懒得怪你们，但是需要提醒的是，“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我们想要拥有和

祖师大德一样的成就，那就必须要付出和祖师大德一样的辛劳。所谓“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个世界上既没有免费的午餐，也没有随随便便的成功，这点大家心里面清楚就行了。

那么回过头来，我们回到上节课留下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所谓“种子起现行，现行薰种子”——我们一切众生都是由阿赖耶识的业力种子化现出来的，然后一切众生当下的身口意的造作又会反过来熏染形成新的业习种子。那么这里面到底是先有众生，后有种子？还是先有种子，才有众生呢？这个其实就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这是一个古老的、困扰了无数人的因果循环的怪圈，或者说是思维困境，这个困境常常能激发古代的哲学家们去探索和思考生命以及宇宙的起源问题，可以算是一个最简单、同时也是最深奥的问题。但是对活在时空架构、活在时空幻象里的众生来说，深陷于无明中的它们是不太可能找到正确答案的。在那种线性的时间和自我的思维模式里，这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基本是无解的，因为你无论怎么说那都是错的！所以只有突破这个虚妄的时空架构，超越所有自我的模式——只有这样的人，才可以非常真切地体验到时空、宇宙和生命的真相，或者叫做“实相”。

那些能够突破和超越假象、证到这个实相的人，就叫做阿罗汉、菩萨、或者佛陀——这里面，阿罗汉看到的还只是部分的实相，而菩萨看到的是无限广大的接近圆满的实相，这里面只有佛陀，只有他老人家看到的才是最究竟、最圆满、最彻底的全部的实相！那么，这个实相是什么？佛陀当年曾经开示过无数的经典，他在大乘了义经典里，比如在《华严经》、《楞严经》、《法华经》、《维摩诘经》、《圆觉经》、《涅槃经》等等了义经典里，佛陀都曾经非常详细地开显过法界和生命的实相，只不过我们很多人没有看过，或者是没有看懂罢了。甚至在所谓的“小乘”的每部经典里，佛陀也都留下过暗示、线索，比如在每部经典的一开始，就是“如是我闻，一时”，然

后才是“佛在哪里哪里……”——这个“如是”和“一时”，就是佛陀当年特意叮嘱阿难尊者留下的佛经的格式，但实际上这里面隐含了佛陀的一个很深的用意，也隐含了佛法很深的一个奥秘！

师父在几年前给大家开讲《维摩诘经》的时候，就谈到过这个“一时”的问题，讲《观经》的时候也谈到过“无量光寿”的“一时”的奥义，有谁还记得吗？师父在《指月真髓》里还讲过这么一个故事，不记得是从哪里看来的了，好像是在南老的某本书里，也是禅宗的一个公案。话说从前有这么一位出家人，他好像是住茅蓬还是住精舍的，没有住在寺院里，这个出家人随缘安住，居无定所，哪里能够安心办道、弘法利生，哪里就是我们出家人的道场，所以住哪里没有定法，不绝对。那么这位师父几十年来，都是他的一个居士朋友在护持供养他，一家人供养一个师父。这位师父平常也没有什么特别、神奇的表现，也就是普普通通、老老实实的一个出家人，他一天到晚最爱读的就是《法华经》，几十年来持诵不断。那么有一天，这位师父突然就对他的这个护法居士说，过几天我就要走了，要往生了，临走前我想给你们全家讲一次《法华经》，以报答你们阖家上下多年护持、从不退转的恩德，你安排一下吧。师父就这么讲，这个居士一听，哇，自己供养的这位师父居然有了这样的大成就，能够预知时至，生死自在，那当然就很高兴啦，觉得真是无比的殊胜，实在是没有想到！于是他就又悲又喜的，怀着很复杂的心情，这个居士就按照师父的吩咐准备好了一切。

那么，等到了约定的那一天，这位出家师父就搭衣持具，恭敬礼佛，然后就上座了。下面一排几排的，就站着居士家族的一家老小，还有很多闻讯赶来的佛弟子，大家全都毕恭毕敬地在那儿合掌等着，希望能够听到从来没有听闻过的妙法。这时那位师父就开示了，他说注意！现在贫僧就要把《法华经》最大的秘密告诉你们，大家注意听



了，“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说完“啪”地拍了一下桌子，这位师父就坐着往生了！

呵呵，老衲还没有坐着往生，不用这样盯着我！（众笑）这真是最震撼的一次示现，也是最令人信服的一场开示，还有什么比这个更有说服力的？对不对？如果大乘佛法是假的，如果大乘的经典是伪造的，那么这位师父、还有历史上那么多的祖师大德，他们又怎么可能会有那样伟大的成就？这是很简单的道理。所以那些轻率诽谤、否定大乘佛法的人，他们真的就是脑子进水，愚痴到家了，非常可怜，也非常可惜！像这位师父开示的，《法华经》里最大的秘密——“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这么普普通通的一句话，大家平常看佛经往往都会自动忽略、自动过滤掉的一句话，居然就是厚厚的一部《法华经》里最大的秘密，这是神马道理？其实这八个字，的的确确，真的就是所有佛经里面共同埋藏的大秘密！原来老佛爷早就把这个宇宙时空、把生死涅槃的真相隐含在每部佛经的开头，开宗明义，他老人家早就把实相、把大秘密告诉我们了，只不过因为我们笨，从来没有领悟到而已。

所谓“一时佛在”，时空的奥秘，生死的奥秘，尽在其中！那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先有众生还是先有种子”的秘密，也尽在其中！当时听到那位师父开示的一家人，那些佛弟子，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听明白师父的话，反之俺是听明白了，所以此心纵横，自在无方。那么，你们听明白了吗？诸位菩萨，你们听明白了吗？听明白的，就不会再纠结于众生和种子“谁先谁后”的问题；听不明白的，之前师父已经讲得那么清晰了，你们自己可以再去翻翻经文、翻翻书，自己补补课就好。如果实在是搞不明白的，那建议就不要再浪费时间、消耗脑力了，自己多多念佛，祈求加持，坚定信愿，求生净土，到时大梦初醒，重返“一时”，一切自然就会明了。了解这个意思吗？

我们现在还是回到《坛经》，大家继续看经文，翻开第六品。

## 离迷离觉 除真除妄

又烦恼无边誓愿断，将自性般若智，除却虚妄思想心是也。又法门无尽誓愿学，须自见性，常行正法，是名真学。又无上佛道誓愿成，既常能下心行于真正。离迷离觉，常生般若；除真除妄，即见佛性，即言下佛道成。常念修行，是愿力法。我们可能还是要稍微回顾一下，前面六祖大师给我们开示了什么叫“自心众生”，什么叫“自性自度”？他说：“即自心中邪见、烦恼、愚痴众生，将正见度。既有正见，使般若智打破愚痴迷妄众生，各各自度。邪来正度，迷来悟度，愚来智度，恶来善度。如是度者，名为真度。”这是上一节课的内容，仅仅从这段话来看的话，六祖大师似乎还是有二元分别的，所谓“正邪、迷悟、智愚、善恶”，这些统统都是二元对立的概念，并不是我们禅宗直指不二的“弹指顿超”的境界。

这个反倒有点像是神秀大师的“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在文字表面上乍一看，似乎很明显就不是禅宗的特色。但实际上，这只是六祖大师的一个方便表达，他真实的用意、真实的见地，其关键字眼是在“自性般若智”这五个字上。六祖大师给我们开示的这一系列回归“自心自性”的“四弘誓愿”的修法，其中每一条都是建立在“自性般若智”这个基础之上的，大家要清楚。如果没有“自性般若智”，那么我们修的就不见得是禅宗的心法，很可能会是其它通途的修法，“失之毫厘，谬之千里”。这个“自性般若智”，六祖大师自己在本段经文里面讲了，它是“离迷离觉”、“除真除妄”的，这是中道圆满的一种智慧，只有这样超越二元的对立，才能“常生般若”、“即见佛性”，否则那是不可能的。

以这样的见地和智慧去度“自心众生”，去断“自心烦恼”，去学“自性法门”，去成“自性佛道”，超越圣凡两边的“正邪、迷

悟、智愚、善恶”，除却一切虚妄的思想分别之心，这个才是六祖大师真正想要告诉我们的“自性正”、“自性悟”、“自性智”、“自性善”——以此自性般若功德，广度一切众生，顿断一切烦恼，念念之中如是修行，如是圆成，长远坚持，这就是禅宗真正的“愿力法”，这才是禅宗特色的菩提大愿的正确修法。

从前面的“自性五分法身香”开始，然后是“无相忏悔”，再然后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发四弘誓愿”——相信某些居士、某些有心人已经看出来了，六祖大师实际上是在用禅宗的圆顿心法和究竟智慧，把大小乘通途的修行法门给重新包装、整合、梳理、升华了一遍，他把渐修渐悟的次第法门提升成了从任何一点切入都可以“顿悟顿超”的“不落阶级”的圆顿法门。简要言之，就是用禅宗心法贯穿一切法，“圆人修法，无法不圆”，用禅宗心法来统摄一切，那么自然法法皆是禅宗！了解这个意思吗？所谓“狮子窟中无异兽，象王行处绝狐踪”，禅宗的圆顿妙法就像是万兽之王，此心法所在所行之处，直指拈花，钳锤棒喝，在大机大用的不共宗旨下，是没有其它法门什么的，听清楚！也没有渐修的任何立足之地。

所以从古到今，顿渐两门，分野显然。但是直到现在，都还有人认为禅宗的顿悟其实是不存在的，因为按照他们的理解或者说是测度，这个顿悟必须要经过渐修，没有渐修就没有顿悟，顿悟只是渐修的最后结果，是水到渠成罢了，所以实际上并没有什么顿渐的差别。这个说法在现在的某些禅宗道场，在某些禅宗师父那里，似乎流传甚广，咋一听好像很有道理，是吧？你们听了觉得有没有道理？但实际上这只不过是外行的一种想当然而已！这种想当然完全扭曲了禅宗，掩盖了禅宗不共的宗旨，既活埋了祖师，又误导了信众，现代禅宗之无人由此可见一斑，实在是令人扼腕、令人叹息。

其实佛陀开示的那些渐修法门本身并没有什么错，但是禅宗走的很明显不是渐修的路子。虽然在表面看来，似乎必须要经过渐修，才有可能产生最终的顿悟，但实际上，根据祖师的开示，也只有那些真正顿悟过的人、也只有那些过来人才会发现，他们所悟的“本来”其实跟渐修一毛钱关系都没有！所谓“一击忘所知，更不假修持”——这就是很多还没有开悟但又自以为开悟的人最想不通、最透不过的地方，所以他们半桶水的知见一出口，往往就会被明眼人所笑，一听就知道他们还没有真正搞明白什么叫做“何期自性”，还没有真正搞明白这个道理。

希望大家牢记一点，我们禅宗直指的“那个”并不是修来的，不是有为造作修来的，但也不是“不修”！所以如果有人说顿悟是修来的，那绝对有问题！如果说不是修来的，那也绝对有病！一落两边，既非禅宗，心自圆明，不居惑地——对那些真正开悟的人来说，修与不修，其实都是戏论。那么到底什么才是对的？祖师说了：“实际理地不受一尘，万行门中不舍一法。若也单刀直入，则凡圣情尽，体露真常，理事不二，即如如佛。”祖师的这几句上堂的法语，大家可以好好参一参，得空可以好好参一参，不要来问师父，师父也不懂。如果不想参或者参不明白，那就说明你们压根儿不是禅宗的根器，那诸位大德最好就不要再玩了，再玩就把自己玩死了知道吗？真不如另辟蹊径，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路，比如牢牢抱住阿弥陀佛的大腿，老实念佛，求生净土，真死心塌地者，反易得活！听得清楚吗？那个念佛往生的最后结果，和禅宗彻悟证到自性弥陀的结果，其实并无二致，没有什么高下之分。

呵呵，突然想起一个笑话，以前有个人在看了六祖大师讲的“邪来正度，迷来悟度”之后，他就“开悟”了，他也“开悟”了，当然这个“开悟”是打双引号的。有人问他悟到什么啦？他就回答说：我悟到了“饿来饭度”、“寒来衣度”，肚子饿了就要吃饭，身体冷了

就要加衣！嗯？听起来这个人好像还真开悟了！这样的开悟人人都有，个个天生，但为什么我们就是没有开悟呢？这点大家也不妨再多参一参。

## 最基础和最究竟

下面，善知识。今发四弘愿了，更与善知识授无相三皈依戒。善知识！皈依觉，两足尊。皈依正，离欲尊。皈依净，众中尊。从今日起，称觉为师，更不皈依邪魔外道。以自性三宝，常自证明。劝善知识，皈依自性三宝。佛者觉也，法者正也，僧者净也。自心皈依觉，邪迷不生，少欲知足，能离财色，名两足尊。自心皈依正，念念无邪见，以无邪见故，即无人我贡高、贪爱执著，名离欲尊。自心皈依净，一切尘劳爱欲境界，自性皆不染著，名众中尊。若修此行，是自皈依。凡夫不会，从日至夜，受三皈依戒。若言皈依佛，佛在何处？若不见佛，凭何所皈？言却成妄。善知识！各自观察，莫错用心。经文分明言，自皈依佛，不言皈依他佛。自佛不皈，无所依处。今既自悟，各须皈依自心三宝。内调心性，外敬他人，是自皈依也。这一大段，讲的都是皈依自性三宝的道理。六祖大师讲的这个“无相三皈依戒”，和我们平常讲的“三皈依”有什么不同呢？其实还真没有什么不同，只不过我们平常受持的三皈依是按照最基础的表达来说的，而六祖大师传授给我们的无相三皈依是按照最究竟的表达来说的，两者不一不异，在本质上都是一回事儿。

我们说三皈依是基础，是因为三皈依是我们佛教佛法的最根本戒，没有三皈依，没有关于三皈依的正见和正思维，那就一切免谈！修行谈都不要谈！三皈依是我们佛教和外教的一道分界线，是正法与非法的分水岭，是佛弟子依法修持的最根本，是出世间解脱的最大保障。禅、净、律、密皆以此为根，三藏十二部皆以此为源。没有三皈依戒体的人，千佛难度！为什么？因为非佛种性故。所以说三皈依是我们佛教的最根本大法，是一条最根本的戒，每一个佛弟子都应该认真修学，都必须要了解。

不了解而又自以为是的话，那就麻大烦了，很多邪见、破见、乃至毁谤佛法的谬论就会出现，如果仅仅是把自己害死那还罢了，如果还害了很多人，误导了很多众生，那就万死莫赎了！比如这些年师父时不时就会听到这样的话，有人很“聪明”地说：我认为信佛学佛只要在心里有就行了，我觉得皈依只是一个形式，并不重要，所以我不想皈依……这种话你们也听到过吧？类似的？这种话听着潇洒，好像境界很高，但实际上那只是外行初学者的一种自以为是，是一种隐藏着大我慢的邪见，根本经不起任何的推敲！

道理很简单，佛陀和历代祖师的境界应该比我们高妙多了吧，这个不容置疑，不用怀疑，但他们也都赞叹和重视三皈依，你却说“皈依只是一个形式，并不重要，所以不想皈依”，难道佛陀和历代祖师的境界都不如你？这可能吗？所以一定是说这个话的人错了！你说你信佛学佛，却不按照佛说的去做，反而一天到晚“我认为”、“我觉得”——你“觉得”个屁啊！说得难听点，你一个业障鬼子，狗屁不懂，你有什么资格来“认为”和“觉得”佛法应该是啥样的？佛法难道真就是你“认为”和“觉得”的那个样子吗？你到底是来学佛，还是想让佛来学你啊？这些最基本的问题都搞不明白、想不清楚，“开口便乱道”，这是很多外行初学者经常犯的大毛病之一。

那些喜欢说“我认为”和“我觉得”的人，有时候明明知道佛说的和自己说的不一样，但他就是执迷不悟，固执己见，死不悔改，还是一天到晚的“我认为”、“我觉得”，都快成口头禅了。这个在佛法里面恰恰是“我执”和“法执”的一种表现，恰恰是问题所在，所以这是病，得治！知道吗？

此外还有另一个错误，一个很严重的错误。现在有很多佛弟子都是某某老和尚的粉丝，简称“净粉”，据不完全统计，全世界大概有“净粉”超过几百万人，甚至有说超过千万、上亿人，其中绝大多数



人对老和尚是崇拜得五体投地，已经远远超过了对佛陀的崇拜，这其实是很奇怪的一件事。佛陀曾经在《楞严经》里说过不能预言妄言世界末日，那是魔说；但是老和尚却在1999和2012前大肆忽悠，搞得很多笨蛋人心惶惶，什么辞职的、卖房子的、挖地窖的、买救生艇的……什么傻人都有！很多人在预言破灭后还死撑着，不敢面对，也不愿醒悟，仍然只是迷信老和尚，不对照佛说，不愿信佛的！近几年这位老和尚一直在热炒《弟子规》，借着弘扬传统文化的“国学热”的大潮，这位老和尚不知道从哪个犄角旮旯里翻出了一部名不见经传的《弟子规》，然后就当成儒家宝典给推销出去了。

本来一个佛教的出家人不讲佛经，却喜欢讲儒道的东西，那已经很不对了，这个老和尚还胡说八道，说什么学佛的基础就是《弟子规》，必须要先学好《弟子规》才能学佛，甚至说什么《弟子规》是佛法的根本戒，不学好《弟子规》就不能往生等等，这已经是在赤裸裸地扭曲佛法，破见谤法，这已经是很严重的大邪见了！但是妙就妙在老和尚讲法的时候，并不全然都是邪见和妄语，他的这些邪见的内容东一下、西一下的，夹杂在很多真正的佛法和善法里面，那就很具有隐蔽性和欺骗性了。就像三鹿奶粉本来是很有营养的，但是它一旦夹杂了三聚氰胺，那醍醐就翻成毒药了。很多初学者就像孩子一样，傻乎乎的，没有什么分辨能力，他们一股脑地把这个杂毒的奶粉全喝下去，把老和尚的杂毒说教全盘接受，那当然就会中毒啦！然后他们还一根筋地、自以为好心地去劝别人也喝杂毒的奶粉，也接受杂毒的说教，到处照搬老和尚的话，大肆宣扬什么《弟子规》是学佛的基础、是根本戒，不学好不能往生、要先把人做好了才能学佛等等。

这些盲目的粉丝似乎从来就没有思考过、问过自己：佛陀和历代祖师是这样说的吗？之前我们已经讲过，学佛的真正基础是三皈依，佛法的最根本戒是三皈依，不可能是别的！当我们在三宝前宣誓皈依，尽形寿以“佛法僧”三宝作为究竟的皈依处——当我们做出这个

承诺的时候，我们自然就获得了几千年来一脉相承的，由佛陀和历代祖师代代传递的皈依戒体，同时我们还会得到十方三宝在冥冥中无形的加持和守护，所以这是何等珍稀宝贵的因缘啊！

对三宝的皈依，是我们在生死轮回的这个漫漫长夜里，可以保证我们永不堕落恶道的最强大的后盾。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守护皈依体，也就是守护了我们作为佛弟子的基本资格，也就是守护了我们最根本的法身慧命。但是三皈依的戒体其实是很容易破掉的，一旦有谁妄语邪见、破见谤法，就像老和尚和很多“净粉”那样的，当他们宣说“《弟子规》是学佛的基础、是根本戒，不学好《弟子规》就不能往生”——当他们这样信受的时候，他们实际上就已经退失了皈依，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自己就破了自己的根本戒体。他们有点像那种因为严重犯规而被判出局的运动员，如果不深刻忏悔的话，那么他们以后再怎么努力也不管用了。甚至，如果他们因为这个破见谤法和误导众生的因果而堕落恶道，那么他们以后再想解脱那就很难很难，难于上青天了！所以可不慎乎？！可不惧乎？！

我有时候忍不住会想，那位某某老和尚应该就是魔王化现、乘愿再来做灭法工作的，否则无法解释！他几十年来一直在很巧妙地宣传杂毒的邪见，于不动声色间就破了无数佛弟子的三皈戒体，断了无数人的善根慧命，这是何等歹毒的用心，何等阴险的手段啊！希望广大佛弟子赶紧猛醒，赶紧奋起护法，不能再装聋作哑，不能再视而不见了；也希望那些曾经犯过类似错误的人，你们要痛彻忏悔，要在三宝前重新求授皈依，要重新回到佛陀给我们铺设好的正确轨道上来，否则腊月三十一旦到来，阎王爷来敲门的时候，恶业现前，如果没有三宝的加护，到时就悔之晚矣！

所以三皈依的基础非常重要，它是不可或缺，不能破坏的，那么为什么我们又说三皈依是最究竟的呢？因为佛法是无上大圆满的境

界，最初的其实就是最后的！这句话你们很多居士应该都听师父讲过，我在给大家传授皈依的时候，每次都会说类似的话，你们还记得不？师父每次都暗示你们，这个对“外在”三宝的皈依，其最终目的，是引导大家回归自性三宝，是为了开启你们自家内在的宝藏，是为了找到你们本来就有的智慧、慈悲和光明，所以皈依并不是心外求法，更不是什么偶像崇拜，这点大家要了解，不要理解浅薄了。师父是不是每次都这么说？

在我们汉地的丛林寺院，每次早晚课的时候，我们最后都会唱诵三皈依，那个内容大家还记得吗？所谓“自皈依佛，当愿众生，体解大道，发无上心”，这个里面是不是包含了实践体证、发菩提心的内容？这个内容究不究竟？接下来是“自皈依法，当愿众生，深入经藏，智慧如海”，这个里面是不是包含了倡导闻思、得般若智的内容？这个内容究不究竟？还有啊，最后的“自皈依僧，当愿众生，统理大众，一切无碍，和南圣众”，这个里面是不是包含了世出世间的 不二圆融、理事无碍、事事无碍？这个内容究不究竟？这个三皈依的内容统统都能做到的人，这个人是不是就成佛了？你们说他究不究竟？

所以最初的就是最后的，这个奥义在六祖大师这里发挥得更是淋漓尽致。六祖大师直接拨开外在的“佛法僧”的法相，直指我们每个人内心都本自具足的“觉正净”三宝，皈依佛就是皈依“自性觉”，归依法就是皈依“自性正”，皈依僧就是皈依“自性净”，这个外在的三宝和内在的三宝是一体不二的，大家不要把它们打成了两截，那么这就是最究竟的三皈依。除此之外的三皈依，很难讲到底还是不是真正的三皈依，因为我们凡夫很有可能会“错用其心”，“言却成妄”。如果弟子是糊涂的，师父也是糊涂的，那就糊涂引糊涂，互相糟蹋，一塌糊涂，那搞不好正常的三皈依就会变成像六祖说的，“无所依处”，甚至皈依了“邪魔外道”而不自知，那人生就很杯具了！

按照六祖大师的开示，这个自性三皈依的具体内容，是“邪迷不生，少欲知足，能离财色，名两足尊”，然后是“念念无邪见，以无邪见故，即无人我贡高、贪爱执著，名离欲尊”，最后是“一切尘劳爱欲境界，自性皆不染著，名众中尊”，能够好好依此修行，说到做到的人，才是真正的“自皈依”。但是扪心自问，我们能做到的有几个？要说我们皈依的是“觉正净”啊，倒不如说我们皈依的是“贪嗔痴”，是不是这样？我们自己心里应该最清楚。虽然我们不能像祖师那样的，“香象过河，截断众流”，一下子就把所有的烦恼顿悟顿超，但是我们至少可以先拥有这样的知见，然后再不断地向内去熏习，否则这么好的修法对我们来说却变成空话，那就很可惜了。

最后，六祖大师还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说“内调心性，外敬他人，是自皈依也”，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按照我个人的理解，这句话其实是有潜台词的，六祖大师似乎是怕有人错解了他讲的“自性三皈”——有很多人的理解能力和思维能力的确是很有问题的，有人一听说“自性三皈”才是最好最究竟的，所以他就认为可以不用去找出家打皈依，或者从此以后见到佛像也不拜了，对出家人也可以不用恭敬了——又要骂人了，这种脑残的逻辑推理能力真是令人头疼！所以六祖大师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出现，才特意叮嘱了那么一句，我们既要向内调伏自己的心性，找到真正的自性三皈，同时我们也要尊敬外在的事相三宝，乃至尊敬他人，礼敬一切众生，这才是内外一体、圆融不二的“自皈依也”。这个道理，希望大家能牢记。

那么，我们今天的时间就差不多了，第十八讲到此圆满。所有关于三皈依的未尽之意，我们在这一节课的时间里是讲不完的，因此推荐大家去百度搜索一本书，就是“五台山果戒比丘”讲解的《三皈依规显密双解》，这里面有很多值得了解和借鉴的重要内容，他讲得比较详细，大家可以去找来看看，应该会对你们树立基本的正见有很大

帮助。那么，还是那句老话，“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我们下节课再见。阿弥陀佛！

# 导归自性真忏悔

今天是我们《坛经》的第十九讲，上节课我们比较扼要地给大家介绍了第六品的“无相三皈”和“自性三宝”。这里可能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这一品明明叫做“忏悔品”，但是六祖大师却没有提太多跟“忏悔”直接相关联的事儿，为什么？他老人家说的那些什么“发四弘誓愿”和“无相三皈”，以及后面的“一体三身自性佛”，这些统统都是导归自性的修法，和忏悔有神马关系？

这个问题有必要详细地分析一下，我们说到忏悔，为什么要忏悔啊？大家想过这个问题吗？是因为要消业障，为什么要消业障啊？是因为不消业障不得解脱。这个所谓的“业障”，既是指埋藏在我们内心深处八识海洋中的那些恶业因果的种子，也是指可以使我们不由自主地去生起恶念、去造作恶业、以及去不断强化自我幻觉的一种惯性的习气力量——这就是业障！这些“力量”和“种子”的业障不消除，我们的身心健康、工作生活往往就会一团糟，我们很可能会碰上各种各样的困难和障碍，各种不顺心的人和事，各种大大小小的疾病和痛苦，严重点的，甚至还会碰到各种天灾人祸的绝境以及绝症，那往往就会死得很难看了。但最可怕的其实还不是这些，不是疾病和死亡，而是在死亡之后，因为我们造作的种种恶业而堕落三恶道——地狱、饿鬼和畜生——那个痛苦而恐怖的巨大的幻境界就几乎没有了期了，一旦堕落，那还能觉醒过来的人几乎没有！

不过可悲可叹的是，我们这个世界上相信因果、相信轮回、相信有恶道的人很少很少，死得稀里糊涂的人很多很多，这也是一种业障！无知，可以说是最大最根本的业障，它障碍我们看到生命循业流转、自作自受的真相，障碍我们得到究竟的觉悟和解脱。所以，

忏悔的关键是要消除这些业障。那么，相信每个人肯定都会问，我们的这个业障到底有多少呢？还有我们的业障到底什么时候会突然发作啊？我们有什么办法可以消除或者避免、甚至彻底超越所有的业障？

这些问题很重要，这些问题搞清楚了，大家才会对佛法的修行生起决定的信心。首先，我们众生每一个都已经流浪生死、已经轮回六道不知道多少大劫了，每一次从生到死，我们凡夫的身口意都会造作无量无边的贪嗔痴恶业。大家可以仔细想想看，别的不说，我们这一辈子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在有意无意之间造作了多少恶业？强化了多少执著？如果我们千生万劫以来都是这样，那么我们到底制造了多少自己都不记得、早已忘怀的业障？想过吗？根据佛经的开示，在《普贤行愿品》里有讲，如果我们的这些业障有实体、有体积的话，那么尽虚空也容纳不了，宇宙再大也装不下！居然有这么多！我们曾经有这么坏吗？看来，我们曾经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坏，还要坏得多！所以，这是一个很令人绝望的答案。

那么，这些埋藏在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的“杀手”，这些业障种子，它们什么时候会爆发呢？谁也不晓得，就连佛菩萨也不能够绝对的确定，因为各种可能性、各种变数都是存在的，我们只能确定一点，有因就有果，有果就有因——这是一定的！这个世界上的一切喜怒哀乐、生老病死，一切人事物的顺逆好坏、成败得失，所有的境界统统都是因果果报的呈现，毫无例外！这是非常非常复杂而严密的一张因果法则的大网，其微妙、精确和深邃之处，就连我们全世界所有最高明的计算机加在一起也难以望其项背，你越了解就会越觉得“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实非人力所能测度。所以从我们凡夫众生的角度来讲，面对业障，我们似乎只能被动的等待，等待因果的成熟，等待痛苦的降临，好像没有丝毫办法。而这些业报一旦显现到来，那么我们就要有心理准备了，你要不就接受、认命，这样也许还好些；要

不就排斥、抗拒，怨天尤人，这样肉体上和精神上的痛苦往往就会进一步加剧了。

如果没有佛法、没有修行的话，那这种痛苦几乎就是我们业障凡夫的必然结局。所以为什么说“人生是苦”，“在生死之间有大怖畏”啊？道理就在这里。但是幸好，我们现在有佛法，我们现在有大福报、有大幸运——我们学佛了，还碰到了无上不可思议的净土法门，所以我们现在懂得念佛求生、懂得修福修慧，那这个业障消除起来可就厉害了！根据《无量寿经》上佛陀的开示，我们凡夫众生，不管是什么人，只要至心信愿、恭敬念佛，那么“念念之中”，就能“灭除八十亿劫生死重罪”。念念之中哦，为什么会这样？不晓得！这个道理不是我们凡夫能妄测的，其中奥义“唯佛与佛，乃能究竟”，但这个话是佛陀说的，而佛陀是如语者、实语者、真语者、不妄语者、不诳语者，所以他老人家说的话我们只管相信就对了，不必怀疑！记得祖师好像也说过，说这句佛号具有不可思议的伟大力量，即使是散乱心念佛，那么这个人的身上也会放射出四十里的光明，至少四十里的光明，可令群邪退避，但是他本人却不知道！

这个话听起来好像就有点玄了，我们一般人哪里可能感受到这句佛号有什么特别啊？对不对？但是我们的祖师，只要是真正的大祖师，他们在法上那也绝对不会妄语，是绝对可以相信的！所以念佛有光明、能消业，这肯定不是什么忽悠，而是事实，修行到一定境界的人，那些所谓开了“第三只眼”的人往往就会“看到”这个事实。这几年师父不是一直在推荐大家去看一个视频吗？叫做什么“人体心灵科学实验”，不知道有谁认真看过吗？

那是台湾大学的校长、物理学家李嗣涔教授做的科学报告，他运用现代的高科技仪器和科学的实验实证的方法，联合诸多的单位和学者，经过千百次严谨、慎密的反复试验，终于证实了所谓的“神



通”、也就是特异功能的确是存在的；他同时还在无意之中发现了灵性世界的存在，证实了佛菩萨的名号是神圣词汇，是具有伟大神奇力量的，完全不同于我们凡夫的普通名号。这个视频建议大家去找来看看，李教授的报告非常精彩，也非常有趣，我们佛法佛号的神奇，居然是被科学家在无意之中发现的，这个就很有说服力了，因为现在迷信科学、迷信科学家的人很多。它证明了佛陀和历代祖师的话是真实不虚的，所谓“佛号是看不见的光明，光明是听不见的佛号”，经典上也讲佛号是“光明圣号”，这个绝对不是宗教的忽悠和夸张，而是隐含了一个我们人类到现在都还不了解的心灵和生命的奥秘！此外视频里还有很多由此而展开的很好玩的发现，李教授讲解得非常朴实而生动，看着很过瘾，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看，千万不要错过了！

我们佛弟子，尤其是修学净土念佛的佛弟子，看了这个视频一定会觉得格外的兴奋和增上信心，因为它证明我们念佛念对了，没有白念！往后你们再提起这句六字佛号，相信就不会觉得枯燥和普通了，而是会觉得很有味道、很有力量。唉，突然想到那些诽谤净土经典，诽谤阿弥陀佛的人，不晓得他们如果看过这个视频后，会不会意识到他们的错误而后悔莫及啊？真心希望所有诽谤正法的愚人，都能深刻忏悔，念佛改过，这样他们或许就还有救，不至于直堕无间！

这里顺便还要再说一句，李教授本人在做实验之前据说一直没有任何的信仰，他是科学家嘛，必须要尽量保持一种客观独立的思维，他本来是为了要证明特异功能是假的，才做的这个实验，但是没曾想……呵呵，李教授现在据说对我们佛教非常尊敬，他的实验从科学的角度证明了佛法不可思议、佛菩萨真实不虚，足以改变无数人对我们佛教错误的看法，这实在是非常功德无量的一件事，值得随喜和赞叹。

那么，我们现在还是要回归正题，前面讲了半天，都是为了证明佛法很管用，既然我们佛法的力量是真实的，佛号是神圣词汇，那么念佛能消业肯定假不了，这样如果我们多多念佛的话，那这一辈子我们能不能把所有的业障都消完呢？这个说实话也不见得乐观。我们净土宗的祖师藕益大师曾经对这个问题有过一个非常透彻的论述，他老人家说每一声佛号都能灭八十亿劫生死重罪，功德的确很大，假如我们一天念十万声佛号的话，那一天就可以消除很多很多业障了，可以消除无数的业障。如果一天念十万，这样尽形寿念一百年——这个基本上已经是我们凡夫修行的极致了——这样去念的话能够消除多少业障呢？藕益大师说，能够消除的业障也不及我们无量劫来所造恶业的百千万亿份之一！差距就是这么大，可见我们有多坏！

所以，如果不是仰靠佛力的加持、摄受和接引的话，我们末法时代的这些凡夫想要在短短一生的时间里，就能超越生死、解脱轮回，那几乎是不可能的，可能性极小！更不要说还可以去往佛菩萨才有资格去往的极密核心的净土世界了。除非凡夫能够通过念佛法门当生证入净土，当下就趋入“无量光寿”的自性弥陀的境界，或者临命终的时候蒙佛接引、回归净土，彻底从无量劫的生死幻梦里清醒过来，那么这时业障什么的才会不消而消，再多再大的业障这时也不会再起作用了。因为业障毕竟是空性的，如梦幻泡影，而净土是真实的、觉醒的世界，这里没有任何虚妄和颠倒残留的余地，这点希望大家要了解。

因此消业和解脱的关键，就在于能否证入自性，我们的念佛法门就是证入“自性本来”的最好的方法之一，只不过它换了一个词，叫做“求生净土”。而六祖大师选择的就不是这个方法了，不是这条路，他老人家选择的是单刀直入，当下了断，任何一法都不离“顿悟自性”这个宗旨。应该说禅宗是要比我们净土法门更干脆、更直接一

些的，但是它只能接引那种根器很利的上上根机的人，不像净土可以“三根普被，利钝全收”，在这一点上禅宗就不如净土具有优势了。

那么讲到这里，综上所述，相信大家已经明白，不管我们修什么法门都好，只要是佛说的正法，那就都能或多或少的消除业障，但是如果我们不能通过某一法门证入自性解脱的话，那么我们无始劫以来造作的所有恶业是不太可能彻底消除或者彻底超越的。所以一切法回归自性，这才是最好最究竟的“忏悔得清净”的根本妙法。我们凡夫有了自性和空性的智慧，才可以洞察实相，了知“众罪如霜露”，一切幻垢弹指顿消。否则像很多居士那样的，你再怎么精进，再怎么去东林寺闭关念百万佛号，如果不能了悟这个自性和空性的道理，那么你内心的业障烦恼也不见得就会消除多少了，你这边才消除一点，那个八识田里就会给你再翻上来一点，无休无止，永无了期。只有等到临命终的时候，如果能够信愿不退，坚守念佛，那么往生以后才可以体验到真正的解脱的滋味。而在此之前，还是会“佛号与杂念齐飞，烦恼共菩提一色”，这就是我们业障众生修行的常态。

所以我们凡夫啊，建议大家根器好的可以去学学禅宗，根器一般的我们最好就要多多念佛了，这两者的最终目的都是一样的，殊途而同归。那些暂时还不能了悟自性的，我们必须要学会一边念佛，一边和自己无穷无尽的业障烦恼安然相处，这个佛号就是保障，坚持就是胜利！至于那些能够了悟自性和空性的，那些根器比较好的，我们大家随喜赞叹就好，不要攀比，不要动摇，这点大家一定要切记！

那么，现在我们回到第六品的经文，大家一起来看“自性三皈”的下一节。

## 三身的真实义

善知识。既皈依自三宝竟，各各至心，吾与说一体三身自性佛。令汝等见三身了然，自悟自性。总随我道：于自色身，皈依清静法身佛。于自色身，皈依千百亿化身佛。于自色身，皈依圆满报身佛。这一段的文字很直白，六祖大师在介绍完“最初就是最后”的自性三皈依后，他直接就跳到了“最后就是最初”的“法报化”三身佛的境界，这个圆就这样画成了。本来在一般教下的通途修法里，这个“法报化”三身佛是要到最后才会涉及到的最终极的境界，那是圆成佛道的最后一步，但是在禅宗这里，“法报化”三身佛却是本初的，是自性本具的，一开始就不妨直指，没有必要去绕那么些弯弯道道。

所以后来的很多禅宗修行者、禅和子，他们去参访祖师的时候，往往一上来就直接问：“什么是佛？”“如何是佛？”而祖师的回答往往就带有很强烈的针对性和个人风格了，有的祖师会一下子就封住你的口，有的祖师会大叫一声你的名字，有的祖师会一棒子敲下，有的祖师会大喝一声，而有的祖师则直接说“你就是佛”，还有的祖师会告诉你“从来就不认识他”……不管这些祖师怎么说怎么做，他们的目的都是为了让你狂心顿歇，顿断妄想，回归自性本来，这个用心是良苦而慈悲的。

那么在六祖大师这里，他的风格也是毫不打折，不带拐弯的。他说“于自色身，皈依清静法身佛。于自色身，皈依千百亿化身佛。于自色身，皈依圆满报身佛”，这一下子就把我们情不自禁“向外驰求”、“向外求佛”的心，给拉回到了自身。我们会开始很仔细地去观察和思考，我们这个卑微渺小、无常不净的身体内，真的就同时具有“清静法身佛”、“圆满报身佛”和“千百亿化身佛”吗？

本来按照教下的解释，只有圆满成佛以后，才能究竟证得“清净法身”、“圆满报身”和“千百亿化身”，这三身随便哪一个都跟我们凡夫没啥关系，不是我们目前能明白的境界。我们只能从概念上大致简单的稍微理解一下，要实证到那还差得太远了。比如就拿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来说，他证得的那个清净法身，据他老人家自己介绍，就叫做“毗卢遮那如来”，翻译成汉语就叫“大日如来”，意思是“智慧圆满，光明遍照”。这个法身也叫做“自性身”，它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都共同的，乃至一切众生也都是同一个法身，换言之，诸佛和我们众生都是同一个法身佛的显现，我们每个众生都是法身佛的一部分，就像每滴水都是大海的一部分。了解这个意思吗？但这个法身佛是不生不灭，超越时间，清净光明，超越空间的，完全无法用任何的语言文字来形容和界定，“离一切相，绝诸戏论”，完全就是不可思议！我们生命的本质居然会是这样一个比所有伟大还要伟大得多的超级存在，那简直就是奇迹，简直就是太棒了！对不对？所以生命很有奔头，学佛修行很有奔头就是这样。

不过从理论上讲，我们凡夫是不可能见到这个法身的，就像蚂蚁爬在我们人身上，它也不知道有人类的存在一样，所以我们只能通过观察法身的显现来认识它。那么，什么是法身的显现呢？古德讲，“黄花翠竹西来意，青山绿水古佛心”；又讲，“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被视为阿弥陀佛化身的永明延寿大师，他开悟的时候也说了一句话，“山河并大地，全露法王身”；而六祖大师亲自印证的永嘉玄觉大师，他在自己的《证道歌》里也说，“无明实性即佛性，幻化空身即法身”……这些古德祖师的开示，他们的微言大义，都是要我们去仔细地观察和体悟现象界的一切，包括我们自己的五蕴色身，如果我们能透过这森罗万象的一切表象，真切了悟到万法的本质和实相，那么我们自然就会见到法身了。

所以从现象界的任何一点、任何一个显现上，我们都有可能悟入法身。而法身在三界的所有显现，其实也都可以视之为它的不同化身。像我们现在就是化身，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也是化身，只不过我们是无明颠倒的化身，而佛陀是清净解脱的化身。像我们这样的化身有千百亿乃至无量个，而像佛陀那样的化身也有千百亿乃至无量个。佛陀在我们这个世界的化身寿命还不到一百年，但是他在别的世界的化身寿命那就要长多了，几劫几百大劫的都有，那是随我们众生的福德因缘而相互感应的。所有的化身，不管是佛的化身，还是我们众生的化身，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幻生幻灭”、“虚妄无常”，在显现上始终都是生灭无常的，不可能有“永生不死”这回事儿。尤其是在我们娑婆世界的人道，就连“长生不老”都是奢望，更不要说什么“万寿无疆”了。

但是一旦修成报身那就不同了，像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他老人家因为无量劫来利益安乐无量的众生，从而圆满成就的庄严报身，就叫做“卢舍那佛”，这个报身佛据经典介绍，就是“有始无终”的，其“寿命劫数，无有限量”，而且“诸根相好，遍周法界，四智圆满”。佛陀的这个报身还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个是在我们三界的色究竟天显现的、同时又“出过三界”的“自受用报身”（这个听着很矛盾呵），一个是在“实报庄严”的真实净土显现的“他受用报身”，像阿弥陀佛和药师佛示现的就是“他受用报身”，经典上说这个报身“具足八万四千相好，居真净土，说一乘法”，只有初地以上的大菩萨才能得闻得见，阿罗汉都见不到。所以经典上才会赞叹说：“佛法于五不可思议中，是第一不可思议！”此言真实不虚！

佛陀的这个三身的境界，这个“法报化”三身的境界远远超越了我们三界众生所能了知的范畴。像蚂蚁和我们人类之间的差距够大了吧，我们人类和佛陀的差距比这个还要大无数倍，不可以道里计！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不论是法身、报身还是化身，那个生命境界就好像

是做梦一样，都是“神话中的神话”，完全不可理解，甚至完全不可理喻、不可相信！所以如果有人跟你说，在你自己身上，就有和佛陀完全一样的“自性三身佛”，你信吗？你八成不会信，也不敢相信！

但是六祖大师就这么说了，他说这个“清净法身佛”、“圆满报身佛”和“千百亿化身佛”就在我们自身的这个色壳子内隐藏着，就在我们的自性当中，就在举手投足、眨眼闭眼处，并不是在遥远的天边，更不是在不可得的未来。但是现在我们左看右看、上看下看，发现这个东东它很简单，不过却始终没有发现我们自性的“三身佛”到底隐藏在哪里？你们发现了吗？所以我们还是不能瞎猜乱找，我们还是要回过头来，看看六祖大师的开示比较稳妥。

## 万法由心 不从外得

下面，善知识。色身是舍宅，不可言归向者。三身佛在自性中，世人总有。为自心迷，不见内性，外觅三身如来，不见自身中有三身佛。汝等听说，令汝等于自身中见自性有三身佛。此三身佛，从自性生，不从外得。前面六祖大师刚刚说了要我们“于自色身”，皈依自性的“法报化”三身佛——这是最究竟的皈依处——但是他可能是怕有人错解了他的意思，所以六祖紧接着就马上解释了一句，这个色身只是我们暂时居住的房子，很快就会老朽破败了，它只是我们真实自性的一个投影，其本质是虚妄无常的，不可以作为我们生命的皈依处。我们皈依的，是隐含、隐藏在这个色身表象下的那个自性真如的本质，禅宗讲叫做“本来面目”。真正的三身佛就含藏在其中，这个世界上的每个人都有，一千多年前有，一千多年后的今天，我们每个人仍然还有。“自性三身”是不随时间空间，不随我们的贫富美丑和生老病死而改变的。只不过因为我们众生颠倒，每个人的心都迷失了，所以才看不到这个内在的自性三身佛，不识自家宝藏，反而向外寻寻觅觅了很多年，以为诸佛如来的三身成就和我们没啥关系，以为他们是外在于我们的不同的生命境界，这实在是大错特错！

所以你们现在一定要听我说，要仔细听，我会让你们亲眼看到，就在你们自身的自性之中，本来就具有“法报化”不可思议的三身如来。这个三身佛，是从我们每个人的自性当中生起、开显出来的，“不从外得”，不是向外寻求能找到的！我们如是，诸佛亦如是，一切众生统统如是！

六祖大师讲的这个绝对是真理，因为后来的很多祖师悟道之后，几乎每个人也都有类似的说法，所谓“本地风光，不从外得”，“不悟此心，向外求佛”，这个意思简直就和六祖大师一模一样。其实



“不从外得”的又何止是“法报化”三身佛啊？之前六祖大师讲的“自性三皈依”、“自性四弘誓愿”、“自性无相忏悔”和“自性五分法身香”，这里面又有哪个是从“外得”的？像佛陀说的八万四千法门，从人天善法到声闻缘觉，从六度万行到圆成佛果，这里面又有哪个是从“外得”的？乃至我们众生的一切善恶造作，杀盗淫妄酒、贪嗔痴慢疑，说到底，又有哪个是“外得”的？就连我们的相貌，最表面的这一层皮那也不是“外得”的，这个道理连古人就知道，“相由心生”啊！对不对？

现代人绝大多数都不了解、也不相信这个“万法由心，不从外得”的根本道理，一旦碰到什么天灾人祸、疾病挫折，他们就只会一股脑地向外去寻找原因，不晓得宇宙万法的根本是在“人心”，是在“本心”。这个道理古人要比我们明白多了，所谓“世道人心”、“世道人心”，古人就知道如果世道不好，国家混乱，天灾人祸频繁，那就说明是人心开始坏了。这时有智慧的人就会建议，从皇帝到大臣到平头老百姓，每一个人都要反躬自省，都要忏悔改过，这才是治本之道。否则尽在外在的表面上做功夫，做得再多那也只是治标，而治标是治不完的知道吗？也许旧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新的问题就又出现了。等到人心败坏得差不多了，福德也消耗得差不多了，这时累积的恶业因果也就差不多要成熟爆发了。一旦我们众生集体造作的重大的恶业共业爆发，我们看历史就知道啦，这时候战争战乱可能都是轻的，严重点的国家灭亡、种族毁灭、文明断绝，这种事情在历史上并不是没有发生过！

我们国家最近这几十年来，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出现了有史以来最没有底线、最可怕的贪污腐败现象，环境污染现象，道德沦丧现象，很多以前听都没听说过的狗屁倒灶的事情都出现了。比如什么地沟油、瘦肉精、三聚氰胺、有毒的水果蔬菜，还有什么“车震门”、“艳照门”、郭美美、表哥等等，以及挟佛敛财、强拆寺院、

亵渎神佛——这已经是“自毁长城”的一种最极致的表现了！这种全民“只向钱看”、“放纵贪欲”而不顾自他死活的心理和行为，导致的是全面的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危机，直接影响到了国计民生，埋下了未来的大祸种子。

我们可以仔细去观察，所有苦难的生活，虽然都不是我们想要的，但却是我们自找的，“不从外得”！是不是这样？所有负面的、邪恶的人和事，它们的频繁出现，其实反映的是全民的信仰缺失，是人心的败坏，是生命观和世界观的扭曲，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弘扬佛法，要提倡正确的因果善恶的基础教育？现在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为什么要大力地提倡和弘扬传统文化？道理就在这里，大家都想要挽救世道人心于万一。但是问题又来了，弘扬传统文化本来是好事，不过传统文化里面是既有精华，也有糟粕，我们绝不能像以前文革那样的，把精华和糟粕一块舍弃，不能“倒洗澡水把孩子也倒掉了”，也不能囫囵吞枣，把传统文化里面那些不合时宜的、甚至杂毒的内容也一块儿吸取了。更重要的，是不能“以破坏佛法的正见”为代价，来弘扬传统文化，否则那就是误导和糟蹋，长远来看，那就是在断人慧命了。此中的因果，微妙而可怕，我们大家不可不知，不可不慎！

所以不管是世间法还是出世间法，都得遵循这个“万法由心，不从外得”的根本原则。对我们这些寻求生命解脱的佛弟子来说，这个原则和法理尤为重要。应该说，“不从外得”这四个字，就是我们佛法一切修行的要诀和总纲，非常非常的重要！

师父昨天翻查资料的时候，无意中看到了这么一首偈子，是明朝的法舟道济禅师写的。这是一位真正开悟的大祖师，禅净圆融，内证高深，他的这首偈子正好可以作为六祖大师这段开示的补充说明，所以我就把它给节选摘抄了下来，和大家分享。所谓：

道本无为岂属修，有修头上更安头；  
虚空若使重加柄，野草闲花正好愁；  
将谓衣中有宝珠，衣穿方信宝珠无；  
前年尚有无珠说，今日无珠说也无；  
内不寻思外不求，大千沙界一毫收；  
尘尘刹刹莲华藏，认著依然是外头；  
人人心上古弥陀，末法人中不信多；  
念念他方求佛法，不知念念是弥陀。

听清楚了吗？那些能够看懂这首偈子的人啊，从此就可以“狂心顿歇”，老实念佛，或者老实参禅去也，那师父就可以真正省心了。

那么，六祖大师给我们开示的这个自性三身佛，他所证悟和理解的，具体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境界呢？大家想知道的话，还是那句老话，“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我们留到下节课再讲。阿弥陀佛！

## 如何证悟法身佛

今天是我们《坛经》的第二十讲，我们上节课给大家介绍了一般通途教理所阐释的“三身佛”的概念，其中讲到法身佛是“无始无终”的，报身佛是“有始无终”，而化身佛是“生灭无常”的，看上去这个三身的境界差别很大，但实际上这只是佛陀的一个方便说，是站在时空架构内的、针对我们凡夫众生的一个方便描述，了解这个意思吗？是为了让我们能够尽量听得懂，所以佛陀不得已才如是说。

但是，如果是站在自性的、终极究竟的“角度”——站在这个没有“角度”的“角度”——那么三身就像是“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一样，不管是法身、报身还是化身，那也都是“三无差别”的。三身在本质上都是同一空性，不生不灭、不增不减，只不过我们凡夫被表象所迷，看不到这个真相而已。

比如就拿佛陀的化身来说，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从出生到圆寂，虽然曾经示现了很多神迹，但是从表面上看来，佛陀和我们凡夫众生也没有什么两样，都是“有生有灭”的，没啥特殊。但实际上，佛陀的化身之所以来到我们的世界，示现为和我们一样的境界，他是为了告诉我们一个真理，那就是佛陀在《楞严经》里讲的：“一切浮尘诸幻化相，当处出生，随处灭尽。幻妄称相，其性真为妙觉明体。”

意思是说，我们一切众生、乃至宇宙万有的真实本质，就和佛陀的化身一样，都是自性幻化出来的“浮尘”，看起来有生有灭、刹那不停，但实际上每个浮尘“出生”的当下，同时就已经“灭尽”了，换言之，万法根本就没有真正的生灭过！因为万事万物所谓的“生”，其实只是幻生，并没有什么真实的东西被“生”出来了，那

么“灭”也是同样的道理，所有的死亡都只是幻灭，并没有什么真实的东西被消灭了。这就像我们做梦，大家想一想自己做过的梦，我们梦里存在的一切人事物都是心念幻化而成的，它们的生灭毫无疑问也都是幻化的，这些幻化而成的生灭现象，看起来真实无比，但实际上它们只是虚妄的、暂时性的一个假象，就在它们“幻生幻灭”的每个当下，其实就是“不生不灭”的涅槃性空，了不可得。万法的体性和本质，究其实，从来就没有离开过自性真如的“妙觉明体”，所以佛陀在另外一部大乘了义经典里——好像是在《大宝积经》或者是在《思益梵天所问经》里，佛陀说：“若有于诸法毕竟灭相中求涅槃者，则于是人，佛不出世。”师父记忆中的这个文字可能会稍微有点偏差，但是法义没有错。把这句开示和《楞严经》里的开示同参，大家就会明白为什么后来的很多祖师在开悟后，都会说追求涅槃解脱的修行是在“骑牛找牛”和“头上安头”了。

所以站在自性的、究竟的“角度”，就连虚妄无常的化身都是不生不灭的，那个报身和法身就更不用说了。“法报化”三身说到底都是自性的显现，而“自性”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既然是自性的，那么三身的本质就一定无为的、无我的，是远离一切生灭造作的，不是靠刻意的、自我的有为修行就能达到的——大家一定要牢记这个要点，这是禅宗乃至一切圆顿修法的无上核心要义！这个要义强调的是“一切现成”，一切“本来就是大圆满”、“就是解脱”的，经典上说“无缚无脱”，禅宗祖师也说“你本来是佛”……类似的各种角度的表达还有很多很多。

所以我们佛法最高深、最核心、最究竟、最圆满的这个无上佛果的伟大生命境界，并不是“修”来的，你修也是这样，不修也是这样，不增不减，但也不是绝对不修，让人抓狂的地方就在这里。准确点讲，应该是靠发现，是靠证悟得来的。这个自性三身的无上佛果，并不是原来没有，然后我们千辛万苦地“修修修”，最后才把它们给

修出来的，那样的话三身佛果就是有生有灭的有为法，就不是什么无为涅槃的解脱圣道了。

我们把握住这个核心要点、根本要义，再来看六祖大师开示的三身境界，那么我们就会有更准确、更深入的了解，就不会有什么错解了。

下面，请大家看经文。

何名清净法身佛？世人性本清净，万法从自性生。思量一切恶事，即生恶行。思量一切善事，即生善行。如是诸法，在自性中，如天常清，日月光明，为浮云盖覆，上明下暗，忽遇风吹云散，上下俱明，万象皆现。世人性常浮游，如彼天云。善知识。智如日，慧如月。智慧常明，于外著境，被妄念浮云盖覆，自性不得明朗。若遇善知识，闻真正法，自除迷妄，内外明彻，于自性中，万法皆现。见性之人，亦复如是。此名清净法身佛。这段开示里，六祖大师很显然并没有告诉我们什么具体的修法，他老人家只是很直截了当地讲，我们每个人的自性法身本来就是清净的，而且“它”一直都在，没有“须臾离也”，那为什么我们看不到这个“清净法身”呢？因为自性法身有一个特点，它“能生万法”，它是“活的”，不是“死的”，它具有不可思议的创造力！

当拥有这个“清净法身”而又不自知的凡夫众生——也就是我们啦——去“思量一切恶事”的时候，那自然就会造作各种“贪嗔痴”的身口意恶业；而当我们去“思量一切善事”的时候，也自然就会去造作各种修积福德的身口意善业。如是善恶诸法，在我们的自性之中来来去去，就像浮云一样的，把我们本来如同天空和日月一样清净光明的广大自性就给“盖覆”、遮蔽了。换言之，我们被自己的各种创造性活动给整迷失了，自找的。我们到最后只认得自己创造出来的各种善恶境界，只认得“浮云”，只了解表层的意识，只晓得表面的世

界，只执著这个无常的身心小我，却完全忘记了我们伟大的自性的源头，忘记了我们的“本来面目”！

所以这个“清净法身”要怎么见、怎么修？六祖大师告诉我们，你根本就用不着到处去寻找，也根本不需要什么特别的方法来修，你只要碰到真正有智慧的大善知识，比如历代祖师，相信并听取他们的话，回过头来，“自除迷妄”，把自己分别造作的、遮盖住自性的那些善恶诸法——把这一切“浮云”统统都扫除掉，“不思善不思恶”，那时自然就会“内外明彻”，天地清明，万法背后的真相就会了然呈现，这时你自己就会亲眼看到你无始以来本自具足的“清净法身佛”。

这个自性的“清净法身佛”，才是我们一切众生真正的皈依处，所以接下来六祖大师就开示了。

善知识。自心皈依自性，是皈依真佛。自皈依者，除却自性中不善心、嫉妒心、谄曲心、吾我心、诳妄心、轻人心、慢他心、邪见心、贡高心，及一切时中不善之行。常自见己过，不说他人好恶，是自皈依。常须下心，普行恭敬，即是见性通达，更无滞碍，是自皈依。六祖大师在这里开示的，其实就是具体要怎么做，我们才能见到真正的“自性法身佛”，对这个“自性真佛”的皈依才是真皈依。那么，修行者想要得到真正的自皈依，想要见到真佛，那该怎么办呢？六祖大师说了，必须要除去我们心中种种不善和负面的念头，种种自我和分别的念头，什么“不善心、嫉妒心、谄曲心、吾我心、诳妄心、轻人心、慢他心、邪见心、贡高心”等等，以及由于这些心念而导致的种种伤害自他的行为，从心理到生理，从内到外，都必须要进行自我修复，所有遮盖住自性的“浮云”统统都要祛除，要连根拔起。

那么很显然，像这样的水磨工夫，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完成的，这个“拨云见日”的工作，看起来好像很复杂、很精微的样子，其实这和佛陀说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和这几句话的法理有什么区别吗？大家觉得有什么区别吗？所以六祖大师教给我们的方法，和佛陀教给我们的方法，其基本理路是完全一样的。佛法的修行，“万变不离其宗”，违背了那就不是佛法，禅宗如此，净土和密宗也如此，这点大家要牢记！

六祖大师在这里，他告诉我们的好像并不是直接证悟法身的方法，对吧？他只是说，清净法身就在那里，你们只要把遮盖住法身的种种心理上的“浮云”拨开、祛除就行了，到时法身自见自现，不假外求——这就是禅宗的奥义！就在于它首先肯定我们每个人的“性本清净”、“能生万法”，然后“皈依自性真佛”，自我承担，这时站在这个高度上再来处理无始以来累积的种种习气毛病，那知见和修行的深度就完全不同了。禅宗这种对心念和习气的处理方式，与渐修法门的“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它们的微妙区别，大概就在这里。这两者有时候看上去很相似，但实际上顿渐之间差别甚大，大家可以自己去修持体会一下，就会明白了。

那么，讲到具体的实修，当我们在面对自己的什么“不善心、嫉妒心、谄曲心、吾我心、诳妄心、轻人心、慢他心、邪见心、贡高心”，当我们在面对这些邪心邪念的时候，很多人往往是猝不及防的。因为很多人根本就没有想到自己内心会埋藏有那么多千奇百怪、丑恶无比的念头，很多人会很自然地排斥和抗拒：“这是我吗？这太可怕了！”很多人就会这么想啊，他们搞不懂其中的道理，就会开始对自己产生怀疑了，有些人原来还以为自己挺善良的，但是现在看到自己的内心居然埋藏有这么多的“魔鬼”，那真的就是吓坏了！



所以修行碰到这种问题，你必须要有非常透彻的正见，要有非常理智冷静的觉察，要有巧妙对治的方法才行，听得清楚吗？否则在修行上就会出现很大的障碍，轻则退转堕落，重则着魔发狂，那就很不好玩了。像前段时间，有好几个居士都来问师父，说发现自己的内心妄念很多怎么办？这几个居士都是念佛的，但是他们的知见和信心却很有问题。其中一个说：师父，我最近念佛，控制不了不好的念头，遇到看不顺的东西就想生气，心里要骂，念佛也有这个感觉，想要谤法，心里好像还有一个幸灾乐祸的声音。我很担心，不知道该怎么办？是我念佛哪出了问题，还是怎么了？

像这个居士的问题就很有代表性，很多人在修行的过程中，不管修什么法门，不管是念佛持咒还是观想观像，都会不同程度地翻起业障，激发那些埋藏在八识田里——也就是埋藏在我们的潜意识和无意识层面的恶业习气的种子。这些种子会以念头、意念的形式出现，此起彼伏，似乎无穷无尽，没有了期。很多知见不透、觉察力不够的修行者，这时往往就会犯几个错误了：

第一，会把这些念头当真，不晓得它们是缘起的、空性的、无所住的，简单讲就是假的！

第二，会把这些念头当成是“我”的，不晓得它们其实是无我无得的，本来虚妄，对心念的这种错误认同是最要命的，最难觉察和改变，无形的东西最难觉察和改变。

第三，很多人不晓得这个业障翻起、恶念现前其实是好事，一旦没有抓住这个机会，因为害怕而退转，或者随波逐流，随念头而去，那解脱就不知道要到猴年马月了。须知，“此时正是修行时”，大家了解吗？这时最好的对治方法，就是什么方法都不用，只是静静地看着，“放松、观照、不加评判”，任念头自生自灭、自来自去，如如不动，任运解脱。如果做不到这点，那么最好的方法就是把注意力转

为念佛，坚定信愿，多多诵念，念念之中祈求加持，念念回归“无量光寿”的自性法海，只要持之以恒，那么这些邪心邪念的业障种子，它们的消失只是迟早的事。

所以不管修什么法门，知见清晰很重要，信愿坚定很重要，持之以恒很重要！明白吗？我们的“自性如来”、“清净法身佛”，就在这念念之间，等待着我们自己去发现、去开启、去证悟，大家要各自留意了。

## 三身都在念头里

下面，何名千百亿化身？若不思万法，性本如空。一念思量，名为变化。思量恶事，化为地狱。思量善事，化为天堂。毒害化为龙蛇，慈悲化为菩萨。智慧化为上界，愚痴化为下界。自性变化甚多，迷人不能省觉。念念起恶，常行恶道。回一念善，智慧即生。此名自性化身佛。按照六祖大师的开示，这个自性的“千百亿化身”其实很简单，如果我们不懂得观照万法的本性是空的，不懂得念念导归自性的话，那么我们凡夫每个念头的思量和变化，就是化身。有千百亿思量，就有千百亿化身，只不过这些化身还不能算是“化身佛”。

当我们心怀恶念，“思量恶事”的时候，那么我们的化身就在地狱、饿鬼和畜生，就在三恶道里感受苦报和恶报；而当我们心怀善念，“思量善事”的时候，那么我们的化身就会在天上人间，就会在人天善道里感受福报和乐报。我们每个毒害的念头都会化身为龙蛇猛兽，每个慈悲的念头也都会化身为庄严的菩萨；而我们每个智慧的念头化现出来的境界就是“高大上”，每个愚痴的念头化现出来的就是低层次——这是一定的，这是心灵的因果法则。我们想什么，就会创造或感召来什么，那些相续不断、连绵不绝的或善或恶的念头，最终就会非常坚固地幻化成各种相应的生命境界，出现在我们的世界中，出现在我们的体验当中，让深陷其中的芸芸众生难辨真假，难以解脱。

所以我们的自性可以有无数种变化，迷失的人不知道这些变化都是自性的功能，都是自性的妙用，所以他们“念念起恶”，念念都是自私自利的，不惜伤害他人，伤害众生，却不知道最终伤害的、伤害最大的就是自己！这就是没有“善用其心”，没有善用自性的这个创

造性功能，把“妙用”给搞成了“错用”、“乱用”和“妄用”的结果，很多人就这样活生生地给自己创造了一个地狱，死前痛苦，死后更苦！

所以这时候的千百亿化身还不是什么“佛”，但是它们一直都有佛的体性。只要能够“回一念善”，一念回光返照，生起如实观照的智慧，转恶念为善念，乃至转善念为正念、净念，超越一切善恶分别，这时候的每个念头，才谈得上是真正的“千百亿化身佛”。因此我们要成就和本师一样的化身佛果，那就必须要念念无我、念念为善、念念慈悲、念念般若、念念寂灭、念念利益一切众生——像这个境界，我们只要想一想，就会知道它到底有多难，就会知道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他的心灵境界到底有多伟大！

下面，何名圆满报身？譬如一灯能除千年暗，一智能灭万年愚。莫思向前，已过不可得。常思于后，念念圆明，自见本性。善恶虽殊，本性无二。无二之性，名为实性。于实性中，不染善恶，此名圆满报身佛。自性起一念恶，灭万劫善因。自性起一念善，得恒沙恶尽。直至无上菩提，念念自见，不失本念，名为报身。很显然，什么叫做自性的“圆满报身佛”？按照六祖大师的开示，那个能够“念念圆明，自见本性”、“于实性中，不染善恶”，然后“直至无上菩提，念念自见，不失本念”的大般若智慧，就是我们自性的“圆满报身佛”！

换句话说，我们如果想要成就“圆满报身佛”，那就必须要开启能够“念念自见本性”的大般若智慧。报身是大智慧的成就，而大智慧的成就离不开我们的每个念头，离不开我们的思想和行为。所以六祖大师才会说：“自性起一念恶，灭万劫善因。自性起一念善，得恒沙恶尽。”这个善恶的因果报应虽然差别很大，但是它们的本性却是无二无别的同一空性。修行者如果能在这个纷纷扰扰、琳琅满目的世

间善恶的因果万相中，“不染善恶”，念念自见本性的清净圆明，念念“不失本念”，无缚无脱，那么这个自性的圆满报身就必得成就，这是毫无疑问的！

六祖大师在后面的“机缘品”中，他老人家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应该可以作为我们这个“自性三身佛”的补充和总结。他说：“清净法身，汝之性也；圆满报身，汝之智也；千百亿化身，汝之行也。”这个开示简直明白到了极点！所以不要以为在外面才有个佛，佛才具有三身，其实我们的自性本来就具足一切。我们的自性，本来就是清净法身佛；明白了万法皆空的道理，开悟了，有了般若智慧，你就开显了圆满报身佛；然后我们广修六度万行，念念利益众生，那自然就是千百亿化身佛了。

这个三身佛成就的要点，它们共同的关键，不知道大家现在发现没有？那就是我们的心念，我们对心念的洞察、对心念的善用，决定了我们是成佛道还是成凡夫。所以三身都在念头里，诸位大德，要多多留意自己的起心动念了，不可马虎。

下面，善知识。从法身思量，即是化身佛。念念自性自见，即是报身佛。自悟自修自性功德，是自皈依。皮肉是色身，色身是宅舍，不言皈依也。但悟自性三身，即识自性佛。这是六祖大师对本段的一个小小总结，他说：从自性法身起用，起正见正思维，思量一切善法，无我利他，那么念念就都是化身佛；而念念之中自见本性，不离般若，那么念念就都是报身佛。修行者能够自悟自修，成就这个自性的功德，这才是真正的自皈依。我们平常执著得不得了的那个皮肉色身，只不过是自性暂时居住的房舍，我们要皈依的真佛并不在这个肉体上面。只有已经明心见性，了悟到内在的自性三身，这时的我们才会真正认识到自己的自性真佛到底在哪里。

那么，六祖大师说了这么多，师父也唠叨了那么久，你们现在认识到自己的“自性天真佛”了吗？诸位大德，有谁明白了吗？

## 福慧双修 见性忏悔

下面是六祖大师的又一首“无相颂”，这首偈子非常的浅显易懂。相信大家都看得出来，六祖大师的文笔这回稍微有点粗糙了，他老人家毕竟没有读过什么书，文采什么的那是谈不上的，但是从修行的角度来讲，这首偈子却非常的言简意赅，含义深邃，很值得我们研究。

下面大家就一起来看经文。

吾有一无相颂，若能诵持，言下令汝积劫迷罪，一时消灭。颂曰：

迷人修福不修道，只言修福便是道。  
布施供养福无边，心中三恶元来造。  
拟将修福欲灭罪，后世得福罪还在。  
但向心中除罪缘，各自性中真忏悔。  
忽悟大乘真忏悔，除邪行正即无罪。  
学道常于自性观，即与诸佛同一类。  
吾祖唯传此顿法，普愿见性同一体。  
若欲当来觅法身，离诸法相心中洗。  
努力自见莫悠悠，后念忽绝一世休。  
若悟大乘得见性，虔恭合掌至心求。

看完六祖大师的这首无相颂，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的，你们有没有觉得六祖大师的这首偈子就像是在说我们啊？但问题是，六祖大师是在一千多年前说的这首偈子，怎么现在看来，却像是在说我们呢？可见人心人性的问题，千古一如，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善。六祖大

师说，很多迷惑愚痴的人只喜欢修福，却不喜欢修道，不愿意修智慧开悟解脱。他们以为只要心地善良，乐于助人，懂得布施供养、持戒修福，乃至时不时地诵诵经、拜拜佛、持持咒，经常参加一些讲座法会，偶尔亲近一下法师上师，这样就已经是在学佛，就已经是在修道，这就够了。但实际上呢，学佛的人如果光晓得培福报、做好事，却不明佛理，没有正知正见，没有空性无我的般若智慧，那搞不好福报越大，造业就越大！

我们看现实看得到的，很多有大福报的居士，他们的心真好，真的很善良，但是有时候真的很愚痴，看着让人真着急！很多人别看名义上学佛很多年了，但是讲到佛法的基本正见，很多人却是糊涂的，很多人甚至连佛陀郑重叮嘱的佛魔正邪的基本区别都不知道，所以经常会自以为好心地办了大坏事。比如有很多居士经常会转发一些似是而非的、邪知邪见的文章，因为他自己不知道分辨啊，也不知道这里面的因果有多重，所以他们就很好心地赞叹、转发和推荐了，他们还以为是在弘扬佛法，却不晓得自己已经成了破坏佛法的“魔”的帮凶！

还有的人喜欢印经，所以经常会分享、转发一些印经的通知，这里面现在有很多是骗子的圈套，是假消息，他们也不去求证确定一下，就这样傻乎乎地转发了，结果又做了骗子的帮凶。这还罢了，如果他们转发的是真实的印经的消息，但他们也不看看具体印的是什么经，很多人是一边印真经，一边印伪经，甚至很多附佛外道的魔外邪书也夹杂着一起印，他们也不去仔细甄别，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号召大家统统助印！在我们师父看来，这不是傻的吗？一边修福，一边损福，就像一边种地，一边种毒草一样，这个修福的麦子还没种多少吧，那个损福的毒草倒是已经种了一大片了。



还有的人听风就是雨，身为佛弟子，空有一身福报，却不晓得拿佛法、拿祖师的开示来对照自他，只会盲目地迷信和崇拜神异，谁越敢吹牛就越能忽悠到他们。比如前两年被某某大居士头礼请到深圳，现在又被某某寺院和居士团体礼请到某地讲法的那个什么“终南山114岁的普光老和尚”，这个很明显就是一个老骗子、大忽悠，满嘴跑火车，开口就是大妄语、大邪见，胡编了很多不靠谱的神怪故事。明明才五六十岁的一个糟老头子，却瞎吹说自己已经114岁了，前两年是106岁，才过两年就114岁了，比本老还大；而曾经被莲池大师和虚云老和尚严厉呵斥的所谓“千佛衣”，很不如法的“千佛衣”，他却敢堂而皇之地穿在身上、坐在屁股底下……这个不是外行，不是魔头是什么？但就是这样一个人在我们看来漏洞百出、低级无比的骗子，很多平常看起来很聪明、很成功的“大居士”，甚至是某些很有名的出家师父却把他待若上宾，不敢质疑，甚至不敢不崇拜，这就让我很纳闷了。老衲据此分析，这里面只有两个可能，这些居士和师父要不是真蠢，要不就是装蠢！真蠢是有福报没智慧，那就不用说了；装蠢那就是明知是骗子而联手行骗，忽悠大家，那就居心叵测、其心可诛了！是不是这样？

其实这些有福报的居士如果仅仅是被骗钱或者骗色，那倒还是小事，真正可怜可怕的，是被断了善根慧命，因此而起邪见邪行，沦堕魔道而不自知，那就真的是呜呼哀哉、无药可救了！像前个星期讲完经后，有两位居士突然就来拜访师父，他们就跟我说这么一件事，这两个居士是两口子，他们原来是非常根深蒂固的“净粉”——知道“净粉”什么意思吗？大家心照不宣就行了。这两个居士原来是深圳某个地区的“净粉”组织的活动骨干，当然他们现在早不是了，那么他们为什么不是、为什么醒悟了呢？原由就是因为2012的事情，2012的时候那个老净空不是在视频上忽悠大家世界末日快到了吗？他在九月份之前还忽悠说，深圳九月多少号就要被大水淹没了，有大灾难，乃至在12月21号过后全世界都不靠谱了，唯有内蒙古的赤峰市平安无

事，因为那里有净空正在修建的一个大庙。这个消息传来，深圳的无数“净粉”就慌了神了，因为他们太相信那个妖孽了，净空的金口玉言，怎么可能会有假呢？！

当时这两口子、这两位居士就已经有点嘀咕了，但是他们又不敢质疑，后来就和另外几个大居士一起去到香港，去拜见这个老和尚，亲自向净空求证，结果他们亲眼看到、亲耳听到的，净空对他们说：是的！深圳九月份是有大灾难，内蒙的赤峰最安全！这下子居士们就歇菜了，他们回来就把净空的“圣旨”给传达开了，很多居士就开始很激动地到处串联，很多有福报的笨蛋立马就把自己的工作给辞了，很爽歪歪地就把老板给炒了，而更有福报的一些笨蛋就把自己辛苦多年买下的房子、车子，甚至工厂、店铺都给卖掉了！他们举家搬迁，拿着大把的钞票“投奔怒海”，哦不对，是投奔赤峰，是投向他们心目中可以保住老命的“红色净土”。

据说当时全国各地不知道有多少的“净粉”纷纷而来下，来到了这个他们平时听都没听说过的、鸟都不拉屎的内蒙赤峰，很多人在那里租房子、买房子、挖地窖、搞活动，大量囤积各种救灾物资，那段时间搞得赤峰比传销还热闹，不晓得有没有让赤峰的GDP赶超英美、跨越几个台阶？（众笑）后来听说是赤峰的市政府实在受不了了，开始往外驱赶“净粉”，这才把这股歪风邪气给压住了。再加上后来深圳预言和2012末日预言的破灭，这些“净粉”才不得不灰溜溜地离开了赤峰，不再给社会添堵。

但是当时很多人投下的钱，已经拿不回来了，这笔钱大概有多少呢？确切数字谁都不知道，但谁都知道这个数字肯定很大很多！据这两个居士讲，仅仅是我们深圳龙岗一带，就有几百个“净粉”全家都投过去了，他们认识的一个很有福报的、很虔诚的居士，一个人就拿

出去了几百万，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捐给净空的，结果全打水漂了，连个回响都听不到！

那么2012过后，净空和他的高徒，就是那个叫做“定弘”的，他们居然对外宣称，是你们错解了老和尚的意思，是你们自己搞错了！那两个居士对我说，明明就是我们亲耳听到老和尚亲口说的，怎么就变成我们搞错了呢？这样推卸责任的话，让他们百思不得其解。所以亲身经过这件事后，他们才开始醒悟，开始反省，开始去看其他正见法师的开示，然后一对比才发现，哦，原来是自己愚痴，是自己被净空给洗脑忽悠了，丧失了正常的“依法不依人”的理智。

但是像他们这样清醒过来的人也并不太多，据这两位居士讲，很多都被骗得快要倾家荡产的“净粉”，居然到现在还是对净空执迷不悟，死不悔改——这就是典型的“被人骗了还帮人数钱”的弱智了，根本不是佛子的种性，空有一点福报，却没有半点分辨正邪对错的基本理智，实在是让人很无语！像这种情况，被骗钱还真的就是小事，被骗了法身慧命，被骗得死死的，那才是头等大事！因为这种人一旦邪见入心，一旦被魔力摄受，那以后堕落恶道就是绝对的了，痛苦就是绝对的了，所以像这种无药可救的人才是最可怜的，而那些误导众生、断人善根的“魔”则是最可恶的！大家一定要以此为鉴，不能光修福报不修智慧，做一个没有正见的佛弟子那就麻大烦了，那其实就已经不是佛弟子了！明白吗？

当然，六祖大师在这里的意思，并不是说修福不好、不对，也不是说光修智慧就行了，像那种“修福不修慧，白象披璎珞；修慧不修福，罗汉托空钵”的偏见，六祖大师这种“祖师”级别的人是不可能有的。六祖只是很慈悲地、目光很深远地提醒我们，不要以为表面上修修福报就能灭除罪障了，修福虽然能有好的因果，但是我们心中对“自我”的执著，以及深埋于内在的贪嗔痴等罪业，只会随着我们心

行的造作而延续到下一世，不会因为修福而消灭。所以要想真正的忏悔灭罪得解脱，就必须回到一切罪业缘起的源头——回到我们的内在心性、回到自性的层面去求解脱，这才是真正有效的真实的忏悔。

六祖大师提倡的，其实是“福慧双修，慧为先导”，对不对？那么具体要怎么修呢？六祖大师在前面给我们详细介绍的那一系列大乘了义的、导归自性的修法，从“自性五分法身香”，到“无相忏悔”，到“发四弘誓愿”，再到“无相三皈依戒”，最后到“一体三身自性佛”，这些大乘了义的无上修法，每一个都能让我们“除邪行正”，顿悟自性，得真忏悔！能这么去修行、去观照的人，念念之中，就能同类于诸佛，和诸佛同一鼻孔出气。这就是从佛陀开始，一直到历代祖师都非常小心守护和传承的无上的圆顿法门，它能令一切众生彻见自己“一体不二”的本性，“离诸法相”，顿悟法身，获得最究竟的解脱。所以大家千万要各自努力，不要再忽忽悠悠了，免得到时候一息不来、“后念忽绝”，那这一辈子错过就不晓得要到哪一辈子才能再碰到这个法门了。像这样珍贵无比的大乘了义的修法，大家如果想要得到它开悟见性的法益，那就要非常虔诚恭敬地合掌，要有真正求道的至心，这样才能得到这个法门的加持，得到最真实的受用。

下面，师言：善知识。总须诵取，依此修行，言下见性。虽去吾千里，如常在吾边。于此言下不悟，即对面千里，何勤远来？珍重！好去！一众闻法，靡不开悟，欢喜奉行。这是本品的最后一段，六祖大师叮嘱大家要好好依照他说的去修行，真老实听话的人，就能“言下见性”，虽然相隔千里万里，也离祖师不远；但如果自作聪明，“言下不悟”，不信不修也不行，那就算天天跟在六祖大师的身边，也是咫尺天涯，远隔千里。六祖大师最后还说了这么一句，大家要自己珍重、保重，好走不送了！然后大家就心开意解，各有所悟，就这么开开心心地散去了。

那么，我们今天的时间也到了，大家也要各自散去了。下节课，我们将要进入本经最好玩、最具有禅宗意趣的第七品“机缘品”，全是大大小小非常开智慧的精彩故事。所以，“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我们下节课再见。南无阿弥陀佛！

# 机缘品第七

## 非关文字 不离文字

今天是我们《坛经》的第二十一讲，上节课我们讲完了第六品，现在要进入的是第七品“机缘品”，请大家翻开经文。

“机缘”这两个字，应该是我们佛教的发明，站在佛法修学的角度，我们碰到什么样的法门，我们依止什么样的师父，我们适合修什么样的法，乃至我们修什么样的法比较容易成就……等等，那都是要讲“机缘”的。这个“机”代表了我們本身的悟性和根机，甚至还包含了福德的大小、智慧的深浅、气量格局、以及聪敏利钝的各种不同的程度，这个“机”可以说是我们每个众生的“内因”。那么“缘”呢，“缘”是指能够成就因果圆满的各种外在的条件，也就是所谓的“外缘”。必须要内因外缘、机缘具足，然后人事物的各种结果——不管是善果还是恶果，不管你接不接受，它都会如是、如实地呈现出来，在物质世界或者精神世界呈现出来。其中的因缘变化，微妙之处，蕴含了无限的可能性，差一点都不行，差一点就不同！

比如一个苹果的种子，想要成长为一棵正常的苹果树，开花结果，首先这颗种子它本身的“机”、本身的“内因”得保证没有问题，它必须是健康的、是活的，对不对？否则焦芽败种你再怎么缘分具足也种不出来；其次这颗种子外在的各种条件，也就是“外缘”你得保证了，否则你把种子搁在水泥地上，那谁也没有可能种出来！这颗种子你得放到合适的土壤里，阳光空气水份都得合适了，然后在成长的过程里它还不能被人砍、被动物啃了，也不能被雷劈、被火烧了……所有这些内外的因缘条件统统都要OK了，这颗苹果的种子才能最终成长为一棵大树，开枝散叶，开花结果。所以有时候仔细想想，连一棵树的成长都那么不容易，我们每个生命的历程、每个修行者的成就，那就更是难得、更不简单了！

那么，在我们禅宗的定义里，修行者想要明心见性，想要顿悟顿超，那这个“机缘”的重要性就更是讲究非常，更是内因外缘缺一不可了。像师父和弟子两个人，往往就是“机缘”的最集中的体现，我们看那些灯录的记载，看祖师点化弟子的时候，那个“机”和“缘”往往都是同样重要的。弟子的悟性、根机、发心、毅力，还有对师父的信心，而师父必须是一个明眼的过来人，必须是真正的大善知识才行，必须要有接引弟子的善巧方便和霹雳手段，这样机缘凑合，“以心传心”、“心心相印”才成为可能，禅宗的传承才会成为可能！当然有的时候开悟的因缘倒不一定非要靠师父，有的人风吹草动、被石头砸一下就开悟了，但这种人毕竟很少，如凤毛麟角，绝大多数人——特别是我们，还是必须要经过善知识的点拨和印证的，这是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

所以对禅宗来说，修行悟道，这个弟子的“机”和师父的“缘”，虽然两者之间并无定法，但是这两者相不相应、投不投机啊？这可是事关生死、事关法身慧命的最大关键。投了机，合了缘，那么弟子的目的就达到了，而师父的任务也就完成了。这个时候往往是最高兴、最开心的，龙天护法、诸佛菩萨都皆大欢喜，而弟子和师父在那种机缘碰撞中迸发出来的那些智慧的光明，智慧的火花，流传记录下来，就变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禅宗公案，禅宗的灯录。所以“机缘”这两个字里，实际上包含了很多很精彩的故事，很深奥的内容，是最能体现我们禅宗的风格、禅宗的意趣的，很多很好玩的、既让人开智慧、又让人摸不着头脑的公案，就蕴含在其中。

我们现在要学习的这部《坛经》的第七品“机缘品”，就是这种风格意趣的典型代表，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经文。大家一方面要注意观察六祖大师是怎样善用机缘来接引弟子的，一方面还要懂得回光返照，要懂得对比自己——要看看自己是什么样的根机，是什么样的因



缘啊？我们要借鉴什么、学习什么和调整什么？这个答案，就在你们大家实事求是的自我洞察里。

下面，师自黄梅得法，回至韶州曹侯村，人无知者。这是讲，六祖大师在黄梅五祖大师那里得法开悟之后，他老人家不是南下避难吗？还记得吧？他有一段时间是躲在“韶州”的，也就是现在的广东韶关的附近，有一个叫做“曹侯”的小村子，六祖大师就隐姓埋名地躲藏在那里，没有谁认得他。

时，有儒士刘志略，礼遇甚厚。志略有姑为尼，名无尽藏，常诵《大涅槃经》。师暂听，即知妙义，遂为解说。这个真正有道有福德的人，到哪里都不会饿死，都不会有障碍。六祖大师虽然为人很低调，并没有胡乱显摆什么，但是他老人家才到韶关没多久就碰到了一个善因缘，有一位名字叫做刘志略的儒士、读书人，很可能是在跟六祖大师简单交往过后，就对六祖大师非常的认可，并且“礼遇甚厚”，意思是说对六祖大师很恭敬、供养也很周到的样子。

这位儒士看来跟我们佛教的宿缘非常深厚，因为他有一个亲姑姑居然也出家做了比丘尼，法名就叫做“无尽藏”。这位无尽藏比丘尼经常持诵《大般涅槃经》，很喜欢这部大乘了义的经典，但是她对经文的奥义却并不怎么通达。那么有一天刘志略就安排他的姑姑和六祖大师见了个面，很可能无尽藏比丘尼原来是想考考六祖的，因为她事先肯定是听自己的侄儿介绍过六祖，知道这是一位高人，“只听其名，未见其人”，所以她就想考考他。于是无尽藏比丘尼就读诵了一段《涅槃经》的经文给六祖听，没曾想六祖刚听完就对经文的妙义完全的了达，然后就很清晰地给无尽藏讲解了一番。这下子无尽藏比丘尼就有点惊讶了。

尼乃执卷问字。师曰：字即不识，义即请问。这是讲，无尽藏比丘尼一见六祖真是高人，机会难得，所以她就拿着一卷经书赶紧向六

祖大师请教说：这里面有些生僻的字我不认识，不知道它们是什么意思啊？六祖大师就回答她说：这些字我也是不认识滴，我统统都不认识，我是文盲，但是如果你要问的是佛经的义理、佛法的奥义，那么你尽管问就是了，这些我在行！这个奇葩的答案一下子就让无尽藏比丘尼凌乱了。

尼曰：字尚不识，焉能会义？无尽藏比丘尼很可能有点吃惊，也有点气愤，所以她就很大声地质问说：你字都不认识一个，又怎么可能明白佛经的妙义呢？这不是忽悠蒙人吗？在无尽藏比丘尼的心里，我估摸着已经有点后悔这次见面了。

师曰：诸佛妙理，非关文字。没曾想，六祖大师眼皮都不抬一下的，老人家很淡定地只是说了那么一句话：诸佛妙理，非关文字！这个诸佛的心法妙理、无上的奥义，跟文字没有任何关系——这一下子就把无尽藏比丘尼给镇住了！这位比丘尼师父的根器其实是非常不错的，她毕竟是一个很内行、很认真的修行者，所以她一听就知道，六祖大师的这句话决不是普通人能说得出来的，完全符合我们佛法的精神，符合解脱之道。但偏偏六祖大师还真就是一个文盲，大字不识一个，那他为什么能够这么通达地了解佛经的奥义呢？这就很令人惊讶了。

尼惊异之，遍告里中耆德云：此是有道之士，宜请供养。无尽藏比丘尼在惊异之下，心知六祖大师非同凡俗，所以她就很主动地替六祖大师开始做起了广告，她到处去跟那些十里八乡的人，尤其是跟那些年高有德、有名望、有影响力的长者们宣说：这是一位有道行、有修证的真正了不起的高人啊，你们大家都应该去好好地请教和供养，千万不要错过了！

我们都知道，六祖大师后来正式出家后不久，就回到韶关主持宝林寺了，当地的人、当地的老百姓都非常地欢喜和拥护他，各行各业

的信众弟子无数，那个扎实的群众基础（呵呵，革命基础）就是在无尽藏比丘尼那个时候打下的。这个可以说既是六祖大师的德行所感召，同时也是无尽藏比丘尼的发心护持所导致，如此殊胜的功德那真是无量无边，值得我们大家随喜和赞叹！另外，这个缘份其实也是一种非常难得的机缘，无尽藏比丘尼的法缘跟六祖大师非常相应，她的眼光判断可以说独到而准确，她没有因为六祖大师的外貌和文盲的表象而心生轻视，从而错过了祖师，我们不能不说，这位女众师父还是很有智慧的。

像六祖大师开示的这句话，“诸佛妙理，非关文字”，换了一般人，换了一般的初学者，那很可能就会听不懂，甚至产生错解和疑谤，那都是很正常的。因为按照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的理解，“文以载道”，不管是儒家的还是道家的经典，乃至我们佛教的三藏十二部，那统统都是文字，里面记载了无数的妙理、道理和真理，当然儒家道家的偶尔也会冒出些歪理，因为不究竟啊，但不管怎样，你不能说一切都完全和文字无关吧？“非关文字”，那叫我们后人还怎么去学习，怎么去做学问啊？怎么去考文凭啊？但是六祖大师偏偏就这么说了，他老人家是想哗众取宠、离经叛道，是刻意地想要和传统唱反调吗？其实不是的，这里面就包含了祖师很深刻的来自于生命实践的一个重要体悟。

所谓“诸佛妙理，非关文字”，并不是说文字不重要或者不需要，而是说那种关于生死解脱的体验是很直接的，由此而证悟到的生命实相是超越文字，甚至是超越思想的，“非思议所能及”——这句话还记得吗？像诸佛和祖师的所悟所证，要形成语言文字宣诸于口，流传后世，那已经是第二第三步的事了，是一种方便的指引。所以“诸佛妙理，非关文字”这句话是对的，但“非关文字”的同时我们又要牢记“不离文字”，否则我们现在就没办法交流了，六祖大师和无尽藏比丘尼也没办法交流了，这个对文字的“善用”并没有错，两

者必须要结合起来，才是中道的正解。但是我们看得到的，很多人在实际的生活和修行中，往往只记得“不离文字”的吸取知识，却忽略了“非关文字”的实践体验，个个都被文字所惑，不是变成了书呆子就是变成了佛油子，以为文字所代表的就是真理，以为懂得名词解释就是开悟了，那这个时候就需要拿出六祖大师的这句话来狠狠地敲打一下了。

在我印象中，好像还有一个人也说过和六祖大师一样的、类似的话，那就是印度近代的一位公认的大成就者：克里希那穆提。他说：“所有的哲学和宗教都是错误的（彻底地否定），所有能够说出来或者写下来的文字都不是真理。真理只能在它发生的时刻当下直接去体验，对真理的任何思考或者理智的想象都远离了真理。”

他还说：“真理只来自于我们的内心，需要通过自己去认识。我们通常获得知识的办法，就是通过阅读或者听别人去讲。但是如果想要领悟真理，你就必须要通过静静地观察，观察你的心，然后直接探索进去，这样你才能有所领悟。”

“任何机械的和物质的东西都可以被理解，但是如果我试图告诉你上帝是什么，真理是什么，爱是什么，你不会完全明白。也许我知道什么是爱，什么是上帝，什么是真理，我可以写一本关于爱和真理的书，而你可以去读这本书，在智力的层面上你也许能看懂这本书，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你因此就会知道什么是爱、什么是真理了。这个你得通过直接的体验来领悟，不能有丝毫的解释或思辨。任何的想法和文字都不是真实，它们只是真实的扭曲。”

像上面这些开示，师父引用的这些开示，它们只是语言的表达方式有所不同，但是它们内在的含义和六祖大师说的，有什么不同吗？如果像这样精炼扼要、言简意赅的阐述，你们都觉得很枯燥、干巴、听不明白的话，那么师父不得已只好给你们讲一个公案，讲一个有趣

的故事，希望能打起你们的精神，加深你们的了悟了。不鼓掌不讲！  
（众鼓掌）很久没有配合了。（众笑）

## 船子和夹山

话说在一千多年前，在六祖大师之后，也还是在唐朝，在六祖大师的徒孙辈里出了一位举足轻重的大祖师：药山惟俨禅师。在药山禅师的门下，又出了三位非常了不起的大德，分别是船子和尚、道吾禅师和云岩禅师，他们个个都是真正开悟的大德、大师，不是我们这种假冒伪劣的。

船子和尚在药山禅师过世后，他有一天就要准备离开了，他打算去过自己想过的生活，去走自己的路。那么在临行前，船子和尚就对他的两个同样开悟的师兄弟说：你们以后都是要弘化一方的，做大和尚，和我不同。我的性子懒散疏野，只喜欢在山水之间过那种清闲的生活，不适合做什么大事，但我可以做些小事，所以你们以后如果万一碰到什么合适的好苗子，那就给我介绍一个过来，我会好好地雕琢他，传授我平生所悟，以报答先师的恩德。（我看到船子和尚讲的“雕琢”这两个字，想到后面的那个公案就觉得很好笑，船子和尚的这个“雕琢”是何等的严厉、何等的无情，但是又何等的慈悲啊！）

这番话说完后，船子和尚就孤身一人无牵无挂地来到了江苏的华亭，一个很隐蔽的小地方，天天泛舟江上，摇着一艘小船专门接送客人往来，变成了一个职业的摆渡人。这个如果按照我们佛教的戒律来看，那应该是不允许、不如法的，和尚不干正事儿，但是禅宗悟道的大祖师从来就是不走寻常路、不吃这一套的，他们率性而为，随心而动，想干嘛就干嘛，那种挑战世俗礼法、打破成法戒规的事在历史上可干了不少，所以他们才会被称为是“出格丈夫”，不是我们这些死板僵化的人能妄测的。当时在周围的人并不知道船子是一位得道的高僧，还以为他只是个有点奇怪的普通出家人，不知凡圣，莫测其深浅，于是就都称呼他为“船子和尚”，这个名字是这样来的。

船子和尚可能自己都没想到的，是他在华亭摆渡等待有缘，这一等就等了大概三十年，比达摩祖师的面壁九年还要等得更久！这三十年他见过无数的人，但是却没有一个合适的接法者，没有一个契机契缘的，那还是在唐朝哦，要是搁到现在，我估计船子和尚就算是等到死，乃至再等几百年，那也是等不到什么传人的。由此可见禅宗对传法弟子的根器要求之高、之严，以及师徒之间的那种机缘相应之难得。船子和尚在那个时候应该已经有六七十岁了，他等徒弟就等了三十年，结果徒弟没等到，这个脍炙人口的诗偈倒是作了好几首，其中有一首最著名的是这样写的：

千尺丝纶直下垂，一波才动万波随；  
夜静水寒鱼不食，满船空载月明归。

哦，很美！对吧？这个意境很美！从这首诗偈里，我们大概地可以感受到船子和尚的那种孤高、清寂，以及对接法传人的一种隐隐的期盼之心。但是奈何机缘未到，“金鳞罕遇”，就算是祖师也只能被动地等待，没有任何办法。

那么就在船子和尚快要绝望的时候，他的师兄道吾禅师就给他送来喜讯了。道吾禅师在那时也是一个老和尚了，他喜欢穿得破破烂烂地到处云游，几十年来走遍天下，却愣是没有发现一个可造之材，完不成师弟的嘱托，这都快成了他的一个心病了。那么这一次他无意之中行脚来到了江苏镇江的鹤林寺，就被他发现人才了，那就是自幼出家的夹山善会禅师——夹山善会法师，那时还不能算是禅师。夹山在当时已经是一个很有名的大法师了，他经教通达，辩才无碍，讲经说法的时候听众很多，粉丝就更多了，但是夹山并没有因此而丧失理智、退失道心。

这天道吾禅师正好赶上了夹山法师上堂说法，唐朝的时候，讲学之风非常盛行，不管是法师还是禅师，他们在讲经说法的时候往往都

会碰到公开的提问，这是很好的一种学习风气。那么这回夹山法师也碰到了，有人就问他：“如何是法身？”夹山就回答说：“法身无相。”那个人又问了：“如何是法眼？”夹山就回答：“法眼无瑕。”这是标准答案，我们翻遍三藏十二部，也找不到别的能超出这两句的答案，了解吗？因为佛陀在经典里就是这么开示的，所以法师这么回答，那是中规中矩，符合圣言量，没有丝毫的错谬和误导。如果是佛学院考试的话，夹山法师这么回答，那至少可以得六十分，及格了。但是当时道吾禅师在下面一听，却忍不住“噗嗤”一笑，也不晓得是耻笑还是冷笑，反正笑得很大声，没给面子，让很多人都听到了。

这下子夹山法师就坐不住了——看来脸皮太薄的人不能做法师，要像老衲这么又黑又厚的才行——于是夹山法师就不讲经了，他走下法座，恭恭敬敬地向道吾禅师请教说：“我刚才的回答必定有不对的地方，以致于让您失笑，还望老前辈能够不吝慈悲，告诉我哪里错了？！”

道吾禅师就回答他说：“大和尚，你虽然能够讲经说法，但你一定是还没有碰到真正的好老师。”言下之意，是说你只是照本宣科而已，并没有什么真修实证的了悟，你还缺乏一个好老师的点拨和传承。其实夹山法师他自己心里也明白，他说法身无相、法眼无瑕，三藏十二部读完了也只能这么说，自己只不过是捡了一个现成的、便宜的答案，那么到底什么是法身法眼？这个无相无碍又是啥境界？他自己也糊里糊涂的，不知其所以然，缺乏实证的毛病就在这里——从古到今，很多的法师、大师、名师，其实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存在类似的问题。这里大家就要注意了，这个诸佛的妙理，到底和文字是有关呢，还是无关呢？如果有关，却被道吾禅师这样的明眼人耻笑；如果无关，那我们又何必闻思经典，白费功夫？这个问题建议大家得空的



时候好好想想，仔细参参，反正你们闲着也是造业，不如耗费点脑细胞。

那么，夹山法师很显然是一个很有自知之明、同时也是很有道心的修行人，所以他就非常认真地向道吾禅师请教说：“我到底是什么地方说错了，还望您能为我说破。”道吾禅师却说：“NO！NO！NO！我是不会告诉你滴——英文是我加的哈（众笑）——你的法缘不在我这儿。离这儿不远的华亭江边，有个叫做船子和尚的大德，他才是你真正的老师，请大和尚你自己往华亭去找一找吧。”

于是夹山法师就问了：“这个人是什么样的情况啊？”还有点半信半疑的。道吾禅师就说了：“这个人穷得很，上无片瓦遮身，下无立锥之地，一丝不挂，寸草不留。大和尚你真要去的话，那我建议你最好换身衣服，穿朴素点再去。”这个话里面其实是有潜台词的，表面上是劝人不要穿得那么华丽富贵，实际上是提醒夹山法师你必须要有放下一切的决心和道心，否则那个穷得没谱的人不见得会搭理你，这个悟道的祖师就是这么任性！（众笑）于是夹山法师果然毫不犹豫地就舍弃了他的盛名和地位，改装易形，背起一个小包袱就去了。这位大德能够在自己声名显赫、如日中天的时候，为“道”而舍弃一切，不被名利所惑，这证明他后来的大彻大悟是完全符合道理的，绝非侥幸。

夹山法师赶到华亭后，船子和尚一见他，就晓得这位可能是被师兄忽悠过来的，呃，介绍过来的，（众笑）于是就很客气地先问了一句：“大德您是常住在哪个寺院啊？”夹山法师也很厉害，他根器很好，所以他一回答就是双关语：“寺即不住，住即不似。”意思是说，我是修行人，心无所住，不管在哪个寺院都是“住无所住”的，一旦心有所住那就不对了，就不是那么回事儿了。这个夹山法师大概是《金刚经》看多了，他才见到船子和尚就不知深浅地来了这么一句

机锋，这就是典型的“鲁班门前耍大斧，关帝面前舞大刀”，对不对？很多佛弟子都会犯类似的毛病，某些人恨不得天天都显摆一下自己开悟了，见谁都来几句机锋转语，就像《红楼梦》里的宝玉、黛玉、还有什么宝钗，他们也时不时地就会冒出两句，但他们是真开悟、真明白了吗？当然不是。因为缺乏真修实证，禅宗的智慧到了他们那里，就变成了一种口头的文字戏论，在生死面前屁用没有！

所以船子和尚紧逼着就马上追问了一句：“不似，似个什么？”意思是说，你说的什么“住即不似”，那么这个“不似”的“似”的境界，又是什么呢？请你形容一下？夹山法师立刻又奉送了一个标准答案，他说：“不是目前法。”这不是眼睛能看到的色法，那个境界无法形容。这个意思你们能听懂吗？能听明白吗？听不明白？不知道为什么，师父觉得很有成就感！（众笑）其实从前面开始，这些禅语机锋的对话，师父就不应该再给大家翻译了，你们自己去领悟就行，我生怕一翻译就把那个原来很活泼广大的意思给局限住，甚至是翻译错误，误导大家那就麻大烦了。所以这里要特别做个说明，师父的解释只是一个参考，并不是绝对正确的代表真理的伟人的话，你们还是要自己开动脑筋，要慎思明辨，否则谁开了错“悟”不要来怪师父哈。

那么，船子和尚是何等样的人啊？他是真正彻悟的大祖师，他的心就像明镜一样的，他一听夹山法师说什么“不是目前法”，他就知道这个有问题，不是夹山的真实体悟，而是不知道从哪里看来听来的。所以他很不客气地就呵斥了一句：“你这是从什么地方学来的口头禅？”毫不客气地戳穿。夹山法师却很嘴硬地顶了一句，他说：“非耳目之所到。”继续跟船子和尚玩玄的，他觉得自己了悟的这个境界远离六根六尘六识，不是一般人能明白的。于是船子和尚就只好摇头叹息说：“一句合头语，万劫系驴橛。”这是讽刺夹山法师只会说一些听起来很高妙、很正确的话，不懂的人还以为夹山早开悟了，

但实际上这些自以为是、自以为正确的东西，正是束缚和捆绑修行者的那一道道绳索。所谓正确的东西，有时候比错误的东西还更能蒙人，还更能蒙蔽人。如果修行者不懂得自我反省、不懂得深刻反观的话，那么就会像一头笨驴似的，被牢牢地一直栓在木桩上，被栓了千生万劫都还不晓得。本来还以为自己是条很拉风的龙，没想到自己其实是头超倔强的驴！（众笑）这样的人，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能碰到，对不对？呵呵，这位船子和尚骂起人来够狠，比那个什么大虚法师狠多了。

那么交谈到此，船子和尚就已经知道夹山法师的水平在哪儿，也知道他的毛病在哪儿了，所以船子和尚不想再多说废话，他开始主动出击了。老人家就给夹山设计了一个问题，所谓：“垂丝千尺，意在深潭；离钩三寸，子何不道？”这是一个比脑筋急转弯还要更绕的比喻，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所以师父就不翻译了，也没办法准确翻译。这个问题是谁答谁上当，怎么答都是错的，所以夹山法师刚要开口，就被船子和尚突然一船桨给打到了水里，那个满腹经纶就这样活生生地给憋回去了。

也不知道夹山法师会不会游泳，但他肯定是喝了好几大口水，这时候的他狼狈不堪，本能的只想赶紧抓住船舷往上爬。但是船子和尚还是不想放过他，完全不顾他的死活，只是一连声地催促他说：“快道！快道！”前面不是说“子何不道”吗？所以现在“快道！快道”！都不晓得“道”个什么？夹山法师被水淹得稀里糊涂的，还没回过神来呢，他刚想张口，船子和尚却又是一船桨，再次把他给打到了水里，这个祖师也不怕闹出人命。这下子，“言语道断，心行处灭”，夹山法师终于豁然大悟——呵呵，还是值得的！他满肚子的学问道理都被江水给泡没了，于是他只好点头三下，可能嘴巴里还含着一口水，说不出话，只好点头三下，表示“我懂了，我真的懂了”！

船子和尚这时知道夹山已经有所领悟，但他是不是真透彻了呢？还需要勘验一下，所以船子和尚一边拉他上船，一边就丢了一句机锋给他，所谓：“竿头丝线从君弄，不犯清波意自殊。”啥意思？自己参！我们搞不拎清的东西，夹山禅师——这时已经可以叫做禅师了——夹山禅师却不再上当，他回答说：“抛纶掷钓，师意如何？”把这个钓钩，把这个钓鱼的线统统抛掉，一点都不留，老师您意下如何？那船子就回答说：“丝悬绿水，浮定有无之意。”夹山马上就明白了祖师的密义，他说：“语带玄而无路，舌头谈而不谈。”一切本来就是随心所欲，无事无碍，任运解脱的。

船子和尚一听，就确定夹山法师已经大彻大悟，不再是口头的功夫，所以他非常欣慰地感慨说：“钓尽江波，金鳞始遇。”我这么多年来，终于钓到了一条真正的“金龙”，这个传法的责任终于圆满了。但没想到夹山禅师听了这句话却两手掩耳，表示无受亦无得。船子和尚于是就点头印证他说：“如是！如是！我在药山三十年，也就是明白了这件事。你以后要好好地守护这个心法，于藏身处没踪迹，没踪迹处莫藏身，你要把这个法门传承下去，不能让它断绝了。”

夹山禅师听了，也不啰嗦，他没有做什么缠绵不舍的小儿女态，只是很干脆地向师父辞行就走了。但是他上路以后却不知道为什么，老是忍不住地回头，不断地回头。船子和尚看在眼里，一看就知道他心中还留有最后的一点无明，于是就大喊了一声：“阁黎！”夹山一听，马上回头，只见船子和尚朝他一竖船桨，厉声呵斥说：“你以为除了这个，还有什么别的妙法吗？”说完船子和尚就把船一翻，自己“扑通”一声就跳到江里，再也没有冒头，也不知道他到底是生是死，反正从此以后历史上就再也没人见过他！

所以你们看看，祖师为了断弟子的疑，居然连命都可以不要，这是什么样的老师啊！憨山大师曾经对这个公案有过一个拈提，也就是

点评，他说：如果夹山禅师当时还仅仅停留在文字的知解，还停留在这个层面上，那么船子和尚是不可能为他舍命的！因为夹山禅师得到的是超越生命的东西，所以船子和尚才会舍得以命相授，在他们那里，“生死无碍”这句话，绝不是什么书本上轻描淡写的、谁都能背下来的那几个字！这个意思你们能了解吗？

那么，夹山禅师在离开华亭后，他就遵从船子和尚的叮嘱，独自一个人在山中静修，十余年来刻苦磨砺，长养圣胎，然后才又出世为大众说法。据说道吾禅师后来还派弟子去考验过他，问的仍然还是那两个老问题，“如何是法身？”、“如何是法眼？”夹山禅师听了只是一笑，他的回答也还是老样子，所谓“法身无相”、“法眼无碍”！但是这回道吾禅师一听就笑咪咪地说：“这个家伙终于透彻了！”就印可了他。那么这前后两次同样的问题，同样的答案，为什么第一次不对，第二次却对了呢？这是何故啊？其实，问题的问题并不在表面的文字上，而是在夹山禅师的心里。夹山第一次回答的时候，他有的只不过是嘴上的功夫，话虽出口，但心里并不确定，所以别人一笑他就乱了。那么到第二次回答的时候，他就已经非常明确了，他的心里百分百肯定自己是对的。因为他的这个“对”，不是从逻辑思维和分析推理中得来的，而是从“直下见性”和“切身体悟”中得来的——那是实证，不是空谈，所以无谬！了解这意思吗？这就是宗门和教下在法上、在见地上的一个最大的区别。

我们禅宗认为，如果不经实证开悟，那么就算你把这个书上的道理背得再对，那也是错的！所以站在禅宗实用主义的角度，诸佛的妙理，的确“非关文字”。我们佛法的传播离不开文字这个工具，但是如果讲到真正的传承和实践的体悟，那就必须要抛开文字的束缚，不受文字的迷惑，直探本心，直指本源，只有这样才不会辜负了经典文字的记载。否则人人缺乏实证，那么经典再多，也只不过是废纸一堆！这点希望大家能牢记。

## 神通干嘛不用

下面，有魏武侯玄孙曹叔良及居民，竞来瞻礼。时，宝林古寺，自隋末兵火已废，遂于故基，重建梵宇，延师居之。这是讲，自从无尽藏比丘尼到处宣传后，就有很多人慕名前来拜见六祖，某些很有实力、很有来历的善信居士就成为了六祖大师的大护法。当时在韶州附近有一座寺院，名字叫做“宝林古寺”，因为隋朝末年的战乱已经废弃好久了，那么有很多大护法就发心把这个道场给修复了，就在旧址上“重建梵宇”，然后就去礼请六祖大师过来常住。

但是没曾想，才搬来没几个月，就碰到了一些恶缘，就出事了。

俄成宝坊，师住九月余日，又为恶党寻逐。师乃遁于前山，被其纵火焚草木，师隐身挨入石中得免。石今有师跌坐膝痕及衣布之纹，因名避难石。师忆五祖怀会止藏之嘱，遂行隐于二邑焉。这就是典型的“凡事有利必有弊”了，随着六祖大师在韶州的名望越来越大，他在宝林寺常住的消息就传出去了，掩盖不住。那么当年追杀他的那些恶人，那些妄想抢夺祖师衣钵的白痴，这回听到消息居然又找上门了。这些人不可思议的胆大妄为，不知死活，我们可以想象的，他们对六祖大师会如何的不择手段，如何的逼迫伤害，所以逼得六祖大师最后不得不离开寺院，一个人就这么躲藏到了山里。

六祖大师本来可能是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能息事宁人就息事宁人的，但他很显然是低估了恶人的邪恶，高估了恶人的觉悟。这些恶人在山里搜寻不到六祖，居然放火烧山，这是何等穷凶极恶的一帮歹徒啊，如果我和无染是山民，如果我们当时在场的话，那估计上去就会灭了丫的，（众笑）为民除害！想想真是可气！幸好六祖大师福大命大造化大，他老人家神通也大，那漫山遍野的大火烧过来的时候，

六祖大师据说是示现了一个神通，他往山里的一块大石头上这么一挨一挤，诶？居然就进去了，就像入水游泳一样的，这个身体就这么进到了石头里，这才躲过了大火。这块大石头上至今还留有六祖大师当年在石头里跏趺盘坐的膝盖的痕迹，还有身上所穿的衣服的纹路，所以这块大石头后来就被称为是“避难石”，这个景点不知道现在还在不在？大家以后有机会到南华寺的话，可以去寻访一下。

那么，现在问题来了。像六祖大师这样开悟的圣人、大德，他既然拥有神通，换言之，他拥有超越凡俗的伟大力量，那么他在面对那些凡人恶人的时候，他干嘛不用啊？六祖大师干嘛不用他的神通力，一巴掌把那些混蛋拍死几个，那样岂不是天下太平了吗？对不对？呵呵，这个问题涉及到的，可以说是我们佛教最基本的几个道理，初学佛法必须要搞清楚的几个道理。这里师父把问题丢给大家，大家不妨先各自用心好好地想一想，等到下节课的时候，我们再来详谈。

今天的讲经时间到了，所谓“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我们下节课再见。阿弥陀佛！

## “无我”的神通

今天是我们《坛经》的第二十二讲，请大家翻开经文，看“第七品”。上节课我们讲到了六祖大师在曹溪，他老人家再次被恶人追杀，被那些图谋祖师衣钵的恶徒追杀，还放火烧山，祖师不得已就施展了一点小神通，以这个物质的肉身硬是那么一挤，就挤进了大山的石头里，以这种“无碍”的示现，大火烧不着他，这样才算是逃过了一劫。后来六祖大师躲避的那块大石头，就被称为是“避难石”，成为了当地的一个著名景点，你们现在去应该还能看得到。

六祖大师经过这件事，他就想起了当初五祖弘忍大师对他的一个叮嘱，五祖在送他过江前，不是叮嘱说“逢怀则止，遇会则藏”吗？六祖大师这时候就想起来了，原来五祖大师早有先见之明，有预见的神通，他早就给六祖大师指明了可以停留和藏身的地方。所以后来六祖就按照五祖大师的叮嘱，一直隐居在我们广东的四会一带，甚至还隐藏在山上的猎人队伍里，就这样才平安过了很多年，直到十五年后因缘成熟了，才出山弘法。

那么，师父在上节课结束的时候，向大家提了一个问题，还记得不？那就是：像六祖大师这样的大成就者，他毫无疑问是有大神通的，那么他为什么不用他的超自然力量，一巴掌把那些追杀他的恶人给拍死啊？或者就算不拍死，不那么残忍，不像无染那么残忍，那把他们赶走或者暴打一顿也是可以的嘛，对不对？如果六祖也是这样的想法，也是像我们这样的暴力分子，那估计要倒霉的人可就多了。

在这个世界上，永远不缺乏欠扁的邪恶。像我们这些从小就看武侠小说长大的人，那种什么“除暴安良”、“匡扶正义”的侠客梦，还有“英雄救美”、“拯救世界”的超人梦——呵呵，反穿内裤、内



裤穿在外面的梦——这些梦我们几乎每一个人都做过。想当年，俺是多么希望自己能够成为大侠，成为超人，成为那种“想灭谁就灭谁”的强悍存在啊，你们有没有想过？可能男的都想过，女的可能就是想当“被拯救者”是吧？想当公主？在这个铲除邪恶的同时，还能顺便体验一把俯视芸芸众生的感觉，接受大众尤其是接受无数“美眉”的仰慕和崇拜——这种事情想想都觉得很爽！但是这个是我在二十几年前的梦想、妄想，幸好后来阿拉学佛了，还出家了，开始真正地深入经藏，开始明白道理，现在回过头来再看那些当初的想法、当初的梦想，那种“高大上”的梦想背后，那种表面正义的“利国利民”的梦想背后，其实隐藏的是一个很大的“小我”！

就算是善心善行，它的本质也仍然是“自我”、“小我”，是为了满足“自我”。这样的“自我”就算拥有再厉害的神通，就算你能够翻江倒海、毁天灭地，那也是很有限的。比如你的神通再大，你能够破碎虚空、粉碎我执吗？不能！你的神通再牛，你能够改善世道人心、让人民觉悟吗？不能！所以这种“自我”的强大和超人并不是佛法，也并不是解脱，它和超越生死没有任何关系！

我们可以稍微地来复习一下，在讲《维摩诘经》的时候就给大家介绍过的，所谓的“神通”，它的种类大概可以分为五种，根据《宗镜录》的记载，神通共有道通、神通、依通、报通和妖通这五大类，它们之间的具体区别，你们去翻看《指月真髓》的上册，去找到“神通无障碍，寂灭法中王”那一章，好好看完就会明白了。这五大类神通，不管是什么“通”，它们的高下层次虽然差别很大，但是它们的具体内容却是大同小异的，不出“六神通”的范畴。

我们佛教定义的“六神通”，简单讲就是天眼通、天耳通、宿命通、他心通、神足通，还有最后一个漏尽通，这些概念大家知道吧？它们的具体定义在《指月真髓》里也有讲到，这里就不重复了。

这个六神通里的天眼通、天耳通、宿命通、他心通和神足通，这五种神通是我们三界所有众生都可以拥有、都可以开发出来的，妖魔鬼怪也都有一定程度的“五通”，我们人类中的修道修行者也能够修出或高或低的“五通”，欲界六天的天人越往上“五通”就越厉害，色无色界的天人那就更不用说了，他们“五通”的层次根本就不是我们欲界众生能想象、能比拟的。但是三界众生的神通再怎么厉害，再怎么变化，再怎么惊天动地，那也只是“五通”，最后一个漏尽通那是出三界的圣人才能具足的，必须要破我执、断烦恼，至少要达到阿罗汉的境界，才能证得这个“漏尽”的神通。

修行一旦达到这个层面，一个证得无漏解脱的大阿罗汉，他在证得漏尽通的同时，往往还会证得其它的“五通”，也就是说“六通具足”——但是这个时候的六通，就不再是我们三界人天所能理解的了。因为三界众生的神通还有“我执”未破，幻象未除，但是阿罗汉、乃至更高层面的菩萨和佛陀，他们的神通早就已经超越“自我”，早就已经“无我”了，他们趋入的是三界众生永远也难以想象和测度的无上的生命境界！

所以这个时候的六通，连名字和定义都变了，比如天眼通就变成了“天眼智通”，天耳通就变成了“天耳智通”，宿命通就变成了“宿住智通”，他心通则变成了“他心智通”，神足通则变成了“神境智证通”，又叫做“圣如意通”，最后的漏尽通则被定义为“漏尽智证通”。不知道大家注意到了没有？神通到了阿罗汉的层面，都要加上一个“智”字，“智慧”的“智”，这意味着在阿罗汉乃至在菩萨和佛陀这个层面所显现的神通，都是以般若智慧为主导，都是和般若智慧密不可分的。而般若智慧的性质绝对是空性的、无我的、慈悲的，既然是空性的、无我的、慈悲的，那么这种神通力量的使用就绝对是智慧的、忍辱的，是利益众生的，不会有伤害众生的可能。听得明白吗？

像现在社会上流传的那个民间传说，已经被改编成很多电影电视剧的那个《白蛇传》，里面那个所谓的“法海大师”，虽然神通广大，但是他吃饱了撑的却跑去干涉人家的什么“人妖恋”——很凄美、很浪漫的人妖恋——他把许仙抓了硬要剃头不说，还把白娘子也活生生地镇压在了雷锋塔下，那副“降妖捉怪”的架势其实完全就是道教的风格，跟我们佛教佛法半毛钱关系都没有，从内容到形式可以说全都是胡编乱造的！编造这个故事的人他对人心人性非常了解，但是对佛法却是个外行，而且还是一个居心叵测的外行，他刻意地抹黑和扭曲“法海大师”的形象，很轻易地就让无数老百姓对我们佛法产生了误解，对我们出家人更是留下了很不好的印象，以为出家人都是那么不通人情世故，都是那么无聊的。那首脑残的《法海你不懂爱》，就是在这么一个背景下诞生出来的。所以，像这么一个无知毁谤三宝、明显是破坏社会主义和谐的狗屁爱情故事，却能在我们中华大地上迅速普及开来，而且还深入人心，家喻户晓，不能不说是我们佛弟子的忍辱功夫实在是修得太好了！换了伊斯兰教你试试看？你今天敢播出污蔑伊斯兰教的电影和电视，明天就有人敢扔炸弹到你的家门口。

但是我们佛教的圣者很显然不会这么干，他们也不会教导弟子这么干！佛教在这方面是有很严格戒律的，而且由于佛法无我无私的那种特性，那种导向解脱的特性，平等教化的特性，这就决定了佛法的伟大神通力只会被运用在觉悟众生、利益众生和超度众生等方面。我们看佛菩萨和历代祖师就是这么示现的，我们绝对看不到祖师把神通力运用到骗财骗色，运用到谋求什么个人的名闻利养上，更看不到祖师大德拿神通力来哗众取宠，来迷惑众生，来扰乱社会。已经深刻洞明因果法则的这些圣者，他们一般是不会因为我们众生的业障深重，就运用他们的超自然力量来惩罚或伤害众生的——这个通常是世间护法才会干的事，出世间的圣者是不会这么干的。

所以六祖大师才会在面对那些恶徒追杀的时候，一再地退让，他老人家只是运用这个神通力自保而已。在历史上甚至还有圣者连自保都不要的，比如著名的“十大阿罗汉”中号称“神通第一”的目犍连尊者，他在面对恶徒杀害的时候，他其实完全是有能力避免或者超越这份业报的（修行到这种程度已经可以了），但是他却偏偏选择了坦然面对，因为他已经非常深刻地证悟到自己不生不灭的真的那一面，所以他任由这个虚幻的肉身被恶徒砸碎，自己也因此就偿还了业报，了结了这个因缘。此外还有一个很著名的例子，那就是佛陀在《金刚经》里讲的，佛陀不是说自己在很多劫以前做过一个什么仙人吗？既然是号称仙人，那当然是有神通的，但是这个仙人即使被国王拿刀子都快一片片的给凌迟了，他也没有起一念的嗔心，没有动一念的“我相、人相、众生相和寿者相”，所以他也就不会像我们似的，暴跳起来，把国王给臭揍一顿。

在这些案例里，不管是像佛陀这样极端的案例，还是六祖大师这样比较让人接受的案例，在这些祖师和圣者示现的背后，其实都隐藏有一个很难被一般人所了解和发现的伟大的神通，那就是“无我”的神通，忍辱的慈悲——如果师父说这个力量才是最难得、最伟大的，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理解？大家可以将心比心地试想一下，假如我们还有一个“我”，假如我们还有对这个臭皮囊的一丁点执著，那么我们在面对别人伤害的时候，你能够不起一念嗔心，不起一点分别，不还嘴也不动手吗？很难吧？特别是在我们还有足够的力量、还可以还击的时候，我们能做到无相的忍辱吗？不可能，对不对？不动手还有可能，但那个不是忍辱，而是压抑；不动念就几乎做不到了，那根本就不是我们凡夫的心相续能控制的。

所以如果不是对生命的实相有完全的洞察，如果不是已经实证到“无我”的圣者，我们凡夫一旦拥有神通，那几乎是不可能不显摆、不造业的，否则就不是凡夫了！像八九十年代那些呼风唤雨的“大气

功师”，就是很典型的例子。一个两个才有点小神通、小能力，有的只不过是懂点魔术幻术，就敢自吹自擂是什么“佛子出山”、“大师出山”，就敢来忽悠老百姓了。虽然当时闹腾得很厉害，又发功又治病的，个个都好像是活神仙，个个都是名利财色兼收的大腕，但是现在又怎么样？现在这些所谓的“大师”又在哪里？据我所知，这些“大师”几乎就没有一个是好死的，几乎没有一个是有好下场的，不是坐牢，就是发狂，就是家破人亡！

所以，凡夫拥有神通不见得是好事，没有智慧啊，能力越大就越有可能造罪！只有那种“无我”的神通才是最难得、最值得追求的，那种忍辱的慈悲和智慧才会自利利他，才不会造作重大的恶业因果而无法自拔，这点希望大家能了解。那么，这是讲到六祖大师的神通顺便给大家提个醒，顺便那么一聊，现在我们回过头来，请大家翻到第七品，我们继续看经文。

## 即心即佛 定慧等持

僧法海，韶州曲江人也。初参祖师，问曰：即心即佛，愿垂指谕。这是讲，某一天——这个时间应该是在六祖大师正式出山，出家剃度，然后重回韶州，又再次住持宝林寺以后，这个时间的跨度比较大。这时的六祖大师名声已经渐渐传扬出去了，被人所知，所以才络绎不绝地感召来了很多上门求教参学的人，而法海就是其中的一位出家师父。这个“法海”不是《白蛇传》里面的那个“法海”，大家不要张冠李戴搞错了。历代以来叫“法海”的出家人很多，取这个法名的出家人很多，并不是只要叫“法海”的都会多管闲事，别说什么“人妖恋”了，你就算是真正的“人妖”，我们出家人都不会小看你、鄙视你，而是会尽力地去帮助你、唤醒你，这才是真正出家人该干的事。

那么，这位法海师父他本身就是韶州本地的曲江人，他第一次来参拜祖师的时候，就问了一个很深奥、同时也很专业的问题。他问：即心即佛，是什么意思？希望能得到您的指教。他的原话是“愿垂指谕”，用词很古雅，也很谦卑。我们从这句话就可以看出法海师父的心态，那是一种把自己放在低处，甚至是把自己完全放“空”的状态，他没有带着满肚子的自以为是，没有“半瓶子醋晃荡”，而是很虚心地来向素未谋面的六祖大师请教，这份恭敬心和谦逊的心，就让他后来，在听闻六祖大师的短暂开示后，刹那之间，“言下大悟”！没有那个“心”，就不会有这个“果”，这点大家要留意。

下面，师曰：前念不生即心，后念不灭即佛。成一切相即心，离一切相即佛。吾若具说，穷劫不尽。听吾偈曰：

即心名慧，即佛乃定。  
定慧等持，意中清净。  
悟此法门，由汝习性。  
用本无生，双修是正。

法海师父提的这个问题，“即心即佛”，其实答案就在问题里，自由一直都在，只不过当事人被自己的心迷了眼，念念自缚，所以才没有看到那个自己“本来是佛”，念念“即心即佛”的事实。因此六祖大师就点醒他说：我们的这个心啊，念念相续，那些已经过去的、消失的念头，其实都是生而不生的，生是幻生，本质是无生；而那些后来的念头呢，它们的本质也同样如此，它们的生是幻生，灭是幻灭，每个念头的实相其实就是不生不灭！那个表面上看起来念念生灭的，就是我们的心；而那个隐藏着的念念不生不灭的实相，那不就是自性的佛吗？！能觉悟到这点，就是“即心即佛”，这是一个不二的真相。

我们那个念念生灭的心，能够创造出一切我相、人相、众生相和寿者相，也能够创造出一切喜怒哀乐、爱恨情仇和生老病死的业相烦恼相，但如果我们能够“即相而离相”，就在烦恼业障生起的每个当下，我们如果能够念念洞察，觉悟到千相万相，不过都是“空相”，生生灭灭，其实都是不生不灭，所以我们能够念念都保持清醒觉察，念念都没有迷惑颠倒，念念都能“即此用，离此用”，能达到这个微妙的境界，就叫做“离一切相即佛”！听得清楚吗？

然后六祖大师还做了一首偈子，表明了禅宗的“即心即佛”其实就是真正的“定慧等持”。在洞察这个心灵真相的基础之上，修行者能够“善用其心”，念念自利利他，念念成就世出世间的一切清净庄严、欢喜解脱之相，这就是自心的智慧妙用的体现；同时还能念念不

迷，念念保持“无我性空”的觉察，“即相而离相”，能一直任运自如的安住在这个境界上，那当然就是一种无上的大定！

这个“定慧等持”的功夫不显山不露水，没有什么固定的模式，不一定非要打坐、非要入定几个月才行，它更多的是体现在平常的行住坐卧中，和光同尘，所以一般人、不懂的人还真看不出来。但是它“意中清净”，这份照天照地的“即心意识而离心意识”的自心的大欢喜、大清净和大解脱，唯有天知地知，还有佛菩萨也知，各人自欺不得！

六祖大师最后还说了，这个“定慧等持”的“即心即佛”法门，想要悟到其实也不算太难，因为它本来就是我们自心的一个习性，是我们的本性；我们在念念起用的时候，只要能够看到心灵“本自无生”的空性的那一面，同时又不沉空守寂，化做死水一潭，而是发挥它无尽的大用、无边的妙用，来广宣一切佛法，广利一切众生，这样子去“定慧等持”，那就是最正确的“中道”、“双修”之路了。

师父这样一解说，你们听起来是不是会觉得很简单？还是觉得很复杂？其实我们禅宗的心法本来就很简单，但是如果我们做不到、想不明白、透不过去，那对我们来说就会变得比登天还难，就会很复杂。现在能够坐飞机上天，坐火箭上太空的人已经很多了，但是有几个能够明白“即心即佛”，能够做到“定慧等持”的？亿万人中，恐怕没有一个！所以大家千万不要以为这个法门听起来很简单，就认为它做起来也很简单，不信大家可以去试试看，你们可以去仔细地内观一下，就会发现我们的这个心灵是如何的擅于自我玩弄，又是如何的自欺欺人的！

不过呢，虽然我们目前根器不行，但是不代表法海大师也不行，所以六祖大师才一开示结束，法海师父就很令人“羡慕嫉妒恨”地开悟了。



下面，法海言下大悟，以偈赞曰：

即心元是佛，不悟而自屈。  
我知定慧因，双修离诸物。

不能不承认，法海这位师父的根器实在是很犀利，六祖大师才讲了那么几句话，我们都还听得懵懵懂懂的，他老人家就已经“言下大悟”，这实在是太任性了！然后他还写了一首偈子来表达他的了悟，大意是说：原来“即心即佛”是真的，原来我的心还真就是佛啊，我一直没有领悟到这个真相，一直活得稀里糊涂的，实在是自己委屈了自己的心！我现在已经如实了知这个“定慧等持”的妙法，我一定会遵循这个中道不二的“双修”之道，去远离并超越一切的执著。

这就是法海大师的开悟偈，我们要恭喜他老人家没费多大劲儿，就得到了这个“无我”心灵的真正自由！这里面固然有大善知识的点拨之功，但是法海大师他本身的根器很猛利，心态很谦虚，这才是导致他能够“言下大悟”的最主要内因。那么，那个曾经让法海大师得到开悟的伟大开示，我们现在也都听到了，诸位大德，但是我们中间有谁开悟了吗？“言下大悟”的请举手！如果没有开悟，那么我们就从自己身上来好好找找原因了。师父这么明显的“潜台词”，希望大家能听懂。

下面，解决了“即心即佛”的问题，六祖大师就要开始解决下一个问题了。

# 我慢的法达

僧法达，洪洲人。七岁出家，常诵《法华经》。来礼祖师，头不至地。祖诃曰：礼不投地，何如不礼。汝心中必有一物，蕴习何事耶？这是讲，有一位叫做“法达”的出家人，他是洪州地方的籍贯，年纪很小就出家了，所以多少有点不通人情世故。他非常喜欢读诵《法华经》，在来拜见六祖大师之前，就已经读诵很多年、很多部了。

这个《法华经》是我们大乘佛教非常重要的一部了义经典，至圆至顿，导归净土，整个天台宗就是围绕这部经典而建立起来的。这部《法华经》的伟大我们暂且不说，单说它的经文内容的长度，那可是厚厚的一大本啊，你们知道吗？古籍的话可能还要好几本，一般人一天都诵不完一部经，所以法达法师能够天天诵读，而且还已经诵读完了三千部，那可以说是相当精进的。但是他认为自己因此就有了可以自傲的资本，那就很幼稚了。所以他来顶礼六祖大师的时候，心怀我慢，这个头是磕下去了，但是却不碰地，悬在半空，这其实是在表示说：我对你不服！呵呵，你们说这个是不是有点幼稚啊？

六祖大师一看，这孩子欠K，所以就毫不客气地呵斥他说：你既然要顶礼，那就好好顶礼，现在却头不碰地，那还不如干脆不礼！你心中必定藏有什么你引以为傲的事物，你平常是修习什么功课啊？六祖大师就问他。

曰：念《法华经》，已及三千部。这是讲，法达法师就回答说：我平常只是诵念《法华经》，已经有三千部了。

祖曰：汝若念至万部，得其经意，不以为胜，则与吾偕行。汝今负此事业，都不知过。听吾偈曰：

礼本折慢幢，头奚不至地。  
有我罪即生，忘功福无比。

这是讲，六祖大师一听，就知道法达的毛病出在哪里了，于是他老人家就很慈悲地继续呵斥说：《法华经》你如果已经诵念到一万部，并且已经得到了经中法义的真髓，但是却不以此为胜，不觉得自己有什么了不起，那么这样的你才可以有资格和我并肩同行。你现在这个大我慢的样子，早就已经辜负了你诵念的经典，你却还不知道自己有错，还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了！

然后六祖大师就说了一首偈子来点醒法达，大意是说：你的我慢很糟糕，你还有这样自我的骄傲的状态，那平常难免就会造罪造业而不自知，就会损福而不自知；你诵经修行，如果不认为自己有功德，也不执著自己的修行，这样你才会拥有真正的广大的福德，这个《法华经》才没有白读了。这里六祖大师提醒的，其实是我们绝大多数人普遍都有的一种毛病，这点大家要自己反省和觉察。

下面，师又曰：汝名什么？曰：名法达。师曰：汝名法达，何曾达法？复说偈曰：

汝今名法达，勤诵未休歇。  
空诵但循声，明心号菩萨。  
汝今有缘故，吾今为汝说。  
但信佛无言，莲花从口发。

这是讲，六祖大师教训了法达一顿，看看他被呵斥了也不还嘴，于是就询问他说：你叫什么名字啊？回答曰：我名叫法达。六祖大师

一听就说：你的名字叫法达，但是你何曾真正的通达佛法？于是六祖大师就又说了一首偈子（他老人家做偈子还上瘾了），这首偈子的大意是说：你虽然名字叫做法达，而且你一直都很精进地诵经不停，但你只不过是依循文字而发出声音，却不了解经典的真实义，你不过是一个录音机和复读机而已（这句话是我加的哈），等于是白诵经了！你如果能够通过诵经而明了自己的心性，那才叫做真诵经，那才是真菩萨。我们今天有这个缘分见面，法缘难得，所以我才会直言不讳地告诉你。如果你真相信佛说的——佛说一切法无说无得，说自己讲了四十九年的法，其实一个字都没有说——如果你真信解这点的话，你真相信“佛无言”，那么你才是真正地在诵念《法华经》，而且你声声念念都是“莲花从口发”，你念的每一个字，就像是一朵莲花。必须要这样子去诵经，要无我无得、无碍无执地去诵经，这才是正确的。喜欢诵经的同学要特别留意这一段开示。

下面，达闻偈悔谢曰：而今而后，当谦恭一切。弟子诵《法华经》，未解经义，心常有疑，和尚智慧广大，愿略说经中义理。这位法达师父的根器说实话也是很猛利的，他的大我慢被六祖大师一棒子敲碎，他立刻就知道是自己错了，不像某些人，明明错了还不承认，还要死鸭子嘴硬，那个“自我”啊比师父还大，这种根器在我看来，越是聪明就越是下根。所以法达知错能改，实在是善莫大焉！他在听完六祖大师的开示后，就立刻忏悔谢罪说：我从今以后，“当谦恭一切”，我会以谦卑的心来恭敬一切！然后他就请教说：弟子虽然经常诵读《法华经》，但是我不了解经典的奥义，心里有很多疑惑，和尚您智慧广大，还希望您能为我略略解说。

师曰：法达，法即甚达，汝心不达。经本无疑，汝心自疑。汝念此经，以何为宗？这是讲，六祖大师就回答他说：法达啊法达，这个法本来就是通达的，是你自己的心不通达；而经典上讲的道理本来

也是明白无疑的，是你自己的心起了怀疑。那么你念的这部经，它是  
以什么为宗旨啊？

达曰：学人根性暗钝，从来但依文诵念，岂知宗趣？法达就回答  
说：我的根性太差，从来就是傻傻地诵念，我哪里知道《法华经》宗  
旨和义趣是什么啊？这位大德的确有点让人无语，但这个也是跟他没  
有碰到好师父有关。

师曰：吾不识字，汝试取经诵之一遍，吾当为汝解说。六祖大  
师一听，没办法，只好再次披露自己是个文盲的事实，他说：我不识  
字，你把《法华经》拿来诵读一遍，我当为你解说。

这是何等了不起的一个文盲啊！从古到今，差不多也就是只有六  
祖一个！假如现在有哪个人突然跳出来说，我不识字，你把佛经给我  
读一遍，我就可以给你讲解——这个人估计要被大家的唾沫给淹死！  
现在如果说有这样的人，我是不敢相信的，你们敢信吗？就像以前我  
讲的那个妄人，吹牛说自己已经开悟了，还记得吧？结果三言两语没  
几句话就露馅了。所以凭我们现在众生的福报，还想要再次感召来犹  
如六祖大师一样的示现，那已经是不可能的事！如果没有六祖大师那  
样的大修行和大智慧，你想随便就忽悠人？那只是在自掘坟墓而已。

## 佛的知见

下面，法达即高声念经，至譬喻品，师曰：止！此经元来以因缘出世为宗，纵说多种譬喻，亦无越于此。何者因缘？经云：“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一大事者，佛之知见也。世人外迷著相，内迷著空。若能于相离相，于空离空，即是内外不迷。若悟此法，一念心开，是为开佛知见。佛犹觉也，分为四门：开觉知见、示觉知见、悟觉知见、入觉知见。若闻开示便能悟入，即觉知见，本来真性，而得出现。汝慎勿错解经意，见他道开示悟入，自是佛之知见，我辈无分。若作此解，乃是谤经毁佛也。彼既是佛，已具知见，何用更开？汝今当信佛知见者，只汝自心，更无别佛。盖为一切众生，自蔽光明，贪爱尘境，外缘内扰，甘受驱驰，便劳他世尊从三昧起，种种苦口，劝令寢息，莫向外求，与佛无二。故云开佛知见。吾亦劝一切人，于自心中，常开佛之知见。世人心邪，愚迷造罪，口善心恶，贪嗔嫉妒，谄佞[ning]我慢，侵人害物，自开众生知见。若能正心常生，智慧观照，自心止恶行善，是自开佛之知见。汝须念念开佛知见，勿开众生知见。开佛知见，即是出世。开众生知见，即是世间。汝若但劳劳执念，以为功课者，何异牝牛爱尾？这一大段，六祖大师的开示真是了不起！这个法达因为原来心怀我慢，自己障蔽了自己的智慧，所以他的根器相较前面的那位法海大师是要差一些的，因此六祖大师在这里为他讲解的开示自然就要多一些，也就啰嗦一些了。这是祖师对机的慈悲，我们从中可以看到祖师在帮助我们众生破迷开悟的时候，那一份深刻的拳拳之心。

六祖大师静听法达高声诵读《法华经》，仅仅是听到“譬喻品”，六祖大师就已经完全明白整部经典的宗旨和义趣了，所以他马

上就叫停说：打住！我已经知道这部经典的核心宗旨，千说万说，种种比喻，也不过都是在说明这个，那就是“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这个大事，这个因缘，就是佛陀在菩提树下证悟到的关于一切生命实相的真知灼见——无上中道了义圆顿超越生死不可思议的第一义谛！

佛陀之所以在我们这个生死无常的虚妄无比的娑婆世界示现成佛，其目的就是为了要告诉我们所有众生——所有无明颠倒的众生——这个生命的真相！但是这个生命的真相实在是太复杂、太精微、太神妙了，而我们众生又太执著、太愚痴，所以佛陀在悟道以后本来还有点不太想说的，他对前来请法的大梵天王说：“止！止！不需说，我法妙难思！”意思是说，我悟到的这个“法”实在是太微妙不可思议了，“言语道断，心行处灭”，一说就是错，说了也没有几个人能懂，所以还是不说了！幸好后来大梵天王请求了半天，佛陀怜悯众生，才很慈悲地答应了，否则我们到今天可能都碰不到佛法，也不会知道六祖大师长啥样，更不会有任何解脱的希望！

那么，这个无上的第一义谛，无比珍贵珍稀的佛知佛见是什么呢？今天的讲经时间好像到了，“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大家不要砸香蕉皮哈，要砸就砸“苹果”，砸“苹果”手机最好……那么下节课我们精彩继续。下节课应该是我们在春节前的最后一堂课，有很多有趣的、精彩的内容要和大家分享，所以希望大家不要错过，错过了活该哈！好，阿弥陀佛！

## 外迷和内迷

今天是我们《坛经》的第二十三讲，书接上回，请大家翻开第七品。我们上节课讲到了大我慢的法达，他在被六祖大师棒喝之后，就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于是很诚恳地求忏悔，还向六祖大师请教了《法华经》的奥义，于是六祖大师就很慈悲地给法达做了一个很长的开示。这个开示乍一看很长，但实际上句句简明扼要，直指人心，毫不打折，这是禅宗历代祖师都有的一贯的风格。

六祖大师在开示里，为法达法师指明了整部《法华经》的宗旨和义趣，那就是“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这个大事，这个因缘，就是要令我们一切众生“开示悟入”佛的知见。其实这个“佛的知见”，我们讲《坛经》讲到现在，已经早就讲过无数回、无数遍了，但是很多人就是不明白！为什么不明白？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想过吗？你们去好好地仔细观察一下自己，再去仔细地观察一下别人，你们就会发现，所有人“不明白”的原因，不出六祖大师所讲的两个范畴，那就是“外迷著相，内迷著空”。

这个“外迷著相”是我们业障凡夫的常态，只要还没有证到阿罗汉果破我执，那么我们凡夫就一定是“著相”的，你不要以为你不著相——不是著“我相”、“人相”，就是著“众生相”和“寿者相”。这个无形的执著不是说你想破就能破的，尤其是跟我们最切身相关的这个“我相”，那是真麻烦啊！特别是对女众而言，女众对自己相貌的执著那是要比我们男众坚固得多的，不可否认。

像我认识的一个美女菩萨，天生丽质，那是公认的相貌端庄，她长得有点像那个观音菩萨（大伙儿都这么说她），而且她的心地也非常的善良聪慧，福报也很大，对很多师父和道场都一直发心护持。但



就是这样一位应该算是“老修行”的女居士，去年几个月没见，再见面的时候，师父就突然发现她的相貌变了，原来她是整容了，不知道什么时候跑去整容了！把自己的这个下巴整成了微微往前突出的样子，跟老衲的这个下巴有点类似，知道吗？后来一了解，我才知道现在的“整容界”就流行这样的下巴——俺这样的下巴！（众笑）给你们来个侧面照，这样的下巴。（众笑）因为一则是美女们认为这样的下巴比较漂亮（也不晓得漂亮在哪里），二则是因为从相学的角度来说，有这样的下巴就说明这个人的“晚福”会比较好，也就是晚年的福报会比较大，所以很多有钱没钱的女人就把自己的下巴都给整形了！

我一听啊，只能叹气！师父能说什么呢？这个女居士学佛很多年，很精进，难道她不知道此身是“无常”、“不净”和“无我相”的吗？这些大道理相信她都能背出来了，但她就是控制不住自己对“相貌变得更美”的那种天生的执著，而且她居然会相信这样的下巴可以导致自己的“晚福”会更好，这说明她的知见也是很有问题的。呵呵，也不怕整容变成了毁容，有时候我对你们女人那种“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实在是佩服得一塌糊涂！

那么这位女居士看见我的眼神，就知道老衲有点不以为然，于是她就很不好意思地问我：“师父，你觉得我是这样整过的好，还是原来的好？”我只好很直接地告诉她说：“那当然是自然的好！这还用问？不过这些到时候一把火都要烧掉的，好不好其实都一样！”所以你们看看，这个“外迷著相”的惑业就是那么的根深蒂固，力量就是这么大！其实很多女众就算是已经出家了，那个对相貌的执著也还是在的，一个样！我就见过某些女众师父头发都没了，还执著买什么高级洗发水的，甚至还有买眉笔买口红的，这都是在家的习气。所以如果这个心理上的关口不突破啊，才一点头发眉毛，就可以把你留在

轮回里，信不信？对这个臭皮囊的那种错误认同不破除掉，那就不要谈什么修行！

这个“外迷著相”的毛病相对来说还比较好理解，因为这是我们凡夫都有的境界，或多或少而已。但是这个“内迷著空”就有点不好说了，因为这个毛病比较高级，一般凡夫还不配拥有。这是凡夫中的修行者，尤其是“外道”的修行者才会有的问题，比如色无色界的天人，还有欲界天的一些高层次天人，阿修罗道和鬼神道的一些鬼怪神灵，我们人道的很多修行者，他们才有可能“内迷著空”。他们属于凡夫中的高端人士，已经开始初步接触到了生命和心灵的一些高级奥秘，已经开始触及到“空”的境界。他们和普通凡夫之间的差距，就有点像我们人类和蚂蚁的差距，虽然差距这么大，但他们也还是凡夫！

因为他们“内迷著空”，这个毛病不破除的话，那么在我们佛法的定义里，他们就还是凡夫，还是外道！大家不要以为自己已经三皈依了，甚至已经“圆顶方袍现僧相”，已经出家了，你就不是外道了——这个不一定的！就像六祖大师在前面第二品呵斥的，那种喜欢“空心静坐，百无所思，自称为大”的“迷人”，这种人我们见过很多。有不少在家人或者出家人，他们自己喜欢静坐，也教人静坐，这个本来没什么错，但是如果他们不按照佛言祖语、不按照经典来随时检验对照自己的知见，随时检讨自己的修行，那么作为凡夫的众生，基本上就会堕入一个“自以为是”的“盲修瞎练”的陷阱，“十人九错路”，几乎毫无例外！

很多修行者迷失在那种心意识造作出来的“空、静、定”的各种玄妙的禅定境界里，种种光明，种种空寂，种种突破身心束缚的无限感受，哇，那个舒服，那个美妙啊，没有体验过的人是无法想象、无法理解的。那比你们大家最喜欢的男女之间的性爱，比“那个”一

下，要快乐、要精微、要永恒得多。呵呵，好玩吗？所以很多修行者就是沉溺在这种难以言传的禅定境界里，“内迷著空”，以此为道，就这样活生生地把自己给修成了外道。

其实学佛学歪了，把自己变成外道还不是最可惜、最可怕的，最可惜、最可怕的是把自己给学成了魔道、妖道、鬼道、邪道而不自知，还谤佛谤法谤僧，那就万劫不复了！有很多“内迷著空”的修行者，他们不知道自己已经走偏走歪，也不知道自己实证到的只是“四禅八定”中或深或浅的一个心灵层面，但是他们却认为自己已经开悟，已经得道，已经解脱，甚至已经成佛了——这真是一个天大的误会！

这是一种很满足自我、很能让自我膨胀的错觉，这其实也可以算是一种心魔，但是修行者在这个时候往往是觉察不到的，他的内观功夫也不知道丢哪去了。那么他这时往往就会开始“大妄语”，开始自误误人、自欺欺人，他会情不自禁地到处宣说自己已经悟道，已经成就了——这时的修行者其实已经感召来了魔力的加持，但是他自己不知道！那么，这个“未证言证，未得言得”的大恶因果一错，信徒一多，名闻利养一大，那这个修行者基本上就已经死定了，他堕地狱基本是堕定了！这个时候还能忏悔、反省、改过的人，还真不多，这么多年来我只见过台湾的李元松一个。

李元松是台湾赫赫有名的“现代禅”的导师，听说过吗？那是一个真有修行的人，他的禅修功夫真是很好，文笔也很好，自己著作等身，弟子无数，堪称是一个实力派的偶像级大师。他还经常给别人印证什么“二果”、“三果”的，因为他认为自己已经开悟得道啦，所以慈悲心泛滥，就教化和印证了很多人。直到后来，他突然生了一场大病重病，才晓得，哦，原来自己的功夫、自己的修行狗屁不是，根本靠不住，他这时才意识到自己犯了大妄语的罪过。所以他后来就忏

悔、念佛、改过，被慧净上人给慈悲度化了。李元松最终是念佛求生净土，回归净土法门，他是念着佛走的，还算幸运！

所谓“悬崖勒马”、“亡羊补牢”，这样一个福德智慧远超一般凡夫的大修行者，都还差点掉坑里，或者说已经掉坑里了还能爬上来，那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个世界上的邪师那么多，妄语邪见的人那么多，有几个能像李元松居士那样，最终忏悔改过，然后念佛得度的？几乎没有一个，对不对？绝大多数邪师邪人根本就是没办法救的，因为他们“内迷著空”、妄语误人的那个因果实在是太严重了，不晓得回头的人只能是堕地狱，万劫受苦，所以我们才说这是最可惜、最可怕的，希望大家自己警惕，千万不要重蹈覆辙！

讲到这里，相信大家已经听明白了，这个“外迷著相”的人很容易犯傻犯贱，而“内迷著空”的人呢，则容易犯“大妄语”，那都不是什么好事儿。就是这两类毛病，阻止了我们众生去“开示悟入”佛的知见，去看到我们真正的生命。所以六祖大师在下面就教导说：如果我们能够“于相离相，于空离空”，不执著内外的任何境界，内外都不迷不乱，不上“自我”的当，不“自欺欺人被人欺”，那么这个时候“一念心开”，也就是一念间的事——这个念头一转一觉一反观，则当下豁然，了不可得，那么这时就已经是在“开佛知见”了。听得明白吗？

所以开悟就是这么简单！本觉始觉就是这么简单！这个你我本来就有的佛性、觉性，本来就有的东西，要重新发现它又有多难？！但是就像是隔着一层薄薄的窗户纸，你不明白那就是不明白，这个本来自由而无住的觉性，我们却想要去千方百计地把握住它、固定住它，那不是颠倒是什么？因此所谓的“开悟”才会“难于上青天”！

## 没有别的佛

六祖大师进一步就开示说：这个“开示悟入”佛的知见，实际上就是“开示悟入”我们每个人内在都本自具足的“圆满觉性”，能如实地觉知觉悟到这个“本来真性”、本来面目，那就是真正的在“开示悟入”了。但是你千万不要错解了《法华经》的意思，六祖大师这样对法达说，你不要一听说这个“开示悟入”佛的知见，就错以为这仅仅是佛的事，和我们众生没啥关系，以为我们凡夫没有这个资格——如果你是这样的理解，那就等于是在“谤经毁佛”，那你就永远也别想开悟了！

因为佛陀是为了帮助我们众生“开佛知见”才特意化现在这个娑婆世界的，他不是要“开”自己，而是要“开”众生，是要众生达到和他一样的生命境界，他自己都已经成佛了，那还开什么开？岂不是多此一举？所以六祖大师就斩钉截铁地说：你现在应当坚信，这个佛的知见，不在别处，也不是外来的，那就是你自己的心！“只汝自心，更无别佛”，除了你的心，没有别的佛！所谓“即心即佛，心外无佛”，更何况是这个佛的觉悟的知见？那更是离不开我们众生的这一念心性。

那为什么我们自己却不知道啊？六祖大师就说了，那是因为我们众生自己犯傻，什么“自蔽光明，贪爱尘境，外缘内扰，甘受驱驰”，这些话简单总结成一句话，那就是“犯傻”！是不是这样？我们把自己原有的照天照地的大光明给自我屏蔽了，不做上等人，却做流浪儿，不愿做贵族，却愿做乞丐——这不是犯傻是什么？除了佛菩萨，难道还有谁是自觉自愿来体验生活的吗？有吗？我们凡夫在轮回里从来都是不由自主，从来都是稀里糊涂的，因为我们贪著、爱执、不舍这个幻化无常的“色声香味触法”，贪恋这个五欲六尘的幻境

界，我们被一切内外的烦恼因缘所干扰迷惑，身不由己地劳碌奔忙，甚至还心甘情愿地做自他欲望的奴隶！大家可以自我观察一下，是不是这样？我们可以来看看那些最让我们放不下的，到底是什么？

嗯？是什么？是车子、房子，还是票子？还是老公、老婆和儿子孙子？还是什么爱恨情仇，内心没有实现的愿望？那些正在为生活而奔波不停的人，正在为利益而尔虞我诈的人，正在为信仰而互相伤害的人……他们有几个人知道或愿意承认自己是在“犯傻”的？必须要知道自己是大傻瓜，只有这样才能踏上修行、觉悟和解脱的道路，这是“开佛知见”的第一步。

否则我们众生不但会继续“犯傻”下去，傻到极点了，就会开始“心邪”，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邪知邪见断灭见，乃至妄语大妄语，六祖大师说这时候的众生状态会非常糟糕，什么“愚迷造罪，口善心恶，贪嗔嫉妒，谄佞[nìng]我慢，侵人害物”，反正是怎么混账怎么来，怎么邪恶怎么来。我们翻开真实的历史一看，为什么几千年来古今中外，到处都是层出不穷的“杀盗淫妄”和“五逆十恶”？为什么周常委和徐军委能够贪污那么多的巨款，占有那么多的房产？明朝的朱元璋是杀贪官杀得最多最狠的，他经常把贪官的人皮扒拉下来，“剥皮实草”，填上稻草什么的做成一个人偶，就这样树立在城市里，以震慑警诫人心，但是那些贪官污吏还是前赴后继、层出不穷、悍不畏死——这是为什么？

追根溯源，这是因为众生没有“开佛知见”，他们开的是“众生知见”，开的是“愚迷造罪”乃至“侵人害物”的“众生知见”。我们历史上的每一次战乱，乃至到现在二十一世纪越来越恶化的环境污染、人心败坏，这里面有哪一点不是因为“众生知见”的错误而造成的？所以全民、全国以及全世界都普遍缺乏的这个“开佛知见”的教

育，缺乏了这个正确的因果、人心和生命的教育，这才是我们众生的苦难之所以无穷无尽、难以遏止的最根本原因！

因此佛陀和历代祖师才会不辞劳苦、苦口婆心、想方设法地一定要帮助我们众生“开佛知见”，六祖大师也说自己“亦劝一切人，于自心中，常开佛之知见”，由此可见古今的圣贤，那都是“此心同此理同”的，不会有二话。

# 我们都是大傻瓜

那么这个“佛的知见”要怎么“开”？六祖大师说了：最基本的，只要我们能够“正心常生，智慧观照，自心止恶行善”，那么这个自然就是“开佛知见”了。但问题是，我们业障凡夫一个，哪有什么正心啊？我们经常冒出的更多是“邪心”；我们颠倒惑业一堆，哪有什么智慧啊？我们时时打妄想，倒是有很多爱占便宜的小聪明，那个愚蠢就像大宝一样的倒是天天见，智慧却连一点影子都没见着。所以我们本有的这个佛知佛见怎么开？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其实很简单，大家也不要想得太难太复杂。

前面我们不是说过吗？首先要认识到自己是傻的，是个大傻瓜，是地狱众生，是业障，这是“开佛知见”的第一步，有了这个基本的自知之明，那么下面的事情就好办了。既然我们知道自己是愚痴的、是傻的，我们没有正见，没有正念，没有正心，没有智慧，神马都没有！但是我们没有的，佛菩萨有，祖师大德有，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把自己以前的一切知见成见都统统丢掉、放下，不要再自以为是，不要再相信我们习惯性的“我认为”、“我感觉”了——我们所“认为”和“感觉”到的，往往不是错误的、颠倒的、无明的，就是不究竟、不圆满的，是不是这样？不然我们哪里会活得这么的烦恼痛苦？

所以如果我们没有脑残到底，没有笨到不可救药的话，那么这时候我们就要学聪明一点了。我们虽然不行，但是佛菩萨行，我们没有智慧，但是佛菩萨有啊！那以后我们就照搬佛菩萨的知见过来做标准、做参照，行不行？我们就按照佛菩萨的开示去思考、去做人做事，行不行？我们就按照佛陀开示的种种法义妙理去分辨正邪对错，



去严谨慎密地“闻思修”，去“依法不依人”地观察自己和他人，行不行？

不瞒你们说，老衲、师父自己就是按照这个逻辑思维去学佛，去慢慢修正知见的，现在看来，貌似做对了，效果还算马马虎虎。自从以佛知佛见来取代了自己曾经的错解邪见，我发现自己的思维水平那是“蹭蹭蹭”地往上飞涨，虽然还没像祖师那样开悟、证悟，但是至少现在这个脑子已经明显清晰了很多，不会像二十多年前那样还会犯二，那种脑袋缺根弦、少根筋的事情是绝对不会再做了。你们也许想象不出，师父在二十几年前是啥样的，你们看师父现在是大法师是吧？坐在法台上，好像挺有智慧的样子，对不对？但是二十几年前你们知道朋友是怎么说我的吗？朋友说，老曹——这是我俗家的姓——他说，你有时候说话做事不经过大脑的……朋友的言下之意，是说我没脑子，换成现在的话，那就是脑残！

所以“高大上”的师父曾经是个脑残，如果没有佛法、没有学佛，那我估计到现在也仍然还是个脑残！所以师父为什么那么了解脑残？为什么你们在家居士或者某些出家师父一张口，一提问题，师父立刻就知道你们是不是犯傻、是不是有错误？因为师父就是在脑残、犯傻和错误中一路走过来的，你们有的毛病我全有，而师父有的毛病你们倒不见得有，所以师父怎么会不比你们厉害？这也算是一种“久病成医”！

这个医治的关键，就是要把佛知佛见拿来取代自我的知见，要学习佛菩萨和历代祖师的那种正见、正思维，要随时对照和反省，这样慢慢熏习久了，自己不管是看内还是看外，不管是看人还是看事，那个深度、广度和高度自然就会越来越明晰，越来越圆通。这时心里就跟明镜似的，“胡来胡现，汉来汉现”，你不来我不现。这时再去看

六祖大师讲的那个开示，什么“正心常生，智慧观照，自心止恶行善”，这时你立刻就会了解什么叫做“开佛知见”了。

我现在总结了那么一个道理，我发现那些知道自己傻的人，依佛依法，那往往就还有救；而那些不知道自己傻的人，一意孤行，那往往就没救了！这是师父的一个经验之谈，希望大家能留意。

六祖大师在这段开示里，最后还特别强调叮嘱了一句，他希望法达能够念念都要“开佛知见”，不要再犯糊涂了。因为“开佛知见”就是出世间，而一开众生知见，那我们就立刻堕落，立刻就回到了世间，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佛的知见是“无我解脱”的，超越生死，超越时空，那当然就是出世间；而我们众生的知见是“自我轮回”的，分别生死，囿于时空，那当然就是世间。所以一念之间，圣凡立判，是解脱还是轮回，跟我们的念头有直接关系。

记得前段时间我在微信和QQ空间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做《凡夫没有正念》，里面就谈到了这个念头的问题，还谈到了我们凡夫该如何去界定正念的标准。后来净宗法师看了就提醒我说，在剖析完“凡夫没有正念”之后，如果能再说明“念佛即是正念”，这样“前打死而后救活”，那就更圆满、更完美了！我一看，觉得法师说得很对，所以今天就在这里给大家做一个特别的补充。如果你们有谁觉得六祖大师说的这个“开佛知见”的方法不太适合自己，那么师父建议你们以后不妨多多念佛、老实念佛、只管念佛，这样在念念佛号声中，自然就已经是“开佛知见”、“示佛知见”、“悟佛知见”和“入佛知见”了。因为这句光明圣号“超情离见”，它本来就是大圆满、大解脱的境界，本来就是无我的正念、无住的净念，所以信愿念佛之人，不求“开示悟入”，而自得“开示悟入”，这个道理希望大家能了解。

那么，六祖大师在最后的最后还呵斥了法达一句，他说你如果只是一天到晚地执著诵经，以为这就是修行的功课，却不能真正了解经典的微言大义，那么你这样做就跟那个“爱尾”的“牦牛”有什么区别？这里所谓的“牦牛爱尾”，这个典故是出自于《法华经》的第二品“方便品”，原文是一首偈子：

深著于五欲，如牦牛爱尾，  
以贪爱自蔽，盲瞶无所见。

据说高原上的牦牛有一个毛病，一个很致命的毛病，它格外地爱护和执著自己的尾巴。如果它的尾巴有一缕毛发不小心挂在了树枝上，那么它就不会动了，这个时候假如有人要来杀害它，那它宁死不跑，甚至也不怎么挣扎，因为它要保护自己美丽的尾巴不受伤害啊，你们说这个蠢不蠢？！所以“牦牛爱尾”的典故，就被佛陀拿来比喻那些深深贪著于“财色名食睡”这个“五欲”境界的凡夫愚人，其实也就是说我们啦，我们就是那头蠢牛，死到临头了还不晓得逃跑！那么六祖大师他认为法达的毛病，法达这个执著经典文字的毛病，就和那些“深著于五欲”的笨蛋一样，和“牦牛爱尾”一样，在本质上三者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但是六祖大师这么一说，法达却有点不服气了，六祖大师在前面苦口婆心说了那么多，差点就浪费了。幸好，祖师大德专治各种不服，所以最后还是把法达给收拾了。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

## 心迷和心悟

达曰：若然者，但得解义，不劳诵经耶？这是讲，法达错解了六祖大师的开示，他在前面刚刚有点明白，但是思维转不过来，立刻就又犯糊涂了。他就质疑六祖大师说：按照你的讲法，那我只要理解经义就行，是不是就不用诵经了？很显然，法达是从一个极端，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这说明他的悟性根器真的是要比法海大师差很多，缺乏一种周密的、圆通的思维。

如果是换了一个师父，比如说换了我，那可能就会对法达很失望、很生气了，我跟你说了那么多，结果白说了，你还是那么笨、那么执著，真是“朽木不可雕也”，“孺子不可教也”！但是六祖大师却很有耐心，他老人家继续很慈悲地给法达做了一个深入的开示。

师曰：经有何过，岂障汝念？只为迷悟在人，损益由己。口诵心行，即是转经。口诵心不行，即是被经转。听吾偈曰：

心迷法华转，心悟转法华。  
诵经久不明，与义作仇家。  
无念念即正，有念念成邪。  
有无俱不计，长御白牛车。

六祖大师在这里又做了一首偈子，这个开悟的祖师文字般若一旦打开，那就会思如泉涌，妙语不断，信手拈来，皆是智慧。那么，六祖大师在这里开示的大意，是说经典本无过错，诵不诵经本来就没有什么障碍；因为是迷是悟完全在人，不在经典，是损福还是增长智慧也完全由自己决定，不关经典的事；你能够“口诵心行”，按照经典去修到做到，心口如一，那就是真正的在“转经”，你就是经典的主

人；如果你“口诵心不行”，只是在那里玩弄口头功夫，心里却一点都没有去实践，那么很显然，你那个就不是在“转经”，而是在“被经转”了，你就是经典的奴隶。

这里面，“转经”和“被经转”的差别关键，就在于“心行”，而“心行”的关键，就在于“迷悟”，那“迷悟”的关键呢，就在于修行者能否超越“有无”念头的生灭表象，看到心灵“不生不灭”的实相。如果修行者能够依此“心行”去通达经义，去实践实证的话，那么毫无疑问的，他必将回归一乘佛法。直到这时，修行者才算是没有辜负他诵的经典，才算是对得起《法华经》了。

六祖大师这首偈子的最后一句，“有无俱不计，长御白牛车”，跟前面第二品“般若品”里的那句“邪正俱打却，菩提性宛然”一样，这两句开示几乎都是差不多的意思，大家可以自行去对比、查找一下看看。

下面，达闻偈，不觉悲泣，言下大悟。而告师曰：法达从昔已来，实未曾转法华，乃被法华转。这回法达法师终于“大悟”了，但是他的这个“大悟”和祖师的“大悟”完全不同，他只是悟到了自己从前是多么的傻瓜，多么的愚蠢，浪费了那么多宝贵的光阴，原来自己一直是在“被经转”，自己根本就没有真正的在修行，用功用错方向了，幸好有六祖大师的慈悲直指，所以他在忏悔感动之下，才会“不觉悲泣”，哭了个情不自禁。

但是法达的心里还是有很多疑问，我们从他下面的问题就知道，法达虽然听了六祖大师那么多珍贵无比的开示，但是他并没有举一反三，一闻千悟，他还是被困在了一种很不通达的思维模式里，不能自己去正思维，那当然就得不到正确的答案。所以“心迷”还是“心悟”？这个人的悟性固然很重要，但是思维的方式也很重要，这两者其实是一不是二，是相辅相成的。

我们去看社会上的很多人，平时看上去再怎么聪明，再怎么老奸巨猾，再怎么精明世故，但是一碰到佛法，他们往往就抓瞎了，那个脑子似乎就不够用了。很多在我们看来并不难理解，只要稍微深想细想一下就能明白的小问题，只要脑子转个弯就能明白的小问题，他们就算死也不明白！那个脑子就像是僵化了一样，平常尔虞我诈的那种聪明和机敏都不知道跑哪去了！所以师父觉得啊，这个佛法是最能检验人的，一个人的悟性根器是高是低，思维是否有漏洞，是否真有智慧，是真聪明还是假聪明？是骡子是马，还是牦牛，拉到佛法里面一检验就看出来了。

那么诸位大德，今天的讲经时间好像到了，这位法达法师的根器太差，疑问太多，所以害得我们讲了两节课都还没讲完。所有未尽之意，我们只能等到下一节课再来解决了。还是那句老话，“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我们下节课再见。

这里师父提前给大家拜个早年，说一声“新年好”！大家过年的时候吃好喝好，但是切记不要滥开杀戒，要把自己的“牦牛尾巴”照顾好，要多多念佛！得意“忘形”可以，但是不要沉溺迷失了。好，不罗嗦了，阿弥陀佛！我们年后再见！

## 五千人退席

今天是我们《坛经》的第二十四讲，也是我们2015年羊年的第一讲。本来想问候一下大家，在这个春节有没有吃好喝好玩好？但是现在看你们的面色就不用问了。希望大家无论如何，不管是过节还是不过节，都要随时随地把自己的“牦牛尾巴”照顾好，现在我们要把这个“尾巴”收回来了。

我们现在要重新回到闻思佛法的频率上，请大家翻开本经的第七品，我们年前讲到了法达法师这一节。法达法师在六祖大师的慈悲棒喝之下，终于“言下大悟”，明白了自己的愚痴，不免感激涕零，悲泣流泪。他这时终于可以肯定，自己现在面对的，是他这一生往后都再也不可能碰到的、最稀有难得的大善知识，所以他赶紧就抓住机会，问出了自己心里埋藏已久的好几个疑问。

再启曰：经云“诸大声闻乃至菩萨，皆尽思共度量，不能测佛智。”今令凡夫但悟自心，便名佛之知见，自非上根，未免疑谤。又经说三车，羊鹿之车与白牛之车，如何区别？愿和尚再垂开示。法达的这几个问题其实并不复杂，他说《法华经》中明明已经讲了，就算是诸大声闻阿罗汉加上诸大菩萨，他们一起竭尽全力地去思维、测度和测量，也不可能搞清楚佛陀智慧的深不可测的程度，言下之意，是说菩萨和阿罗汉这些圣者都找不着北，我们凡夫在面对佛智的时候，那就更加茫然了！现在你却说我们这些业障鬼子只要能够“但悟自心”，只要自己了悟自己的心，那么我们就等于是拥有了佛的知见、佛的智慧，这个……这么深奥的智慧居然就在我们凡夫的心里，这是真的吗？我知道自己的根器比较差，不是什么上上根，所以听到您这个说法心里就难免有点疑谤了。

此外，在《法华经》里佛陀还开示了一个“三车”的比喻，什么羊车、鹿车和白牛车，它们之间的区别是什么？我该如何去正确理解呢？还希望大和尚您能够慈悲为怀，继续为我解答疑惑。

这就是法达法师的最后几个问题，有时候我们从提问者所提的问题，就可以知道这个人的心理症结和思维死角是在什么地方，也可以知道他是不是拥有通达的正见和正思维，也可以很轻易地就知道他的根器和悟性，甚至，还可以知道他的修行境界到哪一步了，他是不是真的开悟了？这些问题统统都可以在一问一答中体现出来，你想装都装不了，面对那些真正有经验的过来人、明眼人，你就算想骗也根本骗不了！其实就算我们能骗过所有人，但是有一个人那是我们永远也骗不了的，那就是我们自己内在的觉性！我们骗不了自己的心，也骗不了因果，更骗不了佛菩萨！是不是这样？所以学佛修行，千万不要“自欺欺人被人欺”，就是这个道理。

那么，这里提到了《法华经》里的一个比喻，“三车之喻”，佛陀用羊车、鹿车和牛车来比喻三乘佛法，羊车比喻小乘，鹿车比喻缘觉中乘，牛车比喻大乘。那么白牛车呢，则是“会三归一”，拿来比喻“一乘佛法”。佛陀是借用这几个比喻来说明所谓的“三乘佛法”、我们平常听闻的“三乘佛法”只不过都是一种善巧的方便说，是为了接引根性不同的众生先出离三界的“火宅”，而真正究竟圆满的佛法其实只有“一乘”，没有“三”也没有“二”，只有“白牛车”，没有其它三车。所以《法华经》的这个“三车之喻”，严格来讲应该是“四车”，或者说是“一车”。这点大家稍微了解一下就好。

下面，师曰：经意分明，汝自迷背。诸三乘人，不能测佛智者，患在度量也，饶伊尽思共推，转加悬远。佛本为凡夫说，不为佛说。此理若不肯信者，从他退席。这里六祖大师的回答其实也非常的



简捷明了，没有什么难懂的地方。他说：经典的意思明明很清楚，你却自己迷糊错解，这才背离了佛意。经中之所以说阿罗汉、辟支佛和菩萨这“三乘人”，统统都不能测度佛的智慧，那是因为他们的毛病错就错在了度量和思考上，只要你一想那就是错的，越是计算推理就越是错得离谱，就离佛的智慧越遥远！

六祖大师的这句话，让我想起了国外那句很著名的谚语，什么“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这里面隐含的道理其实是一回事儿，都是讲真理的境界、真实的智慧不可测度，不是谁谁靠想就能想明白的。其实从阿罗汉到菩萨，这些超越生死的圣者他们根本就不会去妄测佛智，他们不会犯这种低级的错误，所以佛陀的这个话原本是针对我们凡夫说的，不是针对圣者。因为只有凡夫才会胡思乱想，才会颠倒错乱，才会有“佛智到底有多高深啊”——才会有这种无聊的问题。因此佛陀不得已才打比方说，就算是阿罗汉、辟支佛和诸大菩萨加在一起，也无法测度出无限的佛的智慧。这个里面的潜台词是说你们凡夫就更加不要瞎猜、不要白费劲啦，是这个意思。

但是如果凡夫自以为是，自大自高，信自己多过信佛，那就会怎样？那就会像六祖大师说的，“从他退席”——这是《法华经》的第二品“方便品”里面记载的一个公案，很著名的一个公案。当年佛陀在讲《法华经》的时候，在“法华会”上准备宣说一乘佛法的时候，佛陀在事先已经反复强调了这是十方诸佛如来都共同宣说的，是“唯佛与佛、乃能究竟”的无上妙法，但即使如此，也还是有五千位“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即从座起，礼佛而退”，他们连听都不愿听一下，连求证都不愿求证一下，就这么站起来离开了。因为这五千人很有自信（其实是自大无知），他们认为自己已经证得了阿罗汉道，生死已了，这一生是最后的一生，自己已经证得究竟涅槃了，所以佛陀说什么还有更高更妙的法，那不是在忽悠吗？他们以为佛陀在忽悠，他们觉得自己根本就没有必要再浪费时间听下去，佛陀说什么

对他们来讲都是多余的，因此他们就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离开，毫不犹豫地就干了一件名扬千古的蠢事！

但是，这里面的关键问题，是这五千人根本就没有证得真正的阿罗汉果，他们自以为是阿罗汉，但实际上不是！佛陀说他们是“罪根深重”的“增上慢人”，是“未证言证，未得言得”的大妄语者，“非佛弟子”，连做佛弟子的资格都丧失了——这个话就说的很重了！如果是那些真正的大阿罗汉，他们根本就不会犯这种糊涂，根本就不会有“退席”的这种事情发生。在《法华经》里佛陀也明确讲了，“若有比丘实得阿罗汉，若不信此法，无有是处”——那些真正达到阿罗汉境界的圣者，没有不信佛陀，不信佛说的！这点大家要了解。所以那五千人觉得自己是阿罗汉，那不过是一种想当然的错觉错解，实际上是绝对不可能的！

那么，佛陀在面对这个“盛大”的“退席”事件的时候，他老人家是怎么表态的呢？《法华经》里就记载说，“世尊默然，而不制止”，佛陀只是沉默着，没有任何表示，更没有任何着急、制止或阻拦的言行。所以当我们众生的这个“自由意志”选择了错误的方向，一意孤行，那么就算是佛陀也只能沉默以对，只能随缘。了解这个意思吗？这种沉默的处理方式，按照我个人的妄测，这里面其实包含了一种很深的尊重、理解和怜悯，也包含了一种很深广的慈悲，不知道你们大家能不能体会得到？

站在我个人的角度，依师父个人的眼光来看，这五千位“退席”的“大德”简直就是人中的奇葩！换了是我，如果阿拉能够有这个“千生万劫难遭遇”的机会去亲近佛陀，去亲耳聆听佛陀的讲法，去亲见佛陀，那人生简直不要太美好！我没有扑上去死死地抱住佛陀的大腿，那已经算是很有定力，已经算是有超凡的定力了！现在居然还有人要退席？！真的是很想和这些人商量一下，劝他们干脆“退出”

他们的人生算了，大家不妨交换一下，换我去亲近佛陀那该多好！对不对？如果你们也有和老衲一样的心情，那说明你们的根器也很好，已经可以和老衲相媲美了。呵呵，苦中作乐，臭美一下。

我们现在才知道，原来早在佛陀那个时代，就已经有那么多不知道珍惜的所谓“佛弟子”了！这五千人阴魂不散，“化身千百亿”，他们生生世世也都漂泊在轮回中，也许刚才就正好和我们擦肩而过，或许他们就是我们——大家可以仔细地去观察一下自己，再去仔细地好好地观察一下周围，这样的“佛弟子”现如今是不是也有很多啊？每个人都认识几个吧？所以讲到这里大家就要警惕了，我们要警惕那些引导我们偏离佛陀教诲的人和“法”，我们更要警惕我们内在的、那颗自以为“超佛越祖”的贼心！听得明白吗？否则我们一旦“退席”，再想“入席”啊，那就不晓得会是猴年马月哪一天了。

## 火宅内的法王

接下来六祖大师就针对法达法师这个“三车”的问题开示说，殊不知坐却白牛车，更于门外觅三车。况经文明向汝道，唯一佛乘，无有余乘。若二若三，乃至无数方便种种因缘譬喻言词，是法皆为一佛乘故。汝何不省？三车是假，为昔时故。一乘是实，为今时故。只教汝去假归真。归真之后，真亦无名。应知所有珍财，尽属于汝，由汝受用，更不作父想，亦不作子想，亦无用想。是名持《法华经》，从劫至劫，手不释卷，从昼至夜，无不念时也。其实法达法师前面提的这个“三车”的问题，是埋藏有潜台词的，他实际上是在质疑六祖大师，你既然说凡夫一悟就能入佛知见，那么佛为什么还要说什么三乘（三车）呢？

六祖大师就回答他说，“三车是假，为昔时故；一乘是实，为今时故”。佛说这个三车、三乘只是一种善巧方便的引导，是一种假说，我们众生在迷惑的时候，就假立三车，说一些他们能够明白接受的“法”，一步步引导他们出离火宅；但是如果时机成熟，到了该点醒众生破迷开悟的时候，到了“今时”，那就要开显唯有一乘佛法的至理了，这才是如来彻底究竟的真实说。经典里明明讲了，“唯一佛乘，无有余乘”，佛说的一切差别法门，最终都是为了导归到这个地方，最终都是要让我们众生“去假归真”，回归真如性海，圆证大觉本来。

六祖大师在这里还特别强调提醒了一句，他说修行者真正“归真之后”，才会体验到“真亦无名”，“佛亦不可得”的微妙至理。这时“所有珍财，尽属于汝”，“河沙妙德”皆是“自家宝藏”，十方如来，一体不二，“更不作父想，亦不作子想，亦无用想”——这是把二元分别的、二元对立的“法”的最后一点痕迹都消除了——苟能

如是，则大机大用必然现前，修行者从此随心所欲，再无滞碍！那些达到这个境界、明白这个境界的人，才可以说是真正的在受持《法华经》，“从劫至劫，手不释卷，从昼至夜，无不念时也”，所谓“念念真如”、“唯心净土”，这才是受持《法华经》的意义之所在。

达蒙启发，踊跃欢喜，以偈赞曰：

经诵三千部，曹溪一句亡。  
未明出世旨，宁歇累生狂。  
羊鹿牛权设，初中后善扬。  
谁知火宅内，元是法中王。

这回法达法师终于听明白了，他多年的心结一朝打开，不禁“踊跃欢喜”，非常的高兴。他立刻就作了一首偈子来表达所悟，我们可以看出来，法达法师的这个文字般若的水平也很高，这首偈子作得很好。他说我“经诵三千部”，那个诵经三千部而来的那一点“有所得”的心，自我膨胀的心，到了曹溪，就被六祖大师的一两句话给打掉了。所以他非常地感激祖师，让他明白了真正的佛法出世的宗旨，累生以来的那颗狂心就此消歇，而“歇即菩提”，所以法达法师现在就有智慧了，他本来具足的智慧就这样开启了。

一旦智慧开启，那法达法师的知见也立刻就圆融了起来，他对佛陀所说的这个什么三车的比喻、三乘的佛法已经不会再有任何错解。他就知道这些都是佛陀的权巧设计，是一种接引众生的大慈悲、大方便，不管是最初的还是最后的，不管是三乘还是一乘，那统统都是佛说的妙法，都要大力的护持和弘扬。这个知见已经是非常的透彻、非常的圆通了，我们可以把它拿来作为衡量正邪的一个标准。修行者的知见是否正确、是否偏邪啊？一比较就知道了。

那么，法达法师在这首偈子里说的最妙的一句话，就是这最后的一句，“谁知火宅内，元是法中王”！这真是非常直指、非常“美”的一句话，实在是妙不可言，当年我第一次看到这句话，乃至现在每次看到，都会觉得心有所悟，心动非常！所有的佛法，三藏十二部的奥义，宇宙和生命的所有奥秘，就统统含藏在这句话里，由这句话开衍出去，就是无尽的佛法！大家能了解吗？

原来在“三界火宅”里颠倒轮回的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法王！我们的本来面目，我们的真实身份，原来都是法王，都是和诸佛如来一样的“法中之王”。法王是什么意思啊，诸位“法王”？法王就是“一切法的主宰”！那什么是“一切法的主宰”？那就是我们这颗无我无执无所住的“心”！我们的心可以创造地狱，也可以创造天堂，我们可以创造痛苦，也可以创造极乐，所谓“三界唯心，万法唯识”，所以这颗心怎么不是“法王”？但是这颗心在哪里？我们找不到，也画不出来，如果我们还没有真正了悟到这颗心，那么我们就的确还不是“法王”，我们只是被自己的造物所迷惑、所支配的“奴隶”！

这个“从奴隶到法王”的路有时候很长，有时候很短，是短是长，因人而异。所以当我们还没有真正觉悟，还是凡夫，还没有恢复“法王身”的时候，大家可千万别把自己真当成了“皇上”，不要冒充“朕”，知道吗？要有“千万别把自个儿当盘菜”的自知之明，要有一种谦卑谨慎的心态，否则一旦妄语欺世，那时别说是什么“法王”了，你可能连“鬼”都做不成，因为你已经把自己给修到地狱里去啦。所以大家要切记切记，慎之慎之！

下面，师曰：汝今后才可名念经僧也。达从此领玄旨，亦不辍[chuò]诵经。这是讲，六祖大师终于点头印证了法达，说你今后才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念经僧”。法达法师从此就进入了一个通达无碍

的新天地，他虽然已经领悟了《法华经》的玄妙宗旨，但是仍然每日精进诵持，没有说因此就放逸懈怠了。真修行往往就是这样的，越是明白的人，越是会老实地精进，越是没有花招，这点大家要留意。

那么，法达法师的公案就告一段落，下面我们来看另一个案例。

## 三身四智义如何

僧智通，寿州安丰人，初看《楞伽经》约千余遍，而不会三身四智，礼师求解其义。呵呵，每次我看《坛经》看到这里，都会觉得我们的六祖大师其实也蛮拼的，真不容易！这些来求法的人，我不相信他们不晓得六祖大师是文盲，不识字，但是他们却偏偏就爱找六祖大师问一些经典上的问题，这里面到底是有意呢还是无意，还真不好说。不过不管是什么经典、什么问题，六祖大师还真没有被难倒过，这就是真功夫、真智慧了，不得不让人佩服。

这次的提问者是一个叫做智通的法师，他是安徽寿州的安丰人，他说他学习《楞伽经》已经大概有一千多遍了，却还是搞不明白什么叫做“三身四智”，所以特地前来礼拜六祖大师，要请教其中的奥义。说实话，智通法师这个问题有点好高骛远了，就像一个小学生却问了博士生的问题，就算告诉你答案，你还是不明白。因为按照教下的理论，这个“三身四智”完全就是成佛以后，是要真正圆满成佛以后才会究竟实证到的不可思议境界，你现在一个初学者连阿罗汉的境界你都搞不明白，你却来问佛的境界，你以为告诉你名词解释就算是明白了吗？那差远了！而且以智通法师熟读《楞伽经》千余遍的功夫，他肯定看过关于“三身四智”的概念性解释，肯定也做过相关研究，所以他这时请教的，应该不是通过百度就能搜索到的名词解释，不是通过百度就能搜索到的教理上、文字上的答案，我估计他是想得到一个能在实际修行上运用的、能有亲切体验的指导，而不是什么空泛的概念，但也有可能他自己模模糊糊的都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这里所谓的“三身四智”，三身就是“清净法身”、“圆满报身”和“千百亿化身”，这是佛果才能究竟圆成的无上境界，关于它们的开示在前面第六品“忏悔品”里面已经讲得很详细了，大家可以



去自行查阅看看。那么这个四智是唯识学的概念，最难懂的唯一识学的概念，分别是指成所作智、妙观察智、平等性智和大圆镜智，它们各自对应着我们众生心意识层面的前五识、第六识、第七识和第八识。智通法师学习的《楞伽经》就是阐述这个唯识思想的一部非常重要的大乘经典，就连我们禅宗的初祖达摩祖师都很强调它，都要把它作为传灯印心的无上宝典。比如谁要觉得自己开悟了，那就要拿这部经典来印证一下，如果你连《楞伽经》都看不懂，那就不要说什么“正法眼藏”，更不要说自己已经明心见性了。所以这样一部各宗共尊的圣典，千百年来，一直就是我们禅宗修行者勘验自他的重要依据。只不过在五祖六祖以后就比较流行用《金刚经》来印心，因为《楞伽经》的文字翻译实在是太古奥太晦涩了，远不如《金刚经》来得简洁明快，所以后来研习《楞伽经》的才慢慢变成了非主流。但是在六祖大师那个时代，修学《楞伽经》的人还是有不少的，像智通法师就是其中的一位，现在他提出了问题，我们一起来看看六祖大师的回答。

师曰：三身者：清净法身，汝之性也。圆满报身，汝之智也。千百亿化身，汝之行也。若离本性，别说三身，即名有身无智。若悟三身无有自性，即名四智菩提。听吾偈曰：

自性具三身，发明成四智。  
不离见闻缘，超然登佛地。  
吾今为汝说，谛信永无迷。  
莫学驰求者，终日说菩提。

你们那个版本可能有几个错字，以师父的为准。六祖大师是一如既往地，他老人家一下子就把很复杂、很高深的“三身四智”的问题，拉回到了禅宗自性自度、般若心行的层面，但即使如此那也还是很不好懂，所以大家先姑且听之，先种个种子再说。

六祖大师说：这个三身，其实距离我们并不遥远，其中的清净法身就是我们“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的自性、本性或佛性，这个“真如性海”，我们众生从来就没有须臾离开过；而圆满报身就是我们本自涅槃、本来解脱的无上大般若智，只有这样的智德才能成就实报庄严的圆满报身；而千百亿化身就是我们真空妙有、性空缘起的“身口意”造作的一切自利利他的创造性行为——很长的定义——只有这样的大机大用、无量妙行，才能成就不可思议的千百亿化身。

但不管是什么身，都不能背离无我的空性，这是我们一切众生的真实本性。如果背离这个根本宗旨来谈什么三身，把三身当成了一种“有所得”的实法，当成了一种自我的成就，那就叫做“有身无智”，不是真正的般若智慧，那就不可能导向解脱，三身也就不会是真正的三身。所以只有了悟到这个三身是没有任何自我实性的“空”的体性，这时的所谓“四智”，才会是一种究竟的觉悟，才可以叫做“菩提”。否则别说什么“菩提”了，没有空性无我无所得的正见正思维，我们充其量只能见到“葡萄”，成就“不通”，“菩提”什么的那是想都不要想了。

然后六祖大师就总结性地作了一首偈子，大意是说，在我们众生的这个真如自性里面，本来就具足一切，具足“法报化”三身，能够发现和明白这个至理，那就能成就无上圆满的四种大智慧，也就是“成所作智、妙观察智、平等性智和大圆镜智”。而且我们根本就用不着离开现前这些声色见闻的因缘幻化的种种境界，就能“一悟心超然，直登如来地”！所以我今天特意为你宣说这个妙理，你要能够生起确切而真实的信解，永远也不要再有什么迷惑了。你千万不要去学那些以自我之心“向外驰求”、去颠倒追寻的人，他们都已经和解脱之道相违背了，却还在一天到晚地空谈什么“菩提”、“觉悟”、

“涅槃”！不晓得只要知见和方向一错，那不管再怎么修行，也是不得解脱、不能了生死的，更不能够成就“三身四智”。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也是过来人的经验之谈，希望大家能够慎重吸取，举一反三，要学会去听言外之意、话外之音。但是很显然，你们并没有听明白，智通法师和你们一样，也没有听明白。

下面，通再启曰：四智之义，可得闻乎？师曰：既会三身，便明四智，何更问耶？若离三身，别谈四智，此名有智无身。即此有智，还成无智。复偈曰：

大圆镜智性清净，平等性智心无病。  
妙观察智见非功，成所作智同圆镜。  
五八六七果因转，但用名言无实性。  
若于转处不留情，繁兴永处那伽定。

你们的那个版本，下面还有一段话，但实际上那段话不是《坛经》原来六祖大师的原话，而是后来人的注解，所以那段话就不解释了，不讲了。那么，我们现在看这个经文就晓得了，这位智通法师虽然名字叫做“智通”，但其实他的智慧一点都不通，六祖大师都已经把这个三身的奥义讲得那么直白了，他却不懂得融会贯通、举一反三，居然还要问“四智是什么意思”？我估计六祖大师也很无奈，只好“一点都不含蓄”地做了进一步的开示，他说：你既然能够领会三身的真义，那就应该能明白四智才对，为什么还要这样问呢？如果以为三身和四智不是一回事儿，离开三身来谈四智，这就叫做“有智无身”。这样割裂三身和四智的“有智”，不过是外行或半桶水的知见，其实说到底也还是“无智”，并不是真正的通达的智慧。

六祖大师的意思，是说这个三身和四智本来就是一体的、不二的，它们是相辅相成的一种关系，不可能分开。修行者在成就三身的

同时，也必然会成就四智，反之亦然，如果说四智成就了，三身还没有成就，那就说明这个四智是假的！

然后六祖大师还为此作了一首偈子，他说我们这个大圆镜智对应的第八识阿赖耶识，它的体性是本来清净、无垢无染的，就像镜子一样具有“湛然空寂，圆明不动”的“寂照”的功能，又像大海一样能够含藏和出生一切法。而平等性智对应的第七识末那识，又叫做“俱生我执”，在还没有觉醒前这个第七识就老是执著有一个“我”在，从而产生自他隔阂的种种幻妄分别，在觉醒后由于“我执”破除，自他分别的幻妄破除，所以就能体验到一种“一切众生平等不二”的“一体”的真相，这时的心识自然就转为智慧，那当然就不会再有从前那种“以自我为中心”的什么“爱憎分别”和“善恶取舍”的毛病了。所以六祖大师才会说“平等性智心无病”，由此看来，我们平常认为理所当然的那些自我的状态，那种貌似真实无比的二元的感受，其实是种病，得治！

我一直记得我亲身经历的一个境界，那是在一九九七年的时候，十八年前，那个时候师父还没有出家，但是已经学佛了，刚刚开始自学不久。当时我的母亲因为肺癌晚期住院，我要时不时地去医院照顾她。记得那次是住在一楼的病房，房里有两张床，一张躺着我母亲，一张空着，我就在这张空床上打坐。那时我还没有接触念佛法门，教理也不怎么通达，但是我已经开始按照天台止观的方法来尝试打坐，每天几个小时，已经坚持有半年了。我记得那天闲极无聊，母亲躺在床上休息也没什么事，那我想想就干脆在旁边打坐算了。我打坐的时候是面朝着病房的外面，在这个一楼病房的门口外面是一个阳台，阳台的外面紧挨着就是一颗挺高大的树。当时我打坐调息也不知道坐了多久，反正记忆中还挺放松、挺舒服的，我是闭着眼睛打坐的知道吧？当我慢慢地睁开眼睛，很自然地看向门口外面那棵树的时候，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发生了。

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当我的这个眼神接触到那棵树的一瞬间，我的心一下子就契入了一种非常玄妙的意识状态，当时就感觉整个病房和我的身体都消失了，整个世界好像就只剩下一一种很纯粹的意识，而且我非常明确清晰地感知到：我和那颗大树是一体的！我们的意识是完全连接，是密不可分的！我能感知到这棵大树的一种淡淡的无法言传的喜悦，外面的阳光，还有风吹到它的身上，让它觉得很舒服的一种喜悦。而且我还能同时感知到这棵大树它也能觉察到我的喜悦——我知道它知道我，它也知道我知道它——我们都在为彼此意识的这种连接和敞开而感到喜悦。在那一瞬间，我非常“复杂”地感知到了这一切，这种陌生的意识状态是那么的美妙神奇，难以形容，以至于我现在每次回想到这一幕，都仍然会生起一种莫名的敬畏和震撼，那个记忆实在是太深刻了！

后来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好像是动了一个念头，于是就很快地从那种状态中退出来了，那种意识一体的感觉就消失了，我再次恢复了平常的这种隔阂的状态，好像这才是所谓的“正常”。但是自从有了这个经历，我就已经意识到——师父会举一反三不是吗？——我就已经意识到，古德所讲的那种“天地同根，万物一体”，佛菩萨讲的什么“一体不二”，这些境界原来都是真的，真的存在着这样一个神妙难思的境界——在我们众生分裂、隔阂的背后，其实一直都存在着这样一个意识层面，不是幻想，不是神话。如果不是这回无意之中“瞎猫撞着死耗子”，让我对这个境界有了小小的一瞥，那么很可能我也是无法相信、无法想象的。所以后来有好几次，我都一直想要再次进入这个状态去体验一下，但是都不行，也许是一刻意就不行了，一有所求就不行了。那么，今天跟大家分享师父的这个亲身经历，别无他意，只是希望能对你们生起正信和正见有所帮助。

现在我们回到正题，六祖大师讲的这个大圆镜智和平等性智，它们所开显的，其实就是三身里面“法身”的境界，因为清静平等，即

是法身！这个道理能明白吧？接下来就是妙观察智，它对应的是我们的第六意识，这个第六意识能够对我们身心内外的一切境界起了知和分别的作用，它能观能察，但还称不上是“妙”，一直要到它能够洞察实相，能够“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的时候，这个第六意识才会转为“妙观察智”，才会觉知一切法而不被一切法所惑，然后才可以“能善分别诸法相，于第一义而不动”，由此开显出“随缘应物、任运无执”的智慧，才能针对性的去为不同的众生开示佛法，圆融无碍地去利益众生。这个“妙观察”的智慧也是我们自性里面本来就具有的，不假造作，法尔天真，不是有为的功用，不是修出来的，所以不是什么生灭法。六祖大师讲的“妙观察智见非功”，这个道理、这个境界，真是只有过来人才说得出来的话。

现在轮到成所作智了，它对应的是我们的“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这前五识，这五识和第六意识加在一起就是所谓的“六识”，这个六识和“眼耳鼻舌身意”这六根，以及“色身香味触法”这六尘是密不可分的，它们三者因缘和合，共同作用，才形成了我们现在的这个身心世界、命运的顺逆。简要言之，就是因为我们的“身口意”的造作，就是我们“身口意”的一切所作所为，才造就形成了我们的身心命运。我们的前五识在第六意识的指挥下，发挥出了不可思议的创造性功能，我们创造出了天堂，也创造了地狱，创造了六道轮回，也创造了一切的欢乐和痛苦，我们这个“成就一切所作”的力量有多伟大？但是我们一般众生对这个力量的运用往往都是错误的，我们把这个力量运用在了“贪嗔痴慢疑”的方向上，运用在了无明颠倒、互相伤害的事情上，所以有因就有果，我们就这样创造出了生命中的一切烦恼和痛苦，一切负面和阴暗的境界。但我们还不知道这一切都是自己创造的，我们以为在冥冥中有一个“上帝”或“神祇”在主宰我们的命运，我们不知道自己就是自己的“上帝”，所以才会有那些求神打卦，什么算命看相的糊涂事发生。

一直要到我们证悟了第八识的清净体性，转染污的阿赖耶识为本来无染的“无垢识”，成就大圆镜智，这时我们的前五识才会随之转化，我们才会真正懂得如何去善用我们的创造性力量，去自觉觉他，广利一切众生。这时我们的前五识才会成为名副其实的“成所作智”——你们看佛陀定义和古德翻译的这个名词概念有多准确！只有当我们成就了成所作智和妙观察智，佛菩萨无量无边的妙行和妙用才能成就，千百亿化身也才能成就。不过按照经典的描述，这个成所作智和大圆镜智一样，它们是相互影响的，都必须要到证得果位以后才能有实质性的同步的转化，所以六祖大师才说“成所作智同圆镜”，道理就在这里。

我们之前已经讲了，法身是由大圆镜智和平等性智所开显的，现在我们又说妙观察智和成所作智所开显的是千百亿化身，那么报身呢？那是由什么开显的？有的菩萨就认为报身的成就跟平等性智有关，但是我个人认为——师父的个人知见，仅供参考，不见得就对——我认为真正的圆满报身，其实是由四大智慧所共同成就的，不是单一的因素。本来四智和三身就是一体的关系，密不可分，不能分开来谈。只不过在具体到“转识成智”，具体到个人修行的时候，这个八识的变化就略有不同了，像前五识和第八识都是在果地上才能转的，你必须要真正证悟了才能转，空谈和妄语都没用！而第六识和第七识则在修行的因地上就可以转，只要我们了悟了缘起性空的妙理，然后尽量在生活 and 工作中善行善用，那么我们的第六识和第七识就会在不知不觉中转为了智慧了，不一定非要等证到阿罗汉或菩萨的果位了才行。但不管是怎么转，不管是果上转还是因上转，实际上都是“只转其名而不转其实”的，这个八识的体性和实质本来就是无上的三身四智，只不过众生原来不明其理，不会善用，所以才沦落风尘，大智慧变成了小聪明，大海水变成了小波浪——只是名字变了，但本质上并没有变。

如果修行者能够在这种转化中不执著、无所住，不以凡夫的情执来妄测妄想，没有邪见邪思维，那么此人就能够“繁兴永处那伽定”。这个“繁”就是“很多”的意思，“兴”就是“兴起”的意思，“那伽定”就是龙的定，这是一种很不可思议的定。像传说中的龙为什么能够变大变小，显隐自在啊？那就是从这种定中而生出的变化，所以龙叫做神龙，因为它有这种定力，能够变化无穷。所以六祖大师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能够转识成智而又无所执著的修行者，就能像神龙一样的，拥有超凡的定力、神通和智慧，不可测度，他利益众生的事业是我们凡夫难以想象的。

希望大家都能成为这样的修行者，成为这样的神龙！那么，今天的讲经时间到了。还是那句老话，“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我们大家下节课再见。



# 一修就是错 有所住即迷

今天是我们《坛经》的第二十五讲，上节课我们讲到了智通法师的“三身四智”的问题，第七品机缘品，六祖大师给了他一个非常简明、非常直指的回答，然后我们就留了一个“小尾巴”没讲，下面大家一起来看看。

通顿悟性智，遂呈偈曰：

三身元我体，四智本心明。  
身智融无碍，应物任随形。  
起修皆妄动，守住匪真精。  
妙旨因师晓，终亡染污名。

这是讲，经过六祖大师的点拨，智通法师终于“顿悟性智”，他一下子就“顿悟”了，悟到了在他自性之中本来就具有的“三身四智”的大智慧，这一下心开意解，痛快非常，于是智通法师立刻就做了一首偈子，向六祖大师汇报自己的悟境。他说，这个“法报化”三身原来就是我自己内在觉性的不二之体，四智也就是我自己心性本具的大觉圆明——不是原来没有后来才有的，这点大家要记住了！所以“三身四智”本来就非常圆融，本来就是无碍的整体，法尔如是，只要有智就有身，有身就不可能没有智，只不过在针对不同因缘和对象的时候，“应物任随形”，因此才会有“三身四智”的不同妙用，不同显现。很显然，我们的智通法师已经悟到了三身四智的不二之理，物我一如的本空之道，生命到这时候就有大智慧，就得大自在了。

但是要证到这样的大智慧、大自在，要证得自性的三身四智，却不是靠刻意修行能修得来的，因为三身四智不是生灭法，不是修就

有、不修就没有的东西。如果我们起心动念，认为“我要修行”，“我要通过某个方法修得和佛一样的三身四智”，那么这样的想法，这样自我造作的状态，就是一种妄动。有很多初学者，甚至有很多所谓的“老修行”，在这个出发点上往往都是犯错的。佛陀在《楞严经》里就曾经开示说，“若于因地，以生灭心，为本修因，而求佛乘，不生不灭，无有是处”，这个道理佛陀早就讲得明明白白的了。我们这个自我的心是生灭的、分别的、无常的、虚妄的，从这样的一颗心出发，我们想要以这样的一颗心来修行佛法，那么佛法搞不好也就变成了生灭法，以这样生灭的心行，想要达到佛果不生不灭的境界，那根本就是不可能的，道理上都说不通！逻辑上都说不通！所以，如果在这个出发点上知见不透彻，那么广大的佛弟子说得好听点是在修习佛法，说得不好听那就是在盲修瞎炼了，因为知见不正，一修就是错！按照智通法师的说法，那就是“起修皆妄动”，以自我的妄心来修习佛法，妄求佛果，那当然就是“妄动”！

那么什么才不是“妄动”？大家可以去仔细地观察一下，我们佛陀说的八万四千法门，不管是人天善法、小乘解脱道还是大乘菩萨道，不管是禅宗净土还是天台华严，所有的法门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共同的导向，那就是最终引导一切众生破除我执、断除我相、祛除我见，是不是这样？所以佛法的修行从一开始就是站在“不生不灭”的终极解脱的立场上的，佛法从始至终一直强调的就是必须要照破这个生灭的、虚妄的、分别的自我、小我或假我，这个生灭的、虚妄的“小水滴”的幻象一旦消除，那个不生不灭的、真实的“无量光寿”的体性，那个真如性海的本质就会自然呈现出来了。就像乌云一消失，那个太阳和阳光自然就会被看到。所以我们可以依照这个最根本的知见来衡量我们的修行，我们是不是在盲修瞎炼啊？是不是“起修皆妄动”啊？一比较就知道了。

不管我们修的是佛说的哪个法门，大家都可以去好好地反观和内省，去检查一下我们的发心和知见。如果我们觉得自己的这个我执我见我慢越来越淡薄，智慧越来越通达，慈悲越来越广大，心性越来越谦卑，知见越来越圆融，能够经得起佛言和祖语的检验，那么基本上就可以断定，我们的修行没有走错路，不是在“妄动”。但是如果我们觉得自己越修越自大，越骄傲，自我越坚固，越来越膨胀，知见则越来越偏激，经常“以法谤法”，经常有自以为是、违背佛说的地方，那么毫无疑问，我们一定是修错了！我们一定是没有“依佛智慧”，没有走在破除我执的涅槃正觉的道路上，换言之，我们一定是“妄动”了。所以智通法师的这句开示非常好，这真的是醍醐灌顶的一个警示，非常的切要，切中我们绝大多数人的盲点。

此外还有另一个盲点，那就是“守住匪真精”，“真精”在这里有“真正的精髓精要”、“真正的窍诀”的意思，这是指另一种常见的修行者的病态。我们经常会在一些比较资深的“老修行”——当然打双引号的——或者“老半桶水”的身上能看到这种毛病。比如有些人很执著某种状态，他认为一定要苦行才是道，或者认为一定要山林里才有道，或者认为一定要保持某种定静的状态才是修行，他不知道“本无所住而生其心”的道理，不知道我们的这个佛性大觉是灵动活泼、“能生万法”的。修行者一旦心有所著，想要住守固定在某个境界上，一有这种想法那就说明这颗心已经迷了，说明此人已经背离了佛法修持的真正精要。这种人想要了悟真正的三身四智，那就不晓得会是驴年的哪一年了。像《法华经》里就讲过一个这样的案例，说是：

大通智胜佛，十劫坐道场；  
佛法不现前，不得成佛道。

这首偈子是什么意思？这个意思很多很丰富，建议大家没事的时候不妨参一参。这里面至少有这么一个意思，那就是指大通智胜佛为了圆满成就无上的佛道，他足足在道场里打坐入定了十劫，十劫都如如不动，你们看这个定力够牛了吧？十劫是什么概念？那些定个几十几百年的根本都不好意思拿出来。十劫是什么概念？如果是小劫的话，仅仅是小劫的话，换算成我们地球的时间，那就是一亿六千多万年——定了这么久，这么厉害的定力，这么高深的定境，却仍然是“佛法不现前”，跟佛法的解脱没有任何关系！因为不能利益众生那就不是佛法，听得清楚吗？所以就“不得成佛道”，始终不能圆满菩提。因此智通法师才会在这里说“守住匪真精”，这个道理在这里。那么，既然这个“有所住”不是真正的佛法，那什么才是？其实在很多经典里，在《坛经》里也都讲了，那就是既不住空，也不住有，以大般若智慧广度一切众生，同时又“实无众生得灭度者”，这才是真正的佛法的“妙旨”，是佛法的“真精”。

这个中道不二的妙旨、奥义，完全都是因为祖师的开示才让我恍然大悟的，我从此就彻底破除了对“染污”这个假名的执著——言下之意，没有染污，也就没有了清静，没有了二元的对立和分别。智通法师用这句话表明了他的悟境，说明他已经了达了中道的实相，不会再被任何二元的显现所迷惑了。于是我们的六祖大师就印可了他，估计这时在旁边应该有一个侍者，是他记录了六祖大师和智通法师之间的这些很精彩的对话，所以我们今天才能看得到。

那么，解决了智通法师的问题，我们一起跟随六祖再来看下一个提问者。

## 茫然趣两头

僧志常，信州贵溪人，髫[tiáo]年出家，志求见性，一日参礼。这是讲，有一位叫做志常的出家人，他是江西信州，也就是现在上饶一带的贵溪人。他年纪很小的时候就出家了，髫年就是幼年的意思，他出家以后志向很大，就像祖师一样的“志求见性”，只想开悟。那么他有一天就来参拜顶礼六祖，带着问题就来了。

这里说个题外话，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有好几位前来参拜六祖大师的师父，他们都是很小就出家的，也就是所谓的“童真入道”，而且这几位师父个个根器不凡，最后在六祖大师这里他们也个个都得到了点化，都悟道了。可见他们都是有大善根、大福德的，所以从小出家好不好？那像他们这样的就很好，自己道心坚定，还能碰到明眼的大善知识，那一般就不会有问题。但是如果搁到现在，那就不见得好了，换了你们从小出家好不好？现在有很多从小出家的人，我就见过好几个，由于没有吃过苦，没有经历过该经历的，也没有什么真正扎实的正信和正见，所以稍一长大那就经不住诱惑，就都还俗了。还俗之后那个苦啊，我看他们的脸相就能很明显地看出来，这个人心一邪一苦，那在脸相上就会很直接地表现出来，根本就骗不了懂的人，所以真的很可惜！

下面，我们还是言归正传。

师问曰：汝从何来？欲求何事？六祖大师就问了：你从哪里来？想要问什么事啊？

曰：学人近往洪州白峰山礼大通和尚，蒙示见性成佛之义，未决狐疑，远来投礼，伏望和尚指示。志常法师就说了：学人——这是

一个谦词，通过这个词就看得出来志常法师的心态很谦卑，他在面对六祖大师的时候执的是弟子礼——他说学人最近在洪州的白峰山大通和尚那里求法，承蒙他为我开示了见性成佛的法义，但是我内心的疑惑并没有因此解决，所以我现在特意远道而来参拜于您，恳请和尚您大发慈悲，为我指示一条正确的道路。

师曰：彼有何言句，汝试举看？六祖大师就回答说：那位大通和尚对你说了什么？你不妨先说来给我听听看？

曰：志常到彼，凡经三月，未蒙示诲。为法切故，一夕，独入丈室，请问如何是某甲本心本性？大通乃曰：汝见虚空否？对曰：见。彼曰：汝见虚空有相貌否？对曰：虚空无形，有何相貌？彼曰：汝之本性，犹如虚空，了无一物可见，是名正见。无一物可知，是名真知。无有青黄长短，但见本源清净，觉体圆明，即名见性成佛，亦名如来知见。学人虽闻此说，犹未决了，乞和尚开示。呵呵，这一大段。这是讲，志常法师到了大通和尚那里参学，一直呆了有三个月，却从来没有得到过大通和尚的一句开示。后来有一天他终于忍不住了，因为求法心切啊，所以他就在某天的傍晚单独闯进了丈室去当面求教，他就问大通和尚——很直接地问——请问什么才是我的本心本性啊？大通和尚就回答他说，你看见这个虚空了吗？志常法师就说，看见了。大通和尚就再问：你看见的这个虚空是什么形状、什么颜色的？志常法师就回答说：虚空是无形的，哪里会有什么形状和颜色呢？

于是大通和尚就开示说，你的本性就像这个虚空一样，是没有一物可见的，这就是正见；也没有一物可知，这就是真知！这个像虚空一样的本性是没有什么青黄之类的颜色，也没有什么长短分别的，它从本以来就是清净、圆明的，犹如虚空。你如果能悟到这个圆满光明的本性觉体，那就叫做见性成佛，这也是如来的知见。

大通和尚的开示咋一听，好像没什么问题，对不对？有什么问题吗？你们听得出有什么问题吗？初学者往往分辨不出来，但是志常法师一听，却觉得仍然有疑，还是没有让他心有所悟、豁然贯通，不过他也搞不清楚到底是哪里有问题，所以他就跑来请教六祖大师了。

师曰：彼师所说，犹存见知，故今汝未了。吾今示汝一偈：

不见一法存无见，大似浮云遮日面。  
不知一法守空知，还如太虚生闪电。  
此之知见瞥然兴，错认何曾解方便。  
汝当一念自知非，自己灵光常显现。

这是讲，六祖大师一听——这个真正通达的人只要一听，就会立刻知道这个不通达的人毛病出在哪里，所以六祖大师就很直接地指出说：这位大通和尚讲的，还是存在着不究竟的知见，所以令你无法透彻。现在且听我为你说一首偈子：

第一句：“不见一法存无见，大似浮云遮日面”，这是讲，以为我们的本性就像虚空一样的什么都没有，以为这就是不见一法，以为不见一法就是我们的本性，其实这个知见本身就是偏的，而且这个“无见之见”也是一种知见。这种偏空偏无的见地，就和偏实偏有一样，那都是很有问题的。以为“你我他”很真实，以为宇宙万有都是真实的，这种著有的观点固然不对，但是以为万法性空就是什么都没有，这种著空的观点也同样不对，了解吗？两者都没有看到不二的实相。如果我们在修行中执著这种空见，那么就会像浮云遮住太阳一样，就会障碍我们自己看到心性真实的本质，不得解脱。

第二句：“不知一法守空知，还如太虚生闪电”，这句的错误和上面类似。说是不知一法，以为不知一法就是真知，其实却不晓得自己已经守住了一个空的知见，执著这个空知，以此为真，以此为道，

那就像是虚空中生出了闪电，那其实早就已经不是真空，早就已经错得很远了。

禅宗祖师曾有云，“一片白云横谷口，几多归鸟尽迷巢”，这句话也可以借用来形容类似大通和尚的这种修行人，他们以为不见一法就是正见，以为不知一法就是真知，以为守着这个空空的境界就是清净无染，这个偏颇的见地就像是一片白云挡住了归家的道路，古往今来不知道有多少傻鸟就这样被拦在了“真理的谷口”，迷失了真正的方向。所谓：

太虚生闪电，白云横谷口；  
青天无别路，何故尽迷巢？

了解这个意思吗？记得好像是在宋朝的时候，有一个人曾经向某位大禅师请教关于染污的问题，他说：“像霜雪一样洁白，如何？”像霜雪一样，这应该算是清净了吧？没想到禅师却回答他说：“还是染污！”这个人一听就很纳闷，就追问说：“那什么才不是染污啊？”禅师的回答很精彩，只有四个字：“五颜六色！”

呵呵，所以什么才是真正的清净，真正的空？大家不妨一参。

下面第三句：“此之知见瞥[piē]然兴，错认何曾解方便”，这个瞥然就是忽然的意思。这是讲，修行者一旦生起对空的错解和执著，心有所住，那就不可能再见到自己真正的本性。所以，大通和尚的知见只是一种错认，那根本就不能作为悟入本心本性的方便，不要被误导了。但那个时候估计被误导的人有很多，就算是搁到现在，被“半桶水”的师父带歪，甚至是被邪师忽悠的人，那也还是多得不得了。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什么都缺，就是不缺傻二，像志常法师这样具有怀疑和反思的精神，不随便上当的人，那已经是非常稀少了。



第四句：“汝当一念自知非，自己灵光常显现”，这是讲，如果修行者能够在一念之间回光返照，认识到这种知见的错误，不再陷入对空的迷执，那么我们真如自性的灵光就会时常呈现出来，就会开始去自觉觉他、自利利他，就会去做那些修福修慧、利益众生的事，同时又能心无挂碍，无所执著。这是一种非常自然而然的生命状态，也是一种觉悟的境界，它能让我们消除所有知见上和行为上的偏执，活得伟大而平凡。你们知道师父在说什么吗？

那么，六祖大师的这首偈子到此讲完，很可惜，大通和尚当时不在现场，也不知道他后来有没有通过别的渠道听到六祖大师的这段开示，他如果能够自我反省，“一念知非”，那么他偏空的毛病就还有救，否则只能说是福报不够、因缘不具，只能说随缘了。

下面，常闻偈己，心意豁然，乃述偈曰：

无端起知见，著相求菩提。  
情存一念悟，宁越昔时迷。  
自性觉源体，随照枉迁流。  
不入祖师室，茫然趣两头。

这位志常法师的根器绝对是属于那种上上的利根，他一听六祖大师的偈子，立刻就心开意解，豁然有悟，而且他的文字般若也好得不得了，出口就成章，我们看他回复六祖大师的这首偈子，那真的就是文采斐然，言简意赅。所谓“无端起知见，著相求菩提。情存一念悟，宁越昔时迷”，这个大意是说，修行者无端生起空的知见，执著于空相而妄求菩提，以为菩提是实有的，或者以为菩提是空无的，这些知见从一开始就错了。这个出发点一错，那么后面的修行就全错了！哪怕在内心还存有一点点的“求开悟”的念头，那就是一种执著，就是妄念，那就不可能超越无始以来的迷障，很难解脱。那种想

要“得到”开悟，以为开悟是“有所得”的想法，其实恰恰就是妄想，就是障碍我们智慧开启的最大原因。

下面两句，所谓“自性觉源体，随照枉迁流。不入祖师室，茫然趣两头”，这个的大意，是说我们内在的菩提自性，它本来就是一切觉悟的根源，也是一切法的本体，但是因为我们无明颠倒，随顺业力而失去了觉照的智慧，所以我们才“枉入诸趣”，很冤枉地进入了六道轮回，自己堕入轮回的苦海，三界六道，迁流不止，生生死死，造作不息。如果不是因为有幸进入了祖师的门庭，聆听了祖师的教诲，那么我仍然会稀里糊涂地在生死之间茫然漂泊，不是执著空就是执著有，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是尽头。

这就是志常法师的“开悟偈”，他对六祖大师的感激那是溢于言表，完全掩饰不住。但是他的这个“悟”却还不是究竟的“彻悟”，所以他在后来的某一天，又问了六祖大师一个问题。

## 四乘佛法本无差

志常一日问师曰：佛说三乘法，又言最上乘，弟子未解，愿为教授。这一天，志常法师就向六祖大师请教了最后一个问题，他说：佛陀明明开示了声闻、缘觉和菩萨道这三乘佛法，后来却又说什么最上乘，这是为什么？弟子不了解其中的奥义，还请您为我开示。这个问题，和前面法达法师提的“三车”的问题差不多，都是因为在知见上不够圆融通达而引起的。

师曰：汝观自本心，莫著外法相。法无四乘，人心自有等差。见闻转诵是小乘。悟法解义是中乘。依法修行是大乘。万法尽通，万法俱备，一切不染，离诸法相，一无所得，名最上乘。乘是行义，不在口争。汝须自修，莫问吾也。一切时中，自性自如。常礼谢执侍，终师之世。六祖大师就回答说：你应该好好去观照自己的本心，去体悟那个本自具足的觉性，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不要再去执著那些外在的名相概念了。佛陀说的“法”本来是没有四乘差别的，法法平等，法法性空，都是同一味大海，但是因为我们人心的悟性有快有慢，根机有利有钝，所以才于无分别中随缘开显分别，设计了和众生相应的声闻乘、缘觉乘、菩萨乘和佛乘这四种教法。但是这种不同只是名相上的不同，是一种方便的安立，其目的最终都是为了引导我们众生回归真如性海，出离三界的火宅，离苦得乐。

我们换个简单的说法，简言之，那就是不管用什么方法，只要能让你跳进大海那就算是成功了！像有的人只喜欢小乘，只适合小乘，可不可以？当然可以！像现在有很多佛弟子喜欢跑到泰国或西双版纳去修习小乘的禅法，去体验原始佛教的魅力，那好不好？那当然好！只要他们能通过小乘的修行“跳进大海”，得到解脱，那我们就要随喜赞叹，就要理解支持。像有的人喜欢大乘，比如说喜欢禅宗，喜欢

净土，喜欢六度，喜欢摩诃止观，或者喜欢密宗的本尊相应法，那好不好？那当然好！同样的道理，只要他们能通过自己选择的修法“跳进大海”，得到解脱，那我们就要无条件地随喜赞叹，理解支持。

记得某位大师曾经开示过，他说对小乘根性的人来讲，小乘法就是他们成佛的方便，大乘法则是小乘人成就的障碍，他们往往不能理解和接受，所以我们不要一厢情愿地对小乘人说大乘法，说了反而容易遭到毁谤。那么对大乘根性的人来讲，大乘法就是成佛的方便了，小乘法有时候反而是种障碍，不是那么太相应。像我们汉地的众生，在天性里往往都比较倾向于大乘，千百年来深受大乘的熏陶，所以一听到禅宗和净土就会两眼放光，就会觉得很亲切。这其实是人和法的一种相互感召，也是一种因缘。

但不管是大乘小乘还是什么乘，在这里有一个基本知见大家一定要非常清晰，那就是“四乘佛法”统统都是佛说的，它们都是导向解脱的正法，在本质上它们是一个圆满的整体，不可分割。所以四乘佛法在彼此之间，理应互相赞叹，互相尊重，理应各自发挥所长，去接引不同的众生，所谓香光辉映，各呈异彩，这才是一个圆通理智的正常状态。千万不要在大小乘之间互相贬低、否定，甚至小乘和小乘之间，大乘和大乘之间也都互相攻讦，形成一种很深的成见和错解。要知道，大家要知道，修行者一旦自赞毁他，以法谤法，比如有很多修行小乘的“半桶水”，他们攻击“大乘非佛说”，而很多大乘的“半桶水”呢，又攻击小乘是“灰身灭智”的“焦芽败种”，不屑一顾——喂！这种话佛菩萨来说、祖师来说还可以，我们凡夫来说那搞不好就是谤法，说得不圆通那搞不好就是谤法，就会出问题！明白吗？又比如很多禅宗的“半桶水”肆意扭曲净土、诽谤念佛，有时密宗的“半桶水”也会乱喷禅宗和净土……像这些，统统都是末法时代的乱象，都是来坏乱正法的着魔的行为。

修行者一旦违犯了这个诽谤正法的大因果，那么不管他修的是什么法门，不管是大乘小乘，还是禅宗净土，如果不痛彻忏悔的话，那么他今生修什么都没有用了，“修一切法不得成就”，就有这么严重！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轻率无知地去评判自己还不完全了解的佛说的任何法门，你怀疑、质疑可以，但是千万不要轻易地下结论，这样才不会断了自己和他人的善根慧命，才不会悔之晚矣。修行者必须要培养自己有一个慎重的心态，有一个圆融的知见，有一个周密的思维和深入实践的体验，否则“半桶水”一旦乱晃，“开口便乱道”，那害死自他就麻大烦了！

呵呵，有点扯远了，现在我们回到正题。六祖大师就继续回答志常法师的问题，他老人家从自己体悟的角度对四乘佛法作了一个分判。本来按照教理，这个大小乘佛法的区别，主要是在于发心、知见和行持的深广程度的不同，但是到了六祖大师这里，他老人家就很干脆利落的直接依照“闻、思、修、证”来做了一个分判，他说停留在听闻教法或者读诵经文的层面，那就是小乘；能够进一步如理思惟，依文解义，那就是中乘；能够再进一步去依法实践，深入修行的，那就是大乘；如果能够更上层楼，既通达一切法，具足一切法，同时又能于一切法心不染著，超越一切法相的分别，心无丝毫挂碍，无住亦无得，那就可以名之为最上乘。哦，好难啊！六祖大师在这里，他立足于我们佛法的“闻思修证”而做的这个四乘分判，可谓是独树一帜，别具一格，他的开示是那么的简洁明了，符合法义，让人耳目一新的同时，又不得不深感佩服，不服不行。

最后，六祖大师又提醒了一句，他说：这个所谓的“乘”的意思，强调的是实践，是行持，而不是什么口头上的大小之争。你必须自己从修行中去体悟，不要老是来问我，也用不着去问别人。你只要能够在一切时中，也就是在念念之中，安住于自己的本性，如如不

动，动也如如，那自然就能一切自如了。换言之，无上的自由和解脱，其实就在我们起心动念的每一个当下，一直就在！明白吗？

你们明不明白不晓得，但是志常法师很显然是明白了，所以他终其一生都非常地感恩戴德，他一辈子都侍奉在六祖大师的身边，做六祖大师的侍者，任劳任怨，几十年如一日，一直到六祖大师去世才离开了。这种师徒之间的缘分，这种深刻无比的缘分，不是世间法那种虚妄无常的亲缘和情缘能相比的，这是法缘！这是彼此成就、彼此解脱的清净法缘，它导向的是无上圆满的涅槃道果，所以是最殊胜、最难得的！这点希望大家能了解。

那么，今天的讲经时间到了。还是那句老话，“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我们下节课精彩继续。阿弥陀佛！

## 舍命求半偈

今天是我们《坛经》的第二十六讲，上节课我们讲到了第七品“机缘品”，请大家翻到经文，我们已经讲完了志常法师的问题。现在请大家翻开经文找到那一段，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志道法师的公案。

僧志道，广州南海人也。请益曰：学人自出家，览《涅槃经》十载有余，未明大意，愿和尚垂诲。这是讲，志道法师是广州附近南海地区的人，他算是六祖大师的一个老乡。他有一天也来向六祖大师请教问题，希望能得到法上的利益，他说：自从我出家以后，闻思学习《涅槃经》已经有十多年了——出家闻思修行十多年，这个算是老修行了，算是老参了——但是我一直搞不明白这部经典的“微言大意”，所以希望您能够给予慈悲的教诲。

师曰：汝何处未明？六祖大师就问他说：你是哪里不明白啊？

曰：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已，寂灭为乐。于此疑惑。志道法师说的这首偈子，在我们佛教里是非常著名的，所谓“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已，寂灭为乐”，佛弟子一般只要入门了，多看两本书，那基本上都会看到这首偈子。这首偈子言简意赅，看着文字不难懂，但实际上深奥无比，如果没有大智慧、大勇气，那是绝对不可能有亲身体悟的。我们很多人自以为是的“懂”，其实只是停留在思想意识的层面，做做学问可以，考考试可以，或者像师父这样吹吹牛可以，但是要拿来了生死，要像诸佛菩萨那样证入“寂灭为乐”的大解脱境界，那往往就不行了，这个空谈和实证不是一回事儿。所以志道法师很有自知之明，他觉得自己并没有真正的理解这首偈子，

因此坦然承认，虚心求教，这种状态就还算是有救，还算“孺子可教也”。

其实这首偈子的来历也很有传奇色彩，它还有另一个名字，叫做“雪山悟道偈”，乃是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在久远劫前用生命换来的，是导致他大彻大悟的一个最珍贵的教言。很显然，我们的佛陀是一个有故事的人，故事还很多。据经典记载，佛陀曾经在很久很久以前，在某个遥远的时代，那是一个还没有佛陀示现的时代，那时我们的释迦牟尼佛还只是一个凡夫，他在轮回中投胎为一个婆罗门种姓的人，长大后就在外道法里出家了，他遍修各种外道的苦行，通达所有外道的经论，他的禅定功夫也修得非常厉害，在雪山里一入定就是很多年，这说明此人的根器和悟性那都是一等一的。但他就是没有机会碰上大乘经典，甚至连名字都没有听说过，这个福德因缘不到，修行再好也没有用。呵呵，跟我们大家正好相反，我们的那个福德因缘多大啊，大小乘经典随便看，一抓一大把，但是我们就是没有释迦牟尼的那个根器悟性，所以看得再多也白搭！因此这个婆罗门的出家人就和我们大家一样，他在漫长的岁月里一直苦苦寻觅着，但就是不得解脱。

那么有一天，也许是时机因缘成熟了，有一位菩萨化身的帝释天主释提桓因——这位是欲界天的第二层天忉利天，又名三十三天的天主、天帝，据说是初地菩萨的化现，有不可思议的大威德、大福德，是我们佛教的大护法——所有的三十三天天主似乎在我们佛教里都被统一称呼为帝释天，梵语的名字就叫做“释提桓因”。这位释提桓因有一天就突然变化为一尊很丑陋的罗刹恶鬼的形象，长得比我还黑，比葛优还丑，反正让人看了就很害怕。罗刹在传说中是吃人的，知道吗？很邪恶！那么这尊罗刹就故意来到了大雪山，来到了婆罗门修行者的身旁不远，他就装作很不经意的样子，大声地宣说了过去古佛开



示的一首偈子，但是他偏偏只说了半偈，那就是“诸行无常，是生灭法”，后面的没说。

我们这位释迦佛的前世，投胎为婆罗门的修行者一听，才一听，他一下子就被抓住、击中了！他一下子就举一反三，闻一知十，他立刻就意识到了这半首偈子的殊胜和难得，他甚至觉得自己的心灵就像是“久旱逢甘露”，“犹如半月渐开莲华”，他已经触摸到了开悟解脱的钥匙。但是这首偈子才仅仅听到了半首，那就像是吃饭只吃个半饱，实在是太难受了。所以婆罗门就跳起来要去寻找、想看看是谁说的偈子，结果一看居然不是人，而是一个超难看超可怕的罗刹鬼，他心里就有点怀疑了。他心想，这个罗刹鬼长得那么恐怖，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那首充满智慧的偈子是他说的吗？婆罗门在这里就犯了“以貌取人”的毛病，幸好他马上就自己转了个念，他心想，也许这个罗刹鬼是在很久以前曾经亲近过古佛，在古佛那里听闻的吧。所以婆罗门就调整了自己的心态，很恭敬地上前去施了一礼，然后就请教说：善哉大士——他称呼罗刹鬼为“大士”，大士就是大菩萨的意思，你们要留意这里面隐藏的义趣——他说大菩萨你好，请问你是从哪里得到的这首偈子啊？

没想到这个罗刹鬼却答非所问，他回答说，我现在实在是太饥饿了，没心情搭理你！婆罗门一听就说，那你想干嘛？你想吃神马东西啊？罗刹鬼就说了，我怕说出来吓死你，我最喜欢的就是吃人肉、喝人血了，但是世间那些有福德的人在暗中都有诸天守护，有护法神，我不敢去伤害他们，也没力气去伤害他们啊！那婆罗门想想就说，如果你能够把那首偈子的下半部分告诉我，那么我就把这个身体的血肉布施供养给你，以这个身体来换取这半首佛偈，反正我迟早是要死的，这个身体也没啥用，死了之后这个身体也是要被动物吃掉的，所以我不如把它拿来换取解脱的佛法，我要舍掉这个无常虚假的色身，来换取常乐我净的真实的法身！那个罗刹鬼一听，咋一听还有点不

信，于是婆罗门就发誓说，“我舍不坚身得金刚身”，这笔买卖绝对划算，大梵天王、帝释天王、四大天王乃至十方诸佛菩萨都能给我作证，证明我舍身求法的这个心绝对真实不虚！

罗刹鬼一听，就说：好，那你听好了！所谓“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的下半部分，就是“生灭灭已，寂灭为乐”！婆罗门一听，也是言下大悟，他深思法义，心无挂碍，这个真实的智慧一生起啊，他对身体、对这个臭皮囊就更不执著了。于是婆罗门就把这首偈子记载下来，刻写在了很多地方，刻写在了什么树木、山石、墙壁，找了各种各样的地方来刻写偈子，把这首偈子传下去，以这样的方式广利众生之后，他就要兑现自己的承诺了。他就把衣服很庄重地穿好，然后爬上一棵很高的大树，就这样往下一跳，他是要自杀把身体布施给这个罗刹恶鬼，知道吧？但是没曾想，他还在半空还没落地的时候，那个罗刹鬼就变回帝释天的模样接住了他。这时虚空法界、三界人天都在赞叹这位婆罗门为法忘躯的伟大精神，我们的释迦牟尼以是因缘，因为他在这件事情中表现出来的大无畏、大智慧、大慈悲、大勇气，他的无始业障因此而弹指顿消——他足足消灭了自己十二大劫的重大恶业，迅速圆满了无尽的福慧资粮，就此超越弥勒菩萨提前成佛，成为了我们贤劫千佛中的第四位佛陀。本来据说是弥勒菩萨要先一步示现成佛的，结果却被释迦牟尼在无意之中一下顿超，这个故事里面隐含的奥义真的是非常有意思，大家得空不妨多参一参。

那么，这首让佛陀不惜身命换来的偈子，它有什么样的深刻含义、有什么样的了不起的道理值得让佛陀如此付出？现在我们就来稍微解读一下，只是简单地解释。

所谓“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已，寂灭为乐”，这里面的这个“行”就是“动”的意思，“诸行”就是一切有为法，一切处于行动、运动中的人事物，一切都在动态中，包括了宇宙万有，我们身

心内外的一切境界——这一切精神和物质的现象，统统都是无常的、生灭的，刹那刹那，随时随地都在变化。我们的思想变化比较容易观察得到，但是我们的身体，这个桌子、房子和墙壁，表面看好像是没有什么变化的，但实际上每个原子、分子也是刹那刹那生灭不停的，现在科学家已经观察到了这一点。我们的六根六尘和六识，所能觉察到和不能觉察到的一切境界，仔细去分析，就没有一个不是生灭法，就没有一个是能永恒的！是不是这样？大家仔细想想。

所以有的修行者悟到了这点，正思维的话，他就能够破除心理上的很多执著，活得越来越轻松自在；邪思维的话，那就像很多哲学家、艺术家和思想家，或者文学家，错解了无常，以为生命注定是虚无的、是毁灭的，他们感受到的是无法解脱的种种痛苦，觉得活着很没有意思，所以很多人就自杀了！这点大家要注意，千万要警惕，不要有什么邪见邪思维！

那么这首偈子的下半部分就很重要，很画龙点睛了！所谓“生灭灭已，寂灭为乐”，这是贯通我们大小乘佛法的无上奥义，里面蕴含了导向究竟解脱的大般若智慧，但是很多修行者在解读它的时候往往都是错解的！有多少不同根器和不同悟性的众生，那就会有多少不同的解读。比如仅仅是看文字的表面，某些外行或者外道就会理解为，人一死生灭活动就停止了，“人死如灯灭”嘛，在他们想象中那是一个什么都消失、什么都没有的境界，那就叫做“寂灭”；而有的外道则认为，必须要离开这个生灭无常的身心小我和物质世界，才能找到那个超越一切生灭的“寂灭永恒”的境界——这是一种很难摆脱的、出自于自我的二元思维模式，它导向的不是断见就是常见，不是“向外驰求”就是“向内驰求”，或者是导向其它各种各样的心的造作、自我的追寻。所以修行者就算是修习四禅八定已经达到了色无色界天，如果这个自我造作的心理模式不能觉察和突破的话，那么再好的禅定功夫也还是不行，不得解脱。

那么，小乘根器的修行者呢？小乘根器的修行者就不同了，他们看到这首偈子，倒不会把“生灭”和“寂灭”对立起来，他们已经认识到生灭不是问题，执著这个生灭的、虚妄的自我为真实，这才是一切烦恼的根源，而这个虚妄的自我错觉是来自于十二因缘的流转，导致了三世相续、因果相随的轮回不断，所以必须要把十二因缘的无明链条斩断，无明灭则一切随灭，一切生老病死忧悲苦恼灭——这个无明，其实就是对自我幻觉和自他分别的一种错误认同，以假为真，故名“我执”！了解这个意思吗？——只有破除了这个我执，让“小水滴”重归“大海”，灰身灭智，“不受后有”，这时个体的生灭才会消失，那个一直存在的寂灭的空性解脱才会焕然现前，这就是小乘的知见。

但是大乘菩萨看这首偈子，那就不是这么理解了。客观来说，我们大乘佛法对生命实相的洞察，其智慧的深度和广度，那的确是要比小乘更圆满、更进一步的，这是事实，不是自赞毁他，大小乘知见一比就晓得了。如果有人因此而看不起小乘，贬低否定小乘，还自诩为大乘，那才是错误的！这点大家要注意。那么，我们大乘的观点，尤其是大乘了义的观点，具体是咋样的、是什么内容？其实六祖大师在下面马上就要说到了，我们一起来看经文。

## 邪见和颠倒

师曰：汝作么生疑？前面志道法师说他对佛陀舍命换来的这首偈子有疑惑，搞不明白，所以六祖大师就问他了：你为什么有疑啊？

曰：一切众生，当有二身。谓色身、法身也。色身无常，有生有灭。法身有常，无知无觉。经云“生灭灭已，寂灭为乐”者，不审何身寂灭？何身受乐？若色身者，色身灭时，四大分散，全然是苦，苦不可言乐。若法身寂灭，即同草木瓦石，谁当受乐？又，法性是生灭之体，五蕴是生灭之用。一体五用，生灭是常。生则从体起用，灭则摄用归体。若听更生，即有情之类，不断不灭。若不听更生，则永归寂灭，同于无情之物。如是则一切诸法被涅槃之所禁伏，尚不得生，何乐之有？这一大段，可见志道法师的问题很多，疑病不轻。他说：我认为一切众生都应该有两种身，一种是色身，一种是法身；我认为色身是无常变化的，有生有灭；法身是恒常不变的，无知无觉。《涅槃经》里说“生灭灭已，寂灭为乐”，那么不晓得寂灭的是哪个身？又是哪个身来感受寂灭的乐啊？

如果说的是色身，那么当色身死亡坏灭的时候，组成色身的地水火风四大元素就开始分解了，这时只会感受到苦，“全然是苦”，根本无乐可言。如果说的是法身，那么法身的寂灭境界是无知无觉的，那就和草木瓦石没有什么区别，草木瓦石是感受不到任何快乐的，那这时“寂灭为乐”的是哪一个？另外，万法性空，这个空性是所有生灭的本体，我们这个五蕴身心则是生灭的表现，“色受想行识”都是以空性为本体而显现的有生有灭的功能、功用。所以我们的生命实际上是一体五用，有生有灭那是常态，是永恒的变化，生生灭灭都是不离空性的。如果有生，“生则从体起用”，就会从空性中生起五蕴的

功用；如果有灭，“灭则摄用归体”，死亡的时候五蕴分解，那自然就会回归空性的怀抱。

如果说，生命在寂灭之后还能重生的话，那就说明有情众生实际上是“不断不灭”的，生死循环无有穷尽，那就不应该名为“寂灭”（这个逻辑思维咋一听好像很有道理）。如果在寂灭之后生命从此不再重生，那就说明有情众生是真的“永归寂灭”了，那就等同于草木瓦石等“无情之物”，和它们一样无知无觉，没有任何感受。这样一来，岂不是说生命中的“一切诸法”都被这个所谓的“涅槃寂灭”给禁止降伏住了吗？在这个寂灭的境界里，五蕴尚且没有，生命不得出生，那么这个境界到底有什么可乐的呢？

以上就是志道法师的长篇大论，他的种种见解和疑惑，你们看得出来他的思维邪在哪里吗？大家看得出来吗？暂时看不出来或看不懂不要紧，我们先来看看六祖大师的金刚棒喝！

师曰：汝是释子，何习外道断常邪见，而议最上乘法？据汝所说，即色身外别有法身，离生灭求于寂灭。又推涅槃常乐，言有身受用。斯乃执吝生死，耽著世乐。汝今当知，佛为一切迷人，认五蕴和合为自体相。分别一切法为外尘相。好生恶死，念念迁流。不知梦幻虚假，枉受轮回。以常乐涅槃，翻为苦相，终日驰求。佛愍此故，乃示涅槃真乐。刹那无有生相，刹那无有灭相，更无生灭可灭，是则寂灭现前。当现前时，亦无现前之量，乃谓常乐。此乐无有受者，亦无不受者。岂有一体五用之名？何况更言涅槃禁伏诸法，令永不生，斯乃谤佛毁法。听吾偈曰：

无上大涅槃，圆明常寂照。  
凡愚谓之死，外道执为断。  
诸求二乘人，目以为无作。  
尽属情所计，六十二见本。

妄立虚假名，何为真实义。  
惟有过量人，通达无取舍。  
以知五蕴法，及以蕴中我。  
外现众色像，一一音声相。  
平等如梦幻，不起凡圣见。  
不作涅槃解，二边三际断。  
常应诸根用，而不起用想。  
分别一切法，不起分别想。  
劫火烧海底，风鼓山相击。  
真常寂灭乐，涅槃相如是。  
吾今强言说，令汝舍邪见。  
汝勿随言解，许汝知少分。

我们可以稍微想象一下，六祖大师在这里应该是很严厉地大喝了一声，他说：你是释迦佛的弟子，为何却拿外道的“断常邪见”，来议论分别佛说的最上乘法？真是颠倒！按照你的说法，你的意思是在色身之外还“别有法身”，色身和法身是不同的、割裂的，所以必须要离开生灭才能“求于寂灭”，生灭和寂灭也是二元的、对立的，是不是这样？然后你又自己想当然地推论涅槃常乐的寂灭境界，认为必须要有一个“身体”才能感受寂灭的快乐。你这个心理实际上是在“执吝生死”，是一种执著“生”害怕“死”的状态，不舍身执，沉溺于对世俗享乐的贪著而不自知。六祖大师的批斥够狠，连别人潜意识里的念头都不放过。

大家可以拿六祖大师的这段话来检查一下自己，我们有没有类似的毛病啊？一天到晚说求解脱、求生净土，我们真的放得下这个身体，真的不再贪恋世间，真的能面对死亡无所畏惧、无所挂碍了吗？如果我们扪心自问还有种种微细的不舍，那么我们从现在开始就要警惕了，就要多多念佛祈求加持，要懂得仰仗佛号的功德力，要懂得仰

仗弥陀的慈悲摄受力，尽量多多念佛，于不知不觉中化解我们潜意识的业障，消除我们累积了不知道多少年的贪著。对绝大多数愚痴众生来说，这个念佛法门就是获得彻底解脱的最好最快的捷径，捷径中的捷径，没有之一！听得清楚吗？希望大家能牢记。

那么紧接着，六祖大师就继续开示了，他说：希望你今天能够明白真正的道理，佛陀是为一切无明颠倒的迷人说法——这些迷人就是我们——我们凡夫错认这个五蕴和合的身心小我为“自体相”，以为这个臭皮囊就是“我”，同时还生起自他分别的割裂的错觉，以为这个身心小我以外的一切境界真的就是“外在”的，以为真有“外在”于“我”的色身香味触法等六尘之相，这就是我们凡夫最根本的无明颠倒，这就是“迷”！其实佛陀在《圆觉经》里也说过类似的话，那就是“一切众生从无始来，种种颠倒，犹如迷人四方易处，妄认四大为自身相，六尘缘影为自心相”，这个意思和六祖大师说的几乎没有什么区别，都是讲我们凡夫认物为己、以假为真，自己颠倒迷糊了，所以才贪恋执著这个臭皮囊的“生”，害怕厌恶这个臭皮囊的“死”，“好生恶死”，为此而念念相续如流水一般，念念操心，念念烦恼，念念没完没了，不晓得一切都是梦幻泡影，都是虚假的。因为对这些虚假的内外境界产生种种虚假的执著，从而堕落、进入虚假的六道轮回，感受虚假的各种痛苦，六祖大师说这个就叫做“枉受轮回”——很冤枉！冤枉吗？真的很冤枉！真的冤枉吗？其实一点也不冤！因为一切都是自作自受，都是自己选择的。

在轮回中颠倒受苦的我们，最颠倒的其实还不是我们那种“以苦为乐”的“傻二傻二”的“革命精神”，最颠倒的其实是我们“以乐为苦”的种种错认！我们把佛陀为我们开显的常乐我净、超越生死、超越时空的涅槃解脱的那个伟大的生命境界，当成了死亡，当成了虚无，把“无一物中无尽藏，有花有月有楼台”的极乐净土当成了死人才去的地方，把涅槃和极乐“翻为苦相”，把本来解脱的境界，变成



了虚幻的六道轮回，从此害怕寂灭、逃避修行，还产生了各种各样乱七八糟的忌讳和迷信，真是叫人哭笑不得。我们凡夫对轮回中那一点点无常的“乐”都贪著得不得了，都要想方设法去“终日驰求”，在红尘中劳碌奔波，但是真正碰到佛说的“大乐、极乐、真实乐”，我们却提不起兴致了，绝大多数人却提不起兴致了，不愿意为之付出努力，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我们真的就是业障深重，真的就是没有福德，没有智慧，不知好歹，这个颠倒的病实在是太严重了！

记得在南北朝时代的时候，有一位禅宗的傅大士，他是开悟的在家大德，据说是弥勒菩萨的化身。他曾经写了一首描述颠倒的偈子，所谓：

空手把锄头，步行骑水牛；  
人从桥上过，桥流水不流。

这个够颠倒吗？禅宗的大德还有更颠倒的，所谓：

半夜起来贼咬狗，捡个狗来打石头；  
从来不说颠倒话，阳沟踏在脚里头。

呵呵！听得懂吗诸位大德？你们听不懂我就放心了！这两首颠倒的偈子，据说谁能参透的话，那就能够开悟，就能够不再颠倒了。那不再颠倒了会是啥样的？

明代的苍雪大师有首诗写得很好，所谓：

南台静坐一炉香，终日凝然万虑亡；  
不是息心除妄想，只缘无事可思量。

这就是不再颠倒！此外，宋朝的禅宗祖师真净克文禅师，他也有首很棒的偈子，所谓：

事事无碍，如意自在。  
手把猪头，口诵净戒。  
趁出淫房，未还酒债。  
十字街头，解开布袋。

这也是一种不再颠倒！有谁能听得明白吗？当然，话说回来，对还在颠倒的绝大多数人来说，建议还是要先老实地按照苍雪大师的境界来修比较稳妥，真净克文禅师的境界不是“贼心不死”的我们，不是“不老实”的我们能够乱学乱模仿的，这点大家要切记。

# 大乘了义 中道正见

有点扯远了，谈起诗来没完没了，这个习气毛病要不得，现在我们回到经文。六祖大师在这里就继续开示说：佛陀完全是因为慈悲怜悯我们这些颠倒造业的众生，所以才不辞劳苦、不厌其烦地为我们开显了涅槃寂灭的究竟真实之乐。那么，这个涅槃的实相，寂灭的真乐到底是什么？

六祖大师就说了——听清楚！这是非常关键、非常重要的开示：一切诸法刹那生灭的当下，其实这个“生”是“幻生”，一切万有在本质上都是空性缘起的幻化，这个时候的“生”实际上就等于是“无生”，因为并没有什么真实的东西“生”出来了，所有的一切就像梦幻一样都是“假有”。所以六祖大师才会说“刹那无有生相，刹那无有灭相”，那个“灭”也是同样的道理，万法变灭、消失的当下，其实并没有什么东西真的“灭”了。在《楞严经》里佛陀也是这么说的，“一切浮尘诸幻化相，当处出生，随处灭尽”，就在万法生生灭灭的每个当下，其实就是涅槃寂灭的不生不灭。言下之意，生灭和寂灭是不二的，我们每个众生其实本来就在“寂灭”的状态中，就算我们显现得好像有生有灭，就在我们显现得好像有生有灭的每个当下，我们在实质上也仍然是不生不灭的！明白这个意思吗？你们迷茫的眼神让我很受伤！（众笑）

佛陀其实在很多大乘经典里都讲过这个妙理。那些能够了悟洞察到这个实相的修行者，自然就会像六祖大师讲的，“更无生灭可灭，是则寂灭现前”。既然生灭都是幻象，都是假的，那当然就用不着刻意去灭除什么啦，随时随地保持这样的觉察，念念洞明，无我无执，那自然就会“寂灭现前”，法尔如是，任运解脱。同时，“当现前时，亦无现前之量”——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这个所谓的寂

灭的境界，当它“现前”的时候，实际上并没有一个什么特别的状态、特别的境界，它只是一种心里的明悟、觉悟，不会有什么伟大的境界突然出现在你眼前，你明白是这样，不明白也是这样，不增不减——像这种智慧解脱的大自在、大喜乐，其实是非常平平淡淡、平平常常的，它不是我们一般人所体验到的那种无常的快乐，不是“心的造作”，它超越所有的快乐和悲伤，超越所有的情绪，所以叫做“常乐”。

这个寂灭的常乐“无有受者，亦无不受者”，这句话咋一听好像很矛盾，其实不是的，这是必须要有实证体悟经验的人才会明白的。在那种万物一体不二的“无我”的本然状态里，因为没有自他的分别，没有隔阂的错觉，没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所以当然就不能说有什么“受者”了，“我”都没有，哪里还有什么受者啊？但是也不能说没有受者！修行者如果只抓住一边那就会犯错，就会有邪思维。因为寂灭不是“死”，不是像志道法师所想象的那样是“无知无觉”的，只是完全无法用语言概念去界定那个超越分别、超越生死、超越一切的不可思议境界！所以“无受无不受”，这就是大乘了义的中道正见！

因此六祖大师才会在后面那样严厉地去呵斥志道法师，说他错解了“一体五用”的奥义，还说什么“涅槃禁伏诸法”，那更是妄测妄想，离谱得要命，完全就是一个外行在那里胡言乱语，说他是谤佛毁法一点都没说错！

但是六祖大师K人归K人，他老人家还是很慈悲地为志道法师继续开示，说了一首总结性的偈子。哎，不能不佩服像六祖大师这样彻悟的祖师，他们的文字般若真的就是高深莫测，你说六祖大师没文化吧，但是他老人家随口说出来的偈子，却首首都那么精彩，首首都蕴含了无上的大智慧，我们这些有文化的可能想三天都写不出一首，就

算写出来了，那个文采和智慧也没法比。所以大家想要提高自己的这个写诗偈的水平啊，那就不要光在文字功夫上瞎琢磨，那是枝末小道，最重要的是要开启自己的般若智慧，要培养一种广大超越的意境和心量，这才是根本。

题外话少说，我们还是回到六祖大师的偈子，师父简单地给大家过一遍大意，和上面太重复的意思我们就不多说了。六祖大师曰：那个无上广大的涅槃自性，它从本以来就是圆满光明、寂照不二的，那些凡夫愚人认为涅槃寂灭是死，外道邪见则执著涅槃寂灭为断，那些追求小乘和缘觉果位的修行者则把涅槃寂灭视为不受后有、不再起用的无作无为的境界。其实这些统统都是属于有情众生的妄想执著和分别计度，它们就是世间流传的六十二种邪见的起因和根本（具体是哪六十二种邪见，大家可以自己去百度一下）。这些对涅槃寂灭的颠倒测度和错误理解，只不过都是众生自己虚妄设立的虚假名相，其中没有任何真实的意义。只有那些真正超越一切名言、外相和限量境界的证悟者，才能真正通达涅槃寂灭的真实义，而对一切法心无取舍。

因为他们已经完全了解五蕴和五蕴所成的“自我”的真相，以及外在显现的一切色相，种种的音声相，这些统统都是平等如同梦幻一样不真实的“空性”的存在。他们因此等视一切法，不再有圣人和凡夫的分别见，也不再有生死和涅槃的二元理解，一切偏执的边见都断了，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三际错觉也都断了，中道正智、一实相印从此现前。那么从此以后，般若的妙用就能经常贯穿“眼耳鼻舌身意”六根而得善用，但是却没有“我在使用”的想法和执著。心智在“能善分别一切法”的同时，却没有任何分别想，“于第一义而不动”。这时就算是世界毁灭的坏劫到来，劫火已经烧干大海的底部，狂风鼓动大山相互撞击，这么恐怖，但是这些生灭来去的虚妄境界对真如自性、对常乐我净的涅槃寂灭实际上一点影响都没有，因为这些都是真

心里的梦幻泡影，全是假的——假苦影响不了真实乐，这就是涅槃自性的真实相！

六祖大师最后说，我今天只是勉强不得已，我只能用语言来为你解说这一切，目的是为了帮助你舍去邪见，树立正见。但是你千万不要随着我的语言文字去想象和妄测，不要自以为理解了，因为那个涅槃寂灭的境界是不可思议、不可言说的，只能用心去体悟。你如果能明白这点，那么我就许可你已经开始有所了悟了。

很显然，六祖大师非常了解志道法师的根器，所以话里话外都有所保留，没有轻易地认可他。

下面，志道闻偈大悟，踊跃作礼而退。这是讲，志道法师听完六祖大师的偈子就有了很大的了悟，这个“大悟”应该是指“解悟”，而不是“证悟”。志道法师因此明白了自己的错解，知道了自己以后要走的正确方向，所以非常的欢喜踊跃，他向六祖大师恭恭敬敬地顶礼感谢，然后就这样退下去了。

那么，今天的讲经时间到，大家也要“作礼而退”了。我们还是那句老话，“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我们大家下节课再见。阿弥陀佛！

## 禅宗的味道 不落阶级

今天是我们《坛经》的第二十七讲，上节课我们讲完了第七品志道法师的公案，请大家翻到那一页。下面我们要准备开讲的是青原行思禅师的公案，请大家翻到经文，看到了吧？

其实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不知道你们大家发现了没有？那就是本品叫做“机缘品”，在青原行思禅师之前的那几个公案，六祖大师接引的那几位法师，像什么法海法师、法达法师，智通法师、志常法师和志道法师，六祖大师在接引他们的时候，往往需要长篇大论说理说半天，虽然回答很精彩，也是直指人心，但是你就是会觉得这个好像差点啥？说不出来差点啥，好像跟教下的风格也差不多，那种“禅”的感觉、“禅”的味道貌似不是很浓郁，对不对？像禅宗那种干脆利落、痛快淋漓的“宗风”，那种神鬼莫测、却又心心相印的“机锋”，我们似乎到现在都还没有领略到，是不是这样？

这个说来就是“机缘”的问题了，像六祖大师之前接引的这几位法师，严格来讲，应该都不能算是禅宗的根器。法海大师还好一些——法海就是我们这部《坛经》的汇集和整理者，他的根器悟性还不错，但也仅仅是不错而已。相比之下，其他几位法师就要差得更远一些了，他们基本上都是教下的出身，都有各自不同的根机和法缘，所以六祖大师不得已啊，才针对他们特意说了那么多开示，那么多“老婆心切”的详细开示，这是六祖大师的慈悲和智慧。但是如果是真碰到了合适的人，真碰到了禅宗的法器，比如说从下面开始，从青原行思禅师开始的那几位大德——只要碰到了这些“真对的人”，那么六祖大师的接引风格就完全变了，他老人家再没有一句半句多余的话，啰嗦的话，往往是在三言两语之间，就在电光火石的刹那，那个“直指”和“见性”的传承和印证工作就已经完成了。我们这些旁观者还

没摸着头绪，还没搞清楚是怎么回事儿呢，人家的活就已经干完，就已经拍拍屁股走人了。说实话，这个实在是很伤自尊，很让人抓狂的，但是禅宗的魅力、禅宗的奥义就体现和蕴含在这里面。

有时候我们越是不明白，就越想搞明白；越是搞不明白，就会越觉得禅宗好有魅力、好有吸引力哦！呵呵，这个人性有时候就是这么的奇怪。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这个研究和参学禅宗的过程，有点像我们几十年前——哇，几十年前——有点像我们几十年前，像年轻的时候泡妞谈恋爱，对那种若即若离、很难追到的女孩子，我们往往就会很犯贱地越想往上贴，就会觉得她特别的神秘、可爱、漂亮，魅力无穷，天天晚上睡不着觉，一天到晚胡思乱想，念兹在兹，欲罢不能。真正喜欢禅宗的人相信你们会明白师父的比喻，就会心有戚戚焉。所以我以前曾经开玩笑说，如果我们这些参禅学佛的修行者，能有当年初恋谈恋爱的那种单纯、那种劲头，能有那种单纯、那种劲头的一半，那我们估计可能早就开悟，早就成佛了。

呵呵，这个其实是废话哈，废话少说，那么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禅宗的魅力、禅宗的味道到底是什么？大家要注意，禅宗祖师后来那种机锋纵横，杀活自在，乃至棒喝钳锤的源头，就是肇始于这里。

行思禅师，生吉州安城刘氏，闻曹溪法席盛化，径来参礼。遂问曰：当何所务，即不落阶级？这是讲，有一位法号叫做行思的禅师，俗姓刘，他是吉州安城人，也就是现在的江西吉安人。这位禅师也是自幼出家的，具体不知道他修的是什么法门，是怎么修的，反正行思禅师在来参礼六祖大师之前，他就已经自修自悟了，只不过还没得到过来人的印证。所以他一听说六祖大师在曹溪出世，那个弘法的名声和影响都很大，是真正的彻悟的祖师，那行思禅师就忍不住了，他就千里迢迢不辞劳苦地、孤身一人来到了曹溪，要求见六祖。才一



见面行思禅师也不啰嗦，这个真正的“道人”其实真没那么多客套的礼节，他一上来就直接问了：要怎样做、怎样修，才能不落阶级啊？很干脆、很简单的一种心灵状态，也多少有一点考较六祖大师的意思。

这里大家不要一听到“阶级”这两个字就神经过敏，就联想到什么“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六祖大师如果回答行思禅师的是“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那我估计行思禅师就要吐血了。其实“阶级”这两个字在本经这里是“次第”的意思，因为按照教下的理论，按照《华严经》的开示，佛陀说从凡夫到证得佛果那是要经过很多层次的，就像台阶一样，从低到高，从凡夫到成佛，必须要经过很多不同的境界、不同的阶段，总共分为五十二个阶位，也就是五十二个阶级。具体讲就是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和妙觉，总共有五十二个层次，这就是大乘菩萨道的阶级和次第。

其中这个十信位是凡夫位，还是凡夫的境界；十住、十行、十回向是贤位，圣贤的“贤”，那个境界已经很高了，已经能感得很殊胜的果报；最后的十二个阶位则是圣位，也就是从初地到十地，再加上等觉、妙觉，这些都是已经超越轮回的圣人，不是凡夫。在初地以前的这些层次都可以称之为“菩萨”，比如十信位的菩萨或初发心的菩萨，初地以上的层次那就可以称之为“大菩萨”了（所以这个词不能乱用），而只有七地以上那些不再退转的才可以称之为“菩萨摩訶萨”，那是大菩萨中的大菩萨。通常我们在佛经中看到的，佛经中所讲的菩萨，一般都是指初地以上的大菩萨，像那些我们都很熟悉的文殊、普贤、观音、势至、弥勒、地藏等等，这些统统都是示现为等觉位的“菩萨摩訶萨”，其境界之崇高神妙，完全不可思议。而像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西方阿弥陀佛，东方药师佛等等十方诸佛，他们统统都是最究竟圆满的妙觉位，也就是无上佛果的境界，至高无上，号为“世尊”，十方法界再没有比这个更高的生命层次了。所以如果

有人吹牛说自己的境界比佛还高，或者说自己和佛一样，那么我们稍微有点佛教常识的一听就知道这个人是在大妄语，是在大忽悠，那直接一脚把这个人踹飞就行了。

那么，这个佛菩萨的境界到底有多高多妙？这么多阶级、层次，他们的具体境界和微细差别是什么？我们今天是不可能一一给大家详细介绍了，大家可以自己去百度搜索一下“十地菩萨”，搜索这个词条，那就可以知道其中的奥妙了。师父现在仅仅把经典上描述的初地菩萨的境界，给大家摘抄一段，那大家“窥一斑而知全豹”，对佛菩萨的不可思议之处，以后你们心里也就会有点谱了。

按照经典里佛陀的开示，一个凡夫如果能够证到初地菩萨的果位，那么他生命里的一切就会发生翻天覆地的“质”的改变，就会开启出伟大的智能和神通。初地菩萨能够在一刹那间化现出一百个化身，去往一百个净土，去面见一百尊佛；还能够在一刹那间遍入一百种三昧禅定；能够在一刹那间震动一百个世界；能够在一刹那间放大光明，遍照一百个世界；能够在一刹那间以神通力教化和成熟一百个有情；能够在一刹那间遍游百佛刹土；能够在一刹那间以胜妙的智慧力正确思维和体悟一百种深奥的法门；能够在一刹那间以神通力在自己身上示现一百种不同的身相，而在每个不同化身的周围，都有一百位弟子前来庄严围绕，以为菩萨的眷属；他还能够在一刹那间以自己的功德力加持寿命，让自己住世可以长达百劫，色身不坏，因此能够广作饶益众生的事业；他还能够在一刹那间证入前际百劫与后际百劫，换句话说，这个初地菩萨能够完全了达过去一百劫和未来一百劫以内的所有事情……以上这些，大概就是初地菩萨所能拥有的智慧神通、威德大能，还仅仅是大概。他所证入的法身实相境界还不够圆满，所以他只能达到这个程度，超过这个范畴的境界那就不是初地菩萨所能测度的了，二地菩萨的境界那根本就不是初地能够想象的，因此佛经上才会说“初地不知二地事”，道理就在这里。

那么，初地菩萨尚且如此，对比我们凡夫那已经是“牛”得不行，八地菩萨那岂不是更不得了？而十地菩萨，等觉菩萨呢？乃至无上的佛果，妙觉圆满的佛陀呢？我们都不用看经文，就已经可以“依理推之”，那个佛陀的境界想来更是无法形容，已经没有办法去探讨了。那么现在问题来了，从一个业障凡夫，一直到修完这五十二个阶位，我们要达到和佛陀一样的境界，那大概需要多少的时间呢？答案是：三大阿僧祇劫！这是佛陀在经典里讲的，这个概念指向的是一个完全无法计算的超天文学的数字，相当于“无量亿劫”知道吗？说什么亿万万年那都是小数了，所以一般学佛的人看到这个时间那会吓死，会本能的退缩和害怕。记得当年我刚看到这个“三大阿僧祇劫”的时候，老衲心里那个绝望啊，我心想要成佛那是不可能的了，这么漫长的时间，我还得在轮回里打滚多少年、受苦多少年啊？！我当时就生起了“干脆破罐子破摔，这辈子就瞎混算了”，师父就生起了这样的念头。所以你们看，佛陀就用这样一个时间概念，就用这样一个考验，就试探出了无数心志怯懦的凡夫，拦住了无数急于求成的笨蛋，而我就是其中的一个。

当然，现在师父知道是怎么回事儿，知道是被佛陀“晃点”了。佛陀说成佛需要“三大阿僧祇劫”，这是真实不虚的，但同时佛陀又说了“不历僧祇获法身”，“一念顿超阿僧祇”，这个也是真实不虚的！所以佛陀的开示你必须听圆了，既不能断章取义，也不能依文解义，必须要结合“闻思修”的实践体悟，这样才不会有任何错解。因此我们现在来看禅宗，禅宗最讲究的就是“见性成佛”，最不共他宗的就是“顿悟顿超”，这是它的特色。禅宗从来就不受任何条条框框的束缚，所以禅宗从来就不论阶级，现在碰到了一个人行思禅师，一上来就问“怎样才能不落阶级”？这下子算是“路逢剑客”，禅宗这把宝剑终于碰到对的人了。

## 破法执的境界

下面，师曰：汝曾作什么来？曰：圣谛亦不为。六祖大师接过这个行思禅师的话头，就反问他一句：你曾修过什么、做过什么啊？潜台词是，你既然想要达到这个“不落阶级”的境界，那么你是怎么做、怎么修的呢？这个话里就埋藏有陷阱了，一般的修行者一答就是错，但是行思禅师真不愧是开悟的大德，他所悟到的境界已经让他不会再上任何人的当，不会再被迷惑了。所以行思禅师就回答说：就连圣谛我也不曾为，就连佛法我都没有修！

这个“圣谛”在这里可以理解为“四圣谛”，也可以泛指所有导向涅槃解脱的成佛之道，这是佛弟子不管你修不修得成，都必须修的。但是行思禅师这么一个出家人，他一天到晚穿佛衣吃佛饭的，现在却说自己从来就没有修过一点佛法，这是什么意思？

师曰：落何阶级？曰：圣谛尚不为，何阶级之有？六祖大师真是厉害，他老人家的机锋“宝剑”一下子就递了上去，他就逼问说：你这样子佛法都不修，那么落在什么阶级？换了是你们，诸位大德，你们会怎么回答？如果有人自以为是，以为自己的境界很高，以为自己已经解脱了，不同凡俗——如果还有这种“人低我高”的微细心理，还有这种“凡圣高下”的差别相——即使你的境界是真的“很高”，那么你也还是落在了阶级上，因为你还有“高下”的阶级对比，所以这时再来说什么“不落阶级”，那就是妄语扯淡了。因此行思禅师的回答真是绝妙、精彩，他老人家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我这里连圣谛都不修，佛法都没有，又哪里会有什么阶级呢？

注意！大家要注意！这两位开悟的大祖师之间，他们的问答对话，咋一听，不懂的人咋一听，好像很平淡平常，就像白开水一样似

乎没什么味道，对不对？但是实际上，祖师的对话听在我这样的老鸟耳朵里，那就像天上打雷一样，天响霹雳，令我震耳欲聋！师父虽然没有像祖师那样开什么大悟，但是师父至少已经能够比较正确的去理解他们，已经算是知音了，马马虎虎算是知音。就像那个钟子期虽然不能想俞伯牙那样弹得一手好琴，但是钟子期却能听得懂“高山流水”，只有他能听懂，所以他当之无愧的就是俞伯牙的知音，这个道理就是这样。呵呵，师父偶尔往自己的脸上贴贴金，这个是允许的哈，这个应该不算是什么妄语，只能算是厚脸皮而已！

那么，行思禅师的回答里透露出来的，实际上是一种“凡圣情尽”、“无圣亦无凡”的平等不二的境界，换句话说，行思禅师已经把圣凡的差别相，还有把对佛法的最后一点“法执”都破除了。如果他心里还有“佛法”的一点痕迹，如果他把“不落阶级”的境界还视之为“圣谛”，只要他还有这样的圣解，那就依然是凡情，听得清楚吗？还是不究竟，还是没有真正的了悟！

所以六祖大师一听，他老人家太知道行思禅师是在说什么了，所以六祖立刻就“心心相印”地认可了他。

师深器之，令师首众。一日，师谓曰：汝当分化一方，无令断绝。思既得法，遂回吉州青原山，弘法绍化，谥号弘济禅师。才那么几句话，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几句话，六祖大师就深深地了解并印可了行思禅师，他知道行思禅师已经证悟并契入佛心，所以六祖大师对行思禅师可以说是器重非常，他直接就让行思做了带领大众修行的班首师父、上首师父，这个信任可真不是随便说说的！那么，就这样过了很多年，某一天六祖大师突然就对行思禅师说：你应该要离开了，你应该去找个地方弘扬禅宗，不要让这个伟大的法脉断绝了。其实那个时候估计六祖大师已经快不久于人世，所以祖师就提早做出了安排。

那么行思禅师“既得法旨”，那当然就毫不犹豫地听从了师父的吩咐，他就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吉州青原山，建寺安僧，大弘禅法。后来从青原行思禅师的门下，就衍化出了赫赫有名的曹洞宗、云门宗和法眼宗这三大禅宗的法系，一千多年来，高僧辈出，不知道教化开悟了多少众生。等到行思禅师自在坐化以后，那时已经到了唐僖宗的年代，这个皇帝就特别给行思禅师赐了一个谥号，叫做“弘济”，以表彰禅师的德行。你们可能不知道，在古代能够让皇帝专门赐下谥号的，那可是一件了不得的事，是不得了的殊荣，不是一般人能拥有的。

而在禅宗，在出家人这个圈子里，大家更看重的还是行思禅师在佛法上的成就，有很多禅和子甚至把行思禅师尊奉为我们禅宗的“第七祖”，因为行思禅师是公认的六祖门下的首徒，是第一首座，六祖大师曾经差一点就把表法的衣钵传给了他，只不过考虑到后人可能会因此争抢、互相伤害，所以这个衣钵才故意“留镇山门”，没有传给任何人。

那么，这里可能还要再多嘴啰嗦一下，大家不要一看到行思禅师说什么“不落阶级”、“圣谛亦不为”，然后我们就自认为已经明白了，从此我们就天天混日子、睡懒觉，好吃懒做，把庸俗当成了“圣谛亦不为”，把无明烦恼当成了“不落阶级”，那就惨了！同学们，祖师都被我们活埋！像我们这种我执、我见、我相，还有身见执著那么深的人，连我执都没破，那个“破法执”的境界就想都不要想了，要有点自知之明。但是话又说回来，如果我们以为离开我们庸俗的生活，离开我们的无明烦恼，离开我们的我执我见和我相，还别有一个“不落阶级”的神圣伟大的境界，那就又错了！

给大家举个小例子，在行思禅师之后的好几代，出了一个非常著名的德山禅师，听说过吗？他最喜欢的就是拿大棒子打人，“佛来亦

打，祖来亦打”，“道得也三十棒，道不得也三十棒”，所谓“德山棒，临济喝”，“棒喝”这个词语其中有一半就是来自于他。像这样的一个大禅师、大祖师，他晚年的时候却生了一场大病，这时有个出家人就问了：你在病中还有不病的那个吗？德山禅师就说了：有！那个师父就问了：如何是不病者？什么才是你不病的那个？德山禅师于是就大声地叫唤说：哎呦，哎呦！好难过啊！原来这个“不病者”，就是正在感受生病的这个，大家能了解吗？德山禅师的这个示现，跟天皇道悟禅师的做派几乎一摸一样，天皇道悟禅师的公案我们在讲《维摩诘经》的时候讲过的，还有人记得吗？不记得师父也没办法。

其实德山禅师干过最离谱的事情还不是打人，他有一次上堂说法，张口就说出了一段吓死人的话。他说：我们禅宗的祖师从来就没有什么佛啊祖啊的见地，我这里也一样，无祖亦无佛！达摩不过是一个老臊胡，释迦如来不过是一个干屎橛，文殊普贤不过是挑大粪的，等觉妙觉其实都是破执的凡夫，菩提涅槃不过都是拴驴的木桩，十二分教的经典也不过都是些给鬼神看的簿子，是擦脓疮的草纸，而四果三贤、初心十地，这些罗汉菩萨也统统都是看守古墓的活鬼，自己根本就救不了自己！哇，这段否定一切、横扫一切的开示，让所有听到的人都震惊了！历史上好像从来就没有人那么狠过，所谓的“呵佛骂祖”这个词语就是从德山禅师这里来的。

其实抛开表面的文字相，我们就会看到，德山禅师的这段话，其实就是行思禅师“不落阶级”、“圣谛亦不为”的“激烈版”，是“破除法执”的另一种特殊表达。只不过这种表达方式实在是很吓人，一般人的小心脏受不了那真的是会错解、会吓坏的。这种特殊的表达方式不是我们普通人能模仿的，就像有的大德他故意把佛像绣到内裤上，你如果没有真实的实证到空性、证悟到空性你试试？你裤裆都会烂掉！所以我们凡夫如果也学祖师“呵佛骂祖”，那绝对就不是

在表法，而是在“谤佛谤法”了，搞不好“下地狱如箭射”！因此一定要谨慎小心，不能乱来。

那么，以上就是关于行思禅师的公案。其实在六祖大师的会下，和行思禅师齐名的大德还有好几位，他们分别是南岳怀让、永嘉玄觉、菏泽神会和南阳慧忠国师，这些都是非常了不起的大祖师，都是让禅宗名震天下、弘传千古的关键性人物，他们并列为六祖大师的五大弟子，各领风骚，成就几乎不相上下。下面的这几则公案，就都是和他们相关联的，我们一起来看看。



## 说似一物即不中

怀让禅师，金州杜氏子也。初谒嵩山安国师，安发之曹溪参扣。让至，礼拜。《坛经》这里对怀让禅师的介绍比较简单，只是说了禅师的俗家姓杜，是现在陕西的金州人氏，其它没有多说。其实怀让禅师刚出生的时候，也是瑞相非常的，然后也是很小就出家了，等长大受戒后，他就发誓要明了心性，于是就听同修的介绍去了河南的中岳嵩山，去拜谒当时深受皇帝尊崇的国师慧安大师。

慧安大师是五祖弘忍大师的徒弟，算是六祖大师的师兄，这也是一位很有修行的大德高僧，他一见怀让，就知道这位将来一定会成为法门的龙象，所以就很慈悲地指点他说，你到曹溪去参见六祖吧，你的师父和法缘都在那边，不在我这里。于是怀让禅师就毅然南下，不远千里，跋山涉水的就来到了宝林寺，然后就去拜见六祖，依法顶礼。

师曰：甚处来？六祖大师就问他了：你从什么地方来啊？刚开始，貌似很普通的一问，就像唠家常一样。

曰：嵩山。怀让禅师就回答说：从嵩山来。这是实话实说，平淡无奇。

师曰：什么物，恁么来？六祖大师的这句话犹如奇峰突起，他就问道：你是何物（是什么东西）？是怎么来的？这个问题里暗藏杀机——呵呵，像讲武侠小说——暗藏杀机，不明白的人一听、一答就会掉坑里。六祖大师其实是想借此来考验一下怀让的见地水平，你一回答，祖师就知道你的境界是在什么地方了。

曰：说似一物即不中。怀让禅师完全了解祖师的用意，他知道祖师是在问什么，所以他就回答了一句非常经典的、言简意赅的话：说似一物即不中。七个字，嘛意思？

其实六祖大师问他“什么物，恁么来”，并不是在问你是什么身份，你是干什么的？你是农民、商人还是读书人？你是走路来的，还是坐飞机、坐火车来的？六祖大师问的不是这些。如果怀让禅师没听懂，他真的傻乎乎地回答“我是出家人，我是走路来的”，那我估计六祖大师就会说：嗯，没事了，你可以下去好好休息了。呵呵，不是这块料，那就只能暂时歇菜，只能慢慢打磨了。

六祖大师其实问的是我们每个人都当下具足、念念不离的法身实相，问的是我们的本来面目。六祖大师直下发问，怀让禅师一听即知，他立刻就以自己的体悟回了一句话：说似一物即不中。这个法身实相和本来面目没办法形容，它能来能去、如来如去，实际上又无来无去，它是“无是无非，无善无恶，无有头尾”的，“犹如虚空，无有边畔，亦无方圆大小，亦非青黄赤白”——这是六祖大师在前面开示过的——它是一切，但一切却不是它！如果我们用某个事物或境界来形容它、比喻它，那实际上就等于是局限、固定住了它，把它给僵化死了，就算祖师不得已用“虚空”来形容，那也只是方便说，不是真实说，不能死执。所以怀让禅师的这句话，“说似一物即不中”，这是目前为止最准确圆融的定义，这是从他的觉性里自然流露出来的大智慧，绝不是从书本上看来的，也不是颠倒心能“想”出来的，只有那些真正的明白人才能说出这样的话。

但是达到这个境界还没完，六祖大师紧接着又逼问了一句。

师曰：还可修证否？这个“说似一物即不中”的境界是修证出来的吗？或者说，这个境界能通过修证达到吗？六祖大师的这个话里又埋藏有陷阱了，所以跟禅宗开悟的人打交道啊，那真是处处都要小

心，否则一不留神就会被他们给坑了。幸好现在开悟的人已经越来越少，几乎没有了——这个“幸好”，其实是一种大不幸！

曰：修证即不无，污染即不得。怀让禅师的回答仍然是那么的经典，那么的言简意赅，他说：这个境界“修证即不无”。本来面目其实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的，你修不修都那样，所以它不是一个修出来的东西，但是如果你不修那也不会悟到它，所以不能说跟修证完全没关系，这就叫做“修证即不无”。那么具体该怎样修呢？其实这个问题、这个想法一出来，那就已经错了！因为本来面目是“污染即不得”的，这个真实不虚的清静法身从来就没有被六道轮回的大梦染污过，它的本质从来就没有被生死烦恼影响过，所以哪里用得着我们去“头上安头”，修什么修？

以为有修是颠倒，以为无修是狂妄，这两者必须要圆融起来参透，我们才会有一个通达的正见。所以六祖大师一听，他立刻就印证了怀让禅师，就跟前面印证行思一样，六祖大师那是毫不犹豫，干脆利落。

师曰：只此不污染，诸佛之所护念。汝既如是，吾亦如是。西天般若多罗，讖[chèn]汝足下出一马驹，踏杀天下人。应在汝心，不须速说。这是讲，六祖大师就点头印证说：正是这个“从不污染”的，这就是十方诸佛加持护念之所在，你现在如是护念，我也如是护念。大家注意，这里六祖大师其实已经暗示了一个修法，虽然禅宗的心法强调顿悟顿超，不假修证，但是所谓“无修无不修”，真要说禅宗有修那也没什么错！这个“无修之修”就是六祖大师在这里讲的，“诸佛如是”、“吾亦如是”的“善护念”——所谓“念念觉悟念念空，念念无明念念休”，这个“无修之修”的“善护念”，贯通禅净律密的一切修法，各人可以随着自己的因缘善加抉择，其中道理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很多，这里就不重复了。净土的学人尤其需要注意，

对净土念佛的修行者来说，最好的“善护念”，无过于老实念佛，无过于这句简单平常的“南无阿弥陀佛”，大家要注意。

接下来六祖大师居然说了一段预言，那这个就很好玩了。他说：西天的般若多罗祖师，也就是古印度的禅宗第二十七祖，也是传法给达摩祖师的师父，他曾经说过一个预言——这个无法求证，不知道到底有没有说过，但是六祖大师这么说，我们就这么信了——说在怀让你的足下以后要出来一匹小马驹，“踏杀天下人”，厉害非常，看来就是应验在你的身上了，你心里明白就好，我也不会再多说。六祖大师预言里的这匹马驹，应该就是指怀让禅师后来的徒弟马祖道一禅师，那的确是一位划时代的超级大祖师，“杀人如麻”，被度化的人不计其数，我们佛教现在流行的丛林模式，那就是马祖道一禅师创立的。

下面，让豁然契会，遂执侍左右一十五载，日臻玄奥。后往南岳，大阐禅宗，敕谥大慧禅师。这是讲，怀让禅师得到六祖大师的印证和加持，悟境更加的豁然开朗，心领神会，他于是就留在了六祖大师的身边，一直做侍者做了十五年。行思禅师是做首座，怀让禅师则做侍者，这两个人都占了大便宜！

后来怀让禅师的境界越来越圆融老辣，玄奥莫测，他经常住在南岳的衡山，接引弟子，大振宗风。在他门下最厉害的就是出了一个马祖道一，马祖门下又出了西堂智藏、百丈怀海和南泉普愿三大士，然后“百丈立清规”，在百丈禅师门下最后又开出了临济和沩仰两大禅宗的法脉，可谓是源远流长。那么，为禅宗的弘传做出了重大贡献的怀让禅师，在他圆寂后，皇帝也给他赐封了一个谥号，叫做“大慧禅师”。当然，这个对解脱者来说，已经完全不重要了。

那么，今天的讲经时间到，我们又要说“拜拜”了。还是那句老话，“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我们大家下节课再见。阿弥

陀佛。

## 无师自悟 天然外道

今天是我们《坛经》的第二十八讲，我们要继续给大家介绍六祖大师接引弟子的公案。请大家翻到第七品，上节课我们大概讲完了行思禅师和怀让禅师，他们是六祖大师门下最具有代表性的两位大德，后来我们禅宗的五家宗派，什么云门、法眼、曹洞、沩仰和临济，这五大法脉就是从他们两位祖师的门下开衍发展出来的。和他们同时代的，同样彻悟的祖师大德还有好几位，但是能像他们两位那样传承千古，法水不断的就几乎没有了，这也是各人的法缘和我们众生的福德问题，没有办法强求。

那么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另外几位祖师的公案。

永嘉玄觉禅师，温州戴氏子。少习经论，精天台止观法门。因看《维摩经》，发明心地。偶师弟子玄策相访，与其剧谈，出言暗合诸祖。永嘉玄觉禅师也是我们禅宗史上非常著名的一位大祖师，他是浙江的温州人，俗家姓戴。现在浙江温州还有关于他的很多遗迹和传说，温州的达照法师早几年一直都在做提倡“永嘉禅”的工作，也不知道这个成效如何？永嘉玄觉禅师也是很早就出家了，他是童真入道，根器非凡，从小就喜欢研究学习经论，可谓是“博通三藏”，难得的是他并没有停留在闻思理解的知见层面，而是实修实证，解行并进，他在天台止观的修持上同样有着非常精深的造诣。

“天台止观”顾名思义，那是天台宗的修法，天台宗有一个美誉叫做“教观双美”，“教”就是说它的理论很完美、很圆满，“观”就是指修行方法，它的修行方法也很完美圆满。这个天台宗可以说是我们中国汉传大乘佛教发展到最高峰时期所形成的一个宗派，它具有无比完整的教学体系和教学次第，是在隋朝的时候由智者大师奠定

的，比藏传佛教的“菩提道次第”足足早了好几百年。天台宗的修学内容几乎无所不包，从人天善法到外道共法，从小乘禅观到大乘禅观，从渐修的次第法到圆顿的了义法，乃至最后导归净土的念佛一法，天台宗也没有拉下，统统都有介绍。像师父以前给大家推荐过多次的《释禅波罗蜜次第法门》，这本书就是天台智者大师的著作，想要全面了解佛法，想要树立正知正见，这本书是必看的！

那么，永嘉玄觉禅师是修天台宗开悟、见性的吗？不见得，不能说跟天台宗的修行一点关系都没有，但也不能说有很大关系，像我们上节课讲的，怀让禅师讲的，“修证即不无，污染即不得”，记得吗？这里面的奥妙之处就需要大家自己去参、去悟了。这里有一个细节倒是很有意思，经文里面讲永嘉玄觉禅师是因为看《维摩诘经》，才“发明心地”，也就是才开悟的，好像言下之意，没有止观禅修的什么事，这个微妙细节大家要留意。

讲到《维摩诘经》，那可能很多居士就比较熟悉了，因为师父当年曾经细细地给大家开讲过两遍，讲记整理成书出版也很久了，很多居士就是因为这套书而跟师父结的缘。那么这里可以跟大家透露一下，当年师父其实也是因为整理、学习《维摩诘经》，才在法义上得到一点启悟，才贯通一气的，当然念佛的加持也是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但是大乘了义经典在智慧方面的那种无上不可思议的加持力，那真是非常非常的明显。所以提醒大家，见贤思齐，你们最好去把《维摩诘经》找来再好好地多看一遍，至少一遍，说不定你们中间也会有人因此“发明心地”，那就不得了，那就赚大发了！到时要记得给师父来封感谢信……

那么，永嘉玄觉禅师在开悟之后，他自己也没有觉得有什么太惊天动地的，还是照常过日子。直到有一天无意之中碰到了六祖大师的一个弟子，叫做“玄策”的，这位师父在和永嘉玄觉禅师喝茶聊天、

畅所欲言的“剧谈”过程中，就发现永嘉玄觉禅师他说出来的话，每句话都与众不同，每句话都“潜通佛智，暗合道妙”，符合禅宗祖师的开示，也符合顿教的心法。那玄策禅师一听，就觉得有点奇怪了。

策云：仁者得法师谁？玄策禅师就问了：仁者你是从哪里得到的法？你的师父是谁啊？

曰：我听方等经论，各有师承。后于《维摩经》，悟佛心宗，未有证明者。永嘉玄觉禅师就回答说：我听闻学习过很多“方等经论”，也就是大乘经论，像什么《华严经》、《法华经》、《涅槃经》、《金刚经》，发现它们都各有各的道理，各有各的师承和说法。直到我后来阅读学习《维摩诘经》——这个《维摩诘经》是讲什么的？最重要的就是讲“不二法门”，所谓“诸法不二，即为实相”——永嘉玄觉禅师就是由此悟入佛的心宗，得到了大受用，但是他也不知道谁能给他印证，还没有人能给他作证明。

策云：威音王已前即得，威音王已后，无师自悟，尽是天然外道。玄策禅师的这段话，如果依文解义，仅仅是照字面意思来解释的话，那就有说不通的地方了。因为这个“威音王”是久远劫前示现成佛的一位如来，“威音王如来”，如果说在他之前“无师自悟”就可以，那么在他之后为什么就不行了呢？在他之后还有那么多的诸佛如来示现成佛，包括我们的释迦牟尼佛，严格来讲，也是“无师自悟”的，那是不是也算“天然外道”？很明显这是说不通的，不能自圆其说。

所以玄策禅师的这段话其实是另有含义，暗藏玄机，这也是玄策禅师的一个小小机锋。他说的这个“威音王”，其实就是比喻已经圆满证悟的大善知识，也就是暗指六祖大师，在没有祖师这样的大善知识出现之前，你“无师自悟”，不去找人印证，可以！因为你想找也找不到。但是在如佛一样的大善知识出现之后，你还是“无师自



悟”，那可不可以？其实也可以，但是这时你如果自以为是，明知有祖师出世，却不愿去找祖师印证，那你充其量就只能算是一个天然外道了。了解这意思吧？

“天然外道”在这里也是一个比喻，是说修行者开悟之后，如果没有经过权威的大善知识、大祖师的印证，那就不能随便宣说自己开悟了——你没有得到祖师的印证，那就说明你还没有得到真正的禅宗的传承，没有具足弘法接众的缘起，也没有得到护法神的守护，换言之，你说你开悟那是不可靠的！了解这意思吗？自己说自己开悟那是不可靠的！你的开悟没有具足因缘，缺少祖师印证的环节，所以没有公信力，肯定会遭人疑谤，这是绝对的！别人怀疑你、攻击你、诽谤你，你还不能怪别人，因为这个时候你所谓的“开悟”，就像是那些“天然外道”一样——怎么个一样？说不通，不能说服有智者，在这点上一样。

古印度的天然外道，他们说一切法都是自然而有的，不是依因缘所生，我们众生的苦乐、智愚、美丑、穷富等等，一切都是天生注定的，没有原因，不可改变——这当然是瞎扯！是很明显的违背了无常、空性和缘起法则的瞎扯！这种说法只能去忽悠那些愚痴的人，稍微聪明一点的人都不会上当。所以玄策禅师在这里的潜台词，实际上是讲，你说你永嘉已经“悟佛心宗”，开悟了，但是你还没有得到祖师的印证，那么你这个说法就是不靠谱的，就像那些天然外道一样，不会得到大众的认可 and 信任。

以上就是对玄策禅师“无师自悟，天然外道”的正确解读，这段话乍一看很不好懂，但是如果我们联系上下文正常思考，那就还是可以正确理解的。像有的法师，比如台湾很著名的某某讲堂的某某大法师，他就把这段话解释得很玄，他把“威音王”愣解释成了“清净自

性”、“本来面目”的意思，然后对整段话的解读就变得很牵强、很凌乱，完全无法自圆其说了，一看就知道是想多想歪了。

这位大法师在最近几年的很多场开示里——我们是论事不论人，依法不依人地来看这件事情——这位大法师在最近几年，包括上个月（四月底）在香港的几千人大法会上，他时不时地就暗示甚至是明示大家他已经开悟了，已经是像祖师那样的大自在、大解脱的圣者——其实这是很不应该的，这样一说反倒露出了马脚，让人大跌眼镜！这个其实还是“自我”的妄心在作祟，自己不能觉察，或不愿去觉察。这里面隐藏的错误和毛病，其实恰恰就是玄策禅师在这里点醒永嘉玄觉禅师说的，“威音王已后，无师自悟，尽是天然外道”——没有祖师、权威大善知识的印证，你说你悟了，这是不靠谱的，不可信！更何况还不一定是真的悟了呢，真正悟道的话反而不会说了！所以仔细想想，实在是令人慨叹莫名，觉得很可惜。

下面，云：**愿仁者为我证据**。永嘉玄觉禅师一听，就觉得玄策禅师说得很对，所以他立刻就点头说：那希望仁者您能为我证明一下。从这句话，我们就知道玄策禅师也很不简单，因为永嘉玄觉禅师认为他有这个水平可以为自己做证明，如果不是同样的明白人，境界不是在同一个水平线上，彼此之间心心不能相印，那怎么可以互相证明啊？对不对？

策云：**我言轻。曹溪有六祖大师，四方云集，并是受法者。若去，则与偕行**。这是讲，玄策禅师一听就很谦卑地推辞说：我人微言轻，说话没什么份量，现在曹溪有六祖大师出世，“四方云集”，四面八方都有很多修行人前往参学参拜，而且已经有很多人都得到了六祖大师在禅法上的利益。你如果要说的话，那我就带你一起去。就这样，永嘉玄觉禅师就跟随玄策禅师来到了曹溪。

# 永嘉一宿觉

觉遂同策来参，绕师三匝，振锡而立。永嘉玄觉禅师和玄策禅师一起来到曹溪后，马上去参见六祖，但是永嘉玄觉禅师的做派与众不同，他手里拿着一根锡杖——这是以前出家人出门行脚必备的，用于乞食、自保、驱逐虫兽等等，也有庄严和代表身份的作用——永嘉玄觉禅师手里就拿着这样一根锡杖，他先按照经典上描述的拜佛的礼节，围着六祖大师右绕了三匝，然后拿着锡杖“哐啷”一振，既不礼拜，也不说话，就这样杵在了那里。呵呵，看上去有点拽。

师曰：夫沙门者，具三千威仪，八万细行。大德自何方而来，生大我慢？六祖大师一看，这个人有点不同凡俗，于是就半是呵斥，半是询问地说：一个出家做沙门的人，应该具足“三千威仪，八万细行”，也就是在行住坐卧中都要有如理如法的“身口意”的行持，你这位大德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大我慢啊？连基本的规矩和礼貌礼节都不懂！

其实永嘉玄觉禅师并不是什么心生骄傲，一个悟道求道的人，有时候他所呈现出来的就是一种毫无畏惧的状态，不是什么大我慢，他只是想要考考六祖，看看祖师有没有资格给他印证。六祖大师其实也知道这点，他非常了解修道人的心理，但是他偏偏要故意这么说，目的就是为要观察你的反应，看看你是怎么回答的。这个明眼人和明眼人之间，那个考验也是互相的。

觉曰：生死事大，无常迅速。这时永嘉玄觉禅师就说了：在生命中，生死解脱的事情是最大最重要的，而生死无常，刹那变化，迅速无比，所以那些不重要的规矩礼貌细节我根本就顾不上去理会了！这是永嘉玄觉禅师的潜台词，这里面就隐含了“直取无上菩提，一切是

非莫管”的心法奥义。可以说他是为道而来的，那些小节根本就不放在他的心上。但是如果我们还 没有永嘉玄觉禅师这样的境界，那我们就绝不能拿这句话来做借口，你到了寺院道场，你既不拜佛也不拜师父，那你就真的是大我慢 了，而不是什么“生死事大，无常迅速”了，要注意。

师曰：何不体取无生，了无速乎？六祖大师真是厉害，他接过永嘉玄觉禅师的话头，立刻就回了一句机锋。他说：你为什么不去直接体悟那个无生的实相？就在生死无常的每个当下，其实就是无生，就是不生不灭。你这样去了悟“无速”，那就可以没有什么快慢的分别了。

曰：体即无生，了本无速。永嘉玄觉禅师也是临机不让，他们道人之间那真的是没有什么客气好讲的。他说：我当体本来就是无生的，又何必再去体悟什么？我明了的当下本来就没有快慢，又何必再去寻求无速？言下之意，是说本来面目，一切现成，当下即是，根本就用不着“头上安头”去多余体悟什么，纯属多事，多此一举。这个话是只有彻悟的人才能明白，才能说得出来的，所以六祖大师一听马上就印可了他。

师曰：如是如是。玄觉方具威仪礼拜。须臾告辞。六祖大师就很欣慰地点头印证说：如是如是！对的对的，是这样的！永嘉玄觉禅师这回就恭恭敬敬地具足威仪，依法向祖师顶礼拜谢。然后他居然马上就向六祖大师告辞，马上就要离开了，也不知道他急什么？！其实这里是显示了永嘉玄觉禅师的性格，他是非常干脆利落的一个人，这也是悟道者的一种状态，没有任何的依赖和粘著。

师曰：返太速乎？六祖大师就好像很随口地说了一句，很客气地挽留他：你何必回去那么快呢？

曰：本自非动，岂有速耶？永嘉玄觉禅师的回答，一开口就是机锋，又是禅的悟境和表达。他说：我本来就没有动过，如如不动，动也如如，又哪里有什么快不快的呢？幸好禅师碰到的是六祖，如果是碰到现在的那些网络达人，那估计当头就会被拍砖了：你能好好说话不？你能说人话不？对不对？呵呵，从某个角度来看，这些禅宗的开悟者，他们经常说的的确不算是什么“人”话，因为那个根本就不是我们普通人能触及的境界，凡夫一般听不懂。

师曰：谁知非动？六祖大师一听，又来？！好吧，那就陪你过过招。于是六祖大师的利剑一下子又递了出去，他找到了一个一般人最容易犯错、最容易迷糊的地方，他的般若宝剑一下就刺了过去：是谁知道一切法本来不动？那个知道一切法本来不动的是谁？这在禅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相当于千古一问：我是谁？你是谁？后世发展出来的参禅参话头，所谓“念佛是谁”、“打坐是谁”？还有现在讲经的是谁，听经的是谁？这些也都是类似的意思，直接逼你去面对自我，去寻找最真切的答案，这个就是生命里最根本的问题，这个问题搞明白了那就能开悟，搞不明白那就还是凡夫。

曰：仁者自生分别。哇！永嘉玄觉禅师不愧是一个大彻大悟的人，他的回答“四两拨千斤”，真是非常的玄妙。表面看他似乎是在说六祖：是你自己“自生分别”而已。其实他的言外之意，是在说一切法本来不二，能所本来不二，那个“能知”和“所知”本来就不是分开的，现在六祖大师故意把“能知”和“所知”分开，故意问他那个“能知”的是谁啊？这里面其实是埋了一个陷阱的，你如果没有彻悟，如果没有实证到不二的境界，那么你是不可能正确回答的，你一答就会露馅。所以永嘉玄觉禅师才会轻轻地点了一句，说是你六祖在“自生分别”，是你在故意给我下套，我本身是没有这样的二元对立的。

师曰：汝甚得无生之意。六祖大师一听就赞叹说：你已经非常了解无生的不二妙理，你已经得到了其中的真意。

曰：无生岂有意耶？没曾想到了这个程度，永嘉玄觉禅师还是没有放过自己，他对六祖大师的回答这时已经不是斗机锋、求印证了，更不是在抬杠，他是借着六祖大师的接引在进一步扫荡自己，破除微妙法执！他说：这个无生的不二境界又哪里有什么“意”，哪里有什么可得的呢？言外之意，一切法无生无我，无意无心，本来就了不可得，恰如《心经》所言：“无智亦无得，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埵。”这才是真正干净赤裸的境界，一丝不挂。

但是修行到此还没完哦，如果有人以为这个就是究竟，就是终点，那就是错解禅宗，活埋祖师了。所谓“向上一着，千圣不传”，禅宗如果没有独具的手眼，那它和教下就没有什么区别了，所以六祖大师在这里又最后逼了永嘉玄觉禅师一下。

师曰：无意谁当分别？六祖大师就问了：既然无意无心不可得，那么又是谁在了知和分别呢？潜台词是，你的这个话本身就还是有分别的，本身就还在分别当中，因为你知道一切法无生无意，那么这个能了知的是谁？这个正在分别“有意无意”的又是谁？

六祖大师的问题可以说非常尖锐，他一下子就把人的思维逼到了死角。换了是你们，你们会怎么回答？

曰：分别亦非意。大家都不用再瞎猜了，因为证悟无生、通达无我的永嘉玄觉禅师已经提供了一个标准答案，堪称经典！他说：分别也是无生无意、无我性空的，还是一样了不可得。这句话就印证了六祖大师在前面曾经开示过的，所谓“分别一切法，不起分别想”，还记得吗？为什么能“分别一切法”？因为有般若智慧啊，所以才“能善分别诸法相”，这个解脱的人就像明镜一样的，“能善分别”，并

不是什么糊涂虫！但是为什么又可以“不起分别想”呢？还是因为有般若智慧啊，所以修行者才能“于第一义而不动”，了悟到“分别亦非意”的至理，从此妙用无方，不落中边，大机大行，自在纵横。

在这场问答里，永嘉玄觉禅师在六祖大师的钳锤下，表现得是那样的灵动潇洒、收放自如，他给我们完美展示了一个证悟者圆通无碍的大智慧、大解脱境界到底是怎样的，可以说永嘉玄觉禅师简直就是偶像派加实力派的典型和表率，值得我们后世所有的修行者认真参学。

下面，师曰：善哉！少留一宿。时谓一宿觉。后著证道歌，盛行于世。谥曰无相大师，时称为真觉焉。这是讲，六祖大师最后说：善哉善哉！你说得很对，说得很好！但是你还是留下来小住一晚吧。这个一宿就是一晚，于是永嘉玄觉禅师就听招呼住了一晚，跟曹溪只结了一晚的因缘，然后他第二天就很洒脱的离开了。那么，等永嘉玄觉禅师的这个公案传开后，当时的人们就给他起了一个外号，给祖师起外号，叫做“一宿觉”，一个在曹溪只住了一宿的觉悟者，应该是这个意思。

永嘉玄觉禅师后来好像一直是在江浙一带弘法，没有去别的地方，他在圆寂前留下了一首非常著名的长偈，叫做《证道歌》，很受欢迎，据说“盛行于世”，流传极广。这是一首可以和三祖僧璨大师的《信心铭》相媲美的禅宗诗偈，曾经有古印度过来的出家人——梵僧——因为太钦佩敬仰这首《证道歌》了，所以他们就把这首偈子像取经一样的传回了当时的天竺国，在他们的介绍里，他们甚至把这首偈子看成是和佛经一样的“东土大乘经”，就有这么夸张！这个其实是我们中国人，是我们中国文化的骄傲，但是现在还看过这首偈子的有几个？看过的请举手。这首《证道歌》，师父也把它列为了必看的书目之一，郑重推荐给大家，不管你们是不是修禅宗的，甚至不管你

们是不是佛弟子，这首《证道歌》都绝对值得一看。说不定有人看着看着就梦醒、就开悟了，很难讲。

那么，在永嘉玄觉禅师坐化往生后，皇帝老儿就赐了他一个谥号，叫做“无相大师”，但是当时的人们一般都比较喜欢尊称他为“真觉大师”。其实叫什么都无所谓了，能够明心见性，彻悟解脱，这才是一个修行者生命中最重要。



## 隍禅师入定

下面，禅者智隍，初参五祖，自谓已得正受，庵居长坐，积二十年。这位智隍禅师在六祖大师的会下也是一位很有名的大德，他原来算是六祖大师的师兄弟，因为他也是参学五祖弘忍大师而得到法益的，但是他没有像六祖大师那样得到彻悟、得到五祖的心髓和印可，他只是得到了一点禅修入定的小小体验，得到了一点轻安欢喜的“空”的觉受，他就错认了。他以为自己已经得到了“三昧正受”，得到了佛说的“八正道”中的“正定”，所以他一天到晚也不干别的事了，就是在他的那个小庵堂里长坐不卧，打坐修定。就这样他足足坐了有二十年，修行坐禅二十年。

这是绝对的精进用功，绝对的老修行了，有点像后来日本禅宗的某位大师提出的口号：“只管打坐”！打坐是没错的，但他就是没开悟！这是咋回事儿？

这里还有一个小细节需要注意一下，经文中说智隍禅师“庵居长坐”，说明他一直都是住小庙的，没有住在大丛林里。古时候的出家人住什么地方的都有，想住哪儿就住哪儿，他们如果喜欢哪个地方的山水，那可能搭个茅蓬就住下了。非常的自由自在。但是现在二十一世纪，除了终南山，你现在在中国随便哪个山上搭个茅蓬试试？可能不出三天就会有人来查暂住证了。本来出家人四海为家，只要能够用功办道，那么住哪里都是随缘，都是可以的，只要不是住在俗人的家里就行。但是后来有一些祖师大德提倡，比如虚云老和尚就曾经多次叮嘱：不住小庙、不住城市、不赶经忏……

这个祖师大德的本意，其实并不是生硬死板地规定出家人必须住哪里，而是担心住在小庙或城市里的出家人很容易就会放逸染俗、邪

见邪行，那就很可惜了！祖师是站在维护慧命的角度，但是现在有一些居士，他们不管三七二十一，抓起祖师的一言半语，“抓起鸡毛就当令箭”，他们生搬硬套地拿着祖师的方便说就去胡乱衡量，说什么出家人住小庙、住精舍、住城市就是不对！唉，真是晕死！这个头脑简单真麻烦。

其实住哪里对出家人来说，还真不是最重要、最关键的。如果住在大寺院、大丛林里的出家人放逸染俗、邪见邪行，那还真比不上住小庙、住精舍的清净修行、正信正见的那些出家人，这样的师父我们都见过啊！像最近闹得很厉害的某某大法师，他就是一直住在大寺院、大丛林的，结果胡乱把禅宗的法券传给在家人，还给在家人搭祖衣，搞得全国沸沸扬扬，激起了僧团的一致呵责。这样的法师就算天天住在大庙里那又怎样？这位法师还算是不错的师父，还不是邪师哦，但他一个疏忽也还是会犯错，所以并不是说住在寺院里就可以保证没问题了。此外还有很多邪师，不管国内还是国外的，他们几乎个个都是有大寺院的住持身份作为背景的，那又怎样？

而住在小庙精舍城市里的修行者，古有冬瓜和尚，今有大虚法师——呵呵，当然这个是开玩笑的！古往今来住在小庙精舍和城市里的修行者、成就者数不胜数，现在全国各地、还有港澳台，住在小庙精舍和城市里的出家人多得不得了，这里面可以说是藏龙卧虎，就和大寺院里也藏龙卧虎一样！如果说住小庙精舍和住城市的出家人藏污纳垢，那么住在大寺院里的出家人也是一样的，也有藏污纳垢的现象。是不是这样？

所以任何偏激的和全盘否定的话都要过过脑子，不能轻易说出口。我们一旦错解和死执祖师的言句，不了解祖师的真意，那么我们轻率结论的这个话一出口，那搞不好就会错大因果，搞不好就是在讲

谤出家人，甚至一不留神诽谤了这里面隐藏的一两个大成就者，那你岂不是在损福造罪、自找麻烦吗？是不是这个道理？

因此师父才不厌其烦地提醒大家，在面对三宝、面对佛法问题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尽量保持理智、冷静、全面的思维，不能人云亦云，不能盲从跟风，否则我们长那么大一个脑袋是干什么的？这点希望大家能正确了解。

有点扯远了，下面我们回到经文。

师弟子玄策游方至河朔，闻隍之名，造庵问云：汝在此作什么？又是玄策禅师干的好事，这是玄策禅师接引的第二位大禅师了，他因此而名留《坛经》，名留青史，看来他自己本身也不是什么一般人，应该也是开了大悟的，境界非凡。但是这位玄策禅师喜欢到处走走，到处云游，他这回就云游到了北方的河朔地区，刚来不久就听闻了智隍禅师的大名，于是他就到禅师的庵堂里来拜访。一见面玄策禅师就看见智隍禅师在那儿坐得直挺挺的，他就问了：你在这里干什么？你在这里坐着干嘛？

隍曰：入定。智隍禅师就缓缓地回答了他两个字：入定。有点爱理不理的。这个喜欢打坐的人一般都比较爱安静，不愿有人打扰，现在智隍禅师能开口回答他，那已经是很给面子了。

策云：汝云入定，为有心入耶？无心入耶？若无心入者，一切无情草木瓦石，应合得定。若有心入者，一切有情含识之流，亦应得定。这位玄策禅师真是很厉害，他抓住了所有禅定修行最关键的问题，像什么外道和我们佛教禅定的区别，乃至大小乘一般禅定和禅宗无上如来大定的区别，这些问题的答案就隐含在玄策禅师的几个疑问里。某些喜欢研究禅修禅定的菩萨，你们要注意听了。

这里玄策禅师就向智隍禅师毫不客气地提出了他的问题，他说：你说你在入定，那么你是有心入定？还是无心入定？如果你是无心入定的，那么一切无情之物，什么草木瓦石之类的，它们也统统都是无心的，那它们早就应该得定了；如果你是有心入定的，那么一切有情众生、含灵之流，它们也同样都有心，所以它们也同样早就应该得定了。言下之意，玄策禅师其实是在提醒智隍禅师，你的这个入定啊，无论有心无心，那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不是同于无情，就是同于有情，都一样不得解脱，所以你入的并不是佛说的真正的禅定。

隍曰：我正入定时，不见有有无之心。智隍禅师就说了：我正在入定的时候，不见有无，从来就没有见到什么“有心和无心”的分别。

策云：不见有有无之心，即是常定，何有出入？若有出入，即非大定。玄策禅师立刻就抓住了智隍禅师在知见上的漏洞，他反诘说：不见有无，没有什么“有心和无心”的分别，那就应该是一种“常定”，换言之，恒常都是这样的，恒常都在定中，那就不应该有什么“出入”的变化。你现在说自己是在“入定”，如果你还有什么“出定”和“入定”的不同，那么你这个就不能说是真正的大定。因为你还有“出定入定”的心，你还有“出入”的痕迹，所以你怎么可能说自己“不见有有无之心”呢？这是一种很糊涂的错觉，由此可见智隍禅师在知见上，他一开始就没有完全搞清楚——这个知见一偏，后面的修行就全偏了，所以他现在就被玄策禅师给将军了。

隍无对，良久。问曰：师嗣谁耶？智隍禅师毕竟是一个真正的修道人，他不会为了一点自我的面子、为了一点狗屁自尊就胡搅蛮缠，死不认错。他越想就越觉得玄策禅师说得很对，他找不到一点反驳和破斥的地方，所以他无语沉默良久，最后就请教说：请问大师您的师父是谁？您师承哪里啊？

策云：我师曹溪六祖。有个好师父的确是很提神、很有面子的一件事。玄策禅师马上就回答说：我的师父就是曹溪的六祖大师。

隍云：六祖以何为禅定？智隍禅师就问了：请问六祖大师的禅定是怎样教导的？

策云：我师所说。妙湛圆寂，体用如如。五阴本空，六尘非有。不出不入，不定不乱。禅性无住，离住禅寂。禅性无生，离生禅想。心如虚空，亦无虚空之量。隍闻是说，径来谒师。这一段话，可以说是禅宗“无修无不修”，直指如来大定的法要总纲，非常的精彩扼要，但是同时也非常的难懂，不是真正的专业人士，不是实修实证的真正“专家”，那些做学问的人根本就不可能搞明白。搞明白的人，就会像智隍禅师那样的，他迫不及待地就立刻出发，千里迢迢的就从大老远的北方，跑到了潮湿燥热的南方，直接就上门去拜谒六祖，所谓的“求法若渴”，形容的就是这种人。

那么，这段话的微言大义，精妙绝伦之处，我们就要留到下节课再说了。这段话如果结合六祖大师在下面的开示，相信会让大家对禅宗的修持有一个更全面、更深入的理解。但是今天的讲经时间到了，还是那句老话，“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我们下节课再见。阿弥陀佛。

## 体用如如 自性大定

今天是我们《坛经》的第二十九讲，上节课我们讲到了第七品机缘品，讲到了智隍禅师的公案。大家翻到这个经文，看到了吧、话说这个智隍禅师被六祖大师的得意高徒玄策禅师杀上门来，“踢馆”，才几句话的功夫，就被问得哑口无言，对答不上，他这才意识到自己二十余年来的禅定功夫八成是修错了。希望大家明白一点，一个人几十年来一直认为是对的事情，一直都习惯了这么去做，但是突然有一天他发现自己错了，自己一直坚持的居然是错误的——这时的心情，那种打击，你们能体会得到吗？像这种对自己错误的发现已经很难得了，而在发现之后还能迅速地接受并承认自己是错的，那就更难得了，然后还能马上虚心改过，马上就从善如流、自我否定，那更是“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这样的人绝对是极品的道器！绝对是禅宗的法器！

像我们一般人如果被人指出错误的话，那个最普遍的反应，往往不是死不承认，就是恼羞成怒，少不得要跟人争辩半天，甚至打起来都有可能，对不对？能够像智隍禅师那样马上就反省自己、马上就虚心求教的“真道人”，毕竟很少。所以智隍禅师后来能够取得那样的成就，能够在六祖大师的三言两语之下，就顿断无明，顿超生死，那真不是没有原因的。换作是我们，就算我们天天面对的都是六祖，就算我们天天都可以跟六祖大师唠嗑、发微信、侃佛法、发红包，那估计也是在浪费资源，也是白瞎。因为我们不是法器，我们没有如海的“心量”，那就不可能承接如海的“法水”，我们的那个“小水库”一下子就满溢、涨停了，根本没得玩。

所以我们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要干什么？大家清楚吗？是要“扩容”，是要拓展我们自己无我无限的“心量”，所谓“工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当我们的这个“器”真的准备好了，那个生命的奇迹，那个顿悟顿超的奇迹才有可能发生。所以大家要回过头来拾掇自己，不要老觉得开悟的祖师只是运气好，换了我也行，有谁要这么想的话那就是邪思维了，这点大家要注意。

那么，我们现在还是回到经文。这里讲智隍禅师在听闻了玄策禅师的一席话之后，他立刻就迫不及待地南下韶关，前来拜见六祖大师。一见面六祖大师就问了。

师问云：仁者何来？隍具述前缘。六祖大师就问说：你这位大德是从哪里来的，为何而来啊？于是智隍禅师就向六祖大师详细阐述了玄策禅师对他说过的那些话，六祖大师一听就笑了。

师云：诚如所言。汝但心如虚空，不著空见。应用无碍，动静无心。凡圣情忘，能所俱泯。性相如如，无不时也。这段开示，可以和玄策禅师之前讲的“我师所说”那段开示相呼应，这两段开示都是六祖大师关于禅定修行的一些很究竟的见地，非常值得研究。

玄策禅师不是说吗：“我师所说。妙湛圆寂，体用如如。五阴本空，六尘非有。不出不入，不定不乱。禅性无住，离住禅寂。禅性无生，离生禅想。心如虚空，亦无虚空之量。”而这里六祖大师又做了进一步的说明：“汝但心如虚空，不著空见。应用无碍，动静无心。凡圣情忘，能所俱泯。性相如如，无不时也。”把六祖大师的这两段开示摆在一起，大家有发现什么吗？

玄策禅师对智隍禅师的那种步步紧逼的诘问和提醒，倒是让我想起了一个类似的公案，那就是《维摩诘经》里维摩居士对“舍利弗宴坐”的开示，看过《维摩诘经》的居士还记得吗？大家可以拿六祖大师的这两段话去和维摩居士的开示比较一下，应该会有一些很有趣的发现。你们会发现这些真正的大成就者，当他们在谈论禅定禅修的时候

候，你会发现他们谈及的根本就不是我们平常所以为的那种禅定禅修。我们平常比较了解的禅定禅修都是有着一种固定模式和严格方法的，比如我们会强调坐姿，会强调双盘或单盘，会强调放松、结手印、舌抵上腭，会强调数息、念佛、观想等等，做个妄念的“旁观者”，不加评判等等……像这些禅定禅修必须知道的细节、规矩和经验，不管是维摩居士还是六祖大师，他们连提都没有提一句，他们一上来就是讲的心法，讲的就是无上的般若正见，这说明了什么？

这说明了大乘了义、彻底、究竟、圆满的禅定禅修，像什么如来大定、首楞严三昧、念佛三昧、法华三昧、一行三昧等等，它们统统都是没有什么固定模式的。换句话说，我们大乘了义的禅定禅修是“不受限制的无限”，是自性的大定，生命本来就是如此！如果大乘的禅定不是体现在一切时一切处，不是体现在“行住坐卧”和“喜怒哀乐”中，那么它就不可能是真正的大乘禅定。真正的大乘禅定是没有任何局限和妨碍的，不一定非得要“长坐不卧”、“具足威仪”，经常显得很“道貌岸然”的样子，所以我们去观察那些大乘悟道的修行者，有时候单从外表状态上是根本看不出来的，因为他们的外在实在是没有任何“定法”，他们的内在呢也实在是“圣凡莫测”，没有任何的“住著”。

就像六祖大师在这里开示的，他说“妙湛圆寂，体用如如”，一开始就直指究竟，告诉我们自性的心体本来就是大觉圆满、湛然空寂的，一切众生本来就在如如不动、动也如如的自性大定中，体用一如，本来就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本来就不用“头上安头”再去另外修什么禅定，那只是在玩弄心意识，只是在玩弄心灵的创造性功能而不自知。像外道的四禅八定之所以不得解脱，之所以被佛陀定义为“外道”、定义为“偏离”，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此。



这里讲到了“如如”，“体用如如”，这个词的含义很微妙，古文有时候就是这样的，言简意赅，蕴味无穷，才几个字我可能就要用几百个字来解释它，还不一定能解释得清楚，很多言外之意、很多文字无法表达的东西只能靠“悟”的，靠你们自己的智慧和实证去“悟”——这就是古文记载佛法让人非常讨厌的地方，但同时也是它非常充满魅力的地方，让人似懂非懂，欲罢不能。

那么，关于这个“体用如如”，倒是让我想起了一个公案，据说当年百丈怀海禅师曾拿着马祖道一禅师的拂尘，拿起来又放下去，并对马祖说：“即此用，离此用。”以此来表达自己的悟境。却不料被师父马祖大师大喝一声，“直得三日耳聋”，他说自己被震得足足有三天都像是耳聋的，三天无杂念、无杂音，实际上他是被师父彻底打破了“体相用”的最后一点微细分别，达到了“浑然一如”、“圣凡无别”的不二境界。这时的百丈怀海禅师如果他再说什么“即此用，离此用”，那就真是“体用如如”，不是什么口头禅了。

这个“体用如如”的自性大定，本来境界，它是“在圣不增，在凡不减”的，听得清楚吗？不管你开悟不开悟，它都是一样的“如如”。你开悟之前，要吃饭喝水、睡觉干活，开悟之后，也是一样的要吃饭喝水、睡觉干活，两者都是一样的“如如”，都是“即此用，离此用”，差别就在于一个是“有我”，一个是“无我”，一个是“不觉”，一个是“自觉”，一个“还在做梦”，一个“已经梦醒”了。但不管怎样，都是“如如”，就像牛头法融禅师讲的：

恰恰用心时，恰恰无心用；  
无心恰恰用，常用恰恰无。

这个真是对“体用如如”的最好注解！大家可以把这些大祖师的精华开示结合起来一起参，一起琢磨，哪天能够融会贯通，那就会明白祖师们是在说什么了。

## 隍禅师得道

其实这个“体用如如”的奥义一旦搞懂，那么六祖大师在后面的开示就可以一连串全部搞懂了！因为后面这些一溜的开示，也不过都是在从不同的角度来具体阐述这个“体用如如”的自性大定，它们指向的都是同一个平常而微妙的境界。像什么“五阴本空，六尘非有，不出不入，不定不乱”，这个当然就是这样的！我们一切众生执著无比的这个“身心五阴”，也就是“五蕴自我”——色受想行识，它们本来就是空性的、缘起的、无我的；而“外在”的六尘（外在是打双引号的）、“外在”的世界也一样，什么色声香味触法，它们也统统都是“如露亦如电”的幻法，看上去好像是“有”，但实际上根本就没有。

在自性“如如”的法海里，一切众生都是“当处出生，随处灭尽”的，一切万有亦复如是，在本质上万法根本就没有什么真正的生灭，万法的实相其实就是“不生不灭”！所以万法的自性如是，自性的大定也同样如是，在“不生不灭”的真如实相、自性法海里，一切“咸同一味”，又哪里会有什么“出入”和“定乱”的分别呢？分别是我们众生自己的颠倒妄想，但是洞察实相的修行者就不会有这样的惑乱了，所以六祖大师才会非常明确的开示说，“不出不入，不定不乱”——这个是天经地义、法尔如是的真理。

明白这个真理的修行者，他们自然就会就了解真正的禅定是“性本无住”、“性本无生”的，这是心的本来面目，那种住著在某个高深的禅定境界、甚至住著在某种寂静寂灭状态里的心，是必须要远离的！当心远离一切执著，活泼灵动而无所挂碍，那本身就是无上的寂灭大定，所以根本就用不着离开当下的这个“心的本性”去别求禅定，根本就没有必要生起“我要修习禅定”的这种念头。因为你本来

就在定中，本来就在最根本的自性大定中，你却不晓得这点，反而要去追寻那些自我造作的、生灭无常的禅定境界，这就是典型的无明，典型的因小失大。听得明白吗？

所谓“狂心顿歇，歇即菩提”，佛菩萨和祖师大德其实早就把“偷心死尽”的这个“正修行路”告诉我们了，但是我们不信不听，他们也没辙，我们不信不听，谁都拿我们没辙。这个“狂心顿歇，歇即菩提”的道理，其实和六祖大师在这里讲的“离住禅寂”、“离生禅想”是隐隐相通的，你们中间有谁感兴趣的，可以自己再去深入体悟、实证一下，保证会功不唐捐，不会白辛苦。

那些达到这个自性大定境界的修行者，他们心与道合，犹如虚空，自然就能出生一切法、含藏一切法，同时又超越一切法，乃至超越虚空的思量，不被“空”的知见和境界所束缚。就像六祖大师在另一段开示里讲的，“不著空见”，就能“不住空境”，这样的修行者自然就能于世出世间法“应用无碍，动静无心”，做任何事情都能“提起即用，用过即了”，随心所欲而无所障碍，或动或静都能无我无心，没有任何的执著。乃至进一步突破凡圣分别的虚妄错觉，突破能所对立的二元幻象，返璞归真，回归“平常心是道”，这种“凡圣情忘，能所俱泯”的不二境界，可以说是我们佛教一切修行宗派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达到这个境界的修行者，本能本然的，他的举手投足，“运水与搬柴”，当下就是“体用如如”、“性相如如”的自性神通的显现，大机大用念念如是，无上定慧须臾不离，所以六祖大师才会说“无不时也”——这里面的“甘露密义”，希望大家能了解。

那么，六祖大师在这里，他老人家从根本智到后得智，从差别智到无分别智，他老人家实际上是转了一个圈，给我们画了一个圆。这

个圆画完，如果还没有人开悟，那真的就是天理难容，要天打雷劈了！呵呵，你们小心被雷劈哦。

隍于是大悟，二十年所得心都无影响。其夜河北士庶，闻空中有声云：隍禅师今日得道。隍后礼辞，复归河北，开化四众。这在历史上是一个很真实的记载。智隍禅师在听完六祖大师的开示后，因为他是真正的法器，所以他一听之下就立刻开悟了，而且是“大彻大悟”。不像我们，连“解悟”都没有，所以我们才一直在这个娑婆世界苦兮兮地流浪，经常挨雷劈。幸好这辈子我们的祖坟上冒青烟，碰到了“全仗佛力、横超生死”的净土念佛法门，否则我们还不知道要继续流浪、继续挨雷劈到什么时候！是不是这样？

那么，智隍禅师在彻悟之后，经文形容，他二十年来所形成的那种“坚固妄想”，那种以为“有所得”的对禅定的成见和错解，在不知不觉中就弹指顿消，涣然冰释，一点影子和痕迹都没有留下。二十年来的所知所学完全放下，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哦，对不对？所谓“欲要人不死，先要死个人”——宗门里的话——智隍禅师如果不能“知非即舍”，不能断然放下，那么他在六祖大师座下就不可能一言得道，不可能获得如此殊胜的大利，真是了不起！这时有一件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就在当天晚上，在河北有无数人，上至当官的，下至种田的，所有人都同时听到空中有一个很宏亮的声音，如春雷滚滚，在大声地宣说：“隍禅师今日得道！”

哇，这是谁在说话啊？（众笑）大伙儿互相看看，谁都不晓得。有信佛信道的人就明白这是护法神或天龙八部在通知大家，不信佛、不认识“隍禅师”是谁的呢，这时也都留了个心眼，不敢轻慢。因为大家都知道，这肯定是我们的河北有大德、有大成就者出世了，于是很多人就纷纷打听，想要安排时间去亲近和拜访禅师。所以护法神的一句广告啊，那真的是比什么都要灵，智隍禅师还没有回到河北，护

法神就已经给他打下了无比深厚的群众基础。等智隍禅师礼拜辞别六祖，回到家乡的时候，他已经是个大名人了，有无数翘首企盼的仰慕者，有无数的粉丝，于是智隍禅师就善用此一因缘，大弘禅法，“开化四众”，接引和教化了无数的四众弟子，利益了无数的众生。

像智隍禅师这样的，在开悟之后还有护法神帮忙“广而告之”的案例，在我们中国佛教的历史上可以说并不多见，这应该是跟智隍禅师的愿力和当地众生的福德因缘有关，是一种特例。我们不能拿这种特例来衡量和要求其他的祖师，更不能不知天高地厚的去自我妄求，知道这意思吗？这点大家要留意。

那么，上来给大家介绍的这些案例、机缘都是接引开悟祖师的，那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六祖大师接引的另外一类机缘，另外一些案例，

## 知解宗徒的贡献

以下这个公案里的神会禅师，他在我们中国的禅宗史上是一个非常重要而特殊的人物。说他重要，是因为六祖大师的法脉之所以能成为禅宗的正统，曹溪法脉之所以能灯灯相传，发扬光大，这位神会禅师的贡献可以说是非常巨大、不可或缺的，没有他的努力，我们今天看到的禅宗还是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就很难说了。在后世甚至有学者，比如胡适博士就曾经论证说，我们禅宗的第七祖应该是神会禅师，不是别人！由此可见他的重要性。

那么说他特殊，是因为这么重要的一位影响禅宗历史走向的大德，他却不是得到六祖大师公开印证的开悟的祖师，他反而被六祖大师呵斥为“知解宗徒”，也就是一个“解悟”的只会“口头禅”的家伙，还远远没有达到证悟、彻悟的境界，所以神会禅师的公案一般都是当成反面教材来讲的。但就是这样一个半吊子水平的大德，却能够为法忘躯，几十年来坚持守护和弘扬六祖禅法，最终确立了南禅的正统地位，在不知不觉中影响了后世的文化足足上千年。所以这样的一位大德，那是绝对值得我们尊重和礼敬的。神会禅师的这个“知解宗徒”，所谓的“知解宗徒”，他的发心、知见和境界，又哪里会是表面上看来的那么简单？他绝对不是我们后世的那些“狂禅”、“邪禅”和“野狐禅”的“知解宗徒”所能比拟和妄测的，这点大家要牢记。

那么，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这位“重要而特殊人物”的风采。

有一童子名神会，襄阳高氏子，年十三，自玉泉来参礼。这是讲，有一个名叫神会的少年童子，他是湖北的襄阳人氏，俗姓高家的孩子，年纪轻轻的才不过十三岁，他就已经披剃出家了（大家要记住

这个年龄)。这孩子打小就志气很大、志向很高，出家以后更是口齿伶俐，自视不凡，他听说韶关有六祖大师出世，他也很想亲近、很想开悟啊，所以他一个小孩子家家的就这么孤身上路，从玉泉寺就一直走到了宝林寺——他原来还曾经去亲近过神秀大师，去过神秀大师住持的玉泉寺——那么他到宝林之后，挂好单，就去丈室参拜六祖了。

师曰：知识远来艰辛。还将得本来否？若有本则合识主，试说看？六祖大师看到这个小沙弥、小孩子很可爱很萌的样子，也许还有点小紧张，所以六祖大师就反过来很客气地先打了个招呼：善知识你远来很不容易、很艰辛啊！尤其这个善知识年纪还很小。六祖大师叫神会为“善知识”，倒没有因为是小孩子就小瞧他，这个语气里很照顾孩子的自尊。

以六祖大师的智慧，相信他也看得出这个孩子的心气很高，不同于一般的小孩，所以六祖大师也就没有像对待一般小朋友那样的去哄他，而是很认真地就直接问了：你还认得自己的本来面目吗？如果悟到了“本”，那么就on应该能认识自己的“主人公”，你且试着说看看？

会曰：以无住为本，见即是主。神会就很牛气地回答说：我以“心无所住”为本来，我能见之性即是“主人”。且不说这个回答对是不对，神会小小年纪就能说出这样“专业”的话，就能和祖师对答如流，那已经不是一般小孩子能做到的了。虽然他不是什么“祖师”的根器，但也绝非常人。

师曰：这沙弥争合取次语。六祖大师我估计他老人家一听就笑了，这孩子是个好料子，但是太过聪明反而变成了卖弄唇舌，堕入了口头禅的陷阱，所以六祖大师就微微摇头说：你这个小沙弥还真是会说话啊。言下之意，是说神会的回答是来自于思维和书本，不是来自

于真正的自性。呵呵，想要忽悠六祖大师，那真的就是“关帝面前耍大刀”，不知天高地厚。

会乃问曰：和尚坐禅，还见不见？这时神会小朋友就问了，“初生牛犊不怕虎”，他居然问：大和尚您坐禅的时候，您是见性还是不见性啊？这个小屁孩儿很不简单，也不怕死，他居然在问题里就给六祖大师埋了陷阱，一般不懂的人一回答就会上当，就会被这个小家伙给活埋了。但是六祖大师是什么人啊？六祖大师立刻就收拾他了。

师以拄杖打三下云：吾打汝，是痛不痛？六祖大师操起拄杖就狠狠打了神会三下——看来我们跟祖师还是没法比，呵呵，没有拄杖不能打人——打了神会三下，也不知道是打头打肩还是打屁股，一点都不爱护我们祖国的花花草草。然后六祖大师就问了：我打你，你觉得是痛还是不痛啊？

对曰：亦痛亦不痛。神会小朋友的嘴巴还很倔，他就回答说：也痛，也不痛。这是要气死人的节奏哦，（众笑）如果不是六祖，一般人还真搞不掂他。不过神会的这个回答也不完全是在斗嘴，里面也有他对“法”的一点理解在，虽然是错解，但是大家得空不妨一参，看看错在哪里？看看你们能不能发现？

师曰：吾亦见亦不见。六祖大师就顺势而为地回答说：你既然是“亦痛亦不痛”，那么我就是“亦见亦不见”了。所谓“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大家要留意这里面六祖大师是怎样解套和顺势引导神会的，这个直指和抓住思维破绽的智慧真是太犀利了。

神会问：如何是亦见亦不见？神会就问了：什么是“亦见亦不见”呢？这个问题一出来，就说明神会的思维已经被六祖大师给带着走了，毕竟年纪小，还是“菜鸟”，不是祖师一个级别的。



师云：吾之所见，常见自心过愆，不见他人是非好恶，是以亦见亦不见。汝言亦痛亦不痛，如何？汝若不痛，同其木石。若痛，则同凡夫，即起恚恨。汝向前见不见，是二边。痛不痛，是生灭。汝自性且不见，敢尔弄人？神会礼拜悔谢。看来六祖大师对这个神会小沙弥还是很看重的，否则祖师根本就不会和他啰嗦那么多，更不会严厉呵斥他。六祖大师说：我所谓的“见”，是常见自己内心的过错和毛病，不见他人的是非和好恶，所以我说“亦见亦不见”。而你说自己“亦痛亦不痛”，那是什么意思？你如果觉得不痛，那么你就和木头石头没什么区别；你如果觉得痛，那么你就同于凡夫，你应该立刻就会生起嗔恚之心。你之前所问的“见或不见”，这个问题本身就落于二元的两边；而你回答的“痛与不痛”，这个答案更是完全堕入了生灭的妄见。你自己的本性，自己都尚且不见不知，你怎么敢就这样轻狂地去戏弄他人？！

六祖大师一发火，神会小朋友就吓坏了，他知道祖师名不虚传看穿了他的小把戏，所以他立刻就向六祖大师顶礼求忏悔。

师又曰：汝若心迷不见，问善知识觅路。汝若心悟，即自见性，依法修行。汝自迷不见自心，却来问吾见与不见。吾见自知，岂代汝迷？汝若自见，亦不代吾迷。何不自知自见，乃问吾见与不见？神会再礼百余拜，求谢过愆。服勤给侍，不离左右。六祖大师很显然没打算轻易放过这个小家伙，他就继续呵斥道：你如果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的内心迷惑不见自性，那么你就应该去寻找善知识询问道路；你如果已经内心明悟，见到了自己的本性，那么你好好依法修行即可，根本就不用再来询问了。你现在自己迷惑重重，自己的心在哪里都不晓得，却来问我“见与不见”，你是想找抽吗——当然这句话是我加的。（众笑）

六祖大师就继续说：我自见本性，“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但却不能代替你的迷；你如果自见本性也是一样的，你也不能代替我的迷。所以你应该关注的是自己能不能“自知自见”，能不能自己开悟，而不是去关注别人，去问我“见与不见”？明白了吗？六祖大师在这里讲的，其实是一切修行的核心要点，在还没有开悟、没有明心、没有实证解脱的时候，我们的修行是朝向自己，还是朝向别人？是朝向内在，还是朝向外在？这是一切修行最终能否取得无上成就的最关键点，也是一切解脱和轮回的分水岭，一念之差，结果迥别。

所以神会一听——他实在是太聪明了，而且他是一种正向的聪明，他知道六祖大师是真的在关心他，是真的在为他好——所以他一听之下就很惭愧地向六祖大师磕头求忏悔，而没有继续狡辩，他足足顶礼了有一百多下，可见其心之诚。然后神会小沙弥从此以后就“赖”在了六祖大师的身边，鞍前马后的，很殷勤地服侍祖师，“不离左右”，谁赶也不走，打死也不走！呵呵，其实六祖大师应该也很喜欢这个聪明伶俐的小沙弥，小孩子穿上僧衣总是显得萌萌的，很可爱，谁见谁喜欢，这点相信上过网的人都知道。

一日，师告众曰：吾有一物，无头无尾，无名无字，无背无面，诸人还识否？这是讲，不知道是过了多少年，也不知道是哪一天，六祖大师突然有一次就对大众开示说：我有一个东西，没有头尾，没有名字，没有前后，你们大家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吗？这就是传说中的禅宗的“机锋”了。六祖大师的本意是想考考大家，没曾想神会禅师沉不住气，他一下子就跳了出来。

神会出曰：是诸佛之本源，神会之佛性。神会的反应实在是太快了，这个优点现在却变成了缺点，他不加思索地就站出来说：这个东西就是诸佛的本源，也就是神会的佛性。说完他可能还瞥了师兄弟们一眼，有点沾沾自喜的。

师曰：向汝道无名无字，汝便唤作本源佛性。汝向去有把茆盖头，也只成个知解宗徒。没曾想六祖大师摇头叹息，当头就给了他一棒：我明明已经讲了，这个东西无名无字，你却马上就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做“本源佛性”，真实没救了；你以后虽然也能有自己的成就，也能有自己的道场，但是如果你不改掉这个毛病的话，那么你终究也只能成为一个“知解宗徒”，只能表面上解得文字义理，却不能得到真正的证悟！这就是六祖大师对神会禅师的一个阶段性印证，也是六祖大师对神会禅师的锤炼，因为六祖大师这种“法不轻许”的严厉，所以后来神会禅师才能取得那么大的成就，成为了一代宗师，这里面是有很大因果的。

下面，祖师灭后，会入京洛，大弘曹溪顿教。著显宗记，盛行于世。是谓荷泽禅师。这是讲，等六祖大师示现圆寂，入灭之后，神会禅师就离开了曹溪，弘法于北方的京洛一带，大振禅宗顿教宗风。当时北方盛行的是以神秀大师为主的“渐修”一脉，知道吧？不是顿悟顿修的宗旨，是“渐修”一脉。所以神会禅师能在那里打开局面，并用几十年坚忍不懈的努力，冒着诬告、诽谤和生命危险，最终由朝廷确立了六祖大师为禅宗嫡系正统的地位，那是何等的不容易啊！其中的艰难困苦，我用脚趾头想都能想得出来。

所以，我们应该向神会禅师致敬！我们应该向无数为法忘躯，为守护我们众生的法身慧命而付出无尽心血的前辈大德致敬！

神会禅师后来还写了一篇文章叫做《显宗记》，顾名思义，这是一篇开显禅宗顿悟宗旨的文章，据说“洛阳纸贵”，在当时广为流传，“盛行于世”，很多人就是由此了解并喜欢上禅宗的。这篇文章的具体内容，大家可以去百度查看，这里我们就不多说了。那么，神会禅师在八十七岁的时候，唐皇唐肃宗有感于禅师的德望，就下令由国家敕建了一座荷泽寺，取“荷担如来家业，泽被苍生”之意，专门

供养神会禅师居住，所以禅师后来又被称为“荷泽神会禅师”，原因就在这里。

那么，今天的讲经时间到，第七品就快要讲完了。还是那句老话，“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我们下节课精彩继续。阿弥陀佛。

## 六祖不会佛法

今天是我们《坛经》的第三十讲，上节课我们讲完了神会禅师，这个第七品就快要圆满了。那么请大家翻到经文，翻到“神会禅师”的结尾，下面这一节是个小品，在有的《坛经》版本里，这一节有时候是没有的，编辑者把它取消了。

这一节出现在“机缘品”里，联系上下文来看的确是有点怪，它好像纯粹就是在斗嘴斗机锋，也没有什么特别深奥的内容，六祖大师接引面对的这个师父好像也没什么精彩出奇的，连名字都没留下。所以有的《坛经》版本就把这一小节给删除了，可能是后来再次编辑的人觉得这段内容可有可无，不上不下的，有点多余。

但实际上这一小节内容是很有深意的，最早编辑整理《坛经》的法海禅师，他特意把这一小节内容放在“机缘品”里，那是有很隐晦的“潜台词”的。依师父的个人浅见，以我个人的一点粗浅理解——大家只要结合六祖大师当时的历史和现实背景来思考，那就会有一个比较贴切的理解了。

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以前讲过的，六祖大师当初正式出山，以禅宗祖师的身份开始接众弘法的时候，很多人其实对他是既好奇又轻视的，有信心的，没信心的，鄙视六祖大师没文化的，敬畏他的祖师身份的，仰慕他的大智大慧的，还有很多是想试探和挑战祖师的……各种各样的心态，什么都有！可以理解。当时正是六祖大师的师兄神秀禅师给武则天做国师，影响遍及天下的时候，正是禅宗的所谓“渐修”一派，“渐修”的知见流行、影响天下的时候，在这个背景下六祖大师的弘法工作有多难做，我们大致是可以想象得出来的。

在本品“机缘品”里记载的，大多是正面的、接引成功的案例，但是那些没有成功的呢？那些没有记载的，想来找六祖大师惹事的，发心和动机不纯的案例，应该也会有很多很多，只不过当时没办法全部记载，也没有必要记载太多而已。所以这里才留下了这么一小节内容，这个小小的公案虽然很不起眼，但是“窥一斑而知全豹”，它让我们对当年的历史阴暗面可以有那么浮光掠影的一瞥，可以有所了解，以为纪念——这个也许就是法海禅师特意留下这一小节内容的一个原因。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

一僧问师曰：黄梅意旨，甚么人得？看到了吧？这是很明显的“明知故问”了，天下人都知道五祖大师把衣钵传承给了六祖大师，禅宗的心髓法要尽在六祖大师这里，但是现在这位不知道叫什么名字的出家人却问：黄梅所代表的禅宗义趣和宗旨，被什么人得到了？

这其实是很无理、很鲁莽的一个问题，天底下就是有这样无聊无趣的人，不找茬心里不爽的人！如果没有信心，没有对祖师的正见，那么你远离就好了嘛，对不对？根本就没有必要去挑战祖师。这个其实是很损福的一种行为，因为你的心态不对，你的心态不是“为法而来”，而是为了找碴，那当然就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

下面，师云：会佛法人得。六祖大师在这里只是轻描淡写地回了他一句：会佛法的人得到了。像这种言简意赅的回答，真是妙哉！其含义无穷，“潜台词”无穷，随便你们怎么理解都可以。

僧云：和尚还得否？呵呵，这位出家师父真不是个省油的灯！他居然继续挑衅六祖说：请问和尚您得到“黄梅的意旨”，也就是得到“禅宗的心法”了吗？呵呵，赤裸裸地挑战。像这种完全没有信心、完全没有分寸的人，一旦确定，那根本就没有必要再继续交流下去了。这个不是祖师不慈悲，而是这个人还没有做好准备，他的心灵状

态完全是自大、淤堵的，这时祖师就算说再多也没什么用，所以只能暂时放手、随缘，等待以后再说。

但是像这种“等待”，说老实话，其实对祖师来说一点损失都没有，损失的只是那个当面错过的笨蛋！

下面，师云：我不会佛法。六祖大师的这个回答很绝，他老人家说：我不会佛法！在你们听来，这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其实已经是在下“逐客令”了，你既然对祖师没信心，那么就没有必要再谈下去了，对没有信心的人来说，祖师就算是“会佛法”那也等于是“不会”的，了解吗？所以谈话到此结束，实在是没有什么可谈的。当然，六祖大师在这里说的“不会佛法”，这句话里也许还隐含有“无智亦无得”的奥义，有一种“破执”的机锋。但是很显然，这位师父没有听懂，他在自讨没趣，尴尬离去之后，从此就消失在了人海，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中，再也没有任何人记得他，很可惜！

其实像这种类似的人，我们做法师的也算是经常会碰到，时不时就会有一些人想来和师父斗斗机锋，说一些很玄妙的、看上去比开悟还开悟的话，要不就是故意提一些很深奥的、七拐八绕的问题，不是他这个水平该提的问题，想来考验考验师父的水平。对付这种人，我们师父一般只回答两个字——特别是像大虚法师脾气那么臭的人，一般只回答两个字：“不懂！”所以你们要注意了，你们以后要知道，如果你们再去请教某某法师，再去请教师父问题，如果这个师父给你的回答是“不懂”，那么你们就要回过头反省一下自己了，要不是你的状态有问题，要不就是你的问题本身有问题！当然，也很有可能是师父确实不懂，那就没辙了，这点大家要了解。

## 六祖的塑像

下面，师一日欲濯所授之衣，而无美泉。因至寺后五里许，见山林郁茂，瑞气盘旋。师振锡卓地，泉应手而出，积以为池。乃跪膝浣衣石上。这是讲，六祖大师有一天突然就想要洗涤一下五祖传给他的那件表法的祖衣，但是在寺院附近却没有找到比较合适的比较好的泉水，这个六祖大师还挺讲究。

于是祖师就往寺院的后边去找，他往深山里走了足足有五里多路，来到一个地方，发现“山林郁茂，瑞气盘旋”，这个地方不仅植被特别茂盛，这个草木的颜色还特别的碧绿清新，而且还有一种隐隐的让人觉得特别舒服安定的磁场和气息。当然六祖大师那时候还没有“磁场”这个词，他用的是“瑞气”，看来我们的六祖大师也是懂得“望气”之人，很多祖师悟道之后都是这样的，“一通就百通”，一个地方的风水好不好，是不是对修行有利，是不是福地，祖师往往看一眼就晓得了。

这时六祖大师就干了一件事，他拿着锡杖——锡杖，知道吧？——锡杖就这么一振，然后就用力往地上这么一戳，诶？奇了！这个地下居然就立刻开始往上冒水，一道清泉“应手而出”！这个的确是有点神奇，这应该是六祖大师这辈子示现的为数不多、屈指可数的“神迹”之一，在古代那是很吓人的，就算在现代那也没几个大德能随便做到了。这里面涉及到的这个道理实在是微妙、很复杂，说多了就有“怪力乱神”之嫌，而且跟我们禅宗的主旨也没有什么太大关系，所以本经在这里只是一笔带过，我们也就不多说了。

接下来六祖大师就要开始洗衣服了，因为那道清泉喷出来的水量很大，而且流到低洼处形成了一个池子，于是六祖大师就跪蹲在池



边的石头上，把法衣给仔细洗了一遍。这件法衣也不知道是不是有上千年没洗了？呵呵，这样一想，感觉还挺恶搞的，罪过罪过！

在有的《坛经》版本里，下面经文中提到的“蜀僧方辩”，一个叫做“方辩”的我们四川来的出家人，他其实是在六祖大师洗衣服的时候突然出现的，也不知道他是在什么情况下、他是怎么找到祖师的。但是在我们这个版本里，方辩的出现，跟六祖大师洗法衣这段经文，好像并没有什么很明显的上下文衔接关系，对不对？这种变动，让六祖大师洗法衣的经文显得有点突兀，有点不自然，不知道在这个“机缘品”里面算怎么回事？不过我们也管不了太多啦，我们还是继续往下看经文算了。

下面，有蜀僧方辩谒师。师曰：上人攻何事业？这是讲，有蜀地来的一位出家人叫方辩的，他前来拜见六祖大师。六祖大师就问他说：请问上人你是做什么的呀？六祖大师在这里称呼方辩为“上人”，这是一个很高规格的称呼，看来方辩的修行应该很不错，是个有来历的人，否则六祖大师不会对他这么客气。我们看完整部《坛经》，好像六祖大师从来没有称呼别人为“上人”过，对不对？一般只是很客气地称呼为“善知识”，就很不错了。

曰：善塑。方辩禅师就回答说：我最擅长的，就是替人塑像。

师正色曰：汝试塑看。于是六祖大师就很认真地对方辩说：你不妨试着帮我塑个像看看？

辩罔措。过数日，塑就真相，可高七寸，曲尽其妙。这是讲，方辩禅师一听就有点蒙了，他不知道祖师有什么用意，但是他还是老实地听招呼，花了几天的时间，很用心地就帮六祖大师塑了一个像。这个塑像完全就是按照六祖大师的样貌塑造的，不大，大概高度只有七寸左右，但是手艺很好，塑得惟妙惟肖的，跟真人一模一样。

这个塑像现在不知道在哪里？唉，又起贪心了！如果能流传到现代的话，那绝对是“国宝级”的文物，不得了。但就是这样一个作品，六祖大师却有点不以为然，不太满意的样子。

师笑曰：汝善塑性，不解佛性。即为摩顶授记：永与人天为福田。仍以衣酬之。六祖大师就笑着对方辩禅师说：你真的是很会塑像，不过你只了解塑像的特性，却不太了解自己的佛性。话虽如此，但是六祖大师还是很看好、很器重方辩禅师的，他当下就为方辩摩顶加持，并且授记说：你将永远都是人天的福田！换言之，方辩禅师生生世世都会成为一个出家人，以僧宝的身份广利人天，做一切众生的福田。这也许是方辩禅师曾经发过的菩提大愿，难怪六祖大师在前面会尊称他为“上人”，原来道理在这里。

然后六祖大师就把那件代表禅宗祖师地位的法衣给了方辩禅师，居然给了方辩禅师，让他来处理。看来六祖大师是在很早以前就有心思要把这个衣钵给妥善安置了，他老人家是已经下定了决心不想再往下留传。因为六祖大师为了这套衣钵啊，大家都知道的，祖师足足被人追杀了很多年，到处颠沛流离，不得安生，其中的苦楚只有他自己才“冷暖自知”，所以六祖大师不希望后人重蹈覆辙的那个心是可以理解的，而且禅宗心法已经逐渐弘传天下，祖师级的传人众多，实在是没有必要再单传什么衣钵了。因此六祖大师选择在这个时候把法衣交托给方辩，那实在只是顺势随缘，是有他老人家的长远考虑的。

下面，辩取衣分为三，一披塑像，一自留，一用棕裹瘞地中。誓曰：后得此衣，乃吾出世，住持于此，重建殿宇。宋嘉佑八年，有僧惟先，修殿掘地，得衣如新。像在高泉寺，祈祷辄应。方辩禅师对这个法衣的处理很有意思，他没有像一般人那样诚惶诚恐地把这个法衣供着，而是胆大包天地把法衣给裁剪分成了三份，一份披在六祖大师的塑像上，一份自己留着，剩下的一份他就用粽叶紧紧包裹着、密

封着，然后秘密地埋藏在了某个地方的地底下。然后方辩还非常郑重地立誓说：在后世挖到这一件法衣的人，那就是我的转世再来，我将在此地重建殿堂庙宇，住持弘化一方。

后来果不其然，在宋朝的嘉佑八年，时隔数百年，有一位叫做“惟先”的出家人，就在方辩禅师埋藏法衣的地方修建寺院，然后在挖地的时候就把法衣给挖出来了，发现法衣居然还像是新的一样，说明这位惟先法师应该就是方辩禅师的转世了。所谓“重誓不虚，乘愿再来”，这个菩萨的愿力就是这样的不可思议。

那么最后，本经的编者还交待了一下六祖大师那尊塑像的下落，是在一个叫做“高泉寺”的道场供奉着，据说非常的灵验，只要有人诚心祈祷，那么往往就会“有求必应”。这个高泉寺和这尊塑像现在不知道还在不在，还找不找得到？很多宝贝都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中，也许早就已经“尘归尘、土归土”了，这个也是无常的道理，不可违背。

# 卧轮禅师的伎俩

下面，有僧举卧轮禅师偈云：

卧轮有伎俩，能断百思想。  
对境心不起，菩提日日长。

这是我们禅宗历史上很著名的一个公案，卧轮禅师因此而名留青史，只不过他是作为“反面教材”而留名的，给祖师做了陪衬。这个卧轮禅师，我在网上查了一下，基本上没有留下什么资料，不知道他是哪里人，是什么出身，一切都是空白。如果不是因为六祖大师的这部《坛经》，我估计他早就被人遗忘到爪哇国去了。

但是卧轮禅师在当时应该还算是挺有名的，他是以禅定功夫很深而出名。他曾写了一首偈子来表达自己的境界，表达自己的所悟，这首偈子流传甚广，很多人都把它作为自己修行的指南和圭臬，以为禅修就该如此，佛法就是如此——这个错解可是误导了不少人。这种误导，这种错解，至今犹存。

那么这回就有一个师父，他也拿卧轮禅师的这首偈子来请教六祖大师，所谓“卧轮有伎俩，能断百思想”，什么意思？我卧轮还是挺有功夫、挺有办法的，我能够断除、切断所有的起心动念、所有的思想，让自己的心彻底平静；“对境心不起，菩提日日长”，我在面对一切境界的时候，不管是苦是乐，是善是恶，我都能够做到心无动乱，心里不起一个念头，所以我的菩提智慧天天都在增长，每时每刻我都在进步中。

卧轮禅师的这个境界，咋一听、咋一看好像还挺不错的，应该是很多人心向往之的境界。因为一般错解佛说、错解“无念”的人，往

往都会这么认为，都会认可他这个见地。很多人以为“一念不生”的境界，所谓“一念不生”的境界，也就是“无念”的境界，那就是一个念头都没有，他们以为心里能做到一个念头都不起的人，那才是好功夫，才是真功夫。其实这个是典型的“依文解义，三世佛冤”，这些人也不想想，如果我们佛法的修行是这样子的，是这样的话，那这个“一念不生”的境界，和死人又有什么区别？死人也是“一念不生”的呀，土木金石也是“一念不生”的，如果我们修行修了半天，却修成了一个“死人”，修成了一块“石头”，那难道不是很奇怪的一件事吗？那难道是佛法追寻的、追求的目标吗？那难道就是涅槃解脱吗？

所以正确的理解，真正的“无念”，并不是像一般人所想象的，必须要“一念不生”才叫做“无念”，那其实是“压念不起”，是一种有为的功夫，是刻意的造作，非但不能成就无上佛道，成个“死人”那倒是很有可能。了解师父说的意思吗？这种偏差的见地和修行，说实话，跟外道的“无想定”很类似，但是跟真正的佛法那就挨不上什么边了。所以什么叫“无念”？我们佛法所定义的“无念”，其实是“正起念时，亦不见有念可起，是名无念”，不是说离开了念头、完全没有念头才叫做“无念”，不要搞错了！我们念念生灭的当下，其实就是念念无生，念念无灭，我们念念本来就是“无所住”、“无能执”的，我们的每个起心动念，从本以来，“起同不起”，如同空花，那本来就是“无念”！听得明白吗？

这个空性的“无念”的真相，一般人是很难搞清楚、很难觉察到的，尤其是那些喜欢把念头当真，习惯于把念头认同为“我”的人——这类人往往被自己的念头所苦，所以他们在修行上很自然地就会走入另一个极端，他们认为只要把念头切断，只要做到“一念不生”，那就可以解脱，就可以不再受苦。这其实是一种很肤浅的逻辑

思维，没有深想细想，没有正见，在这种邪思维指导下的修行，那当然就会越修离道越远，越修越错而不自知。

所以六祖大师一听，他老人家立刻就知道卧轮禅师的知见错了，大错特错，他的修行已经走入了死胡同。

师闻之曰：此偈未明心地，若依而行之，是加系缚。因示一偈曰：

惠能没伎俩，不断百思想。  
对境心数起，菩提作么长。

这是六祖大师的慈悲，他想要挽救卧轮禅师和被卧轮禅师误导的人，所以六祖大师才直言不讳，毫不客气地就批斥说：这首偈子“未明心地”，写这首偈子的人还没有明心见性，还没有真正了悟自己的本性，还差得远了！如果你们依照这首偈子去修行的话，那就是在自找麻烦，自己给自己增加捆绑。我们的人生本来就已经有很多很多的烦恼、很多很多的束缚了，现在这些烦恼束缚还没解决，我们却信错了邪见，跟错了邪师，那岂不是“苦上加苦”、“坏上加坏”，倒霉透了吗？

这个境界，卧轮禅师的这个境界，说实话还真比不上神秀禅师的“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神秀禅师的这个境界至少还是“活”的，不像卧轮禅师已经是死人一个，死水一潭，他死气沉沉已经很久了。

因此六祖大师才针对性的也做了一首偈子，所谓“惠能没伎俩，不断百思想”，我惠能没有什么伎俩和功夫，我从来就不去刻意地断除我的思想和念头，因为此心本来就是空的，起心就是不起心，动念就是不动念，本来就是无所得、无所住的。

所谓“对境心数起，菩提作么长”，在面对内外一切境界的时候，我的心自然就会生起种种的思想和念头——这个实际上是心的一种“妙用”来的，是“本具”的功能，如果我的心不能再生起念头，那就说明这颗心已经“死”了，一颗“死掉的心”还能给人说法，还能广利人天吗？很显然不可能！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修行者应该要“善用其心”才对，不是“不用”，更不是“妄用”，要学会发起一切善念善愿而无所住著，这就是佛法区别于凡夫和外道的地方，既不同于凡夫的颠倒，也不同于外道的无明。

这时再来看什么“菩提日日长”，那就是很滑稽的戏论了。我们的这个菩提自性、般若智慧，它本来就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的，所谓“在圣不增，在凡不减”，你修成佛了它也没有增多，你堕地狱了它也没有减少，所以卧轮禅师说什么“日日长”，把菩提自性当成了一种可以“越修越多”的生灭法，这个知见真的就是错太远了。

在古时候，曾经有人问一位大禅师：开悟之后是怎样的呢？禅师就回答说：也不增一分。这个人又问了：那还没有开悟之前呢？禅师就回答说：也不减一分。所以这个不增不减的东西哪有什么“长不长”的呢？因此六祖大师才故意反问说，“菩提作么长”，道理就在这里。

六祖大师的这首偈子，后来也不晓得有没有传到卧轮禅师那里，传到之后卧轮禅师有没有听取和反省呢？那更是不晓得了！无论怎样，一切都是机缘，一切都是各人的福慧因果。如果我们众生的根机不行，那么就算让我们天天都碰到祖师，天天都碰到无比殊胜的大善知识的“因缘”，那个顿悟顿超的圣果也是不可能成就的。所以必须要有“机”有“缘”，“机缘”缺一不可，否则就算是佛陀和祖师，

也只能慨叹“不度无缘之人”——那实际上完全就是我们众生的责任，是我们还没有准备好，不能怪佛陀和祖师，这点大家要了解。

那么，第七品“机缘品”到此圆满，今天的讲经时间也差不多到了，比较短一点。下节课我们要进入的是本经的第八品“顿渐品”，还是那句老话，“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我们下节课精彩继续。阿弥陀佛。



# 顿渐品第八

## 南能北秀论短长

今天是我们《坛经》的第三十一讲，上节课我们已经讲完了第七品，现在我们要正式进入本经的第八品“顿渐品”，请大家翻开经文。

这个“顿渐品”，顾名思义，讲的是禅宗的“顿悟”和通途的“渐修”——这两种不同的修法，在知见和行持上的差别、要义；还记载了因为“顿渐”的知见不同，而引发的一系列故事。这些都是关于历史的真实记录，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

时，祖师居曹溪宝林，神秀大师在荆南玉泉寺。于时两宗盛化，人皆称南能北秀。故有南北二宗，顿渐之分，而学者莫知宗趣。这是讲，在当时，六祖大师是常住在韶关曹溪的宝林寺，而神秀大师则常住在湖北荆南的玉泉寺，这两个人分别代表了禅宗修行的两个方向，天下的佛弟子则把他们并称为“南能北秀”——不是什么“东邪西毒”呵——“南能北秀”，都视之为“一代宗师”。

禅宗也由此被划分为了“南北二宗”，南宗的六祖提倡“顿悟”，北宗的神秀则提倡“渐修”，这个“顿渐之分”，就让天下修习佛法的初学者搞不清对错了，“莫知宗趣”——本来好好的禅宗，本来宗旨义趣很明确的禅宗，它的“本来面目”就这样被所谓的“南北顿渐之分”搞得越来越模糊了。

在这点上，这个北宗的某些门下弟子，他们为了维护师门，为了维护个人的名利，而不惜扭曲贬低南宗的法义，甚至不择手段地想要攻击、杀害六祖，他们可以说是犯下了“谤法害祖”的大过失，时间

已经证明了他们的大错特错，这些人已经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永世不得翻身！这点大家稍微了解一下就好。

按照当年的实际情况，神秀大师这一脉的各种优势其实是远超六祖的，他们根本就没有必要去“枉做小人”——知道这意思吗——根本就没有必要去“枉做小人”，去拆六祖大师的台。在当时，从五祖大师会下出来的几位大德，除了得到禅宗衣钵的六祖大师之外，其中最有名、成就最高的就是这位神秀大师。神秀大师相比于六祖，他除了没有明心见性，没有得到衣钵外，在其它方面，他几乎样样都要超越六祖，那个两人之间的差距可不是一星半点。单说相貌，神秀大师的相貌就比六祖大师强多了，他长得非常的庄严，唐玄宗时期著名的宰相张说曾经亲自给他写碑文，说神秀大师“身長八尺，秀眉大耳，应王伯之象，合圣贤之度”；而六祖大师呢，我们都知道的，他老人家起于微末，出身于最底层，天天风吹日晒的，以打柴为生，那个形象和气质当然不可能好到哪里去。

再说学问，神秀大师曾被誉为“两京法主，三帝国师”，什么概念？“两京法主，三帝国师”，曾经贵为“帝王之师”，那个学问还能差到哪里去？而六祖大师众所周知的，他自己也承认的，他没有读过书，没有文化，打小就不识字，是个典型的文盲！那么再说福报和名气，再来比较一下福报和名气，在长安洛阳一带，在当时不知道有多少王公大臣见了神秀大师都要行弟子礼，不知道有多少人争先恐后地都想要拜入神秀大师的门下，就连武则天也非常的礼敬神秀大师，她曾经把大师迎请入宫，亲自顶礼供奉，表示对三宝的恭敬——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能得到一代女皇的虔诚顶礼，这可不是一件开玩笑的事，可见神秀大师的威德和修行！而且神秀大师的寿命还很长，他活了足足有一百零一岁，辈分极高，在他门下依止的出家师父有很多都是各大寺院的住持，所以神秀大师的影响力是很吓人的，在当时的佛教界，若论声势之显赫，威福之广大，可谓无人能出其右。

曾经有一篇文章记载说，就算神秀大师是应皇帝的“诏请而来”，就算是皇帝要见他，那神秀大师也是不拜的，而且他还是盘腿坐在高座上，就这样被人抬着上殿的，“趺坐覲君”，他不但坐着不动，而且皇帝见到他还得恭恭敬敬地合掌稽首，行弟子礼。所以你们看，神秀大师那是多大的福德啊，他绝对也不是什么普通人！在有唐一代，还真没有几个大德能有这个待遇、这个气势的。

那么相比之下，我们的六祖大师就寒碜多了，虽然在五祖大师那里得到了衣钵传承，得到了禅宗的祖师位，得到了心法，但是十余年来六祖大师东躲西藏的，不断被那些恶人追逐妨害，后来出世说法，也仅仅是局限于岭南一带，地域影响范围比较狭小。在唐朝的时候，这个岭南地区还被视为是蛮荒之地的，在中原人、在有文化的人眼里，那就是一个落后的、民智还没有开化的地方，所以六祖大师一直被看不起他的人戏称为“獠獠”、“南蛮”，备受讥讽。六祖大师在弘法接众之后，虽然他得到了当地官僚士绅的一致拥护，但是那个场面和神秀大师相比，那就差得太远了，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的。

不过很奇妙的是，才不过短短的几十年的时间，才区区几十年，六祖大师弘扬的这个禅宗正法、顿教宗旨，就已经根深叶茂，已经普及遍行于天下；而神秀大师的北宗法统，却没有经得起时间的检验，他的法脉就这样悄无声息的逐渐消失，湮灭在了历史的滚滚洪流中。这是为什么？其实这是历史的选择，是众生的选择，也是正法的力量，更是因缘大势所趋。说白了这个道理很简单，其实就是因为六祖大师的法要比神秀大师的好，要比神秀大师的妙，而且要好得多妙得多，直指心源，简洁明快，那谁不喜欢啊？那时的人根器也非常好，所以一听之下往往就能够有正确的了悟，就能入心，因此都能够至诚信受，乐意躬行。

我们看《坛经》的记载，所谓“南能北秀，顿渐之分”，这个其实是两位大德下面的某些弟子在搞对立，在妄分别，两位大德本身对彼此还是有一个很清晰明确的认知的，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

师谓众曰：法本一宗，人有南北。法即一种，见有迟疾。何名顿渐？法无顿渐，人有利钝，故名顿渐。六祖大师是站在“法”的究竟了义的角度，他对这个所谓的“顿渐”是有很明确开示的。他有一天就专门针对这个问题对大家说：我们禅宗本来就只有一法，只有一宗，人虽然有南北，但是禅宗并没有南北；禅宗的法只有一种，不二法门当然只有一种，但是对这个法的领悟和见地却有快有慢，有速度的不同。那些真正明白的人就会知道禅宗的这个“顿渐之分”是怎么回事了，其实禅宗的心法里面根本就没有什么“顿”和“渐”的，那只不过是因为人的根器有高有低、有优有劣，有的比较快利，有的比较迟钝，所以他们对法的领悟和诠释才会呈现出不同的境界，因此才会有“顿渐”的分别。

按照六祖大师的开示，这个“顿渐之分”的说法，充其量只能算是“方便说”，但不可以当做“真实说”，这点大家要了解。

然秀之徒众，往往讥南宗祖师不识字，有何所长？秀曰：他得无师之智，深悟上乘，吾不如也。且吾师五祖，亲传衣法，岂徒然哉！吾恨不能远去亲近，虚受国恩。汝等诸人，毋滞于此，可往曹溪参决。这是讲，神秀大师这边的众多徒弟，他们对六祖大师基本上都是很不服气的，他们往往讥讽六祖大师“不识字”，是个文盲，他怎么可能比我们的师父还厉害呢？他怎么可能比我们还厉害呢？他有什么了不起的……等等。这种思维状态已经是凡夫的颠倒见，已经不是修行人“依法而起”的正念正思维了！

幸好他们的师父还算清醒，那神秀大师有一天就对他的徒弟们说：六祖大师得“无师之智”，他的智慧是“无师自通”、“无师自

悟”的，他深深地了悟最上乘的佛法，这是我远远比不上的。而且我的师父五祖弘忍大师，亲自把衣钵和心法都传给了他，这哪里会是偶然、会是乱来的呢？我恨不能现在就过去亲近六祖大师，去向他请法，奈何顾忌多多，真是“虚受国恩”，白白受了国家的供养啊！你们这些家伙，完全没有必要停留在这边，一天到晚胡乱骂人，那还不如直接前往曹溪去参访六祖，去咨决你们心中的疑问算了。这是神秀大师的话。

从这段话来看，神秀大师的心量其实还是挺宽广的，没有这样的心量，就不会有那样的福报。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讲，神秀大师还是有点要面子，他还是有点“自我”没有突破，否则解脱事大，相比之下个人的面子，说得不好听算个屁啊！如果真确定六祖大师是开悟的，真确定六祖大师是传承祖师，有真正的禅宗心法，那还不赶紧过去请教，更待何时？如果神秀大师能够彻底放下自己的面子，彻底放下身段，那他说不定早就和六祖大师一样大彻大悟了，我们的禅宗史上也必然会因此而增添一段佳话。对不对？很可惜！

很可惜，神秀大师并没有这么做，他反而选择了一个很奇怪的做法，这真是很奇葩的一个选择，我们可以从中看出神秀大师的性格弱点，或者说是“心灵的局限”，这点大家要留意。

## 盗法的人

下面，一日，命门人志诚曰：汝聪明多智，可为吾到曹溪听法。若有所闻，尽心记取，还为吾说。这是讲，神秀大师有一天就突发奇想，他就命令他很器重的一个徒弟叫做“志诚”的——志诚法师——神秀大师就对他说：你一贯聪明又多智，你可以为我去曹溪六祖大师那里听法，如果你有听到什么与众不同的妙法，希望你能够尽心尽力的全记下来，然后回来再告诉我。

呵呵，没想到，我们的神秀大师原来还会玩“无间道”。他自己过不了自己那一关，他内心其实是很抹不开面子，是不想去见六祖大师的，但是他又很想知道六祖大师到底在讲什么，他毕竟还是一个修行人，所以他当然想听听看六祖大师的开示会不会对他有帮助——这个心理非常的微妙而复杂。他不晓得就凭他的这个心理，他就算听再多的开示那也没什么用，这个自我自尊放不下，就是不行！

志诚禀命至曹溪，随众参请，不言来处。于是志诚法师就遵命来到了曹溪宝林，挂单之后，他就随众一起上殿、吃饭、干活，一起去听六祖大师讲开示，但是他闷声不响的，没有告诉任何人他是从哪里来的。他本来想“悄悄地来，悄悄地去”，然后“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但是没曾想，才第一次随众去见六祖，混在人群里的他就被祖师给发现、逮出来了。

时，祖师告众曰：今有盗法之人，潜在此会。当时，六祖大师突然就对大众宣布说：今天有一个想要盗法的人，现在正潜伏在法会之中。按照古时候的规矩，在听法求法之前一定要先去礼拜师父，这是基本的礼节，没有拜师，没有说一声，就想偷偷地跑来听法，那就叫做“盗法”。当然现在规矩不一样了，这个公开讲课那谁都可以来，

所以你们诸位不用担心自己有“盗法”。我们可以稍微想象一下，如果换了是你，假如你是志诚法师的话，那么你听到六祖大师的这个话，你会怎么想？你会害怕躲藏，还是会坦然承认？

志诚即出礼拜，具陈其事。这个志诚法师很聪明，他一听就知道祖师名不虚传，一定有“心通”，祖师肯定是发现他了，所以他很干脆地就站出来向祖师顶礼，并且向祖师交代了他来这里的缘由，说我是从玉泉寺神秀大师那里来的。

师曰：汝从玉泉来，应是细作。这个六祖大师也很有意思，他居然吓唬志诚法师说：你从玉泉寺来，那么你就是奸细了！呵呵，六祖又不是在打仗，也不是两军对垒，他却说什么“细作”，这哪挨得上啊？很明显六祖大师是在拿志诚法师开玩笑、找乐。

对曰：不是！志诚法师马上就否定说了：我不是奸细！这个当然是要毫不犹豫地否定的。

师曰：何得不是？六祖大师就继续调侃志诚法师，他说：你凭什么说自己不是奸细啊？

对曰：未说即是，说了不是。志诚法师的确很聪明，他的反应很快，他立刻就回答六祖说：我如果隐瞒了不说那就是奸细，但是现在我已经坦诚交代，那就不是了。这个话一出口，六祖大师也就不为己甚，一笑而过，不再拿志诚法师开涮了。那么六祖大师在下面顺势一转，他就切入另外一个话题。

师曰：汝师若为示众？六祖大师就问志诚法师：你的师父平常是怎么开示大众修行的呢？

对曰：常指诲大众，住心观净，长坐不卧。志诚法师就回答说：我的师父神秀大师经常就指示和教诲大家，要好好地向内去“住心观



净”，也就是让心固定安住于一处，让心的注意力集中在一个点上，这样就能看住、压住自己的起心动念，就能让这颗心时刻保持一种貌似很宁静、很清净的状态。所以神秀大师他大力提倡的修行方法，是一种叫做“不倒单”的苦行，又叫做“长坐不卧”，他认为必须要很精进地去打坐，去观心，甚至觉都不睡，只有这样“时时勤拂拭”（还记得吗），去训练自己这颗习惯于躁动、妄动的心，然后才能“勿使惹尘埃”，才能让心得到一种清净的解脱。

这是神秀大师一贯的见地，他自己就是这么理解这么去做的，所以他教给别人的也是这一套。这个修法，咋一听好像很不错，对不对？你们觉得有问题吗？你们能听得出问题吗？这样去训练自己的修行者，训练久了，就会给人一种很安静安详，很有威仪，很有修行的感觉，可以唬住不少的外行和初学者。我就见过几个这样的、类似的师父，光看外在感觉还真不错，说话慢条斯理的，口气很柔和，那个持戒和威仪都很好，喜欢他们崇拜他们的人很多，但是一开口那个知见就吓你一跳，不是诽谤大乘，就是错解净土，然后打坐的时候还犯昏沉，身子就像磕头虫一样老是忍不住乱动，据说这是修行太精进了，是经常“长坐不卧”、“夜不倒单”留下的毛病——唉，真是搞笑！

像这种“师父”，去忽悠那些“菜鸟”还可以，想忽悠我们？那简直就是不可能的事！所以像这种“师父”的毛病非常可怕，那真的是会害死人的，既害死自己，也害死别人，最可怕的就是他们把别人的法身慧命给误导了，还自以为是“师父”——你们说这个可不可怕？所以我们大家千万不要迷信这样的“师父”，不要学他们，不要上当！一旦错把邪见当成正见，一旦信错了邪师，那这辈子乃至往后的无数辈子基本上就毁了，这点大家一定要牢记！在“法”上，我们再怎么谨慎小心都不为过，只要这个“师父”的开示违背了佛陀和祖师的教言，那么我们就要警惕了——要养成习惯性的警惕！明白吗？

## 文殊普贤最疯癫

下面，师曰：住心观净，是病非禅。长坐拘身，于理何益？听吾偈曰：

生来坐不卧，死去卧不坐。  
一具臭骨头，何为立功课？

很显然，六祖大师和我们是一条心的，他老人家毫不委婉、毫不客气地上来就直话直说，他说：这种“住心观净”的见地和修行，“是病非禅”，那是一种错误的毛病，不是禅宗的“禅”！而“长坐不卧”，则是对身心的一种拘束，对绝大多数普通人来说不合适，不是导向解脱的正理。

我们看历史上有很多菩萨示现的大德，他们往往都很喜欢“夜不倒单”、“长坐不卧”，修行非常的精进，不同凡俗——六祖大师否定呵斥的并不是这一类菩萨大德，大家要注意！因为这些乘愿再来的菩萨，他们本身已经达到了无我无碍的境界，所以他们怎么示现那都是对的！他们“夜不倒单”是对的，这种对一般人来说苦不堪言的“苦行”，对菩萨来说根本就不是事儿；同时他们就算天天逛街睡觉、悠闲懒散，那也是对的，因为对一般人来说这种会放逸堕落的行为，对菩萨来说却不见得就是错的，菩萨是在内心用功的，知道吗？所谓“若人心不起，精进无有涯”，这句话还记得吗？

菩萨在这个外表事相上不一定会很符合所谓“修行人的标准”——如果修行人有标准的话。所以我们去看维摩居士，去看戒庵梨和冬瓜和尚之类的，那个通常的判断就不管用了，就不准了。那种以为修行只有一种固定的模式，以为只有符合这个模式才是正确的，这种

思维其实是很僵化的，师父经常会骂这种人是“一根筋”、是“脑残”，虽然骂得狠了一点，但是如果能让某些人清醒，能让某些人不要再随便地活埋自己和他人，那么这个骂就还是值得的。

像这种打破“模式”的案例，最典型的就是文殊和普贤两位大菩萨了，他们在唐朝的时候，就曾经化身示现为了浙江天台山的寒山和拾得两位大士，很有名吧？表面看来，寒山非僧非俗，亦僧亦俗；而拾得呢，只不过是一个疯疯癫癫的傻和尚。他们两个时不时地就跑到国清寺的斋堂里蹭点儿剩饭剩菜，偶尔还会给常住捣捣乱。其中最过火的一次，是在某月十五的时候，依照佛制，本来国清寺的所有比丘师父们，是要准备一起诵戒的，那个场面是相当的庄严和肃穆。但是忽然间，这个寒山和拾得就闯了进来，他们两个嬉皮笑脸、嘻嘻哈哈的，居然指着诸位师父就大声的笑骂，说：咄！你们诵戒也不叫俺们一声！各位大德，就在此时此地，咱们一起来探讨一下那个男欢女爱的事情，好不好呀？呵呵，在诵戒的场合，要谈乱七八糟的事情——哦，大伙儿那个凌乱啊，有的目瞪口呆，有的跳起来就要抓人，还有的忍不住“噗嗤”就乐了，场面那是一片狼藉。

最后寒山和拾得这两位大德，就被忍无可忍的僧值师父拿着棒子，就给撵出山门去了。直到过了很久以后，大家伙儿才晓得，原来这个寒山和拾得不是别人，寒山其实就是文殊菩萨的化现，而拾得其实就是普贤菩萨。那么这两位大菩萨为什么要这样游戏人间，为什么要这样捣乱僧团呢？他们有什么密义呢？你们得空不妨一参。

那么到了南宋时期，在浙江的临海府，这两位大菩萨又再次携手而来。这回文殊菩萨示现为了一个出家人，法名善戒，人称“戒阍梨”。他刚一生下来的时候就会说话，知道吧？刚一出娘胎就会说话，他不仅不哭，还会说话，他说：善哉爹娘！您二位生我辛苦啦，俺就是为了度众生而来滴……云云。哇，这下子可把这个父母给吓得

够呛，换了是你们做父母的话，你们会怎么想？没把这孩子当妖怪掐死，那已经算你们善根很深厚了。戒阁梨的父母只觉得又惊又喜，他们知道自己生了一个了不起的孩子，但是却不敢声张。

等到十五岁的时候，戒阁梨就辞别父母，出家做了僧人，然后到处云游，中年以后才回到了家乡。这时的戒阁梨就经常示现神通智慧来教化众生，但是他更经常示现的是疯疯癫癫，喜欢喝酒吃肉，从来不按规矩出牌。在他身边经常和他一起吃喝，一起发疯的，还有那么一个人，那就是叫做“周婆”的一个老太婆。这位周婆其实就是普贤菩萨的化身，她在家里排行老七，人称“周七娘”，从小也有很多神异的示现，长大之后她打死也不肯嫁人。虽然她的家境比较富裕、很富有，但是这个周婆却从来不喜欢呆在家里，她只喜欢白天到大街上去要饭、去乞讨，然后晚上就睡在一座石桥的下面，简单又自在，那大家都以为她疯了，所以都把她叫做“疯婆子”。

这位疯婆子很怪，她谁都不搭理，但她偏偏就和戒阁梨对上眼了，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他们两个人经常是手挽着手，谈笑而来，拍掌而去，偶尔还来顿酒菜，改善一下生活，真是潇洒得不得了！那个情景你们可以想象一下的，一个癫和尚，一个疯婆子，两个人邋里邋遢的，经常勾肩搭背，走街串巷，酒肉不忌，长笑共饮，哎呦，那真的就是伤风败俗，成何体统？！对不对？那份自由，实在是让人太羡慕嫉妒恨了！我估计南宋的时候老百姓的善根还是挺好，还是挺宽容的，就算有些什么非议，但是对这个“疯子”你能说什么？而且戒阁梨和周婆在示现几次神通之后，大家都知道他们是异人奇人，不是凡人，那些非议自然也就消失了。

比如有一次，戒阁梨拉着周婆，两人就来到了一家小店，点了许多活虾——靠海的县城嘛，海鲜很多——他们就点了很多活虾，让店家煮熟了，两个人三下五除二地就吃了个精光。吃完之后戒阁梨抹抹

嘴，站起来就想开溜，结果就被店家一把拽住，说：和尚，给钱！那戒阉梨翻翻口袋，两手一摊，说：不好意思，我的钱都自己长脚跑啦，没有！那店家一听就大怒，就说：想吃白食啊，没钱，那就还我的虾来！

这时戒阉梨和周婆就哈哈大笑，两个人一张嘴，就喷出了满桌的活虾——刚才已经煮熟的、已经剥皮吃进肚子了的虾子，现在却活蹦乱跳的，一只都没死！这下子可把大家吓得不轻，但是戒阉梨和周婆却开开心心的，两个人一边唱歌，一边就这么扬长而去了。据说临海的很多酒楼餐馆，从此就皈依三宝，改行戒杀，很多再也不做餐饮业了。

那么戒阉梨晚年的时候，他老人家常住在一个叫做“兜率院”的道场——这个道场现在还在，零几年的时候，我经过那个地方的时候，还经过“兜率院”——然后戒阉梨就经常在那个道场为大众讲经说法。有一天，他在讲解完《楞严经》里的“观音菩萨耳根圆通”之后，他就对大家说：诸位且看！这时戒阉梨“啪”地一拍头顶，只见他的头顶突然就大放光明，光中就显现出了贤劫七佛，七佛也都各自放光，而且戒阉梨的左手托着太阳，右手则握着月亮，口中还吐出十二朵莲花，莲花放射出十二种颜色的奇妙光明，充满了整个虚空。毫无疑问的，在场的每个人那当然都是看呆了，很多人感动得是泪流满面，磕头不止。

那么在做出这样让人震撼的伟大示现后，戒阉梨就说了：老僧之所以示现这样的妙用，就是为了要告诉你们，释迦佛的正法是真实不虚的！大众，老僧的世缘已尽，要就此告别了。说完戒阉梨就入灭了。那么没过多久，在听到戒阉梨圆寂的消息后，周婆也就端坐在她天天睡觉的大石桥下，口吐莲花，香光交错，也示现了一把不可思议

的神迹，然后就坐化了。那些有福报亲眼目睹的人，没有一个不感动顶礼、不交口称赞的。

但是这个时候大家还是不晓得戒阇梨和周婆到底是什么人，直到七天以后，有一位异僧突然就出现在临海的街头，他一边拍手就一边唱道：“戒师文殊，周婆普贤，随肩搭背，万世流传。”这样唱了几遍之后就莫名其妙的不见了。于是大家才明白，原来在我们身边这么多年的戒阇梨和周婆，居然就是文殊和普贤两位大菩萨啊，我们这些当面错过的人，真是“有眼不识泰山”！

所以菩萨的行持是不受什么规矩和模式限制的，一颗自由的心当然永远都是自由的！但前提必须是真正的菩萨才行，必须是真正洞察空性真相，能够“善用其心”的菩萨才行，否则“以凡滥圣”，妄语忽悠，那就会死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了！听清楚吗？

回过头来，我们继续讲六祖大师。六祖大师作为一个彻悟的祖师，他的心当然是和十方诸佛相通，也当然是和文殊普贤等诸大菩萨“同一鼻孔出气”的，所以他老人家的开示直指无伪，破除执著，也同样不会受制于某种固定的模式。他在呵斥完神秀大师的误导后，还说了一首偈子，意思很直白简单，不难懂，但是要做到可真不容易。所谓“生来坐不卧，死去卧不坐”，这个人生的真相就是这样啊，在生死之间或坐或卧，一切都是空性的缘起，实在是没有什么可以执著的；所以“一具臭骨头，何为立功课”，在这个无常幻化的身心上去精进、去用功，那不过是一具迟早会朽坏的臭骨头、臭皮囊而已，有什么必要在上面花那么多精神和心力呢？有什么必要那么当真和执著呢？

所以修行者如果不能放下对这个身心小我的种种错解和邪行，那么想要趋入真正的禅宗，想要了悟真正的大道，那就绝对是不可能

的！因此六祖大师才貌似“尖锐”地做出了慈悲无比的开示。幸好，祖师的苦心没有白费，志诚法师很明显是听懂了。

志诚再拜曰：弟子在秀大师处学道九年，不得契悟。今闻和尚一说，便契本心。弟子生死事大，和尚大慈，更为教示。这段经文很有意思，志诚法师在听闻六祖大师的开示后，他就顶礼再拜说：弟子在神秀大师那里已经求学问道九年了，按照神秀大师的修法，我始终没有得到真正的“契悟”——我内心的茫然和颠倒只有我自己才知道，但是我又不敢质疑，不敢质疑自己的师父，不敢质疑“大德”——这是志诚法师的潜台词。

但是我今天听闻和尚您一开示，我就立刻恍然有悟，明白和契入了本心——什么是“本心”？我们的“本心”是什么？那就是我们无所住、无所得、无我性空、能生万法的这一颗心，因为本来如此，故名“本心”！其实也就是“自性”和“佛性”的另一种表达。

志诚法师这时他已经意识到了自己从前的错误，也意识到了神秀大师教导的错误，白白浪费了九年的时间啊，所以他心里不免有点担心和着急，他就向六祖大师祈求说：弟子觉得“生死事大”，这个生死的问题是最大的，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对我们修道人来说那绝对是排在第一位，所以希望和和尚您能大慈大悲，能够再多给我一些教诲和开示。

那么，针对已经被“策反”的“玉泉细作”志诚法师，六祖大师的这个开示会是什么呢？很可惜，今天的讲经时间到了，所有未尽事宜，只能留到下节课再说了。还是那句老话，“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我们大家下节课再见。南无阿弥陀佛。

## 伪装的戒定慧

今天是我们《坛经》的第三十二讲，上节课我们讲到了第八品“顿渐品”，讲到了志诚法师的公案，请大家翻到经文。

志诚法师被神秀大师异想天开地派到了六祖大师那里去“盗法”，因为偷偷摸摸地只能算是“盗法”，而不能算是光明正大的“求法”，所以志诚法师第一次拜见六祖大师的时候，就被祖师当成“细作”给揪了出来。然后志诚法师就被六祖大师三言两语的给说“开悟”了，他开了一个“小悟”，初步契入了自己的“本心”，他因此明白过去在神秀大师那里的九年是完全修错了，浪费了很宝贵的时间。所以志诚法师就有点着急，因为他知道“生死事大”，心里急于解脱，所以他就向六祖大师再次跪拜请求开示，想要得到更加深入的教诲。

师曰：吾闻汝师教示学人戒定慧法，未审汝师说戒定慧行相如何？与吾说看。这是讲，六祖大师就问志诚法师说：我听说你的师父神秀大师经常教导大家修学“戒定慧”一法，不晓得你师父说的这个“戒定慧”是什么样的内容和定义呢？你先和我说说看。

诚曰：秀大师说，诸恶莫作名为戒，诸善奉行名为慧，自净其意名为定。彼说如此，未审和尚以何法诲人？志诚法师就回答说：神秀大师经常开示我们，所谓“诸恶莫作”，一切伤害自他的坏事都不要去做，这就叫做戒；而“众善奉行”呢，一切自利利他的好事都要尽量去做，这就叫做慧；而“自净其意”，就是要我们自己去清净自己的心意识，必须自己保持心灵的清静，这就叫做定。这是神秀大师的说法，不知大和尚您是用什么方法来教诲他人的呢？



在这里，神秀大师用佛说的那首偈子“众善奉行，诸恶莫作；自净其意，是诸佛教”来诠释“戒定慧三无漏学”的内涵，所谓“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这是所有佛弟子都认同和遵循的修行总纲，没有哪一个法门能够违背这个佛法实践的基本纲领。听得清楚吗？对“戒定慧”的实践，行诸于外那就是“众善奉行”、“诸恶莫作”和“自净其意”，从外在表现看那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观察一个人有没有走在“勤修戒定慧”的正确道路上啊？一般只要观察他是不是无我无相地去积极行持一切善法、去消灭“贪嗔痴”的一切造作、去努力活出清净自在的生命状态就知道了。

但是这个外在外相的标准、判断有时候也不一定正确，像一些祖师大德故意示现“贪嗔痴”的颠倒相，比如济公和尚喜欢喝酒吃肉，比如玛尔巴上师经常打骂妻子，再比如我们上节课讲的文殊菩萨和普贤菩萨的故事，我们能说他们没有“戒定慧”，没有修行，已经背离了佛说的宗旨吗？很显然不可能！反之，有很多人的外在言行和举止，乍一看道貌岸然，很符合神秀大师说的“戒定慧”的标准，貌似很符合，但实际上他们很可能连基本的正见正思维都没有，所谓“外表贤善，内怀邪见”，这些人已经严重的背离佛法，已经误入魔外的歧途而不自知！

像最近就碰到这样的例子，是南华寺的某某法师跟师父讲的，说他们禅堂的一个老首座师父突然着魔了！怎么回事儿呢？大家要知道，能在六祖大师的道场、能在禅宗的祖庭做执事的师父，那往往都不是一般人，那必须是要发大心的，而能在禅堂里做班首师父领众修行的，那就更是不得了，那绝对是大众公认的修行楷模，不论是知见、智慧还是行持，那绝对都是人中的翘楚，是拔尖的，否则那么多心高气傲的禅和子，谁会服你啊？当然，也许现在禅堂里的首座和尚不像从前了，已经不见得是开悟的，但至少基本的正见和行持上是不会有错的，那两条腿子的功夫绝对会很好，双趺跌往那儿一坐绝

对是稳稳的、妥妥的，比我们强，不然也不可能当上首座。对不对？呵呵，这段话里我用了很多个“绝对”。

那位南华寺的老首座就是这样的——老和尚的名字叫什么我们就不说了——这位老首座多年来在南华寺里修行很精进，外表看上去很“戒定慧”的样子，大家都很尊重他，但是最近不知道犯了什么业障，着了什么魔境界，他突然就表现出一种“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大我慢状态，说话狂得不得了，他有一天就说自己是圣人，已经证到了阿罗汉的果位，他还可以把这个“果位”随便送给别人——你只要相信他、顶礼他，那么你就可以得到他的加持，也就可以马上得到阿罗汉的果位，这么轻松、轻易！唉，真是可怜可惜！像这种大妄语，能够说出这种大妄语的人，那绝对就是已经着魔了，不会有第二个可能，知道吗？假如是疯子和骗子，那也是一种着魔，只要这个大妄语的因果一犯，这种毛病一犯，那基本上就会“越魔越狂”、“越陷越深”，根据我们的经验，一般来讲那就没得救、很难救了。

这位老首座绝对不是这一两天才突然着魔的，他的问题应该是肇始于修行之初，从一开始他的发心、知见和行持就都有问题，但是他把这些问题都埋藏在了心里，没有真正的去对比佛言祖语来纠正自己，而且他的外在言行还显得很有修为，很“戒定慧”的样子，这份“自欺欺人”的功夫最后就把自己给害死了！所以我们大家要懂得吸取教训，要晓得借鉴，要学会对照佛言祖语来检查我们自己的发心、知见和行持，“有病治病，没病预防”，了解这意思吗？千万不要为了所谓的面子和自尊，不要为了别人的赞叹而“搬石头压草”，不要压抑和扭曲，装出一副很有修行的样子——我们不要这种伪装的“戒定慧”，而要真正的“戒定慧”，明白吗？

那么，既然神秀大师他对“戒定慧”的理解是这样的，那六祖大师的理解又是咋样的呢？又有什么不同？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

师曰：吾若言有法与人，即为诳汝。但且随方解缚，假名三昧。如汝师所说戒定慧，实不可思议，吾所见戒定慧又别。六祖大师就对志诚法师说：我如果说自己有什么“法”可以去教导别人，那么我就是在打妄语，就是在忽悠你！我只不过是在“随方解缚”，随圆就方，针对性地用种种方便去帮助别人解开束缚而已，实无定法，“假名三昧”，那些所谓的“方便法门”有一个统一的名字叫做“三昧”，像什么一行三昧、法华三昧、首楞严三昧等等，但那些只是一个虚假安立的名字，实际上并没有什么真实的“三昧”可得。就如你师父所说的“戒定慧”一法，那实在是不可思议的妙法，不过我所理解的“戒定慧”却和他不太一样，大有不同。

志诚曰：戒定慧只合一种，如何更别？志诚法师就问了：佛说的“戒定慧”不是只有一种吗？怎么还有另外的理解、另外的说法呢？

## 最上乘的自性戒

师曰：汝师戒定慧，接大乘人。吾戒定慧，接最上乘人。悟解不同，见有迟疾。汝听吾说，与彼同否？吾所说法，不离自性。离体说法，名为相说，自性常迷。须知一切万法，皆从自性起用，是真戒定慧法。听吾偈曰：

心地无非自性戒，  
心地无痴自性慧，  
心地无乱自性定，  
不增不减自金刚，  
身去身来本三昧。

看到了吧？这一大段。六祖大师在这里开示的道理，其实早在前面的“般若品”和“定慧品”里就已经说过了，现在只不过是换了一种表达。他说：你师父所说的“戒定慧”，接引的是普通大乘根器的人；而我所说的“戒定慧”，接引的是最上乘、最高明根器的人。这两种人对法的悟性和理解完全不同，所以他们在明心见性的修持上就有了快慢和顿渐的区分。你可以先听听我的说法，再看看和你师父说的是否相同？

我所说的一切法，包括“戒定慧”一法，都是“不离自性”的，从来就没有离开过自我当下的本性——也就是“无我的空性”来演说佛法。离开这个本体、本性来说法，那就叫做“著相而说”，真正的自性反而就会迷失了。所谓“著相而自性常迷，离相而自性本悟”，这也是《金刚经》里佛说“离一切诸相”的道理。须知天地间的一切万法，都是从我们的自性中生起的无边妙用，应变无方，造化无穷，这才是真正的“戒定慧”，这本来就是无上的“戒定慧”妙法。

《华严经》有云：“一切皆从法界流，一切还归于法界。”六祖大师在这里的开示，一切导归自性，一切皆是自性的起用，所谓“法界自性，自性法界”，一切万法从来就没有离开过自性的“戒定慧法界”，一切万法本来就在自性的“戒定慧”中，一切万法本身就是自性“戒定慧”的体现，所以六祖大师才说“自性起用”是“真戒定慧法”。言下之意，离开了我们的自性来谈什么“戒定慧”，那就不是真正的“戒定慧”了。

然后六祖大师还说了一首偈子来总结这个道理，所谓“心地无非自性戒”，大意是说，自性是超越一切、无是无非的，没有任何的二元对立，这才是真正的“戒”。像我们一般人都活在事相的表面上，都停留在一种二元的状态里，面对内外的各种境界我们很容易就会生起分别心，一有是非对错，紧跟着就会有爱憎取舍，是不是这样？在戒律的见地上也是一样的，我们不通达的话，就会有持戒和犯戒的二元对立，就会有持戒是好、犯戒是坏的分别念。殊不知佛陀设立戒律的目的，是希望我们众生消除习气执著，达到“不敬持戒，不憎毁禁”的无分别境界，最终回归自性真如。在自性真如的“不二实相”里，其实是没有什么持戒和犯戒的，连“戒”的名字都了不可得，无持无犯，是为真戒。

很多人不了解我们佛教戒律的真正精神，包括很多学戒多年的出家师父也不见得就能明白佛陀制戒的深远用心，我就见过几个学戒学得很僵化刻板的师父，说话很冲、很教条，因为他们认为只有自己懂戒，别人不懂嘛，几乎很难沟通，他们似乎不知道“圆融圆通”这几个字怎么写，他们更加不了解文殊普贤等诸大菩萨时不时就故意示现疯癫破戒、但实际上并没有丝毫破戒的深妙用意——只有像六祖大师这样导归自性才能解释这一切！像最近发生了一件事，一件轰动全国、轰动网络的事，我们的禅宗祖庭少林寺的方丈大和尚释永信，他老人家被人实名举报（其实还是匿名），他被举报私生活混乱，就像

那些腐败官员一样的养有老婆孩子，还有不止一个情人，他甚至被指控很多年前就已经被迁单开除僧籍了——这样说来那破戒什么的已经算是小事儿，他早就不是真正的出家人了，这才是大事……这个事情一下子就在网上传开了，轰然一片，但是我并没有看到，是后来有一个居士把链接发给我，我才晓得的。

这个居士留言的时候表达非常的生气，可谓义愤填膺，他对永信大和尚很明显就产生了一种非常强烈的憎恶之心，好像恨不得立刻就把大和尚痛扁一顿那才过瘾。这个护法的心虽然可以理解，但是当他问我对这件事情的看法的时候，我就说了：我没有什么看法，就算是真的我都不见得会有看法，更何况还不一定是真的！所以师父在微信里就写了那篇短短的“三谈三不谈”来表明态度，所谓：破戒不谈，破见才谈！杀人放火不谈，妄语邪见才谈！个人修行好坏不谈，事关法身慧命才谈！这样就把那个居士的嘴给封回去了。

但是没过几天，这件事情在网上似乎越炒越烈，不断地有居士来问我看法，问得师父都烦了，我都不知道我的看法什么时候变那么重要了？！不过大家既然都想要受刺激，那么老衲就恒顺众生、就不客气了，所以师父前两天就在微信和QQ上正式的、指名道姓的发表了我的看法，希望能让大家树立一个基本的正见，顺便也堵住某些人乱喷的嘴。师父的看法是这样写的：

说实话，就算永信大和尚杀人放火、喝酒吃肉、娶妻生子……这些事我根本就不会去管去说！只要他没有妄语邪见，断人慧命，只要他还有一颗护持道场禅堂、护持佛法和修行人的心，那么我就要为他点赞！我就会表示理解和支持！须知，在这个五浊恶世，某些能够“与魔共舞”的菩萨，他们的外在表现也许比淤泥还“臭”，比恶人还“恶”，但是他们的内在发心却比莲花还要清净，比大地还要忍辱！这种菩萨的境界，又怎么会是我们凡夫所能妄测的呢？那些想要

打倒永信大和尚，给佛教抹黑的人，请深思。有人问我对释永信法师的看法，那么以上就是我的明确表态。南无阿弥陀佛。

这篇短文发表后，令我欣慰的是，点赞和支持的人不少，说明在微信和QQ里还是有很多人是拥有正能量、是能够正确理解的，说明在师父认识和认识师父的广大人群里，还是有很多人是真正爱护和关怀佛教，是真心在护持三宝的！但是也有个别的人不太理解，他们不理解师父怎么会这样去看待那些“破戒”、甚至“破根本戒”的出家人呢？他们难道不该受到惩罚吗？在世间法的层面，如果有人真触犯了国法，那当然就应该依法受到惩处，但是这个不是我们闲人该操心的事。而在出世间法的层面，在个人修行的层面，尤其是回到自性的、究竟实相的层面，那么这些事就更不是我们凡夫能够简单的妄测妄议的了。作为修行者，这时我们应该首先关注的，是自己的起心动念，是“心地无非自性戒”——我们一旦能够回归自性，一旦能够站在自性无分别的角度去看待和思考问题，去洞察“一切万法”，那么得到的答案也许就会有所不同。就像站在山脚看问题，和站在山顶、乃至飞到天上去看问题，那个角度和视野不同，答案当然也就会不同。

但是要注意，我们并不是在鼓励和包庇破戒犯戒，这点不要搞错了！我们并不是说，只要做到“心地无非自性戒”，那么就可以随便犯戒了——这是绝对的错解和邪见！那些真正明白和做到“心地无非自性戒”的修行者，因为洞察一切法缘起性空、平等不二的真相，所以他们对戒律的“开遮持犯”会看得更加深远全面，会更加的“不昧因果”，会更加有智慧和慈悲的判断以及处理方式。真破戒了，真犯法了，那么自有僧团的戒律和国家的法律来处理，但不管怎么处理，作为我们个人都要尽量保持“不敬持戒，不憎毁禁”的一种“如如”的心态，都要尽量回归自性来消融这一切，否则别人破戒是别人的事，你跟着瞎起哄、乱传播，“说僧过恶”，心里起了是非对错和爱

憎取舍的念头，那就不是“心地无非自性戒”了，你自己也同样违背了戒律。

只有像佛菩萨那样做到了“心地无非”的境界，那么这个时候才可以真正的来谈是非、谈对错，破邪显正，如如不动。所谓“言满天下无口过”，这时的我们横说竖说，正说反说，不管是爱语还是棒喝，那都可以导归自性、回归空性，所以是没有任何谬误的，不会造口业。但如果不是这个境界，那么我们业障凡夫就最好还是小心点了，因为我们“起心动念，无不是罪，无不是业”，所以拥有自知之明的我们，最好就不要掺和世间太多的是是非非了，尤其是关于出家人破戒犯戒的是是非非，凡夫只要瞎掺和，那就绝对会损福造罪于无形中，甚至堕落地狱都很有可能。因为三宝中的僧宝，不可思议、不可妄测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我们越了解就越不敢轻率判断，希望你们也不要像外行俗人那样的随便的造罪，所以师父才故意那样去说，才故意那样去遮止，目的还是为了大家好，你们能听明白吗？不明白我也没办法。



## 趣向真如亦是邪

有点扯远了，现在我们扯回来，继续说六祖大师的偈子。所谓“心地无痴自性慧”，这个开示非常重要！我们佛弟子平常最喜欢挂在嘴边的一个词除了“慈悲”，那就是“智慧”了，什么“般若智慧”、“菩提智慧”的，好像个个都很有智慧，但是这个智慧长啥样？几斤几两有多重？在你口袋里还是在你脑袋里？谁能拿出来给大家看看？这个无形无相的东西是最难定义、最难展示的了，尤其是超越生死、明心见性的大智慧，那更是了不可得的东西，所以怎么能拿出来证明一下呢？

呵呵，我们没有智慧，那当然拿不出来，但是祖师有智慧啊，六祖大师很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就把这个无上大智慧的状态给我们形容出来了。他说“心地无痴自性慧”，他用一个“痴”字就代表了“贪嗔痴慢疑”这无明的“五毒”，这句话的大意，是说在自性大觉的境界里，本来是没有有什么“贪嗔痴慢疑”的，“贪嗔痴慢疑”只是幻法，有同没有，平等性空，这个明明了了、念念不迷的自性大觉本身，就是无上的大般若智慧，不必再“头上安头”去别求什么智慧！所以祖师经常说，“自性本具一切法”，“智慧”这一法那当然也是本具的——这个“法则”适用于佛说的八万四千一切修法。

就拿我们最熟悉的念佛法门来说，当我们老实念佛、只管念佛、专一念佛的时候，不管我们有没有杂念，不管杂念有多少，当我们专注于佛号，我们那个专注于佛号的心，那份自然而然、清清楚楚的觉照，清明无我、本无所住的心，本身就是自性的大智慧！当我们正念佛时，那句念念提起的“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其中无贪无嗔、无痴无慢、无疑无虑，那当然就是

“心地无痴自性慧”，那当然就是自性智慧的一种体现，而且还是很圆满的体现！对不对？

这句光明圣号来自于“无量光寿”的“自性弥陀”的无上成就，如果它都不能算是自性智慧的体现，那么还有什么能算？所以我们念佛法门超级殊胜就是这样，只要信心欢喜、简单老实地持念下去，不用很辛苦，就能“潜通佛智，暗合道妙”，完全符合六祖大师说的“心地无痴自性慧”，因此大家要千万珍惜！珍惜！珍惜！不要再错解轻视，然后当面错过就很可惜了。

下面这句“心地无乱自性定”，也是同样的道理，自性本来就是非定非乱的，无有禅定和散乱的二元分别，两者同一空性，任运如如，动静皆是定，是为自性定。当我们老实念佛、只管念佛、专一念佛的时候，念念弥陀，念念无住，念念无乱，那当然也是自性的一种大定。

其实这个自性的“戒定慧”三者，是一不是三，它们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有一就有三。那个无非、无痴、无乱的自性境界，是法尔如是、不增不减的，不管你我是生是死、是来是去、是迷是悟，我们的行住坐卧和生老病死其实统统都不离自性三昧，它们从本以来就是这样的，这就叫做“任性”——任由本性，自成三昧，犹如金刚，颠扑不破。所以六祖大师才会在偈子的最后面说，“不增不减自金刚，身去身来本三昧”，道理就在这里。

下面，诚闻偈悔谢，乃呈一偈：

五蕴幻身，幻何究竟。  
回趣真如，法还不净。

这是讲，志诚法师听完开示后就向六祖大师忏悔并表示感谢，然后他也呈上了一首偈子，表达自己已经有所悟了。所谓“五蕴幻身，幻何究竟”，大意是说，我们这个“色受想行识”组成的“五蕴幻身”，这个“身心小我”，它本来就是空性的幻化，是假的，它本来就不是什么究竟的东西。在这个不究竟的身心上去着力、去用功，那又怎么可能得到究竟的解脱呢？“一具臭骨头，何为立功课”？还记得吗？所以志诚法师就明白了一个道理，他说“回趣真如，法还不净”，意思是说，如果我们老是执著在这个身心上去折腾、去用功，以为这样就能达到自性真如的解脱境界，那其实是不可能的，这样的修法并不能得到真正的清静，这样的修法也不是真正的清静之法。

在六祖大师之后，也是唐朝的时候，有一位叫做张拙的秀才，他在正史上没有留下什么名，但是在我们的禅宗史上却留下了很大的名气。张拙张秀才很喜欢参禅，他曾经去拜访石霜禅师，想要求法。石霜禅师一见他就问：“秀才何姓？”张拙就回答说：“我姓张名拙。”石霜禅师就问道：“觅巧尚不可得，拙自何来？”

这个张拙一听，他居然仅仅是这样一听，就豁然有省，就开悟了，这个根器真是气死人！然后当场就口诵了一首偈子呈送给禅师，这首偈子非常的美，也非常的有名，所谓：

光明寂照遍河沙，凡圣含灵共我家。  
一念不生全体现，六根才动被云遮。  
断除烦恼重增病，趣向真如亦是邪。  
随顺世缘无挂碍，涅槃生死等空花。

相信大家可以看得出来，这位张拙张秀才的文采，或者说文字般若非常的好，这种智慧的“好”已经不是世间一般文人墨客所能比拟的了，甚至有很多禅宗大德也写不出这样的水平。这首偈子里的那两句，“断除烦恼重增病，趣向真如亦是邪”，这两句对比志诚法师的

“回趣真如，法还不净”，实有异曲同工之妙，可以互为补充。大家没事的时候可以把它们摆在一起，好好的参一参。

那么现在问题来了，既然“断除烦恼重增病，趣向真如亦是邪”，我们想要断除烦恼、趣向真如的这个心念是不对的，因为不是病就是邪，不但张拙同志这么说，志诚法师这么说，历代祖师其实也是这么说的！但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烦恼也不管它，佛法也不修，一天到晚该怎么贪嗔痴就怎么贪嗔痴，那么这样就对了吗？很显然这是凡夫的境界，是颠倒无明，那绝对是不行的！所以想要修行不对，不修行则更是不对，那么我们到底要怎样才对啊？

很多人就是在这里被绕晕的，不得禅宗其门而入。所以整个佛法的修学，尤其是禅宗的修学，那就是一个两难的问题，左也不是，右也不是，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如果有人能够在这里面透过，那么恭喜你，你就是传说中的“出格丈夫”，至少真正的正见，佛法真正的正见，能够圆通一切法的正见这时就可以建立起来了。有了这样的正见，那么我们再来看下面六祖大师的开示，那就很容易搞懂了。

# 自性自悟大自在

师然之。复语诚曰：汝师戒定慧，劝小根智人。吾戒定慧，劝大智根人。若悟自性，亦不立菩提涅槃，亦不立解脱知见。无一法可得，方能建立万法。若解此意，亦名菩提涅槃，亦名解脱知见。见性之人，立亦得，不立亦得，去来自由，无滞无碍。应用随作，应语随答。普见化身，不离自性。即得自在神通，游戏三昧，是名见性。这一大段讲的是明心见性后的大自在境界。六祖大师在听完志诚法师的偈子后，就点头认可了他的见地，然后六祖大师就进一步启发他说：你师父的“戒定慧”，是照本宣科，是接引那些小根小智人的；我说的“戒定慧”，则是直探真如，是为了接引那些大根大智的人。

这种人如果能够了悟自性，那么他们就不会有什么烦恼菩提和生死涅槃的分别概念了，也不会有什么解脱和不解脱的知见。因为在自性真空中，实无一法可得，万法皆空，所以一法不立；因为一法不立，所以才能够建立万法。这个“空有破立”之间是圆融不二的，如果能够明白这个真理，那么这个自性的不二境界就可以名之为“菩提涅槃”，也可以名之为“解脱知见”，你想叫什么名字都可以。

所以真正见性的人是非常自由自在的，他建立万法是对的，不立一法也是对的，横竖都对，他可以随心所欲而不昧因果，不离自性，做任何事情都是为了慈悲、怜悯和利益众生，所以他在生死轮回中“去来自由，无滞无碍”，不住生死，不入涅槃，没有任何的恐惧和挂碍。因为他对万法的实相实在是太通达了，生死涅槃、有为无为对他来说完全就是一回事儿，所以他可以事来则应，提起就做，该干嘛干嘛，只是随缘应物而已，做完就了；有人来说话提问，他也可以不假思索的，随缘应答，开示引导初学趋入正道。

这时的修行者，这位见性的人，他这时已经真正了解“千百亿化身”的无上奥秘，明了一切众生、一切行持统统都是自性的化身，是真如的显现，一切万法从来就没有离开过自性。所以他这时就可以“善用其心”，善用自性“能生万法”的那个伟大的创造性力量，去自利利他、自觉觉他，这就是见性之人得到的无比自在的智慧神通，又叫做“一切法无碍游戏三昧”，禅宗所谓的“明心见性”也就是这个，这就是“踏破毗卢顶上行”的无上道境。大家听明白了吗？

志诚再启师曰：如何是不立义？很显然，志诚法师没有你们聪明，他并没有完全听明白，所以他就再次向六祖大师提问说：这个不立一法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不立一法呢？这个问题问得很对，明明有生死，有涅槃，有烦恼，有菩提，宇宙时空，森罗万象，所以自性之中，又怎么能够不立一法呢？

师曰：自性无非、无痴、无乱，念念般若观照，常离法相，自由自在，纵横尽得，有何可立？自性自悟，顿悟顿修，亦无渐次，所以不立一切法。诸法寂灭，有何次第？呵呵，六祖大师估计有点头疼，碰到根器差一点的弟子，和碰到那种祖师根器的弟子，那个爽快程度是完全不同的，但他还是很慈悲地给予了开示：我在前面已经讲了，这个自性的本来面目是无非、无痴、无乱的，如果你能够念念都运用般若智慧来观照万法性空，那么就能恒常远离对万法万相的分别执著，看到万法平等不二的空相，那就能够自由自在地纵横十方，得无所得，万法这时就能为你所用，破立自如，所以万法在心，“有何可立”？破立不过是一念间的事。

想要明白这个自性的境界那就必须要自己去觉悟，不能假手他人，这个自性是只能顿悟、只能顿修的，你明白就全明白了，不明白那就全不明白，其中并没有一个可以循序渐进的修行次第，所以自性法中，根本就没有必要像通途的渐修法门那样去建立一个什么法相、

名词和概念之类的，因此真正的禅宗从来不立一切法，在横扫一切的同时，立无所立！（弹指）听得懂吗？因为一切诸法本来寂灭，当下就是不生不灭的自性涅槃，所以在这个“法尔如是”的真相里，又哪有什么次第可言、又哪有什么实法可得呢？

六祖大师的话讲到这里已经是非常清楚了，你们大家如果一时半会儿听不懂，没关系，等文字版整理出来，到时再多看几遍就会明白了。

下面，志诚礼拜，愿为执侍，朝夕不懈。志诚法师这回终于听透彻了，所以他就心悦诚服地向祖师顶礼，并发愿要服侍和亲近祖师，早晚都不懈怠，以报答祖师的恩德。

那么，志诚法师的公案我们到此讲完，师父很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听了半天，加上之前听的三十多节课，那么长的时间，你们有谁听开悟没有？有谁悟到自己的本来面目，悟到自己的自性了吗？如果有，请举手！我等着供养你们好久了！（众笑）如果没有人敢回答，那么师父建议你们真是要好好反省，要好好检讨一下自己的根器了。如果是念佛求生净土，那么我们可以仰仗佛力，祈求加持；但如果是想要明心见性，顿悟成佛，那么这个事情就只能靠自己去突破了。

从前曾有人问赵州禅师：“如何才能开悟、见性、成佛啊？”赵州禅师的回答很奇葩，他老人家居然站起来就说：“我要去小便。”（众笑）就这样往外走了几步，又回过头来说：“你看，就是这么一点小事儿，还得我自己亲自去呢！”哦，原来这就是传说中的“亲自上厕所”那句话的源头，呵呵，开玩笑的。那么，这就是禅宗和净土这两个伟大法门的不同特色，一个“全自”，一个“全他”，虽然说“归元无二路，方便有多门”，但是我们自己到底适合修哪个？这个自己想清楚。

那么今天的讲经时间到了，下节课六祖大师将要面临更加严峻的考验，像这回志诚法师还只是“盗法”，那下个公案就是要“害命”了，那么祖师是怎么转危为安的呢？还是那句老话，“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我们大家下节课再见。阿弥陀佛。



## 杀手悔过 六祖神通

今天是我们《坛经》的第三十三讲，我们已经讲到了第八品“顿渐品”，上节课我们讲完了志诚法师“盗法”的公案，那么这节课我们就要来看看志彻法师“害命”的公案。有人居然起了歹心，想要买凶杀害六祖大师，那真的就是狗胆包天、不知死活——此人至今尚在地狱哀嚎！那么具体是怎么一回事儿呢？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一起来看看当年祖师面临的环境到底有多险恶！

一僧志彻，江西人。本姓张，名行昌，少任侠。自南北分化，二宗主虽亡彼我，而徒侣竞起爱憎。时，北宗门人，自立秀师为第六祖，而忌祖师传衣为天下闻，乃嘱行昌来刺师。师心通，预知其事，即置金十两于座间。这段经文都可以拍成电影了，戏剧性非常强。这位叫做“志彻”的出家人，这个“志彻”是他后来依止六祖大师之后，由祖师给他起的法名。

志彻原来是江西人，“本姓张，名行昌”，他的俗家姓名叫做“张行昌”，年少的时候是一个纵情任性、仗义豪侠的人，喜欢练武、打架，也就是现在所说“混江湖”、“混黑道”的那种人，自以为是“行侠仗义”、“义气第一”，其实是年轻幼稚，是非不分，没有基本的做人的“正见”，佛法的正见那就更不用说了！所以他后来被人一挑拨，头脑一热，他就来找六祖大师麻烦了。

当时的佛教界，禅宗被人为划分为了“南北顿渐二宗”，南禅六祖，北宗神秀，他们两位都是修为足够的高僧大德，早就没有了人我是非的分别心，尤其是六祖大师更是已经了悟大道的不可思议圣人，所以他们彼此之间虽然在见地和修行上大有不同，但是彼此还是互相了解、互相尊重的，毕竟都是为了弘法度众生，对吧？六祖大师就算

在法上经常直言不讳，毫不客气，但那个是本着“依法不依人”的大原则，对事不对人的说法，私下里六祖大师从来就没有说过神秀大师的半句不是！而神秀大师呢，他虽然受到朝野上下的一致供奉，被尊为“国师”、“帝师”，但是他对六祖大师却极为推崇，他经常指示弟子们到南方去亲近六祖大师，甚至三番五次地建议朝廷，到南方去迎请六祖大师来帝都弘法、供养。可见他们两位大师之间彼此还是很包容的，这个大人自有大量，所以没有什么化解不了的矛盾，可是到了门下弟子那里，那个彼此之间的争论和矛盾就大了去了。

我们可以想象的，当神秀大师的弟子讥讽六祖大师“不识字、是文盲、是獠猴、不配做祖师”的时候，六祖大师的弟子们会是何等的气愤，他们的反击会是何等的尖锐（想来也不会太委婉），这样一来二往的，那个积怨和矛盾就越来越深了。这两位大师的门下弟子中，毕竟还是以凡夫居多，其中真正有修行的人很少，悟道的那就更是凤毛麟角，也就六祖大师这边有几个。所以这些“凡夫僧”还有爱憎是非之心，那是很正常的事。这也是我们凡夫修行者的一个通病，我们往往都会情不自禁地、带着倾向性地去“爱”自己的师父，“爱”自己的道场——这个“爱”是打双引号的——而排斥、憎恶别人的师父，别人的道场，是不是这样？这是一种人之常情，但这个其实也是“自我”、“我执”的一种体现。

这个人如果太执著、太自我啊，那往往就不会有智慧了，没有智慧那往往就会干蠢事。在当时，六祖大师是早已出山，弘法接众多年，天下人也都知道六祖大师得到了五祖大师的衣钵传承，是公认的禅宗祖师，更是悟道得道的圣人，这样的人我们去亲近供养、顶礼求法都来不及，对不对？但是神秀大师的某些笨蛋徒弟却偏偏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偏偏要逆天而行，他们居然自己设立祖师位，想要把神秀大师给硬推上“神坛”，推上禅宗六祖的地位。

表面看来，这些笨蛋徒弟是为了神秀大师好，是为了师门好，但实际上他们却是为了自己的一己私欲，因为神秀大师如果没有成为六祖的话，那么他们又哪里会有机会成为七祖八祖呢，又哪里能够彰显他们高明的拜师眼光呢？所以这些笨蛋徒弟才不惜为此而争名夺利，大造声势。甚至有更恐怖的，因为忌讳、嫉恨六祖大师得到衣钵的事情已经为天下人知闻，所以他们之中的某个脑残居然就突发奇想，觉得应该要派人把六祖大师干掉，只有这样才可以改写历史，才能堵住天下人的悠悠之口——这种白痴一样的思维，真是令人毛骨悚然，让人无语到极点！

在“把神秀大师立为禅宗六祖”这件事情上，如果神秀大师没有对他的徒弟们严厉呵斥、严词阻止，那么神秀大师说实话是有大过失的！在这种事情上装聋作哑、不闻不问，那就等于是纵容，是在姑息养奸，没有尽到一个做师父的责任，否则“防患于未然”的话，又何至于会发生后来的那些变本加厉、狗屁倒灶的蠢事呢？让整个师门、让整个神秀一脉都成为了历史的笑柄！看看过去，想想现在，现在有多少类似于“神秀大师弟子”的人啊？有多少人想要把自己的师父，想要把某某大师、上师、老和尚捧为祖师或佛菩萨再来？这股妖风邪气从古吹到今，只要还有愚痴的众生，师父估计这股妖风就永远也不会断绝！

那么，神秀大师的这些“脑残粉”想要把六祖大师干掉，所以他们就找到了年轻任性的“少侠”张行昌，才不过颠倒黑白地说了几句话，说六祖大师是如何如何的坏、如何如何的骗人、如何如何的该死，这位张少侠就义愤填膺地接下了刺杀六祖大师的“光荣”任务，并且拍胸脯保证说我肯定搞掂，就凭我的功夫还收拾不了一个普通的南蛮和尚吗？于是张行昌张少侠就提着他的宝剑上路了，但是他没曾想啊，六祖大师的智慧神通不可思议，祖师早就通过“他心通”知道了这一切，而且还知道了更加深远的前因后果，所以六祖大师就准备

了十两黄金放在座位前，专门等着张行昌前来刺杀，等着他自投罗网。

《坛经》在这里明确记载了六祖大师的神通，但也就是一笔带过，没有多说。这个关于神通的种类、问题和其中的道理，师父在讲《维摩诘经》和《观经》的时候都曾经给大家详细分析过，大家可以再去翻看那两套书，这里我们就不重复啰嗦了。毕竟佛法的解脱还是要靠般若智慧，神通只是副产品，而且人人其实都有大神通，只不过人人都心有障碍，所以才“神”不通达，只是“神经”通达，不识不知自家宝藏而已。

下面，时，夜幕。行昌入祖室，将欲加害，师舒颈就之。行昌挥刃者三，悉无所损。这是讲，就在某日的晚上，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张少侠就偷偷潜入了祖师打坐、休息的房间，他的功夫确实挺不错的，因为寺院里巡夜的人谁都没有发现他，但是六祖大师一早就等着他了。他挥剑想要杀害六祖大师的时候，六祖大师居然还把这个脖子伸长了让他砍，这让张少侠很没有成就感。（众笑）而且张少侠连续挥剑猛力砍了三次，次次都实打实地砍在了祖师的脖子上，但是每次都砍不进去，祖师毫发无伤！这就让张少侠非常的郁闷和害怕，以为见鬼了！他记得自己的剑是相当锋利的，而且来之前明明磨了剑的，怎么会砍不进去呢？面前的这位老和尚看上去也不像什么会高深功夫的样子，不像钟三丰、不像无染大德一看就是太极高手，（众笑）那么为什么我的剑会砍不进去呢？那张行昌越琢磨就越觉得不对，在这一瞬间他隐隐感觉到自己可能是被欺骗，是做错事了。

师曰：正剑不邪，邪剑不正。只负汝金，不负汝命。这时六祖大师突然就说话了，一个脖子砍不断的人突然就说话，真的挺吓人的！他就说：“正剑不邪，邪剑不正”，你的剑如果是正非邪，那就不会乱杀无辜，也就不会制不了邪；你的剑如果是邪非正，是错误的，那

么邪不胜正，你又怎么可能伤害得了我呢？我过去生只欠你的金子，但不欠你的命，所以你杀不了我！

很明显，六祖大师是通过“宿命通”的大神通，知道了在过去生的某一世和这位张行昌的因缘。所谓“不是冤家不聚头”，张行昌和六祖大师之间原来也是有关系的，六祖大师曾经在某一世欠了他的钱，所以这一辈子才用这样的方式来碰面，这个因果果报的纠缠，造化的安排，真是令人不可思议！

下面，行昌惊仆，久而方苏，求哀悔过，即愿出家。师遂与金，言：汝且去，恐徒众翻害于汝。汝可他日易形而来，吾当摄受。行昌稟旨宵遁，后投僧出家，具戒精进。六祖大师真是非常的慈悲！这位张行昌张少侠本来就有点疑神疑鬼的，觉得自己做了坏事，突然又听到六祖大师的一番话，这下子可把他吓得够呛！一个被自己连劈三剑都没事的人突然说话了，这让心虚到极点的张少侠吓得就摔了一跤，居然就把自己给摔晕了，昏倒在地——这个杀手刺客的水平也实在是太不专业、太搞笑了！

就这样过了很久张行昌才苏醒过来，他醒来后发现自己竟然没有被五花大绑，所以他第一件事情就是向六祖大师求哀忏悔，至诚认错。他这时已经确定六祖大师绝对是一位真正的高僧，否则怎么可能？所以他心服口服的，醒悟非常彻底，他立刻就向六祖大师直接请求剃度，要求出家。这个张行昌的根器还真的算是很不错的，应该算是很不错的，他知道真正的高僧大德是很难碰到的，所以他抓住机会，毫不犹豫地就要把整个生命皈投进来。不像我们某些同学，说出家说了好几百年，连个头发都还舍不得剃呢。（众笑）

那么六祖大师并没有马上答应张行昌，他只是把这个十两黄金交给了小张同学，并嘱咐他说：你先暂且离开这里，到别的地方去出家，因为我担心我那些徒弟，他们都很爱护我，如果他们知道你是来

杀害我的，那么他们很可能反过来会把你给杀了！而且你刺杀不成，神秀大师那边的徒众也不见得就会放过你。所以你还是在他日改天，在改变形貌后再来找我吧，我当会摄受于你。

于是张行昌就乖乖的听话，在顶礼祖师后就乘夜隐遁，远离了韶关，很快他就找到了一个寺院拜师出家。出家以后他就痛改前非，修行非常的刻苦、精进，然后又依法受戒，成为了一个真正的比丘师父。

## 常与无常 一味涅槃

一日，忆师之言，远来礼覲。这是讲，在出家受戒后的某一天，这至少应该是两三年以后了，行昌法师他一直记得六祖大师说过的话，所以他就在某一天大老远的，就重回宝林，前来拜见六祖大师。

师曰：吾久念汝，汝来何晚？六祖大师一见他就说：我挂念你很久了，老担心你会出事，你为什么来得这么晚啊？这是六祖大师的一份慈悲关爱之心。

曰：昨蒙和尚舍罪，今虽出家苦行，终难报德，其惟传法度生乎？弟子常览《涅槃经》，未晓常无常义，乞和尚慈悲，略为解说。行昌法师就说了：以前承蒙和尚您慈悲，为我舍去了极大的罪过，现在我虽然出家修行了，修的还是苦行，但是我总觉得终究难以报答您的恩德，也许只有传承佛法，教化众生，才是对您最好的回报。所以弟子一直在深入闻思经藏，最近我常看的是《涅槃经》，但是我搞不明白经典中说的“常与无常”的道理，所以想请求和尚您能够大慈大悲，简略地为我解说一二。

呵呵，这个曾经的杀手一旦改行当出家人，那个故事就没那么好玩了，现在的行昌法师一门心思都扑在了佛法上，他问的问题对一般人来说实在是很枯燥、很无聊，但是对我们佛弟子、对“圈内人”来说，这个“常与无常”的问题却是最基础、最核心的关于生死解脱的重大问题，不可轻忽。如果没有这些基本的、圆通的正见，我们修行想要得到解脱？想要顿悟顿超？那根本就是天方夜谭，是不可能的事。

下面，师曰：无常者，即佛性也。有常者，即一切善恶诸法分别心也。六祖大师果然就很简略的给了行昌法师一个答案，一个与众不同的答案。他说：这个所谓的“无常”，也就是我们一切众生的佛性；而那个所谓的“常”，也就是一切善恶诸法、还有我们因此而生起的种种爱憎取舍的分别心。换言之，这个本来“常乐我净”的佛性是“无常”的、变化的，而本来“无常”幻化的一切外在境界和内在的心意识境界却是“恒常”的、不变的——呵呵，这个和经典上讲的，和我们平常对内外境界的认知似乎截然相反，完全对不上号，所以六祖大师很厉害吧？他老人家故意丢出一句反话机锋，就把所有的人都搞迷糊了！

曰：和尚所说，大违经文。行昌法师也是一听就蒙了，但是祖师怎么会说错呢？所以他只好硬着头皮提出质疑：大和尚您说的，似乎和经典里说的大不相同，法义完全相违背啊！

师曰：吾传佛心印，安敢违于佛经？我感觉六祖大师在这里可能“呵呵”笑了一下，然后他就说了：我现在禅宗祖师位上，传佛心印，代佛说法，我哪里会有丝毫敢于违背佛经的地方呢？

曰：经说佛性是常，和尚却言无常。善恶诸法，乃至菩提心，皆是无常，和尚却言是常。此即相违，令学人转加疑惑。行昌法师就说出了自己的困惑：《涅槃经》里明明说了佛性是常，是不生不灭、不增不减的，和尚您却说是“无常”；而一切善恶诸法，乃至修行者发起的菩提心，在显现上和本质上都是无常的、生灭的，没有一个恒常不变的东西存在，但是大和尚您却说这些是“常”，这就是相违背的地方。您的说法，让我这样的初学者越听越疑惑，不知如何是好！你们听完之后，觉得“如何是好”吗？

师曰：《涅槃经》吾昔听尼无尽藏读诵一遍，便为讲说，无一字一义不合经文，乃至为汝，终无二说。六祖大师就回答行昌法师



说：这部《涅槃经》，我当年曾经听闻无尽藏比丘尼读诵过一遍，我马上就能透彻明了，为她解说奥义，其中没有一字一义是不符合佛说经文的！就算到了今天，我为你解说也是一样，不会有第二个说法，不会有错！

曰：学人识量浅昧，愿和尚委曲开示。于是行昌法师就很谦卑地说：弟子的学识和心量都很浅薄，所以才会有这种错解，还请大和尚您能够委屈一下，为弟子再做一次开示。

师曰：汝知否？佛性若常，更说什么善恶诸法，乃至穷劫，无有一人发菩提心者。故吾说无常，正是佛说真常之道也。又一切诸法若无常者，即物物皆有自性，容受生死，而真常性有不遍之处。故吾说常者，正是佛说真无常义。佛比为凡夫外道，执于邪常。诸二乘人，于常计无常，共成八倒故，于涅槃了义教中，破彼偏见，而显说真常、真乐、真我、真净。汝今依言背义，以断灭无常，及确定死常，而错解佛之圆妙最后微言，纵览千遍，有何所益？这一大段，六祖大师是煞费苦心，他把佛说的这个“常与无常”的真实义做了一个很圆通的解释。

其实行昌法师在这里，他是犯了一个“依文解义”的毛病，死抠表面的字眼，他把佛说的“常”和“无常”当成了二元对立的两个概念，以为它们是不同的，不知道佛说的“常与无常”其实是“一体不二”的，是一回事儿，他把“常与无常”打成两截，那当然就会想不通、有错解、有矛盾了。比如佛说佛性是“常”，并不是说离开了万事万物“无常变化”的境界，还有一个另外的“恒常不变”的境界，而是说就在万事万物“无常变化”的当下，它们的体性和本质就是无我的空性，空性是一切万法的本质——这点是“恒常不变”的，所以佛说佛性是“常”，遍及一切时一切处。听得清楚吗？

因为拥有这个空性的“常”的本质，所以佛性才“能生万法”，才能呈现出大千世界变化无穷、各不相同的无量相状和境界；如果没有这个空性的“常”的本质，那么就不会有“无常变化”的各种可能。所以佛说的佛性是“常”，这个“常”是空性的意思，蕴含无穷的变化、无限的可能，并不是像行昌法师所错解的，这个“常”是死水一潭、确定不变的一种状态，那是“死常”，不是佛说的“常”！如果佛性是这种“死常”，那么任何人事物就都没有什么改变改善的可能了，一切善恶诸法就会一直保持原样，恶人就不可能改过向善变成善人，张行昌就不可能放下屠刀变成志彻法师，乃至就算过了无央数劫，也不会有一个人发菩提心成就佛道，因为一切“死常”嘛，既然原来没有发心，那么后来又怎么可能会改变、发心呢？所以六祖大师针对这种错解，才故意宣说“佛性无常”，但实际上他说的才是真正的“常”的奥义，才是佛说的“真常之道”。

此外还有一种错解，有些人观察万事万物，一切都处在生灭变化当中，刹那不停，所以他们觉得佛说的“一切无常”是对的，但是他们理解浅薄了，以为这个无常的诸法真有生灭、真有生死，灭了死了就没了；同时他们看到这无常的万事万物各不相同，比如人有人样，鬼有鬼样，猪牛马羊形态各异，日月山川迥然不同，据说这个世界上就找不到完全相同的两片叶子……这样他们就把一切诸法表面上的无常当真了，形成一种“断灭无常”的邪见；然后又把一切诸法表面上的不同当真了，错以为万事万物都有自己不共的体性。换言之，他们认为“物物皆有自性”，万法的自性各不相同，各有各的生灭生死，就像这个桌子和这些花的自性及生灭，就像山里的鸟兽和我们人类的自性及生死，那能是一回事儿吗？那些持有这种知见的人，他们就会认为佛说的“佛性真常遍及一切”是不对的，他们就会说“这个真常的佛性有不遍之处”，这就造下谤佛谤法、误导众生的无间罪业了，堕入魔外的险坑而不自知。

所以六祖大师慈悲怜悯他们，才故意针对性地宣说“诸法是常”，这里有两个层面的意思：一则是说万事万物的无常变化是生生不息、永不停歇的，所以诸法永远都会显现“无常”，轮转不休——这是一种“常态”，“无常”是“常”，不会有停止和断灭的可能；二则是说“诸法无常”只是表面的，“无常”是幻象，无常所形成的各种不同也只是表面的，“无常”是幻法，在“一切不同”、“一切无常”的当下和背后，其实是“一体不二”的、“恒常不变”的“无我的空性”——这个空性就是一切无常的“体”，无常的诸法只是空性的显现和作用，虽然表面上看来诸法各有不同，你我他各有不同，但实际上它们都是同一空性，在本质上并没有任何区别。

这个空性的本质，就是一切无常表象背后的“常”！没有这个空性的“常”，就不可能会有一切诸法的“无常”，就不可能会有任何生灭变化；反之，如果没有一切诸法“无常”的显现，那么一切诸法空性的本质、空性的“常”也就无法证明，就不可能存在了。这个逻辑思维跟得上吗？所以“常与无常”，是一非二，“常”是“体性”，“无常”是“相用”，这个“体相用”三者本来就是密不可分的，都是同一空性，一味涅槃。通达这个实相妙理的修行者，那就可以横说竖说、正说反说、浅说深说，无论他怎么说那都是对的！因此六祖大师在这里说的“无常”，恰恰就是佛说的“真常之道”，而他所说的“常”，也恰恰就是佛说的真正“无常”的奥义。

那些执著邪见和八颠倒的“凡夫外道”以及“诸二乘人”，他们如果不能依照佛说的“涅槃了义教言”来正思维，那就不可能“破彼偏见”，就不可能正确理解佛说的“真常、真乐、真我、真净”，从而“依言背义”，以自己的错解邪见来妄测佛说的“圆妙最后微言”，那么这样就算读经再多，“纵览千遍”，那又有什么用呢？六祖大师的话说到这个份上，那已经算是仁至义尽了，你们能明白就明白，不明白师父也没有办法。

幸好，行昌忽然大悟，说偈云：

因守无常心，佛说有常性。  
不知方便者，犹春池拾砾。  
我今不施功，佛性而现前。  
非师相授与，我亦无所得。

师曰：汝今彻也，宜名志彻。彻礼谢而退。这是讲，六祖大师开示完毕后，行昌法师就忽然大悟了，没有辜负六祖大师的一番苦心。然后行昌法师就说了一首偈子——杀手也会说偈子，可见进步之大——就向六祖大师汇报自己的心得：所谓“因守无常心，佛说有常性”，因为我执著错解了“身心无常”的概念，所以当佛说“无常”之中有“真常佛性”的时候，我就不能理解了；“不知方便者，犹春池拾砾”，我不知道佛说的“常与无常”都是圆融善巧的方便说，我执著自己的错解邪见，就像是在春天的池子里只顾捡拾砂砾石头一样，因小而失大，差点就错过了美丽的风景；“我今不施功，佛性而现前”，我今天承蒙祖师的慈悲开示，不假修证，不废功夫，这个本具的佛性就这样自然现前了；“非师相授与，我亦无所得”，这个自性的本来面目是从本以来、法尔如是的，并不是来自于师父的教授，师父教不教都是这样，这个佛性也并不是外来的东西，它是我本然具足的，不增不减，所以我一无所得，无得无不得，得不得其实也都是那样。

所谓“自在佛性本来空，常与无常同涅槃”，禅宗不二直指，想要告诉我们的其实也就是“这个”，佛法里面也并没有太多的东西。真明白这个道理啊，那么明心见性就是很平常的事，就在念念之间，念念自见，所谓“明心不可得，见性空无我”，我们这颗心就可以得到“大休息”，就可以停止追逐了。所以六祖大师在听完行昌法师的偈子后，就点头印证他说：你终于是了解透彻了，那么你以后就改名

为“志彻”吧。于是行昌法师就变成了志彻法师，他在顶礼感谢祖师后，就退了下去。从此志彻法师就一直留在了宝林，追随在祖师的身边，再也没有离开过。

## 两个思考题

那么，志彻法师的公案讲完，现在师父想请大家思考两个问题——师父一提问，大家就恐惧，呵呵——两个问题：

第一，志彻法师的公案反映了在我们佛教历史上的名位和路线之争，有时候是会要命的，不可等闲视之！在这个娑婆世界、五浊恶世，什么样可怕邪恶的人和事都有可能会出现，尤其是随着众生的福德因缘越来越差，我们可以预见的，越到未来，那些邪师邪见和魔子魔孙就会越来越多，越来越猖獗。那么，我们既没有佛陀被人“割截身体”也不动嗔心、不起四相的空性忍辱的境界，我们也没有六祖大师先知先觉、金刚不坏的神通妙用，那么当我们碰到类似的邪恶和伤害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做？

我现在只是随便一想，就想到了好几个祖师大德被人诬陷、投毒乃至无情杀害的案例，比如早在佛陀那个时代，就连佛陀都有人敢诽谤和伤害；再比如达摩祖师，据说他一生曾被人投毒六次——哦，晕倒！还有二祖慧可大师，到了一百多岁还遭人迫害；而明朝的憨山和紫柏两位大师，也都曾被人诬陷下狱，受尽折磨；乃至到新中国解放后，那些曾被打倒、坐牢、杀害的高僧大德那就更多了，数不胜数。所以，师父想问问大家：如果换了是我们，碰到这样的事，你们会怎么做？

第二个问题，志彻法师向六祖大师请教的，那个关于“常与无常”的思辨，看起来很像是哲学家、思想家玩的脑力游戏，对不对？但很显然没那么简单！那么这个思辨的结果跟我们的生死解脱有神马关系啊？就像六祖大师讲的，所谓“凡夫外道，执于邪常”，“诸二乘人，于常计无常”，共成八颠倒，那么这种颠倒的知见和心理状态

是怎么影响我们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是怎么让我们沉溺轮回、不得解脱的？大家有想过吗？这个问题请大家回去好好地想一想，能想明白了，那么你们就可以了解祖师的慈悲，了解佛陀的智慧，也就可以像志彻法师那样拥有圆通不二的透彻正见，乃至“直入如来地”，明心又见性，从此纵横无方，随心所欲，那也不是不可能的事。

所以对师父留下的思考题，大家最好不要轻易放过了，要用自己的身心性命去闻思修持、去仔细体会。当然，如果你们中间有那种特别聪明或者特别愚笨的根器，你们干脆抛开师父的问题，绕开师父的陷阱，只管老实念佛，其它一切不理——由于你们已经抓住这句“不可思议”的佛号，那么这些“可以思议”的问题你们就没有必要再继续费神了，多多念佛就好！明白了师父的意思吗？不要错解，不要又把师父活埋了！

下面，师见诸宗难问，咸起恶心，多集座下。愍而谓曰：学道之人，一切善念恶念，应当尽除。无名可名，名于自性。无二之性，是名实性。于实性上，建立一切教门，言下便须自见。诸人闻说，总皆作礼，请事为师。这是本品的最后一段，大意是说，六祖大师见到自己自从高树禅宗法幢、弘法接众以来，教内的各大宗派有很多修行人由于种种错解，就对自己、乃至对禅宗正法都起了疑谤，纷纷前来挑战问难，有的甚至还起了很大的嗔恨恶心，这些人大多都聚集于祖师的座下，鱼龙混杂。

有些人表面上好像是来学法，但实际上却是来挑刺、找茬的，所以六祖大师就很了解也很怜悯他们，也没有刻意地针对谁打击报复或赶他们走，只是在有一天，六祖大师就对大众开示说：那些真心想要学道求道的人，一切善念恶念分别念，都应该统统打破、灭除。你们应该去追寻了悟那个“无名可名”的真谛，那个“说似一物即不中”、“一说就是错”的佛性，又叫做“自性”；这个具有“不二”

本质的自性佛性，不管生灭来去、烦恼菩提，它都是“一味涅槃，任运解脱”的，这个“涅槃生死等空花”的不二体性，就是我们一切众生的真实本性。所有的佛法，或顿或渐，就是建立在这个真实本性的基础之上的，佛陀设立的一切教门完全就奠基于此。所以不管诸位原来是修学什么法门的，那都应该“于我言下”便能自见本性，见到“法”的真谛。

很显然，六祖大师在这里，他是在很巧妙地引导那些“咸起恶心”的邪见者，把邪念邪思维转到正确的用功办道的方向上，同时也是在引导我们大家，不管是修什么法门的，不管是顿是渐，最终都是要泯除分别，同入不二，一切教法，同归实性——这才是真正的无上顿教法门，这才是值得所有人礼敬诚服、“请事为师”的真正祖师！

那么，第八品“顿渐品”到此圆满，本次讲经的时间到了。下节课我们将要一起进入本经的第九品“护法品”，这是本经准备“收官”的倒数第二品，也是最短的一品，内容很有意思。那么，还是那句老话，“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我们大家下节课再见。阿弥陀佛。



# 护法品第九

## 女皇的诏请

今天是我们《坛经》的第三十四讲，上节课我们讲完了第八品“顿渐品”，现在我们要一起进入第九品“护法品”，请大家翻开经文。这是我们这部《坛经》最短的一品，其实《坛经》讲到现在，讲完第八品，基本上已经可以算是圆满了，因为最重要、最核心的内容已经在前面几品有了淋漓尽致地发挥和阐释，所以后面两品在法义上就没有什么太新鲜的东西了，只是六祖大师跟朝廷之间的一个互动，还有就是六祖大师在临圆寂前的一些安排和交代，因此我们简单地来了解一下就好。

本品的名字叫做“护法品”，顾名思义，讲的是朝廷和皇帝对六祖大师所代表的“正法眼藏”的禅宗法脉的肯定及护持，这个背后其实还是有很多故事的，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

神龙元年上元日，则天中宗诏云：朕请安秀二师，宫中供养。万几之暇，每究一乘。二师推让云：南方有能禅师，密授忍大师衣法，传佛心印，可请彼问。今遣内侍薛简，驰诏迎请。愿师慈念，速赴上京。我们的六祖大师大弘禅宗的年代，正好是我们中国历史上最赫赫有名的一代女皇武则天统治天下的年代，在唐代的几十位皇帝中，武则天可以说是最信佛、最尊重佛教的一位。所有佛弟子都知道的，那首非常有名的“开经偈”，我们每次讲经前都要念的“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这个就是武则天写的，水平非常之高，千百年来就没有谁能再写一首超过她的。

从这首偈子，我们就可以“窥一斑而知全豹”，就可以大概了解一代女皇则天大帝的佛学水平应该不会太差，据说武则天在当皇帝前

还曾经被迫出家做过女尼，所以她应该是正经研究过佛法的，不算外行。但是自从她坐上皇位后，为了巩固皇权，为了强化统治，她就一方面推崇我们佛教，另一方面就贬抑道教，大造寺院，大塑佛像，干了很多发展佛教的正面的好事，但同时她却胆大包天、不择手段地编造伪经，然后宣说自己是弥勒菩萨降世，理当统治天下——这就犯下了大妄语的大罪过、大因果，最终成为了历史的笑柄，成为了她人生的一个污点。所以人性很复杂就是这样，很多佛弟子、包括我们可能也是类似的，一方面积极修福，一面就积极损福，糊涂颠倒的事情都不知道干了多少！

那么，由于武则天是这样一个复杂矛盾的政治人物，她出于统治的考虑，必须要大力弘扬佛教，另外她也的确对我们佛法比较了解，比较感兴趣，所以她终其一生都很喜欢亲近我们佛教的高僧。比如像《坛经》这里讲的，武则天和唐中宗在“神龙元年上元日”的时候，就下圣旨礼请禅宗的两位大德：慧安禅师和神秀大师，将他们迎入宫内供养。作为史上“破天荒”的一代女皇，武则天有多忙那是我们老百姓想象不到的，但是她不管再忙也会抽时间“每究一乘”，经常都会向两位大师请教佛法的无上奥义。而两位大师就经常很谦逊地推让说：在南方有一位叫做惠能的大禅师，他曾经得到五祖弘忍大师秘密地传授衣钵和心法，为禅宗的第六代祖师，拥有“传佛心印”、“代佛传法”的资格，陛下您应该去把他迎请过来，要向他请法才对！所谓“一佛出世，千佛护持”，这个“一祖出世”那也是差不多的，至少也会有“千师护持”，所以这些真正的高僧大德之间“心心相印”、“息息相通”，他们在法上的那种互相赞叹完全是出于对佛法的正见，而不是什么人情世故，互相吹捧，不是什么盲目的举措，这才是真正严格意义上的“僧赞僧”，希望大家能了解。

因为两位大德对六祖大师的倍加推崇和赞叹，所以我们的女皇陛下就上心了，她就特意派遣宫里的内侍太监薛简，千里迢迢的就从长

安骑马赶往了韶关，想要去迎请六祖大师“速赴上京”，她希望六祖大师能够慈悲体谅她迫切的心情，最好能够早点到达京城。但是六祖大师并没有给女皇面子，祖师自有自己很深远全面的一种考虑。

师上表辞疾，愿终林麓。看到了吧？简单的一句话，背后其实隐藏的东西很多，意味深长。这里讲六祖大师就向女皇上了个奏表，推辞表示自己已经老了，身体有疾，不愿意再长途跋涉去什么京城，只愿意一生终老于山林，逍遥自在。六祖大师这样说并不是在矫情，更不是在故作姿态、故作清高，他是确实不想去，原因很多很复杂。其中一个原因，是祖师考虑到禅宗的南北顿渐之争，本来就已经很无聊了，他如果再去京城得到女皇的大力支持、大力扶持，那恐怕就会激起北宗弟子的更多嫉恨，之前都已经种种的诽谤、污蔑、攻击，乃至谋杀都出现了，如果六祖大师再去京城的话，这样搞不好就会导致纷争加剧，那对整个佛教的大局就是“弊大于利”，就是得不偿失了。所以六祖大师是出于这种长远的考虑，才果断拒绝了女皇的诏请，不惜得罪女皇，否则那么好的大弘禅宗的机会因缘，六祖大师又有游戏三昧、神通自在，他老人家有什么不敢面对、有什么是他害怕的？对不对？

此外好像还有另一种说法，据说六祖大师曾经半开玩笑地自谦说：“我相貌粗鄙丑陋，身材矮小，如果到了北方，北方人都普遍长得比较高大，他们见到我这个丑陋的样子，那搞不好反而就不信禅法了，所以我还是不去算了。”这个说法也不知真假，大家姑且一听就行。

下面，薛简曰：京城禅德皆云，欲得会道，必须坐禅习定。若不因禅定而得解脱者，未之有也。未审师所说法如何？从这番问话来看，武则天派出的这位内侍太监薛简应该不是一个普通人，他是一个对佛法有相当了解的内行人，估计是在宫里服侍武则天，然后跟着修

学了一些佛法，所以武则天才派他来传旨。这位薛简就向六祖大师请教说：京城里修禅的大德高僧都说，想要悟道得道，就必须要打坐学禅、修习禅定，如果说不经过禅定的修行就能得到解脱，那是不可能的事！不知道大师您在这方面的见地说法是怎么样子的呢？这个话里行间就隐隐有一种试探六祖大师的意思。

师曰：道由心悟，岂在坐也？经云：若言如来若坐若卧，是行邪道。何故？无所从来，亦无所去。无生无灭，是如来清净禅。诸法空寂，是如来清净坐。究竟无证，岂况坐耶？六祖大师的回答非常直接，还是那种一贯的风格，直指第一义，没有丝毫的拐弯。他说：大道由心而悟，不拘形式，“岂在坐也”，又哪里必须要打什么坐呢？大家注意，六祖大师在这里点出了修行悟道的关键是在“心”，但是六祖大师并没有因此就否定打坐，没有说不能打坐，更没有说打坐是错的，这点要搞清楚！六祖大师只是说，这个悟道跟打坐的形式之间并没有绝对的关系，悟道在心不在坐，并不是只有打坐这一种模式，所以诸位喜欢打坐的尽管打坐，但是不要有“必须要如此才能悟道解脱”的知见，不要走极端、不要狭隘就对了。否则你搞不好就会错过或堵塞其它的可能性，自误误人，那就很可惜了。

我们看历史，很多大德悟道的因缘那真是千奇百怪的，有闻花香悟道的，有听声音悟道的，有听一句话或一句歌词悟道的，有被打而悟道的，有被夹断腿而悟道的，还有像虚老那样被开水烫一下而悟道的，相比之下打坐悟道的那些就实在是太普通了。我印象中最奇葩的，是一个上厕所悟道的案例，好像是在《指月真髓》里面给你们讲过的，还有印象不？据记载，在宋代有一位大居士叫做张九成的，他同时还是一个高官，他有一天如厕的时候还不忘参禅用功，非常的精进；当时那个厕所的味道可能让人比较愉悦，也比较放松，而他的心境也比较专注平和，时节因缘正好到了那个点上，所以当他突然听到外面的一片蛙声，一片蛙声突如其来的时候，张九成当下就打破隔

阂，豁然有悟了。虽然还不是彻悟，但也让他汗如雨下，忍不住大笑不止——在厕所里放声大笑，知道吗？呵呵，所以参禅悟道的人有时候看起来就像是疯子。

然后张九成同学就思如泉涌，他马上就写了一首很优美的诗来纪念这件事，他用很有意境的语言描述了自己的切身体悟，其中有两句最有名，所谓“春天月夜一声蛙，撞破乾坤共一家”——咋一听很美吧？你们有没有觉得很美啊？单看这两句话，你们能想象得到他是在厕所里写出来的吗？（众笑）所以上个厕所都能上开悟了，这个境界，应该算是古往今来的头一桩！建议大家啊，以后上厕所的时候没事别老玩手机，你们最好能把自己那个觉照的道心提起来，参禅的参禅，念佛的念佛（当然是默念），如厕修行两不误，这样说不定下一个“厕所悟道”的高人那就是你，谁晓得呢？对不对？

所以，就是因为有这么多现实的、真实的案例，我们才可以很明确地认定六祖大师说的这句“道由心悟”是对的，大道非关坐卧，如果没有般若智慧，没有正确的心法，那么坐得再多再久也是没有什么用的。这里再给大家一个建议，建议大家去搜集一下这方面的、祖师大德关于坐禅问题的开示，比如维摩居士呵斥舍利弗宴坐，六祖大师在本经第五品“妙行品”里的开示，还有南岳怀让禅师接引马祖道一的公案……把这些内容找全了，然后摆在一起相互比较、参考，慎思明辨，融会贯通，那么相信大家以后对佛法、对“坐禅”的了义见地就会有一个正确的把握了。

那么接下来，六祖大师就引用了《金刚经》里的一句话来说明他的观点，在《金刚经》里佛陀曾开示说，如果有人说如来是若坐若卧、是有形象有来去的，那么这个人就是在说邪见，就是在行邪道！何以故？因为他著相了！只看到了生灭、来去、坐卧的表象，没有看到空性的实相。如来之所以叫做“如来”，就是因为他已经圆满实证

到了诸法“无所从来，亦无所去”的真如实相，无来亦无去，不生亦不灭，这个万法的实相本来就是如如解脱的无上“清净禅”；而诸法真空妙有、寂灭不二的体性，本来就是无上圆满的“如来清净坐”。这样的“清净禅坐”，是无我无人无所得，是了无所住的，究竟来讲，并没有什么能证和所证的分别，法尔如是，“岂况坐耶”？所以又何必一定要打坐呢？

那些真正心里明白的人是不会拘泥于行住坐卧的，就像禅宗祖师经常讲的，“一悟即至佛地”，修行者在心里的一悟一念一转，当下就是寂灭涅槃，当下就“如佛不二”！以前我以为这里面会不会有点夸张的成份呢？但现在师父知道这是大实话了！大家不要把这个“本来面目”的“佛地”，也就是“如来的境界”想得太高远、太玄乎，好像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大家也不要吧六祖大师说的这个“无生无灭”、“诸法空寂”的“如来清净禅”、“如来清净坐”，错解成了一个相对于我们现在的生灭、生死的二元境界。禅宗祖师讲的从来都是“本地风光”，一切现成，人人本具，当下即是一一听得清楚吗？这个道理我们在《坛经》的前面几品已经讲过很多次了。

在禅宗里，只有真正明心、明白了这个道理，才可以说是踏上了“不修而修”的“正修行路”，才会知道自己过去的一切追寻和造作其实都是在错过，都是在做无用功。了解吗？像我们修学了那么多的法门，什么大圆满、大中观、大手印，无所不知；懂得那么多的法义，什么禅净律密，无所不晓，但最后得到的，也不过是“今日方知我是我”。所以与其博学，不如无知，不如老实平常、狂心一歇！听得明白吗？不要错解，不要以为师父是在叫你们做文盲，不学无术，那就是在活埋师父了。

记得在唐末的时候有一位叫做“无尽藏”的比丘尼，她悟道以后写了一首诗偈，流传很广，大伙儿都很喜欢。这首诗偈意味深长，正

好可以拿来作为六祖大师开示的补充说明，所谓：

尽日寻春不见春，芒鞋踏遍陇头云；  
归来笑拈梅花嗅，春在枝头已十分。

呵呵，很有诗意的悟道境界。原来我们自性的“春天”早就在枝头绽放“十分”了，千生万劫，不假外求，一切现成，本自无缺，但是这个自家的“风光”又有几人能明白呢？那些向外去寻找“春天”的人，你们的春天到底在哪里？这个答案可能就需要大家自己去想清楚，自己去找寻了，别人帮不上忙。



# 大乘的见解

下面，薛简再次提问，这个应该是武则天交代他见了祖师必须要问的。

简曰：弟子回京，主上必问。愿师慈悲指示心要，传奏两宫，及京城学道者。譬如一灯燃百千灯，冥者皆明，明明无尽。这是讲，薛简听完六祖大师的开示后，就很恭敬地向六祖大师行弟子礼，然后就再次请教说：弟子回京以后，主上（也就是女皇武则天）必然会问师父您说了什么？所以希望师父能够慈悲直指开示禅宗的心法要诀，到时弟子可以将您的开示传奏回去，以及转告给京城的所有学道之人。这就像是一灯点燃了百千盏灯，所有的无明黑暗都统统变成了大光明，如此则明明相传，无有穷尽。

薛简的这个请求、这个说法在我们一般人听来很正常，对吧？但是他话里面其实是隐含有知见上的漏洞的，这个漏洞一下子就被六祖大师抓住了，所以六祖大师就借题发挥，给了他一个很究竟中道的开示。

师云：道无明暗，明暗是代谢之义。明明无尽，亦是有尽，相待立名。故《净名经》云：法无有比，无相待故。六祖大师关于明暗的开示非常扼要，在一般人的理解里，这个明暗很显然是相对立的，烦恼菩提也是相对立的，但是六祖大师却说“道无明暗，明暗是代谢之义”，如果我们认为明就是道，而暗就不是道，以为大道仅仅是光明的一面那就错了。

大家还记得那句话吗？六祖大师说过的，“一切万法不离自性”，所以自性的大道超越明暗，非暗非明，但同时明也是它，暗也

是它，明暗从来就没有离开过“道”的范畴。所谓“夜半正明，天晓不露”——这是祖师说过的一句话——天黑了，万物都隐没了，但是你的自性并没有暗，它正以心光觉照一切，如如不动；而天亮的时候，阳光普照，万物显明，但是你的自性却不会因此而彰显。所以明暗只是来去的客尘，是自性中生灭代谢的幻法，是二元相对的两个概念，不是超越的、绝对的大道。

真正的大道是含摄一切、同时又超越一切的，所以佛菩萨在《净名经》里，也就是在《维摩诘经》里说：“法无有比，无相待故。”言下之意就是在强调万法的实相是没有什么对比、对立的，大道根本就不是一个二元的、相对的概念。所以我们在实修的时候，为什么要特别强调不要去执著种种的境界？比如你执著贪嗔痴，就会堕入人道或恶道；你执著身心微细的快乐觉受，就会堕入欲界六天；你执著不同层次的光明禅定的境界，就会堕入色界天；你执著“空无”的无限意识状态，那就会堕入无色界天。

因此一切无执，心无所住，让心灵停止一切自我的追寻，停止一切有为的造作，回归平常、觉醒、无我涅槃的大道，这就是佛陀设立八万四千法门的最终指向。听得清楚吗？大家可以去仔细检查、思考一下我们学习过的所有的修福修慧的法门，所有指向解脱的法门，看看它们是不是这样的？

下面，简曰：明喻智慧，暗喻烦恼。修道之人，倘不以智慧照破烦恼，无始生死，凭何出离？薛简同学很明显，他并没有听懂六祖大师在说什么，所以他就傻乎乎地向六祖大师解释了一番，结果是越说越错！他说：我之前讲的这个“明”是比喻智慧的意思，“暗”是比喻烦恼的意思，我们学佛修道的人，如果不以智慧来照破烦恼的话，那么这个无始以来轮转不休的生死大梦，我们凭什么出离，凭什么解

脱啊？这个问话咋一听好像很有道理，但实际上还是堕在了一种二元分别的知见里，不是正见，所以六祖大师马上就破斥了。

师曰：烦恼即是菩提，无二无别。若以智慧照破烦恼者，此是二乘见解，羊鹿等机。上智大根，悉不如是。六祖大师的破斥非常干净利落，他老人家说：烦恼就是菩提，两者是同一空性、无二无别的。如果以为必须要用智慧来觉照破除烦恼，这是声闻缘觉等二乘人的见解，还有法的痕迹，还有微细的二元分别，这种人就是《法华经》里说的那种选择羊车鹿车的小乘根机，真正的“上智大根”，那些透彻实相的大乘修行者，却不会有这样的见地。

简曰：如何是大乘见解？薛简就问了：那什么才是大乘的见解呢？

师曰：明与无明，凡夫见二。智者了达，其性无二。无二之性，即是实性。实性者：处凡愚而不减，在贤圣而不增，住烦恼而不乱，居禅定而不寂。不断不常，不来不去，不在中间及其内外。不生不灭，性相如如，常住不迁，名之曰道。六祖大师的开示之所以在后来能被名之为“经”，我觉得这跟他的开示非常“经典”、非常符合佛说有关，像六祖大师在这里讲的，大家去对比看看，和大乘了义经典里佛说的有什么区别？所以像这种大祖师的言教，我们完全可以当作佛说来对待，不必有丝毫的怀疑。

那么六祖大师说了：智慧是明，烦恼是无明，这个“明与无明”的两种状态，凡夫以为它们是不同的，是对立的“法”；但是真正有智慧的人就很通达，知道这个“明与无明”的两种状态其实都是同一空性，在本质上是没有什么区别的。这个没有任何区别的“不二空性”，就是一切万法的真实本性。之所以叫做“真实本性”，就是因为这个空性的本质是“处凡愚而不减，在贤圣而不增，住烦恼而不乱，居禅定而不寂”的，就像梦里梦到的一切，梦里的一切凡愚和贤

圣，一切烦恼和智慧，所有的一切人事物、一切内外境界，统统都是如幻的空性的显现，都是假的、虚妄的，是不是这样？

所以梦里的一切法，尽管在“相”上看起来很不相同，似乎各有增减、定乱、生灭、来去，但实际上它们的本质都是一样的，都是空的。这个空性的本质是“不随相转”的，你不能说他是坏人他就不空了，他一起烦恼他的本质就不是空性了，没有这回事的！所以六祖大师才说这个“空”的真实本性是“不增不减、不定不乱、不断不常、不来不去，不在中间及其内外”的，换句话说我们完全无法测度和定义它。这个不生不灭、听起来很矛盾的“不是东西的东西”，六祖大师说它是“性相如如，常住不迁”的，什么叫做“如如”啊？也就是你怎么形容它，“如”什么都对，什么如梦如幻，如真如假，如生如死，如来如去，如空如有，一切都是“如如”！这个“如如”的空性实相是恒常如此，永远也不会改变、变迁的，这就是所谓的“道”，真正的“大道”就是这个！

十方如来、诸大菩萨以及历代祖师，他们所证悟所证入的，就是这样这样一个共通共同的“不二之道”。他们千方百计、千说万说想要告诉我们的，就是“这个”，只不过他们有的是正说，有的是反说，有的是横说，有的是竖说，有的干脆就不说！这里面，所谓的“正说”我们大家都看多了，三藏经典里基本都是，对吧？所以偶尔有祖师菩萨给我们来一下“反说”，那个刺激提神的感觉就特别来劲，特别让人记忆深刻。比如曾有人问祖师：什么是佛？有的祖师就回答是“干屎橛”，有的祖师则回答是“麻三斤”，还有的回答是什么“白额大虫”——这跟佛有关系吗？等等等等。像这些“反说”，在经典里哪里看得到啊！我记得印象最深的，是真净克文禅师写的一首悟道偈，以前也跟你们讲过的，所谓：

事事无碍，如意自在。  
手把猪头，口诵净戒。  
趁出淫房，未还酒债。  
十字街头，解开布袋。

很刺激吧？像这样手里拿着煮熟的猪头在啃，嘴里却念着清净的戒律，出入于淫房酒肆之间，舞照跳、妞照泡，但是还欠了很多酒钱没有还——这样的人生，居然就是“事事无碍，如意自在”的大解脱境界，这个禅师是疯了吗？他到底是悟道，还是入魔啊？所以像这种“反说”的偈子，那些脑子不够用的人是绝对听不明白的，那些持戒却不通达的“卫道士”更是会吓个半死！但是如果我们懂得拿六祖大师在这里的开示来对照，所谓“烦恼菩提，无二无别”，那么我们就可以正确理解祖师大德的那些很奇怪的“反说”，不至于产生错解邪见，乃至产生颠倒邪行了。

但很可惜呀，我们明白了，不代表薛简也明白了，所以他很实诚地就又问了一个傻问题。

## 入道的心要

简曰：师曰不生不灭，何异外道？呵呵，这个薛简，这个内侍太监，他居然敢质疑六祖大师是外道，看到这里我真的很想对他说一声：你过来，我保证不打死你！（众笑）他自己错解了六祖大师说的法义，却不知反省，不怪自己蠢，反而很轻率地去责问祖师，去怀疑六祖大师的水平，这种思维可以说是严重的缺乏自知之明，已经可以归入“脑残”的行列了。但是幸好，他碰到的是六祖大师，没有碰到那些喜欢棒喝打人的祖师，否则他就惨了。

下面，师曰：外道所说不生不灭者，将灭止生，以生显灭，灭犹不灭，生说不生。我说不生不灭者，本自无生，今亦不灭，所以不同外道。汝若欲知心要，但一切善恶，都莫思量，自然得入清净心体，湛然常寂，妙用恒沙。这里大家要注意，从古到今都有这样一类错解邪见的外道，他们也喜欢说“不生不灭”，但是他们理解的“不生不灭”是一个二元对立的观念，他们认为万法消灭之后就不会再有生，就将生停止了，所以他们把这个叫做“不生”，而万法存在的阶段自然就被定义为了“不灭”，因此六祖大师说他们是“以生显灭”，这个生灭在外道那里是矛盾的、不可调和的两个境界。

其实他们所说的灭，并不是真正的灭，因为六道轮回，“灭犹不灭”，这个生生不息的“生”，他们就看不到了，所以他们堕入这种外道的断灭邪见，那就会把“生”给当成了“不生”，完全把生灭的实相给搞错了。现在我们的这个娑婆世界，基本上就是由这些邪见外道来掌控的，他们的影响力非常巨大，洗脑了无数人，所以想在这个世界修习正法得到解脱，那是非常不容易的，想在这个世界“混好”非常的困难，这点相信大家都应该深有体会。

那么在我们佛教里面，像佛陀和祖师所开示的不生不灭，它的意思是指万法本来就没有什么真正的“生”，这个生是幻生，同于无生，所以万法也就没有什么真正的“灭”，这个灭是幻灭，同于无灭，因此我们佛教讲的“不生不灭”其实是一个“非二元”的概念，它直指“万法不二”的究竟义、真实义，完全不同于外道。所以薛简对祖师的错解实在是有点离谱，他逼得祖师不得不给他解释了一番，这个“不生不灭”本来应该是佛法的基础知识，不用那么费事的。

那么六祖大师慈悲，他在耐心纠正了薛简的错误后，又继续开示他说：你如果想要真正了解禅宗入道的心法要诀，很简单，你只要一切善恶境界都不去思量分别，不加评判，那么这时你自然就会契入你本有的清净心体——它永远都是湛然觉照、恒常空寂的，同时又真空妙有，“能生万法”，拥有无量无边犹如恒河沙一样多的妙行和妙用，非常的不可思议。

在这里，六祖大师说的这个“心要”，大家有没有觉得似曾相识？所谓“一切善恶，都莫思量”，这和六祖大师在第一品里讲的“不思善不思恶”有什么区别吗？如果这样就能够“自然得入清净心体”，就能够让“明上座”悟到自己的“本来面目”，那么这个“心要”是不是太简单了些？无上的禅宗原来是这样简单的吗？这么简单的事情你们还搞不拎清，还活着干嘛？

其实我们佛法本来就很简单，不但禅宗的“心要”很简单，净土的“心要”很简单，就连繁复高深的唯识、华严和密宗的“心要”其实也都很简单！但是我们凡夫分别惯了，自我惯了，造恶惯了，颠倒惯了，所以很简单的佛法心要“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我们做不到，很简单的禅宗心要“不思善不思恶”我们做不到，很简单的净土心要“老实念佛”我们更做不到，很简单的密宗心要“视师如佛，一切净观”那就不用说了，业障深重的我们绝对做不到！

所以本来很简单的佛法，本来很简单的解脱、觉悟，偏偏被我们搞成了“天下第一难”，这能怪谁啊？但是如果我们依教奉行，如果我们能够真正做到佛陀和祖师所开示的“心要”，那么这个天底下最难的事——生死解脱，那就会变成天底下最简单、最容易的一件事了！比如像历史上记载的那些“顿悟顿超”的大德，很多都是普通人，他们的解脱简不简单、容不容易？再比如像那些老实念佛、自在往生的老头、老太、文盲、农民、绝症病人等等，他们的解脱简不简单、容不容易？他们的解脱为什么就能够那么简单、那么容易？

在宋代有一位著名的理学家，就是被后世朝廷硬捧为“圣人”的朱熹，他在学术上的人品虽然很令人质疑——因为他的某些思想明明是来自于禅宗，明明是深受佛法的影响，但是他却偏偏不承认，反过来还说佛法的不是，那就很不地道了——所以他的为人我们暂且不说，但是他有一首诗倒是可以拿过来借鉴一二的，写得相当好。诗云：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听得清楚吗？“为有源头活水来”，所以为什么对我们来讲很难的事，对那些解脱者来讲却很简单容易啊？那就是因为他们找到了自己的“源头活水”，也就是六祖大师在这里讲的这个“湛然常寂，妙用恒沙”的“清净心体”，而且他们还把握住了佛法修行的“心要”，他们能够做到“一切善恶，都莫思量”，或者做到“老实念佛、信愿不退”，那当然就能够与道相应，当然就能契入“清净心体”，得到本具的解脱。所谓“返本还源，归家稳坐”，我们啰里啰嗦地讲了这么多，其实真要实行起来的话，也不过就是在一念一转、在不动声色之间，修行修心，本来就是很平常的事而已。



那么，现在大家应该要问自己另外一个问题了，那就是：那些记载中的解脱者，他们和我们一样的也都是普通人，甚至有些还不如我们呢，那么他们能做到的事，为什么我们就做不到？这个问题建议大家回去以后，都要仔细地好好想一想。

下面，简蒙指教，豁然大悟，礼辞归阙，表奏师语。其年九月三日，有诏奖谕师曰：师辞老疾，为朕修道，国之福田。师若净名，托疾毗耶，阐扬大乘，传诸佛心，谈不二法。薛简传师指授如来知见，朕积善余庆，宿种善根，值师出世，顿悟上乘。感荷师恩，顶戴无已。并奉磨纳袈裟及水晶钵，敕韶州刺史修寺宇，赐师旧居，为国恩寺焉。这是讲，经过六祖大师的慈悲开示，薛简同学终于恍然大悟，还是悟了，没有笨到不可救药。他在向六祖大师礼拜告辞后，就返回了京城，向女皇和中宗陛下详细汇报了他和六祖大师之间的问答。那么武则天听完之后不免有些感慨连连，虽然她对六祖大师不愿进京这件事觉得很可惜，但是武则天也并没有强人所难，没有去勉强祖师，她展现出了一代女皇应有的气量和风范。于是就在同年的九月三日，武则天再次下诏书嘉奖赞叹六祖大师，那个圣旨的具体内容很容易看懂，我们就不再啰嗦翻译了。

这里面值得一提的，是女皇对祖师溢于言表的那份至诚恭敬，还有供养给祖师的那份“磨纳袈裟”和“水晶钵”，以及命令韶州刺史修缮寺院等等。有这样的皇帝来做大护法，那禅宗大兴就是必然的了，这件事乍一看好像是六祖大师的福报，但实际上却是整个国家和整个民族的福报，这份福报我们直到今天都还能感受和享受得到，大家说对不对？

那么，今天的讲经时间到，第九品到此圆满。下节课我们将要进入本经的最后一品“付嘱品”，估计还有一两节课就要结束了。还是

那句老话，“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我们大家下节课再见。阿弥陀佛。

# 付嘱品第十

## 思维的极致 说法的善巧

今天是我们《坛经》的第三十五讲，上节课我们讲完了第九品，现在我们要一起来学习本经的最后一品“付嘱品”，请大家翻开经文。这一品主要讲的是六祖大师在临圆寂前，对弟子们的一系列重要开示，涉及到很多很有意思的问题，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

师，一日唤门人法海、志诚、法达、神会、智常、智通、志彻、志道、法珍、法如等，曰：汝等不同余人，吾灭度后，各为一方师。吾今教汝说法，不失本宗。先须举三科法门，动用三十六对，出没即离两边，说一切法莫离自性。忽有人问汝法，出语尽双，皆取对法，来去相因，究竟二法尽除，更无去处。六祖大师真的是“老婆心切”，他对那几个已经大彻大悟的祖师级弟子，比如什么南岳怀让、青原行思、永嘉玄觉等等，六祖大师从来就不担心他们，也没有特别叮嘱过什么，而是任他们自由发挥，但是在面对其他几个弟子的时候，六祖大师就比较操心了。

这几个弟子，像法海、志诚、法达、神会等等，大概有十人，他们在众多弟子中已经算是很杰出的，但是还没有达到禅宗彻悟彻证的境界，所以六祖大师就针对他们特别讲了一个开示。六祖大师观察他们的福德因缘，知道他们在自己灭度圆寂后，都会各自弘化一方，做某一个地方的导师，所以六祖大师就在某一天把他们全部召集了起来，苦口婆心地给他们开了一个小灶。所谓“教汝说法，不失本宗”，六祖大师的这句话是有很深含义的，祖师实际上是在讲：你们只要按照我说的方法去接引众生，去讲经说法，那么你们就不会背离禅宗的宗旨和要义，就不会讲错，不会产生误导。言下之意，就算你们还没有大彻大悟，但是如果能够严格按照祖师的教导去说法，那么

你们说的至少也会是禅宗的正见，而不会是邪见！所以大家对这一段要特别注意学习，要懂得借鉴。

六祖大师在这里提供的，并不仅仅是一种善巧的技术，更不是一个僵化的模式，它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圆通透彻的关于思维训练的方法，隐含了对万法实相的究竟洞察之道。按照这个方法去缜密思维、去如实观照的人，至少，他会是一个拥有正见正思维的人，不会对佛法、对禅宗产生不该有的错解和邪见——这是肯定的！所以特别提醒大家要留意学习这一段，就算不能开悟，但起码也能拥有正见正思维。只要学会这种正确的思维方式，那么你们的逻辑推理能力、分析能力和理解能力就都会有一个很大的提高，很多问题就可以自己去思考解决，自己去判断正邪对错，就用不着老是动不动的麻烦师父了。

像我们做师父最头疼的，就是碰到那些善良但是很愚蠢的佛弟子，什么事情都不愿自己动脑子想一想，随口就乱问！有时候看到一些人提出来的问题，真是想骂人——并不是说不能提问题，知道吗？而是很多问题一看就晓得这个人根本就没有用脑，或者是没有脑！比如前几天有人问：师父，我想学《楞严经》可以吗？这样会不会就不是老实念佛了？还有法师说末法时代只要研究净土三经就行了，我该怎么办？等等。还有人捡到钱了也来问师父，自己不晓得该怎么处理……诸如此类的，像这些只要稍微去看一下佛言祖语，只要稍微用膝盖想一下就能搞明白的事，却老是来问师父！你们那个脑子如果那么金贵不舍得用，那干脆把脑袋摘下来挂树上得了，反正某些人留着也是浪费！对吧？所以这些幼稚无聊的问题说明了什么？说明众生无明愚痴的那种惰性和依赖性是越来越严重了，很多简单初级的问题都不愿开动脑筋去想，或不懂得依法去想，那这还是学佛吗？这样学佛只会越学越笨，越学就离佛法越远。你们如果也有这样的毛病，也是这样的人，那么建议你们以后出去不要说自己是佛弟子，不要给三宝抹黑！这是师父的激将法，但也是心里话，就是不晓得管不管用。

其实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我们学佛不都是要求智慧、求解脱吗？那么只要掌握了六祖大师开示的这个“三科法门”和“三十六对”，起心动念远离一切二元对立的“两边”，给人说一切法都不离自性本空的奥义，那么这个人至少已经可以说是拥有正见正思维了。有了正见正思维，那么顺理成章的，修行者下一步就会实证大般若智慧，那离真正的开悟解脱也就不远了。所以六祖大师教给我们的，是一个最低限度可以让我们变得很聪明，甚至变得很有智慧、很有辩才的妙法，我们应该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的修学。

一旦掌握了这个妙法，那么我们弘法利生、接引众生的时候就好办多了！比如有人忽然向你请教佛法，像一般人统统都是活在二元概念里的，所以他执著一边的时候你就要用相对的一边去破他——比如他执著有，你就要说空；他执著空，你就要说有；他执著烦恼，你就要说菩提；他执著生死，你就要开示涅槃……不管他说什么，你都可以用相对的一法来帮助他破除执著，这就叫做“出语尽双，皆取对法”，乃至到最后还要把这些“来去相因”的二元对立之法都统统破除，比如像前面讲的什么有和空、烦恼和菩提、生死和涅槃，这些二元的痕迹只要还有一丝，那就都要“究竟尽除，更无去处”，要完全扫荡干净才行。所谓“两边不立，中亦不存”，这样一来，我们佛法最至高无上的、真正中道圆融的那个大乘了义境界就自然彰显出来了。那些头脑灵活，善于举一反三的人，在这里就可以得到一个入处。

那么具体而言，六祖大师说的这个“三科法门”和“三十六对”到底是什么内容呢？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

三科法门者，阴界入也。阴是五阴，色受想行识是也。入是十二入，外六尘色声香味触法，内六门眼耳鼻舌身意是也。界是十八界，六尘、六门、六识是也。自性能含万法，名含藏识。若起思

量，即是转识。生六识，出六门，见六尘，如是一十八界，皆从自性起用。自性若邪，起十八邪。自性若正，起十八正。含恶用即众生用，善用即佛用。用由何等，由自性有。这里要提醒一句，六祖大师在这里讲的这些很专业的佛法的名词概念，大家可不要仅仅把它们当成是“概念”了，更不要把它们当成是书本上干巴巴的学问知识。这个“三科法门”，所谓的“阴界入”，它就是我们活生生的身心性命，就是对我们这个生命的界定，以及对我们所处环境、所接触境界的界定，了解吗？跟我们的关系非常密切，所以必须要把这些名词概念放到我们活人身上来对照着理解，这样它们才会活灵活现的“活”起来。

比如像“阴界入”这几个概念，“阴”就是五阴，又叫做五蕴，那就是组成我们这个身心、这个生命的“色受想行识”五大类因素，缺一不可。少一个我们就会出问题，没有色身你就是鬼，没有“受、想”你就是植物人，没有“行、识”你就是死人！那么“入”呢？“入”就是“涉入”、“触及”的意思，总共有“十二入”，像外在的六尘境界“色声香味触法”，和我们身上像门户一样的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它们互相“涉入”、“触及”，就会产生种种的感受和反应，这就叫做“十二入”。像什么美丑、香臭、好听难听、好吃难吃、舒服不舒服，还有我们一天到晚的胡思乱想、妄念纷飞，这些都是属于“十二入”的范畴。

那么，这个“十二入”的六根六尘，再加上一个六识，就组成了我们生命的一个完整现象，那就是“十八界”。我们如果谈人的生命，谈因缘和合，谈缘起性空，谈自性的了悟，那么这个“十八界”就是不可回避的，“五蕴”和“十二入”也是必须要关联起来思考的，所以“阴界入”实际上是一个整体，只要拿掉其中的一个环节，那么组成我们这个世界、还有组成生命的那些因缘和要素就都不完整了。大家可以结合三界所有的生命形态来仔细思索一下，那些缺乏

“阴界入”的众生，是啥样的？要不就是先天或者后天的残疾，要不就是某种非人的境界，不属于人间的范畴，是不是这样？比如色无色界。

所以有时候我们越了解生命的缘起法则，就会对佛陀所说的“人身难得，佛法难闻”这句话，有越深的体悟！试想，我们要成为一个六根六识都圆满具足的身心健康的人，外在的六尘境界和依报境界还得要比较正常、和谐，不能出生在太偏僻的没有佛法的地方，所处的时代也没有什么大规模的战乱饥荒、天灾人祸，然后我们还能在因缘的引导下顺利信佛学佛，还要碰到正法而不是相似邪法，还要碰到善友善知识而不是恶友恶知识……哇！以上的这些因缘条件都必须统统具足了，然后我们才有可能平安喜乐地相聚在这里听经闻法——这得是多大的善根福德啊！对不对？话说我们今天能“混”成这样，你说我容易嘛？！按照经典的讲法，我们每个人一定是在过去生修积过很大很好的福德，所以我们才会有今天这样的“暇满人身”，才会生在和平年代，才会再次碰到佛法，踏上回家的路。否则那是不可能的，福德因缘差一点都不行！因此还是那句老话：大家要好好珍惜了。



## 自性的起用

那么，这个五蕴十八界是怎么来的呢？六祖大师以前曾经说过“何期自性，能生万法”，现在他换了一个字，说“自性能含万法”，其实意思都差不多，因为“能含”才“能生”，了解吗？我们那个“真空妙有”的自性就像是一个大宝藏、大宝库，它能够含摄一切法，出生一切法，所以在唯识里它又被叫做“含藏识”，也就是第八识阿赖耶识。在这个“含藏识”还没有动念、还没有起用的时候，一切法的“种子”都是隐而不露的，完全看不出来，好像什么都没有，但是它一旦起了无明的分别妄念，“若起思量”，那么这个本来清净无染的“含藏识”就会在弹指之间发生转化，它就会幻化出无穷无尽的“自我意识”，也就是第七识，进而开启出六识和六根六尘的“十八界”幻法。

就像我们晚上造梦，只要一念无明妄动，在我们还来不及觉察的时候，我们心里早已埋藏的那些无形无相的“业力种子”，就已经创造出了一个有形有相的、理所当然的时空世界。是不是这样？这个世界里如果有无量的众生，那么就会有无量的“自我意识”，也就会有无量的“十八界”的“身口意”造作，由此形成新的业力和习气，反过来熏染形成新的“种子”，这些“种子”也都是无形无相的，它们统统都含藏在阿赖耶识里，只等因缘一到就会发动，又会造作出新的时空大梦。这个复杂无比的过程，在法相唯识宗里，就叫做“种子起现行，现行熏种子”，相关的道理在《成唯识论》和《瑜伽师地论》里讲得比较详细，在《坛经》这里则讲得很简单。

但不管怎么讲，这个生命和心灵的根本法则是不会改变的，“如一十八界，皆从自性起用”，所谓“一切万法不离自性”，这是六祖大师曾经强调过很多遍的！所以宇宙再大，世界再诡异，生命再难

测，那也不过是场梦，一切就和我们的梦境一样，统统都是“唯心所造，唯识所现”的，永远也不可能会有一法一物背离这个法则。因此我们要如何改造世界并从中解脱出来？这个问题就像是在问：我们要如何改造我们的梦，并从梦里醒来？关键就在于我们要觉悟到这个自性的实相，然后要做到“善用自心”。

如果我们对生命、对万法的自性实相不了解，甚至还像六祖大师讲的，“自性若邪”——这个“邪”是“邪见”的意思——如果我们对生命、对万法生起了种种邪见，那么我们的身口意造作，我们的六根六尘和六识，这个“十八界”就会“起十八邪”，一邪俱邪！这时的我们，由于心怀邪见邪思维，那么我们说任何话做任何事就都是邪的错的。比如心怀“常见”或“断灭见”的人（这应该是最普遍的两种邪见），他们认假为真，执著我见我相，分别自他，以为没有轮回和因果，以为“人死如灯灭”，所以他们的人生哲学就是“及时行乐”、“为所欲为”，从来就不相信有什么“恶道”，由此形成了自私自利的生命观和世界观，造作无尽的贪嗔痴恶业，最终把自己给害死了都还不知道！由这种人形成的世界，就叫做“娑婆世界”，又叫做“五浊恶世”，这个“五浊”中的“见浊”就是六祖大师在这里讲的“自性若邪”的“邪见”，众生由此“邪见”而“起十八邪”，于是就形成了这个世界的“烦恼浊”、“众生浊”和“命浊”。

所以改变世界的关键，觉醒解脱的关键，就在于自性不起邪见，“自性若正，起十八正”，如果我们对生命、对万法的实相生起的是正见正思维，那么我们的身口意造作，我们的六根六尘和六识，这个“十八界”就会开始改善，就会转到正确的轨道和方向上，一正俱正！关于这点，历代已经有无数的佛弟子、已经有无数的祖师大德亲身验证过了，而我们现在也正在用自己的生命、用几十年的时间来验证它，所以大家对此都应该深有体会，不应该感到陌生才对。

接下来六祖大师就对以上关于“自性起用”的开示做了一个小小的总结，他说，如果对自性的实相起了邪见和恶用，也就是想错、说错、做错了，那么就是“众生用”，就会导致六道轮回的烦恼和痛苦，就是凡夫；但如果我们对自性的实相起了正见和善用，也就是想对、说对、做对了，那么就是“佛用”，佛菩萨也是这样去做的，那就会导致彻底的觉悟解脱，超越生死轮回。所以像我们这么笨蛋但还不至于笨死的人，我们该怎么选择啊？该怎么去做啊？希望大家用自己的膝盖好好想想……

那么，不管是正见邪见、善用恶用，这一切统统都是“由自性有”的，都是自性本空的不可思议妙用！能够了解并善用这个“妙用”，拿来自觉觉他、自利利他，同时心无挂碍，那么这个“妙用”才能成其为名副其实的“妙用”；否则就只是凡夫的颠倒“恶用”，那就是自己活埋自己，白白辜负这个“妙用”了。

这个自性的“妙用”之所以叫做“妙用”，那就是因为：不管是善用恶用都是同一空性的，而且善用随时可以转为恶用，恶用也可以随时转为善用，那就在我们的一念一转之间。生活中这样的例子有很多啊，佛弟子中这样的例子就更多了。比如像有的人原来业障深重，糊涂颠倒，满脑子的邪见邪思维，但是他后来学佛了，碰到了正法和善知识，所以他就开始深入闻思，老实念佛，开始修正自己的习气毛病，那么这个就是在善用，就是在转恶用为善用；但是由于凡夫的恶习深重，毕竟还有很多无明的烦恼，所以他时不时的就会胡思乱想犯业障，业障重的时候他甚至会再度迷失，会向外去观察善知识的过失，而忘了收拾自己才是最重要的！

这里面最严重的，就是每当看到一些异性来和善知识接触的时候，这个修行者就会情不自禁的怀疑善知识和这些异性都有不清不白的关系，也不管这些异性是拖儿带女的大妈、还是没有长大的孩子，

他控制不住地就会去妄测妄想，然后又控制不住地去到处乱说，完全没有想过自己该负什么样的责任，该承担什么样的因果！像这种状况，就是典型的没有“善用自心”，按照儒家的定义这其实是一种“小人之心”，按照我们佛教的定义那就是在转自性的善用为恶用，就是在自己损福和造罪。

这样的人我们在生活中经常能见到，到哪儿都有这样的人，这是一种很普遍的、只有我们人类才有的阴暗心理，尤其以女性比较居多，男人如果也有这样的心理，那就要注意了，那说明你内心埋藏有同样阴柔、阴暗的习气种子，不是什么好事！所以提醒大家要时刻保持觉察和反省，要多多念佛求忏悔，“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 对法的韵味和中道义

下面，对法。外境无情五对：天与地对，日与月对，明与暗对，阴与阳对，水与火对，此是五对也。法相语言十二对：语与法对，有与无对，有色与无色对，有相与无相对，有漏与无漏对，色与空对，动与静对，清与浊对，凡与圣对，僧与俗对，老与少对，大与小对，此是十二对也。自性起用十九对：长与短对，邪与正对，痴与慧对，愚与智对，乱与定对，慈与毒对，戒与非对，直与曲对，实与虚对，险与平对，烦恼与菩提对，常与无常对，悲与害对，喜与嗔对，舍与慳对，进与退对，生与灭对，法身与色身对，化身与报身对，此是十九对也。六祖大师讲的这“三十六对法”，关于外境无情的有五对，关于法相语言的有十二对，关于自性起用的有十九对，都是我们佛弟子在日常生活中必须要去面对、思考和超越的各种内外二元境界。

其实六祖大师在这里还只是略说，他只是提出了最具有代表性的三十六对法，真要展开来说的话，那何止千对万对？！像我们随便都可以说出类似的无数对法，在古人的诗词歌赋里这种对子就更多了，比如前几天我无意中听到一首叫做《声律启蒙》的歌，很好听（大家可以去百度搜索一下），那个歌词就是从古人那里借鉴摘录来的，写得非常棒！所谓：

云对雨，雪对风，  
晚照对晴空，  
三尺剑，六钧弓，  
岭北对江东；  
颜巷陋，阮途穷，  
白叟对黄童，

沿对革，异对同，  
冀北对山东；  
两鬓霜，一客行，  
新绿衬酒红，  
七颗星，一袍风，  
佛陀对苍生；  
天浩浩，日溶溶，  
弯月对长虹，  
我对你，嘴对心，  
九夏对三冬。

很美吧？这个古代文化人的对法里是蕴藏有很深感情的，有的甚至还带点淡淡的忧伤，特别动人，这和六祖大师那种解脱者的冷静超然的文字感觉是截然不同的。我有一个朋友，他看了这个歌词后居然就来劲了，他不知道去哪里也找来了几句古人的对法，我一看，那真的也是超级美，不得不服！所谓：

来鸿对去燕，宿鸟对鸣虫。  
人间清暑殿，天上广寒宫。  
两岸晓烟杨柳绿，  
一园春雨杏花红。  
两鬓风霜，途次早行之客；  
一蓑烟雨，溪边晚钓之翁。

哇，真的是太有感觉了！你们有没有同感啊？特别是诸位诗人，诸位骚客？在我们中国文化里面，像这种充满了无穷意境和悠远情怀的文字，那真的就是我们的“传家宝”，能生为中国人真的是大幸！知道吗？每次看到这种有文化的东西，我这颗粗俗的心都会变得相当的高雅，因为那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境界，是很滋养心灵的。

所以相较之下，我个人的确是比较喜欢古人的这种生动的文字表达，他们把干巴巴的“对法”表现得非常唯美和富有韵味，这其实就是对六祖大师所说禅法的一种活学活用，也是一种文字般若的智慧的体现。

因此话说回来，关于六祖大师的这三十六对法，我们真正要学会、要记住的，并不是什么僵化的概念，而是要学会六祖大师那种圆通的智慧和思维，要记住六祖大师隐藏在文字表象之下的关于“缘起性空”的中道义，然后还要在生活 and 修行中学会不拘一格、灵活运用，这样才能过得自由自在、一切无碍——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那么，关于这个三十六对法的具体解释，我们就不啰嗦了，因为文字都很简单，没有什么复杂难懂的意思。唯一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就是六祖大师提出这些二元对立的概念，并不是要加深我们的分别心，也不是让我们拿来斗嘴用的，他老人家是希望通过对“三十六对法”的提炼，让我们了解心灵的执著，进而破除它，只有从世出世间一切二元的对立里超越出来，才能真正了悟万法的中道实相——这是六祖大师的苦心。

其实六祖大师在这个三十六对法里还隐藏了一个问题，不知道你们大家发现了没有？那就是我们禅宗明明讲的是“不二法门”，我们禅宗是讲“不二法门”的，但是六祖大师却偏偏提出了那么多很“二”的概念，他是啥意思啊？那么多的“二”，要如何才能变成“不二”？反过来思考，我们这个世界上明明有那么多现实存在的二元对立的现象，我们中国人也因此创造出了无数二元对立的概念，那么禅宗为什么还要特别强调“不二”？就像六祖大师讲的那三十六对法，“不二”在哪里？

据说凡圣之间的最大差别，就是凡夫在这个很“二”的世间是越活越“二”，而圣人这个同样很“二”的世间却是越活越“不

二”，所以圣人解脱，凡夫轮回！这其中的秘密是什么？

所有的二元概念，不知道大家仔细思维过没有，它们统统都是“此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无”的，没有一个能够单独存在，如果没有相对立的一方，那么另一方的概念也就无法建立、不能成立了。所以我们这个世界，不管是具体的事物还是抽象的概念，一切都是互相依存、相互证明的，不能离开彼此而存在。佛教形容这个现象就叫做“因缘和合”，又叫做“缘起性空”——这两个专业词汇本身就包含了一种“中道不二”的真实指向，只不过大家一般都没有从这个角度去思考，或者思考不够深入而已。

像我们佛法讲的这个“二”和“不二”，并不是一种哲学上的思辨，更不是文字上的戏论，它是完全来自于修行者对诸法实相的证悟。就像我们从梦里醒来，发现原来以为很“二”的日月山川、阴阳水火、一切众生、一切是非、一切“阴界入”、一切万法，一切的一切，其实都是“一体不二”的，都是同一空性，都是来自于同一个自性的起用。那时我们才会明白，原来梦里体验到的那些“二”的境界都是错觉，是虚假的，我们梦醒之后的发现：大梦了不可得，一切本来“不二”——这个体验才是真实的！听得清楚吗？

据说密宗的大成就者密勒日巴尊者，他有一次就故意教训一个夸夸其谈的活佛，就问他：请问什么是空？什么是有啊？那个活佛就指了指走廊里的柱子，回答他说：这就是有。然后又指了指天空，说：这就是空。密勒日巴尊者就说了：你说这个柱子是有，对吗？那个活佛说：是的。于是密勒日巴尊者就显现神通，他的身子居然可以在柱子里穿来穿去的，就像在水里游泳一样，没有任何的障碍。然后密勒日巴尊者又问了：你说这个天空是空，对吧？那个活佛没办法否认自己说过的话，只好回答说：是的。于是密勒日巴尊者又再次显现神



通，他居然脚踩着空气，就像踩着木头楼梯一样的，一步一步很扎实地就这样走到了空中。

那个活佛一看，立刻就跪下来顶礼求忏悔，于是尊者就告诉他说：你说柱子是有，我却说它是空；你说天空是空，我却说它是有。空和有对你来说是两个东西，但对我来说却是不二的。你所讲的空性只是理论，我所讲的不二却是实证。尊贵的佛法修行者啊，你们一定要好好的思维……

所以我们佛法讲的“空有不二”、“一切法不二”完全就是真实不虚的，不是空谈，但是现在我们都还是业障凡夫，还没有实证到，那怎么办？很简单，没有实证到不要紧，我们至少可以先建立一个对“不二实相”的正信和正见，有了正确的信心和知见，对“不二”的实证才有可能。否则连正信和正见都没有，那还谈什么实证啊？对不对？

那么这个对“不二”的正信和正见要怎样才能建立呢？那就只能从了解和观察现成的一切二元之法上入手，了解和观察一切二元对立之法的实相，就能建立对“不二”的正见——这就是六祖大师开示三十六对法的一个微妙用意。明白这点，我们再来看六祖大师的开示，就会比较容易理解了。

## 禅宗的宗旨

下面，师言：此三十六对法，若解用即道。贯一切经法，出入即离两边。自性动用，共人言语。外于相离相，内于空离空。若全著相，即长邪见。若全执空，即长无明。执空之人，有谤经直言不用文字，即云不用文字，人亦不合语言，只此语言，便是文字之相。又云直道不立文字，即此不立两字，亦是文字。见人所说，便即谤他言著文字。汝等须知，自迷犹可，又谤佛经。不要谤经，罪障无数。若著相于外，而作法求真，或广立道场，说有无之过患，如是之人，累劫不可见性。但听依法修行，又莫百物不思，而于道性窒碍。若听说不修，令人反生邪念。但依法修行，无住相法施。汝等若悟，依此说，依此用，依此行，依此作，即不失本宗。

这一大段很长，但意思其实很简单。六祖大师说：这个三十六对法，你们如果能够正确了解和灵活善用的话，那么这就是佛法的解脱之道。这是真正的大学问和大智慧，谁能真明白、真做到了，那么就可以将世出世间的一切经法和理事圆融贯通起来。这样的人说话做事，永远也不会陷入二元的两边，不会背离中道。因为他的一切言语造作，统统都是自性的妙用，都不离自性，所以才能够“外于相离相，内于空离空”，一切内外的境界，无论好坏，他都再也不会执著了。

如果是那种执著外相的人，那么他就一定会增长邪见，就会有很多莫名其妙的颠倒妄想。像昨天在QQ群里就有人说，他有一个女性朋友，她来生还想做女人，就是做转轮圣王也要做女王，做佛也要做女佛，还说什么极乐世界没有女人，这让她好苦恼好苦恼……（众笑）我听了差点就想骂一句神经病！但是想想咱是师父，偶尔也应该表现一下素质，所以就忍住了。我只是很温柔地说了一句：那是凡夫的颠

倒见！这种自以为是的女人，苦死活该！师父这个话已经很温柔了。因为是她自己的逻辑思维和理解能力有问题，以为佛说净土没有女人，那么就一定是只有男人了，她不晓得净土实际上是超越男女相的！所以明明是自己执著女身女相，认假为真，却还不知反省，生起了那么多的邪知邪见，谤佛谤法而不自知。

那么，如果是那种执著顽空、偏空的人，那他就一定会增长无明，也就是会越来越狂妄自大，喜欢谈玄说妙，脱离实际，还自以为有不同凡俗的智慧。比如有的“执空之人”，他们很喜欢开口就乱道，动不动就诽谤佛经，说什么学禅不要读经、不用文字，看到有人诵经就说人家不好不对，惑乱障碍他人，这其实是在自误误人。你既然讲不需要文字，那么你也就不应该用语言来讲话，因为语言事实上就是文字相，只不过它是动态的、用嘴巴说出来的文字而已。

但是有的人很会狡辩，他会拿禅宗的“不立文字”来做理由，六祖大师对此马上就反驳说，“即此不立两字，亦是文字”，你还是在运用文字，离不开文字！这种人一看到别人讲经说法，他往往第一反应就是马上否定，马上就会毁谤别人是在执著语言文字。这其实都是思维和理解能力有问题，是知见上学错学偏了，不了解佛法的真实义。所以六祖大师才特别警告说：如果只是自己迷糊那还罢了，你们可千万不要去诽谤佛经，一旦诽谤佛法，那这个罪障就实在是太严重、太可怕了！这种蠢事千万不要干！

那么，如果是那种“著相于外”的人，他们的最大毛病就是喜欢自我造作的有为法，以为必须要“除妄”才能“求真”，或者喜欢到处建立道场，到处说有说无、说是说非，误导大众——像这样的人，就算经历再多的劫数也不可能明心见性。

此外，还有另外两种修行者经常犯的错误，一种是他虽然听话愿意去“修行”了，但是他却喜欢“百物不思”，沉空守寂，把修行搞

成了死水一潭，没有激发自性的无边妙用，六祖大师说这是不对的，这种在佛道的解脱上反而是一大障碍，不可取。然后还有一种错误，那就是“听说不修”，光说不练，只喜欢拿佛法来吹牛耍嘴皮子，却不愿意踏踏实实地去实修实证，那么这种人在内心往往就会生起很多邪念，在做事的时候往往就会生起很多邪行。像一般禅宗的初学者都会有类似的一个通病，那就是喜欢把祖师的机锋转语当成是自己的，当成口头禅，喜欢卖弄一点小聪明，说一些“本来成佛”、“本来清净”、“心即是佛”、“唯心净土”等等很“高大上”的话，这些话本来是没有错的，但你自己实际上根本就无修无证，只有错“悟”，我执烦恼一样没破，福德智慧一样没有，你凭什么大言不惭啊？别人一看这个佛弟子怪怪的，说话做事不正常，习气毛病一大堆，还不如我呢，不懂的人就会因此诽谤佛法了，所以这种也不可取。

唯一可取的，就是像六祖大师说的，要真正的去“依法修行”，既不执著空相，也不执著有相，要以无所住的心去修行一切善法，广利众生，这就叫做“无住相法施”，这才是正确的。这个道理，我们如果能够明了的话，那么“依此说，依此用，依此行，依此作”，就能够不失禅宗的根本宗旨，就不会误导自他，“一说就是错”了。

下面，若有人问汝义，问有将无对。问无将有对。问凡以圣对。问圣以凡对。二道相因，生中道义。汝一问一对，余问一依此作，即不失理也。设有人问：何名为暗？答云：明是因，暗是缘。明没则暗，以明显晦，以暗显明。来去相因，成中道义。余问悉皆如此。汝等于后传法，依此转相教授，勿失宗旨。很显然，六祖大师苦口婆心地说了这么一大堆的目的，就是希望他的弟子们能够正确的传承禅宗的中道法义，不要迷失和背离了禅宗的宗旨。像“不失本宗”、“勿失宗旨”这个话，在本节开示里已经出现了三回，由此可见六祖大师的慎重和郑重。

那么，这个不可迷失和背离的禅宗宗旨是什么？那就是六祖大师在这里讲的和我们的“阴界入”生命缘起紧密相关的三十六对法，无论是有是无，是凡是圣，是明是暗，乃至一切万法，千对万对，它们统统都是“二道相因，生中道义”，“来去相因，成中道义”的——这个中道不二的禅宗宗旨，原来就隐藏在一切二元对立的世出世间法里，等待着我们去了解、去发现，去顿悟顿超。

明白这个道理后，我们再去看禅宗祖师开悟的那些公案，什么“师姑原是女人做”，“鼻孔向下”，“佛是西天老比丘”等等，还有那些匪夷所思的机锋转语、棒喝钳锤，比如什么“干屎橛”、“庭前柏树子”、“青州布衫重七斤”、“吃茶去”等等，这时的我们就会有会心的一笑了。其实一切法都不出六祖大师在这里说的这个“来去相因，成中道义”的纲宗法要，在经典上佛菩萨也是同样的如是说，比如在《大智度论》里就有完全一模一样的开示，所谓：“常是一边，断灭是一边，离是二边行中道，是为般若波罗蜜。”

现在这个中道了义的“般若波罗蜜”大家已经都得到了，那么本次讲经也就暂时告一段落。下节课我们将要进入“《坛经》掠影”的最后一讲，这一次的《坛经》讲座就要“大圆满”了，这个最后的精彩希望大家不要错过了。那么还是那句老话，“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我们下节课再见。阿弥陀佛。

# 生死之中得自在

今天是我们《坛经》的第三十六讲，也是本次讲经的最后一讲，六祖大师即将圆寂，而我们大家也很快就要挥手说再见了。上节课我们讲完了第十品的第一小节，六祖大师以“阴界入”三科法门和三十六对法，确立了禅宗中道不二的弘法宗旨，那么下面我们要一起进入第二小节，请大家翻开经文。

师于太极元年壬子延和七月，命门人往新州国恩寺建塔，仍令促工。次年夏末落成。七月一日，集徒众曰：吾至八月，欲离世间。汝等有疑，早须相问。为汝破疑，令汝迷尽。吾若去后，无人教汝。六祖大师在太极元年的时候大概已经是76岁了，他在七月份的时候就命令门人弟子到广东的新州——也就是六祖大师出生的地方——到那里的国恩寺去建个塔，而且督促要尽快完工。到第二年开元元年，也就是西元七百一十三年的夏天，这个塔就造好了。于是在这一年的七月一日，六祖大师就集合弟子们宣布说：我在今年的八月就要离开这个世间了，你们如果还有什么疑问的，就赶紧来问，我可以为你们破疑解惑，否则等我往生圆寂以后，就没有人来教导你们了。

在这里，六祖大师所示现的，就是传说中的“预知时至”了，他提前一年就把塔给建好，然后提前一个月就通知大家，如果没有真修行、真功夫，如果在生死中没有得到大自在，谁能做到这点？而且他老人家的身体一直都好得很，头脑也清醒得很，六祖大师在走之前和健康人没什么两样，走之后则留下了珍贵无比的“国宝级肉身”，金刚不坏，永镇南华，千百年来不知道接引和摄受了多少众生。

在历史上，类似六祖大师这样“预知时至”、“生死自在”的示现有很多，禅净律密各大宗派都有，我们只要随便翻开一本禅宗的灯

录，或者什么《高僧传》，或者《净土圣贤录》，那么我们会看到无数精彩的案例。这些大德用自己的身心性命，检验和证明了佛法的真实不虚，验证了生命的不可思议。每次看到这些大德前辈的伟大示现，我都会感受到一种呼唤，不知道你们能不能感受得到？

那是一种已经回荡了千百万年乃至无央数劫的呼唤，呼唤我们一定要像他们学习，一定要像他们一样回归自性的家园，踏上解脱的途途。这个呼唤如果你们听不到的话，那么师父建议你们多去看看祖师大德的记载，再多去思索一下他们隐藏在解脱背后的奥秘，想来应该会帮助大家打开生命中的另一扇门户，增上大家对佛法、对三宝的信心。

下面，法海等闻，悉皆涕泣。惟有神会，神情不动，亦无涕泣。师云：神会小师，却得善不善等。毁誉不动，哀乐不生，余者不得。数年山中，竟修何道？汝今悲泣，为忧阿谁？若忧吾不知去处，吾自知去处。吾若不知去处，终不预报于汝。汝等悲泣，盖为不知吾去处。若知吾去处，即不合悲泣。法性本无生灭去来。汝等尽坐，吾与汝说一偈，名曰真假动静偈。汝等诵取此偈，与吾意同。依此修行，不失宗旨。听到六祖大师亲口说自己很快就要走了，以法海为首的众弟子们一下子就忍不住了，忍不住伤心难过，很多人都哭了起来。这就是所谓的“人之常情”了，毕竟这么多年的师徒关系，大家对师父的那份恭敬、爱戴和依赖之心是可以理解的。就像当年佛陀临涅槃的时候，虽然明知道佛陀早已超越生死，早已证得不生不灭，但是四众弟子们还是觉得“顿失依怙”，就好像天要塌下来一样，很多人哭得啊，那是直接就晕倒在地。

所以法海他们的状态并不奇怪，相比之下比较奇怪的是神会禅师，因为大家都哭，只有他一个人“神情不动”，不要说什么悲泣流泪了，就连表情都没有一个，好像听到六祖大师要走了就跟没听到一

样。但是神会这个超越常情，乍一看似乎“无情无义”的状态，却得到了六祖大师的赞叹和认可。六祖大师就说：没想到是神会这位年轻的小师父，得到了善和不善平等不二的境界，一切好人坏人、好事坏事对他来说都是一样的，他的内心已经不再为毁誉所动，也不再生起什么喜悦和哀伤的情绪，这个心境只有他达到了，其他的人都不行。呵呵，看来当年被六祖大师呵斥为“知解宗徒”的神会，经过这么些年的成长，他已经有了自己内在的扎实修行，已经不再是那个只会卖弄口头禅的小沙弥了。他后来之所以能够北上京洛，几十年如一日地为“南禅”正名而舍身忘躯，那份坚韧的定力，应该就是肇始于此。

六祖大师接下来口气一变，他对那些哭泣的徒弟就不是赞叹，而是呵斥了。他说：你们在山里修道修了那么多年，真不晓得你们到底修的是什么？你们如今这样的悲伤哭泣，不晓得你们又是在为谁而哭？如果你们是担忧师父不知道死后的去处，那么你们真是杞人忧天，多此一举！我告诉你们，我当然知道自己会去哪里！我如果不知道自己的去处，那么我就不会预知时至，就不会预先告诉你们了。你们现在这样的悲伤和哭泣，那是因为你们不知道我圆寂后会去哪里，如果你们知道我要去的“地方”是何等的殊胜，那么你们就不会这样悲泣了。

其实一切万法的自性，“本无生灭去来”——六祖大师在这里的潜台词是：我也是同样没有生灭来去、自在无碍的，所以你们就不要再哭啦！的确如此，再胡乱悲伤那就说明对祖师没有信心，那就真是愚痴了。

讲到这里想起一个公案，在六祖大师之后有一位洞山禅师，他是曹洞宗开宗立派的一代大祖师。他和六祖大师一样，也是预先通知大家到来，然后写了一首“辞世偈”，再慢悠悠地剃发、沐浴、搭衣，再向大家道了一声“珍重”，最后两腿一盘就这样坐化了。但是他的



弟子们对师父的执著很深，超级舍不得他，个个都哭得死去活来的，并且从早哭到晚，一直哭到了第二天。

就这样哭着哭着，原来闭目垂帘、早已没气的洞山禅师忽然就睁开了眼睛，又活回来了知道吧？哦，吓死人了！（众笑）洞山禅师活回来的目的是为了教育他这些徒弟，他就很严厉地批评说：你们这样像是修行人吗？真正的出家人“心不附物”，从来就没有任何挂碍执著，你们现在这样哭哭啼啼的，劳生惜死，那真的就是太愚痴了！于是洞山禅师就命令大家赶紧办一堂“愚痴斋”，让大家边吃边反省。我们在寺院里一般只看到过什么“罗汉斋”、“如意斋”、“上堂斋”，对吧？这个“愚痴斋”倒是闻所未闻，第一次见。

祖师应该是想用这样的方法来刺激大家回头反省，但是他没料到，大家看见师父回来了那比什么都高兴，他们想师父骂我们愚痴那就愚痴吧，我们是真舍不得师父啊！所以他们就磨磨蹭蹭、磨磨唧唧的，足足过了七天才把这个斋饭准备好。洞山禅师就这样在“死去活来”之后又过了七天，他的身体没有任何的异常，一点病没有，也完全不像是一个曾经死过一天的人。就这样，洞山禅师很平静的和大家把这顿“愚痴斋”给吃完了，然后他就说了一句话：僧家无事，临走之际不得喧哗。说完就回到方丈再次沐浴，再次两腿一盘，就这样长坐而去。

呵呵，厉害！真是太厉害了！真是太了不起了！这个开悟的大祖师在生死中来去自如，就像玩游戏一样的，这个修行当然很了不起！但是最了不起的还是他们的慈悲心，洞山禅师可以为了让弟子们清醒、觉悟而“死去活来”，六祖大师也是同样的，他在骂完徒弟们之后，就叫他们全部坐下来，很慈悲地给他们说了一首“真假动静偈”，他希望徒弟们能够牢记诵取这首偈子，并依法修行——像这

种，这种在法上的启迪和帮助，能够引导大家去超越情执，去追寻解脱和觉悟的慈悲，才是真慈悲！了解吗？

## 真假动静偈

下面，众僧作礼，请师作偈。偈曰：

一切无有真，不以见于真；  
若见于真者，是见尽非真。  
若能自有真，离假即心真；  
自心不离假，无真何处真。  
有情即解动，无情即不动；  
若修不动行，同无情不动。  
若觅真不动，动上有不动；  
不动是不动，无情无佛种。  
能善分别相，第一义不动；  
但作如此见，即是真如用。  
报诸学道人，努力须用意；  
莫于大乘门，却执生死智。  
若言下相应，即共论佛义；  
若实不相应，合掌令欢喜。  
此宗本无诤，诤即失道意；  
执逆诤法门，自性入生死。

时，徒众闻说偈已，普皆作礼。并体师意，各各摄心。依法修行，更不敢诤。乃知大师不久住世。以上就是六祖大师的“真假动静偈”了，大众师父礼请祖师作偈，也就是在请法，于是六祖大师就说了：

“一切无有真，不以见于真；若见于真者，是见尽非真”：这第一句就是非常开门见山的直指，所谓宇宙时空、天地万物，一切万法

都不是真实的，不要以为我们所见所闻所感受到的那一切是真的，那其实都是幻法、幻象和幻觉，都是假的。佛陀《金刚经》上也讲，“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才是真理！如果我们把所见所闻当成了真实，那么我们就上当了，就会在无量颠倒中制造出无数的烦恼痛苦，自取轮回。

换言之，如果我们把梦里的一切当真，执著得死死的，那么就很难从这个梦里觉醒、超越出来了。这就是生死和轮回的真相，“一切无有真”，一切都是“因缘和合”、“缘起性空”的假法，六祖大师一开始就很直白地点出来了。如果大家对这一点不能理解、不能接受、不能相信的话，那么佛法是学不下去的，佛门是进不来的，所以大家要问问自己，我真的相信佛菩萨和祖师们说的，这个世界仅仅是个梦，一切都是假的吗？好好问问自己！

第二句，“若能自有真，离假即心真；自心不离假，无真何处真”：这是讲，如果我们能够自己认识真理，那么很简单，远离一切虚妄假法，远离一切错误认同，那么自然就会见到真心实相。如果我们自己的心里执著不舍，不能远离假象，那么在“一切无有真”的假法里是找不到一点真实的。

第三句，“有情即解动，无情即不动；若修不动行，同无情不动”：这里六祖大师话锋一转，从真假的根本就讲到动静的表象了。他说有情众生自然都在动中，也都自然了解生命是动态的、有感情的，而无情之物，比如什么草木山石，那就是不动的，没有任何的感情。如果我们想要修习什么“不动行”，想要达到身心完全的静止，完全的不动，那就和无情的草木，和不动的石头没什么区别了。这方面的知见，六祖大师已经在《坛经》里谈过很多次，希望大家能够留意和牢记！

第四句，“若觅真不动，动上有不动；不动是不动，无情无佛种”：如果想要寻觅那个真实的、永远不受染污和干扰的“不动”境界，那么就要去仔细观察一切无常变动的人事物，在“动中”自然有个“不动”的。这个本然的“动而不动”的境界才是真正的“不动”，那种像无情的石头一样死气沉沉的“不动”，只会让我们埋没了自己的佛性种子，永远也不可能得到解脱。

第五句，“能善分别相，第一义不动；但作如此见，即是真如用”：这是六祖大师从《维摩诘经》里引用的一句经典开示，原文是“能善分别诸法相，于第一义而不动”，这是什么意思？其实也就是六祖大师在前面讲的，要善于在一切“动相”的人事物中去观察和找到那个“无动相”，要善于在诸法万相中看到空相，然后对这个真空妙有、中道不二的第一义谛要保持一种毫不动摇的定解。那么，能有这样圆通无碍的正见，能以这种正思维来作行为指导的人，他不管是说话还是做事，不管是举手还是投足，那自然就会“暗合道妙”，就在念念之间，“即是真如用”。听得清楚吗？

第六句，“报诸学道人，努力须用意；莫于大乘门，却执生死智”：这是六祖大师对他的弟子以及对后来修行者的一个提醒，或者说是一个希望，他说诸位学道的人啊，你们一定要努力地精进，必须要好好善用自己的心意，千万不要听闻了这个大乘了义的无上圆顿法门，却还执著生死二法，执著凡夫和小乘的小智小慧，那就很可惜了。

第七句，“若言下相应，即共论佛义；若实不相应，合掌令欢喜”：这是讲，在修行上如果大家能够同见同解，“言下相应”，彼此会心，那么就可以在一起来探讨佛法，共修共行；但如果实在是说不通，对不二法门不理解、不相应，那么就不要再多说了，“合掌令欢喜”就好。我们在弘法接众的时候也要非常注意这个问题，有的人

因缘不一样，理念不一样，就算他大错特错，我们也不能强求他、改变他，只能说彼此尊重，随缘就OK了。

第八句，“此宗本无诤，诤即失道意；执逆诤法门，自性入生死”：六祖大师在最后讲的这个道理，不但适用于禅宗，同时也适用于净土，适用于一切法门，任何宗派和修法本来就是无诤的，因为都是佛说的正法，只是对机不同而已。适合你的不见得适合别人，适合别人的也不见得适合你，所以各修各的有缘法门，彼此理解和尊重就对了。一旦互相争执，互相错解和贬低，那就会违背了修道解脱的本意，而一旦生起大邪见，无端去攻击和诽谤别人修行的法门，那就更是“自取轮堕”，自己找死了！

像很多无知邪人，他们诽谤说“大乘非佛说”，“净土非佛说”，“《楞严》非佛说”等等，面对他们愚蠢无知的挑衅，我们作为佛弟子，应该挺身护法，这是责无旁贷、理所当然的。但是我们要把握一个分寸和原则，那就是：当我们依法破斥邪见，宣说正见之后，对方如果还是胡搅蛮缠、冥顽不灵的话，那么我们就要停止辩论，到此为止，绝对不要再和对方纠缠不休了。如果别人喋喋不休、不依不饶，那么我们直接把对方拉黑或者删除就好，不用客气知道吗？反正现在的QQ和微信都有这样的功能，很方便。我们如果有那个时间去和别人争执半天，那还真不如拿这个时间来多多念佛，先把自己救了再说，这才是比较聪明的正确的方法，不会一不小心“自性入生死”，给脑残做了陪葬，那就划不来了。

那么，六祖大师的徒弟们在听完这首偈子后，就纷纷向六祖大师顶礼表示感谢，他们都体会到了师父的良苦用心，所以他们个个收摄身心，表示一定会“依法修行”，依教奉行，绝对不会与人擅起斗诤。大家的心里这时都很清楚，六祖大师——他们敬爱的师父，的确是将要不久于人世了。

# 毕竟衣法付何人

下面，法海上座再拜问曰：和尚入灭之后，衣法当付何人？既然六祖大师将要圆寂的事实不可回避，那么有些事情就必须问个清楚了，免得引起无谓的争端。所以法海禅师作为众弟子的首座，他就强忍难过，向六祖大师先恭敬顶礼，然后就请教说：和尚您入灭往生之后，您的衣钵和法位要交付、传承给谁呢？

这个的确是大事，法海禅师表面上问的是“衣法当付何人”，实际上他问的却是“谁能继承六祖大师的衣钵成为禅宗七祖”？围绕那套衣钵，围绕这个禅宗的传承信物，已经引发了无数的是是非非和争名夺利的暴力事件，所以法海禅师不得不事先问清楚，免得以后出大麻烦。

师曰：吾于大梵寺说法以至于今，抄录流行，目曰法宝坛经。汝等守护，递相传授，度诸群生。但依此说，是名正法。今为汝等说法，不付其衣。盖为汝等信根淳熟，决定无疑，堪任大事。然据先祖达摩大师付授偈意，衣不合传。偈曰：

吾本来兹土，传法救迷情，  
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

六祖大师就非常清晰明确地回答说：我从大梵寺开始说法到今天，所有开示你们可以把它抄录流通，名之为《法宝坛经》。你们只要好好地守护此经，将这个法门辗转教授出去，那么就能度化无量的众生。能够依照此经去说去行的，那就叫作正法。我现今只是为你们说法，衣钵就不再往下传了。因为你们的信心和善根都已经非常的淳

厚圆熟，“决定无疑”，足以胜任弘法的大事，但是根据达摩祖师所传偈子的大意，这个衣钵就不应该再往下传承了。

达摩祖师在传法给二祖的时候曾经说过一首偈子，里面有一句“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据六祖大师说这里面就隐含有“衣钵到六祖就不再往下传承”的密义。因为这个“一花”就是指达摩祖师，“五叶”就是指二祖慧可、三祖僧璨、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和六祖惠能大师这五位，到了六祖大师这里，禅宗就终于“开花结果自然成”，从此大兴，绝顶的天才辈出，悟道的大德祖师也层出不穷，所以就实在没有必要再以衣钵来决定一个仅有的祖师位了，那样搞不好反而会局限了禅宗的蓬勃发展。因此六祖大师停止衣钵的传承形式，那是很有远见的，应该是当时态势下最正确的做法，顺便也把所有隐含的是非争夺给斩断了。

那么，衣钵的事情到此告一段落，下面六祖大师又把话题转到了法上，表明衣钵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要依法修行，成就无上的妙果。

师复曰：汝等若欲成就种智，须达一相三昧，一行三昧。若于一切处而不住相，于彼相中不生憎爱，亦无取舍，不念利益成坏等事，安闲恬静，虚融淡泊，此名一相三昧。若于一切处行住坐卧，纯一直心不动道场，真成净土，此名一行三昧。若人具二三昧，如地有种，含藏长养，成熟其实，一相一行，亦复如是。我今说法，犹如时雨，普润大地。汝等佛性，譬诸种子。遇兹沾洽，悉皆发生。承吾旨者，决获菩提。依吾行者，定证妙果。听吾偈曰：

心地含诸种，普雨悉皆萌，  
顿悟华情已，菩提果自成。



这里六祖大师就再次开示说：你们如果想要成就佛的一切种智，像佛那样不仅能够洞悉万法的共相，还能穷尽一切事物的差别相，那么就必须要达到一相三昧和一行三昧的修持。这是一个非常高的标准和境界。什么叫做一相三昧？如果修行者能够身处一切环境而心不住于一切相，不起我相、人相、众生相和寿者相，不管是多么好还是多么差的环境，不管是遭遇恶相还是遭遇善相，修行者都能心无所住，“不住色生心，不住声香味触法生心”，于一切相上不起爱憎和取舍的念头，也不计较、不考虑自身的利益得失和成败好坏，随时保持一种“安闲恬静，虚融淡泊”的心境，这就叫做一相三昧。

很显然，这个境界不是我们凡夫、不是我们地狱众生所能企及的，在我印象中好像只有佛陀在《金刚经》里讲的“忍辱仙人”这位大菩萨做到过，他被人折磨杀害，正在“节节支解”的时候都能够不起我相、人相、众生相和寿者相，不生一念嗔恨之心，这得有多难啊！对不对？但是修行一相三昧，实证到“人无我”、“法无我”的修行者，就能做到这点。这里面的道理，值得大家好好琢磨琢磨。

那么什么叫做一行三昧？一行三昧在第四品“定慧品”里也谈到过。像前面一相三昧主要强调的，是在面对内外一切境界相的时候，心无分别，无有爱憎取舍；而一行三昧主要强调的，则是在造作一切“身口意”行为的时候，在行住坐卧四威仪中，都要做到“纯一直心不动道场”——什么叫做“纯一直心”？也就是念念真实、念念无伪，念念无住无执、无我无得，这就是直心，也叫做真心，能做到这点的人，当下就能活出净土，就能活在净土！这样的人不管走到哪里，随所行处，念念都是“不动金刚，菩提道场”！了解这个意思吗？

其实，如果我们把这个一相三昧修行到家了，那么一行三昧也就顺势成就了，反之亦然，因为它们实际上是同体异名的一个不二境

界。但是这个一行三昧的难度和一相三昧是完全一样的，修行一相三昧我们做不到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做不到不生爱憎取舍，那么修行一行三昧我们也不可能做到“纯一直心不动道场”，做不到念念真实、念念无伪、念念无住无得。我们随时随地都在起分别、起烦恼，念念著相，念念虚伪，对不对？看到不合心意的人和事我念念都在爱憎取舍，真的哦，我念念都在爱憎取舍——像这样的状态又怎么可能会是“直心”？又怎么可能会是“不动道场”呢？所以太有自知之明有时候也不见得是好事，都不用别人来摧残我，我首先就已经把自己给彻底否定了！

那么，像我们业障这么深重的凡夫俗子，六祖大师讲的这个一相三昧和一行三昧，那我们是不是就不可能修持了呢？不是的，如果按照我们的根器，要走禅宗的路子来修成这两个高深的三昧，那的确是几乎不可能的，但是幸好，我们还有净土易行道的念佛法门！我们虽然参禅不行，我们的榆木脑袋理解不了祖师说的三昧境界，但是我们一字一句的、老实持念“南无阿弥陀佛”行不行？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观察得到，当我们无疑无虑、老实念佛的时候，当我们的心的很放松、很欢喜、很平常、很专注地念佛的时候，当我们的心生灭来去都是“南无阿弥陀佛”的时候，那么这颗心是不是很自然地，就是念念不起分别、不起烦恼，就是念念真实、念念无住、念念不著相啊？因为“南无阿弥陀佛”本身就没有任何让你起分别、起烦恼的地方，本身就是来自于无上佛果的成就，所以它当然就是念念真实、念念无住、念念无我、念念不著相的。是不是这样？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一个杀猪宰牛的屠夫，在临命终的时候只是忏悔念佛，就能够蒙佛接引，自在往生！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一个大字不识的文盲补锅匠，他只是信心坚定、老实念佛，就能够预知时至，站着往生！而我们造恶比屠夫少，学问比文盲高，那么我们念佛的话怎么可能不往生？对不对？除非我们没有信心，又不老实！

大家可以试着问自己几个问题，这个“南无阿弥陀佛”会有妄想分别、会有烦恼吗？当然不可能有！那么“南无阿弥陀佛”会有虚伪、会有贪著、会有我执、会有著相的可能吗？当然不可能有！所以我说那些全仗佛力、老实念佛的修行者，他们本身就在一相三昧和一行三昧中，而且还是来自于佛果大圆满的、没有丝毫有为造作痕迹的一相三昧和一行三昧，因此他们当然就能够横超生死、自在解脱，这是完全合情合理的一件事——我说这个话你们能理解或者有异议吗？如果能够理解的话，那么你们还不赶紧念佛，更待何时？！所谓“承吾旨者，决获菩提；依吾行者，定证妙果”，六祖大师的这两话，我们似乎也可以借用过来放在这里，里面的道理是一样的。

接下来六祖大师就打了一个比方，他说：如果有谁能够依法去修持这两种三昧，那么就好像是地里埋藏了种子，从含藏到长养，到最后必然就会“成熟其实”；修行一相三昧和一行三昧也是同样的，必得其果。我现在对你们所说的法，就好像是一场及时雨，“普润大地”，而你们的佛性就像是埋藏在地里的种子，只要遇到雨水的滋润，那么就都可以生长发芽。所以那些能够传承和接受如上妙旨的人，他们一定能够获证菩提；而那些依照我所说法去真切行持的人，他们也一定能够证得无上的妙果！这就是六祖大师的保证和授记，说得非常的斩钉截铁，不容置疑！这就等于是给大伙儿吃了一枚定心丸，虽然祖师即将往生，但是只要大家对禅宗一法有信心，只要后世学人能够老老实实地依教奉行，那么就算祖师不在了，那也绝对能够功不唐捐，得大解脱——这是压根儿就不用担心的！

紧接着六祖大师又说了一首偈子，内容就是对上面所说的一个总结，文字的意思很直白，我们就不多余翻译了。

下面，师说偈已，曰：其法无二，其心亦然。其道清静，亦无诸相。汝等慎勿观静，及空其心。此心本净，无可取舍。各自努力，

随缘好去。尔时，徒众作礼而退。六祖大师可能是想想还不放心，所以他最后又补充了几句，其实也都是在前面几品反复讲过的道理，算是“老生常谈”了。祖师说：佛法没有二法，心也是同样的没有两个。真正的佛道是本来清静，没有什么“诸相”可得的。所以你们千万不要去执著那种“观静”和“空心”的状态，换言之，不要执著“静相”和“空相”，这也是了不可得的“诸相”之一。了解吗？我们的心本来清静无染，本来就无须取舍和执著——六祖大师的潜台词是：让心安住于本来无所住的状态就对了。你们能听明白吗？

这几句话讲完，六祖大师就要大家各自努力，随缘珍重，然后就下逐客令了。于是弟子们就向六祖大师恭敬顶礼，依依不舍地就退了出去。

## 法脉的传承

下面，大师七月八日，忽谓门人曰：吾欲归新州，汝等速理舟楫。大众哀留甚坚。师曰：诸佛出现，犹示涅槃。有来必去，理亦常然。吾此形骸，归必有所。这是讲，没过几天，六祖大师在七月八日的时候就突然对弟子们说：我想要回新州去一趟，你们赶紧给我准备舟船吧。新州就是六祖大师和母亲最初居住的地方，那里现在由皇帝御赐新修了一座国恩寺，前不久还刚刚修好了一座塔，而六祖大师已经很久没有回过老家了，所以他现在想回去看看那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弟子们一听祖师要走，可能以为六祖大师这一去就不会再回来了，所以就都很难过，就纷纷哀求挽留六祖大师，那个状态是非常的坚持。

于是六祖大师就安慰大家说：诸佛随缘应化出现在这个世间，他们尚且都要示现涅槃，何况是我？所以有来必有去，这是很自然的常理。我这具肉身的形骸，也应该回到它该回的地方了。

讲到这里，想起曾经有人问，佛陀和祖师既然都是已经得道的，那么他们怎么不多活个几百上千年的？怎么不长久住世啊？呵呵，这种问题一听就知道是外行，甚至是外道问的，绝对不会是正见的佛弟子。请问，你们会不会想在你们做过的梦里长生不死啊？当你在梦里不知道是在做梦，尤其是这个梦还比较快乐、算是好梦，或者“痛并快乐”的时候，你可能会希望享受得久一点，你会觉得“长生不死”这个想法很OK！

但是当你从梦里醒来，就比如现在，让你再去思考你梦里面的欲求，你还会觉得“在一个虚妄无常的大梦里长生不死”这个想法，真的会是一个好的想法吗？只要是正常的清醒的人，就肯定不会这么认

为了，因为梦不管怎样那毕竟是虚幻的，梦里的“长生不死”别说没有，就算有那也同样是虚幻的。所以“在梦里想要长生不死”这个想法，在已经觉醒的人看来，那就是一个颠倒的邪见，是一种把身心小我当真、把大梦当真的无明和贪著！是不是这样？

所以像佛陀和祖师这些得道的人、大觉的人，他们为什么不想长生不死？主要原因就在这里。而且，佛菩萨应化世间，进入这个生死大梦里广度众生，那是要随缘的。像有的时空大梦，里面的众生福德因缘比较殊胜，他们可以活个千万年甚至活一大劫，那么佛菩萨就会随顺他们也活久一些；但是像我们这个五浊恶世，众生的寿命非常短促，常有恶死横死，所以佛菩萨往往也不会示现什么活得太长的情形。

除非是有特殊的因缘使命，比如被佛陀命令留形住世、给众生作福田的几位大阿罗汉，像什么迦叶尊者、宾头卢尊者、罗侯罗尊者、君屠钵叹尊者等等，他们到现在都还活着，而且时不时地就会乔装打扮出现在“千僧斋”上，游戏人间，你们信不信？再比如历史上有明确记载的，宝掌千岁和尚，据说走的时候已经有一千多岁了，他的经历传奇得不得了，可谓是神妙无比，你们感兴趣的可以自己去百度搜索一下。

所以说，活得长短并不能说明什么，你不能说宝掌千岁活得比佛陀长，所以他就比佛陀厉害，不是这么回事儿，一切都要看因缘。现在就是六祖大师的因缘到了，该说的早已经说完，老人家就要准备“回家”了。

下面，众曰：师从此去，早晚可回？弟子们就问六祖大师：师父您离开之后，大概要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啊？

师曰：叶落归根，来时无口。六祖大师就说了一句很有禅机的话：叶落归根，来时无口——这个“叶落归根”很好理解，但是“来时无口”是神马意思？结合上下文，应该是“何时归来也无法用口表达”的意思。当然，如果有人愿意把它理解得更加玄妙，那也未尝不可。

又问曰：正法眼藏，传付何人？弟子们又问了：禅宗的正法眼藏您传给谁了？这一问似乎大有玄机，这实际上是在问六祖：从您这里得到开悟，得到禅宗正法眼藏的大德共有几位？

师曰：有道者得，无心者通。六祖大师还是没有正面回答，还是说了很有禅机禅意的一句话：“有道者得”，那些有道的、悟道的人自然就得到了正法眼藏，而“无心者通”，那些已经了悟无心的人，他们自然就会通达正法眼藏。这两种人其实就是一种人，所谓“有道即无心，无心自有道”，他们也就是前面讲的那种证得一相三昧和一行三昧的人，历代祖师莫不如是。

下面，问曰：未知从上佛祖应现已来，传授几代？愿垂开示。弟子们又再问了：不知道从佛祖应化示现以来，禅宗到如今一共传授了几代？还请师父垂慈给予开示。

师云：古佛应世，已无数量，不可计也。今以七佛为始。过去庄严劫毗婆尸佛。尸弃佛。毗舍浮佛。今贤劫拘留孙佛。拘那含牟尼佛。迦叶佛。释迦文佛。是为七佛。释迦文佛首传摩诃迦叶尊者。第二阿难尊者。第三商那和修尊者。第四优波鞠多尊者。第五提多迦尊者。第六弥遮迦尊者。第七婆须蜜多尊者。第八佛驮难提尊者。第九伏驮蜜多尊者。第十胁尊者。十一富那夜奢尊者。十二马鸣大士。十三迦毗摩罗尊者。十四龙树大士。十五迦那提婆尊者。十六罗睺罗多尊者。十七僧伽难提尊者。十八伽耶舍多尊者。十九鸠摩罗多尊者。二十闍耶多尊者。二十一婆修盘头尊者。二十

二摩拏罗尊者。二十三鹤勒那尊者。二十四师子尊者。二十五婆舍斯多尊者。二十六不如蜜多尊者。二十七般若多罗尊者。二十八菩提达摩尊者。二十九慧可大师。三十僧璨大师。三十一道信大师。三十二弘忍大师。惠能是为三十三祖。从上诸祖，各有禀承，汝等向后递代流传，毋令乖误。

这一大段，文字都很简明，基本都是圣者们的名字，我们恭敬念过一遍，就不再具体翻译了。在这一段里，六祖大师对我们禅宗的法脉法统作了一个全面的梳理和交待。禅宗为什么会流传一千多年而长盛不衰？这就和六祖大师在这里的开示有很大关系了，禅宗从六祖大师开始，代代相传，灯灯相续，到清代康熙年间就已经传了近四十四代，传到现在那大概就有五十多代了。

像禅宗这样严密的传法谱系，在其它宗教里应该是绝无仅有的。而在我们佛教内部，其它宗派在法脉传承上基本都有一些问题，存在着“历史的空白点”，了解这意思吗？有很多无法弥补的断层，这都是在“三武一宗法难”和历次战乱中形成的，所以根本就不可能有禅宗这样的延续性。

为什么禅宗能拥有如此强大的延续性？这就不得不归功于《坛经》，归功于六祖大师在这里明确开显的法脉传承的禅宗法统。因为法统就是传统，传统本身就代表了一种具有高度公信力的权威和信誉。对不对？六祖大师把禅宗的法统上溯到了古印度的二十八位尊者，乃至上溯到了释迦牟尼佛，甚至是更久远的贤劫七佛，这就使禅宗的心法传承有了绝对牢靠的依据。从此以后，天台、华严、净土和密宗，这些各大宗派也都纷纷效仿，试图建立自己的法统，但都远不如禅宗来得严密和权威。因为把法统上溯到佛陀并不难，难的是在现实社会中，这个法统能不能得到绝大多数人的信服和认可？从历史来看，在这上面最成功的应该就只有禅宗了，其它宗派都相对较弱些。



那么，关于禅宗的这个法统，这里面其实隐含有很多问题，但是我们只能挑选扼要随便说说，毕竟大家都不是做学问的，所以简单了解一下就好。下面我们要转入另一个话题，因为六祖大师这些弟子们，他们的思维是跳跃性思维，他们的脑子一下子就从法统问题跳到了另外一个问题上，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

## 谁要偷六祖的头

又问：此后无有难否？这是讲，某个弟子就询问六祖大师说：将来教里是否还会有什么灾难祸患呢？这一问其实也很有他的道理，因为我们佛教的法统传承下来，上千年里已经不晓得经历过多少磨难，仅仅是六祖大师本人，这一辈子都经历过无数次的迫害。《坛经》里有记载的追杀就有好几回，买凶杀人有一回，派细作来盗法有一回，诽谤攻击还有一回……《坛经》里记载得文绉绉的，比较轻描淡写，但是你们如果读不出言外之意，读不懂意外之心，以为当年身处局中的人那个感受也很轻松，以为他们也很容易，那么我对你们的智商就真是要表示怀疑了。

在当时，有很多东西都是根本没办法记载、也不可能记载的。了解吗？据说六祖大师曾经碰到过六次以上来偷盗衣钵的人，而且个个都想顺便把六祖大师给杀了，只不过都没有成功而已，否则《坛经》就要改写了。那么这些人的幕后指使是谁？像这些阴暗负面的事情，《坛经》里怎么可能会去记载？没有记载，就等于没有发生吗？所以我们看东西头脑不能太简单，要有基本的举一反三的逻辑思维和推理能力，这样才会对当年的历史环境有一个正确而深入的解读。

师曰：吾灭后五六年，当有一人，欲取吾首。听吾谶曰：

头上养亲，口里须餐。

遇满之难，杨柳为官。

六祖大师在这里做了一个预言，他说：我灭度后大约五六年的时间，就会有一个人想来偷取我的头颅。你们要听好我的谶语，要记住我说过话。所谓“头上养亲，口里须餐；遇满之难，杨柳为官”，

六祖大师在这里又说了一个让人看不懂的预言，这是预言的一贯风格，只能等事后来验证。

根据后来的记载，在六祖大师圆寂后，他老人家的肉身就保存在了南华寺的一座塔里，过了几年，大概是在开元十年的八月份，果然就有一个不知死活的人在大半夜的想要偷盗六祖大师的头颅，幸好被僧众发现得早，于是就把他给抓了。送到官府一审问，才知道这个人叫做张净满，是被新罗一个叫做金大悲的出家人雇用的，这个金大悲想要偷盗六祖大师的头颅回国供养——好心，但是想干坏事——但是他自己不敢来，所以就出钱请张净满来干这件事。很巧合的是，当时韶州负责这件事的官员，县令就叫做杨侃，刺史就叫做柳无添，两个人的姓合在一起，正应了六祖大师预言里说的“杨柳为官”，而“遇满之难”里的“满”很显然就是指张净满，他是为了要养家糊口、要吃饭活命才接的这单活儿，所以六祖大师的预言里才说什么“头上养亲，口里须餐”，原来是这个意思。

这时大家才知道六祖大师的预言一点不差，全部都说中了，所以对六祖大师就更加敬畏了。后来刺史柳无添还亲自来到南华寺，请教六祖大师的弟子、高足金韬禅师，问这个张净满该怎么处理他？金韬禅师就说：如果要按照国法来办的话，那么理当杀头，罪无可赦。但我们佛法是讲慈悲的，冤亲平等，他也不过是因为愚痴，是为了吃口饭而已。所以还是饶恕他吧，既然祖师对此早有预言，那就说明此事本该发生，不过都是些业力因缘罢了。柳刺史听完后就感叹、慨叹说：我今天才知道佛门的广大！于是就将张净满给无罪释放，这件事情就这么了了。

这就是六祖大师预言的在他往生后的一点小小麻烦，因为毕竟没发生什么大事，真正的大事我相信六祖大师反而不见得会预言了。就从六祖大师那时算起，从唐朝到今天，上千年的时间里，南华寺碰到

过多少灾难和风雨啊？估计已经没人能够统计出来，祖师如果都要一一预言的话，那就不是什么佛法正道，就不是祖师该干的事了。

像一些真正的大灾难，比如文革时期的法难，六祖大师的真身舍利遭到了惨无人道、惨不忍睹的可怕破坏，这比他预言的什么“遇满之难”要严重无数倍，但是这个事情六祖大师却没有说。以六祖大师的禅心通明，他难道不知道吗？我相信不是！我相信六祖大师只是无奈，就像佛陀一样的无奈，面对业障众生的完全疯狂，就连诸佛也只能沉默叹息，祖师预不预言又能如何？

关于这件事情，我是在当代高僧佛源老和尚的自述里看到的，当时老和尚还是个年轻的出家人，他住在文革时期的南华寺，亲眼目睹了六祖大师的真身惨遭破坏！那段文字是这样写的：

一天，六祖大师的真身被红卫兵用手推车推到韶关游行，说是坏蛋，是假的、骗人的，要斗，要烧掉。结果被人用铁棒在背胸上打了碗口大的一个洞，将五脏六腑抓出来，丢在大佛殿。肋骨、脊梁骨丢满一地，说是猪骨头，狗骨头，是假的。并在六祖大师头上盖个铁钵，面上写“坏蛋”二字，放在大佛殿。

原不准我们看，但我仍偷偷跑去看了，心里难过得流泪，偷偷地把六祖大师灵骨收拾起来，但没有地方可藏。一者怕人知道，二者怕自己不知哪天被打死，六祖的灵骨不能这么样被丢掉啊！于是用一瓦盒上下盖好，埋于九龙井后山的一棵大树下，作好标记。并送信给香港圣一法师，要他来时用照相机把这个地方拍下来，以待太平时取出。丹田祖师的灵骨也同遭残害，我也分别收殓……

（后来）六祖大师灵骨取出时，因入土已十多年，南方潮湿，肋骨已有霉变，但仍有条块形。脊骨受潮更重，更不如入土时的形象，丹田祖师的灵骨就更不如从前了。我将二位祖师的灵骨捧回自己屋

中，用木炭火烘干抹净，用一整块檀香木将脊骨、肋骨一节节驳接在檀香木上，粘好之后，再如法放入真身内。外用绸布和漆封闭，并在檀香木上刻记，载明因果。六祖大师的脏腑已朽，只好烘干成末，与檀香末混合塑形，放置于六祖胸内。

当时我号啕大哭，发誓要生生世世护持六祖大师真身。当年情况难以想象，如果我知道我不会死的话，决不会把六祖大师、丹田祖师的灵骨埋到后山，受此损坏……许多人说六祖大师真身是假的，如不是我亲眼所见，亲历其事，心中也难免疑心。这次事件中，我亲眼见到六祖大师灵骨千二百多年后，仍是金黄色，坚硬如金，份量也沉重如金。而丹田祖师的灵骨相对呈黑色，份量轻得多，端的有金铜之别，确实不可思议。

如果不经文革浩劫，六祖大师真身决不会受此损坏的，我作为六祖大师的儿孙，不知为此哭了多少次，多少年。但那个年月，周围每天都有人盯着我，谁敢露面哭泣？有的人只为自己出风头，管他是不是六祖大师。憨山祖师也被一个狮子虫砍了一刀，好在背胸只打了酒杯大的洞，没有如六祖大师、丹田祖师那样把脏腑都掏出来……

以上就是佛源老和尚的亲身经历，不晓得你们听完之后，会有什么感触？师父之所以会把这段历史放在这里告诉大家，就是为了要提醒自己，要提醒所有的人：不要以为我们现在还能看到六祖真身是件容易的事，不要以为我们现在还能看到佛经、还能见到出家人是件容易的事！那是无数前辈大德一代一代用血泪和生命去传承和守护下来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珍惜！我们也要用自己的生命去传承和守护它！了解这个意思吗？希望大家能明白。

## 最后的教言

下面，大师先天二年癸丑岁，八月初三日（是年十二月，改元开元），于国恩寺斋罢，谓诸徒众曰：汝等各依位坐，吾与汝别。这是讲，六祖大师在回到新州国恩寺后不久，他老人家不是在七月份讲，一个月后也就是八月份他就要往生了吗？所以六祖大师就在八月三日的这一天，召集弟子们办了一堂斋，也就是请大家吃饭，吃一餐好的，然后六祖大师就招呼大家说：你们都各自依位次坐下吧，我现在就要和你们告别了。

法海白言：和尚留何教法，令后代迷人，得见佛性？这时首座和尚法海又再次代大家提问说：和尚您要留下什么教诲和妙法，可以令后代的迷人，得见自身的佛性？

师言：汝等谛听。后代迷人，若识众生，即是佛性。若不识众生，万劫觅佛难逢。吾今教汝识自心众生，见自心佛性。欲求见佛，但识众生。只为众生迷佛，非是佛迷众生。自性若悟，众生是佛。自性若迷，佛是众生。自性平等，众生是佛。自性邪险，佛是众生。汝等心若险曲，即佛在众生中。一念平直，即是众生成佛。我心自有佛，自佛是真佛，自若无佛心，何处求真佛？汝等自心是佛，更莫狐疑。外无一物而能建立，皆是本心生万种法。故经云：心生种种法生，心灭种种法灭。吾今留一偈，与汝等别，名自性真佛偈。后代之人，识此偈意。自见本心。自成佛道。偈曰：

真如自性是真佛，邪见三毒是魔王；  
邪迷之时魔在舍，正见之时佛在堂。  
性中邪见三毒生，即是魔王来住舍；  
正见自除三毒心，魔变成佛真无假。

法身报身及化身，三身本来是一身；  
若向性中能自见，即是成佛菩提因。  
本从化身生净性，净性常在化身中；  
性使化身行正道，当来圆满真无穷。  
淫性本是净性因，除淫即是净性身；  
性中各自离五欲，见性刹那即是真。  
今生若遇顿教门，忽悟自性见世尊；  
若欲修行觅作佛，不知何处拟求真。  
若能心中自见真，有真即是成佛因；  
不见自性外觅佛，起心总是大痴人。  
顿教法门今已留，救度世人须自修；  
报汝当来学道者，不作此见大悠悠。

这一大段开示虽然很长，但意思也还是很好懂，六祖大师的表达始终都是那么的直白明了，直指人心，没有那些绕弯子的玄妙。他老人家说：你们大家都要用心谛听了。那些后代的迷人，如果他们能够了解众生，也就是了解一切万法都是众缘和合而生的，都是缘起性空的，那么他们就会了解佛性了。如果不能了解一切众生因缘和合、缘起性空的道理，那么就算历经千万劫的寻找，也不可能见到真正的佛。

我现在要教你们认识自己心中的众生，见到自己心中的佛性。想要求佛见佛，其实只要认识自己心中的众生就行了。我们是因为自心的众生迷失了才不认识佛性，绝不是佛迷失了而不认识众生。我们的自性如果能够觉悟，那么众生当下就是佛。我们的自性如果迷失了，那么本有的佛性也就变成了众生。自性如果能了悟平等，那么众生当下即佛；自性如果生起了邪见险恶之心，那么佛也就变成了众生。

你们的心里如果还有险恶谄曲，那么就等于是佛在众生之中。如果能够一念平等正直，那么就等于是众生成为了佛。我们的心中本来就都各自有佛，这个自性佛才是真正的佛。我们自己如果都没有佛心，那么又要到何处去寻找真佛呢？所以“汝等自心是佛”，你们的心就是佛，千万不要有所狐疑！在我们的心性之外并没有任何的人事物可以单独存在，万法都是从我们的心性里变化显现出来的。所以经典里面才会说：心念一生则种种法随之而生，心念一灭则种种法随之而灭。

我现在留下一首偈子和你们告别，这首偈子就叫作“自性真佛偈”。后世的人如果能够了解此偈的含义，那么他们就能见到自己的本心，就能自然成就佛道。那么，这首偈子我们简单解释一下大意就行了。偈曰：

第一句，“真如自性是真佛，邪见三毒是魔王；邪迷之时魔在舍，正见之时佛在堂”：这是讲，我们的真如自性就是真佛，我们心中的邪见和贪嗔痴三毒就是魔王，没有外来的佛，也没有外来的魔。当我们的心中生起邪见愚迷的时候，那么我们的心就是魔的房舍；当我们的心中生起正见的时候，那么我们的心就是佛在其中。

第二句，“性中邪见三毒生，即是魔王来住舍；正见自除三毒心，魔变成佛真无假”：当我们在自性之中生起邪见和三毒的时候，那就说明魔王其实已经住进来了。但是当我们一旦生起正见，三毒自然消除，那么这时魔王就会转变成真正的、无假的佛。

第三句，“法身报身及化身，三身本来是一身；若向性中能自见，即是成佛菩提因”：这个佛的法身、报身和化身，三身本来就是一个身。如果我们能够在自性之中见到这个三身，那么这就是成就无上佛道的菩提之因。



第四句，“本从化身生净性，净性常在化身中；性使化身行正道，当来圆满真无穷”：这一句稍微拗口一些。大意是讲，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从一切化身、从一切因缘和合的万法中了悟到这个清净自性的，所以这个清净自性它一定就是遍及一切时一切处的，它就常在一切化身和一切万法之中。如果有谁能够善用这个清净自性的力量而使化身行于正道，去自利利他、自觉觉他，那么他将来的圆满果报就会无穷无尽了。

接下来，因为淫欲是我们欲界众生最大的障道因缘，所以六祖大师在这里话锋一转，就谈到了这方面的问题。

第五句，“淫性本是净性因，除淫即是净性身；性中各自离五欲，见性刹那即是真”：这是讲，我们众生的淫欲之性、淫欲之心，本来就是从清净的自性、从清净的空性中幻化而生的，所以只要能够了悟淫欲是空，把淫欲除去，那么自然就能见到清净的自性法身。如果你们愿意安住在这个清净的本性之中，各自远离五欲，那么当你们明心见性的刹那，就是见到了真实。

第六句，“今生若遇顿教门，忽悟自性见世尊；若欲修行觅作佛，不知何处拟求真”：那些今生能够遇到这个顿教法门的人，当他们忽然悟到自性，那就等于是亲眼见到世尊了。否则如果想要向外去修行、去寻觅求佛，那就不晓得要到哪里才能找到真正的佛了。

第七句，“若能心中自见真，有真即是成佛因；不见自性外觅佛，起心总是大痴人”：这是讲，如果能够在自己的心中自见真佛，那么这个才是真正的成佛之因——这是修行一切法们的核心关键，大家要留意。否则不见自性而向外去寻觅、去求佛，那些有这个起心、有这个念头的人，总而言之就是一个大愚痴人。

第八句，“顿教法门今已留，救度世人须自修；报汝当来学道者，不作此见大悠悠”：这是讲，六祖大师现在已经把无上的顿教法门留下来，所有想要救度众生的人你们必须先把自己给修明白了，否则“自未得度，能度他者，无有是处”，佛陀讲的和六祖大师是一个意思。最后，六祖大师就殷勤叮嘱说，我要特别提醒你们以及提醒那些将来学道的人，你们如果不具备上面所说的那些见地，“不作此见”，那么你们就只能一辈子忽忽悠悠，就不可能有什么成就了。

这首偈子里面体现出来的六祖大师的慈悲实在是令人很感动，但还不止如此，六祖大师对弟子们的关爱，对我们这些末法众生的悲心那可以说是无尽的，我们从下面这段“唠叨”又“啰嗦”的开示中就能很明显的看出来。当然，这个“唠叨”和“啰嗦”是加双引号的。

师说偈已。告曰：汝等好住。吾灭度后，莫作世情悲泣雨泪，受人吊问身著孝服。非吾弟子，亦非正法。但识自本心，见自本性。无动无静，无生无灭，无去无来，无是无非，无住无往。恐汝等心迷，不会吾意。今再嘱汝，令汝见性。吾灭度后，依此修行，如吾在日。若违吾教，纵吾在世，亦无有益。复说偈曰：

兀兀不修善，腾腾不造恶；  
寂寂断见闻，荡荡心无著。

这是六祖大师最后、最后的开示了。六祖大师在说完“自性真佛偈”后，就再次叮嘱说：你们要好好地依法安住。在我灭度之后，你们千万不要做世间人情的那种悲泣流泪，不要接受别人的吊问或者身穿孝服，否则就不是我的弟子，也不是正法。你们只要能够明心见性，“识自本心，见自本性”，做到“无动无静，无生无灭，无去无来，无是无非，无住无往”，能够牢记并做到这个就够了。但我还是很担心你们心有迷惑，不能正确领会我的意思，所以我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不断叮嘱你们，希望能令你们见到自己的本性。那么等我灭度

以后，如果你们能够依教奉行的话，那就好像我还在世一样，没有任何的区别。但如果你们违背我的教法，阳奉阴违，那么就算我还在世间，那也是没有任何益处的。

紧接着六祖大师就说了最后一首偈子，这个风格有点特别，连续用了好几个不常见的形容词，什么“兀兀”、“腾腾”、“寂寂”、“荡荡”，大家如果觉得很难理解、不能意会的话，那就不用浪费时间瞎琢磨了。倒不如把这几个形容词丢开，那么六祖大师这首偈子的意思就变得很清晰了，所谓“不修善，不造恶；断见闻，心无著”，这样一来，六祖大师的意思是不是就很容易明白了？如果还不明白，那就自己回家慢慢参。

## 心不留亦影不留

下面，师说偈已。端坐至三更。忽谓门人曰：吾行矣。奄然迁化。于时异香满室。白虹属地。林木变白。禽兽哀鸣。这是讲，六祖大师说完最后的开示，说完最后一首偈子，他老人家就不再讲话了，他一直端坐着，坐到了半夜三更。这时六祖大师忽然就对身旁围绕的弟子们说：“吾行矣”，我走了！就这样，话音未落，六祖大师就“奄然迁化”，就很自在的示现涅槃圆寂，就这么弹指入灭了！

与此同时，房间里忽然就充满了一种很奇妙的异香，不知从何而来。而外面原本漆黑的夜空也突然显现瑞相，有一道白虹光明照耀，似乎是从空而来，连天连地的，映得周边的树木仿佛都变成了白色。这时在寺院的周围莫名其妙的就出现了很多飞禽走兽，它们聚在一起，个个都情不自禁地发出了声声哀鸣，好像它们也知道有一个伟大的心灵、有一个众生的依怙已经离开了。

这些瑞相，是只有大菩萨、大圣人才会有的，凡夫绝无可能，明白吗？我们死后不那么臭，就已经很OK了。以六祖大师的修行和德行，出现这些神奇的瑞相其实是很正常的一件事，不奇怪。

下面，十一月，广韶新三郡官僚，洎门人僧俗，争迎真身，莫决所之。乃焚香祷曰，香烟指处，师所归焉。时香烟直贯曹溪。十一月十三日，迁神龕并所传衣钵而回。次年七月出龕。弟子方辩以香泥上之。门人忆念取首之记，遂先以铁叶漆布，固护师颈入塔。忽于塔内白光出现，直上冲天，三日始散。这是讲，六祖大师往生之后，消息很快就传开了，等到十一月份的时候，广州、韶州和新州，这三个六祖大师都曾经住过的地方，那里的官僚士绅，以及六祖大师几十年度化的无数门人弟子，僧俗四众，他们都想要迎请六祖大师的

真身去自己家乡供养，为此大家还争执起来了，但意见始终很难统一，没办法满足所有人。

于是有人就提议说，我们不如焚香祷告六祖大师，请大师自己决定想去哪里，只要香烟飘起指向哪里，那我们就把六祖大师给送归哪里。这样大家才没意见了。这个香一点起来，很神奇的是，那道香烟居然就“直贯曹溪”——贯向妙生法师居住的寺院的方向——风都吹不散，一直就往曹溪宝林寺那个方向飘，风都吹不散哦。这样广州和新州就都服了，才服气了，不敢不尊重六祖的意愿。于是大家就在十一月十三日那天，把六祖大师坐化的神龛以及五祖传下的衣钵，一起从新州国恩寺迁回了曹溪的宝林寺供养。

那么等到第二年的七月二十五日，六祖大师的肉身出龛，栩栩如生，没有丝毫的腐化。那个曾经给六祖大师塑像的方辩禅师，还记得吗？就发挥所长，用香泥把六祖大师的真身给涂抹了一层。这时弟子们就想起六祖大师曾经说过的那个“取头”的预言，于是就事先用铁片和漆布把六祖大师的颈部给固定保护了起来，然后就送入了新修的一座肉身塔里供奉。安置好后，忽然就有一道非常耀眼炽盛的白光从塔里直冲上天，一直照耀了三天才消失了。

这件事情在当时有无数的人都看见了，还有无数的人闻讯从外地赶来，也都亲眼目睹了这个殊胜无比的伟大景象，大家都觉得非常的欢喜和敬畏，顶礼磕头的人每时每刻都络绎不绝。就这一下子，就不知道有多少人因此而信仰皈依了佛法，我们的六祖大师就算是走了，也还是能够度众无量，给无数的人种下了解脱的种子，这就是祖师的无上功德力。

下面，韶州奏闻，奉敕立碑，纪师道行。师春秋七十有六，年二十四传衣，三十九祝发。说法利生三十七载。嗣法四十三人，悟道超凡者莫知其数。达摩所传信衣，中宗赐磨衲宝钵，及方辩塑师真

相，并道具等，永镇宝林道场。流传坛经，以显宗旨。兴隆三宝，普利群生者。这是讲，六祖大师的真身塔大放光明这件事，把整个韶州乃至岭南地区都震动了，毕竟三天三夜的大光明，只有瞎子才看不到！于是韶州刺史就把六祖大师的神奇瑞相上报给了朝廷，皇帝看了之后当然是龙颜大悦，所以他就敕令地方政府树立石碑，以表彰和纪念六祖大师的道行。

根据碑文的记载，六祖大师的“春秋”，也就是寿命一共是七十六岁，他是在二十四岁的时候得到五祖传衣的，然后三十九岁的时候才出山到广州的光孝寺披剃受戒，至此说法利生共有三十七年。这几十年来，得到六祖大师正式印可和法脉传承的嗣法弟子共有四十三人，其他悟道超凡的人不可计数，就不知道有多少了。

六祖大师除了给我们留下了丰厚的精神财富，据说他老人家还留下了达摩祖师所传的衣钵，唐中宗御赐的磨衲宝钵，以及方辩禅师所塑的六祖法相，连同六祖大师曾经使用过的法器道具等等，它们作为六祖大师的遗物“永镇宝林”，成为了宝林寺、也就是现在南华寺的镇寺之宝。不晓得如今的南华寺里还有没有这些宝贝啊？有没有被人破坏偷盗之类的？如果还在的话，希望下一次去南华寺朝圣参拜的时候，我们大家都能够有幸瞻礼、顶礼一下。

那么最后这里讲，六祖大师的弟子们就按照祖师的付嘱，把六祖大师一生弘法利生的开示纪录，整理成了一部《法宝坛经》，流布天下，用以显扬顿教禅门的宗旨，光大兴隆三宝，普利一切众生——是为《六祖大师法宝坛经》，摩诃般若波罗蜜。

那么，本次讲经差不多历时一年，到今天就要结束了。很感谢诸位菩萨陪伴师父一路走来，真是辛苦了！此时此刻，忽然有点百感交集，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想起曾看到过这么几句话，是一位日本的禅宗高僧写的，他说：佛卖法，祖师卖佛，末世之僧卖祖师……诶？这

个不正是大虚的写照吗？我们这一年来，甚至讲经说法的这几年来，我们难道不是一直都是在“卖祖师”吗？

虽然卖无可卖，卖得不算太好，但不管怎样，还是跟大家结了很多法缘、很多善缘的；不管怎样，我们希望以佛法、以祖师之法来利益众生的心，是至诚而清净的。所谓“夜夜明月照清池，心不留亦影不留”，所以，就让这一切不可留、不可得的前尘影事都成为过去式，就让我们把所有的未尽之意都留到将来，留到开讲《楞严经》的时候吧。

须知，“一切说法者，实无法可说”，本次讲经到此圆满。若有功德，尽皆回向西方净土，回向一切苦难众生，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祈愿一切众生，都能得佛加持，早日明心见性，早得解脱！

好，下座了。（完）

# 回向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下济三途苦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极乐嘉宾网站: [jilejiabin.com](http://jilejiabin.com)

邮箱: [contact@jilejiabin.com](mailto:contact@jilejiabin.com)

欢迎自由流通但禁止营业使用

扫描网站二维码获取更多图书

